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7/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九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涇林詩文集八卷

〔明〕周復俊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二十年周玄暉刻本

..... 一

龍谿王先生全集二十卷

〔明〕王畿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十五年蕭良榦刻本

..... 二
..... 三
..... 六

涇林詩文集八卷

〔明〕周復俊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二

十年周玄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涇林集八

卷》提要

周太僕六
崑山太僕周公掄
舍凡若

千年而其孫清豐氏成進士

清豐氏令三年而以公詩文

付梓問序不佞不佞受卒業

焉序曰我

國家醞懿樸茂之氣益至

一

孝廟時盛矣士生其間大率以

通經學古為高以敦本立誠

為賢蘊之心術措之事業發

詞章皆是物也而世道賴

非其人耶

非其人耶

一及見公是公生平於詩若
文間公之詩沉着豐腴敦厚
雅重有所獨詣務斂其才以
就夫情法有所不可斲務抑
其詞以信夫法三復諷咏悠
然有餘當於元和間求之惟
文也亦然叙記諸體華不勝
實贈寄諸作頌不忘規庶幾
我王黃州之確尹河南之簡
其晁者浸浸乎入歐曾之室
不啻此其大較也繇斯以窺
印公所養盛自致乃

熙朝沕穆之助有不可誣者所
謂盛世之文公實有焉近世
齷齪者無論即其間名能詞
章家豈尠類多逞纖細尚穠
縟比度聲響撫拾字句覽者
才一再了無餘味以方公何
如毋亦風會使然不異時若
哉余不佞因公詩若文竊知
公生平又竊以論公世不能
不重有感也公事業不大見
國史要以清修獨立闔然寡
合故厝注未大竟抑天所厚

周木涇先生集

在彼歟清豐氏余分校校
時所鑒好學而雅有治才
纘箕裘之業而益光大之即
其惓惓公集若斯之勤也無
忝烈祖茲亦可概見矣

周木涇文集

前序

四

萬曆癸巳仲春既望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司經局

洗馬兼翰林院修撰直

起居注

經筵

日講官漢陽蕭良有書

原缺第五葉

周木涇先生集

余性不能為詩若文而好觀
者于我

明詩文家尤好甚其工拙以
其盛衰以時作者不能掩觀
不能為之諱也若木涇先生

周木涇文集

序

六

將所謂工以人感以時者耶木
涇少負異質長益肆力于古學
又嘗

世宗皇帝右文之代故其為詩
若文也莊而麗秀而勁不傷
格急不傷氣驟而

而玩之其故所謂二且盛耳今
作者多矣似工而拙似感而衰
以方于木渥無當也孔子曰先
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
君子也余于木渥固不無先進
之感矣

周太僕文集

序

七

賜進士第通政司右通政前山
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京營侍
經筵南樂魏允貞頓首書



周太僕六梅館集總目



第一卷

賦三首

辭十二首

五言古詩七十八首

七言古詩九首

第二卷

五言律詩二百三十五首

第三卷

周太僕文集

卷總目

十一

考

七言律詩一百二十九首

五言排律八首

七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九首

六言絕句二首

七言絕句二十三首

憶滇南三首

第四卷

叙二十一首

第五卷

叙二十三首

第六卷

記六首

傳四首

議二首

說五首

論二首

第七卷

題辭十七首

跋八首

引一首

辨十三首

二首

銘九首

二十一首

一首

東坡文集

卷四

二

方

文二首

書一首

東坡文集

卷五

三

太僕元書言集

卷第

賦類

春園賦

蒼蠅賦

絡緯賦

辭類

恭題按察碧崖張公真像 有序

董逃行効陸機體

山中謠桃源道中作

涇林詩集

卷一目錄

四

來雁曲

苦雨塗

五言古

送客還吳

許子言邁英聲永懷辭以情比爰發贈言

野橋芳草

寒江釣雪

陳給事使琉球

王中舍五十贈言

長女篇

李考功五泉園

歲宴迷懷十四首

慕椿

宜山

高梧篇

奉贈少宰白川公南征二首

奉和宗伯甘泉公秋郊留別

年友任漢玄知桃源

涇林詩集

卷一目錄

五

三君詠 有序

古厓篇貽楊起潛年兄

慨歌行

送張子益

送京學司教王先生還吳

朱時言宰建陽

春日遊水頭

送徐子還金陵

送徐子還金陵

飲馬乘乾津

望湖亭觀水中碧藻

登香山

九日遊源泉寺

涑水官署感懷

雪後登易州西山遊覽贈同遊

省署對雪

陸憲使入賀 聖節

寄贈朱太常練川

涑林詩集

卷一目錄

六

仲夏林居游矚

偕群從入馬鞍山春日還書

陟臺詩三首為宋明府有懷

登婁侯祠二首

贈劉學諭澹菴

次桃川宮

馬底驛和年友許國華壁上韻二首

同李伯升出西城登黔國蓮池遂泛滇水

二首

滇池流眺感賦

宿太華貽同遊

自廬溪至黔溪山水娟妙無異剡中永言

寄興

武陵贈蔣道林年丈

宜春臺集贈李太守

阻風南昌

臨浙江

寄題南明洞天

涑林詩集

卷一目錄

七

早春偕群公憩金馬寺至松華壩觀泉還

登龍泉觀

雨後遊青華洞

素節篇

白水驛早發烈風釀寒途間感懷

咏落葉

桃李行

凌虛行劾曹子建體

同壽篇

丁三士

贈者

贈公從年兄任太

憶自行贈袁羽士還崑山清真

蟠桃篇

沅陵篇

祝沐督戎希甫

有所思酉水舟次

霽虹橋歌 有叙

涇林詩集

卷一目錄

八

右山

涇林詩集卷一

東坡先生涇周復著

西蜀太史升菴楊慎選

同邑文元溟池張文柱校

賦

春園賦

周生久客京華於載陽之候集邵池而

適馬遂作春園賦

於東皇之迴馭兮湛天宇之滴清仰赤霄之光

涇林詩集

卷一

肆兮雲細細以川升惟嘉其猗靡兮歛動整

咸起 后對時茂育兮錫萬國禔祉緬芳疇之

延廓兮農將役乎秉耒展春衣之綵絲兮躡魯

狂之高執嘉朋招台以步屨兮爰襄馬於城東

九達蜿蜒峭直兮靈雨既滴而塵空秉淋景之

油油兮樂莫樂乎心同盼中天積翠兮帶列樹

之棲紅循紫城之崔栽兮碧水貫而奔逝度宛

重之脩梁兮駸瑤館之飛綴煙霏嫋嫋近若遠

兮阜陸莽其亡際悵伊人結宇兮靚壘飛之峻

制策游騏以載驅兮薄雲亭而假憇憇八門之
苔竹兮攀梅杏之芳林想習池之大雅兮豈安
樂之遺音甫肆筵而授几兮既發矢而揚塵控
陽崖之青燁兮俯陰洞之明深於是乎攀水館
動林扉訪釣艇降漁磯青霞凝而聿散紅雨委
而仍飛對高人之李白借今代之玄暉頓芳襟
之披豁發崇論之清微俄川笛之悠悠接流杯
於泛泛徑草藉兮萋萋山泉落兮湛湛若乃列
駟盤堤百壺蕩漿禽魚頡頏波雲上下試桂楫

溼林詩集

卷一

十一

之驤騰颯蓬池之滄泐滄溟可通瀟湘延想窮
島淑之洄沿渺瀛洲於一掌酒既醪以輕露散
甚芬而不飫恍逸思之飄飄若鵬矯而鳳翥察
二曜之超忽喟千秋其猶遽時則水木含暉樓
臺遙影主賓既洽僕夫載做方且舉翠旗于燠
中眺金宮於日下簫鼓蕩於蘭洲續紛紛其肅
迓覽蟋蟀於堯風戒流連於鷺夏斯秉氣輯情
而非湯濂也已胡予心其悻悻兮曠留蹟於周
南佇長途其靡前兮將考德以懷慚羞世路之

浮梗兮慄眇衷其恒惻也希前脩之已緬予夫
亦繫駒於空谷也粵雲中之耀甲兮甚揜狃之
孔棘荷 一人之喜賴兮鯨鯢盡築其奚盡惟
睿體之恬康兮挹紫極之松喬屬吾黨之多暇
予亦奚怯乎崇朝繫陽春黃竹兮夫何惋乎息
響促歸途猶未暝兮晚金門之移仗亂曰惕于
宴寐心作極兮畿有大觀惟崇陟兮薄漢千雲
弘爾識兮起居翺翔皆帝則兮駒駘天馬隨街
勒兮閑之孔艱振爾力兮濟濟多士楨王國兮

溼林詩集

卷一

十一

香蠟賦

余以丙辰六月祇事 皇邑長途臨隆
赫陽繞於車傍侵肌灼骨茶焉甚矣蠟
也不仁復恣撩擾神益怠勸其何以堪
迺綴言車上以攻其惡云爾

友有一物不臣不賓群生濕化與世為鄰胸首
扶足鼓翼軒唇違涼冷而深避附炎熱而彌親
旃檀忌芳如鳩臭敗儲芳若醇迺若殊形合情
萬點一性肆汗湯以旁游詐招呼而自競目瞳
涇林詩集 卷一 四

瞳其如愚影翩翩兮甚譎其止也有營其逝也
若决五步以內迴往飄越瞬刻靡定莫可究計
至其緇衣點素皓珪流墨綠質互染變厥正色
騰臙芳馨醞醞鬱蔚投熾降穢敗厥正味觀夫
爾形則云爾欲孔棘遠近偵伺高下窺即壘下
啓而蚤聞暮微塞以潛入媒近膚肌洎沿簾襲
下時僵仰于時反側爰命小史匪攻奚克爾迺
卑躬匿影隱於幕隅靜俟稍定徐出囁嚅竟俾
寢不成眠蹶然而起人方恚忿彼則悅喜左右

蕭突軌逐末已越若清池帶芳兩榭脩竹
幽窓撫似桐以冰味以扇扇而隱囊亦有
珍館文甃崇臺倚蘭抽餽餽其與次爾其
莫知往來腥臊之砧幽淵之宅彌信鳴鶴
駱驛清疽積痂膏血濕濺寧死不避實其所
若迺旗亭沸釜瓦缶熟羹拔身徑入弗有其
後來襍遯莫之或更曾是口實而恥軀聿頃
有文堂勝集嘉侶歡迎圖書觀淨翰墨妍清
三推之持進豈一牢之式呈昨昏黃以稍
涇林詩集 卷一 五

拂曙以載盈見不辭謝入不稱名即壽爵而
座亦纍纍以垂纓尊俎濁而罔御形迹觀兮
瞪於是情焉闔戶秉塵逆之從容逃匿智喻
斯豈無秩仆於杆昏眩於葉斯須復甦轉加
亂主固無如之何客亦徒焉承襲遂使緒論
而莫宣芳悒悒兮未泯夫爾有休明數有衰
飄風乍興湛露新結蒲室荒以荒則荷葉
天折悵庭皋之葉飛觀火燄之葉滅爾則失
度落舉步嬾姍吐微液以潤穉穉其而尤難

都作塵中之棄歟為幄上之乾矣維時林木載
清堂宇空寂簾櫳無煩於卷舒屏辰詎勞於拂
絳朱絲流音烏皮展冊嘉肴可以娛親旨酒可
以速客何其快與有高閒公子開華軒踞文林
被秋服薦雲觴憑几嘯曰虎豹潛山虺蛇伏窟
有其遭之千萬無一久矣是物之為余毒也今
茲亦可以宴然凝息已乎樓居生曰是未得為
公子賀也大化迴環陰陽轉轂今雖涼凜俄焉
煩燠糞壤之中載生載育其種滋蕃其禍彌伏

溼林詩集

卷一

六

南

絡緯賦

俄星瑤之聿更遶爽秋之涼凜積翠沼之澄瀾
闔綠蘋之虛影木葉下兮蕭蕭予懷悒其耿耿
絨玉露于中林對銀河于西嶺華月禰兮瓊柯
摻握蹇其危挺忽振羽以流鳴漸含風以遙引
初疑斷以綿屬終暫曳而猶騁競載絡以載縲
亟為蒙以為袞瞻紫宮之迢迢思式獻于未蓋
忘力作之孔懂曾靡間于朝暝豈物性之夙成
亮太始之攸稟緬乾坤之貞觀適垂象于蕭景
軫元元之或寒將銷愴以陶敏胡彼婦之匪良
紛息工于組紵聆若聲以罔聞撫流暉于一西
或恒舞于蘭房或肆情于角枕恣沉酒以游遨
越申旦其未醒隙光入而莫分柔筐矣而弗乘
徒臨羨于流黃不拊躬而衷省矚織女之機絲
亦冀報于雲錦惟凝睇于南垣弗攬秀于東井
嗟城隅之織婦愁永夜以無寢乃卒歲以無衣
杼軸空兮杼杼辜亭毒之專仁紐蒼生之幽憤
祈化理于成康尚百僚其交傲

溼林詩集

卷一

七

明

辭

恭題按察碧崖張公畫像 有序

始俊侍于公少也然嘗聞其言人間事
切矣至臧否一代隱晦仕進人材又何
纏纏條分而葉貫也時若未解心竊嚮
之然自逮今茲已五十餘稷矣公蓋仁
明樂易人也曾孫 棟柱 奉公畫像徵言
俊曷敢辭爰效楚騷摘辭八章以慰其
思且申景慕云爾

蘇東坡集

卷一

八

蘇

落夫君若若存倚卷差若逸雲門龜下若茶極
載翠旒若紛綸慙太阿若東指我冠岌若切雲
握瑜若含章撫桂枝若結若鳳鳴若九霄振
鸞飛若周行豈予若靡及遙凝睇若清揚
清揚遠若語不得通接星漢若亡窮於何為若
儼仰濯青霞若御流風留珮裾若東觀遺想像
若南宮

公筮仕錢塘 暨信威若合浦 按察廣東 睨吳會

若言旋有所思若縣圃

俯喬嶽若秀岑眺飛泉若潺湲鳴琴若磻戶采
菊若南山擲白雲若隴首悅夕鳥若飛還
摠轡若騷車習從容若河階風蕭蕭若竹林夕
栖若蘭宇攬八荒若翱遊懷故鄉若楓之樹
凝若不言其自逝若不知其往雲霏霏若杳冥
儵回惑若方廣無隱若弗彰亦奚問若今曩
夫君欲違若夷猶媚光景若離憂眷曲碕若澗
芷連斯舉若瓊樓挾日月若下上疑紫烟若若
浮

陸游詩集

卷一

九

劉永祥

董逃行劾陸機體

朝日初照雲愁肅徒首路西郊習習風吹布袍
深林鳥悲猿號前有虎豹咆哮艱哉蜀道險巖
下臨千仞深溪臨發馬鳴蹶踟六轡在手矜持
慎哉範我驅馳兩凡日夕週天倏忽不待歲年
憶昔兒稚蹣跚竭來華髮滿顛軋軋終日勉旃
人生行止無常况復出門異鄉北漢萬里南荒
十年奔走彷徨懷念耿耿悲傷一心自信不移

履道而行坦夷寧彼貝錦萋菲握我玄珠陸離
樂天知命何疑

山中謠桃源道中作

上高崗兮月明忽烟飛兮方曉日暎水兮征驪
山驚秋兮啼鳥巫峽接兮雲長瀟湘窺兮葉小
訪碧桃兮源深拾璫枝兮波渺草自香兮錦苞
泉長流兮玉島萬木兮匪多千巖兮不少朝送
兩兮岑寒亦生霆兮晝宵憐烏鳥兮翩翩攬白
雲兮縹緲余百折兮心憂路千盤兮腸繞嗟

澤林詩集

卷一

十

万得祿

王役之孔艱奚青山兮未了

楊評 有江文通之韻

來雁曲

有鳥兮雲渚薄九霄兮一舉歛來翮兮帝與帝
所與奚為者用賓兮天堦下侶鸞鵠巢鳳皇刷
文羽回雲章吸龍池之精彩儼玉殿兮翱翔

苦雨塗

淫雨日夕無停聲繁英摧落芳草生舉足有礙
繫我情北望鄉關何屏營抱琴而歌愁太陰徘徊

長征
徂行立東方明雲霧開兮天宇濺駕鴻鵠兮以

澤林詩集

卷一

十一

五言古

送客還吳

浮雲天北翔，絡馬聲蕭蕭。有淦何凄其，目斷長安橋。君比珊瑚枝，飄灑出世標。又如荆山璞，光芒躍瑛瑤。佇看丹嶽鵬，和鳴協蕭韶。溟鯤欲鵬化，萬里相扶搖。自君離京室，碧幹吟寒凋。感彼節物改，黯然以覓銷。庭前雙梧桐，鬱鬱摩九霄。

許子言邁英聲永，懷辭以情比。爰發贈言

木挺廟廊才，竹懸鳳凰食。旅門積離思，悵望生

溟林詩集

卷一

十三

長憶忽聞倉庚嘯，春郊共攜胼。羨子佩省符，盛

世蚤陳力。驅車梁父陽，沃蕩泰岱色。縱目日觀

峯，滄溟渺東極。神遊紫烟表，碣石以宴息。瞻彼

石，上言細撫澗中勒。迴瞻沫泗波，淵委竟巨測。

林尊開路左，幽懷切冲臆。曠景浮征鞍，蒼茫望

南北

野橋芳草

石梁帶修臯，川光暖平陸。條風融勾芽，天際搖輕綠。王孫陌上歸，笑指雙黃鵠。

寒江釣雪

嵐雲凍不飛，江水明素練。千林冥若空，遙峯隱還見。漁歌岩下起，落日聲猶轉。

楊評 二首佳

陳給事使琉球

風吹枯桑枝，海葉紛茫茫。樓船破昏霧，神澣出宵光。鯨波宵以深，赤峯浴朝陽。飛鳥猶不到，勁翮馬能張。俯窺蛟龍沉，仰見虹霓翔。蓬萊三萬里，宮觀遙相望。壯哉青瑣客，清籟別建章。被卷

溟林詩集

卷一

十三

東

影朱裳。歸路積寒霜，莫念舟楫艱。中閨久傍徨，

丈夫自載生蓬桑。射四方，所期在不辱。所願皇

風揚，征夫懷靡及。旅爨戒前王，稽首頌令德。予

心亦滄浪。

王中舍五十贈言

我我文恪公，縹緲飛來僊。千秋震澤水，澄湛胸中懸。文章寰宇師，所以世多賢。林屋棲玄洞，高峯濯寒泉。立壑動絲竹，樓閣鎖雲煙。明潭浴鷗影，文園采芳荃。吏隱有真樂，超忽知非千。積思

理鄴架逸興遠青淵晚披元君訣夕佩瑤華篇
凌風擷紫芝陽崖木娟娟何當躡西華日月與
迴旋

長安篇

自我來長安古道風雨偏乞子何纍纍十步相
鈎連有時綴吾馬呼號嚮流泉黃埃蔽爾目枯
木彫爾顏一仆還一興縱橫溝壑前邴相不加
問岐王何所憐長安遊冶兒綺饌羅長筵胡不
惠一七使爾顏色鮮王侯動地來璐散搖金鞭
灑林詩集 卷一 十五
胡不解一衣爾形或可全所願食與衣偏多情
何宣無以慰炎景持何越寒年嘆息復嘆息我
歌亦徒虔

揚評 叙事之篇合如此

李考功五泉圖

倪仰萬古窄高賢猷塵紛芳丘集嘉侶逸志抗
浮雲浮雲澹秋空超忽百千變所以矯世者不
能事干銜良玉安可沾圭紱齊朝蟬李子垂大
觀撫景天際樓樓霞裊虛壁蒼烟滅來跡三五

結襟儔鑿彼寒泉碧泉聲帶松壑玉佩與雲還
春風吹不斷夕陽常在山山水懸清音動我遠
世心娟娟臺上月蕭迥苔竹林竹林事已往六
逸徒泱泱渚蓮搖夕芳溪蒲亦以長清境宵難
攀丹青枝良薄何時跨黃鵠一赴君子約

歲宴述懷十四首

我本蓬蒿子遭時踐文石促駕滯前車悠悠旅
中客迴颺起西阿天地一震薄披衣覽玄極直
指眺嵩洛丹鳳遊且鳴才峻方四索猛虎躡長
灑林詩集 卷一 十五
徒宛轉中腸日煎迫
人生無百年行役苦別離蕭蕭素髮親徙倚天

一涯憂愁與懽笑脩阻那得知芊芊東園花嘉
禽轉其枝南帆至何遠北雁歸何緩吳烟浸江
扉豈願不得返玄冬日疾下令德嗟誠晚翱翔
銅龍門低首大官飯

雨雪已滂沱宵唵對虛壁感時念別離金門忽
須曆我心何冲遠把翫羲皇易時復循軒庭振

舊將安適天上多高鴻胡不整六翮少小蓬池
志超忽湯遺跡騏驎不敢鳴耳甘服軛前林
恐棘榛惻愴竟何益

鈴閣有奇士出入仗太阿早從李將軍羯來息
岩羅豪貴會有時長貧良亦宜麒麟畫巖閣牛
羊下陀陂愧無振世策吾行何遲遲不矜桃李
花春園眩明輝清霜欺孤蘭百草日夕萎中夜
拂衣舞瓊乎爾何為

吾母卒歲勞造子卒歲悲迢迢枉書劄遺我身
漢書詩集 卷一 五

上衣君看膝下樂安忍久相違山川有餘情日
月敵高暉肉子良勤劬二十而授綬天夭園中
花宛宛同于歸晚日繡鳳皇平明奉慈幃丈夫
志四方圖南鵬以飛滄浪足可濯扶桑髮可晞
詎能事一室寂莫掩重扉

朝見雲中君手持金蓋草飄搖赤玉佩招我赴
廣道心忽戀故鄉出門穉水浩永言采芳蓀所
居可終老

蕩子行及門路悅采桑女老好柴荆終日共

調杼郎心似春英妾恨比秋雨千金幸一顧不
得心相許良人久不還肝腸熱誰語

僕夫膏我車將以轅修道長安紫陌深出門弱
芳草車上無一言邂逅商山老曉月沉西山雞
聲一何早贈我玄螭石茹之延壽考嗤彼淮南
公枕中絨鴻寶

十年凌霄志青雲相委屬浮陽騁白駒靜撫寒
樽綠人生各有原巧達而拙速奇不秉嘉名千
載尚局促昨宵胡塵飛壯士夜結束矢心答

漢書詩集 卷一 七

明主寧羨腰垂玉袖身歸碧山彈琴度文曲芳
侶集清房酣歌惱夜促俯仰天壤寬雙雁故蹠
躅春芽開紫簡風吹馥華屋

旅人何苦思所思切嚴親自雲飄崇阿長松夾
孤墳日落峭無伴野雞唯枯薪我望丘中墳不
見墳中人橫泗往從之哀傷路亡因

朔風掀床惟耿耿中夜憂舉頭見黃鵠翱翔天
際遊意適亮有時歲月忽今茲履機發大觀毋
為東郭嗤縹緲御長風閭闔以為期

古人重三命循牆意何慄而我不厚顏居然溫
廷列巖叟沛商霖山甫緝王缺邈哉千古上芬
芳流往札亦有麟閣人丹青莫相別賢愚逐是
非皎皎光不滅志士業已屬世人胡弗察

月出太液水清光燭踈綺朱樓響綠竹歲事聊
復爾春風且夕振六合以廣被君侯秣駿馬庭
下維已解回瞻青松枝世即夫如此

繡出錦鴛鴦搗上君羅幃征夫望明發空閨獨
徘徊來鴻激哀音羈旅何日歸縱有萬里情茲

續林詩集

卷一

六

五

辰知對誰收淚轉續房為君理裳衣

暮椿

至聖晦玄思流念激頽景圭組匪以騰娥媿詎
云逞夔夔終乃慄貞心自神兼大道日夕移風
漪泛浮梗藜我何哀哀攀栢有餘哽仰瞻千載
椿危柯冠西嶺胡乃涼風摧孤臺寒影荒坂
栖白日玄泉闕幽境永言抱悽惻縈紆鬱深炳
飛雲歸大壑月落海濤冷悠悠無窮戀手澤猶

耿耿

楊評 晉人云溫潤見老弟之性此近之

宜山

幽人抱玄性結宇琪樹陰飛樓既丹竦芳燼乃
青沉淋節催嘉侶鳴琴澗之潯山氣綠時改獨
覺冥玄深空中忽雲起晡曉失遥岑此方何所
有常羸白鸞音神融吃丹液慮冽貌五金靜得
仁人理夙披君子心谷齋漱松月母為霧霧侵

高梧篇

岑梧蔚千尋神鳥巢其顛丹霞郁朝彩映挹九

續林詩集

卷一

九

五

華泉奄忽凌冷風飄飄下珠田長河堆白雲喬
嶽多飛煙寓音繁臺上嘯酬蕪門賢予往欲從
之桂揖煩涸沿古時朱鳳曲千龜徒翩翩

奉贈少宰白川公南征二首

揚於紫鳳閣望渺青雲阿秋日麗飛蓋結騎俯
關河攬纓悵不發桂擢響離歌宵蟾擷芙蓉蕭
鼓翔迴波公比瀛州華湛露耀瑤柯鸞鶴息其
陰先儀良以多南北迥遠矯首大江沱翻翻
集消鴻泛泛驚風荷豈不惻餘景廿六秋水何

河漢齊天側涼森肆沆瀣候虫夕不鳴胡乃促
行邁清秋華嶽氣夙昔祗嚴誠玄鑿軼山公妙
譽薄毛玠淵月澄寒煙春膏衣柔芥以余顯蒙
性沉廢亡繇蹇才猷謝匡翼豈殊穀間稗令德
既以遼扼腕動長噫緬言空中雲翕忽徧江介
見雲如見公傾仰亦徒勤

揚評 妥帖排界

奉和宗伯甘泉公秋郊留別

涼颺蕩碧宇日暮生微陰弦歌倚蘭館載跋嘉
溼林詩集 卷一 三

樹林天漢忽改色悵遠振高陰祥麟遊四海神
鳥翥千尋感世念彌遼眎我瑤華音如何泉上
月永夜懸清心

年友任漢玄知桃源

玄風日以遠衢術泗寒饑 天王側下上茂簡
經世姿躍躍任公子瑤瑛璿文辭蒼然挺其躬
花縣聊假麾彤庭溫綉疊績藻光陸離湘雲一
萬層湘水何瀾瀾巖烟明絳桃洞雨飛黃鸞
竹貴四野甌鷄繁以嬉千載桃源行悠然發遐

思夫君緝脩軌春膏粵厥施抗志披青雲抒忠
傾亦葵母虞歲華晚佇見九重知

三君詠 有序

二儀高曠千載悠悠昔也促膝今引浩
思能無鬱手是故三君之詠所由製矣
予久落幽窮百感填膺然頗動菴門之
嘯慕濠上之性摘文有暇風林露館輒
從三君靡間昕夕比薄遊燕甸思日以
切面日以踈往往嘆馬三君皆吳產志

溼林詩集

卷一

三

懸不朽者也或棲隱高峯或投蹟南市
或遵養江麓顧雙魚往返豈足以代密
愔展芳譚於是乎灑藻伸韻彷彿延年
逸響庶憑南風爰寓雲翼以貽之云爾

王內翰

內翰既雲陔奎館天漢暎懷度欽緬廓機神澈
玄鏡自昔鑿明懋稠文詎能竟芳春蟠紫峯龍
挺青淵性

鄭中山

中山琅玕質鸞竹紫磷甸子真谷不遠伯康市
初淪屢枉琳珪言義標切經綸時屆歛飛動沈
沈摩天闔

王井生

井生澹清音結宇乃霞嶽高會趨梁園微薛扇
蘭晚澄襟既燠湛雅韻亦鴻遠留連綺巖柯漸
遠誰謂晚

古厓篇貽楊起潛年兄

朝浮碧州記夕憇紫岑端矯首曠六合恩微增
涇林詩集 卷一 三

遐嘆替纓有揮鉞功利無稅鞍倪仰千載哲跂
睇諒匪難伏櫪志靡已投閣衷匪安日月懸青
崖騰輝迅飛翰感景引絕想迴颺掩朝蘭後萎
悼六貴前彫惋三桓何似陋巷侶蕭灑攜琴簞
吾友素心者委志攀鴻鸞朱華汎芳沚璫枝璘
流瀾眇余傾懷戀執鞭常廢餐悔蹟捨延譽澄
襟拒外干振衣升玄嶠立策臨懸湍寧羨陽春
永私傷秋露溥

慨歌行

東風吹不已目斷滄波津黃河自天裂下土無
厚垠三門鞞雷雨飄忽追奔輪華嶽氣東折涸
公嵩澗瀆飛雲高跨沛汎濫漂東薪我昔赴上
都魚臺浪如銀菲簷沾寒水伏鳥困沉堙民方
閔北地何虞遽南遵呂梁失流沫澄濤下屋辰
有水不盈尺亂度車麟麟長老側未見鼉鼉泣
青旻祗今秋水泮活活流泉新稍聞運舟楫榜
子號脫中昨宵楚主事剡報雲中頰騎兵挾狂
虜退進猶齒唇玄冬日夜戰黠慘旌旆噴鐵馬
彌甲士金墉抗王臣遼陽負戈者尤嗟衣糗貧
輦粟峻夏楚募卒超岷岷京室固宴如四郊且
紛繽玉食非謀寡不茹邦國辛徒聞刀筆闔頰
舌聲信信 皇祖飛龍雲神武真絕倫四隩既
函苞八荒以為鄰 文帝掃沙漠日月通燕秦
居然開七邊紫極勢崙嶸萬舸貢淮泗列庾森
紅陳美哉恭襄公會邁湏天申明良事已宵驚
颺蕩浮蘋曩乘東溟棹早充北極賓三秋伏京
邸鞍馬隨風塵文章不驚世珂坎常畏人摘管

涇林詩集

卷一

三

明

三十載空慙翰墨親鬱鬱聞此變况撥南冰鱗
匡時豈無畧主憂當致身咄嗟事常迂正謹蕪
荆榛雲中軍氣驕綱紀多因循草雜固非策所
冀天威信若非示之武蛟性焉克馴及此失征
撫後患何由泯亦有曾諫議籌邊意嶙峋屢疏
弗獲采忠愷一以淪由來吾儒貴飄灑儲席珍
不然逃遠園豐草披文茵攬衣濯長川道遙娛
性真九厓兀崩劣高卧山花春出處明大道毋
貽百年頓

溧林詩集

卷一

五

揚

揚評 必傳之作

送張子益

盈盈園中柳睨睨花中禽旋轉薄芳泥飛旆繞
青林君子何所思嘉朋鼓朱琴清商盪金石起
舞不成唵曲竟長嘆息持以報瑤琳宵征嚙天
漢撫劔誰論音千峯梅已舒芳芬澄素心

送京學司教王先生還吳

九載栖京塵高儼蒼荀陰每予趨公堂
軒深春風燦桃李好鳥嚶脩林澄心理竹素

雪橫瑤琴神情久彌結雅道惟夙欽二月王
濤旭霧春城沉翩然厲歸棹別酒酌復斟構廬
碧水曲可以投華簪令子鳳五彩聞孫亦千尋
貴富謝昭曠羽儀媿浮湛亨衢抱完璧莫惻希
知音

朱時言宰建陽

雲含碧露桃風紆赤鳳笙徘徊過霞館笑語接
珠城三載飛觴地論文玉華清息駕玄圃樹意
氣凌雲瀛朝為松下酌夕作武夷行此時天宇

溧林詩集

卷一

五

揚

湛苑葉垂流鶯悵遠素心侶千秋無限情建陽
山水娟逸砌春泉生簿書風雨絕高居乞移繁
玄思結鸞鵠賦協簫韶鳴倘成江上遇袖出蒼
水精

春日遊水頭

膏雨滌芳野積靄摩空洲嘉時感晨興策馬經
古丘碧草萎復滋澹焉日光收物理萃愉戚雲
淵自清悠昔遊跡何陳茲來乘淑傳抗步豈不
樂孰與清泠謀泉聲落磯非天影迴龍虬潛鱗

出文藻石瀨倚蘭舟
暝色互吐吞仰睇青霞流
良會世匪屢虛煩象外求
寂寂川上嘆浩渺增
懷憂

送徐子還金陵

蘭觴汎西林珍宇瀟
偃仰水葩披曉色階禽伸
夏響公子中山雋
煙襟動虛朗踈星攬芳宴嘉
樹承勝賞豈不惻
宣哲公車已旋鞅盈盈雲葉
長漠漠川月廣惠我衣上蘭
千秋慰延想

和蔡子木仲夏初十夜詠月之作

溧林詩集

卷一

五

顧免躔飛虹二儀曠以散
初旬不窺檐流輝歛
清眺仰見浮雲馳鳥下芝洲
緩君子結高思飄
飄坐霞館朗披珪琳章玩弄
赤玫管佳覲渺難
邁四序逶凜暖人悽夏景長
翻憐夏夕短念子
居巷北辱枉幽蘭欵盈尊多
美酒汎此即嘉筭
玉魄盈載虧浩襟白神滿徂
景若流月良夜蒐
屢斷夙荷漸鴻謨栖遲乃衍
衍

飲馬乘乾津

飲馬乘乾津蕭蕭北風駛
常聞此水流半掛黃

雲裏胡馬不敢渡永隔單于壘
漢家虜與仇驅
兵涉冬水春風吹幾旬河水一
千里昨宵猱龍
奔洄濤碧空倚草淒關鳥寒雪
亂峯煙紫余掃
翠微宿日暮河聲起感此懷征
人悵望青松泚

望湖亭觀水中碧藻

孤亭綴西嶺亭下多清泉雲影
亂璣壁風吹文
藻牽中有二三鱗翠甲何翩翩
今古意以適碧
海徒茫然停車不忍去林陂生
夕烟

登香山

溧林詩集

卷一

五

東

殘雪明春峯忽見松林灑尋雲
度玄門碧草隨
余馬珠宮結霞表檐窺飄四野
樓栖僧自閒竹
動猿還下暝無孤禽翻幸有雙
泉瀉山中饒玄
玉茹之宜冬夏驅車載月還翠
嶺神難捨

九日遊源泉寺

淹旬滯微疴空樽謝流霞九陽
邁芬節客趣孤
且遐川林帶秋氣况復淒朝笳
君子浮于海小
人戀其家升高挹清曠庶用釋
囂拏新泉昨宵
生淺瀨浮圓沙飛霜染寒條列
萼敷齡花引佑

集空棲觴薦何紛加弄樂思桓伊飄冕懷孟嘉
山中不同吟雅悖良已誇山公出有時莊叟傲
無涯王隸既齊夢彭殤諒同車微嬰發玄喝消
搖徵歲華

涑水官署感懷

今夕復何夕倚此明燭光疎星燦前惟三五河
漢旁天寒邊雲白歲暮堠草黃古云易水凜重
茲繁露霜迢迢遠行遊塗軌浩無方眇余苦不
達素髮垂中堂所嗟志徒苑四牡厲周行

涑水詩集

卷一

末

雪後登易州西山遊覽贈同遊

玄嶽擢靈氣時雪薦鮮景悽幽慮彌澄陽回序
方永嘉侶辱珎趾芳辰踐英境釋彼區中滌沈
茲川上梗凌巒騎蓋翮涉澗禽魚靜曠野集青
煙索渠被文符璣璣堆柳市瑛瑤綴梧井升高
思以邈眺遠神猶耿隱阿馬角山道遶荆卿嶺
渺渺擊筑響蕭蕭杖劒影秋草昭王臺白日豐
狐騁伯圖千金競駿業一朝屏丹宮何芟寧寶
林轉森靚流觴久載調促管夕初整留連結餘

惟慷慨動淵警虛薄天本懸浮游物幾煇煇
瓊華音願言挹光韻

省署對雪

玄冬夜方永鬱動滄洲思侵晨理高堂仰視浮
雲馳翕忽四野合玉雪何紛披千林既攢素萬
坎若堆琪積影曜玄圃清光滴若枝幸遘休嘉
運靈齊啓鴻私林無雁卧士野之餐蠢羈芳宵
思暎戶短掉憶回溪余生何孱劣三載謝牽絲
虛薄鮮厚效皎素良在斯對茲飛揚質慙非玄
涑水詩集 卷一 末

陸憲使入賀 聖節

高棟流繁陰青陽燦芳序飄鸞乍離塵賓雁聿
呼侶三翼靜不飛四牡肅初舉戒行何鬱紆飲
餞何容與英僚薄郊圻離宴結洲渚碧葉覆瑯
樽翔颺激清呂永言申情愔眷念切延佇
皇齡并日月九州一華胥協彼丹丘章嘆詠擢

餘緒長空生... 指蕭相令
聞亦昭與母替慈... 當宁

寄贈朱太常練川

永懷玄暉陰澄江靜如練茲川蕩靈洲秀色明
可薦寒蟾鏡中流白雲抱層巘風開石林香露
裊巖彩絢美人本何心復此環川戀飲泉漱芳
源依隣卜仁甸陶亮述祖德韋孟有餘羨宛宛
川上人百祀猶如見

仲夏林居游曠

澤林詩集

卷一

三十一

遊卧帶丘壑愛此園鄜居天氣生暝暝流颺一
何徐乳鳥翻曉樹舞燕巢前攔堦葉披紫苞池
藻擎丹萼新條棲曲牖密簾媚長墟稍辭圭組
榮寧覺朋知踈商聲發朱絃清陰輝竹書洗沐
對遠岫行樂真所如旣紆林中策復窺川上漁
若非謝客墅即是班生廬仰慚匪堦壇俯愧豈
沮洳百慮徒為膠至安亦在余微瀾有寧翼六
徑多險車

借群從入馬鞍山春日還書立一

芳辰對文吏下帷林氣清玄搜動澄想妙賞資
夙成操觚夕忘疲揆藻時靡停藜輝豈難接帶
草綠已盈鷗鳧忽滿渚蒲荇何青青陶然感嘉
月携爾出門行家弟握令猷群季皆妙齡暨捐
塵蒙勞共揮春服輕黃緣攀雉堞窈窕穿鹿城
逢徊崑丘趾還望煙中亭羨柳方吐芽穉桃亦
含英對巖朱戶靜綠厓飛閣驚孤雲澹中野翠
木嬰流鶯非必金石奏頌協滄洲情

陟臺詩三首為宋明府有懷

澤林詩集

卷一

三十一

劉東文

曾臺鬱霞構乃在榮河涘落景曳飛陰馳揮薄
瀾渚亭亭哀鴻過肅肅孤雲駛菌閣帶春曦愜
嘆方茲始
高臺何所有上有楓樹林宛宛雙棲鳥嚶嚶弄
遐陰秋霜悲早隕朗月惜遙陰寤寐阻光儀迢
遠絕形音
伊懷感明發駕言繼三陟眎昧多崇立惻愴淹
旦晏眷然河陽甸奚葵方望側持以結靈明芬
非洽方國

登婁侯祠二首

涼颺起高樹始旭照澄川浮鱸沉霞彩弭棹導
江壩延首西壯望禾黍匝丘田墟疇對苑宇桑
竹藹阡眠青蒼綴遠色林嶂灑踈煙左眄犀璠
榜右睇琳瓊鐫徘徊顧寢廟丹雲冒華椽肅穆
儼俎豆翩翩珥貂蟬惟馨崇世祀俛仰式茲賢
洗沐乘昭曠郊垵儼周旋方惻陵谷改甫曠丹
青縣愧虛白雲引聊薦綠水篇

涇林詩集

卷一

三

苗居

龍戰栢栢張公武內事承英眷堦戶若矯迹攀
臺斥沈面投刃旌直讜具僚惕威眄顯允陸元
宰夙昔延州彥箕爽表風素惟幄徵神變蜚聲
洞三浦庸勳蓋百縣秣京富才華蘭藻披芳燕
寅亮鼎趾疑夾輔淮荆奠揆文擘珪冕觀兵耀
組練河洛屢震疊巴夔亦呵譴錫壤疏婁渚分
符襲吳甸雙井募秋蕪千載徒流法朱鳳何威
蕤甘棠轉葱蒨愛而不可忘悵矣容音緬

贈劉學諭澹菴

二儀勢推移大化因倜傥日月所有爭混沌竅
初啓會生血氣積中世器訟起雀鼠紀周篇狂
狂徵漢史群后讓已非衆詬巧相抵爰有緇公
幹絳帷精妙理芳歲蜚英聲太阿淬清泚晚來
悟道真心期白雲裏滄浪濯我纓皓石漱吾齒
澄澄河漢流亦以枕其耳毀譽了不營妍媸一
何鄙萬慮蕭然輕獨醒安足擬清塵邈難攀松
風韻煙水

次栢川宮

涇林詩集

卷一

三

苗居

溪花藻赤岸流波石渠香白雲縣峻嶺丹霞披
廣梁轉巖杉霧法隱嶽松陰長松陰杳且合芳
溜寫踈篁夙袂滄波興靈岳火飛翔周覽樹壑
秀玄思乃紛揚睠茲川上宇朱華涌芝林入門
訪僊具鍾磬響琳瑯殘碑翳衰木丹臺覆烈霜
昔標神靈府今為車馬場巖扉既傾萎洞戶轉
凄涼始知飛僊子騎鳳等亡羊借問秦時人圖
詩良杏莊釣艇竟何許滄洲隱魚郎遙指尋真
徑石壁烟泉荒玄猿攀月落紫桂經冬芳清秋

湛宇露萬籟和笙簧上多鸞鳥群下有猛獸藏
余心狎所戀徘徊沉夕陽

馬底驛和年友許國華壁上韻二首

三載天門別萬里悵言歸感茲九秋章芬芳鏡
玄微佳人渺何許理琴弄巖扉滄溟海波杳洞
庭鴻雁稀還吳暫息駕沉江初授衣離家九千
里有淚何能揮勿向勞者歌願炳哲士機

晨登祝融峯朱霞發流陰清溪湛秋色碧巖懸
丹林霜華川上動萬里寒威侵豈不惻時晏皎

溼林詩集

卷一

五

皎空谷唵雲峯長嘯者千秋悲我心

同李伯升出西城登黔國蓮池遂泛滇水

二首

蕭晨偃驚颺陶茲觀嘉邁步標城西門流車一
何驟引矚緣芳隄開林進名園崇簷翼流水列
館暎飛溜的礫池中華林蟲變淒候周覽黔

園亭池曠清書駕言肅彩舸汎濫欵西岫

靈林旣綠薄鴻淵載容與抗旌指霞峯理棹

蘭渚匪以窮臨眺一以宣筋膂我本東溟臣

此南洲侶廣澤惠若遠凌波結瓊語迴瞻雙飛
鸞日暮徒延佇

滇池流眺感賦

飛帆出浦口日華照扶桑耀波凌雲女粲粲
霓裳始疑漾滇澗超忽浮滄浪玲瓏徑虬潭清
淺迴鸞塘山南有嘉林僊霞煥雲章峰端見寶
馬碧雞宛翱翔尊酒胡不樂遊子意以長膏聞
漢之武英襟邁遊荒鑿池導玄址彷彿神水陽
感彼張侯言千夷効珠璋將以告竣成太乙禮

溼林詩集

卷一

五

玄黃寧知五折涼秋風多慨傷

宿太華貽同遊

肆余慕脩哲邁志近貞獨胡然遺世孰有此郎
曹伏神鯁遊清淵長離舞珍木重感絕世姿女
克困藩束晨結昆陽賞夕對太華宿每遇山水
秀延情幾來復况茲藍田侶同歷南陂竹南陂
日以沉青霞布林腹流連泉上懼偃仰松下沐
及雨各抒志委身茹邦穀一為時所戀曾是枕
空谷楊生旣比鳳賈傅乃悲鵬以茲風雲感萬

里相依逐神聽蒼巖言秋陽逝何速

自盧溪至黔溪山水娟妙無異剡中永言

寄興

茲溪媚山色陰暎溪上舟濯濯垂楊柳夾岸遠
春流吳客乘朝發烟波靜中洲臨覽積遠思悵
望聊生憂昔征秋云眈今來春已適山川清心
神撫景若自酬露滌沙濱鏡雲披江上樓前巒
既窳窳後渚何縹緲漁行白蘋亂鷺散青霞浮
昕夕不遑賤俛仰共誰儔寄言三江侶何異剡

中遊

武陵贈蔣道林年丈

三載離 皇邑萬里獨傷神城闕忽云觀正值

武陵春空鷺塵似海靜對人如玉芳夕展蘭言

迴風藹林竹王程各有紀去去難再留何日批

花川同汎川上舟我去涉湘水君行上三巴湘

雲嶺樹隔延首惟聽鶯啼護落花

宜春臺集贈李太守

瑤夕展芳讌車騎集春臺春臺何岩堯飛觀轉

悠哉纖峯見廬阜鸚鵡窺蓬萊美人情何極玉

醴浮蘭杯三月落花雨玄陰今日開丹梯流石

雲空林淨浮埃俯視萬家郭飛烟如往來明明

韓公祠槐扉翳莓苔寂寥百世士俛仰令人哀

阻風南昌

歸艫涉春水弭棹清江湍南國水生霧北風江
釀寒蕭寥恍浮身伊余滯江干徒與滕樹羨何
以少憑蘭鬢芳絕千險仕路諳百難若為朱紱
榮惟踈白髮懼頻宵偃公艦愁來無所端蛟螭

怒濤濤鳥驚帖烟瀾閑理青玉琴朱絃為君彈

逍遙汎屣宇神明融大觀

臨浙江

晨朝武林郭夕渢富春渚有滄幸已興雪漸

沮如來颿突欲奔背禽翻無語春濤帶月升鳥

霧綠樓舉孤松臨危瀕番藉身清嶼環峯杳

分紫洲劃采阻探穴諒微茫浮湘始容與游宦

陸良圖羈跡迷定所陸賈習南中謝傳感西野

行行祗脩塗迢迢轉芳序徒愴吳趨登聊袖

關緒

揚評 直逼靈運

寄題南明洞天

昔從金馬遊初承碧雞賞
髮雞足峯窺日太華
掌秋臨積波池挂席
凌澗瀆滇國饒靈山
沿越恣迴往緬懷南明
秀陵跨詎虛罔僞冥
餘窟宅人區限方廣
淪隱逐年祀濤發自
今曩道湮闕往運數
開獲奇獎名公理南
服攬鬱澄澄遐想
剔荆盡蕪額登崇
悉昭朗庶僚洽明
肅百雉茂

漢林詩集

卷一

三

五

沉枉遵原升嶽峯揚旌越
奔蒼鬱鬱哉崇阿胡
為救榛蕩旁曲既竅深
中竅乃空蕩辟若發覆
朦若然即明曠瓊石控
詭態懸乳森殊象脩林
流圓陰幽泉激哀響青
霞何徘徊丹雲互下上
可以娛性智可以陶鬱
快肇錫休嘉名焯炳屏
瓊榜欲辭鐫穹崖山袂
挹英爽塞予山水襟咫
尺星塵鞅應期駭長離
松巖一偃仰

揚評 似三謝而冲融過之

早春偕群公憇金馬寺至松華壩視泉還

登龍泉觀

丹荒啓靈壤圓嶠帶方洲
積波沃陽陟商嶺奠
玄陬方春理東作行泉
激平疇群公切時隱聊
與米真遊前徒秣金馬
潔宇飛文鳩繡吟回疏
麥青齡炫神丘踈苑明
近遠萸柳耿稀稠俯觀
時物育予衷良悠悠緹
騎襲脩堤蕭鼓起道周
舍車入松華遐矚凌虛
幽曲磯紆石視側磴寫
懸流彷彿登雲門耶溪
澄遠眸竹細莽於荻林
冥望若憐高下陔層嶽
清深俯靈漱蕭然池閣
以颯若風雨秋泳鱗沒
雲影隴禽相啣啾特和
戎馬閑尊俎坐銷憂山
阿多桂樹日夕此淹留

漢林詩集

卷一

三

五

揚評 謝作無異

雨後遊青華洞

肅肅祇 皇命遙遙蒞南服
縣綿歷川原惻惻
違鄉族露冕想風猷
伐檀戒尸鍊方稔戎馬
間稍畏簡書黷皓陽一
何驕靈雨粵膏沐青葱
卉木榮延疇執嘉穀九
農惟以舞羸稚紆頰
臆伏聞青華勝徐躡蒼
丘隕顧步漱鳴泉升軫
屢遵

陸撫時惜漳尋曠望舒遐日洞日挂餘暉林
扇微煥蕭晨獲嘉侶結珮扶華轂永言青雲
影組丹霞屬蒼茲山川媚宴暇理綵竹千秋
勝引乾坤此巖谷幸逢海宇晏軍旅事就踟
以予擣散安于斯歌出牧永懷峴首嘆無貽
習池

素節篇

五紵以沉響三季遂陵夷運個莫能從攬纒增
遠悲舉世嗟混混借問悲者誰惟公動澄想堂

澤林詩集

卷一

四

乃民大

構垂貞規素節標嘉名希夷為我師伊昔希夷
心潔素耿不移華輅別眊乘亦宇安耕苗卑宮
俯題楠救服親表締既寡衣帛妾亦罕追風騅
匪以絀時好由衷薄所為大圭尚不琢玄榮貴
未醜此道胡不返後祀乃紛馳十乘一何矯三
歸徒爾嗤華輿皆駟結崇構象魚麗列館飄雲
往高堂舞珠基玉精猷狗馬金丸落路達載寶
風彌熾采徽歌益曠所以君子嘆三嘆良在斯
我歌素節篇式啓千載思

白水驛早發烈風釀寒途間感懷

東方日未明寒林鳥將散靄靄川霧昏縷縷村
烟亂崩雲卧岑崖狂飈決門閉迢迢白水程栗
栗黑墳岸陰陰蟲知曙啣啣難迎且狺狺儼狙
伏徒御失魚貫稍聞滇水寒已習炎方曠凉冷
雖近時陰陽自貞觀吹萬感感發致一疑漉漉
霜封紫柯榮冰蝕丹籜繁遊子悲遠鄉夙興轉
勞憚朱輪一何翩玄冬豈為玩驛驛激靡懷鬱
鬱紫方歎五斗陶令奔一瓢許君判扣角白石

澤林詩集

卷一

四

明

琴乘桴滄海惋永言緝修軌末以塵嬰絳

楊評 彷彿謝朓登孫權故城之作

咏落葉

朔風厲修垆三浦氣方肅變變山崩雲耿耿葉
違木驛驛下萍川槭槭翻羅屋飄飄任迴環凌
亂解羈束莫以九秋彫惋彼三春緝蕭條紫烟
岑超忽丹林麓於茲欲何言歲暮偃遐躅

桃李行

桃李花正繁蜂蝶何翩翩松栢有高枝海鶴巢

其顛物情徇所好質性有由然周公蔡王寔官
蔡乃流言叔孫毀仲尼子貢稱其賢好惡尚不
公毀譽隨以遷趨璞不逢和至寶何由宣駢驥
遇伯樂千里以騰騫遲速自有時毋為情虛牽
獲危戒驕慎受益讚和謙愛身以俟時書紳恒
勉精

凌虛行劾曹子建體

寰宇何偪及九州安所如我欲駕鷓鴣一舉凌
太虛青蒼掩竊間訪彼仙人居黃金鏤屋壁白

溼林詩集

卷一

聖

孫

玉甃堦除庭中何所有紫薇間白榆青鸞與朱
鶴來往戲其隅群仙雜選集靈妃來徐徐祥光
煥瑤渚掩映雲霞裾瓊漿飲不竭玉粒食有餘
嗚然對六着倏爾翔雙鳧手中弄兩丸一息萬
里俱東挽弱水流西折搏桑株瞥視塵世人齷
齷等虫蛆

同壽篇

萬曆二年予年七十有九三月既望生
辰也是日第四曾孫生嘉賓方山錢君

曰令曾孫宜名同壽予笑而諱之爰賦
長歌一篇以記其事兼勗後人云爾

容子且勿喧聽歌同壽篇同壽奚有歌遐哉歌
厥先浩浩長川波我我高山巔山川尚嘉秀神
功閱靈玄我周稱素封世澤乃蟬鳴林几書史
積溝塍禾稼聯後胤爰承之載讀且載田煌煌
者我祖孝友躬兼全內行既淳備令儀儼芳妍
一田三售直遐邇仁聲宣庭中有嘉樹鬱鬱生
蒼烟予父挺茂姿靚謚復沉淵希晏三代後仰
范千載前求仁心獨苦嗜義操彌堅臨組不能
緜長懷高世賢細酌岩畔菊流盼池上蓮東峰
開壽域山水滢清漣曰予蒙且陋省已多積愆
浚明譏素飭列職皆備員經濟渺何補文章徒
有權行行七十九萬曆紀二年季春月幾望曾
孫肇生馬滿堂笑且歌樂意何翩翩嘉賓鋤嘉
名同壽非適然予欲我後人素履協其旋言辭
戒華巧意氣慎飄翔綿綿思若存毋鑿混沌天
庶以疑休祉祿位斯水延我歌同壽篇軫念有

溼林詩集

卷一

聖

許

精虔

涇林詩集

卷一

平四

七言古

贈日者

蒲溪潭水五千尺潭上梅花清水石娟鳥飛來
春自閑晴峯靜對窓雲白軒中老人日抱膝肯
向朱門分半席長安或遇宋大夫葉覆清尊話
昕夕

贈陳公從年兄任太平推官

清都麗日倉庚鳴紫烟縹緲流春城輕寒不覺
東風轉魚騰燕舞滄波晴東風夜入千門柳飛
蓋征蹄惜分手浮生安得長別離祗今且盡金
樽酒感君意氣陵太丘兩年作客京華遊雲移
電掣多變幻青燈笑弄黃金鈎竹寺蘭宮徧娛
矚風林月暑俱齋宿有時躍馬大堤津慷慨悲
歌復擊筑羨君倬佚情更真片言折獄知有神
清秋簾捲流雲氣曲沼移舟沉白蘋君不見熟
姑山頭朗月飛芬芳千古謝玄暉何時理權青
溪去獨引遙岑片鶴歸

揚評 初唐丰格

憶昔行贈袁羽士還崑山清真觀

竹洲館下莓苔生樓松坐聽寒濤聲金門忽遇
存真子令我平添無限情自言洞裏乾坤好翠
樹紅霞類蓬島况是風輕批兩飛白雲滿地紫
瑤草夢中猶憶虹飛橋月明山靜吹璫簫赤鯉
白兔驂烟下子夜翱翔禮玉霄我懷爾祖苞玄
性劔佩箕裘復輝暎清微爐火色常温幻耿琳
文子能咏杯乾即泛滄海植須臾鶴影翻雲沙
何時載叩松陰竹同看山中綠玉花

溧林詩集

卷一

里

蟠桃篇

縣圃奇葩燦若綺露暎雲霑青霧倚春風婉轉
入瑤宮萬樹千巖分照水此花爛熳三千年秋
懸紫實凌蒼烟歲久惟需鳳皇茹雲清應有鶴
來翩澄峯洞野臨華宴只尺鸞軒峯下見仿像
鈞韶度彩霄別有霓裳花底變花開花謝春復
春樓榭日月飛珠輪玩弄花前雙鸞鷺還驚昭
代躍麒麟君不見東方先生古大雅摘獻瑤臺
語非假寧知王母千年後復有金盤獻批者

沅陵篇

牽絲三署年換藻凌非烟翬飛將唇化鯨運杲
鵬遷回阿栖鳳丹霞表負辰升龍紫極前王河
近曠蓬萊闕金水遙通太液天游揚垂珮陸死
轉拾珠淵榮河温洛抽玄象卿雲晨露燦並篇
韶光何忽忽逸氣久翩翩肯媚趙張誇附驥詎
隨許史耀垂蟬一朝離茂苑三載使雲滇仙門
悵遠瀛洲侶天樂驚違玳瑁筵朝弭洞庭掉夕
濟沅陵船沅洲草色思公子南指昆明路幾千

溧林詩集

卷一

里

劉秉文

楊評 陰何遺調

祝沐督戎希甫

紫艾魚纒紆金組燕領熊肩力如虎侯生十五
入金門鸞閣龍扉承至恩二十秉旄鎮騰越妖
原淨掃封狐血哀牢山前塞草腥金沙江中浪

舖雪春遊百騎振華裾夜獵千林誦後車平明
賦就停金珞笑接瓊觴惱歌緩歌長酒膩復搗
藻忘却轅門秋色早傾蓋分庭必儻良淮海病
夫天上郎亦有南園老人者秉芳藉草我東皇
功成謝引歸去來蘭池樓閣五花臺胡床晚挹
碧雞紫竹林宴卧觀無始玉柱丘中午又催柳
細煙輕鶯度水雲詞月調拍能翻牙籤湯挿蓋
李繁風吹宛宛蒼蒙架月轉團團蛺蝶園博南
仙人墮塵網玉字瓊篇恣來往桂掉頻移翡翠
雙蘭尊共舞鴛火兩庭下續紛白獸袍荀龍二
四群遊遨儼然青芝綴珠閣忽如天馬破羈絡
後也街 命來南陸高筵華燭欽英風祇今桃
花開昆明春水綠鳧雁滿靈洲簫鼓暮金谷
天子新成芝蓋歌將軍不奏玉關曲侯兮侯兮
及是時胡不揮朱絲送黃鵠

揚評 毒拱四子之調

有所息酉水舟次

真水陰今年二月沅洲路風光晚

溱林詩集

卷一

哭

起

忽疑人春色飄回忽遲暮楊溪昨夜春泉發
霖沙邊弄明月始見繁花復亂飛愁多不願吐
春衣花飛已怯傷春別何忍還聽喚子歸沅湘
兩岸垂楊碧日日牽絲送行客草際烟橫浦渚
香江聲千轉流雲長夢魂驚載寤水廣何由度
王孫天末未歸來公子江南先有賦公子王孫
散夜愁愁人難下杏花樓樓臺第鬱迴清漢山
水清圓曠去舟停棹日欲晚紫嶂猿啼遠何處
積幽思幽思似隴坂臨流歌復歌濯纓瀟湘裏
菁菁芳草心春余紛何已浮雲有時卷草色幾
時結相送過吳宮殿動向君別吳宮翹望轉蓬
邊層層玉樹蔭連攬芳菲帆浦迷香逕窈窕菱
潭帶竹池萬里池仍西復東一年涼暑春徂夏
春臨絕嶼叩文鶯曉涉空津浮白馬我日思歸
今得歸山中美人音訊稀東風浩蕩吹梧樹極
目天南鴻雁飛

揚評 沈宋遺韻

溱虹橋歌 有和

溱林詩集

卷一

東

村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 季 唐

叙曰霽虹橋在永昌府治東八十里跨
瀾滄江不施梁柱創形勢千虛無信靈
壤之瑋觀域中之一見也予四至滇雲
不獲身臨其地私竊嘆焉或勸予作歌
以侈其勝者張文獻公云偶因山水好
復假丹青妍於是藻繪為圖咏之云爾
主人置酒多且旨鼓瑟獻酬殊未已停杯緩按
昆明曲請歌哀牢所從起哀牢開國幾何年秦
碑漢牒俱茫然驟園由來永昌地世代縣邈飄
雲烟漢德雖廣夷不宥瀾滄找渡多苦辛箬間
濕霧時藏豹水面浮嵐不見人蕃夷叛服情非
一武侯五月師行亟擒縱須臾盡獲驚天威遠
播哀牢國卉服續紛式歌舞共拜武侯神且武
鐵柱浮桴引漢兵至今雙峙滄江澗大星效爾
靈光芒哀牢開絕為遐荒八駿神奇不得渡一
葦超忽那能杭不知何年誰氏子結構虛縣半
空裏天橋初疑彩鷁連鸞忽似晴虹倚鐵絙
十二股如幹飛閣聯維儼相貫仙槎激灑指銀

漢林詩集 卷一 季 唐

河複道依稀絕天漢萬里西南第一橋游龍流
水何道遙白狼繫木爭來貢象齒南金底用招
天桃萬樹先春發爛熳紅于二三月遙聞巨壑
成卧遊始悟蓬瀛端可越予懷浩蕩復好奇滇
雲幾度凌欽嶺昌黎滕閣常牽恨逸少峨眉竟
失期胡來私向吳人語共笑世間那有此縣度
尋常信有之扶搖九萬徒云爾揮毫自愕還自
疑神工眇默非人知莫欽智巧奪天險慎固封
疆在四夷
右山
珠樓縹緲青雲間五侯七貴皆高攀金羈寶馬
聲閑閑嗟哉浮生苦不足嚙思大藥扶朱顏君
奚為乎獨右山萬峯出真濛綽約如童髮錦屏
靜泛芙蓉色迴溪遠暎桃花斑山中人弓心石
頑疑眸入霏靄洗耳流潺湲君不見五岳峻嶒
萬古立何時跨鳳烟中還
涇林詩集卷一 終

周太僕六梅館集第二卷目錄

五言律

送楊子任之秣陵

送友赴留都

送同年蕪德明宰瀏陽

秋夕

宵宴楊子夢羽宅

旅興

銓署齋宿次韻

涇林詩集

卷二目錄

一

雪後送客

檜亭

西疇

送客南還

重九同王汝玉朱特言菊下論詩

冬至調 陵

答友咏雪見寄

除夕和王汝玉二首

元旦出在掖次汝玉韻

詞 文廟和答汝玉

中翰毛剛卿赴留都

送陸子之山東

石塘

郊遊遲所招不至

齋宿山署

宿潭柘寺

碧雲泉上流觴

錦江

涇林詩集

卷三目錄

二

宿南木寺

入蓬州次省院壁間韻

宿龍泉舖

渠江宵濟

大竹省院校士

過范氏城南林園

送劉憲使赴廣西

自製偶作

詩 對 平 友

鳳

謁對子祠

寄廬守吳惟喬年友

龍窩驛曉霽望黃河憶家

盱眙晚眺二首

德州逢顧雍里憲使

登福泉寺湯池有序

東安道中

涇林詩集

卷二目錄

三

香河遇雪

吳比部宅待月

月夜即席贈吳比部許憲使

丁子載白蓮卷

鄭子勉寓東禪寺奉寄

山行次廷尉周山叟韻二首

山中晏歸

集拱辰門樓秋眺

九月偕客登馬鞍山月下

集弘益園居

東益園亭夜坐

集顧方伯武祥南園

瓜州送母渡江

聞雁

醴陵署夜

荷塘舖

長沙

水麓寺

涇林詩集

卷二目錄

四

嶽麓書院

船溪驛夜坐

山塘驛

栗子關

關將嶺

寄升菴楊太史二首

夜月次韻

和陰柱史南中巡覽見寄三首

水邊場柳

赦後寄揚太史

卅月

渡麻合江

沅州早霽

題桃川宮壁二首

楚江遇雨

荷塘

昌山渡

宿太平觀

涇林詩集

卷二目錄

五

太平觀曉發

泊滕王閣

過鄱陽湖口喜顧黃門舟集

謝常山吳明府

宵別冉季周年兄

西湖同秦黃門秋汎二首

鍾鼓洞

安寧中秋懷揚太史

清華軒禱詠六首

懷吳

旅懷

送客歸坐水亭

湏秋

對客懷鄉三首

對秋雲

孤坐四首

林居

雨後

涇林詩集

卷二目錄

六

憶泉穀二子

旅情

池上

雲津即事

端居

晚登池上

苦雨

秋晴皇甫子循遊宿太華寺漫寄

子循遊太華

鹿泉百泉遊九山寺不與

陪劉侍御七夕閱文場宴集二首

華亭寺山茶碧幹摩霄花層萬朵滇中是

花甚繁此樹應標第一

宴黔國蓮池

柳營

集胡氏園亭

同萬鮑二憲使遊東山寺遂汎舟川上二

首

涇林詩集

目錄

七

起

承萬憲使於下虛觀之約奉謝二首

宴胡都閣弟

同鮑萬二憲使謁武侯祠登水亭

再遊王虛觀

曲靖藩司別署乃常熟章公所構

登柳營高樓

幽興

望楊林海子

宿楊林公署是日寒甚

看花

灑頌

宿梁山

山中春暮

中江院署坐居

端陽憇龍蟠寺忽憶陳雨泉副

再宿隆教寺次前韵

金沙寺別楊太史

成都閩城

涇林詩集

目錄

八

科

王虛觀堂

王虛觀赴陝西

余憲使春日有懷奉答

春夕懷博南山次韵

剛鎮遠嚴太守

高樓古

沈丘官舍對月有懷

後樂樓

桂花下作

贈月樵

賦得月浪齋

沈次谷九日登玉山絕頂

關山祖別

濠梁驛渡河

答楊菴問道之作

贈客

贈羽士陸竹洲

次沈次谷咏文禽韻

中秋園亭燕集

秋夕雨

樓中濕月

九月七日雨

九月廿一日以疾不古

溼林詩集

卷三目錄

九

十

遊龍華寺

同皇

秋晚

有

得吳中親文移書

木密早行

萬畝道市竹樹可

登白石亭觀鰲龍山湧泉

次三溪

宿法華寺

瓜敏慎杏林書屋

山槐花館

宿來鳳驛

九日景明樓借客翫月

池上芙蓉秋深未開

酬楊子貺遷居之作

月夕

留客

酬楊子咏蟹

酒次有談粟里杜陵之貧者感賦

睡適

客至

涇林詩集

卷二目錄

十一

草堂夜集次韻

贈顧懋仁懋儉有序

忘歸亭次韻

宿東園

冬日早興

客至

搏父過宿山中賦贈

至夕偶憶前歲夜泊濠梁有賦

春日賦待金山送顧文學北上

草堂宴集和韻

九日集春陽

是日集顧氏山園

借客山中步月

垂綠軒

林集晚歸

秋日登垂綠軒

負暄

良宵對月愴然懷內

涇林詩集

卷二目錄

十一

春日登張少峯樓漫賦

次張少峯山園燕集韻

山園觀雪

耕樂爲石二尹賦

立春日始見雪和張仲立

春日閒居

秋日忘歸亭對雨作

賞紫牡丹贈二客

涇林詩集卷二

東吳周卿木涇周復
西蜀太史升菴揚慎評選
同邑文元滇池張文柱校

五言律

送揚子任之秣陵

對盃芳草里獨客不勝情
古寺逢秋色長河對月明
鳥飛滄海盡雲失故山平
此日征南棹還過水上城

涇林詩集

卷二

送友赴留都

乘月兼秋汎疎林結暮烟
山連芳草外入醉藕花前
惜別頻揮淚思歸已隔年
羈心隨過雁直到秣陵邊

送同年蘓德明宰瀏陽

碧荷水花白青楓臯葉黃
涼颼離曉闕寒霧下秋湘
鶴響憐初馭龍門憶舊翔
路傍折揚柳淒惻為君將

揚評 巧於用韻

秋夕

夢家家不到秋半復懷歸
葉落見行馬城寒雀鳴
搗衣鴻飛潞水急雲過楚
峯稀惟有中秋月能揚萬里輝

宵宴揚子夢羽宅

秋訪當良夜高談思入玄
圖書四壁存星漢一林懸
燭影迴停騎砧聲赴斷彈
空皆何所有孤月破寒煙

揚云 赴字不若續字

涇林詩集

卷二

旅興

滄洲它日興夏屋古人宅
寒拜新亭月遙憐舊種瓜
宮鳥飛欲盡蘆雪到何村
向勝長安市千金問酒家

銓署齋宿次韻

省署紫青瑣高齋儼庶
只一陽融沃壤萬象
玄神樹迥雲連騎窓虛
月映八口埃積卷曩
益切楓宸

所 七 卷

孤雪初開湖岸轉更指南尹一作老亦若

送嵐別恨銷紅蠟歸心逐紫駝乳坤有玄一作以
絕不勝簪

楊評 起句奇

檜亭

青山落天外高木一亭懸秀葉流春日靈條集

野烟琴尊猶獨往鵬鵠任孤騫自是丹陵侶冲

霞興已翻

西疇

涇林詩集

卷二

三

芳疇臨迥野碧幹躍寒流鄭叟既高尚龐公多

遠猷烟霞飄北嶺蘭竹徧中洲古道存臯叟非

懸百畝憂

送客南還

偶入黄金市三年未得歸因君動離思落日滿

征衣浴水雙魚滑鍾山一葉飛官橋何地酒把

袂重相違

重九同王汝玉朱時言菊下論詩

小署結秋陰傾壺就晚晴簾高風自細花近酒

俱清妙解陰何律長驅李杜兵重陽非不賦此
地更含情

冬至謁陵

玉佩下金門踈鍾通曉城陽田風示信日出鳥

留聲澗草紆征轂峯雲曳去旌諸陵遙可矚龍

氣自分明

答友味雪見寄

子本滄霞客長塗黃竹篇梁園已草莽漢死自

山川舞絮才能並攀梅思若懸同雲浮碣石西

涇林詩集

卷二

四

望一迢然

楊評 淡而工

除夕和王汝玉二首

促席臨芳漏鳥飛列炬初河聲隨死入星影墮

窓虛醉纂椒花頌愁翻蕉葉書行年三十九劔

撫爾何如

烟鎖澄空碧宵瞻斗靜移青陽愁轉較玄髮任

流絲兒女方矜笑山川不共悲沉沉芳氣改支

倦待春曦

元旦出左掖次汝玉韵

金宮流積翠清旭轉儀鸞燈舉韶聲合雲移佩
影寒履端三始正錫極萬邦惟歌鳳陳明德升
鴻愧素餐

謁文廟和荅汝玉

寢廟欽弘翼羨墻寤寐初二儀貞日月四海一
詩書過闕驚鳴佩升堂想曳裾千秋挹神采吾
道未立墟

中翰毛剛卿赴留都

涇林詩集

卷二

五

高飛鳳池客春日鳳臺遊迢迢蒼龍關經過白
鷺洲倚雲雙劍晚對雨萬山秋廊廟掄材切難
忘此地憂

送陸子之山東

送子登藩幕雲開泰嶽春輒坤常接眼鄒魯亦
容身雨色蕭蕭動鶯啼渺渺新青林花又落望
斷颺飛輪

石塘

石陂雲木巖挂席即風洲海色樓臺合天光魚

鳥浮采蘋青鏡入沉月碧杯流勝引誅邪意長
騎白鴟遊

郊遊遲所招不至

芳草激晴波中林藻思多遙徑攀桂侶獨發未
微歌獵氣驕鷹隼塵香隔薜蘿寒惟雲嶂裏陡
覺竹陰過

楊評語精字透

齋宿山暑

對葉荒荒日烏飛渺渺城溪流雲與淨臺色月
將半影下瑤林葉歌升玉瑯笙齋裏對皓雪原

涇林詩集

卷二

六

廟秋皇靈

宿潭柘寺

晚洽池西興非懸潭柘清暗萍魚出月疎竹鳥
移星殿鎖千齡樹香分五夜經石絃淒古曲悵
斷紫芝情

碧雲泉上流觴

相逢碧雲裡雙樹試流觴松隔移虛影花浮凌
積香微瀾杯近遠小噴石低昂嘉儔坐忘倦林

霏開夕陽

錦江

秋盡錦江邊鶯啼閉紫烟樓臺斜映水叮嚀
為軒柳暗藏漁舸花輕吹酒帘旅遊非不愜青
鏡惜芳年

宿南木寺

息駕松岩裏山沉翠霧空鳥飛沙渚合峯隱石
梁通襍籟侵虛柝微風聚遠鍾寧知蘭谷外長
嘯有孫公

溧林詩集

卷二

七

入蓬州次省院壁間韻

蓬池何處是城闕倚丹幃藻氣流玄石巖光轉
畫橋泉飛諸谷應霞起萬峯遙彩鳳凌空見翩
然度紫霄

楊云 對面有鳳皇峯

宿龍泉鋪

委戀蒼林畔郵亭落葉疎雨聲侵夜急山白射
窓虛疲馬先依皂征鴻不寄書開門肅徒侶月
出五更初

渠江宵濟

山雨淨飛埃觀風暨草萊芳洲含淥水高木繡
蒼苔岸舸敲霜宿林扉暝月開應知擊楫意多
負濟川才

大竹省院校士

掃門慙絳帳適館謝緇衣稍春林池靜都忘節
序非烟中雙葉落空杪匹禽飛芳草萋南浦王
孫愴未歸

過范氏城南林園

溧林詩集

卷二

八

川陌春初染林亭日載過鶯禁朝雨細花蝕晚
烟多拂洞牽瑤石臨泉踞玉柯定知機事少抱
甕爾如何

送劉憲使赴廣西

忽爾芙蓉渚悠然別思披開尊丹嶂遠挂席綵
烟移夏水縈湘曲瓠雲駐楚湄桂林遙萬里相
望亦神疲

省署偶作

言有中林好青春寄草堂樓開侵淥水鳥宿出

朱房綴葉流霞色飛泉襟礫芳相逢季主卜茲地測行藏

贈王特魁年友

三年憶蘭竹滌上歛逢君况此三秋色能披萬里雲曲池金谷譙修竹綺園文無限山川思登歌對夕曛

濠梁驛

秋行望吳楚飛蓋次濠梁疇悟儵魚樂徒吁胡蝶狂川紆秋水直雁度晚雲長惟有河涓更悠

濠梁詩集

卷二

九

悠說帝鄉

鳳陽

秋日照高城城烟縷縷輕渚蒲清隱鷺濠樹密啼鶯河似虹霓轉岡從龍鳳生先王曾此地延眺昇湖情

謁閔子祠

丹青千嶂裏一徑儼樞趨亂莢栖殘絮閒禽引小雛石華秋氣靜庭竹午陰紆緬仰神明德湯湯汶水徂

寄廬守吳惟喬年友

路偶逢李子神采益翩翩暫典山中郡懸知汶上賢驛桃紛畫靄山柳度春煙瞻望情何極緘雲寄日邊

龍窩驛晚霽望黃河憶家

天際雨初收長河自在流濃花懸萬樹輕霧渺孤洲令節逢修禊征途賦遠遊若為桃李夜吟思滿春樓

盱眙晚眺二首

濠梁詩集

卷二

十

落日盱眙縣入烟入翠微路隨花影合山帶樹陰稀邑古名初識春深客未歸長河流不盡沙鳥傍帆飛

夕次河濱驛春情正黯然鶯飛花帶雨烏乳葉垂烟白髮尊中意青山夢裏緣吳宮架桃李惜別已經年

德州逢顧雅里憲使

秋水澈寒原門迂長者轅英聲蜚魯國妙藻薄浮園悵隔霞端月愁移竹下樽何當塵世裏掃

石共蘭言

登福泉寺湯池 有序

戊申三月二十九日子還自灤川至十里堆亭視日已昡度不能抵漁陽乃驅車北折而西踰歷嶽峯涉冒林樾行三十里至福泉寺入門東見石甃一池泉如方玉日影乘之湛碧淨青煥發精彩驚眩心目泉左右枝分各為浴室上有湯泉二大字予惟寓內溫泉惟驪山華

津林詩集

卷一

十一

萬民六

清宮安寧碧玉泉香潤娟潔復無疏味今觀是沼殆與華清碧玉並峙為三矣撫景縈情何忍言別爰賦詩二章俄四山含紫暝色自至邊更有以戎服見者遂西行二十五里宿石門驛

夙抱雲霞癖難忘水石緣遵途驅小隊出谷訪靈泉暝日流瓊色迴波颭碧烟未能投嶂隱先賦濯纓篇

烟草侵庭綠雲山滿寺青明璫疑石彩切玉俯

泉聲獨撫松間酌闌窺水上銘風雲戀心賞十度繞池行

東安道中

寒旭空原野牛羊未出門澹疑沙帶磧平見樹重村悵積南陔夢驚違北渚言故山巖際竹窠歷蔭溪園

香河過雪

眺引雲空色俄驚雪滿林乍飄天闕迥漸入藟門深窺影輕歸騎飛寒急斷禽浮身千里外愁絕殫芳音

津林詩集

卷二

十二

萬民六

吳比部宅待月

晚遇雲門客孺枝迥不群思寒玄圃月欲掃葦峯雲旅食忘秋半林鳥警夜分逕徊眺丹闕佳氣轉氤氳

月夜即席贈吳比部許憲使

曉樹肅陰陰鍾聲出紫宸方酣池上酒復對剡中人贈縞思吳札停車春許詢流觀烟際月形影似相親

丁子載白蓮卷

玉宇蘭光淨金塘露氣消水華呈異相人代紀
靈標憶昔披丹萼驚今擢素翹栢舟方激詠藜
閣播新謠

鄭子勉寓東禪寺奉寄

高士此棲息閑齋生白雲鳥窺化下吏魚悟竹
間琴樓葉懸秋影爐烟綰夕陰寧知霄漢外鸞
鵠亦離群

山行次廷尉周山竺韻二首

涇林詩集

卷二

十三

千秋岩洞闕雲掌巨靈開竹日浮香界林扉入

紫臺天門雙鳥下烟渚一帆迴思愜超塵宇三

山何邈哉

一徑花飛晚澄霞蕩碧湖汀洲迴望合舟撤入

看無日落胥臺迥天寒震澤孤憑眸紆勝覽雲

際渺浮圖

山中晏歸

山杳白雲沉樵聲逐暝尋烟飛雙樹葉風肅萬
家砧樓隱中峯見城紆北斗侵林間問瑶草歸

馭莫駸駸

集拱辰門樓秋眺

樓裏遙空翠恒疑度彩雲堦綠秋徑曲扉向曙
烟分席引青巖氣杯搖綠水文涼颺流浦葉飛
慶不堪聞

九日偕客登馬鞍山月下

九日憺忘歸山中秋思飛攀亭雲抱石引嶠月
生衣菊醞初疑紫萸囊儼賜緋即看風墮憤寤
主盡忘機

涇林詩集

卷二

十四

集弘竺園居

物外宜招隱林間獲並懽佳期容散帙深坐聽
垂竿山水比鄰靜烟霞洞閣寒何能酬雅况中
谷詠荷蘭

裏竺園亭夜坐

早著思玄賦悠然興不群亭池澄爽色苔竹吐
芳芬城偃青林月峯紆紫閣雲逕徊攀逸駕遙
夕此論文

集顧方伯武祥南園

孟冬雲日淨林壑此經過閣影疎槐竹池光落
菱荷畫橋人跡少詩枕鳥聲多
楚桂年年發山中
有蕭歌

瓜州送母渡江

江上獨離群洲前草色分孤帆輕野日清淚濕
江雲骨肉臨岐眼魚龍靜水文晚風依牧唱愁
處不堪聞

聞雁

九月淮南路初聞北雁嘹影從蒼嶼沒音傍碧
雲飄霞水秋方激飛鳴爾正遙懸愁江館暮清
切動寒宵

醴陵署夜

虛雷鎖疎林蘭皋散夕陰三河秋氣湛七澤水
波深鴻外緘難寄槎邊石易尋瑤琴撫清館離
緒若為禁

荷塘鋪

思駕烟霞夕荷塘月色新影涵滄海曙光激洞
潭津柱殿香初餽蘭砧響自煩關山秋葉盡徂

夜易傷神

長沙

夜泊長沙渚樓鍾一水懸鶴雲盤翠嶺蛾月盡
青天歷歷舟舍樹紛紛嶽吐烟夢魂何處否身
共斗槎邊

楊評 三四工

水麓寺

高閣映霞開憑茲北十迴魚龍依檻入乳鳳拂
檐來雲薄江津葉花濃水上臺蘭颺流夕景披
賞日悠哉

嶽麓書院

列嶽標衡阜中峯真講臺人文七曜麗天濂五
雲裁山木牛羊嘆溪風鴻雁哀采蘋歌未已殘
日徧蒿萊

船溪驛夜坐

絳蠟移玄晷蘭歌儼桂宵陽禽霞外斷晴葉月
中飄思逼蒼龍關愁迷烏鵲橋變桐醒載撫迴
雪轉迢迢

山塘驛

烟驛石梁分遙天獨雁聞花濃川散纈霞細鳥
流文葉鬪將棲鳥山留欲去雲此時神慮澹泉
月正紛紛

粟子關

粟關霞際落殘照軫還飛忌險人聲杳凌高天
影微松風清鳥道竹露寫漁碕生平挾微尚臨
此帳多違

關將嶺

溼林詩集

卷二

十七

車馬拂青冥迴巒俯太清樹從巖外落霞自水
中生入谷瞻遺貌攀峯抗去旌孤雲何裊裊東
望海洲平

寄升菴楊太史二首

李白初南放蕪鄉且北還每疑金馬使長傍碧
雞灣天暮孤雲遠江空明月閑相思隔春浦彷彿
九州山

何事昆明上飄淪萬里才金雞頻放赦海鳥不
須猜春氣懸城柳風光弄苑梅漢庭多制作早

晚望歸來

夜月次韻

南國流蟾魄蘭林泊晚輝綵雲千葉暎烏鵲一
枝依海氣疑浮鏡天風漸洒衣青陽促歸棹萬
里莫相違

和陰柱史南中巡覽見寄三首

太華寺

松陰迴秀嶺曲澗每招提落日停驄馬晴湖蕩
碧雞珠帆瞻蚌浦其殿隱龍堤不發雲中嘯天
花想石梯

溼林詩集

卷一

十八

碧玉泉

温湯元有癖妙潔望茲川陽井丹非化陰膏火
欲然天香流玉藻日氣鵲金烟上客邀山簡來
歌信有緣

遙岑樓

去家恒萬里望國湯憑欄海色霞中落潮聲天
際殘褰帷容鹿擾揮袖送鵬搏傲外冰霜地星
軫思未闌

水邊楊柳

朱方春自早正月柳偏青况映桃花岸能傷游子情芳非時駐馬宛轉更聞鶯此日林中意隨雲過楚城

揚評 切題

赦後寄楊太史

千秋疑渥賞一紀曠詞臣獨占清溪月虛瞻紫禁春幸探無盡理將乞未歸身同撥靈淵棹凌波咏采蘋

潭林詩集

卷二

九

東

卧月

槎沉金波淨檐窺玉宇清倚雲方折桂衰露獨食莢屢舞嫌凌亂長歌合杳冥最宜秋閣上閑待鏡華生

揚評 句句佳

渡麻合江

赤霧團深谷黃烟起暗沙豐林玄豹窟小嶼白鷗家秋半雲含雨江寒石帶花方舟矜利涉虛擬沉靈槎

沈州早霽

東駕愁霖野霜霞弄早晴花枝斜照水竹葉亂飛鴛馬惜泉聲進人歌樹抄行悠然發羈思天外斷砧聲

題桃川宮壁二首

口步臨寒瀨輕輿濟晚風川源花氣入礪戶石段通仙藥銜青鳥丹樓漾彩虹徘徊蒼霧島遐揖廣成蹤

青山入可陟芳草日萋萋蝶影園園見桃花樹

潭林詩集

卷二

三

起

樹迷漁舟依綠水仙國隱金堤多少興衰事秦人恣不知

楚江遇雨

息轡蒼梧野勞歌白芷篇僊衣峯上濕神珮雨中捐望迥依林鳥愁迷積浦烟遙憐芳草渡長繫木蘭船

荷塘

花落朱田晚雲輕蘭甸陰虛園衿積水斜照鎖瓦林石古懸江色風稠薦谷音長沙何處所湘

岸一鳴禽

昌山渡

昌河秋水漱曉涉訪迷津出峽奔蒼霧迴波沒
緝塵並賢臨浩漾攀聖嘆連淪欲下任公釣長
鯨未可親

宿太平觀

碧雲沉殿影玉砌轉林花橋隱紅塵路丹飛黃
石家簫聲迴鶴鳳儂夢濕烟霞未即凌三島先
因憶二華

溼林詩集

卷一

三

太平觀曉發

烟曉淨川梁仙臺花竹涼池含峯影盡雲鎖合
音長壇靜常飛電鍾寒不待霜聞雞促行後海
月正茫茫

泊滕王閣

帝子遊何處空餘高閣名孤舟次流水斜照倚
丹楹鷺影霞前逝漁歌烟際生猶憐王勃句秀

溼林詩集

卷一

旅思匝芳洲風輕青翰舟應憐彭蠡葉送帶溼

宮秋蜃氣朝浮岸霞霏晝隱樓爐煙對僊客江

上坐忘憂

謝常山吳明府

燈下分徐榻明朝萬里臺碧簫沉曉月玉液爨
秋杯揚柳憑闌落芙蓉繡沼開逢余風閣飲應
是隔春迴

宵別冉季周年兄

栢署流華譙蘭缸艷夜輝漏催銀箭疊鍾送羽
觴飛挂月分西嶺天河掛北扉最憐花上露和
淚滴征衣

西湖同泰黃門秋汎二首

賞寸襟開

霜落沼如杯丹蓉雜續裁六橋秋水外遙夕美
人來同撫霞端石徐攀木杪臺因之塵慮澈玄

賞寸襟開

槎並神仙艦城遙刺史堤山光林靄斷竹色島
雲迷宋殿芙蓉落吳峯揚柳齊多愁逐芳草悵
望赤橋西

鍾鼓洞

軒樂張雲數遺音落大荒宮商含混沌鍾鼓自
鏗鏘恍忽聞天籟分明出洞房蕭然山水裏神
聽轉茫茫

安寧中秋懷楊太史

南國望明月西方思美人終期龍劍合長奉雁
書頻桂影低秋苑河聲斷晚津遙憐倦遊興末
路轉風塵

清華軒襟詠六首

深詩集 卷二 圭 科
數畝清逾鑑閒居始種蓮浦光寒自照鷗影淨
將聯魚逆風前浪舟移雨後天青尊誰並賞高
柳一鳴蟬

苔徑通雲壑經行日幾迴風光饒水木人說是
蓬萊多病慚邦賦 明時丞吏才悠然栖隱處

聊復謝浮埃

楊評 似孟

碧水縈洲曲虛葦野興通鄉心霄漢外秋夢兩
聲中葭茁猶抽綠荷搖欲戰紅脩然北窓下爭

似舞零風

落落樓真隱迢然思不群捲簾窺細竹披牘見
浮雲花落嬾人掃琴虛畏鳥聞幸無鍾鼎媿持
此報 明君

楊評 新

積雨多休沐憑虛望碧岑亭池猶美客花竹半
清陰醉去無千日間來直萬金何能破幽夢小
史度瑤琴

蟋蟀悲朝雨秋聲覺漸多短墻扶稚竹清泚卧

深詩集 卷一 圭 科

高荷江漢連歸夢山林有嘯歌猶慚狗微祿萬

里泥拌粥

楊云 泚字易溜字何如

懷吳

故鄉魂夢斷秋至轉淒其越水兵猶戰蘓臺訊
覺遲烽烟無日定廊廟有人知待看滄江月相
將理釣絲

旅懷

望國三年別昆池萬里遊祗緣縻赤紱亡術訪

丹丘望日懷三傑臨風憶九愁燕郊與吳苑宵
肝仗 皇猷

揚評 似杜

水竹晚蕭蕭深溪度石橋捲簾秋不隔迎扇暑
全鎖草長飛平燕槐疎落暗蛸樵村帶魚艇小
隱不瀕招

揚評 字字佳必傳之作

送客歸坐水亭

幽棲戴鷓冠心狎白鷗閒柳暗溪街寺花飛樓

溧林詩集

卷二

五

吐山人隨雙鯉遊目與片雲還勿訝流塵少虛

亭懸碧灣

溧秋

溧國紫閣層雲霞日夕生山茶紅照水石竹翠
侵城夜靜魚龍隱秋清河漢明羈人緣不寐愁
畔有雞聲

對客懷鄉二首

不有經綸志母鳥寄一丘水光因樹遠巖翠帶
雲流吳越銷殘寇山川及蚤秋高賢今席話佳

與滿滄洲

南國迂暑寒新涼即授衣雨深摧碧蘚風橫偃
丹微砧鳥蟬聲急書愁雁足稀江潭理蘭棹靜
聽采蓮歸

蒼峯甘吏隱微省乍為郎楚塞平蕪盡吳田殘
歲荒瑤琴經雨潤青幕受風忙何物供生計圖
善攤滿床

對秋雲

楚山多白雲縹緲入簷楹終日遙相對真堪寄

溧林詩集

卷二

五

此生已成池上隱閒向竹中行心事誰能識鴻
冥薄太清

楊云 澹靜自佳

孤坐四首

孤坐水雲亭寒簾見碧城懷吳多勝事適楚胃
浮名早露薇花吐秋風蓴菜生碧城城下路止
望是 神京

池上草萋萋幽閒愜所期如開仲長室雅咏左
思詩上客留瓊札山人貽斷碑斜陽無一事枝

上有黃鸝

揚評 全美

朱槿榮將徧丹薇開不遲鵲聲連暮雨鷗點綴
荒池掃徑終殘局呼杯續小詩應憐謝康樂是
處與山期

花鳥皆名理閒忙揔世嬰每迴公府步一聽柳
池鶯鍛後難忘櫛鋤間亦帶經空坐何所有琴
簞足餘生

林居

溼林詩集

卷二

五

明

不投黃閣刺惟就碧山安素飽嗟長缺閒居愛
小冠黃義猶枕上皓綺即林端倘或逢漁父忘
形坐石垓

揚評 似杜

雨後

積雨昆明上秋城苔自生山川流宿靄菜簞欵
餘清困蟻伏深葉驕蛙喧暗萍斜曛映虛幌傍
竹晒殘經

揚評 字字是詩

憶泉穀二子

寓目雙鴻外恒持羈旅情秋聞秣陵信潮至闔
閭城滇水貂裘冷楓江鱸膾清念無忘厥祖早
晚聽啼鶯

揚評 持字妙

旅情

滇雲水上槎三載若為家峯翠遙含雨苔青有
落花林廬我首着海客醉批把物候驚偏早春
嘗五色瓜

溼林詩集

卷三

五

東

池上

涼吹遙侵榻蟬飛近滿城猶憐采菱渡不盡賣
花聲鴻雁迎霜早烟霞出海明白羊下山路芳
草更多情

雲津即事

桂樹紫烟浮雲津古渡頭若為川上媛爭向月
中遊孔翠飛金谷鶯鶯靚玉樓東風芳草外無
用憶梁州

揚評 如此起結解勿取平

端居

一雨四山青端居玩物情人間非慢立河上貴
迹多豈似稽生鍛長懷祭溺耕故園春色裡未
節已聞鶯

楊評 人間河上語妙甚

曉登池上

葭菼水茸茸秋光落鏡中鷗閒佇孤嶼無弱倚
芳叢書閣時能眺漁舟或可通翠萍元不定惟
信曉來風

暮雨

宵雨淫平楚侵尋水偏橋漸迷芳草渡轉映采
蓮鏡松色千門迥溪香二徑飄幽懷切真賞將
赴碧林招

秋晴皇甫子循遊宿太華寺漫寄

聞君烟際宿孤嶂有虛亭虹吸將殘雨螢初始
見星尋花侵澗滿倚樹入雲真寂寂香燈外清
猿何處聽

楊評 起結非初唐人不能

子循過水亭

松康千里駕間赴竹林期碧草烟銷處丹薇雨
淨時斜陽池上酌故國旅中思會待東城月應
留竹裏詩

楊評 何等意興

鹿泉百泉遊九鼎寺不與

遙聞九鼎寺古木白雲中二妙乘秋入三春逸
興同竹烟窓與澹臺月水俱空城市接塵蹟何
由送斷鴻

楊評 似宋之問

陪劉侍御七夕閱文場宴集二首

蘭史中臺彥乘秋上翠微目窮三島近恩薄五
雲飛共乞機中巧遥瞻柱下禪論文尊俎洽旌
騎為忘歸

楊評 沈宋詩

摩挲標文苑虹旂翼績樓柳衣初滴翠槐幄四
垂存仗外晴光轉臺端爽氣浮分明蟾有窟誰
氏廣寒遊

華亭寺山茶碧幹摩霄花屬萬朵滇中是

花甚繁此樹應標第一

水利俯淪漪名花照廣輝烟壺千萬朵兩壓兩
三枝池以霞鳥映雲將殿自卑移根近京洛誰

赴牡丹期

楊評 五六奇

宴黔國蓮池

上國蓮池水天光灌紫城晚風朱閣靜秋露上
杯清蝶戲忘高下鷗飛似送迎碧林凝望處川

澤林詩集

卷二

五

月滿虛亭

柳營

何自入芳園因尋靜者緣樓陰連水綠橋影罩
溪圓紫幕飛雛燕荒苔墮小蟬悠然欲歸去閒

喚木蘭船

集胡氏園亭

花徑石城隈芳林青嶂開池光偏抱日荷氣不
浮埃地憶蘭亭賞人同金谷陪悠然發清嘯燕

俟夜珠催

同萬鮑二憲使遊東山寺遂汎舟川上二

首

謝公携酒與青嶂白雲邊雙樹花明閣千家未
覆田水流芳草曲橋度小溪圓雅會情彌結琴

尊對二賢

斜日照方舟清蘋帶淺流鳥飛依蕩槳鼉擊隱
迴洲舉擢看已舞停杯聽楚謳共耽林嶂勝非

是感清秋

承萬憲使赴玉虛觀之約奉謝二首

澤林詩集

卷二

五

勝地尋花入清虛物外蹤露巢松滴鶴烟徑水
鳴蛩竹裏秋光近杯前峯翠濃山陰邀內史書

罷有鵝從

首宿三秋雨櫻櫚一院陰思探塵外跡獲遇水
邊尋曲徑來珠履間齋清玉琴瑤壇槐色淨苔

上落踈金

楊評 新

宴胡都閫弟

列戟將軍第鳴鍾柱史家廣庭含積水高樹吐

奇花砌舞迴秋蝶樓歌送晚霞孟公方好客投
輶興無涯

同鮑萬二憲使謁武侯祠登水亭

蜀相扶王業祠堂島嶼清竹通橋外路花發水
中城雅興孤鴻遠新詩二妙成溪山真趣洽愈
賤世間名

再遊王虛觀

木落生鄉思閒尋王宇攀鳥鳴棋局上蠹蝕藻
文間裊裊花過水青青竹隱山景多塗未做興
溼林詩集 卷二 五

盡且忘還

曲靖藩司別署乃常熟章公所構

章公吳司秀蕭洒築幽基地積甘棠愛人深景
竹思臺荒尋舊跡花落讀殘碑休沐多公暇憑
闌賦小詩

登柳營高樓

一水涵虛閣垂楊流紫烟閒尋芳草渡稍近落
花天霞外飛殘雨竹中鳴暗泉彈琴自孤坐高
詠紫芝篇

幽興

一榻臨青嶂閒坐陰白雲每憐松竹靜如對鶴
鸞群醒處覺無累坐來還自欣何當謝簪冕高
卧滄江濱

望楊林海子

碧草望不極其如秋水何沙明魚課減日出鳥
聲多沉艇輕於葉平林小似荷臨流興未已弭
節聽漁歌

宿楊林公署是日寒甚

溼林詩集 卷二 五 孫士和
天暝寒侵樹踈梅映藻堂妬寒親楸拙催暖發
檳榔雲一將鎔雪烟流已帶霜他鄉徂歲晚歸
夢指江湘

看花

一雨楊梅熟溪風六月寒掩扉宜散帙岸憤更
投竿碧蘚榮朱菊金莖沉白蘭南中花萼異隨
意凭闌干

灑灑

慘淡江光暮蕭森樹影彫嶢然奠危石宛若建

孤標流沫空餘襟懸河倒瀉瓢巴川浮俠子乘
月進輕橈

宿梁山

夜泊梁山署踈鍾得遠聞城臨流水月山度隔
江雲靜對憐群動幽居謝衆紛庭前松桂樹芳
靄自氤氳

山中春暮

莫惜烟光晚春巖自可逢竹深雲影翠風靜鳥
聲濃夕役神俱苦幽憂夢易慵惟憐溪上水日
涇林詩集 卷二 五

閃碧溶溶

中江院署坐居

萬慮此俱澹焚香坐閣虛庭陰分角枕窓綠上
犀梳小史朱琴靜流雲碧樹踈悠然欣有托何
必羨吾廬

端陽憇龍蟠寺忽憶陳雨泉憲副

尋幽依靜宇節序已端陽蒲酒為誰綠松風猶
自涼烟霞迷遠岫芳翠匝脩房讀盡琳瑯句令
人意不忘

用沈嘉禾韻

鶯鳴一何切清夜駐杯昔與今成幻形將影
息陰西來寧有意上陳亦何心惟有枝間鳥時
能惠好意

金沙寺別楊太史

涼颼侵玉樹初旭麗金沙萬里人將隔重陽菊
未華江沱憐逝楫星漢愴歸槎密意懷何已申
言藉折麻

成都閔城

鳴鍾徒御發結駟錦城遊高樹敷丹萼遙岑蕩
翠旂渚蒲沉鼉鼉壁薛礫蚩尤顧笑山河曲風
雲薄九秋

遊青羊宮

孟冬天宇肅總轡指仙林紫氣何年歇青羊落
照臨霞明川際鳥泉度谷中琴詎是塵區染登
臺澄素心

集子美草堂

江山銷旅思幾度次茆堂采菊青林下流杯白

鳥傍雲迴深薜荔亭迥失滄浪幽興還還悵潭
花清夕陽

送王藩伯赴陝西

上谷年華代西河曙雪新初從為客日復別遠
遊人鳳響流三輔驪歌徹四隣昭王臺下酒應
散陝郊春

承余憲使春日有懷奉答

殊方悲淋景山氣朗春輝賴有瓊枝贈真堪玉
樹依鳥嬰生遠澗花落過征衣晚奏江南弄羈
溼林詩集 卷二 三

心與夢違

春夕懷博南山人遂寄

彫年懷遠道獻歲攪離情夢破穿林蝶愁牽出
谷鶯翠棟湛新月清光懸小城辛勤候仙駕遙
夕恨難平 小城邑安寧地名

酬鎮遠嚴太守

蕭然山水郡沓嶺紫烟開曉日蘭英寺春山竹
葉杯鴻音空外斷鄉夢雨中回坐對嚴夫子還
憐濟世才

滕王閣懷古

城上何王閣危憑俯大川鳴鑿憶仙侶落筆動
賓筵翠棟流春霧丹潭染暮烟漁郎忘醉却月
落棹歸船

春曉山亭

春樹日聞鳩飛鳴最上頭丹青深鹿苑林谷似
麟洲案牘多清宴詩篇自倡酬曉來花氣鬱帶
雨入山樓

送董道夫年友致仕歸洛

回首惜風烟看花憶往年有懷將獻賦未老即
歸田劔佩同趨省山川異別筵諸儒方鵠俟為
註玉杯篇

次皇甫子循滇南雪後之作

高人啞白帶野客和應稀忽爾炎荒暮鷺看聯
羽飛紫臺三萬里無樹不流輝會獻淮西捷告
沾漢史衣

登莫愁城

名鬼見愁易今名
日影半峯陰夕鬱王尊嘆空慙尚

子心黃牛違地險白馬失江深自幸臨危察
技聽哢禽

大竹阻雨

一自淹春館三晨雨未晴檐間占鵲起江上問
蟲鳴櫻筍供鄉味山川悉旅情兒童笑傳語明
發定南征

次日晴

夙駕臨西極朝雲不盡飛鶯嬌青嶂雨人靜綠
蘿扉寢食經春好牛羊傍晚歸遙觀海天樹芳

溼林詩集

卷二

五

靄正流輝

夜歸洱海道中

杳杳空原莫蕭蕭征馬鳴長風吹海暗新月傍
人明河影城頭墮秋聲塞上生客懷頻倚劔時
事正論兵

登樓

澗頂日親離樓軒一散愁烟含千壑莫月照半
庭樹經霜落天河入戶流草堂堪學易

達州

次和羅山韻

秋風紅樹老猶聽暮蟬鳴月霽湖光白山空野
照明酒懷行處樂詩草夢中生更喜邊儲足問
閩不識兵

物態經時變偏應動客愁殘砧村巷月新角戍

樓秋萬籟聲初聞雙星影欲流華燈照殘夢空

自述并州

同皇甫子循遊清溪洞

花徑尋源入洲迴島嶼分高城宜淥水晴日半

流雲洞古烟霞闕山空猿鶴聞悠然得真賞詩

酒遇陶君

遊龍華寺

雙水趨烟刹孤峯合翠微鳥先黃葉下臺近白
雲飛懶讀高僧偈流觀靜者機斜陽隱之閣予
欲憺忘歸

得吳中親友移書

夫君住深竹歲晏愴離群靜對憐瑤瑟端居近
白雲閒園花自發故國雁初聞坐念同心侶空

鷺落葉紛

揚評 唐詩只好如此

木密早行

嚴關宵肅駕木落正紛紛林影破微月山光迴
白雲禽寒鷺欲散鷄遠覺初聞去去河橋柳烟
寒曙色分

萬縣道中竹樹可愛

芳林帶脩竹翠影靚交加麥氣初收兩鶯聲半
落花溪深雲自度峯轉日方斜便欲投簪緩追

澤州詩集

卷二

四

升

然問水涯

登白兔亭觀蟠龍山流泉

飛泉紛百道蕭灑復輕清碧落沉虛影銀滿帶
遠聲山深潛白兔春暮有倉庚自別孤亭後雲
看處生

次三溪館

光風飄綠野淑景變靡無酒醒花初落人間鳥
自呼流雲潭影駐連日竹陰相候韻充芻藉應
憐我馬瘠

宿隆教寺

臨流饒水石蕭灑亦禪林憶昔行春候曾來卧
竹陰窓虛延客夢月朗湛空心又悟無言理母
勞寄梵音

題戚敏慎杏林書屋

二月春光裡江城鳥亂飛名花芬苑樹古木藹
林輝器煖時行藥窓虛獨下幃伯康高世志言
念爾同歸

宿槐花館

澤州詩集

卷二

五

七

行役苦未息暫樓江上東庭閒深駐馬巢密暗
藏鴉小篆鐫新竹芳琴待落花薰風吹入夏槐
影翠交加

宿來鳳驛

行役苦不早睽此石林幽竹掩蕭蕭驛山橫隱
隱樓庭深松自古雲盡水還流暫息怡神性都
忘物外謀

沈立官舍對月有懷

故園千里念為有月盈溪木落宜鴻響途長任

馬蹄江山分麗藻砢杵切深閨秋思那能極芳
林自轉西

後樂樓

豈必臨三島儵然此避名暝烟生遠樹飛葉半
寒城樓影挂虛白池光涵太清永懷憂樂句真
見古人情

桂花下作

東巖桂三樹葉葉翠生涼秋近人間節花飄雲
外香偶來竹林下同醉碧山傍詎是淮南隱修

溼林詩集

卷二

聖

然興不忘

贈月樵

山人辭世紛窈窕得幽尋一徑沿花入千巖伐
木深望雲歸遠岫待月出層林祗恐柯應爛迴
驚人代心

賦得月浪齋

山暝上虛樓檐楹澹若浮委波澄皓魄帶影入
清秋興寄聊嗟鳳機忘任下鷗還疑婁水澳長
似白雲流

沈次谷九日登玉山絕頂

聞君陟蒼巘幽興香江湖作賦酬嘉節凌高似
壯夫霞飛雙鳥盡逕轉一筇孤殘日丹林裡頽
然引玉壺

關山祖別

漫憶滌關道玄冬度玉珂沙寒流委翳峯天閃
陂陀遊鳥凌淮甸離筵激楚歌獨憐車馬色萬
里自牂牁

濠梁驛渡河

溼林詩集

卷二

聖

龍門千古色茲地沙河津白鵝霞邊影玄冬客
裡身岡陵瞻未極舟楫迴相親何莫非王事遐
荒一帝臣

荅惕菴問道之作

香臺初結夏燕坐似逃禪未盡區中染難忘靜
裡緣虛疑林隱月淨即水浮天欲問山中訣松
聲白石邊

贈客

西嶺日流陰鶯飛琪樹林節絲連水淨蘭摧入

雲深對酒皆玄理，垂簾即道心。君平如可作，千載有知音。

贈羽士陸竹洲

今代丹丘侶，迢然思出群。繞池皆種竹，虛閣自生陰。翠葉飄鸞影，瓊枝抱水文。常臨碧壇上，伴月禮元君。

次沈次谷咏文禽韻

翡翠飛南海，凌風近石苔。蘭若如有意，燕雀慢須猜。頻發蓬瀛想，閒窺洞壑開。唯應依彩鳳，冲

涇林詩集

卷二

五

舉集靈臺

中秋園亭燕集

海上瞻秋魄，林間款夕賓。對賢依菉竹，戲鳥入清蘋。桂馥浮三徑，山光集四鄰。共君蘿閣坐，應惜歲華新。

秋夕雨

耿耿月將黯，離離雨漸聞。秋聲生苑葉，涼思入樓雲。槐穎金全墮，蘭抽帶未分。虛庭蛩蟋蟀，爽響似離群。

樓中遲月

不愁明鏡上，其奈紫烟生。桂闥香初滿，蘭臺暑乍平。明河看清淺，列岫望縱橫。三五星光爛，南飛鳥鵲聲。

九月七日雨

林俯門常掩，城飛葉自涼。濛濛秋雁斷，淅淅暮川長。節屆先風雨，愁牽失稻梁。良宵胡不寐，曾是憶遼陽。

八日霽

川靚霜霞色，烟飛蘭竹籠。流颺峯蕩碧，初照葉絳紅。自擷茱萸佩，長謠蟋蟀風。猶餘孟嘉興，飄情翠微中。

宅邇崑巒九日以疾不克登遊

枝鳥移丹壑，秋聲到上方。踈雲澹中野，微日曛重陽。谷暖蘭倚彩，亭霏菊逗芳。紫岑虛往眺，不染孟生狂。

九日景明樓借客翫月

言有樓西月，梧生面西陰。簷間花裏露，峯外鳥

歸林場圃方登稼亭池但弄琴青霄芳興洽竹
聽綵鸞音

池上芙蓉秋深未開

每與丹蓉約頰窺吐尚遲遙憐池上艷空結檻
前思點點踈螢度冥冥密陰垂春華自挑李慎
莫惋芳蕤

酬楊子貺遷居之作

小隱住橫塘相看隔水陽片雲常近檻一葦亦
堪航掃逕蘭言集開尊蘿月涼玄經如可貺紳

灑林詩集

卷二

七

珮自能將

月夕

羅陰被秋渚芬閣此扶搖皓魄凝鸞筆朱華昵
鳳翹霜鳴臺上葉雲落樹中潮何處聞淒唳鴻
懸一水遙

留客

疎林散秋影片片曙雲高小晏行雞助運杯泥
蟹螯沒瓊分漢楚倚玉藉劉曹騰有雙青桂淮
南底用招

行
卷二
七
偏

酒次有謨粟里杜陵之貧者感賦

秋酌丹蓉渚聞談亦可悲自必罍裡粟誰公
芳綵又藻俱神品風流信我師
鴻竟何施

晴適

灑林詩集

卷二

七

身外無餘事爐邊高枕宜羲黃那可見巢許幸

相知澹與雲俱遠閒將水日澗門簾苔竹靜初

日止遲遲

客至

中冬風日媚脩脩開竹林故人川上至蓬發各
中音葉落隨杖雲飛隔斷禽巾車遽言返峯
入半溪陰

草堂夜集次韵

萬壑濤初靜孤琴川上聞竹林含綠水楓葉

蒼山萍亂鷗難臥，峯寒秋易攀。應留松際月，獨
送子雲還。

贈顧懋仁懋儉 有序

承劔閣鷺湖招集于溪堂，忽憶雍翁總
角竹林之雅攬，跡如存依依慨歎矣。二
公瑰材秀質，咸以鴻詞麗藻克紹其家。
聲龍躍雲津，鸞翔烟閣，不我誣也。爰賦
短篇奉酬雅贖。

華楹啓文燕鶯代有，雙龍瓊瑤瑤臺秀機雲洛。

溼林詩集

卷二

无

石

下逢山川抱靈氣，尊俎挹遺蹤。少憶攀龍日，溪
蟠雪後松。

忘歸亭次韻

林容合清淺，泉上嫋虛亭。峯盡鳥留白，烟寒蘿
習青。休文園獨引，郭子象俱真。唯羨閉關者，流
連任醉醒。

宿東園

一自東巖卧，休誇出世氣。坐驚飄白日，眺迥挹
飛雲竹。色寒非梅樵，陰黯獨聞擬。同中散意鍛。

處狎論文

冬日早興

七澤連三浦，寒威襲褶衣。近山皆映戶，曲水正
當扉。朱實經霜驪，青蘿帶鳥飛。軒窓明可拭，藜
食願無違。

客至

城裏何人到，松聲間履綦。冬逢今日雨，花長昔
年枝。橋影斜侵漢，峯陰半入池。間來倚霞石，強
為客題詩。

溼林詩集

卷二

辛

閉

博父過宿山中賦贈

園中時下榻，蒼蒼荊扉竹。沉月將上燈，搖禽
暗飛。江山臨永夜，蘆羽動清輝。言有蘿泉興，頰
來卧釣磯。

至夕偶憶前歲夜泊濠梁有賦

憶昨陽回候，河關旅思搖。帆歸雲掩樹，人語月
平潮。蒯北鴻初引，淮南桂未招。寰區有淹泊，離
阻恨迢迢。

春日賦得金山送顧文學北上

千岸桃花雨春帆古步飛潮生金繞寺霧卷玉
為扉温室瞻彌切蓬瀛思不違 聖君方駐輦
寧新諫書稀

草堂宴集和韻

林皋沐春雨卉木何森森偶同紫烟侶共對青
蘿岑泉聲蕩梅影綺語披關心攬君瑤華什三
復義逾深

九日集春陽署

洵美逢嘉候溪田卜築幽花臨三徑晚林送百
涇林詩集 卷二 五

蟲秋水暝霏俱濕霜晴禽欲留投替憐此地蘭
柱亦忘憂

是日集顧氏山園

倚樹臨泉水隨霞上礧梯山風吹佩蕙斗酒咏
蒸藜賓主皆仍昔風光耿不迷襄陽雲石好何
似紫巖西

偕客山中步月

碧靄隨陰盡登携皓魄同樓窺雙樹杪雲約一
峯中浙浙簷垂竹依依澗度鴻晤言山水室况

復此時逢

垂綠軒

瀦水自成碧晴霏浮竹淥簷寰虛沉影樹避曲
垂陰箕穎積真想濠梁非遠尋時沿花逕入霞
岫一窺臨

林集晚歸

卅年車馬跡閒至始知閒坐石連秋水開林來
遠山禽投雙澗下谷帶片雲還留待城烟起立
園但掩關

涇林詩集

卷二

五

秋日登垂綠軒

城陰結芳野孤閣瞰澄灣藤隱魚常見林虛鳥
獨還秋光池表石花氣竹中山會得臨淵趣悠
然心自閒

負暄

竹館寒威動温然反似春林棲懸國士簷曝寓
皇仁倚樹山凝翠開簾鳥近人授以遊比叢多
少薛蘿身

良宵

良宵空對月惆悵不勝愁已映蓬萊階方懸杜
若洲迢迢銀漢濕脉脉玉空流會有蕭條影相
將共倚樓

春日登張少峯樓湯賦

檻外山橫翠懸知不負山扁云不負碧山故云春雲尊裡

度夕鳥鏡中還夙昔金閨契同違玉筍班獨憐

高世志猶復向人間

次張少峯山園燕集韵

里間頻出入誰復識袁綵忽訝林中約翻疑谷

連林詩集

卷二

五

金

口窺梅開春樹徧峯吐夕陽奇言有扁舟興難

忘剡曲期

山園觀雪

雅興臻池閣庭陰敞四堦瑤峯空外濕琪樹望

中遺隔竹歸人杳穿雲出鳥遲茗烟猶斷續林

谷正逶迤

耕樂為石二尹賦

若問林間樂無踰萬石君一竿宜釣月千頃獨

耕雲別駟何曾視投珪詎肯分欲徵先世澤乳

始見雪和張仲立

韶光到竹扉陽春豈無意白雪故

相依細逐除風入輕疑柳絮飛由來人和寡知

月謝玄暉

春日閒居

飛絮滿春城窺園綠自生幽禽啼淺樹遲日共

虛亭竹刻山人貺苔侵石友鉉端居多厚幸無

術答王明

連林詩集

卷二

五

東

秋日志歸亭對雨作

逃暑映修林涼颼已可親雨歸巖際鶴花近水

邊人樹藝時方重圖書與轉新定知霞石裏飄

灑一飛塵

宵紫霞丹贈二客

風清露冷高臺名花捧日開遙疑青鳥度却伴紫

雲來玉影連三樹抽玄憶二枚慙非金谷燕多

是亦山頽

連林詩集卷二

周太僕六梅館集第二卷目錄

七言律

送參軍姚鳴治入楚

贈別年友趙敬孺

秋陰

朱時言示有懷之作輒奉答

感懷

石溪

送顧子赴上林監

溧林詩集

卷三日錄

贈吳訓術

郊祀候 駕一首

奉送少宰亭溪先生省覲還鄉

奉天殿退朝

送支孝光倅涿州

方塘

春日送黃司府還崑山兼寄王內翰

雨

上巳朝天宮觀牡丹晝雨忽霽

閏月遊水頭諸寺

邵氏池泛舟

寄泰安守許子春

送朱懋愚之金陵

至紅門瞻對 諸陵

攀松崩雪恭覽 七陵山色

登拜 獻陵

借於憲使集五華臺觀射

寄皇甫子循謫黃州

溧林詩集

卷三日錄

興國寺蚤秋

寺居秋思

懷潞安郡伯

三角淀中流作

成都

送呂藩叅北上

家弟子玉書至寄答

峩眉山中懷允虛巖山人

寄黃溪子

蓬州省院登樓縱目次督學盧思邵韻

早渡嘉陵江

三溪鋪曉發

江上送客

贈范徵士

合州省院觀新燕

齊居書懷浩然歸興二首

送潘憲使赴山東便道經吳

春夜偕群公集成都城樓

涇林詩集

卷三目錄

三

料

富順省院望隔牆脩竹交蔭林樾知是左

溪謝郎中隱居

雨中簡謝郎中左溪

寄南都刑部郎中蔡子木

陸叅孫萬里貺劄作此奉寄

觀梅

了頭寺寄楊憲使

王黃溪書至知得雄志喜

出成都西門感賦

校士還成都聞僚友城西觀梅再用前韻

送客還吳門

集惕菴別業奉謝

夏日集相國顧文康公西園

執秧了游山麓

贈郁徵士

穠郊即事

書齋穠夕

早春林間偕客散步

涇林詩集

卷三目錄

四

次人光祿九日登高韻二首

和沈二槐邦伯九日登山

穠日閑居忽枉石川得孫詩篇湯次奉答

次韻壽方改亭重陽後一日

集翠微閣

遲暮坐詩四首次朱山塘韻

古婁徵士林居冬集次韻

送禪僧還趙靈寺

送王比部讞刑江北

五華寺宵集贈沐光緒昆弟

即席贈禹同山人張愈光

同胡藩伯賞山茶月下

送顧使君還吳江

貽沐光緒

班姬團扇圖為揚太史賦

酬余憲使

送禹同山人還永昌

贈錢徵士

袁州晚眺

分宜道中

新興道中

途次感賦

將至滇中

遊太華寺

早渡碧鷄關汎滇池望太華寺

女翠對月忽爾懷美

至華嶽

涇林詩集 卷三目錄 五 女

沙橋驛

小孤山

榆城有懷

雨後登樓對點蒼山覽眺

榆城閱武

懋龍尾關

長至瀘洲與丘鴻夫燈下話舊贈別二首

登大竹九盤坡感懷

白帝城西觀欽絕石

春日夷陵寓目

次劉憲長贈別

還次巫山作

白帝城覽古

巴東館晚坐

絲居秋興

借楊太史集紫房洞作

逢雪懷升菴

杭思舜理晉州牧政

涇林詩集 卷三目錄 六 車

九灣舖早起喜晴將至歸州作

玄埧道中聞鳥呼春去感賦

秋興

登樓

暮春臨湘驛逢陳雨泉憲副話舊時陳將

赴洛陽二首

望宮牆中翠柳感賦

送王比部留都

憶同野伯父因寄子桂子王二弟

溧林詩集

卷三目錄

七

山中即事

湯輿

山園宴集顧茂仁辱示嘉篇湯次二首

秋雨後郊居作

芳絲對菊

訪徐師不遇庭中葦竹可愛湯賦

贈俞仲尉

贈隱士

五言排律

芝山十四韻

登拜 茂陵 泰陵贈同祀

秋日登馬鞍山次石川韻

酬周廷尉于岐

再登泰陵

偏橋山行喜秋靄漸霽

沈次谷八表

紫螯篇

七言排律

溧林詩集

卷三目錄

八

秋千咏 有序

五言絕句

芭蕉舖

董道夫別後感懷

憇白沙驛

巴東謠四首

渡淮河

題武昌署壁

六言絕句

僊池

夜泊百花洲

七言絕句

送客出都門

半閑

贈丁別駕治兗州安平鎮二絕

途次有懷

自南木至蓬州夾路栢栽不絕云是董知

州植

涇林詩集

卷三目錄

九

寄示泉兒

得穀兒書

盤龍山

大慈寺偕憲使論禪次韵四首

薊州旅次

遵化道中

院判顧君生子

橘洲渡

馬鞍山

將至板橋驛

雨中望桃川宮

古城阻風

宿古城

甘笄山

憶滇南三首

涇林詩集

卷三目錄

十

涇林詩集卷三

東晉謝靈運木涇周復俊著

西蜀太史升菴楊慎評選

同邑文元渠池張文柱校

七言律

送參軍姚鳴治入楚

秋風九月白雲稠
忍別臨岐生遠愁
朔漠雁飛冰未合
潞河月出水爭流
珠璣錯愕芙蓉幕
洞浦迴環杜若洲
漫憶公餘能散帙
漢陽東望一登樓

登樓

贈別年友趙敬孺

帝城遙遠結層陰
銓署游翔遠鳳心
麟角鳳毛天下瑞
陽春白雪郢中吟
憐君茂秉冰霜節
對我如聆山水音
落日苦催原上別
長謠單父獨鳴琴

秋陰

千岸芙蓉夾翠微
江樓唵眺靄秋暉
雲來碧殿浮浮合
鳥識青山緩緩歸
東逝波濤應有壑
西

屯將士豈無衣 皇心正抱安邊憶 青海原頭

飛騎飛

揚評 清婉有致

朱時言示有懷之作輒奉答

初冬旅卧詩憐減忽枉新篇比擲金二鳥抵鷺
鹿夢香雙魚欲寄故園深流杯滂撫青雲興倚
劍悲歌白日陰行樂何時空谷底碧山苔竹子
能尋

感懷

涇林詩集

卷三

二

起

憶昨辭家淹帝鄉
北風催雪邊雲黃
看花一日不須醉
擊楫萬里那相忘
吳郊淮樹久寂莫
鳳毛猴腋何紛茫
千金試買紫騮馬
遼水欲渡愁無梁

揚評 似杜公吳體

石溪

石溪隱者不可尋
溪上唯有猿鹿群
已聞漱石白齒齒
便擬泛月青沄沄
幾家同對秋岸雨
一竿獨釣春湖雲
登謂山川淪紫劍
抵今霄集

玄纁

楊評 字字佳

送顧子赴上林監

樓前祖席接金門樓上吹角飛雲晴曉路漫驂
沙苑馬春池偏就柳條鶯參差卓色送連嶽宛
轉河流近遠城何用分携倍悽悵五龍雙闕是

神京

贈吳訓術

盧龍雪後寒烟積送客還輶鳴玉珂雙闕瞻雲

灤林詩集

卷三

三

新太史二儀觀象古義和可堪春色迴河嶽肯

向江干偃薜蘿故國湯馮楚淚眼郊林回首白

雲多

郊祀候 駕一首

金殿傳呼闕紫扉爐烟縹月迥清微旌來不覺

雲侵樹仗旒真憐雪點衣玄酒色分華露濕出

鍾風正管灰飛郊成况是逢殊錫預擬 天心

且弗違

揚評 典麗

玄纁先生詩觀還鄉

碧柳陰裏玉駟鳴巫峽江頭烏鳥聲可憐樹酬

鍾鼎養三公應似羽毛輕導鴻遠排明霞色孤

鳳高竊紫閣晴九月關河懸白露監與擬傍浣

化行

奉天殿退朝

紫殿鸞迴徹曉鍾絳霞澄彩月溶溶橋通玉液

流千轉城捲朱旂影百重北極河山懸日月中

天雲兩腋蛟龍群工退食皆康濟正想 先皇

灤林詩集

卷三

四

五首

秉鉞鋒

揚評 雄辭麗藻稱題合作

送支孝光倅涿州

驪駒雪暗川亭接涿鹿城荒汀樹環西華昔曾

瞻日月南州終自憶雲山雙峯影抱溪聲入孤

館春來草色斑流水游龍車馬地踈簾清簾許

誰攀

方塘

方泉泉上憶魚鱗梓棹蘭杯邀遠山鏡裏鳥魚

猶上下枕前雲石故潺湲樓陰倒映青霞濕林
影徐開紫霧還玉樹亭亭送春色玄洲宛宛落
塵寰

春日送黃司府還崑山兼寄王內翰

初春風雨花冥冥長安送客含春情垂楊盤馬
沙草短高樓度燕梁雲輕僂掌露承日華動瀛
洲風轉波流清為寄紫峯王太史何時雙鵲躍
滄溟

楊評 點綴嘉絕

梁林詩集

卷三

五

科

雨

春雨漸熾風不微昨過清明還掩扉僅奴擁裘
習冬卧燕子出檻尋花飛黃河奔崩愁旅食紫
極悵望垂裳衣孤雲盤蹙勢轉急稍聞還引鷺
鷓歸

上巳朝天宮觀牡丹晝雨忽霽

上巳尋花拂紫輪瑤宮綺萼縮芳春稍驚雨亂
疑難狎轉覺雲晴益有神天上韶笙從自沸林
邊鷺蝶似相親清壺暎竹淹朱紱閣日坡烟野

興新

閏月遊水頭諸寺

地主憐春呼出郭天王此月乃居門攀雲不覺
林泉動隔竹渾疑臺殿翻何寺鳴鍾人語散有
時飄檻杏花繁騰烟莫妬枝邊燕陰月宜捫石
上猿

邵氏池泛舟

公子高亭裊烟霧玉壺置我蒼波中鶯踈燕狡
無時入漁響樵歌何處通日落清洲天宵窅松
涵虛閣雲玲瓏塵襟鑿此宛可滌迴舸恰遇桃

梁林詩集

卷三

六

花風

楊評 清新

寄泰安守許子春

東極峯孤日月生千巖松栢舞青其常熾嶽兩
臨杯落却有林鳥繞蓋行思入滄溟紫巖深秋
殘刁斗靜高城遙瞻碣石浮雲甸渺也霞彩
風鳴

送朱懋愚之金陵

天門晴雪碧雲遙南下珂聲苑外驕冰蘂昔傳
京北府山河終對紫宸朝梅花水接鳥衣巷柳
樹灣深朱雀橋回首秦淮江上月不知何處聽
吹簫

至紅門瞻對 諸陵

彤闈金節靜雲宮貝闕鸞車黠黠中澗水泠泠
龍帶雨寢園寂寂鳥呼風千門縹緲丹雲起萬
象昭蘇紫氣通圻峽高濤驚始見西來山勢結
文虹

漢書詩集

卷三

七

楊評 韻調鏗鏘動人

攀松踞雪恭覽 七陵山色

碧城寒月曙光收惟見蒼雲石上浮風嶠雪柯
迴鳳閣金輿寶馬隔龍湫遙瞻北斗塔靈氣自
有西郊拱帝丘紫翠萬層千古色黃河南指煥
天流

登拜 獻陵

龍湖髯遠莫能攀玉魄虛無掩霽間千載帝
王羸此宅四更鍾鼓動諸山霜飛翠幄掌瑤艸

蒼蒼具湧玉關枝露無聲海月靜上方

五車選

楊評 雄環之章

借於憲使集五華臺觀射

秋臨春氣迴高臺繡帷團雲映水開金馬碧鷄
山下見鳴鳩乳鷺柳陰來長原部曲依方入小
隊笙歌喚騎催况是青霄鸞鵠侶不辭較獵夜
深回

寄皇甫子循謫黃州

漢書詩集

卷三

八

蕭蕭江岸憶離群千樹鳴蜩不忍聞秋至漢陽
愁外迴人經吳苑望中分香楓古驛逢寒雨苦
竹高樓對暮雲知爾南遊多逸興定將文藻贖
湘君

興國寺蚤秋

水邊朱閣壓秋雲天畔孤亭鴻雁聞笑隱金門
非避世靜依蓮社亦離群山公有意交中散謝
傳何能護右軍車馬不來涉徑空林惟有水
玄文

寺居秋思

野殿烟霞溪日晴竹堂偏惜午風清漸漸秀麥
初飛雉宛宛垂楊不避鶯天畔白雲遙悵望水
邊黃石久逃盟拋書暫爾何超忽幽夢虛無繞
赤城

懷潞安公郡伯

潞灣烟寺住經年往跡芳菲亦可憐古殿僧閒
乘月訪曲瀆雲靜據梧眠俄驚狂虜驕鳴鑄况
復良家怯控弦十月冰河沙月苦傷心頗咏采

澤林詩集

卷三

九

徵篇

三角淀中流作

東征三月瀟長川汀渚芳菲接遠天冉冉鳥飛
霞外盡依依帆影鏡中懸桃花隔岸漁舟暎蘆
笋穿沙水市連東望滄溟凝紫霧西窺碣石鎖
蒼烟

揚評 情景俱到

成都

三月成都桃李烟高樓十二俯晴川相逢萬里

橋西路恰有百花潭上船柴門掩映家
石
澗逶迤處處泉獨有武侯祠樹古翠虬千尺倚
雲邊

送呂潘峯北上

芙蓉城渚颺僊舟三月鶯花想 御溝白雪翻
翩傾漢苑青雲裊裊動梁州我眉月出峯初見
漣口春分水自流碧草無心徧川谷想思幾度
隔瀛洲

家弟子玉書至寄答

澤林詩集 卷三 十一
萬里書來思欲騫劔門斜眺倚江煙孔公座上
賓常滿阮氏林中叔更賢一飯又慚吾未報三
經真賴爾能傳蒼峯翠木浮溪館清夢無時到
竹邊

我眉山中懷兄虛叢山人

芳名海內日氤氳龍龍為姿擬不羣醉卧山中
歌木客榻來床下禮桑君漆園傲世綠秋水勾
漏携家為白雲小弟我肩弱新月松巖長嘯不
相聞

寄黃漢子

擬憑秋水縱雙魚百通開函思有餘快觀得雄
王氏帖更誇聯璧夏侯車緬懷泉上淹尊俎
懣花前薦薄書遺賦詩篇太清切瑤潭流月綺
窓虛

蓬州省院登樓縱目次督學盧思邵韻

靜倚危欄百尺岑朔煙羈思若為禁千秋朱鳳
當欄舞十月寒螢繞砌塗木落山川容雁入水
空樓閣任雲侵瑤華采擷何由贈三峽波濤朝

韻深

卷三

十一

早渡嘉陵江

嘉陵江上水如烟斜月中流映來蓮雲影隔簾
星欲動渚文漪石樹猶懸百年行役愁多病萬
里携家夢益牽對岸芙蓉紛似錦却疑身寄少
城邊

三溪舖晚發

太白夜發三溪向三峽即此

千峯飛葉晚初晴石磴新寒傍雨生積霧捲林
籠日彩隔山吹角斷鴻聲常塗杜甫羈愁劇多

病張衡幼慮輕惟有匡時心未已稍聞胡馬尚
縱橫

江上送客

杏花三月雨初肥客路歸旌繞翠微江上蘭舟
如有待山中瑤草莫相違瞻雲湧卜東臯樂望
日頻隨北雁飛芹曝由來獻天子百年桑梓藉
光輝

贈范徵士

昔聞山水仲長園今見柴桑元亮村負耒永懷
塵外跡揮毫惟有竹中言花溪山徑飛春鳥雲
滿江潭落夜猿千古鹿門高興在擬將心事訪
真源

卷三

十一

十一

十一

合州省院觀新燕

簷間新燕乳初成入戶窺簾了不驚已逝乍逢
還頡頏將柄猶舉故輕盈巢邊吐哺恩方切堂
上呢喃語漸清料得秋來多態度穿雲掠水恣
天行

齋居書懷浩然歸興二首

北山惆悵獨離群
紫槿紅蕖空復芬
病起客愁迴日月
晚來秋思足風雲
鶯園漫憶雙飛侶
龍閣時瞻五色文
莫道爲儒無一事
隱囊常對碧江濱

紫菊垂綬白鴻鳴
落木驚蟬透晚晴
殮徹水邊霞欲坐
歌殘林際月還行
園禽莫惋春英萎
海若徒矜秋岸盈
聞道靈峯有鸞室
定隨烟侶聽吹笙

送潘憲使赴山東便道經吳

蘇詩集

卷五

五

竹栢蕭森夜氣清
野堂送子江風晴
青天雙槩烟霧入
白晝三峽魚龍驚
南國共傾黃叔度
西洲若遇嚴君平
相看萬里歸未得
吾廬縹緲秋雲生

春夜偕群公集成都城樓

春城日暮起歌鐘
城樹霏微暎遠空
簾壓歸霞妨鳥度
月含虛閣借烟籠
江聲靜轉芙蓉渚
蘭氣晴連柱宇風
共惜芳遊宵未歇
不疑繁露滴梧桐

富順省院望隔牆修竹交陰林樾知是左

溪謝郎中隱居

黃鸝翠竹謝家莊
只尺佳人渺一方
地迴百年輝草木
風清六月灑衣裳
白駒皎皎迷空谷
落落月盈盈滿屋梁
莫訝相過未相識
江湖魚鳥貴能忘

雨中簡謝郎中左溪

江南五月愁霖潦
巫峽西來雨亦頻
已覺濤泐連洞浦
更疑烟霧渺江津
采蘭未敢思公子
看竹應須問主人
獨羨君家雙乳燕
衝風不倦往來身

蘇詩集

卷三

古

五

寄南都刑部郎中蔡子木

美人南去幾何年
巫峽傳書雁影翩
袂自違丹禁近
分曹惟許碧湖連
烏衣巷口花爭發
白鷺洲西月更妍
怪得僊郎詩思苦
六朝臺榭有飛烟

陸參孫萬里貺劄作此奉寄

高樓延眺思依依
彩筆凌兢羨陸機
學道已成

龍虎氣達人備著艾荷衣官曹謝客唯雲卧羈
夢傷秋共鳥飛碧草江潭搖落後王孫慚負未
能歸

觀梅

勾領春風到草堂幾枝瑤蕊靜年芳烟銷故逞
空中相月沉潭疑水次粧吟倚南樓誰弄笛笑
巡東閣更移觴應憐檻石流清影莫恍亭池有
隕霜

了頭寺寄揚憲使

溱林詩集

卷三

十五

明

江城三日逢玄度磊落襟期何太真隔岸樓臺
方亦甲經冬桃李賽青春關西事業環初夢洛
浦風雲賦有神山寺題詩重相憶何時雙鯉到
江濱

王黃溪書至知得雄志喜

三巴鴻雁真難至忽有雙魚到水濱千歲蟠桃
今結子九苞靈鳥自成文于公世德誰堪比王
氏風流總不群此夜西樓光燦爛碧山佳氣正

寫真

出成都西門感賦

細草秋泉滿路生若為西郭聽蟬行門連古樹
朝霞紫日隱高峯晝霧青江鯉捧書何日報塞
鴻聞笛向人鳴初涼歸夢雲霄外彷彿踈鍾下
紫清

校士還成都聞僚友城西觀梅再用前韵

未識城西舊草堂遙憐香艷倚孤芳棲遲酒伴
非吳市綽約僂姿是楚粧竹裏斜陽迷綺騎水
邊殘夢憶瑤觴省郎閣外多餘興城月霏微轉

溱林詩集

卷三

十五

明

夜霜

送客還吳門

秋來江上見青山渺渺孤雲自獨還豈是蒼茫
歌蜀道即看迢遞出陽關鷺停翠竹難爭秀鷗
立滄溟詎似間吳苑儘贏黃綺伴若為巖谷待
躋攀

集惕菴別業奉謝

綠醕初開曲沼濱樓臺低影碧粼粼山中桂樹
思公子水上梅花映主人已覺迴風驚白雪乍

疑流水沈清壑
言見日知無盡竹
裏相過不厭頻

夏日集相國廟
蘇公西園

綠野堂西隱
碧城畫欄凝
眺不勝情澄
潭翳竹秋
教發曲徑
倚蘭暑氣清
蒸局未能忘
謝傳風流
今復見玄成
十年游跡真
萍梗此日林
園聽

轉鶯

秋狹了游山麓

經旬不到子城西
長夏郊園萬景非
行變竹林

卷三

七

七

七

蓬石坐望窮
窮處送雲飛
陰陰碧樹藏
溪鳥短

種青棘
棘木非何事
征軍驚南土
頻年立豎興

多遠

贈郁微士

城隱汀洲水鳥飛
孤村靜柴扉
葦花祠屋

居偏近
秦洞桃花路
已微隔竹
茶香疑客至
橫

塘潮滿見漁歸
莫嗟天馬
言疑晚架引
詩書願

不違

魏郊即事

涼颼裊裊拂青柯
盡日江流迴不波
燕去獨遺

秋色在鴻飛
偏傍暮雲多
蘭洲送客留
連影竹

喚題詩款乃歌
已是人間蕭散地
若為花下一

漁過

楊云 留連影易作
參差吹何如

書齋秋夕

竹裏新涼雨
後歸槿花庭
榭晚輝輝
窓虛燈影

連螢度木落
秋聲帶雁飛
塵事幾回傷
客夢雲

山遙欲振朝衣
非關露葉侵
階冷朗月通
宵傍

卷三

六

六

紫微

早春林間偕客散步

二月鶯啼春思深
萬家烟柳半垂陰
流雲漸見

縈青閣
旭日初驚閃
碧林漁父浪
中渾不語海

童川上
若為嗟知君
早悟嚴平訣
嬾向蘇門學

鳳音

次弘光祿九日登高韻二首

槐陌浮雲傍翠微
茲辰踈旭淨朝霏
三山莫恨

扶枝遠
九日初驚菊
樹稀洞裏烟
霞僊客醉城

中樓閣水禽飛
紉蘭他日還乘興
笑插茱萸帶月歸

重陽命駕升吳嶽
竹裏鳴珂晚思催
詞客乍遺青玉案
僊家時進紫霞杯
孤峯抱葉烟光度
雙塔浮空月影來
唯有高人雲閣上
吹藜塞菊獨遲徊

和沈二槐邦伯九日登山

常年九日長為客
病裡還驚久別家
積雨山川秋更好
採雲樓閣晚偏嘉
芙蓉沼上迎新雁
琥珀杯前送落霞
嚴菊未舒階月冷
贈君惟有折

涇林詩集

卷三

十九

雜華

秋日閑居忽枉石川得孫詩篇湯次奉答
深樹城邊野鳥啼
采芝閑傍水雲居
青山獨往忘携杖
白髮遥憐憶倚閭
季札觀風千載後
長卿多病九秋餘
握蘭又見汗芳訊
滿紙煙雲愧不如

次韵壽方改亭重陽後一日

秋宇烟澄萬木蒼
重陽剝度菊猶黃
初筵已見

浮僊醴曲水
渾疑沉羽觴
謝客塗踪凌海嶠
韓公文藻扶天章
趨陪謬忝余生後
常得絨題過草堂

集翠微閣

蘭閣朝暉涵遠山
千門草色望中閑
丹臺影圻飛烟外
碧瓦寒輕列岫間
僊梵隔雲香裊裊
梟陽林攀磴鳥關關
下方亦有青霞路
風馭冷然控鶴還

遲暮吟詩四首次朱山塘韵

脩竹鶯啼曙色寒
碧梧葉落靜盤桓
故人天上書恒絕
漁父壇邊禮更寬
露裊江潭蘭葉靡
風輕山館桂枝團
春園亦自紆幽興
細數飛花獨倚闌

江村長日咏加飡
閑弄滄浪一笑懽
沉沈揚舟絲作綉
糾糾葛纒竹為冠
刷毛鴛浦聊同潔
寄足鷓枝敢自安
忽報行厨深竹裏
玉盤銀甲蔗漿寒

秋色江樓正渺茫
丹蓉搖落錦雲荒
亭亭桂樹

入千里漠漠蕪葭水一方久矣逃名非藥市偶
然栖迹自茆堂臨歧有淚還堪笑投閣何能祇
獨傷

江城冰雪夜啼鴉起傍簷梅月色賒蒼狗白衣
何足問高臺曲沼轉堪嗟詞章燦爛慚無草楛
筆峻嶒夢有花擬向魚鳧訪僊卜不知河漢倚
靈槎

古婁徵士林居冬集次韻

馬鄉多病祇閒居忽枉韋家五朵書舍北浮雲

溧林詩集

卷三

五

窺曙棟階前脩竹舞寒渠琴尊擬對三花樹圖
史驚開五犢車歲晏素芳遊子興江山曠望楚
天餘

送禪僧還趙靈寺

暫依蓮社遠南還蘿室烟霞憶舊攀曉度關河
隨白馬春回岐路識青山江村古寺斜陽外香
閣殘經獨樹間官思茫茫何必問滄波惟爾共
鷗閒

送王比部讞刑江北

崇朝雷雨釀新晴解僊郎蒞辟情太乙星躔
尊執法中秋月色艷歸程霜飛薊北鴻猶少木
沿滄南水漸平豈是尊鱸盡志却頻宵鄉夢遶
足

五華寺宵集贈沐光緒昆弟

仲冬雲日五華新寶地鳴鍾醉夜宿淥水橋明
蒲結馬高城木落月邀人卯公翰墨篇篇美謝
氏芳菲樹樹均誰信南中花候早絳桃先暎水
邊春

溧林詩集

卷三

五

即席贈禺同山人張愈光

漢苑梁園柰若何碧鷄金盞竟嵯峨才臣暫與
采芳去公子翻愁落木多風弄苑鶯音並入月
移枝鵲夜將過人間豈必淪三島澤畔應憐賦
九歌

同胡藩伯賞山茶月下

雪迎烟拂曙開綺林真見五雲迴靈葩愴隔
猶鸞殿詞客欣連戲馬臺漏靜玉珂霜外度停
金瑄月尊來江東花市上意當為爾

色催

楊評 似初唐風韻

送顧使君還吳江

商峯秋雨忽離群金馬關前獨送君楓落吳江

猶度雁月明湘浦正逢雲林遊未悉朱方美藻

譽端期紫極聞憑寄江城倚門者東歸三月杏

化芬

貽沐光緒

物外逍遙又對君竹林瀟灑最能文高堂月魄

纏林詩集

卷三

三

程

流冬彩獨樹花叢縞夜芬一曲霓裳難載聽九

疑瑤瑟豈常聞江山湯倚青尊興日月空淹白

鳳羣

班姬團扇圖為楊太史賦

明月團團照綺幃流蘇百尺吐葳蕤自是裁鴛

羞越女若教帖鳳懊吳姬芬芳未拂芙蓉面仿

拂應銷楊柳肌莫言江上歌桃葉常願樓前倚

桂枝

酬余憲使

人日風光漾暖隄昆明園眺柳烟齊頰朝霞色

澄霄外幾處鶯聲到水西青草苔空春謝客碧

簾花靜晝聞雞憐君為有瑤花贈戶外何緣聽

馬蹄

送禹同山人還永昌

柱促冰絃不忍彈昆明秋色與誰看停杯海上

歌朱鳳認鸞雲中翳紫鸞郎署蕭條滇水冷江

梅蕊暹暮天寒憂時獨把公陵咏千載深期興

未闌

纏林詩集

卷三

三

章

贈錢徵士

太華峯高高出雲雲為基履月為身流連飲竹

嘗非晉莛再尋桃不避秦九籥五枝曾問訣玄

珠蒼水舊通神紫扉况復倚蘭畝高卧皇羲莫

計春

袁州晚眺

宜陽城闕標南紀東指關河霧雨深曲水風懸

萬里色高臺日下九秋雲霜橫峯柳披青羽露

范園花炫紫金江草銷魂憑對酒海雲迷望倚

鳴琴

分宜道中

十月霜華汀樹稀
竹林雲影半含輝
落落疎花珠結佩
盈盈嬌鳥玉為衣
山中霞舉千巖靜
峽口林開一水微
遐眺獨親沙上雁
出群應羨爾能飛

新興道中

夜郎山岬鏡奇險
路轉新興戀物華
處處松筠臨水石
溪溪魚鳥帶烟霞
情悰自愧非玄晏
風景真疑是永嘉
龍角城闌遙萬里
青春回首隔天涯

涇林詩集

卷三

十五

五

途次感賦

春盡南中草木賒
寒悵隨處見奇葩
峒丁出箬常牽犬
溪女穿萍共採蛙
橡葉覆田將布穀
松毛燒地欲栽茶
致身霄漢慚無術
獨對青山感物華

楊評 切於風土

將至滇中

行盡天南數月程
汀洲烟草不勝情
山連越嶺原多險
雲至昆明始放晴
縹緲碧雞迷曉望
差池玄鳥度春聲
尉佗久已甘臣漢
杖劍重來愧陸生

揚評 結有意興

遊太華寺

清秋閒沆積波搖
疊嶂封雲磴轉賒
入寺鍾聲含宿雨
暎階松色迸朝霞
深窺碧葉猿垂澗
欲下澄潭鳥逗花
高棟踈簾聊騁目
忽驚漁唱海天涯

涇林詩集

卷三

十五

五

天沙

早渡碧鷄關汎滇池望太華寺

銀潢斜拂碧鷄關
月過中秋尚可攀
華頂烟霞空繞寺
海心禾黍亂侵山
鳥飛縹緲屏前度
棹倚分明鏡裏還
廿載風塵憐往蹟
憶同僊侶駐澄灣

安寧對月忽爾懷吳

芳宵華月駐連然
忽憶江皋數畝田
花徑風微春度鳥
松巖雲白夜聞泉
謝庭群從多英妙
吳

史篇章總入玄金馬旅遊非不樂欲排閭闔乞餘年

揚評 篇章流麗自足傳矣不必在字句之

奇

至楚雄

楚雄巖壑漸逶迤杖劍南行日未西銅柱由來分地險玉關終信與雲齊兜零不動烽常熄城闕初臨樹欲迷何處汀洲凝望遠澹烟芳草共萋萋

梁林詩集

卷三

七

明

揚評 情聯興逸結之妙者

沙橋驛

四月沙橋蟋蟀聞已知炎候乍氤氳千岩草色連朝雨萬木泉聲落暮雲星入益州天更遠風觀瀛載地中分王陽弭節邛徠阪懷古應知愧此君

小孤山

小孤山下雨聲稠四月凄其擬進袞剝木引泉過別澗因巖為室代層樓系陰抱積我秧早簪

口封羊塞麥秋贏得蒼江多異景停車聊復一神遊

揚評 妙於言風土

榆城有懷

清秋何樹不流陰况復蛩聲客裏聞鷺嶺西來城似月鶴橋南去水如雲具具木葉烟中見隱隱漁歌島外分獨倚高樓望梁益青霄黃鶴悵離群

揚評 宛然杜韻

梁林詩集

卷三

三

雨後登樓對點蒼山覽眺

千巖萬壑盡鳴泉香谷蘭峯浮遠天黑水微茫通蜀國紫城迢遞紀秦年風吹玉帶遙疑雪日閃金波近染烟鳥道攀緣如歷井蓬壺東眺轉悠然

揚評 工綴綺靡

榆城閱武

七月江城白露紛蒼山洱水坐間分青真滂憶鵝鷺侶白日長驅虎豹群薊北未能忘戰伐滇

南聊復慰辛勤腐儒莫抱封侯相愧負淮陰水上軍

憇龍尾關

葉榆城郭彩雲搖路入新篁隱亦橋羅屋短裳
尊楚製蘭洲輕棹憶吳船風爭驛柳枝枝縷露
袁山櫻樹樹綃明鏡曉行三十里龍關西眺水
迢迢

楊評 縷綃二字工甚

長至瀘洲與立鴻夫燈下話舊贈別二首

涇林詩集

卷三

十九

社

他鄉又見一陽生屏裏缸花此夕明揚子談經
傳盛事嵇康命駕號新盟香分燕寢思懸榻歌
續滄浪羨濯纓賸有葡萄床下綠深杯華月共
殘更

江陽滇海夢魂牽明發滄洲送別船竹葉影金
浮夜夜梅枝香玉隔年年驚鴻矯翮霞中見威
鳳揚音日下傳此會難兄對明月醉吟芳草曲
池邊 鴻夫謁其師于江陽即赴墊江訪兄

登大竹九盤坡感懷

半落飛泉復磴寒風吹巖影黛痕殘黃河曲似
烟中見黑水迴驚樹杪看試曳長纓憐賈傅擬
歌彈缺笑馮驩驅馳我馬虺隤甚泉泛澄波咏
采蘭

白帝城西觀激澗石

悵望頽波流不返絕憐砥柱倚江湄桓生自弄
風前笛羊氏虛沉水上碑白晝蛟龍雷雨過青
春日月薜蘿垂然犀欲照徒相憶浮鷁遄飛祇
自疑

涇林詩集

卷三

三十

万

春日夷陵寓目

巫峽春來水滿川千岩魚鳥若空懸澧蘭漫憶
榮沅芷蜀嶺渾疑近楚天裊雨天桃初點點含
風弱柳故翩翩長途最易生悽愴况是韶光屬
禁烟

次劉憲長贈別

同飛鸞鳥赤霄行旅雁隨春更北征鄂酒舊醅
聊遣興濤箋新賦漫題名驚回月夜鍾前夢望
斷雲山樹杪城草滿汀洲波水綠却疑韶節近

清明

還次巫山作

青山隨水渡江門水繞靡蕪山繞村已見玄猿
烟際出乍驚朱鷺日邊翻陽臺肯作襄王夢杜
宇空招望帝魂芳草不知春已暮天涯猶自伴
正孫

白帝城覽古

白帝干霄駐綵霞畫闌垂柳護汀沙城臨激澗
停迴棹水轉瞿塘帶落花摩詰關前歌幾疊補

湮林詩集

卷三

三

衡堂上鼓參樞尋思濯馬無踪跡惟見東風舞
燕斜

巴東館晚坐

蜀客干旌憶舊遊巴童舟楫趁高颺山橫碧漢
東西影雲帶清江上下流三戶依稀供晚眺一
尊清冷散春愁祗今塗覽皆王事欲賦西征可
自由

坐居秋興

小閣垂條敞碧輝爐烟書幌獨委蛇愁聞江介

輪寶布喜赴淮南淨島夷蘇武羈情鴻逝急陸
機傳恨犬歸遲秋聲不到芳樓樹隣杵空連蟋
蟀悲

偕楊太史集紫房洞作

結駟蘭皋控紫房碧雲深處挹蘭芳泠泠漸識
研硃洞步步渾疑響舞廊玉蝠飛來勾漏隱金
鷲籠去右軍忙仙臺更有何人到目寄冥鴻送
夕陽

逢雪懷升菴

湮林詩集

卷三

三

惜別汀洲又幾旬歲寒風雪更懷人書妍內史
分諸體文姬中郎即後身江上蓋珠樓標節際

庭前蘭玉闔風神徂年獨對梅花發裁得新詩

已隔春

杭思舜理晉州牧政

燕郊夕客憐通館晉苑楊旂愴去軒碣石長風
吹玉樹關河明月對芳樽驪黃在野咨良牧鴻
鵠登雲憶遠翻報爾慙無青玉案祗今消渴偃
梁園

九灣舖早起喜晴將至歸州作

過盡春寒積雨收輕車日日背江流
疏簾燕宿已垂塢列嶂鶯飛柳帶洲
豈是放歌兼縱酒絕憐尋壑又經丘
東風吹入荆門樹生長明妃憶此州

玄壇道中聞鳥呼春去感賦

林啼鳥知春去西指岷峨側望頰地濕
三湘猶戀主雲橫九阪更思親即看汀草
憐公子忍折江花贈遠人憑語玉門關
外客懷歸底事淚涇林詩集 卷三 三

秋興

淫潦殊方惜歲華荒涼落日隱悲知
隔地音長闊藥餌經時病轉加
漠漠蒼烟生橘柚蕭蕭白露墮
蕪葭段星河萬里明如畫
悵望張箋獨泛槎

登樓

退食憑欄豁遠眸滇南物色入深秋
烟浮野市霜初肅木落郊原瘴已收
故國未歸揚子宅殊

方獨上仲宣樓極知宇宙皆吾事
會濟艱難之壯猷

暮春臨湘驛逢陳雨泉憲副話舊時陳將

赴洛陽二首

三月鶯飛綠樹林滿階紅雨乍逢君
一尊掃徑同吳月千里歸帆對楚雲
殘雪未銷村落清朝何事鼓鼙聞
當年鴻鯉頻翹首忍見瀟湘別袂分

江城燈火來吳客驛樹旌旗指洛師
孤棹忽逢

涇林詩集

卷三

五

虛館夜清尊還共落花時憐君又洽文翁
化去路重經屈子祠嗣後夷行高燕處
湘中明月倍含思

望宮牆中翠柳感賦

十日病酒臨窓眠清晨倚眺城西偏
深宜翠柳搖春色無數倉庚啼曉烟
闌風疎樓閣淨長安雨晴車馬鮮
碧山山下碧桃發對此憶之心黯然

送王比部留都

石頭城畔雨初微
白鷺洲前鳥已飛
十里湖光涵
涵箇千門柳色
點裳衣
仙曹且且隨雲入
馳道陰陰信馬歸
知汝公餘振文藻
祇憑春望憶玄暉

憶同野伯父因寄子桂子玉二弟

伯父當年樹此庄
竹林蘭徑太芬芳
竭來醉鼓朱門瑟
老去閒樓綠水塘
昆李連翩爭跨竈
文章爾雅卜升堂
高飛霄漢頻延佇
獨羨丹山雙鳳皇

湮林詩集

卷三

五

山中即事

閒情何事賦閒居
松逕蘿臯信所之
宅舍經過迎陸賈
里間出入笑袁綵
烟籠巖竹寒猶黯
泉落溪林晚自漪
為想東山謝安石
靜耽文籍是吾師

湧興

城居無異偃郊原
架壑圖書幽思繁
李白藏真非酒肆
相如病渴且文園
松風自韻笙竽籟
化徑不聞桃李言
門對白沙迷翠竹
采樵音斷若

為喧

山園宴集顧茂仁辱示嘉篇湧次二首

上客東春撫碧山
澹雲疎雨共澄灣
城藏竹樹疑金谷
水響花枝架玉顏
垂手光迴驚窈窕
歌唇響遏襍綿蠻
坐憐尊酒淹闌夜
賸有新篇

性還
日溪當戶帶春山
萬樹鶯啼俯碧灣
小洞香深

朱玉趾天桃花放惜朱顏
婆娑安旅進五公舞窈窕
穿誰憐白氏蠻不醉翻嫌歸馭蚤
茶樓同是聽

湮林詩集

卷三

五

入兩後郊居作

雨霽江城暮
暮霞紫嶂生
暎竹斜照
漁父卧辭巢
飛燕破人情
花漪夢藻流
難定如
抱寒蛩語未平
一昨吳洲信
沿越扁舟何事

逃名

芳坐對菊

柳蕭疎秋可憐
故依然
影濕

如芸閣儼周旋淵明歸去柴桑醉常日山中

宴眠

訪徐師不遇庭中篔簹竹可愛湯賦

翡翠茆堂溪日晴拂簷簟竹繞闌生倚雲孤幹
將巢鳳傍柳新枝故轉鶯景谷昔曾聞雅調渭
川今復紹芳聲懸知芸閣圖書富曳履重來聽
解經

贈俞仲尉

東鹿城邊竹樹芬若鳥巖壑自離群鳥嚶深戶
漣林詩集 卷三 三七 科

春先覺雲墮晴窓午不聞高躅已標玄晏傳幽
尋更艸子雲文歲寒無那遙相憶雪繞庭柯似
對君

贈隱士

羨君高尚但加飡玄武城頭蚤掛冠豈是銷聲
謝梅福若為絕粒即袁安孤標帶月疑珠樹文
彩栖霞想玉盤賴有水南山色好隱囊終日倚
雲看

五言排律

芝山十四韻

蓬萊渺烟霧中有習長生結宇逼層漢遊神柄
太清瓊之饒異品瑤草不知名山潤珠為色雲
流玉有聲桃源非隔世笠澤獨逃盟枕上輒坤
闕籠中日月行小言排智巧大道足元真脈望
瓊編見安期玉輦迎地偏人籟靜機息聖心成
自躡天台石曾聞子晉笙赤城霞縹緲丹澗水
崢嶸陰洞敷三秀靈苗燦九莖小冠裁野竹雜
漣林詩集 卷三 三五 天

登拜 茂陵 泰陵贈同祀

想像空山裏松霞碧殿新星河動袞冕黍稷豐
精禋地接雲雷夕臺融草木春二陵何岬巒庶
類共陶鈞德業驚前史趨踰悚後臣飄飄颯颯
灑灑灑涉明神羨子青雲客何慚白鷺賓回思
三禮賦此日徹 楓宸

秋日登馬鞍山次石川韻

家住青山裏漁樵興未違秋聲方折折巖氣轉

霏霏列岫千門靜
凌峯一徑微涼颺
歌李白朗
月憶玄暉木落天文迴
林澄俗事稀
無能羈夕
駕幾欲典春衣
藻藉張華重書驚
褚氏肥
高歌
情不極
枕上五雲飛

酬周廷尉于岐

林居觀化潛螭與蟠仙
侶攀游若馬杼

蕭聊次短篇式列往節云爾

日月淹迎序
芳悵獨違幽
偏宜竹色孤
迴狎
蘭霏結客探
朱草携雲上
翠微礪花明
細艷水

津林詩集

卷三

五

木湛清暉棄館梨
將稔萬臺柳乍稀
風輕千嶂

葉霜肅九秋
衣頌酒欽賢
聖懷時驗瘠
肥如何
城闌內猶見鳳子飛

再登泰陵

天際山川合陰陰
敞閔宮本支百世在
歌舞萬
方同日月迴靈氣
旌旗入野風衣冠
瞻太乙只
尺對明聰
柱壁原崇異
燔柴轉鬱葱
登思倍悽
愴翹首碧雲中

偏橋山行喜秋霽漸霽

永夜風搖月臨晨
霧薄空竹潭分窈
窕杉嶂沓

冥濛直是林霜化
終隨水靄籠
氤氳初動石
巖

歷正含籠隱樹啼
秋狄淪山斷晚
鴻谷深將澤

豹川迴乍垂虹
飄忽林巒失
莊嚴浦淑通
鷺翻

應緬遼泉溜始
玲瓏漸得凌
玄昧從茲詣
朗融

天遙孫碣外日
涌大川東柳吐
村邊翠花爭
水

上紅津樓方演
漾峯閣轉青葱
繡幕明芳箭
油

車映茂蕢觀心
澄白月延脰
穆清風謝客
玄情

蕩稽生藻氣
雄長途任明
晦獨嘯紫巖
中

津林詩集

卷三

四

沈次谷八表

人代丹顏者
翩翩覲幾人
淮山榮紫桂
蕪苑燁
靈椿嶠躡鳩
鵠杖林歸鶴
控輪臨池窺
篆籀友
石扣磷珣結
鞞皆英碩
分庭異隱淪
薄遊黃閣
避雅素碧山
親汎月遶回
樞凌風久憶
尊芸搜
頰散帙樹
暎獨垂綸
嘉節雲霞曙
初筵盍齊醕
自茲開八表
紀歲洽儒紳

紫釵篇

涼風自天未
落木駐江濱
未忝離離候
蘭若來

采辰白鴻初折筆紫蠅乍穿蘋噉穗群登壠輸
芒頤度津塞螯疑賈勇斂距似求信潛結滄洲
伴甘爲碧海臣朝宗諒有志鼎俎莫逃身朗月
愁離析繁霜怯聚也銜行跳淺瀨直上拂平酌
吐沫流逾潤吞聲嚮漸臻紆徐菱葉步宛轉竹
林巡廣澤營三窟清秋閱九旬俄驚臍擁腫已
覺甲嶙峋漁父方求食林虞願卜鄰垂竿何媿
媿鼓世始嬪嬪曲岸沉鈞鉅澄波轉釣輪往來
那可越機械莫相親斷密刑嗟酷且稠術悼仁

淳林詩集

卷三

甲

劉永

共矜筐筥滿疇惜介虫貧巨細常蕪獲雄雌類
守真盈虛緣定數羸縮頗通神沙際爭開市舟
中亦筭緡獲稜欺海錯竿竿謝川珍百舸帆齊
掛千家饒甫釣眇余心澹蕩卅載困風塵陟嶠
吳通蜀喻河魯間秦滇雲輕萬里燕月隔三春
江左迷烟樹燈前憶紫萼橙香徒旋旋草綠仁
鄰鄰言有吳中產淹留座上賓孔公尊正滿穆
子醴應醇精瑩丹砂滑膏流白玉勺何如金谷
晏奚羨紫駝陳曲水疏文牖閑臺坐碧茵陶情

三雅靜篤德五絃淳摛藻傾華彥論交盡隱淪
醜醜悲畢氏筐績想成人泉石懷彌切詩書道
未泯壯心嗤伏櫪雅懷業耕莘惟有 明時祝
清郊躍鳳麟

淳林詩集

卷三

甲

七言排律

秋千咏 有序

昔人賦麗人行而近世學士亦有秋千
之作其思一也惜辭謝雅馴情流綺靡
君子譏之余乃借反駁以見志而卒道
之以正焉

閨中少女怯春眠春日行遊玉砌偏芳草萋時
花壓谷高臺望處柳瀾川絲絲蕩颺渾無跡繡
柱繁紆會有緣弱力擬攀青漢上笑聲常寄白
津滸詩集 卷三 星

雲邊鶯鳴拂澗如爭勝蝶舞穿林亦助憐倏忽
扶搖曾萬里尋常軒舉詎三千丹裕一任丹霞
落翠帶雙飄翠葉寒絕伎漸驚凌幻化纖肢宜
妬為婢娟樓藏綠水侵珠履陌染飛塵上翠鈿
面藥肯隨清露泣佩香遙借惠風傳倒垂度影
天山竹仰睇澄光玉井蓮躡景偶同黃鵠舉憑
虛聊聽戴雲旋私危落勢頗相顧共許輕容未
易捐豈逐魚軒春宴後若依鸞扇晚粧妍團情
團思牽芳杜徵酒徵歌近小筵寧羨玉樓雙進

竿不窺寶馬並搖鞭閒窺倚愧臨明月佳樹垂
條鎖嫩烟蒲柳不因涼後萎千秋常傍此臺前

灤滸詩集

卷三

中甲

五言絕句

芭蕉舖

雨暗芭蕉舖
征人正憶家
未能抽蕙帶
何忍折蕉花

董道夫別後感懷

惜別蒼山暮
思君淚滿衣
棠梨灣北望
獨見白雲飛

憇白沙驛

且避黃牛險
携車就白沙
相逢芳草路
任意看桃花

桃花

巴東謠四首

自到衡陽日
書回凡幾封
是書何宛轉
歸期那至冬

畫得桃花扇
臨春獨倚樓
與郎曾有約
早晚下瀘州

瀘州

欲寄郢中書
畫畏羊腸阪
昨夜相見君
夢裡不知遠

巫山十二雲
懷之

起

渡淮河

衰草深苔徑
微瀾盡日流
西風捲殘葉
飛上蘭舟

題武昌日昌壁

朝辭赤壁雲
暮食武昌鯉
鯉中無素書
悒悒情何已

涇林詩集

卷三

四

六言絕句

儂池

宮樹秋來雲出仙源花落鳥啼未陌人迷遠近
桃川水記東西

夜泊百花洲

西淹亭亭晏景壯眺迢迢遠天獨夜城隅對酒
百花洲裏鳴舩

涇林詩集

卷三

早三

東

七言絕句

送客出都門

有客乘風下紫微鄉魂直倍尋雲心平鴉宿樹
凝冬色予獨長原黯黯歸

半閑

斃歸林壑又塵寰爭似浮雲竟日閑流水夕陽
芳草外却憐雙鳥赴首山

贈丁別駕治兗州安平鎮二絕

鐵虬飛鎮古安平萬點桃花拂水生朱閣捲簾
涇林詩集

卷三

早八

披曉色斷烟雙鳥亂波明

早承温綉出明光親見祥雲舞鳳凰漢主秋風
河上曲至今人共說宣房

途次有懷

水邊烟柳露絲絲不管遊人與別離常託江潭
山郭畔風吹裊裊至今悲

自南木至蓬州夾路栢栽不絕云是董知

州植

誰栽青栢儼成行拂石籠雲鳥道長董奉已隨

黃鵠化不知人識是甘棠

寄示泉兒

我肩蕭史丹青絕畫汝讀書秋樹根雲滿青山
人事少日高猶自閉柴門

得穀兒書

萬里緘題到水城碧山茆屋重含情竹林知汝
脩玄業漢殿春風候早鶯

盤龍山

盤龍一徑何蜿蜒白兔亭高生碧烟雲度石梁
灑詩集 卷三 一 聖九

人不見月明飛墮萬峯前

大慈寺偕憲使論禪次韻四首

青春逐伴訪墨華城裏祇園此最佳柱宇數聲
迷翠竹流鶯幾點帶山茶

未必維摩能耳提善提無樹是空知我來問道

無餘法白石清泉即淨慈

見說我眉二月天紫芝瑤草遍珠田冷然便欲

乘風去笑指青山訪謫仙

香積桃花無數紅天涯春色自蘆櫂偶來孤坐

非觀化溪上無雲水正空

一 薊州旅次

滄陽飛雪照初乾城闕蕭森樹裏看最是晚來
邊境上角聲吹破月中寒

遵化道中

草自含烟水自流曉與寒日共林丘雲飛不隔
來時路行盡青山是薊州

院判顧君子

誰識金門隱歲星上方供奉半迹名千秋桃核
灑詩集 卷三 一 聖九

傾瓊醖五月荷花醉玉笙

橘洲渡

三月征衣帶落花曉風殘酒過長沙家山萬里
愁難到愁到山中又別家

馬鞍山

雲樹深沉石磴盤綠陰三月竹風寒馬鞍山色
潭相似不比林居枕上看

將至板橋驛

花眉藤蘿柳葉條綠陰垂地馬蹄驕重遊漸識

南滇近山色溪光滴板橋

雨中望桃川宮

烟輕雲澹雨冥濛無數鶯聲亂竹中
回首桃川知不遠飛花隨水出牆東

古城阻風

古城風雨太多情江上聊羈一日程
旅枕孤燈眠未得那堪歸雁兩三聲

宿古城

古城南北草粘烟往事迢迢已廿年
漫憶歸途

涇林詩集

卷三

五

五

春雨後近窓虛枕月初懸

北笄山

北笄山下露華乾南國旂旂帶霧看
借問道傍攀柳客渭城新調聽尤難

白傳有憶江南三首予甚愛其辭而予遊

滇南也久俛仰今昔不無白傳之思漫
效其體亦賦三篇

滇南好所憶憶澄潭金馬樓船春載汎
碧雞歌舞月方圓能不憶滇南

滇南樂常記在滇中三春楚麥家家熟
十月桃花樹樹紅何日更相逢

滇南憶佳麗屬昆明垂柳影邊飛棹影
賞花聲裏雜鶯聲是處有吹笙

涇林詩集

卷三

五

五

涇林詩集卷三終

周太僕六梅館集第四卷目錄

叙類

謝山人詩叙

元史弼違叙

哥祝太常寺卿矯亭先生七十

贈周山人叙

河嶽瞻思卷叙

履坦黃翁壽詩歌叙

送方近沙年兄念憲西蜀便道親叙

涇林文集

卷四目錄

一

大益書院志叙

送憲副前溪劉公擢參浙藩叙

送憲念平川陸公入賀 聖節叙

送東谷教公擢貴竹憲使叙

送潘笠江先生擢山東憲副叙

送劉安茶擢廣西憲副叙

四川總志叙

送滄南王公任山東右布政使叙

同年序齒錄叙

壽張母太孺人八十叙

評點唐音叙

叙霸州志

封刑部員外郎西涇王翁八十壽叙

送鄧石厓闡帥任小河參將叙

涇林文集

卷四目錄

二

涇林文集卷四

東吳同鄉木涇周復

門人檢討端銘徐應聘閱

友人文元溟池張文柱校

謝山人詩叙

詩之義微矣蓋必有紀焉是故氣骨以損之風容以掄之雅韻以幽之興象以敷之襟情以縻之律呂以諧之六者備斯可言詩也已豈徒炫名實含美刺徵節候叙儀物哉粵稽古通方之

涇林文集

卷四

一

刘克明

論詩也玉韞石中花漪水上霞明春嶠月渡澄潭穠如桃李而不妖馥似蘅蕙而不苑和踰三爵而不流氣貫三軍而不猛繇斯數者優厚澄深而又不泥驪黃不越桀燹縹緲手鳳振九苞鵬遊八極庶可希教宮徵遺迹殷周斯皆上善之精詮藝林之絕論也古今風氣不恒材品頓異或卑儒而數篇或隼篇而數句渭以涇清金緣礫晦求如瓊枝寸玉豈多得哉蓋嘗思之建安以啓黃初六朝綺矣而材始備貞觀以歷開

元七言熾矣而氣始漓杜陵訂苑宗工音節稍

變况其下者乎至商隱渾滄神采逾易玄雅幾

亡自是以旋絲焚璞散宋失之矜元失之縟矜

與縟勻風隨興盡或者猥加推轂遠淑貞元上

符騷雅豈不誤哉明興沿勝國餘風仰荷 聖

主右文四方雲翕天暉而景星現海晏而神魚

出鳴玉摺紳之徒乃能於寤寐帖括之際馳騁

文場之後悉其聰明賈厥餘負鈞玄測與競爽

陰園時則徐補卿李夢陽邊貢何景明神授駿

涇林文集

卷四

二

志

姿雅酬隆運心先得其同然藝各臻其擊極蹊是遐方薄海髦士瑋人悟舊貫成非玄風始復望西英以徑趨超千古而特邁辟之染人繼來斥芬菲而尚玄黃矇眊奏工撤淫哇而宗韶濩故自 憲 孝以迄今茲雖稱詩魄載還何云不可山人謝茂秦自少不群天然躍秀詩宗玄言獨炳于心邇年仁激其傳義宣于色爰從徒原稷京華寧亦甚矣諸有贈貽辭豐取約方然與朝貴偕和詩陰陰展復音札率書其官或

紀其字絕亡阿比之態畫林高美之稱予每嘆
之曰古道其與乎山人嘗眎其詩若干卷幽秀
古艷不璞不瑀大氏以漢魏為胎貞觀開元為
骨大曆為神情此其所為致也當其適意信筆
長篇一響未和無嫌數易務求協于自然一以
歸之玄造率是追摹古作不獨嗣迹今賢而已
抑聞山人上交於枕易王也燕駿之求未艾楚
醜之設弗衰何以得此於王邪故知董子之居
王所不徒竹林繁露之篇鄒枚之侍梁園秣耒
涇林文集 卷中 三

續藻瑠鏤之句君子曰山人者蓋有道者也

元史弼違序

元之先愚不知其何昉也夷不立文字譜系莫
紀苟教弗加九譯之所不及雖有禽音鳥跡
弗達於中國也中國之人弗辯也故其系莫詳
焉遼矣狄哉有字端又兒亦不知其父誰某也
母阿蘭一乳生三子季即字端又兒種類滋蕃
部落離析曰合答吉曰散肘曰吉狎又謂札即
刺氏世居烏垣之北是謂蒙古與鬼羅乃蠻九
姓回鶻故城和林比壤九世至也速該攻塔塔
兒獲其酋鐵木真而以名其子云大氏夷貉之
生放軼若羊豕之散于坳聚居若蛇虺之偃于
穴有牝牡無上下勢雄者推之衰耗斯去之有
長少而無父子子壯輒分地屏居稍不平父子
集醜類操戈鳴鏑相關殺必一勝乃已勝也父
亦偃然伏膺下繫之曳之屠之藪若狐兔待尊
者且然何有於同類乎矧其異域者也乃若蒙
古孕形沙礫稟氣金行故其姿狠鷲貪殘凶淫
狡賊城誅函夏室翦蒸民奚翅萬億例視金遼

禍尤烈矣夫小雅廢而四夷交侵元氣衰則百
疾皆作蠢茲胡元之興豈獨繁人材智之雄抑
以有宋中葉主闇臣奸逡巡末齡天怒人怨華
風浸微虜運轉劇無惑其然矣加之中國智能
之士其為鷹犬齧我冠裳或惟幄紆其謀或爪
牙決其力故其行師長驅亡前崩城碎邑咸若
曹披之也迨僭平區宇雄圖已成梟心載溢幽
燕高洛之間號稱儒傑顧為之斧藻彌文張皇
勛業必欲俾其主軼殷周而有克舜何其罔也

漢林文集

卷四

五

東

試言之后妃娶處臣下委禽妖髡宣淫宮寢通
籍於斯之時三緇淪九法斲非獨首足倒置貽
賈太傅之悲而已豈非純申之大會歟於昭聖
代洗滌腥膻 皇祖詔修元史面授儒臣母虛
美母隱惡而載筆綴言之彥私填胸臆公肆謾
欺 天語弗崇家風盡廢語云豺狼何親不然
無樂乎其侈口之也愚蚤承先訓繼志無聞朝
翔滇藩休澣多暇爰窺往史憤腥穢之滔天盡
掩口之廷世旁稽遐紹叙次釐革其美其刺班

班著之篇牘矣嗟夫千載是非之公莫能終掩
諸臣紀載之謬矣可勝誅惟申言朔漢式昭來
葉云爾

漢林文集

卷四

六

二十序

此云前哉凡以尊高
身而文不著焉中世以還

攜美合古惟一我師矯亭翁齒

川過厥嗣光祿君街 命洛師便

我也今少保武英顧公序之密矣

个居承明著作之列伏念在三之理

鉅昔者國淵任嘏終其身懷國器之

次少連尤惓惓焉而稱曰敢無忘其恩

大集

卷中

七

七

小自也故俊不文夫曷容辭申之以文曰天

心壽國家必擇物而生也今夫物之生其瑰

與麗者莫若龍珠雞犀木難水碧之屬斯皆

世珍也然使甸人修職時輸于天子之廷而

諸大盈之庫與瓠齏胡異哉何者措諸時亡

也至若苞羽之鳥肉角之獸非不可以誇禎

而耀熙明帝者之務此不違焉惟瑚璉可以

清廟豫章之材可以支巨室迺知天之意似

向斯時挺生而尤未若賢者之身其有裨於皇

畧也上卿矯亭翁始在髫髻秀朗神悟固已抱

英爽負清淑語曰申甫降神為商聿生非謂是

邪稍長從里師葛生者遊即厭棄時俗佔畢雅

交鄉國名雋輔仁染翰殫歲糜思叩其所到心

精辭綺倫輩皆自眩以為弗逮中歲齒冑監祭

酒王公奇之試擬製冊立中宮表屬比切切氣

格腴妙讀未終篇嘆曰宗匠才也戊辰舉進士

高等以厥考封祠部公居吳予告留都待養蓋

翱翔郎署若干年蔚有公輔之望是時仲氏改

涇林文集

卷四

八

亭秉憲南臺墮篋迭吹咸以雄辭直節凌厲軒

舉海內英哲停車贈縞何啻瓊瑤在魏機雲入

洛也識者謂郊祁於宋罔過是焉未幾出叅澗

藩王猷允宣督學三晉藻鏡明澈俄召為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潤 帝政以敷文闡經

惟而協道遇亦奇矣夫儒文飾吏才斯不偏經

綸積念用斯不匱故能慎其所操隨其所蒞成

文偉烈翩翩焉而何獨丹鉛觚管之工也豈若

工之詞藻則金穀不問疏刑律則戎伍未聞

者哉然姿性高潔抗志飛雲溪山澄襟俯視埃
墟故其擢太常也俊嘗奏記曰太常清秩禮樂
攸司留都名區桑梓伊邇我師可以娛神矣乃
翻然遐蹈杜門匿景雖公車交馳列剡紛薦力
謝不顧爰次流水結精廬小橋帶檻林竹蔚巖
貞士幽徒曳杖延訪相與觀魚鳥縱琴書倚羊
手立園之上消搖乎天人之際由嘉遊以來益
勤挾藻日有異月有蕙藻思沉雄意勢愈壯俊
每捧其篇章而恭誦之未嘗不油油以喜也則
涇林文集 卷九

皇兆都朔方實俯視九有以臨照萬國百祀熙
明物滋而豐俗靡而安氓生其間習見王者之
物欲願廣侈虞順耳目食居服器私儼侯王上
逼尊貴蓋太平之風於是而極也秀傑者知逃
乎是矣亦或湛采佳麗罔革于俗焉故自四方
來居大都觀清光者方脫草野遽即華玩而簿
書煩仍出握游鞠入對賓徒神怔而慮煩則折
簡呼朋登隆立林披翫泉草一日之樂懽劇乎
涇林文集 卷十

生至有力不克遊則徘徊憶戀或引清嘯於署
中眇遙岑於馬上凡以銷凝滯撫昭曠也爰有
廓然遐舉若周山人者家長安中門如曲逆宅
似晏嬰凡都人士之慕尚舉莫澤焉每嘉侶停
驂爽籟初發歌獻方清爾其披古圖露神品隱
囊馮几而矢觀焉若乃彛鼎漣文敦鹵頰質不
商不周神製詭色有擘金塗鸞輅是飾英英錯
刀炎黃是勒動魂怵心蓋不可勝原也已至于
一把握之器蟠鏤雲烟一方尺之制組結山川

珠含貝積霧散霞懸若可謂萃五方于樽下移
百代于窓間者矣士有惡煩出遊者多必窮陔
遐深哉取適于斯耳矣山人乃稱曰吾非頡為
此者蚤圖仕弗遂姑假是以娛神然是亦欲耳
余曰飲食男女大欲存焉果能去諸是知欲不
可去而酒馬斯為欲耳今書圖在前彘鼎貯列
肅以臨之則緣是可以見天地之心參皇王之
制欽賢聖之謨其果得為欲邪如其挾藝以戾
仁玩物以喪志者欲彌深虛靈彌窒即書圖為
涇林文集 卷四 十一

塵障彘鼎乃膏肓也其果非欲邪故曰君子不
過乎物山人脫掉塵滓而惟書圖彘鼎是崇是
好其必以彼為欲以是為道明矣今乃云書圖
彘鼎之類是亦欲焉蓋已超然游物之外者不
然則斯言無自而發也山人之先無錫者姓故
別號次泉云

河嶽瞻思卷叙

湯焉皆水也言天下之水必歸諸河著原也律
焉皆山也天下之山皆宗乎嶽而嵩維中也君
子於是乎觀焉奚觀也觀德也德奚觀也觀人
也非觀以河嶽也其德渾渾淳淳澗而弗息者河
之存乎我者也若乃孤秀清迥而玄以邃焉虛
以博焉謂吾非嶽不可也斯皆可以觀也觀皆
教也吾嘗飲于河矣少得自足而河之量固亡
既也亦嘗望嶽矣靈秀之蟠紆也而其挹之也
寧有涯哉是故君子過名山巨水必觀焉觀之
則思之矣我師蘇門公惟嵩降神產于大河之
汜泓涵峻偉德實相媿焉癸巳四月乃由稽勲
郎中擢山西左叅政俊往發焉惟 天子明明
惟大臣恭惟我師越是服茲休命用克衣麗三
晉之民樹耿庸於永世惟後昆綿慶襲祉無替
厥服公正色曰小子奚發諸三晉雄藩參政穹
秩吾憇夫斯街之艱副也天下之至可畏者人
情也物理其至變也以斯二者紛互隳伏而事

機樞軸乎其中吾欲順以應之殆未易也故欲
沉而明者心之神也直而溫者氣之和也婉而
辯言之所以華也惟時惟康政之所以無間也
麟其所安而刑其弗協民之所以不携也是曷
足易乎吾是以尤懼夫有餘責矣爾小子奚發
焉於是吾鄙之士相與樂而歌之亦既諸體備
矣祝勳宣德愴往感今凡以紓瞻系之懷一也
俊作而曰歌也者格諸情者也情也者結乎德
者也德也者裕乎政者也政以軌民德以宅政
涇林文集 卷四 十三

化斯沉矣其蘇門公也乎歌以興乎情情以準
夫德歌斯風風斯遙矣其吾鄙之謂乎君子曰
於是圖也知政知德

履坦黃翁耆壽詩歌序

俊寄蹟易水上有自吳抵牘曰明歲已亥坦翁
齒邁于耆十月廿二初度辰也良儔密戚悅其
壽者罔不詩歌之子其摛文焉以鬯情而迓祝
乎展牘既歎曰翁宜壽也顧非有變醜養瘠之
文不能章宣緼妙鉤挾情指矧以俊之蕪類可
俾貽宿逵辱耶然後受室于翁繫屬尊行翁之
王考河東鹽運公于先君子為忘年友世誼也
不宜泯默謹綴其辭授御者頌之惟河東公端
而弘直而亮是故先君子上交焉繼而投分于
翁當夫握蘭孔尊塞芳荀席意氣若一也方河
東公宦旌四指輒隨行侍色教緝言申辭亦既
耽耽有志于用世矣而儻倜佗際時亨數奇迺
以命自引於是乎釋怨舒尤含明抱一索石疏
泉賞翫林草呼盧握槊酬糟啜醢夫亦寄傲已
爾不然物處宇內其詎于泉石是數者抑繁矣
波固弗戀也而豈于其細焉者乎自居京師數
日吾賴先存幸有孫又曰吾為釋然

墮矣然續情數義不衰于篇懋孝最忠特提其
耳乙未俊使南滇被冒蒸煩不送數百里就視
于大江之澣酒酣言曰山水吾心也今老矣吾
不能遠遊以曠吾目而娛神焉然子道經貴陽
有聚曰普定吾總桑弧振蓬矢地也緬焉疇昔
一瞬耳而少壯以迨吾老不其迅與俊惟今之
時政風推移校賦頌興貞淳之士弗寧于鄉草
布之人莫保其素而翁外壺政不理花前月夕
水滸巖岑每稱曰吾觀夫大鳥之翔雁廊也降
涇林文集 卷四 十五

送方近沙年兄僉憲西蜀便道觀親序
兄楚雋也以能左氏魁於鄉壬辰試春官獲雋
入對 大廷第顧居後越三日受賜公宴余辱
聯翼察其貌言訥如也心獨異之凡進士第居
殿者粹不得拜官以故與兄出入銓署幾三年
暑寒風雨必交馬共詣署室中危坐相勞苦愁
歎也迺承質發沉疑披揭弘義宇宙千古之道
日聞未聞又相對甚樂也或于春秋嘉時呼約
倫輩出遊郊園觀泉踞石兄稍抽毫撥箏以明
志余亦賦馬甲午擢官行人即走車梁楚之虛
余亦就拜工曹比歲有滇雲之役昔昵今疏未
始不相望以思也父之從行人拜給事中俄改
兵曹陞員外郎迺今擢按察司僉事出按全蜀
蜀又遠藩而深察其儀猶夫官宴時也非特抱
明堅其能無少動邪兄乃曰子知我者吾嘗以
秋試歸壽吾母以春試歸壽吾父茲春南還式
屆其期子盍文之以佐我乎念昔屏坐署室中
越歲淹時兄之誨我至矣悉矣今茲入里門伏

搏下此有祝彼有詔師有餘也夫亦奚賴於我
且夫辭 帝聞則紫極流思釋親幃則白雲生
戀此貞臣孝子所以登關隴而興懷撫岷岷而
結言者也若乃僕夫在路雙旌西指况寧無感
乎於是挂席五津則與心體同流擊楫三峽則
與世途齊險擘娥眉神女之峯蕩扶天漢而可
以觀君子之節瞻武侯祠喟焉憫其開濟之志
而又惜其才足以翼炎祚而未竟也至于彰瘡
震曜一惟左氏之法用折衷於孔子而無適莫
津林文集 卷四 十一
焉則天下不難為矧坤垠并絡自古稱理者乎
况笑曰唯唯遂抗旌而別

大益書院志叙

書院有志昔未有也迺嘉靖辛丑僉憲崔君代
搆黌政始彙粹疏折而志完焉余不敏濫膺文
後適觀厥成叙曰惟 明統天惟 皇作極大
化神博浸溢嶺海窮荒側壤罔不郡縣亦罔不
校序夫既文德昭矣惟粵是西土古益州也戴
涇靈區聿興崇館會集精英登進雄傑講論六
藝之樞細繹百家之緒豈其飾華侈觀將與唯
陽白鹿嶽麓嵩陽並馳迭擢已乎母亦錫類維
津林文集 卷四 十一
仁成物維知順動維時作則維典好惡維賢師
臣維 帝凡以恢廓大猷隆雅制也是故先任
提學僉事浚川王公廷相副使甬川張公邦奇
經始謨畫懋績靡精今撫臺東阜劉公大謨洎
巡察捐齋謝公瑜繼肅文教嘉惠彌篤士由鄉
校而升斯館者罔不磨厲以須龍翔虎蔚亦曷
有自負昌期遠上攸好而漫焉亡所報效者乎
昔者王襄益州一刺史耳嘗使王褒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宛轉之聞宣

帝曰此盛德事也今茲豈無若人歟如褒殆不足道也蓋嘗因是而思之天之生若人也其始非有所益於我也畀之性焉耳矣性非有餘亦非不足惟無有餘也故大行不加焉惟無不足也故窮居不損焉既無可加亦無可損則天之所以裕于我者定矣今必曰大益豈亦有待於外歟易曰動而巽焉進無疆矣書曰遜而敏焉修乃來矣巽者入也惟孫而理斯入敏者果也惟動而行斯果天下之益莫尚焉如動而不巽

湮林文集

卷四

十九

孫而非敏乃欲役知凌節冀厥成焉惑矣迺若羣居終日雅志弗堅大道如惜其甚者作亡益以害有益則母從匪彝母即悖淫既昭弘訓于經母桐好逸母邇宵人亦垂炯戒于史斯為損也已夫何益哉余不類無能佐群公之烈惟期夙夜勉勉母蹈厥譽云爾

送憲副前溪劉公摧於浙序

前溪公同憲西蜀多歷年所蜚聲底績愈以內輔望之頃屬浙藩大叅之乏天官議代而難其人檢閱公庸疏名以請帝曰俞汝往哉邸報逸聆士氓躍抃公不以叙遷華而惟便道梓里是慶誦吉謐發倚棹江湄將順浮而東也藩臬連率諸大夫崇醴奠飪臨流賦詩屬予搢言將以昭德而志懷予猥廁祖席之末且辱公交愛爰歌述風謠奉匱厥美惟群公其靜聽之

湮林文集

卷四

二十

公之蒞蜀也初攝黉政振勵邁迹于淹中載督屯田方畧懸符于渭上清戎引戶魚麗罔漏乎宿兵讞獄矜冤狴室自消乎偶語茲則可謂端居曉吏揖讓能文者矣故三蜀之謠曰我士顯孱維其澤諸我野汗萊維其辟諸我武弗競維其策諸我爭不靖維其宅諸公于邁矣誰其繹諸洋洋乎輿人之誦風騷之逸響也豈濫美乎哉今茲浙也壤聯吳甸俗混閩封煮海鎔山沃饒風鳴乎股國輸漕挽陸財賦特甲於諸藩公

多藝人固其選也第邇年來 國典彬郁度支
億繁行軸其空民力單竭其必慎之以惇大濟
之以明作母需能譽而剝瘵民母右桑孔而左
社召瀕海氓瘼庶有瘳乎蜀人之謠將不為越
人之聲乎詩有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敢以是
爲公祝過此以往履內臺晉八座勤相我 一
人勇皇極以嘉惠域中恒分也竊嘗稽古哲人
弘經濟之畧道不屯於晉施賦正大之情勢莫
阻於葑菲何者高才負俗直已違時循是二者
涇林文集 卷四 五

送憲僉平川陸公入賀 聖節叙
嘉靖壬寅 皇御天廿有一年八月十日寔惟
虹流之旦萬國列辟跡附景趨稽首 闕下效
嵩祝焉斯亦雲龍之義也矧我司臬庸敢後諸
而蜀介西南萬踰里乘輅使者非首春遄發則
舒而弗逮於是平川公翀翀其思也而駢駢然
行矣藩臬連率群公設祖于浣溪之陽觴焉歌
焉而謂俊也盍文諸憲使涪南王公曰臬故事
宜而擢也則文考績也則文平川茲將考績序
涇林文集 卷四 五

古今所難明哲所嘆乃若道以濟物而化弘貞
以肅度而物軌投之所向動而不括非公誠與
才合曷臻 是邦公乃稱曰巴國之譽匪吾干也
而惟過情是恩祝規之示惠我周行僕也拜賜
多矣維時三峽濤平萬木霜潔登艫引眺情固
有弗容已者姑以是爲款言之贈云爾

今 皇稽古奠極 郊廟定制土木頌興公俯
心糜慮窮智竭神訐謀節縮委慎周詳莫非中
正加之弘儀曠典罔有成規瞬息頓變公指授

麾却旋轉森忽噓喻之間中獲協度乃若上勢
權豪過求揀請一切以爲不可報罷當是時念
固有利於人國耳寧知其發怨于厥躬哉而公
竟以是去國矣今觀其攬轡開方則摠統蕃舶
而莞推無私祇役南海則提握離政而宣蓄有
法比權僉臬則余又見其綠屯以扼要據要以
制兵懸兵以待敵却敵以固圍固而民靖費
節其言較若可行矣夫抱葵澈之襟者率委志
于青雲邁凌軼之氣者類忘情于金穀平川乃
溪林文集 卷四 三十一

送東谷教公權貴竹憲使叙
皇嗣極二十有一年清江東谷教公英以蜀藩
祭陟貴竹憲使僉曰猗與東公學欲而博才碩
而順政平而信當宁見聞久矣乃今始 詔充
厥任哉語云蓋執諸名卿可幾即使東谷稍依
隱湛浮朱門丹轂奚足道哉然於東谷何加焉
又何晚莫之足云余嘗謂君子之仕也詘不辟
汗信不辟難飭若躬慎若與維若終惟其是焉
爾吾聞東谷督學則髦士攸宜參藩則庶民攸
暨公何以得是聲於豐鎬巴蜀間哉皇稽古憲
天建官而屬之理薄海中外罔不流洽是故廉
訪以貞天下之度拊循以聯億兆之情士之荷
斯遭者亦罔不蚤夜滌厥心以求仰副德音矧
教公乎公宿以道自負者今茲貴竹不卜而可
逆知其道行矣大都學古入官者恒患位弗稱
志弗摠惟東谷兼焉兼矣而弗獲自盡惑也東
谷豈若而人哉且公遊蜀幾閱祀矣英聲廣譽
登而上聞越是以往翱翔乎天闈影裳於丹闕

得於茲焉發之故是行也蜀人士始而戚中而思終而慶焉夫悲其去則戚懷其澤則思喜其大有為則慶情也矧余於公相與獨深相知獨早而乃默默焉可乎公練形養氣素精熊鳥之術尤恣瞿摩與義惜余不獲掃公之門而學焉茲役也庸以對群公之托云爾詩云惠而好我示我周行夫固有所煥也

送潘笠江先生擢山東副憲叙

壬寅夏五笠江先生修 觀事至自京師車未
滌也迺聞山東副憲 命計必擊云濤策嶽岑
導舊鄉以言邁校壤絕陘亡慮萬千百餘里或
曰嘻其勞也與哉於是笠江眾蜀潘蓋五年于
茲矣鴟安嶽望謂宜第崇階不次顧迺尋常格
往耳或又曰嘻其不愠也與哉予聞之曰勞則
思抑則愠此可以喻恒情而非所以待君子笠
江以言乎思則有之何言乎有思也在 君也

則 觀禮修焉在親也則展禮備焉咸矢心乎
爾鞠瘁乎爾而非勞也若夫所愠則亡矣愠斯
戚戚斯嘆吾見其情情如也侯侯如也方笠江
舉進士剡兩劇州入佐刑曹權廣西僉事叅蜀
藩率三五歲一遷其遷也亦常格耳當是時猶
無愠無戚無嘆也迺今嘆焉戚且愠焉有是哉
且天地之化不貴速也聖人之政毋欲速也矧
仕乎君子之仕也將有以也藻之斧之植之耕
之翺翺其聲渙渙其文載茂秋實亦暉春英夫

是曰明志曰左而左曰右而右無碑無崇唯上所授辟如尸祝毋踰厥守夫是曰安業由是緯以禮義斑以訓物而唯典制是經黔首是芘夫是曰定民然非徼惠也匡王國而已厥名肅功非矯世也歸潔身而已厥名效德夫君子之仕也修此五者而已故當其事也啓慶不違焉春秋匪懈焉唯慮志未明業未安民未定而功弗肅德弗效也此王隱之自強不息者也若乃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化聖人之智必三年以成治故曰五歲再閏天道乃備而子亦曰苟有用我三年有成夫三五者氣之律也數之經而事之準也固可越焉以求速乎彼紛鶩急進顛顛然若不及者惑也故曰天下非一日之用也君子亦安之而已祖暑之月祖道既陳藩臬相帥羣公酌曰笠江飲斯願以前五者勗公也又酌曰旅飲斯願各以是五者自勗也俊乃曰斯祖也斯酌也斯勗也誥誥然君子之道也可以風矣然俊於公為鄉人鄉先生陸內史有詩云鬢

涇林文集

卷四

五七

送劉安峯擢廣西憲副叙

君子之持身也唯道焉耳道也者天以之範域中而明聖資以秩化者也故教者聖人之風兩也教非道不立而君子之持身以應物也舍道奚則焉是故積之以恭承之以正飲之以和待之以嘿彼將格焉而已夫有集暑吾有仁義何往非道乎是以知柔知剛萬夫望也一弛一張文武道也能勇能怯豪杰事也而今之俗敵則深有可憐者然其謙抑彼將曰若懦也一不校則曰若罔知也再不校則曰若不足忌也而彼方斷斷以加焉君子道不足以格物固如此哉夫狂生者汗澤人也而其言也遊於六合之外者也夫自六合之外迴觀六合之內則天下為芥矣此生之所以藉萬物而輕毀譽也而謂其言豈盡無稽者哉自予之蒞蜀也辱交於安峯劉公夫安峯者楚甸之良也吾嘗觀其德之隅矣則見其恂恂焉恭也秩秩焉正也煦煦焉和也悄悄焉默也罔忤于物物亦莫予侮謂有道

涇林文集

卷四

五七

者非邪易之繇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公非若
而人邪且公之登甲科齒甚穉參藩於茲土其
蚤周旋於簿書金穀甚潔則非直楚之良蓋蜀
藩之英也然自其爲宿州也入佐尹曹也清慎
高朗藻譽翩翩矣則公者矣但蜀之英其萬夫
之望乎迺今奉 天子命理憲臺輕舟下巫
峽沂湘濤眇祝融之危峯而迴驚徙倚以直指
桂林象郡則茲遊不可謂不遠也夫居而離則
思矧於公邪故其別也不能漠焉而復綴之以
涇林文集

卷四

三十

短章云

四川總志序

俊常竊疑孔明者夙稱三代之遺才伊周之流
亞也翼扶英主毗贊皇烈亦既庶幾哉成允成
功矣一時官府建屬稱號得人關壘橋梁靡不
繕治至於八陣啓圖木牛制皆訐謨玄遠理
思神密雖後祀千載罕有儻焉而史官獨未之
立時如秦子敕輩敷述允章藻麗辭理非無良
史之才蓋俟夫河洛海甸之廓清而後蘭亭玉
堂之弘建斯為志耳夫國之有史也經事緯道
秩類宣倫馳輝於來葉式正於群方信乎協天
人之紀而統贊神明盡制作之妙而流聲金石
者也可忽乎哉總志之編以代史也慨蜀之有
土自神禹導江叢帝開國山谷崇深區域延廣
其間事變沓積視他郡為殷英賢文筆擬上國
尤盛是知蜀不可以無志猶國不可以無史也
是故首紀帝后而立極配體昭焉次之藩封而
疏潢錫壤渥焉次之監守而分畫慎固崇焉次
之名宦而被鉞載其光焉次之郡縣而分茅稟

涇林文集

卷四

三十

送涑南王公任山東右布政使序

俊讀兩漢循吏傳未嘗不愀而歎夫漢世良吏浸淫于武宣光顯于明章至著也今攷之西漢文翁以下凡得六人焉東漢衛颯以下凡二十有二人焉夷察其時羆虎之臣瓜牙之佐非不鋒立雲蒸而號稱循良者固若是希曠也何與傳曰忠良之士國家所以為理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信斯言也豈不以取卓之材易植淳慈之性難融抑鵲鷲繁音而鸞鳳稀翮耶吾郡於東南固一大都會也明興以來握郡符而登木蘭者固皆域中之雋然求其矯迹煙霄並駕文衛嚼然不染清婉寒竹者則以余耳目所逮有若先任御史中丞可泉胡公今陞山東布政右使涑南王公雙傑而止耳夫民至愚也不輒發愚似可愚也今其俯首屏息環顧依阿者忌焉耳孰謂其妍媸默叙退固有不可測哉二公者之名實蓋得之論定也胡公既格韻飄爽風彩俊逸而公尤含冲體素機鑒澄遠郡中大夫士

涑南文集

卷四

三

見

禮之如一即顯貴人饗勞問道亦無有加焉用

是顯貴人銜之而終伏其平也每太守晨興請符投牒者充牣郡朝晨遣夕盈日以為常公指諭清約不煩而秩遇歲大旱躬禱于陽山白龍祠俄黑雲起祠中不崇朝而雨集公之誠能格神如此吾郡當南北衝津往來使者或彈棹閭門或停橈胥口郡守時常出候稽延途次僚友有欲疾其驅者公笑而緩之公常以義自處以命自安以古為則故其處人已之間出處之際雍容優暇不以世慮嬰懷而平心所孚遠邇胥格累勞序進歲無停車而胡公亦三轉為御史中丞矣昔公之主吾郡也余方舉進士旅食京華未之省識也俄公擢陝西副使復長憲而余適視學于蜀琴間酒所光接緒論律精文理而乃知其覃綜古今博聞強記是以問學若是其淵懿也祖道之日藩臬連帥咸詩歌之憲副前溪劉公授簡俾為之序余曷敢辭而重感夫循良之吏載觀于今也於是乎言

涑南文集

卷四

三

四

同年序齒錄序

嘉靖乙酉南畿士百三十五人舉于鄉論鄉莫如齒是故序齒錄所繇作乎是錄也燕峯子辨諸木矣名若鱗積齒若鴻舉號位犁然森布數易自是而父母而兄弟而妻孥後先下一披閱之何帝秩倫類于堂與而俛仰油油爾也穆穆爾也君子曰達之天下可以風矣言念乙酉以迄今茲吾同年仕進休息如登岵岵奔憇殊塗如泛冷濤飛泊坊軌未仕五十三人不幸隕

涇林文集

卷四

三五

起

也人心一有自足雖高明休美峙于五前將不遑顧而迺責其希聲往哲其能繫之使從否耶是故居今之世有鄉士矣有國士矣有天下士矣士不同其善釣也善釣則釣可為也而吾惡可以一己之善自足哉於是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而猶懽然以為未足而必考言詢事以尚友焉此士之所以轡千古綴百行量超天地神融泰始夫是之謂出世也已而豈若瞿曇氏之云哉然探本測源胥由無自足爾無自足者心必虛氣必剗虛也剗也即弘毅之謂也而千古尚友焉其為器也重矣其為道也遠矣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子言之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于於吾榜之士寔兼兄弟朋友之誼故申之以大下而私益自涉焉眉州守野谿子曰是錄比類晰倫流恩著本悼往飭來摘辭達訓緣情立則十義具焉信可風矣遂刻之

涇林文集

卷四

三五

居

壽張母太孺人八十序

積雨蕭晨掩扉凝坐安貞張子過余曰里中秋官大夫裏坐張子母太孺人某月某日齒加千髮故事邑里薦紳高年必有豐詞以望秘延祝章厥世美蓋吾邑百年來盛典也子盍鬻文而專藻焉子謝不敏然予烏得無言哉予與大夫少握鉛槧緝文辭既同罹家戚茹荼寢薪殆古云貧賤交矣烏得無言哉子今以邑中故事相屬請即以吾邑之山水為壽可乎夫山者地之

涇林文集

卷四

三

科

也吾子之言悉矣而於義未切也予曰戶樞所以不朽者能轉也流水所以不沮洳者不息也東家之子玉食綺裳晏卧高居血脈不調菽麥不知吾見其肌體脆而不實鬼神闕而不舒故能令終者鮮矣太孺人拮之據之自壯逮老而四體益堅則履焉有弗康而神焉有弗腴者乎安貞子曰夫動以足羸恒心之本也而或以瘁其生則揆諸神理殆不盡然也願聞其餘予曰竊聞之惟畜是謂蚤服又曰儉故能廣人惟弗欲壽則已未有匪儉匪畜守貞抱一而能長生久視者也太孺入行年八十勛力未衰知慮益明匪儉畜而能致此邪是可以為賓筮祝矣貞子曰服畜不勤此李耳所以內融而非所以考閨閣之行也吾子所稱可謂窺其曲而未燭其通者與予曰婦以移天為重節以不惑為其六籍之所紀百代之所旌唯是耳矣太孺人自失所天實秉無涯之感以自靖獻而嶮然不泮於是乎純嘏之錫眉壽之介蒼蒼者之申也而

涇林文集

卷四

三

科

百神其鑒之矣安貞子躍然曰是殆庶幾知母之心者子可謂善頌善禱木涇子乃昌言曰夫壽者天人之經也神靈之貺也家國之符也山川之英也是故孝也者求諸本者也養也者移諸志者也恬也者豫諸氣者也氣也者維諸神者也人也者善反乎天者也即使太孺人勤番苦節而後昆靡繼則其稿焉久矣而奚今日之云大夫起家甲科茂實並著而乃未老乞身左右色養諸孫皆潛姿龍淵騰包鳳穴凡所以觸涇林文集

卷甲

三九

志

評點唐音序

余於昔年夢有告之曰詩如鏡中花谷中音水中月寤以諮諸座賓莫有覺者或迺曰詩體輕微專務刊脫滅迹銷形上乘匪遠余曰審若茲則鏡無花矣然鏡中未嘗無花也谷無音矣然谷中未嘗無音也無花無音神罔附矣何以言詩關西呂定原詩論曰水中流月是真方恒擊節悚嘆以為真言故擅稱合作者似音非音似影非影風容將格響爭馳色韻與情神交澈若近而遠若遠而近斯為至矣 明興作者雲蒸吾郡太史高公季迪妙悟神澄起廢季習嗣後洛中何大復北郡李空同淮海朱凌溪相繼崛起翩翩風度而吾郡太常徐公昌穀尤獨縱玄關舒光神室邇來韻士罔不極志風騷興象蕭遠至於吾家以言伯氏年踰五袞靡心室家惟抽緒玄幽恍悟淵密可謂符情牧犢協趣飛鴻者矣故咸能以碩作瓊篇標馳寓內余往作出使南溟解后升菴太史楊公散帙山村彌七晝

涇林文集

卷四

早

夜余扣公曰今世和聲者稍知厭宋人槩獲矣
往往陷入于元尋逐源本非希元也力苟不逮
唐人不得不淪胥于元故知晚唐者元人之巢
窟也太史公再三避之乃抽篇往復動輒千言
其指曰宋詩村姑而洗粧元人倡優而后飾又
曰唐音猶鳳也宋其鷲翰乎元其翬采乎佩照
明憲耿耿弗磨矣秣陵大司寇東橋顧公海甸
英流明廷宗匠爰式唐音潤吐彙語恨流思專
勤衡藻未稱嘉靖丁未冬余銜命督戎霸郡鱗
涇林文集 卷四 四

中馬氣韻宏逸至晚唐體質清弱元仲其漸銷
薄矣若乃宋人粗硬失之枯元人浮縟失之滂
皆無預于唐音者也

叙霸州志

丁未陽月余入霸郡越三晨登進黃髮紆宣德
意爰有庚老如干人拜曰猗與我 后總握

天網昭明人藻綿區飲化率土崇文矧茲畿甸
膏沐濡涵則吾郡雖褊小邇年多士雲蒸龍躍

朝弄王揚希蹤班馬亦既華實彬彬矣周覽方
隅北枕神邑西襟易水南環瀛海東指薊門夙

鳴雄鎮夫何譜牒差池歲律荏苒而州志未立
旅竊惑之余方痛鉛槧之久彫朋菁華之愆緒

漢書文集

卷四

四

纂述重任云何以堪於是移檄州司延萃儒雅

專訪櫛櫛梳檢故實昕暮夕編積盈緡素觀乎
首紀輿地繼輯宮室而學校武備次之食貨秩

官次之人物藝文雜志又次之戶列川分條貫
麗密斯以勤矣迺若幹運大邦事存經濟跡邁

前脩方貽後葉實藉群賢廉精殫智式克遵承
至於標靈河嶽煥彩丹青蔚然其光昭示亡極

則有黃門雁山蓋公叙可徵已足役也知州唐
子文歆嚮文敷夙夜糾絕同知姚熙判官王恒

瞿蘭吏目孫沂咸綜心膂而典術王希周亦奔
走宣力例得綴書

封刑部員外郎西涇王翁八十壽序

辛亥九月廿七日西涇王翁初度辰也於是春秋亦既髦矣里中銀臺張公憲臺孫公謂予宜搗文以延頌之夫頌者禱也占之善頌禱者歌其壽而無其文宋以降斯義流矣蓋孝子之祝望其親固不止是然姻鄙以是而聯戚閭里以是而善隣學士大夫之壘情而扶肯綮於此焉系之是故巧文而文焉非古也然可以義起也惟予其何庸辭揆翁之生自憲孝以來寔

涇林文集

卷四

五

承前肇麟鵠之化而苞素含一故靈和玄順之休會焉貞明淳穆之精固焉語云治世民氣康樂康樂者其民無天札之患無俯仰之憂意者其壽之端乎昔之頌先德者以渾渾洪源巍巍崇柯擬之翁之皇考思蕃豐順偉猷年踰大暨予少年時猶及瞻望而翁其嗣承之則其浸泓而非滂也其幹疆而非弱也天之所以第而厚之者其在斯人與客曰子過矣叙世則賦形於熙朝者矣但翁然叙屬則均為思蕃胤者均可

祝也子安得為善頌善禱已乎予曰否否斯非情也不暇耳夫尚玄同者乃與物冥矣緣生而化者其生不膠矣其適不適者適斯適矣知是三者可與言壽也已翁襟宇冲逸神情恬曠其處世酬物無長長無少少皆畏之若敵撫之若嬰兒此其尚玄同之效也履乎華美之途而毀譽愉感蕩然無以嬰諸心九鼎一蓬萬鍾一勺其生之不膠也明矣花辰月夕呼嘯儔侶逍遙於十畝之間或偃仰林薄延矚嶽岑興而往倦而歸日以為恒恒懷止足此有適之適而忘其適之為適者也有一于斯可以引年萃是三者可以棲神元素希蹤廣成矣客曰唯唯予曰客徒知說子之勝也乃今亦自迷其方乎夫文之無憂也以作述有人而希孟之侈其先業亦以其承繼之良耳籍果良與親弗樂乎否也故視其親之年者亦視其子焉爾翁之元嗣少叅君弱冠取進士蜚聲禁廬翁於是乃馳封郎署照映金緋世方羨其繁祉而少叅君顧抗跡乞歸

涇林文集

卷四

五

養以紆此姑之思蓋入奉荀樽出侍潘輿者將
廿稔于茲矣當是時翁厥配封太宜人相與委
蛇乎房中泮渙于堂上靡弗樂也世以是知少
叅君之養非徒牲鬲已也翁之安于養非徒流
連景物已也樂其志焉耳孝子之祝望其親夫
孰有加於是乎是故姻鄰以戚頌閭里以隣頌
皆發乎情者也乃若學士大夫則有忠告焉惟
昔周公云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言君猷
德以享年而民罔弗壽也又云天壽平格保又

涇林文集

卷四

聖

四

有殷言臣迪德以格天而君亦罔弗克壽也斯
則老老及人之實八荒同域之度少叅君他時
舉若心行若政而以壽吾君與吾民則其孝
彌光矣予不類無能佐二公之役謹綴次蕪牘
授御者頌之

送鄧石厓閩師任小河叅將叙

木涇子曰論將者神機明悟為上博雅虛廓次
之副武沈鷺又次之斯則兵家之法機未陣之
玄軌亡是三者雖其志在千里而欲者定爾功
流光相外自昔以為難今天下育兵之府千夫
長萬夫長咸貌虎之上不二心之臣閩帥積勞
巽等拔之以為游叅副總而各俾其統率驍銳
節鎮險阻蓋古選將命卿遺意有事則牽引家
兵奮死力故能義宣股肱功光信史余也才謝
班生然頗有志戎馬疆場之事嘗觀 祖宗朝
遣將出師許謀豫畫而猶必使三事大夫百司
庶尹上下可否奠而後發其慎動如此至于邇
來安南之議則多進秉文獻納之臣根極要領
毋恃一己之長非止文彩繽紛亦功效周舉由
此言之國家瓜牙之士恒有餘文辭議論之臣
非乏也迺或胡馬驕鳴烟飛紫塞則搔首側望
計出亡聊甚或以邊陲積弊為解心竊惑之在
昔唐宋中季遷播顛越志士至今結憤今非有

涇林文集

卷四

民

五

潘鎮之陸梁胡羯之從橫乃衣冠相對慨羨頗
 牧令人氣悒而不揚然比年吉囊俺荅渡河涉
 渭直蹂靈石未聞一夫負戈橫騫邀擊而籌邊
 紆忠者反以言抵罪茲又何也天下之患莫大
 乎發之逢而備不審凡匹夫無所懲創者猶不
 可使重得志矧黠桀之虜邪石厓子帥蜀擢小
 河叅將亦庶幾於前三者之風烈蓋小河壤帶
 松潘密邇臆臘乃往時西戎入寇之路故當事
 者拔守茲土以觀綏攘方畧而議者猶思大同
 聖林文集 卷四 聖
 深太尉遼東馬都督曰使其若在必能制單于
 死命以一纒縛致 闕下得無有遺慮與石厓
 其尚取徵於予言云

涇林文集卷四 終



周太僕六梅館集第五卷目錄
 叙類

送桂陽州學正復泉陸君還吳叙

刻南中集鈔叙

升菴玉堂集叙

贈印厓王公擢廣東左使叙

唐詩七言律選叙

風雅逸篇叙

丹鳳圖倡和詩叙

七十行成稿叙

北征圖詩叙

楊升菴集叙

封太孺人許母七十壽叙

王陽史年文壽叙

居庸山人詩叙

叙顧伯子集

封孺人潘氏八十壽叙

陸子餘集叙

涇林文集 卷五目錄

一

考

原缺第二葉

涇林文集卷五

東吳周復俊著

門人檢討端銘徐應聘閱

友人文元溟池張文柱校

序

送桂陽州學正復泉陸君還吳序

明興設黌校徧寰宇儲賢簡髦其制府衛州邑

遇歲叙貢各一人貢者率淹阻嗟嘆乃若通都

名邦則科第駢肩貢亦多俊躡步雲霄翩翩也

涇林文集

卷五

一

予表兄復泉陸君與季南門君家世儒並精敏

好學攻古文為詩菁瑰瑋國擬二陸云嘉靖

壬子復泉捧憲使檄貢上春官 廷試屆期君

先日疾大作獨後不預予往候之君方倚疾一

童子侍其一僕尚僵卧君愀然就決歸策予旁

引曲譬堅莫能挽疾間其對客輒喟然稱曰吾

大父由兵部郎出叅浙藩歷茲有聲未幾謝

吾父舉戊辰進士未仕蚤自開闢初

父祖咸以文學風示子

吾蚤孤膺緒冀得搗藻擢英宗邈先志疇昔嚮

慕既乖而舉止復躓乃今徒步東歸密親懿友

將強掖以出非計得也吾其扣 帝閭白章服

以文厥躬乎已而 命下遙補桂陽州學正協

其志矣嗟乎君豈棲戀於章服者哉客有疑言

漢興諸儒經業承傳功闕流曄其後裔登宦累

世不絕由今質之乃或未蒙其延澤邪君淳謹

孝讓居家動依繩矩宜玄冥垂祐永未亡窮胡

既偃於彼而又竒於此也方今 一人明聖海

涇林文集

卷五

三

嶽晏清南北疆場時聞小警行將獻馘凱歌繫

組 闕下當是時君宜獻頌抒思庶幾舒露芳

烈震揚盛世乃拂衣高舉不遑朝夕其真以李

鷹為我師耶予聞而嘆曰是徒知其迹非所與

論於迹之外也君素秉高志燁然深識其知紹

嘉先軌不專恃於科目明矣假令日月迴薄需

次銓曹不越得郡縣一博士即驅馳履任沾升

斗祿亦何足為軒輊哉君志念深其所以自期

待者遠故玄圃拱壁不以藉甌鄧林碩材不柱

字鸞刀金錯不逞於一割物固有自負其能
矣詩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思君之謂也走輩
惡能以測之

刻南中集鈔叙

癸丑夏五余三使南陸訪升菴先生於連然海
莊未覲也久之緘鯉徵鴻貽音授簡以南中集
鈔梓繡未精丁寧鄒揚先生詩刻在人間右南
甲集二寫南中續集二寫手書升菴詩二寫升
菴揚先生詩二寫皆已映色瑤珪騰輝虹漢顧
絃辭麗藻登載寔繁裔楮殘章散遺不少近從
記憶遠逮菟披小市孤林方珉片碣凡茲宮僊
苑之留題竹宇松亭之揮灑涼縑暑箑之所流
涇林文集 卷五 四

傳漁舸樵扉之所欵蓄曠若二時俄堆簡素而
又獲連然諸生入門高第知余篤好千里惠將
亡異鱗屋飛珎鷄林薦馥矣余乃撫几而嘆曰
此江潭澤畔之塗太乙藜輝之燄也登臨游曠
之遺金馬碧雞之光也茆茨蓬翟之韜文苑木
天之儲也海童蘆笙之倡明庭清廟之奏也余
何敢忘焉余何敢忘焉嗟乎子雲未老寧無擊
節之桓譚季雅有文行見賜纁于光武乃若先
生之詩權衡千古操縱百氏列錦合綦含英茹

實驅馳漢魏肯與顏謝比肩掩抑齊梁何啻徐
陰接壘斯則奎緯有章神化所至非東吳狐蘆
中人所能知也刻成視前上焉通為二焉云

卷五

五

升麻七堂集序

南中集鈔二卷既缺諸木安寧諸生丘文舉復
既升菴詩若干首昉正德辛未迄嘉靖甲申迺
先生擢龍頭步玉堂與出使川塗摘藻專文抒
志和情而作也余謂西清南中意象誠懸朱鳳
碧雞遷染互異顧不斯察而猥加丹徼之稱因
循蒼洱之迹不既誣乎夫地緣情立則往跡可
遵素逐景移則今適可想跡之往也履也適之
今也亦履也君子惟安其素履耳矣於先生性
涇林文集 卷五 六

分奚加損焉是故標以崇名釐為一卷庶俾升
梯岱華寰宇畢陳擊汰滄瀛鰲鯨悉覩云爾

贈印厓王公擢廣東左使序

俊徃年晤印厓王公于京邸當是時望隅考德
即知其賢嗣後公荐歷滇藩為右使每鄉人至
自滇者必亟稱公賢夫天下之知公者固不止
於一鄉之人而俊之於公又不必卜于人而始
决也歲癸丑予以整飭瀾滄戎事則祇教益密
而知公彌深未幾東廣左使之命下矣飛行
有期周潭汪公授簡俾叙之語云雍雍穆穆材
智伏外阻內訏士乃充言有機也故賢者不忘

涇林文集

卷五

七

世亦不徵世而世方多故必有賢以擬之此其
效可窺也今寓內恬熙日者北胡入雲中徑靈
石直抵盧龍其勢孔棘也今聞稍稍却矣能保
其不南乎齊魯河洛饑氓狂寇相與煽雪於郊
而倭夷出入濤沄來若颶流去若景徂漳泉江
浙環海而居者靡不茹其毒也即嶺海之交東
廣雖僅稱亡事而蒼梧岑藤諸縣攘寇方息計
天下郡國安者什無二三而吾郡之侵漁其甚
矣姑舉一端昔議履畝捐金以供里甲均輸諸

實漸增溢倍贏枝一
里甲均輸猶昔也取之視以為恒而臨之者漢
然弗察則愁苦冤抑之民何時解懸乎公明敏
精絕其於方域之務區處之宜洞然若畫行將
保肇東南贊理西北以入佐宥密可跂足俟也
俊漢洛亨途方圖隱焉以觀德化之成而中心
不寐如有隱憂自不容默爰撰撫燕詞以復周
潭而因就正於下執事他時公過三吳無徒視
之漠然已也

涇林文集

卷五

八

太

高詩七言律選叙

嘗謂聲音之道根諸心而已詩者聲音之大宗而韻以標之色以藻之寄象抒情徵數諧律上之膏澤皇猷次焉專傲幽悃披含萬彙總率千襟極與天地玄通大道偕會故云詩乃聲音之大宗也唐詩材沿江左體會真元世主抽華宰英偃草加之風氣渾融格製玄古知愚均者朝野同流故當其時群儁歛其靈萬里臻其奧雖未足以希經緯藩垣遵殷周吟域然千載而下

涇林文集

卷五

九

明

成伏其懸襟約遠寫韻鏗鏘不質不支匪浮匪麗晶潤若韞玉輝發若煥霞穆然清風縹縹乎尚矣而習之者高卑折調脂瘠殊形或累歲靡精竟莫攀望茲其所為長也既自貞元以降杜陵諸篇稍變音節至商隱渾滄風神逾易玄雅幾亡自是以旋韻喪格窪絳芬璞散參差趙宋奚足以云大氏代運攸關非繇人力予自結髮授簡先君槩閱燈搜垂四十稔通臨蒼洱政務之餘爰自唐初迄其末造嚴披悍覈既黜阿

亦嫌卓詭裁之寸心協之仄律罔拘流代務會樞宗杜審言而次六十九人得詩二百二十三首乃若質而近俚清而向薄英奮而少和平細實而非廓雅咸趨所略蓋羣木從繩工輸不惜衆音就考師曠無心亦殊節而合指也

涇林文集

卷五

十

大

風雅逸篇序

仙村草堂之會升菴揚子脉余以風雅逸篇余受而紬之願有復也曰是非六義之裔三百之胤文乎揚子曰古辭所遺古音寓之學詩者不可不到心焉有言詩曰取材于選效法于唐綠情綺靡之勝溫柔敦厚之荒也一荒斯宋再荒斯元元之荒也治宋之荒也疑槩乎未聞于唐風之靡矧曰闢風雅藩籬哉余因之而感夫音之說矣夫鵲鳴也倉庚也雉也鳴也螻螻也蝸也寒蟬也鴻雁也異耳同聞也常音也故合之喙鳴係之月令若夫巢阿而鳳集衡而鸞雖雖皆皆節節足足下遙九仞鳴曠千年有耳希聞也非常音也故寫之律象之琯鑄之和昭之鈴為其希聲也為非常音也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音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其僅存而未亡者吾寧舍旃或曰是度越風雅翼矣嗚呼汰哉劉履氏專以風雅許人彼方專專然上稽虞周駸駸然下迨漢魏顧乃瑣

瑣馬羸入宋代譬則鵲鳴升鳳阿螻螻倚鸞衡也亦必點叢雲而浣晨露矣師曠有耳謂之何我方伯南湖公一見而累深數焉且曰余必刻茲于真雲以諗同好鳳琯鸞和雖未遽及鳴螻其遠矣東吳周復俊快之見而樂其傳作風雅逸篇序

丹鳳圖倡和詩叙

己卯八月十有三日舜原揚公詣余曰右使交
峯胡公得雄彌月察案諸君子續圖綴言以效
祝也子與聞乎昔商瞿年幾五十孔子曰爾後
有丈夫子五人既而果然此藩司群公之祝辭
也余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武揚公曰禹鈞竇
氏績行纍仁晚得五子皆以文章勲業名天下
靈椿丹桂之謠尤為世所豔焉此我臬司之所
祝也子以為何如余曰仁者必有後非獨禹鈞
爾也羣公之贊不既休哉公曰粵有貴人夫婦
向子山靈鄰婦以瓣香從焉未幾鄰婦得子貴
人乃愴曰吾豐儀殫忱神未許也彼乃索而遷
獲邪夜夢神告曰吾非爾斬也鄰婦之子賤非
若貴人之子必祈請于上帝俟得請而授故稍
遲耳今已獲明貺矣此連率二公之善祝也余
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古人云人無僻求神
無私昵孰謂天道遠哉舜原曰友于之頌禱則
吾既聞命矣子亦有言乎余乃披鳴鳳之圖祝

涇林文集

卷五

十一

七

握蘭之篇作而嘆曰文峯公齒未五表也生子
未晚也而或以為晚也緣公科第蚤聲譽流曄
且也爵秩崇諸福備矣惟是懸弧之祥乃今始
愜輿望焉夫亦既有徵焉已乎故言商瞿者固
于數數定者德不足以移之否則瞿遊聖門德
非涼也稱禹鈞者根於德德厚者物莫得而忌
之否則燕山之後何碩大且滋也語貴人之胤
者由於帝簡帝簡者神不得而私之不然胡請
而後獲遲而始授也通於是三者可以藻圖可
涇林文集

涇林文集

卷五

十四

東

以流響矣嘗聞丹山之穴有神鳥焉儀於虞鳴
於周逮卷阿梧桐之什寔侈君臣遇合之盛故
其詩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君子之車既庶且
多余竊於鳳雛望焉又曰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今日賡歌諸篇其卷阿之餘韻乎

六十二 成稿序

文學立君文舉為予言升菴生平著書凡六十
三種行于代者僅四十六種云乃若七十行以
稿則公晚年所作而文舉輯之揚生富春手錄
也嗟乎公以師臣元嗣年二十四即舉進士
一官禁林門第科甲亦既通貴清華極矣頃
禮不協 恩謫滇雲由嘉靖甲申邈己未蓋
三十六祀其客路之悲辛旅次之岑寂嘆風雨

涇林文集

卷五

十五

意象融適率於篇章寄之加之天賦不群超悟
卓絕博學強記至老彌精故其所著若是其多
且麗也假令公出入承明武不越輦轂下而山
川之嶽巖草野之蕪曠人情物態之糾紛迂還
均弗經于目亡拂于膺則搗練未精誦詢罔悉
而乾坤海嶽之靈淑亦何由俯仰旁稽以窮其
變縱於論思啓沃之暇敷文代言自宜華美温
麗不若窮而後工如其工也孰與今多繇是知
天之自賦 六十二 陶鈔於公 德至矣憶自嘉

靖乙未至甲寅俊三入南滇載仕西蜀凡二十
餘年恒與公握手接膝散帙論文闌夜申旦開
諭勤拳實兼師友之誼且祝母有文訓子有誥
申貺有篇亡慮數十百札公之於俊何如也今
茲來遊忽覩丹旌飄揚于昆池之上而文舉所
輯成稿適携而至慨嘆疇昔不覺雪涕之無從
爰命梓之流布海宇而其所著書併疏其目于
左方庶學士大夫知有攷焉

涇林文集

卷五

十六

北征圖詩叙

嘉靖辛酉秋余自滇雲捧檄入覲八月六日次
安南聞擢留都同卿乃循例歸檄于藩司而征
途滯霖飄轉棲泊皆生平所未蓮十月始涖滌
易邑月樵張子泊泉穀兩兒來視駟上方息陰
七日藩檄奮至不獲已曆仲冬六日首塗陟降
停止與張子俱張子每至岡巒城郭嘉林水處
意躍躍飛動輒欲敷之繪藻余亦緣挹景象口
賦短章以侑其蘭興馬至京張子闌夕小窓吃
溼林文集 卷五 十一

子少聞楊子雲其人湛默自守不欲矯然于世
意其中若無餘者及觀甘泉河東長楊解朝解
難絃辭滄滄凌摩盪擊飄轉流互儵習如神至
太玄法言與矣又何所暢縣殊也其懾栢生屈
侯芭有以哉 皇明光嶽氣完英賢雲蒸文道
古雅博南成史成都楊公慎興馬人皆云今之
子雲其信然耶公幼慧穎八歲即點綴儁絕二
十四舉進士第一少師三南楊公設四事訓之
皆生平所未了公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嘆
曰此真才子既紬文石渠預觀閣秘進詣逾澁
而遠未幾 恩謹滇雲違丹禁而就朱炎辭密
親而之荒成萬里于邁人何以堪公神襟灑灑
旅棲高嶠局絕世務時與韻士浮臚游韞窮金
碧林水之勝人間斷簡與篇延搜極殫行遊飲
嘯唵披不徹獨舞之暇著書五六十種扶踈浩
蕩考訂精密篆隸草真咸臻厥妙嗟夫古人之
學可想也漢以降儒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

楊升菴集叙

溼林文集

卷五

十八

迥今兼之以故舍英纈秀之士識或不識皆宗
尚焉當此之時寧知公與子雲其孰為雋也君
子曰大夫低回新室竟蒙投閣之耻公揚音吐
氣二 聖朝雖枝荒三紀寂歷以終不逮翊
皇猷輝 帝制殊可悼畫方諸子雲一何賈邪
公為文憲章遷固翱翔晁賈總轡于屈宋染指
于王劉濯纓于權柳而扶搖縱恣有其似之不
必摹擬而始工則奚止馳駕于雲已乎公自稱
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末言緣情效杜陵
涇林文集 卷五 十九 科

以上四始今茲所觀特九鼎之一商旃檀之片
香已耳俊往時總憲蜀臺解后公金沙寺謂予
不鄙斯集幸刺諸吳中子既口諾心許之慨徐
劔徒縣嵇琴沉響爰次遺編并叙其世庶來葉
有考焉

封太孺人許母七十壽序

恒山秦子將上春官行有日矣過余言曰夫人
壽也壽以文古與木涇子曰余未之前聞也然
古人之朝聘者盟會者升高而送遠者約賦賦
前抒情駟上或分縞以結言或贈策以申義即
文也至夫叔德昭勳彰名業行瑋篇鴻筆垂黼
藻于當時徽策寵章播芳蕤于來葉皆文也何
獨壽居五福之首望百年之期而可無述乎秦
子曰女子介修齡墮繁祉亦可以義起與曰奚
涇林文集 卷五 二十

不可也史皇六文有壽字矣夏殷出壽有壽辭
矣周詩雅頌有壽祝矣茲不獨為丈夫設也故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而後世綴文之士作燕喜
餘音解以侈其事焉亦以女貞利于家人陽德
藉乎陰教苟內行聿修光昭壺範則封章綸綉
大君且有命矣况于文乎於是恒山子昌言曰
封太孺人錢氏吏科左給事中雲峯許子母也
嘉靖乙丑三月念有三日設悅啟辰壽登七袞
矣請言太孺人之事姑嫜也左右扶携不憚勞

勤年幾九十逸豫偕康其相夫子也採繫沼淮
何足喻其處小星衾稠未易擬其惠其教子也
慈而有制沃以義方雲峯子以進士起家出宰
岩邑仁洽化流入司諫垣宣猷樹烈教之成也
迺今邕邕侍養齟齬畢供孫曾遠前其樂未艾
將自此而期願以躋上筭無惑也文以張之疇
云不且木涇子載拜而賀曰語云大雅之言猶
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秦子之談肯遠辭文可
以代雅音矣雲峯子盍緝言光誦以綴于南陔
涇林文集 卷五 三十一

玉陽史年文壽序

陰慶改元秋之日少泉子揖余言曰玉陽史君
茲歲四百四十五甲子矣仲秋二日初度也子
寧無言乎余曰龜暑方烈僕病未能也少泉子
乃深託焉余載辭未獲也爰叙之曰漂陽史氏
上世有諱崇者當三國時有大比于斯民授茅
建國厥後本支扶疎流祚無窮歷隋唐洎宋以
逮于我有 明代毓明儁其所繇來遠矣昔賢
之咏先德曰渾渾洪源曰巍巍崇柯非溢美也
涇林文集 卷五 三十一
言有基也君神明之胄也其基厚矣夫臺之築
必廣其址而加峻焉不然何以廩千仞之標而
蕩雲摩霄也君性寬而慈施仁九族遠方之士
來遊來觀者蒯維母煩于卜館敞衣不靳于揮
金環數百里間待舉火者夥矣施而不德叔向
之所為歎也夫德為人所歎者歎之不足必歌
舞之歌舞之不足必頌禱之頌禱之叢神必聽
之神之聽之福之翕也壽福之元也君其能道
乎君家食指無慮其若幾千百乃曰老而傳禮

也屬其胤錦衣而承事焉汝其爲之吾願息乎
汝矣瀨水之上玉潭之陽有離館焉山水林谷
之麗也君時常出遊竟日忘返少泉子曰斯亦
汗漫之期出塵之高蹈也其有埤于君壽乎余
曰立於天地身表皆外物也以物爲我者厥名
曰繫繫非忘也故知室宇之靚深林園之幽寂
若巒洞壑之棲依比之恩焉則有間矣乃若流
觀飛鴻寓目淵魚非不曠然蕭遠也似可言娛
神矣而非致其神也余聞玉陽子醜組而後灑
灑林文集

卷五

五

信

然莫然鴻濛之爲徒混沌之與居無思無營握
道之樞斯則非靜而靜也不空而空也掩陰霞
之迹絀辟穀之風庶幾栖心蓬階壹意于焮炯
者與自今伊始甲子茂臻絳縣之叟所不能知
之矣

入息堯風遺也服其稼穡周明農也開塞固守
漢徙民也古法若茲今令如彼吾惡可不知所
自哉於是山人神情日益玄暢身棲寂寞之濱
心游昭曠之上寔然足音壯虛外矣塊然獨處
嚴沉冥矣撫人間萬慮之變仗景緣情一切寓
之永言日月居諸修焉成衰 今上改元召淪
棄諸臣山人與焉間出詩表而謂余叙之惟言
事遷謫之臣所從來有矣然登臨俯仰悲憤宛
結而搖搖靡靡之咏所由發焉脫然者無幾耳
灑林文集

卷五

五

見

至如懷沙弔湘賢者猶然不免况餘乎山人所
自爲詩悉雅澹和平蓋以所得者深而冲養之
正以故超軼如此近揚太史慎恩謹滇南殆踰
三紀而其所賦諸體泯無幾微怨懟之氣以彼
較此其相爲興起而聞風者乎山人今柄用矣
宣猷舒音以鳴我 國家雍熙之盛將含哺擊
壤之謠轉而爲梧桐鳳皇之歌也山人諱存仁
其官階世系載在 國史茲不贅云

叙顧伯子集

每讀兩漢書悅其史臣凡撰詠世家風猷勲德
必上稔父祖旁輯彙第以流暢厥美于亡窮未
嘗不嘆其訓辭之厚也以爲仰符孔門斯焉取
斯家法而後之綴言者曷不取式于是焉吾邑
顧伯子氏高朗篤學鬱暎于詞林而大父西岩
公蜚聲文苑董學北畿王考雍里公蔚矣令名
載持文柄父子並臻華要奕世文宗斯播珽伏
軾之士所常傾艷以爲鮮儷者也厥弟仲子英

涇林文集

卷五

五

七

英奕奕秀拔于文競爽爭發疇分先後語云平
輿有雙龍何以尚焉伯子凡振藻揚音類溫潤
爾雅宜其孝弟之性以抵捷倫極是以浩浩洪
源魏魏崇柯粟里由茲迢迢瓊瑤在魏機雲入
洛柳侯以之遙歎諒其風迹炳烈丹青垂芬千
葉矣或謂詩之懸教寄象抒情徵數諧律韻以
標之色以藻之骨以損之于焉膏飾皇猷粵隙
幽惻斯其致爾矧才奇于崛起悟茂于獨得故
出群之材難拘繩削會心之想盡點空蹄不必

上稔而旁輯也即如其言則遷爲太史胡墨墨

以書談羣世台司奚懂懂於稱孟至於承明之
作既無堪于平涼臨嶠之篇亦何煩於康樂矣
俞仲蔚曰伯子之雕斯集也非以徽名也惻斯
時之簡賢役濫加于俊髦征弗蠲于造士由是
設疑以自通耀文以覺世若楊子雲班孟堅崔
亭伯之云爲耳既築野旁求釣川後載禮蕪久
矣士之相遇有會而心之相知有神古之人不
斷于遇也然而有遇焉者神與會合也故緘陂
折芟世仰其玄風西洲織葦時欽其至誼或領
微言于桑下或醉令德于籬間澤廣而旅幣自
徠林密而徵軹仍至宇內大矣寧無秉宣哲之
鑒者乎伯子深湛縣解尤嫻于文筆飄若春雲
壯若秋濤晶采如琳琅雅正如琴瑟方儲大輅
清廟之用匠石安能舍之而終弗顧哉攬斯集
也第安石之碎金瓊枝之寸玉耳伯子安之余
知無所庸其惻矣

涇林文集

卷五

七

封孺人潘氏八十壽叙

隆慶庚午夏五余兩甥秦元建元科將其父命曰稼適母潘孺人今歲八十是月十有七日設悅辰也頌賜言以爲兒孫擲下之祝余聞之始而茫然繼而惕然又繼之油油然以喜也兩甥退負墻而立余曰若未喻吾意乎始余與兩祖按察君遊皆韋布未遇也按察鼓盆爰尋盟於潘而委禽焉婚娶燕會事尚記憶若期月間耳當此時按察年踰弱冠孺人及笄今遽稱八袞

涇林文集

卷五

三

起

之教皆吾祖母履歷之迹乃若致壽之端亦可言歟曰余烏得無言哉壽福之先也德壽之原也德以基福福以綏壽天與之人成之自昔善頌禱者必曰女子之德以幽離爲本以貞靜爲極則孺人自其女爲婦以迄今茲恒稟至性兼佩令德其居榮顯無情容無德色至不如其所願雍雍爾穆穆爾亦未始咨嗟繁嘆以傷厥和竟日端居不踰柵闕寂不聞其喜怒之音而庶事自理減獲不嚴而化待妾如女其有合于君子之道者歟抑幽閒貞靜之所發歟循是八袞以進于期頤申錫無疆無惑也余顧兩甥曰吾息自歸汝家越二十有五年事姑真能色養姑與婦相得人言無間其歸寧也未嘗不稱姑之盛德焉緬懷爾祖念念似續之未廣孺人今見兩孫而元建又舉兩男舍飴緯膝樂未渠央當有溢于言意之表者余固不得而知也兩甥乃載拜曰贈人以言華於黼黻文章吾父病不克躬領至教乃今得藉手以代岡陵祝矣

涇林文集

卷五

五

起

陸子餘集叙

陸子餘集流播人間已久集之叙篇尚缺焉未
著公元嗣延枝乃稱曰左太冲嘗賦三都得皇
甫玄晏叙之而世始重竊願有冀焉予方喜延
枝允承先烈乃尤懼於斯任之難舉也猶憶公
嘉靖乙酉丙戌間秋闈春官接獲魁雋當是時
文聲蜚湧萬壑潮生太阿舒鋸嬰者歛避迂試
尚書石公珪將寘首選不果繼選吉士連七試
居首比 詔簡吉士充史職公以第一人進又

涇林文集

卷五

五

太

不果此惟忌者之罪而公之文則海內學士諸
能言者固已心懾而神嚮之王文恪公整一代
偉人覽其文嘆曰必魁天下少師揚公一清罕
許可噴噴輒稱通儒非止東南文士俊何人而
顧欲預其文哉竊聞之文者吐納三才并包萬
貫雕虫失之小專門失之私鴛未失之靡侮聖
詭經失之畔故知夫文之方也紀述欲嚴辨折
欲揆褒貶欲公論利害欲盡章奏欲切而切須
傳欲端典故欲練條陳

直繇今時公直若考正聲於律呂挈宏綱於機

軸其彙粹厥成者乎夫才長者義則踈辭工者
詭於道義精不詭者或枯稿不腴溼鬱莫豐公
天姿高朗而蘊深湛之思緯之以淵懿之學直
悟玄解自得於心澹然淳沉孰窺其奧而王公
文恪太宰羅公欽順洎海甸英賢虛懷質疑往
往出精見以折衷而彼皆自弭服式是測公之
造得其髓矣然察其志之嚮往諒以採時為仁
經世為大司諫未幾封章疊上皆關綜理道縣

涇林文集

卷五

五

明

合幾微其指斥權姦剝劾黨類凜然莫能逃其
罪于千載之下永新出宰闔闔有神不載期而
報政夫豈徒韜精墳籍者哉惜夫諫草爛然什
不施行三四理邑未久竟自投劾以罷假令宵
人罔忌天授之年將潤澤 皇猷增輝 天閣
與唐敬輿接迹比肩無疑也俊攬斯集望外迷
中要非玄晏得左氏之深者聊紆延枝悃幅而
緣附于青雲之末焉子餘公字遂標其集乃若
志行之純宦業之美節槩之孤則龍池山人彭

黼菴遺藁叙

余未升時先君指數鄉國名賢未嘗不嘆黼菴
 柴公長者公至先君輒倒屣迎之相劇道義洽
 論移日兩相得甚驩也如曾曾小子雖未能悉
 舉然心竊嚮往焉公舉進士入諫垣覈功罪齊
 魯之郊秋毫無貸也時時疏論邊儲屯田諸抑
 權倖事及柅 武皇帝南巡大夫士聞者必翹
 首曰柴黃門者又論列天下某事某事矣至章
 章也而世莫得見以焚草故豈古欲諫不欲陳

之慮與比官光祿修明十稔始丞應天四稔始
 獲正尹嗟乎難矣 太廟災方自具投劾而遽
 雍容以免嗟乎又何易也公姿高朗惇大而沉
 厚方其未仕上下里閭鬱然康濟為念也攻苦
 篤學彌瘁彌精泊登宦牒聿以雄深偉麗之文
 粲其靈秀之氣諸所纂次記述岌嶸磅礴皆其
 燦然者也公晚年余以使事還吳拜于床下詩
 書凝席風度超遠莫測也徒念先君交好踰五
 十年往時德音猶不忘耳余既倦遊而公之季

子亦辭組逐婁上間眎遺蒙夫播揚先烈以流
 譽亡窮孝子志也俊岳窳何足知之獨憶公之
 仕中朝也洋洋焉既有聲矣當是時柄臣司國
 合意者驟進藉令少依阿偃仰即寄顯亟可必
 得安有居光祿守一官十年而府丞越四年而
 正尹胡用之舒遲而媚嫉至又速俾之闇然以
 歸也公嘗稱曰居官任職不在人前讀書學道
 不在人後以是卜其偉度卓立凌邁疇等而非
 世所及知所知之者何寡也緣季子之請余故
 叙論之於篇

涇林文集

卷五

三

溢瀆戚隱君詩叙

邑城之南曰溢瀆村蓋膏壤也宋理宗何皇后
 寔產於此是夕萬鳥翔鳴非地靈秀何以致是
 方春時余偕同志往遊焉超輿梁而徑度指陂
 陀以孤引稍西折百武則平岡鯁鯁長薄竚窳
 烟樹深邨流泉茅屋什伍比鄰而遊息於藤陰
 桑竹之間者衣冠樸雅雞犬不驚訢訢如也俄
 遙峯矗而碧艸迎大川橫而青霞合乃若略約
 結宇澄灣方舟蕩乎文藻咸旅往旅來載浮載
 汎余乃曰洵美斯在斜川歟磐谷歟桃水歟
 訪古者采真者奚必越采阻披蒙密也而隱君
 子有戚君者得茲地而蟠焉逮幾世矣隱君生
 于憲 孝之間 聖治休嘉民風粹美矯偽
 不作耳目弗關乎蕩泆之非虛讓之習元淳載
 也蚤時掃于鄭公文康之門日飫夫忠孝節義
 之彞訓蒙養端也吏侍葉文莊公盛太常夏公
 杲秋官大夫孫公瓊少叅竹西虞公臣學憲條
 蕃張公和皆以清德碩望標準里閭而隱君相

涇林文集

卷五

三

與彈琴賦詠匏樽過從斯夕靡間追琢章也故
其宣諸音律率渾厚和平不縵不靡含嘉州之
質直師泉明之自然有邁軸之風焉而挹之者
自穆然以遠厥孫教授君屬余叙之然余聞隱
君嘗自稱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我思古人寔獲
我心故窺蘆者不見其形陟臺者祇聞其音伊
何人也焉用文矣而吾何以永言為哉諗若斯
言則其中之所存吾不得而知之矣隱君諱軒
宗軾其字

涇林文集

卷五

五

婁曲山人詩序

天壤間物何關于情情自系于物也聲之翳于
耳也味之變于口也彼非有求爾也唯口與耳
自親之者繫人抱陽含靈情固不能忘耳乃若
詩之為執穆乎若淵窈乎若宜澹然冲然非有
絲竹幻眇之娛又非若鼎俎齏醢芳羹沃飮之
饗可以搖視聽潤喉頰世猥有好之終其身者
何歟沈次谷氏齒渝入表身寡他好唯醲於詩
坐撫行塗非直己之自嗜于為詩爾也而夫人

涇林文集

卷五

五

東

之為之者必紬繡味習持抱襲護無斁也抑推
敲將真擊齊音涵濡與咀嚼並美果有元聲至
味怵心驚魄俾其守之而弗去邪次谷自言少
經艱阻每停頓遊觀率寄篇牘用以流鬯幽悵
抽杼憤懣今攬其詩冲澹閒遠蕭然上承彭澤
嘉州遺趣雖其格調超曠不群苟非篤嗜之久
亦安克詣是也嘗謂予曰吾老矣近探勝囊得
所製婁曲山人詩二卷大理丞山齋周君聞為
是訂往年吾邑孫叔英詩賴先達文莊葉公叙

繹迄今流傳念君與吾交游荏苒恐無片言之
貺以寧我耶余感其言而亡以稱第念其級述
得之辛勤成於積紮雅志澄邁髦矣弗諼遂撰
次篇端以貽其後昆庶知有攷云爾

顧行之集叙

始余識行之于林臯也從陸墓楊甥行遊散至
浦口見一宅門舍晻藹上書柴門次流水乳燕
度春雲意其中必停雅人通刺候之倉卒接晤
論吐蒸洽遂怡然相懽彌日始退便定交于籬
落之間桑竹之蔭矣君長才博學風神雋朗內
受靈冲徜徉不羈故藻翰之立點綴因景景效
睫前情融世外尋其累牘率如春雲流水之音
始嘆其駿今愕其贏矣系本世族蚤折桂枝茂
承箕裘之緒充其所挾料佩玉紆紫只尺斯近
蕭然夷曠不以時務經懷旣旅進旅卻年髮稍
頽川途盤桓時境岑閭羈思所牽亦增累嘆每
結情於林澤寄况於樽竿而尤恣於篇章怨而
不誹憤而不激視緼袍如黼裳等蓬宇於綺閣
可謂得風人之正者矣明興詩禮聿新自吾郡
太傅徐公泊空同大復輩出力培古雅浣滌頽
風衝機迴翰學者宗焉而君以玄識清襟適邁
時會非徒排比專勺音律流暢尤顧瞻風雅存

尚風骨一篇一咏光采照人譬之文輪玉輅
載敦鼎驅馳于清塵芳草之郊觀者咸仰其翰
輶之堅苻以之麗也是弗得為正始之遺響乎
夫詩之教微而其為韻也遠微斯淵深淵深斯
叵測苟非學窺百氏則不能含苞千古而致極
其精迺若其韻命之者天授之者神英英郁郁
與化俱生冉冉馬溶溶馬如水上添花漪雲端月
沉又如丹霞灑氣飄帶林岫穿霏曠野可挹而
不可盡學循滋習大道可通韻非化既不可強

涇林文集

卷五

甲

四

得故知韻者詩之所由汗隆也無病學之弗克
唯患韻之弗足聲歌非韻莫損矣則詩豈易云
者哉行之澗示今古式準諸家刊削撰擬止絕
揮霍而繩之唯中雅迫唐初耻攀元宋官徵務
調其音方圓不喪其度情蘊夫辭色銷于象泯
然無蹟混以化遷亭亭如也軒軒如也與外煥
中稿閱未終篇而倦者天澤矣斯非學與韻兼
勝者邪顏懋仁見之嘆曰洋洋焉懿哉夫詩
之世居郡西周山有林巒之勝

劇清約其棲陸墓蓋依婦家楊氏云集凡四卷
古今詩四百十四首雜文二首

涇林文集

卷五

甲

序伯父同野行略

我伯父同野府君早時志意澄邁氣槩一世我
祖通奉大夫府君嘗目為吾家肯構兒也中歲
釋褐授 靖江王府審理正迴翔宮掖久之乃
遷本府長史嘗稱曰吾夙敦書史幸脫簿書奔
走之勞恬焉以居而又獲侍 賢王崇尚儒雅
竹林常召而蘭樽屢携王之於我亦不薄矣吾
所安也生平酷好先正陸宣公文日臨淨几手
自指書一二葉鑄諸文本以貢于 王王甚憚

經林文集

卷五

中

之曰周君所好不凡也府君胤輟不立居桂林
年五十八始立遂以名其子曰廣而嘆曰吾事
足矣遂灑然辭王以歸舟中所載圖書數卷英
石數朶石府君所好也今園林中存之題曰同
野廡石時諸名賢咸侈其事而紀述之足以占
志之澄邁云廣為邑庠生久已不祿子弘祚亦
庠生萬曆元年祚遣其子伯起持是卷索俊綴
語于其上俊痛念悽感久之不忍運筆昔府君
同母昆弟六人而於我 先君子贈通奉大夫

尤為友愛嘗自俊謂先君子曰此爾家芝蘭玉
樹也時時與先君言欲立俊為子雖未即子之
而子之過于已子故俊懷終身之恩亦有終身
之感焉不能一日忘也府君昔苦于嗣之未立
今再傳而孫孫之子伯起年十六亦秀而能文
嗟乎府君亦可無憾于九原矣厥諱彗字承勳
墓在馬鞍山東之南距山麓百武而墓上之碑
俊尚未樹也聊爾叙之以俟他日焉猶子俊謹
序

經林文集

卷五

中

閒居自叙

余屏居之暇攬開亭輞川桃李園之篇驟臨水而歎曰山林之上逍遙自立於風煙之表曷嘗不理性情哉故有崢嶸然者崢嶸然者尤矣有慨然者慨然者窪矣有蚩蚩然者蚩蚩然者鄉愿矣可以知而夫其和者也由斯三者夫是之謂櫻世也櫻世者人必劑之而冀以仰符天衷不可得也是故性情之不理者不可與遊人間矣余進不求比仕皆逍遙不知其行幾由

濠林文集

卷五

聖

旬亦言其幾千萬里晚歸暮上道憶曩時渺然之身湯漾於黃牛碧雞羊腸馬肝之間莫定其所底止何如也迺今王山之陽澤若微業謝李予之賢若班生之啟虛俯俯在任俯碧城之溪響帶長薄於修火余得而安之千載之上三君之清塵麗藻豈不可幾而期山期水以觴以冰其適一也夫子之遊息於斯也耕稼不失時兒孫不失業儻偕不失人謠詠不失節琴瑟不失御盪蕩不失物情而出暮而休寒暑不失候

竹林之逸不可希金谷之侈不足貴蒙莊氏曰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迺歌曰綠水之瀾瀾兮可以忘饑兮紫巖之巍巍兮可以忘歸兮白雲之油油兮可以忘憂兮從遊者贊于子曰蘭亭之叙俯仰不牽於懷輞川之遊行藏不累其迹桃李之笑傲陽春可以不慙於康樂子之遊於斯歌於斯也循是操以終身而性情理矣天衷可符矣何羨乎三山五嶽哉

濠林文集

卷五

聖

叙東吳名賢記

子言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我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嗟乎子之志念深矣迺今棲棲皇皇身不逢揖遜之美目不寓韶箎鏞琴瑟之盛猶與其徒子游徘徊兩觀之上慨然其懷仰睇千古咨嗟不足而復不忍觀小康之事故知其凡有慕于古者皆其有感于百世之下者也吳國於天地左滄溟右具區厥名巨浸苞函陰陽迎送日月藩以山陵林麓經之緯之而又扼以

蘇林文集

卷五

聖六

東

正統初年語也...也終析禮制動

適機宜群公咸折衷焉不獨文學之華可以流芬於百世也嗣是以來敷文挾藻之英樹庸不烈之臣或流聲蘭室積曜天漢或羽翼王朝宣猷方國隨代而有若夫嬰情白駒結咏紫芝則谷冥川隱之士有不勝次載者焉僕射顧公衆儀同陸公納侍中張公敷常侍簡子張公緒太常陸公慧常侍温子顧公協名行不齊皆醞藉醇明雅量遠遠清貞倬類矣愚不意晉齊梁濁世而有斯人平章事陸公示方文貞公象先繼體鸞臺皆外和衷鯁不比女主克貞厥志嶸然也已太傅平章張公鑾守道嫉邪暴忠王室乃為奸祀所陷圖形凌烟名高萬岱矣忠宣陸公贊以王佐之才專忠制誥宏濟時艱而不負其所學吏侍沈公傳師僕射丁公公著賞受知人主要路伊適力辭牢避退守清約富貴不能淫斯人見之太師文正范公仲淹少以天下為己任雖驚韓范之謠難酬憂樂之志相之罪也

沈林文集

卷五

聖七

象先

君何尤焉忠宣公純仁力行忠恕終身持以事

君親善繼善述世濟忠直矣祕閣李公端明

學士李公韶漱芳洙泗言行交孚東南道德淵

流於斯而在文節衛公涇忠忱靖於當宁友順

物於家庭落落大節不磷不緇其魁星之芒耀

乎中丞吳文恪公訥安貧守正斥退華靡矯矯

乎東吳之壽俊也御史陳公祚古心勁操九死

不回君子以劉元城方之吏侍葉公盛鏗鏘章

奏忠義駿發穆然清風位不滿德故曰文莊不

涇林文集

卷五

中

相古今所惜又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豈浮語

哉太子太保文定吳公寬蚤有高譽春官廷試

皆第一出入著作之庭雍容閒雅舉動若山泓

澄若海人莫能測以身負天下重望垂三十年

而竟不升槐鼎蛾眉招妬今之謂矣大學士文

恪王公鏊幼穎悟不九鄉舉春官皆第一忌者

擠之第三我聞池陽許公觀三舉奪標一忠死

節真無愧於科名彼忌者何為也公既秉機務

進退屈伸以禮提身而權奄自不能即其明哲

者與少傅毛文簡公澄冢宰朱恭簡公希周皆

醇德元老清忠絕世無間然矣太常魏恭簡公

枚少即游心帝王之術雅意欲躋斯世于三代

而志不獲逞退益研精于六經格言緒論世所

未發而不說於聖人皆曰魏公之德醇一不褻

也蓋嘗論之東吳地方三百餘里一邦爾賦財

之雄居天下半人材濟濟焉昂昂焉昭然殷周

風烈而謂其為子之所志非若人耶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寧維周之禎言樂育也

涇林文集

卷五

四九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言多賢也以斯郡也而有斯賢也可以風矣昔

有嘉荆楚之材葺華陽之志君子取焉矧攬是

編者寧無懿德之動於衷已乎

涇林文集卷五

周太僕六梅館集第六卷目錄

記類

瀾滄兵備道移鎮洱海記

王氏追遠亭記

崑山之神碑記

岷川記

遊羅足山記

萬梅堂記

傳類

冢宰張公別傳

天方張公高行別傳

范孝子傳

劉氏三烈傳

議類

北郡治河議

北郡馬政議

說類

貢馬說

涇林文集

卷六目錄

十一

東



仕學亭說

贈靜色子說

字張氏二子說

草亭說

雜論

王安石

宋高宗

于少保

涇林文集

卷六目錄

二

東吳同卿木涇周

門人檢討端銘徐應聘

友人文元溟池張文柱校

記

瀾滄兵備道移鎮洱海記

滇南兵備道凡四瀾滄其一也道設於瀾滄衛

故冠以衛名嘉靖間始移鎮洱海夫既移建矣

名則因之猝弗克變也或曰周繇改邑殷必營

都斯鎮幸遷豈不以懸阻深入情憚艱遠而尤

忌旒於金沙爾邪是不然居遠者謀近處近者

慮遠君子之度曰遠而遠曰近而近 上之命

也臣之於君唯 上所命藉遠可逃則彼牧豨

窮磧叱馭折坂果何人邪蓋嘗伏繹 璽書始

因瀾滄接壤建昌諸夷姚安大羅賓川俱為戎

穴爰命駐守瀾滄控制大羅賓川鶴慶麗江大

理洱海景東諸郡繼因鎮巡開列蒙化介居大

理景東洱海而威遠流民出入蠻方誘引為患

乃 命兼理蒙化威遠順寧楚雄武定移鎮洱

海是知始馬駐守 上命也繼馬移鎮亦 上

命也今尊至公孤微速遠微之吏莫非王臣唯

君指使何西逃是憚何金沙用邊邪嘉靖癸丑

復俊奉制勅整飭瀾滄諸府衛戎事周環宜歷

迺知東起蘭谷西放石門千里而遙南指寶甸

北遵浪蕩千里而遙延袤迴匝亡慮三千餘里

洱海實居厥中故昔之移鎮靡佗而必於斯地

者約其奔走勞逸相半且瞻望周控扼使也夫

豈獨遠近附近顯其宴安也哉余每乘輶露冕

游曠遐思敢抒一得謹告緝御茲土縈山帶江

其間名川之所經不知其幾而金沙洱水為最

大崇山奧林郭暎盤礴亦不知其幾而點蒼鷄

足為最大夫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矧土著之萌

清聯百蠻隱窳林樾憑負險阻雖云華風日流

揖讓拱向而舞干因壘之化尤有未易馴戢者

加之流徙蒸藜徒步而來攘臂而鬪冒尺籍長

子孫甘其丹碧屬耗之鏡網羅曠岫益樵之利

寧顛委異域首丘之思泯然莫興也甚焉依托
土酋潛制華夏構禍釀變信有若宸衷所軫
慮者縱今苟安於一時終或蘊崇於來日皆不
可不遯憂而深計也是故母輕惟難母安惟危
猶懼弗克蹇余樗散濫竽斯地曷敢一日而忘
慄懼哉貞砥既勒凡監守於斯者咸疏名籍於
左方

王氏追遠亭記

竹泉翁卜兆於虞山之西麓負陽面陰迺于其
地之隙建樓築館昕夕嘯咏其中以永老焉亦
既若干年矣翁乃稱曰吾之營是菟裘也豈徒
安焉已乎爲是覲室也豈徒藏焉已乎吾欲俾
我後之人登斯歌斯取慕而不忘焉是故由吾
身而子近也由子而孫未遠也由孫而耳孫則
遠矣由耳孫以至於不能知之孫則彌遠矣吾
思夫世彌遠而情彌急急斯褻褻斯忘異時履
茲地者幾何不指吾兆爲丘陵目吾室爲遽廬
哉不有象焉後其玩諸不有文焉又其志諸於
是名其亭曰追遠以昭象焉而屬予爲記夫人
生聚則樂行而離則思行漸遠而思漸衰情也
矧其沒矣而世代綿邈如翁所稱者邪然聞古
之不朽者言且錄之孰恥其功功且銘之孰泯
其德德立而行昭則雖途之人思念焉况其子
孫耶吾嘗仰晞千百世之上諸凡英哲名流未
嘗習其貌飲其恩也而且願爲之執鞭矧一體

是承而灌溉于其膏澤者耶故夫後之人所以
縻於前人而弗忘者非前人至此能提之縻之
也夫亦以其德而已德者感動之原乎俊嘗學
於翁矣請論著明德以詔後人千金世所重也
而絮絮捐之無少悛焉見途有羸者饑者携之
飼之罔倦也雖委蹟林臯曠然鍾鼎之量而姻
戚恫瘝諸疑弗決緩急莫辦者必以翁歸其嗜
義之力也若行者之求息於陰決決乎若大川
之赴壑也故能掩迹仁賢濟美竹素而稱博大

涇林文集

卷六

五

長者世必及焉噫亭之樹也其諸樹德矣乎是
故翁之子孫登是亭而覽焉必曰斯兆也吾祖
所藏也敢忽諸斯廬也吾祖所安也敢忽諸沼
泚林園吾祖所遊息也何敢忽諸又遠而西眺
曰顙山山名之下五世祖墓在焉吾之念祖猶祖
之念其先也夫曷敢忽諸由是益懋乃脩以克
紹其休烈則斯亭之所得所以覆露後昆者不
既弘乎夫愛其人者及其烏懷其德者猶衛其
樹也斯亭也而有斯德也則瞻者脩容過者下

車尊之愛之疇敢剪伐而林亭結構百祀如新
奚羨乎韋公後逍遙之號鄭氏標君子之鄉也
哉翁今歲八十有八矣聰明不衰悖明信義至
老彌篤鬱乎淇澳之遺風焉其隱芳卓行必有
良史書之昭賁亡極世次位秩茲皆畧焉

文集

卷六

六

吳之有崑山在華亭治中若有山巋峙於邑治
西北者曰馬鞍爾馬鞍蟠結三里崇不踰百丈
而峯巒秀麗林樹蒼鬱滄海之所經三江之所
暎帶陂湖百川之所灌注吐翁而城郭環馬臯
壤蚪焉則夫元和苞涵靈氣縈合將必有大苾
于生民故自漢唐以迄今茲英賢碩臣聯鑣接
裾後先相望壞奇攸鍾獨山川乎哉意必有主
之者山舊有大聖山王祠梁天監十年肇建於

涇林文集

卷六

七

慧聚寺之東南紫著徵應歷梁而唐而五代而
宋而胡元洊加豐號仰荅靈貺於亡窮者自侯
而公而王而侍衛朱將軍亦封武信侯矣今猥
稱崑山之神遵 皇制也嘗稽載籍神之神異
爛焉可紀其曰保茲穹阜蓄泄蒸澤惠于民庶
曰發英爽於千載之上被廟食于一圻之封曰
爾神發靈適在巖邑膽落姦偷若兵在頸曰嘉
定乙亥孽重蔽空我民哀祈風雨漂墮曰爵號
九加御香七降水則不聞於害稼旱而隨至於

鼎霖有曰自梁天監驅石有傳暨我宗寧降釐
屢應揭雲旂而群兇遁現金蜥而甘澤隨曰崑
山負海濱湖波濤瀾渺比歲寇攘爾英烈言言
示現空碧寇望之辟易邑賴以寧又云虎驅渡
河墮禁食草凡此皆累朝制冊中語前邑令葉
子強頌神禱神迎送諸辭尤英英肅穆者也嗣
我 皇明御寓之初海寇乘潮東上將薄城邑
俄旂幟戈鋌徧布林谷賊見錯愕解甲宵遁今
邑東甲潮塘是其蹟已於是 天子神之載加

涇林文集

卷六

八

米祿每歲仲夏望日 命有司致祭勒在祀典
永守弗讓匪獨彰禦苗捍患之功抑以一吾民
矧可射思之志不然由天監以歷隆慶已已蓋
千餘年斯民之駿奔奠陳何進進其不已也復
俊式瞻翬宇景慕鴻烈侍衛諸像稍加繪藻祠
領於清真觀若昔徐德廣哀汝器羽流翹楚又
邵大欽期以弗墜前志類得書而并雕諸樂石

岷川記

吳郡周復俊曰品物無名有人斯有名名名古也名矣而字加焉以美其名亦古也字之不足而恒稱以尊其名恒稱勝而字之意隱矣是故恒稱非古也然自宋以降斯義流矣其稱之或以雲物或以卉木或以軒閣或以性情或以巖谷取慕不同其尊名之意一也乃若今大中丞劉公其自稱曰岷川而恒稱之亦曰岷川云夫岷俊昔登焉見其維石宕岩去天尺五四望卓

望林文集

卷六

九

五

拔竦處于青城玉壘之表者則惟岷峨爾也方之舟之而見其維水湯湯昉于離堆衍于灩澦涸泐巫峽下接五津以達于海遇坎必行萬里不息者則惟蜀江爾也自昔君子因山為居每遇大水必觀焉非以便棲集娛性靈已也亦取其似焉耳矣岷峨盤據磅礴凝然不動而時出雲雨以覆露萬物類公之仁蜀江泓澗滄澈流行圓轉循厓出壑萬變不窮類公之智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公仰儲井絡之精英俯抱扶

輿之清淑濬發之祥蓋有徵焉故山水人所均觀也而惟仁智則樂之岷川亦人所均觀也而惟公之德實兼有之故恒稱之曰岷川而公因自稱曰岷川宜也公由進士起家出臨花邑入司諫垣歷卿佐撫貴藩冲粹精明博大敦裕卜其建立與申甫競爽齊衡豈直一國之士已哉而議者徒以其鄉之耆碩若蹇忠定余忠肅輩願之亦淺之乎知公矣俊不佞夙感贈編之雅頃承授簡之分義不容然乃忘其蕪累吮墨操觚而記之云爾

望林文集

卷六

十

遊雞足山記

甲寅十月鹿泉李公以赤石崖寇十三日巡行至賓川予翌日踵至戎務稍暇謀為雞足之遊十九日約騶從裹餼糧出賓川北門行一舍許見遙岑紫翠僕夫指點此雞足山也二十里至煉渡午餐五十里度洗心橋歷沙址村西折二里許至圓信菴丁香爛熳庭際似天桃散步淨雲菴轉入僧寮盆蘭數莖皓潔如雪鐵線牡丹纏枝小屏羈人乍見以為奇此地乃恒卉耳聞

經林文集 卷六 十一

一禪坐團歌鹿泉問如何是西來意禪曰即在目前竟泉問何謂目前禪曰公言即是乃還禪堂晚食既坐長連床復召禪至時有鼓聲予問聞之否禪曰以空應空鹿泉問萬象是空是有禪曰應無所住空亦可非空亦可真即妄妄即真也鹿泉問托生如何禪曰此是中下乘窳寐如一即無生死欲去則去不欲去則已釋言大光明藏任意縱橫擇天上位居之歷劫不壞如真金出礦精光不滅何有於托生斯須禪去予

問擇位之說然乎鹿泉曰子與有言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予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鹿泉曰仙家出神理信有之予因言今時裴慶栖跡吳門神遊武當事各就寢晨興由淨雲菴左登山晴旭方升半蟾猶掛纖蘿不動清霜塗草夾路青松細竹八九里越龍翔寺至聖峰寺登玉皇閣望煉渡河四山環碧白雲千里復行里許山坳真海慧菴古樹

經林文集 卷六 十二

虬曲摩霄飛蘿緣生飄拂霞表若垂絲結綺樹皆倚崖懸谷高下為林大氏數百歲物也石壁有真武洞不可登憩迦葉殿鹿泉曰往年居京師偕蔣道林徐波石趙大洲遊水頭道林說中庸戒慎恐懼大洲曰人心若常有恐懼必定是作惟道林默然鹿泉因誦陳白沙云不忘之謂戒不怠之謂慎不放肆之謂恐懼矜持者失之也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鹿泉指手中扇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予曰惟善操扇者卷舒

惟以文于小

善操扇者也出門北折

輿人益勞兜率小菴綴下

或以前進陟拔兩人奮決不

二十步輒一息計八九息至土主廟乃絕頂

兩人閉目坐一小室移時氣復山引派疏脉

如雞信距故石或云西竺有雞足山茲形似之

故藉以為重而以圓信菴為迦葉示寂之地改

圓信為傳衣者誤也久之躡級而北覽塔半圯

溪林文集

卷六

三

大

經拾身臺雪山露峰金沙橫帶點蒼洱海掩暎
流住聞北岩有二虎跳澗太子藏頭處險遠不
宜登乃西折蟻附而下見二仙石枰徑甚險峻
至曹溪菴仰望拾身臺青壁千仞鹿泉曰萬行
未脩色身徒隕愚矣哉岩畔細泉下注為八功
德水太子藏頭曹溪八功德水皆托名耳至華
首門方憩其下或云上時有飛石遂南行百步
許至鉢瓦僧給與夫餌粥循故道至迦葉鹿泉
置酒酌于松間予曰聖人以何者而範圍天地

也鹿泉笑曰此心體也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

不過者上下與天地同流也何過之有曲成萬

物而不遺者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也縱有未盡

心無盡也何漏之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維

天之命不含晝夜寤寐如一常明常覺也鹿泉

曰人心昏沉散亂晝固不知夜愈不知惟聖人

能通乎晝夜而知然此皆自然無有執着故神

無方易無體飲竟過聖峰東北折長林豐草蔭

翳蒙密景最幽絕予曰登臨山水樂乎鹿泉

溪林文集

卷六

十四

大

知是山水之佳乃吾心明覺之體對境而樂者
猶為着境予曰遇淨而淨遇垢必不淨是故無
揀擇無取舍無垢無淨八九里至花椒菴僧不
守矣度小梁泉自翳蒼中出玉聲淙淙沿溪不
徹少選越龍華寺復越了空菴至石鍾寺樓下
薔薇盛開經霜不歇兀坐禪堂靜息不欲勞元
神也久之聞了空菴有禪步行百武訪之禪抱
病鹿泉扣之無甚見解惟云念念西歸鹿泉笑
曰西天路遠乃還石鍾此寺緇流無可談者

息禪堂極論聖學與禪同異鹿泉曰同乎同不同乎不同同者心也非同者用也予曰同者吾采而用之不同者置之吾聖人之言種種具足第後儒欠發明耳鹿泉曰自予踐歷仕途有年矣文詞華美持守廉慎致身清要者多有之至談聖學則面發赤毀之詈之不已吾不知其何也予因歎學術支離末俗澆敝吾聖人微言後儒臆解已迷其宗而竊其道之枝葉者以爲干利祿階梯逮乎既得而竟忘其本乃欲并其學

澤林文集

卷六

五

明

耳昔之往草木猶碧今之還萬葉萎黃則又感夫征邁之易而年髮之與時俱凋也鹿泉曰予不知夫年數之不足

澤林文集

卷六

五

萬梅堂記

仲子毅構別業於梅灣之上既落成矣以季春望日爲予初度乃揚舲肅予于楞伽山館至期偕賓朋泊岸從坐我於萬梅之堂而祝焉是時予徘徊堦城而周覽其外陽霞陰翳翕忽萬態其近也蒼林逶迤碧徑紆複峯巒攢攢乍淡乍濃不召而臻皆如從几席上過窮其睇之所及則瀨氣若迫與烟霞合并悠然邀征而莫知其止石湖具區巨浸也非縈非繞左右帶帶相爲

涇林文集

卷六

七

大

拱輔焉予曰洵美斯土吾子居之可以忘饑矣果膏肓泉石遺世絕塵乎留連光景與世浮湛乎將古人與稽以山水文籍自娛乎臨組不緹對珪不分乎將日閒輿衛利厥往乎亦思翔於千仞覽輝而下乎數者相間孰從孰違乎毅曰夫士遭明聖之時固將以有爲也欲有爲者必有其懷而懷或不能自見必托體高明寄興蕭遠以徐俟夫邁會而有爲焉是故小子之名斯室以萬梅也夫亦丁子爲非徒吟弄香影賞挹

其標韻已也香影標韻皆無預於我者也一梅多矣况萬梅乎蓋聞君子之教矣吾祖通奉府君以六梅名堂而詮次其義以啓我後人曰梅者復也復者何也復乎善也善復而性斯復矣性復而心一矣天下之數盈於萬而原於一者萬之所由以殊也心一而萬者可一矣大學士顧文康公作六梅齋記而曰復者陽之動也善之萌也君子之興也治平之象也姤則反是矣又曰微乎微者復也梅則復之者也冰霜殺物萎滅靡爛之餘而孤芳挺發精神振越氣騷嚙嚼其在君子獨立不懼之時撥亂反正之兆與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若是也而小子胡敢以弗學乎惡可優游玩愒棄輿衛而不閑乎予輟然曰子輿有言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舜何人也吾子其圖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誠能觀梅以知復進復於善而不已焉則子雖髦且日望之矣

涇林文集

卷六

六

居

傳

冢宰張公別傳

張公諱統字昭季關西西平人也洪武初以人材爲雲南布政使十有二年時南中初平庶事草創凡城府建立兵糧營辦皆出自公區畫靡不仰契 宸衷俯順時俗而風操清純纖塵不

緇 高皇帝庶其名召入爲吏部尚書 上一日微行幸其家見其夫人問爾夫安在對曰後園鋤地 上至園中問統曰吾與爾祿甚厚何

涇林文集

卷六

九

科

自苦乃爾統對曰臣家鄉近罹兵燹 上所賜

俸祿臣不敢獨私昨已遣臣子挈回分惠姻戚矣 上曰爾與子路費若干對曰鈔六貫 上

回密遣人追及其子訊之果鈔六貫也 上由是益重之予思人臣樹大功揚休名未有不始

於勤苦儉約苟嗜欲華美奉養豐厚則其氣浮其心蕩所願溫飽而已安能堅忍深沉虛中大

受上承天意邪觀張公勤苦儉約如其濟時艱膺大任無惑乎其有餘量也後靖難師興追

感 高皇帝恩不食而卒公忠義才節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信有如楚左徒所稱者今名臣錄乃棄而不收何邪予心不寧爰類次蕪辭流芳簡素庶俾摛文者擇焉

涇林文集

卷六

十

科

天方張公高行別傳

予少時讀高士傳請於先君子曰今世有若人乎先君子曰以予觀于章逢之士昵榮璧名聞智役精櫻椅淪沈不知其生若蠶蚕之罣網而莫脫若縞之受涅而不能復皓也即或廢放亡聊亦惟生產是經晨籌夕刷累萬弗休遙遙即途迨老不顧是豈所性然乎以無神情故也是故求高士于今世抑罕矣若吾邑天方公其庶幾乎時予闕觀不解人間榮名生產事而心寔

溼林文集

卷六

主

豔慕且幸伊人之生同閑也每應門報公至先君扶服倒屣出迎予輒隨後拜側立勸聆談覽貌以準合乎傳中所云高士某某者而公貌昧言玄神彩霞軒風度天流靜對移晷而禮不煩忽起別去卓卓乎龍引鸞騫也當是時蓋芒乎芴乎莫得其外也而何有于非外者乎嗣後予齒漸長榮名攻心財務交睫先君子奄爾棄背俛仰汲汲常恐不克飛舉每覩公舉止清夷襟神蕭朗灑如穆如跋之若不足挹之若有餘真

亡異澄瀾湛露之滌我纓也則夫紹芬往古振響方今其有以哉公幼閱聰已冠若憤諸父皆起家掇巍科能文章蜚聲海甸若罔聞知諸父患之稍試之文義擢銛躍光綺思玄溢科名藻譽竟與先輩埒矣牽絲未幾懸車接軌蓋植于中者淵邃無涯故視外若遺也至其涵冲抱一融懿結襟雅性弗雕寔含丘谷之趣命駕獨往高躋玉阜之巔徙倚巖亭偃薄林扉山色湖光倒映懸接久佇遐眎或有松臺篁館紫宇閒棲

溼林文集

卷六

主

秀泉娟石一景可攀攬衣徑造主人方肅冠迓之脩脩遠逝竟不知其何為而來而去也吳越之交靈峰巨壑接暎川原裹糧于舟良朋二三至于煙渚露汀月嶠霞巒倘羊淹延月旬忘返至意有篤適車徒不具悠然孤引故自其外循之或以為卓拔而莫揔其優游也或以為支離而莫挈其融通也或以為踈散而莫測其真質也嗟乎世無方臯驪黃牝牡不其靡乎吾聞之康伯迺名長卿悞世君平訓忠孝道州苦行淵

明寄傲次山惡負公非仰戀茲人而繼起者邪
若康以發霞滅性恭以踏雪遭僇則尤其所羞
稱者無已其蘇門長嘯之侶乎且也匿真緼光
內洞玄鑒清輝照後消息咸宜是故尚論公者
闇矣而非沒沒也孤矣而非佼佼也淳誠矣而
非諛也簡亢矣而非狹也貞通以約齊而未嘗
有執也柔巽以納受而未嘗有茹也茲孰非其
道之非外而內非內而外者歟若夫釋榮達生
敦彛植行有若太宰朱公待詔文公右庶子方

涇林大集

卷六

五

公廷尉周子編脩王子海虞鄧子著作咸在而
神情妙秘予竊自謂得其真焉蓋予與公比落
連牆小樓在眼咳唾聽聞杖履密依憶戀猶昔
而今則往矣公真羽化乎後千年其還歸乎
論曰夫方公玄風邈矣淵哉踔乎粹然無以議
也已先君子其伊人之徒歟然先君高巖靜沈
公肅蕤悠曠若其颺凌雲霄一物不縑則雙體
八心耳太史公叙志崑山人物先君偕公齊芳
行意嘻然哉然哉

范孝子傳

孝子范運吉蒙化人其先合肥人也五世祖成
以武功授蒙化衛指揮運吉父寅年十三即噉
慨代父繫獄斷髮授經聲聞犴狴咸嘆異之踰
二年通完得釋寅益勵志劬書補郡庠生同舍
生史官與其子被誣俱死寅旁睨不平挾牘往
返陳懇不屈王者恚之黜其名寅夙抱大志麟
閣蘭臺意崇朝可登乃今遭故家業蕩析母氏
云亡生妻去室四子孱然而已為愬他人冤淪

涇林文集

卷六

五

喪所有撫事拂膺憤悒亡聊決意出遊名山窮
探遐矚以自恣不願拘留畛域間也時運吉
已遊黉宮號泣諫止之不從欲侍兩喪未殯乃
脫婦左氏簪珥命僕與俱嘉靖癸卯六月一日
父即矯然長往比出門顧運吉曰吾從此逝矣
兒他時有心其求我於葫蘆山乎吉夤夜悲泣
籲天靡從未幾左氏與女胥喪吉家徒壁立姻
鄰給之姑克襄事丙午省試下第痛父遠遊哀
羸成疾卧旅邸巡撫雲南大中丞應公大猷聞

之延諸齋閣就醫藥焉久之吉病漸愈製衲戴笠將爲汗漫之遊督學副使胡公亮臣堅留秋試得馬即携子潤不抵家而行蒼茫入蜀夔州南山見方士家懸刺曰滇葫蘆山人范寅始知父無恙乃懸購書於背日負之行又刻尋父狀邑里墟落野寺山村輒布諸人人庶幾遇焉所過神祠稽首哀禱遂景依聲展轉恍惚茫然無應驗遂浮峽下荆湘上京師復導淮沂汴東望鄒魯入濟南憩太平寺夜夢父執其手指一盤

涇林文集

卷六

五

書慰之畧曰自古豪傑之士万其不能自時非不欲奮一死以自快而此身所係則有已於太山所以寧隱忍而不敢輕失此身也今子行若思坐若癡縱爲親委身溝壑亦何益耶范君其加飡定慮戒之哉無何吉少瘥應公請于家廟以尤女字之吉終辭公不可復爲吉移檄四方求寅未三旬應公致政還越言病亦尋愈再刻尋父狀無慮數千楮路逢人輒拜授之誓不見父不生還也由是入武當祈神登紫霄宮過榔梅林至大石旁肉躡馬蹶還亦如之莫測其故既而訪黃鶴登岳陽樓道出京山度池河以趨承天承天庠生烏慈者其僕得尋父狀同庠生陳良臣見之驚曰此非葫蘆山人子乎若不吾違雖奔走老死亡益也即遣弟追吉吉問良臣知父之由良臣曰嘉靖丙午春有中使廖彬遇一老人于樂豐河不下驢恠而詰之老人曰我雲外人非若可挫也中使怒縛之老人口不絕言中使投之溝中良臣夜聞溝中有聲掖之

涇林文集

卷六

五

以歸師事焉始知爲葫蘆山人及其姓名半月
餘乃去後良臣過榔梅林見葫蘆山人嘯歌坐
樹下踰年再至前所過處詢之則曰山人死矣
死之日坐雪中飲水一盃而逝其徒陳憲掩之
石洞中計嘉靖戊申七月上旬某日也吉聞之
大哭良臣母嘆曰此必葫蘆山人之子不然何
其聲相似也吉於是拜陳母爲母而兄事良臣
急要良臣趨武當良臣亦迷其處遇道士王崇
舉指示石洞儼即所夢葫蘆狀也吉大慟幾絕

澤林文集

卷六

七

恍若有牽其衣者遽欲啓之或曰此禁山柰何
可輕啓且果爾父紫霄宮住持鄒厚先山人
徒也盍往白之吉與良臣同謁厚先厚先有難
色哀祈曲諭始從遂於牽衣處掘得二骸冥然
莫辨吉禱於神刺血驗之一血沁入骨其一不
入也吉歛以衾棺昇出是特提舉太和山湖藩
參議雷公賀副使張公景賢參將李公某鈞州
守范君大儒感吉之孝爲樹碑於石旁章厥美
焉嘉靖癸丑子自瀾滄入滇運吉扶柩適至邈

迨于昆池之上左布政汪公尚寧督學僉事徐
公養正與予欽式高風悅伏至行咨嘆累日謂
子平載生壽昌不多讓也遂言于都御史孫公
世祐御史黃公中二公欣然疏請賜旌門
闕汪公復倡寮案大書孝通神明昭揭宅里吉
既還家塋父遂構茅宇於冢旁朝夕泣奠以終
制焉今歲乙卯秋九月吉偕洱海張君伯和上
春官將締姻應氏謁予于微垣別館淹延尋夕
吉於缸下爲予言往年親出遊時吾哭踊薪水
之隙輒撐戶以杖畫地盡力習飛白書積久純
熟雖閤中結構不失吾流轉四方與弱子扶携
幸糊口生全獲至今者皆學書之力也又言吾
適荊州行遠安道中後若有人曰前有虎吾亟
避之亡患回視四山寂無行人也一日渡楊腦
津榜人給納荏苒洲上積尸縱橫夜雷雨大作
江水驟漲幾沒俄漁艇接之獲免嘗至河南某
鎮日將昃已解鞍休憩忽心動急呼潤馳去是
夜劇賊師尚詔流劫至鎮盡屠其人吾之迫險

澤林文集

卷六

七

幾亡此其際耳其諸流移困辱顛踣饑寒頽瘵
 不能言更僕亦未易悉數也言已淚涕紫紫兩
 下嗟乎人之於親其罔極之恩一也世固有蔑
 視其親而輕棄之若遺者何心也范君拳拳於
 所生不忘其覆載之恩而克盡始終之義茲出
 亡于外嶽崎五年跋跡回旋不知其行幾千萬
 里而卒能歸遺骸附先隴以明其志嗟嗟范君
 其篤仁敦行而爲人所不能爲者邪世之蔑視
 其親而聞范君之風有不洗心易慮而猶怙終
 者必非子也胡不觀之范君子途窮跡微出入
 於九死之中而安然無恙若有物以持護之者
 寧非精忱昭徹爲帝所相邪或謂其幸免者彼
 婦之口也予少讀史傳見古之孝者却猛獸出
 水火感神祇獲瑞應諸奇事迺今徵諸范君益
 信無惑也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主上
 以孝治天下而吉也挾利器以試于 明時主
 司不獨嘉其文採其行而以之登諸廟堂風示
 寰宇俾事親者咸取則焉則助成休嘉之化豈

涇林文集

卷六

三九

孝

其哉張君...和君最深會合不能忘言遂
 撰其...之...辭如右云

涇林文集

卷六

三

劉氏三烈傳

三烈者楚雄令劉君時舉庶母張氏郭氏洎女
兄辰秀也君父仁里稱長者明經起家為南都
兵馬稍遷梧州府通判持室以往與族子時復
澄兩人俱汎江至大墟梧州公病卒舟次平樂
昭平堡時荒藤珠港灘夷獠清書殺掠舟人皆
恐辰秀聞之指江曰萬一不免死此而已二庶
母亦曰不幸誠如秀言遂相向哭賊至辰秀曰
敢辱先人乎獨恨此觀無歸耳亟投緹囊啗賊

澤林文集

卷六

三

乘間赴水死張抱弱息祈秀繼之郭踵繼之俱
死辰秀年十六張年二十郭二十八死之辰為
正德辛巳五月十一日賊怒悉斫其婢僕其徒
工感復顧劉君君故兒啼乃繫左右手浮之江
且曳且行君汨沒濤汨幾殆矣比達岸乃引入
其巢當是時澄病偃船艙時復隱映柁側得不
死遂懇於守正劉壁沿洄索尸藁葬昭平江上
建塚木識焉劉君既被繫辛甫十三念旅櫬誰
歸三尸誰瘞且不知二兄之倖免也晝夜孺泣

賊義之復給曰若思歸邪君應之曰予父若見
其柩矣予母子若見其溺矣昆弟奴僕若悉劉
之矣家遙萬里孺子何歸賊乃稍寬之君夙敏
慧時時感憤默書姓名淪落生存之槩于竹木
投溪谷上流冀世人獲之知人間尚存有劉郎
者然越在深阻幽拘計未有以脫也久之金谿
張賓祿與梧州公有故欲為效死者初梧州公
入梧謂賓祿曰若更能從吾遊乎賓祿許之至
是自金溪來至昭平解后屠者訊答始知梧州

澤林文集

卷六

三

家室生歿之詳作曰諸亦已矣獨梧州一子何
忍負之邪遂白之理捐金願贖君乃遣謀說工
感曰劉郎縉紳家弱子弟也繫之亡益不如得
金若屬知則金分不知顯之若聽吾言得金亡
患不聽斧鉞至矣能無悔乎工感感諾期近河
鼓督中出劉君受金以翌日縱之是夜工感具
鷄黍裹糧導山後不逕出戒曰遇吾屬亟返母
恩我君如導自林岨間奔軼謀負至舸中覆以
蓑蓆遂免其難往陳于巡察兩山張君暨諸蒲

泉莫不嘆劉君九死一生賓祿敦信立義有雪涕者給傳以還君嫡母楊夫人念君鬱疴聞君入門病尋愈蓋帝所相云君自歸銅仁伏忖家難洵罹閔凶約身脩文亦既志意通聲聞章矣會兩山開鎮貴竹時為吏民歷歷道三烈事巡察藩臬始信而異之相與覈實疏請嘉靖丙午獲賜旨旌門蓋貞魂懿魄逐藤江怒濤上下者垂二十年今始沉響矣或以三烈成其烈劉君明其孝緣梧州公長者自食其施固爾然

不顛隕頽拆而閨閣腕質日未覲詩書躬未違保傳迺能視亡如歸靡所戀顧亦難矣矧一門之中東芳效潔有若三人者乎竊謂三烈不惑如宋伯姬疑立如陳孝婦不忘溝壑視竇氏二女奚讓焉予偃蹇淹陋于世間脂膏乾沒亡所省識獨嗜義節風猷之美爰撰次往跡不辭蕪類張氏南都人郭五塞人祁秀齒釋故不係之烈矣劉君銅仁司籍其先吉水人

議

北郡治河議

治河之議前中王公論之悉矣俊學謝通明何所知識爰諮故老載訪英賢徐探本末稍察利病借者論之其畧云俊大江以南人也竊觀治是州之水與治江南之水其法曩有不同治是水者惟導之有所承渚之有所蓄而徐引之俾入于海則洪潦不為災矣何以論之霸州之水來自西北者凡九曰盧溝拒馬夾河琉璃胡良桑乾烏流白澗白溝是已來自西南者凡六曰黑羊一畝泉方順糖河沙河磁河是已諸水之來也合帶沙土氣勢憤激斯須滿盈瞬息播蕩倘枝河未墜承流不匱則濁濤自順其常平土不蒙其害今霸之枝河盡塞獨有萬家口一河承受諸水寧免于橫出潰決乎且此州地形下卑土脉踈鹵下卑則水易放而難收踈鹵則土易坼而難捍其為患也邇年治甚矣故議者欲去枝河淤塞以復故道始自文河上流匯于

涇林文集

卷六

十一

四

角諸淀直衝于京兒灣其積也易盈下流受于麻花諸淀直抵三角淀其蓄也易散次之柳河潘平新張一帶凡臨古淀積有沙淤者咸決之次之蘇家橋臺山信安一帶凡屬官田曲為隄防者又咸決之則諸河之水雖若駛悍春夏之交間多霖潦亦將自然安彼順流循其本道倚淀窪以回旋指滄瀛而奔赴矣旁邑浸淫亦倣是法則北有固安南有保定文安大城西有新城雄縣東有永清東安源流既同並饗安吉或曰是州之水一耳粵稽 憲 孝兩朝每膺大水亦屢豐年胡此邦之民不墊溺而為魚也曰維昔盛時河之故堤尚存民之舊業猶腴每雨水將至不煩有司人操畚鍤戶遣家丁先事預防隨宜濬築崇朝終日可以亡虞今故堤墜滅極望平蕪民尤困于沉浮疲于徭稅十室九空坐視羸餒強壯者逃移雄傑者寇掠蓋以荒壤茅簷奪之而他為不惜也敗囊殘楮携之而轉徙不難也况夫貧民不能濬築勢必奔赴官司

涇林文集

卷六

十一

或乃未即允信猶從容委遣展轉文移逮楫師
利涉涓吏循行則河流激盪平土爲川民將無
所營窟矣噫嘻此今昔之所爲殊也或曰如前
之論河之宜濬者濬之使深堤之宜築者築之
使高俾諸水經行有道蓄泄有歸則河若易治
而今莫治者何曰濁河經流踰數百里可以徒
濬乎夾堤迴環倍數百里可以徒築乎財匪自
天來非從地出今問諸官則倉廩單虛求諸民
則機軸空竭設若河身盡行疏濬堤防咸議脩

涇林文集

卷六

五

築則費出不貲于何幹運自非懇乞 皇慈捐
損內帑不可得也抑有難行者焉 天邑崇重
州郡聯絡官各攸司封各有守此議一興彼此
之游談續紛往來之移文絡繹築室道傍迄無
成論必托之重臣專勅獨任斷在一心而又必
慎簡官屬純白精悍者十數人分董其事庶幾
夙夜責成膚功可冀然此河易徙厥土善崩不
二三年濁流易積水道旋淤則金帛填于無用
簡書責有攸歸當是時首事懷齟齬之虞當權

家萋菲之謗此仁人憮恒以隱憂而未舒達士
疏通亦潛慮而莫展也考之上古泝水逆行非
能自逆也淤塞漸高其勢難越不得不返而逆
也今之泛溢何以異此又愚俗以河徙不常自
曰神水水非神也夫水猶血也血行于腠理水
行于土脉任其所之靡有定向其致一也第江
南之土密緻疑實水不妄行故治之之法與此
夏絕耳見聞之暇漫綴蕪說惟覽者擇焉

涇林文集

卷六

五

北郡馬政議

國之大事在戎戎之重寄唯馬 國初率自十
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免其田租之半逮至 孝
廟易以丁田相兼貽謀其善厥後丁役不知寢
于何時今惟計畝領馬而上田沃壤多淪入于
兼併之家小民承養馬匹類皆荒陬瘠土甚則
亡立錐之地且因年祀綿遠圖籍漫漶無可稽
查民之累害未可殫言頻年貧弱流移戶口凋
減豈無故哉今欲覈田畝之隱欺驗戶丁之多
涇林文集 卷六 五
寡查照丁田相兼之制均撥馬匹或有里胥科
派大戶侵漁盡行禁止亦或可以少甦民困之
萬一柰何此州之民流寓者衆計其所積反裕
于土着之民若科之以足額外之差非所以爲
厲也隱田者多計其所獲率自爲封殖之計若
均之以足常額之數非所以爲厲也果能酌而
行之黎民無鴻雁之哀菽粟如水火之多矣何
患乎馬政之難舉乎

說

貢馬說

予昔居京師儼館隣太僕寺見旁舍有停外郡
縣貢馬者秣飼調息久之其戶丁乃剪拂隨伍
以進不售罷去越明年丁復持是馬效于所司
被撻流血主人慰且誠曰亟易良來及期而所
斥之馬復至主人曰禍作矣母及我已而所司
并繫主人于市考掠毒備路人皆憐之或有哂
之者予私謂于輿曰馬三貢不售何獲戾其酷
涇林文集 卷六 早
若是輿曰太僕者騎之主司也主司坐于堂上
明若懸珠湛如皎鏡雙耳四足毛骨之標齒牙
之數馳驟之節高下妍媸之準一望即見不待
據鞍顧盼亦不必循齒披頰而後知也乃如若
人錮其成心佐其小智將以欺籠上官庶幾悅
俸於一遇曾不思主司之藻鑑昭昭也烏得不
招其怒乎予歎曰舉子之屢黜于有司執業不
變者亦猶是馬矣馬之致用材也取其良馬耳
文之致用時也取其工馬耳凡技之弗取上非

憎之也彼文詞之意趣方新後生之英捷滋繁
習是業者弗改其素弗究其極乃窮年不綴文
經時不點筆逮乎及期而復操其前日之所厭
棄者以復于有司辟猶拾唾核撥覆羹以享明
堂清廟也烏能免于是馬之斥哉馬之不更雖
譎奚施文之不變虛驕何益嗟乎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其不為路人之憐且笑者寡矣

仕學亭說

予昔林居嘗為諸生解經至仕學章云仕而優
即學矣學而優即仕矣有未達則申告之曰仕
也奔走以言勤簿書以言績已乎學也帖括以
言富彫刻以言工已乎蓋古人之學心學也故
曰學者覺也所以明心也仕者所以經世也明
心之效也心也者涵體用而一之者也未有明
心而弗裕於從政亦未有經世已效而弗由於
學者慨自先王之教焚業儒者鄙之為迂而以

帖括彫刻為尚從使者斥之曰俗而以簿書奔
走為良於是體用支矣傲有人焉通達國體而
明習當世之務則其仕也裕矣而謂大人之學
不已精乎尚志千古而沈潛仁義之源則其學
也裕矣而謂大人之事不已備乎故善為政者
不必却金穀而談詩書仕即學矣善明德者不
必舍丹鉛而親訟獄學即仕矣蓋優之為言裕
也非暇豫之謂也若曰仕而暇也乃屈首於篇
章則其學也糟粕已耳學而暇也始留神于經

濟則其仕也鹵莽已耳侍御舜原揚公出僉四
川按察司事乃于公署之北構學仕亭而予為
書其說于此若乃踈簾清簟退食自公落日青
山吏人稀少於是倚欄隱几伸紙含毫百篇俄
成七步可就此則公之所長固不俟學而後能
也

贈靜坐子說

靜坐沈子將役遼陽辭於木涇子曰聖人同仁
中外均禮扼危禦遠其政在邊吾聞遼陽之懸
塞也從橫千里夷壤相接都闔天設諸衛基布
而吾恥然佐戎幕贊兵樞思以折衝于席上也
子何以相我乎木涇子曰子知所以為政矣沈
子曰何謂也曰子知學焉斯知政矣沈子曰吾
奚學也木涇子曰子知學而不能自言其學其
深於學已乎自吾總角輟受教于子今幾二十
螢矣吾學子而未能也吾觀子深沉有思晦密
弗發蓋以靜為學者久矣哉吾學子未能也而
子顧有辭於我乎夫以靜為學者其心必虛其
志必定其慮必精其度必遠其量必廓持是五
者於天下何有哉是故惟靜斯知學矣惟學斯
知政矣雖然吾所謂靜非閉離塞兌槁然寂滅
之謂也亦非以事物之未應時為靜也無欲而
已心無欲焉雖動亦定也心有欲焉雖靜亦動
也故主一無適者無適於欲也非心無所適也

者乎無道則膠是故聖學之說

沈子曰無欲故靜靜故一心一足

曰心至一而至不一者也一斯神矣

管此而由大本達道廣大衆備吾方憂

天體之不一俾患乎化之不神

字張氏二子說

中張君博父操士君子之行遊縉紳先生間
縉紳先生皆樂與交而予與張君遊最久稔諸
聞見而益信其賢無疑也張君聞嘗名其二子
曰光裕光輔予字之予字光裕進之光輔翼
之博父願聞其義予乃進進之而告之曰凡民
有經業何繇啓光之裕之胥由進始越有高明
惟德之繁德如玉金罔無糠粃載挾其瑕載播
其美古人有作爾其仰止毋牽遊遨毋輕寸晷

經義文集

卷六

樂

蚤夜勉旃進不已進于技歟進於道矣光裕
之云亦無他擬先達何人是惟在子博父曰進
之義既聞命矣敢問翼之云何予進翼之而
申告之曰惟爾冲年耽玩墳典毋學春蒐毋微
秋獵口舌徒煩有得必淺如汎鴻淵如升嶧嶽
抱其崇深志念繼繼蓄大舒弘才猷斯展以翼
消時庶幾無覲先民有言事在彊勉黜今之靡
襲古之撰聖謨洋洋萬機亡外博父再拜微言
幸聞惟茲董惠敢忘勤審予乃濡毫書之奮紉

草亭說

里中楊子恒稱曰草亭人亦稱之曰草亭云夫
楊子恒稱與夫人之稱之也蓋亦有契乎其
言之也楊子與子雲同姓子雲者好深湛之思
爰構亭草玄杼抽玄秘乃今楊子心慕而神嚮
之邪楊子驟爾曰甚哉知我者希乎夫吾奚羨
于子雲也吾少有志于世坎壈不逢詠少陵蓬
鬢草亭灑然有感焉乃托之以寓况云爾吾何
慕于子雲乎哉木涇子聞之嘆曰事有聲同實
遠林文集 卷六 四

遠林文集

卷六

四

戾形似情殊者世之所疑而達人之所以懸解
也楊子操行清潔尤長五言詩其所樹之諒有
卓然者故夫士志于道作則自我無依于人發
慮於今無仗于古高明廣大於斯存矣楊子之
無慕于子雲也壯哉

雜論

王安石

傳云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愚
伏讀至此未嘗不嘆聖賢之言洞燭幽微真千
古卓絕之見也宋徽宗時其為不善之小人如
蔡京呂惠卿之流善不知之獨王安石堅執為
心矯強成性蚤以文章馳名翰墨之場漸入仕
途不慕官爵不涉世味且面塵不濯衣垢不釐
兀服食之華妻妾之奉舉若免馬故一時賢士
大夫景慕樂獎納交恐後此為善之小人逆閱
其迹以欺世盜名人固不得而知也繼秉大權
所言者皆先王之言所欲行者皆先王之政動
輒以堯舜為師夏商周皆不足法也以故在廷
之臣咸尊信之而其君且以臯夔復生鳳儀獸
舞之治不難復矣迺安石所挾以為乾坤不世
之符皇王不傳之秘入君能用吾術則可以開
世唐虞比隆堯舜者迄無他奇不越國服為息
之一言已耳其意以我貸于民者一而民出息

遠林文集

卷六

四

于我者二一歲間貸民一萬即可獲息二萬等而上之三四年計可獲息若百千萬而吾國不殷富乎國既殷富則勢力俱雄而四海之內將惟吾所欲爲可以奔走百辟鞭撻四夷令則行禁則止而吾君自巍巍高拱于穆清之上由是而立新禮製新說以藻飾太平此安石致君堯舜之說而其君甘心聽之百撓而不回者也安石爲鄞令嘗以其法行之一邑之小猶或可暫試天下之大億兆異情風俗異齊而可一槩加

蘇林文集

卷六

聖

言

之乎無故而貸民民其肯受乎計時而收息民得無爽期乎以是而督責加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民不堪命而天下始多事矣矧郡縣至廣守令孔繁安保其皆廉而不貪乎而一切施以假貸之法其貸也能保其無末減乎其斂也能保其無掊剋乎斯時也安石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乃持論愈堅行法愈急而民之此離死徙者愈甚而不可支於是諸老成臣知民怨之日深也國本之將搖也痛宗社之淪胥以傾

也事上疏以抹馬安石怒其異已斥逐幾盡而更接制布恩生事之流嗜進罔利之輩布列要津敗以羽翼張爲爪牙噬齧無厭而務欲其術之必行深期其說之必勝安石者旅進旅退患得患失方信信馬日與其徒誣上行私要君固寵公肆爲之罔憚也惟時毒痛四海上盤陰陽之和水旱洊臻變異迭見傳云災害並至詎不信哉夫周禮之書聖人理天下之良法也後人欲行聖人之法必有聖人之心而根之以聖人

蘇林文集

卷六

聖

之學緯之以聖人之才斯能和調百物斟酌萬幾而舉聖人之法以運量四海斯正大公平而無偏倚不均之病今安石之心偏私也偏私則其學曲學也曲則泥其才小有才也小有才則強懷自用必不能宏展康濟之猷以一天下茲三者皆安石之所短也既而其術不效乃呼號撿壬以求濟焉譬之病者已危而復進鷓以求療也豈不速其亡哉故其始也安石之所操自以高出義黃同符堯舜下視三代爲不足法及

其弊也欺君濬民竟陷于誤國喪邦之大罪而其術反出桑柘下求如管晏之富強而以其君霸也遠有所不逮焉蓋以立意雖廣而行術則偏無周公之心洎才與學而不善用聖經之過也不獨此耳其所引用堯邪蟠踞糾結數世之後蔓延不已其人猶能祖安石之故智以要君而蠹國焉則其為榮室之膏肓亦以深矣其罪可勝誅哉愚故曰為不善之小人固天下之大奸惡也而其惡易見為善之小人實天下之大奸也而其奸難知欲知人安民者慎無做神宗也哉

涇林文集

卷六

李

宋高宗

高宗建國時輔弼之臣有若李綱趙鼎宗澤熊羆之士有若岳飛韓世忠劉錡皆一代之英也乃終不能光復土宇少紓華夏之氣而徽欽二帝蒙塵幽死迄今談者有餘恨焉此無他以高宗無復讐之志也使高宗志在復讐則綱鼎諸臣忠言至計岳飛諸將屢立大功將尊信之敬愛之委任而責成矣乃今非惟弗之用也而放逐焉誅殛焉凡謀臣烈士所藉以廓清中原殲滅醜虜者待之若讐至若黃潛善汪伯彥欺君誤國信任不疑而大惡如秦檜尤賣國之奸雄聖世所必誅者顧尊寵親昵終其身不衰帝之宅心如此則命將出師外若振舉而衷實縮胸其奉迎二帝亦不過祈請之虛文塗時人耳目已爾然帝之所以甘心事讐而無尅復神州之志者有微機焉大寶既登而父兄復返此身將安屬邪汪黃秦檜諸奸必密謀聚議以陰錮其心而况檜心與虜為一尤不欲其除克而雪耻

涇林文集

卷六

李

右列則忠賢安得信用也

當是時不忠之臣固無足齒而有

沒者亦與有責焉浚喜事而才疎忌前

浚建炎初年金虜無可乘之際蓄夙養銳

也浚乃無故召兵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

公有富平之敗宜也酈瓊王德本不相能岳

穆言其必爭而浚不聽其有酈瓊之叛宜也

而都督荆襄李顯忠與都宏淵不睦而浚不能

禁遂潰而歸其有符離之潰宜也江左偏安日

夕凜凜猶懼不給其能堪此三變邪不獨此也

趙哲曲端非有大過浚也信讒而專殺之有休

休之量者固如是邪又不獨此也綱鼎岳飛咸

負命世之才王者不得則不與所宜同心協力

共濟艱難縱有小忿亦必先國家之惡而後私

讐如簡相如故事浚未能也而顧下石焉無乃

失之作惡邪秦檜敗國神奸天下所共知者也

浚不能柅之于始又不克去之于終而稱之揚

之猥加推轂焉得無失之作好邪高宗難與為

善易與為惡其才又出齊桓之下今以庸庸之

主而聽緝緝之言中心搖搖茫無定見宜其放

殛之典荐及于英賢高厚之恩濫加于邪僻予

奪誅賞胥失其當雖百趙李千劉岳無益也而

望其永清中夏難矣哉是浚者名為報主而未

免于妬賢志在興邦而屢至於僨事罪固不可

這焉者也或以開誠布公之武侯饒之謬亦甚

矣

涇林文集

卷六

五

于少保

世皆以錮君易儲為于少保致禍之端愚竊以景帝臨御已久三公百辟皆已祗承四海威福之權出其掌握曷能易之英廟南轅雖由天命倥偬返駕亟欲扶之以正位宸極將置景帝於何地乎激而行之必招大變斯則揆情未易審勢尤艱不獨廟堂帷幄之臣明之一介之士亦慮及之矣自古帝王失陷夷域率多不返觀景帝批荅諸臣奉迎之疏辭意慨然甚或

澤林文集

卷六

五

九

不荅乃若王文則曰來誰送來耶少保之謝虜使也亦曰賴天之靈中國已有君矣一時君臣自信舊君決無反正之理故比其返也別無良圖惟知錮之而已倘於南轅消息已有真傳未至而圖先事而料凡奉安調護之宜侍御起居之適皆已預定于東逮其既至則聞于上曰太上皇臨御若干年今賴天之靈祖宗之祐禮求洗心復歸華夏邇者伏蒙皇上駕若君臣之倫敦兄弟之愛鑾輿甫屆即奉之為上皇尊

崇已極海宇臣民孰不稱慶然臣愚伏自退付

皇上於上皇尊則君也親則兄也北轅留滯既已竭奉迎之忱南內尊安何可忘友于之敬臣亦竊計上皇於燕閒之暇不無念皇上之情皇上宜委曲體之或五日一至或朔望一朝總率百官周旋殿陛瞻望清光務使親愛之意昭示無窮率而行之春秋匪懈懽然有加彼此相安渾然無迹庶上有以寧上皇朝夕之懷下有以慰華夷頌禱之願而我皇上尊

澤林文集

卷六

五

九

若敬兄之盛德將先于四方格于上下而萬邦黎獻皆仰止高風歌咏亡極矣嗟乎如此舉動後尤慮其不免也何者太皇幽闕之中歡愉恒少慘淡居多必思曩時之羈留而衣帛之常供胡為靳而弗致今來之扁鑄而防閑之秘術胡為久而彌深至於皇儲之棄而弗立則大有所憤懣于中而矚刻不忘者矣今少保諸臣乃曰吾已投之幽閒便謂勝筭已得求諸分內毫莫加焉當時通達國體之臣亦嘗勸景帝

之朝與群工入覲而 帝皆不從少保亦寂無
一言以抹正此何心哉不過習爲防禦之工陰
翰翼戴之計以全其祿位已耳豈知嫌積釁開
恨深讐鉅縱 英廟寬仁大度罪疑惟輕然待
之若敵國謙固不能悔其已甚之爲而負之若
芒刺 帝亦不能移其已成之怨矣豈待曹石
諸臣之愬而 帝始動心哉迨廷詰易儲之事
帝曰朕固得罪于社稷太子何罪汝乃舍之而
不立邪少保至是亦無辭矣公抱豪傑之才挾
濟時之器自任天下之事皆惟吾所得爲吾欲
爲輒爲之不疑也自非聖人安能與世推移機
權順適矧其強直自遂高視一世無所顧惜樹
怨于人則以繁矣其能免邪

涇林文集

卷六

五

五

涇林文集卷六 終



周太僕六梅館集第七卷目錄

題辭類

六書精蘊鈔題辭

易說題辭

古大學義題辭

南中忠烈遺跡題辭

安成劉氏祠錄題辭

書歸孝子事後

書方岳徐公事

涇林文集

卷七日錄

一

起

書六書精蘊鈔後

書霍少卿夫婦事

書沈貞婦傳後

書悼亡辭後

書鸚鵡詩文後

書衡山丈盍簪留詠跋後

書竹洲館贈陸羽士

書中秋翫月圖詩後

書玄雨凌君履畧後

跋類

跋王太史前峰詩冊後

五經旁訓跋

跋黃天若所藏陳道復簡札

跋四時佳興

跋屈先生山水長圖

又跋

三跋

主堂別業圖跋

卷七日錄

引

蓮池詩引

辨類

顧命辨

禮辨

周禮辨

趙武辨二首

史辨四首

釋氏辨一

釋氏辨二

釋氏辨三

許經辨

贊類

竹泉王先生贊有序

天方張公甕牖呈祥圖贊

銀臺張石川像贊

卷七日錄

三

涇林文集卷七

東吳周復俊著

門人檢討端銘徐應聘閱

友人文元溟池張文柱校

題辭

六書精蘊鈔題辭

吾邑莊渠魏先生剛以研幾誠惟立本其學固已折角時英追蹤往哲乃若六書精蘊之作則尤其俯察仰觀苞涵離析曲擊皇頡之玄秘斯

涇林文集

卷七

一

萬

其曠千古而卓悟者也俊往年使南陲嘗携一帙眎博南戍史楊公公一見竒之不覺驚服曰吾於字學覃思歷年是故有轉注古音古音叢目古音彙要古音複字駢字古音附錄說文先訓韻林原訓與夫六書索隱六書練證諸書咸欲點晦趨明洗今敦古自視不遺心力藐若無前由今而觀皆剗剔膚毛魏先生乃得其髓矣公以振古逸群之姿文披九牛奚翅圖窮八駿徒徒執林鮮承與可獨於是書肝顛動魄其必

有中矣綠思古文篆籀之起根太始驛陽陰翽關乾坤搖暉日月壹是闡情性之微裨彞倫之用迨乎晚葉罔遡宗源竟迷塗軌屢變而彌掩其真甚者工華媚竒巧是雖從衡幻態若飄鳳驚鸞游龍奔驥徒足以供點灑之資博軒窓之玩耳揆諸古人心畫其奚當哉嘉靖己未予載涖茲土楊公時已捐賓客其徒楊生富春持公六書精蘊鈔三卷微有一二異同亦其醉心之筆也凡得千四百六十一字

涇林文集

卷七

二

易說題辭

夫易潔淨精微止矣二畫洩其秘三聖翊其文
 萬祀言聖經之旨者莫加焉魏晉已降玄之以
 老莊狹之以太卜厥宗昧矣余猶喜安國康成
 之徒注釋群經承師指授沿古敷言未始置樹
 奇僻破壞元溥辟之投竿取魚浮沉高下一任
 善獻者取之初無迎必縱於大道未克盡窺盤
 辟周旋不迷蹊徑注釋家之指南也後來妍尚
 匪一枝流益禁易有象占大加離析吾夫子不
 云乎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夫居無事而動有為無事斯暇則象以求
 之而占非所為有為斯應則占以決之而象靡
 或遺循是知潛龍象也亦占也勿用占也亦象
 也象有真假占不他適聖人垂訓豈有平居祇
 觀潛龍之象而不及勿用之占乎象從何來緣
 畫而生占從奚分由畫而決象者擬議之占托
 言之也占者裁定之象顯言之也抽端殊貫托
 體同歸不能不分而能不分其象占之謂乎子

漢林文集

卷七

三

言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言象及爻而不言占明占
 寓於象也繇斯繹之義自晰矣假令象外有占
 聖人胡斬一言而不發天下之矇覆耶誠能悟
 象數之渾成覺占決之匪二其於易思過半矣
 光祿楊菴先生教尚古學居常以山水文籍自
 娛蓄極而通不佞餘思撰易說二卷言約指闕
 神乎道洽辭變象占泯然一致同非伐異異不
 苟同而鈎深通微何者不諳凡天道之極則事

漢林文集

卷七

四

於

幾之變化人情物理之糾錯爛然皆聚於目昔
 苦讀易之難而今而後知讀易之易矣詩不云
 乎惠而好我示我周行俊也不閱其愚輒陳瞽
 說如右惟是正之庶幾哉沐浴不忘云爾

古大學義題辭

大學古本列于戴記今所頌者乃宋本爾予同年道林先生非予友也師也嘉靖乙未祇役南陲道武陵獲見于堂下問脉古大學義洞極真源意味融洽惟日誦之實獲吾心私嘉今代學者獲睹珠還璧完而光精璀璨爛然目前不必穿鑿傳會求道于支離也先生之牖來學至矣遂刻之六毒館中僭綴一言于末簡

澤林文集

卷七

五

南中忠烈遺跡題辭

予往歲寓戎邨賦詩云少年抱欵輒雅志岳丹青集彩翺天室揚音協雲謨是其志也乃今任說遠於彤闈身每依乎丹微而就日之念徒懸停雲之思轉結申之以師旅亂之以簿書雲巒延脰淵水積懷揆之素衷益相遼矣矧夫日月居諸飛輪走阪寒暑屢催歲不我俟伏村栖遲晚節曾亡補于聖朝篆刻小材初不忘乎正業獨於奔走出入之暇吮墨操觚昕夕罔怠蓋志有篤極情亦縈之自不能卻也偶閱南中簡牘有感於三公之事冢宰張公統文節王公稔忠節具公雲三公者忠烈垂休英標未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同類疇能無是心哉輯其遺篇附以已見命曰南中忠烈遺跡適連然揚生富春躡屩而至遂托其濡紙彫諸文本而漫綴數言於琬以紀歲月云

澤林文集

卷七

六

安成劉氏祠錄題辭

劉氏有祠祀厥祖也錄者何錄厥祖并祀祖之儀物也纖曲備矣至矣美矣或曰祀祖也而上及拓基祖焉祀拓基祖已也而遠及始祖焉何居夫祀不踰祖禮也我未之聞也木涇子曰前溪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夫君子之有是身也何昉乎言有祖也由祖而上有拓基者垂履露之澤子孫匪此莫庇矣可勿祀乎又有肇始者弘濟發之功子孫匪此莫引矣忍勿祀乎故由祖

澤林文集

卷七

七

七

之心推之而報本反始罔弗既焉夫是之謂追祀之禮自天子達之者也夫是之謂自仁率親自義率祖以義起之者也以義起者以仁合夫前溪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予恒慨天下之族日以渙也猶水之奔注於江湖散漫於洲渚而莫返其源也祖也者源遠而未益分時曠而情彌怠怠斯襲襲斯忘加之里邑之遷革靡常系牒之憲章亡考嗟乎天下之不忘襲而忘其祖者寡矣自非仁孝壽能擊而埋焉前溪子上而

也既合室以祀之下而子孫也且合食以享之

合祀孝也合享慈也慈孝著矣公之子若孫有不儼然肅俯然趨者乎木涇子曰吾觀劉氏祠錄而窺其有渾渾之源焉有髦髦之思焉有蟋蟀之憂焉有羔羊之風焉夫曰渾渾言積累也髦髦言謨謀也蟋蟀慮遠也羔羊慎節也矧隆祖以明德焉惠下以導和焉緣情以作則焉居約以永制焉夫隆祖而能繼志矣惠下而能裕後矣緣情而非強世矣居約而非敝化矣故曰

澤林文集

卷十

八

八

纖曲備矣至矣美矣昔文正懋義田之烈眉山紀族譜之亭常氏樹花樹之筵夏侯申孝友之誥而後世言仁孝者必歸焉前溪子其挹芳微而景前脩者乎

或曰到股以療親親可療歟籍令親愈身亡此
傷遺體又重傷其心於義故不可歟余曰是未
可也等倫諭也吾觀童子歸有榮年甫十八
未娶也遭家閔凶祖既老而貧且病矣母徐奉
侍愁苦病亦幾殆童子憂惶怵迫顧瞻靡依獨
念到股庶一有濟於是割刃下肉作羹母病頓
減乃知窮欄精烈上格穹玄孰云親不可療也
今親存身亡童子將遊于九泉其樂融融矣茲

母子獲全而謂帝之所相非邪余聞童子襟茂
與華人間較計取舍一無省識方其引刀剔決
意出無聊惟知母命勤恤而視此身飄若鴻毛
當此之時非有挾以希世干寵亦非釣采華名
其冲襟可想也緣貧以據仁仗仁以明孝不滋
可重歟異日良有司聞之 當宁賜金樹闈表
厥宅里與昔時里人榮孝子者後先輝映即未
可知而余竊臆童子之初心未嘗謀及此矣今
世衰俗薄公議譁淫竊恐風微偉烈將遂淪泯

不克章明于世而厥祖瀾齊君與余交遊垂五
十年方慶其有聞孫而祚之私也於是乎書

書方岳徐公事

或問方岳徐公越之殲于沅江也與二忠媿烈
垂休歟將或有遺論也予曰唯唯否否鄙人何
足以知之然竊聞此地之長老大夫士言莫不
以那鑑賊其猶子圖謀為後此直一家之難耳
未聞其攻劫城堡殺戮居民有叛逆之迹也聲
其罪而理之可矣奚必赫然興師哉徐公力不
能止則當調度餼糧集于境上以贍遠近之兵
職斯稱矣兵戎非其任也脫有精謀秘策鬱鬱

經林文集

卷七

十一

語

于胸覽時不平義不容默則密陳當路以補戎
事之闕吾言獲聽 國之福也生民之休也萬
一不用吾心斯盡矣非若二忠奉 上之命撫
諭元孽孽繫之辱之脇之不從則二忠惟致死
之之為當也且當是時六月興我山川煩蒸藺
露毒發帶甲荷戈之士屬死道路枕籍巖谷是
天時未順也用兵之道無利深入鄉導為先沅
江高山絕坂林菁陰翳道途險熾其城背山阻
江十夫當關萬卒莫進而容兵之信地不分土

人之鄉導莫遣是地利弗察也于時將帥未調
人懷一心心持一見議論叢生襟然如蝟是人
和未審也此三者皆用兵大忌也犯此三忌是
兵未交而先敗矣公又不俟群帥之集無煩遊
士之說孤忠獨持戴賈胡之帽披夷羅之服慨
然據鞍揮刃徑進前書大字即日屠城欲何為
也致使醜虜遠觀咸慟曰那鑑信有罪爾一城
之民奚罪焉於是眾怒莫遏矢刃交膺而公遂
告亡假令公當時褐蓋緋袍建大將旗鼓而進
彼首雖驚必不敢加兵既殲之後始知軍中有
徐方岳也今雖梟張經之首剖趙完之尸亦奚
益耶予聞其言而悲之未嘗不為之涕下密纓
也予與公為同年知深信篤天日皎然其文章
德行無俟贊揚而喪師墮體痛孰甚焉嗟乎秦
師之敗于殺函間也非獨一孟明乞之過也公
獨不幸而罹此閔凶殊可悼爾

經林文集

卷七

十二

序

書六書精蘊鈔後

俊性時侍恭簡魏公獲教六書精蘊茫然不知所解繼二十餘年載邁是書則昕夕覽觀不忍釋手始悟往年大道之亡聞迺今愚蒙稍開問學少進而又恨夫開悟之晚也揚子雲徒好古奇字當時載酒過從者戶屢恒滿不知魏公染翰之時戶外之跡與子雲符乎否也今天下知而好之者博南成史揚用脩氏一人而已及讀其鈔往往校量於牝牡驪黃義理玄微通目不瞬惟以指摘為工罔以明道正倫為重俊也于此尤悲夫聞知之艱古訓之易以湮也或曰子于是書推崇尊信之也至矣然生今反古母乃非與曰若不聞夏商周之彛鼎乎敝之始可見撲已魯之籛羊乎存之斯可識禮已古文篆籀彛鼎也籛羊也天壤間惡可少諸且夫兩儀也三光也庶象也億世也萬變也舉包括于形聲之間而湛澈無遺其為彛鼎籛羊也鉅矣烏可略諸乃今魏公之紬之繹之也遠宗指事諧聲

漢林文集

卷七

十三

七

轉注象形之屬以為之發揮而繇粗見精刷塵瑩色率多精語妙解洪而元化之渾淪星嶽之疏列微而心性之沉筋骸之聯神氣之默動纖而苞瀦之敷賁鱗羽之游翔顯而事幾之紛物情之幻咸緣其故然闡厥貌象然匪仗師資一繇心得安事經營悉臻神悟又不徒粵王撥金驚心動魄已也式而遵之下可倣觸人心上可匡植正教巍然屹乎狂瀾柱石奚翅一器一牲之倫比吾見其反本也復古也未見其反古也

漢林文集

卷七

十四

明

若也初為詖辭不亦妄乎

書霍少卿夫婦事

易水霍少卿夫婦死于河南狂寇禍極慘烈余
髮時及見吾鄉新蔡司訓徐公璋縷言其事真
震怵心骨其英氣凜凜直可上追睢陽張許景
卿秀實昨于易水上晤戶曹南海李子云有崔
生者謂少卿死節多出自儒臣粉飾而支解懸
門槌簪洞胸皆幻詞耳余心甚不平夫以霍卿
夫婦忠貞義烈淪薄寰宇而瑣瑣宵人乃妄加
刺毀欲并其事而銷滅之彼誠營營止棘何足

漢文集

卷七

七

七

深辯因思張許橫被浮辭至後世始定少卿之
馬炳朗若此尚猶不免而况于曖曖者邪原夫
少卿之死非以蕪名致其忠愍已爾纖纖銛口
亦何損于少卿之毫末不然四海之人亦將有
如矣一崔生謂少卿為新蔡尹惟禍時皆
徐公所目擊也

女子故附論

蘇者采焉

書沈貞婦傳後

貞婦崑山人余友胡君潤德伯姊也余交胡君
久知貞婦芬懿為詳及攬方伯雍里顧公所為
傳辭以徵諸聞見未始錙銖爽也嘗聞故老論
婦烈與貞孰難曰貞難烈一特感慨貞者夷險
始終弗變節以完貞非貞不足以永其節故貞
尤難貞婦自少婉孌靖默戶外不聞其聲家世
醫女紅之暇唯佐母治丸藥年二十一始移所
大甫載春秉栢舟之成行皎明珪志寒白雪如

漢文集

卷七

七

是三十餘年一女贅玉珀未結縞也珀以官適
繫刑部獄當是時弱息未笄家徒壁立貞婦痛
念無以為策惟日夕製劑丸藥茶茗累年積兼
金若干脫塔縲綫之中獲諧伉儷珀也無生而
生無婦而婦以至于今茲有子皆貞婦錫也今
壽踰七袞中外姻鄙譽不容口可謂聲華絕乎
倫流芳苾震乎閭欄者矣有司例得 上聞表
厥宅里未暇也抑余有感焉嘉靖甲寅島夷陸
梁吳越咸罹其毒志婦烈女蘭摧玉隕不知其

幾是時紀載弗登旌揚靡及竟付之飄塵逝水
望之誰乎貞婦矢心明義終始惟一初不求聞
達也乃若顧公者秭林宗匠藉其一言猶傳不
朽况信史乎其亦奚羨乎宅里之表章哉

書悼亡辭後

嘉靖乙卯禺同山人移文於其友木涇子叙其
所幸多氏服勤廿載婉嫺靜閑雅性豐功條疏
甚悉而音旨甚悲聽之若激回風而奏楚些也
或疑曰山人者西南大荒中偉人也自其少時
即抱眇萬金輕千乘之志其視寰間虛縻幻寄
若大鳥翔寥廓焉降視斥鷃卑卑耳乃於斯哀
攀孺慕如不可釋何居古昔悼亡多矣皆無得
於亡漢武帝於李夫人志念何如也武帝者天

子其力何如也所以爲李夫人無不至矣堂下
之步惟中之歌徒托諸影嚮彷彿而竟無可追
躡也豈武帝之術至是窮乎瑋哉禺同也春秋
高其於歸寄之機成毀淹速之度神理昭昭也
顧於斯猶有闕與予曰否否子不見蘭猗于林
玉蘊于山乎慕者采蘋焉承藉焉而升諸高明
之室人爭目爲珍秀之品當是時多氏之於禺
同也非蘭與玉與今蘭未霜而摧玉非泐而隕
將過之睨之罔不盡也矧拂其芬菲挹其光潤

者乎故禹同之稱曰漢僕之賤中郎傳之陽明
之夫魯侯誅之武謬急義謫仙咏之走之悼也
推此故耳嗟乎山人豈惜于大義者邪謂其眷
青陽悲白日非也鹿泉李子曰禹同之悼士非
若漢帝索景尋聲于渺茫也亡者之子十齡而
哭母甚哀禹同瞻存惜往自不能已於言爾予
乃喟然歎曰鹿泉子其曷於人情者哉

書鷄卷詩文後

予爲左叅政時覽公經始建畫諸事未嘗不心
慕其爲人思欲執鞭而不可得然不圖其文翰
之美嘉靖己未叨轉左布政使去公百八十餘
年乃以孱劣之身承乏賢者之後尋檢故牘見
公詩文若干首流麗典則蔚然大雅風度豈出
一時館閣諸臣下哉始知密邇清光在 帝左
右者文藻盤礴聲光易流矣萬里玉關之外寧
知有班定遠哉遼海茫茫誰是崔亭伯也遐邇
攸分古今均嘆固自殊矣乃若予心所醉服者
公既感 高皇帝厚恩逮時移運改從容就義
不食而終惟知自靖自獻以明厥志焉由今視
公德無可稱咎亦不及何其哲與視彼放言激
論批鱗觸霆非直速戾于厥躬而舉宗無噍類
非其所自招邪好盡言以翹人過國武子尚不
免焉子言之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張公其殆
庶幾中庸者哉

山文文孟留詠跋後

弘治庚申文文跋學諭王先生所輯孟留詠
濃墨細書沈秀潤密何暇元常扇頭筆也由嘉
靖壬戌上邇庚申六十二年于茲矣王先生客
京師時布衣也乃時時綴短章以明已志而群
公見者翕然亟稱王先生屬憲孝朝鳴玉
必殺之儔蜚英聲抱茂實儼如川浮雲涌鳳鳴
龍立何可指數然皆雅善與王先生遊遊必折
節抗禮曛且延接不忍釋去故篇詠之留洵其
物矣余聞邑故老言王先生素饒一朝躡跡群
公之間其所與群公交若甚相昵也王先生好
立然諾取與不苟未嘗少有請于群公而群公
以故益賢王先生云荀子曰觀人以言美於黼
黻文章文文自為斯文留落人間久而至于今
楮墨猶新余於此又知文文之高駘絕塵也今
兩人者微有重輕則人之觀之右鴻毛擘翼奚
誦跋文章之云乎

卷七

主

程

書竹洲館贈陸羽士

清真觀放生池宋真宗製文樹碑表一方矣池
上竹洲館宋已有之或謂坊于揚維楨非也初
余識徐君野鶴于竹林間風度脩脩薦行者也
比遊京師其徒袁子存真以領牒至薛若甚懼
而袁子者以信謹多執名于館中而今則羽化
也袁三傳而陸子子卿陸子恒稱竹洲不忘其
宗典故而陸子亦好文矣其讀予兄虛巖之詩
未嘗不三嘆也月樵張子曰竹洲得陸子而名
益彰其信然乎

卷七

主

程

書中秋翫月圖詩後

隆慶丁卯中秋燕集翫月余賦詩一章小子穀繼焉客曰言覽斯篇亦足以抒南國之勝遊續騷壇之故事矣乃復書何子明月篇子何取於何子何子亦何取於明月也余曰客翫月乎夫月之揚輝吐艷非可一端竭也然聞何子云三百篇首乎睢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意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故知大復之咏月其旨遠矣抑余又觀古人之作

蘇東坡集

卷十

五

七

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植遊西園機寢北堂則有太白圓光金魄少陵紫窓岳練長吉玉輪鸞珮咸云綺矣其他騷人才士雙韻單辭非不物色英靈懸窺景象而以大復視之尤蔚然秀艷而沉鬱整密者也嗟哉莫可尚矣余故表之以為同心告焉

書玄兩凌君履畧後

漢李廣以飛將軍聞於匈奴也程將軍有休職偶臨李將軍幕程將軍曰吾與將軍結髮並從事匈奴將軍諸戰陣方畧飄忽軒瑋所以震驚戎狄仰報天子吾未始不伏其能至射虎開石茲尤動魄古今所絕此不識所不識也曩戎馬紛馳請未遑也今聞矣李將軍笑曰吾之弓將軍所知也吾之手亦時時所見也運吾手殫力以斃虎不知其為石也當此之時吾計與虎不

涑林文集

卷七

五

居

俱生藉令少知石必不能也子乃嘆曰頃吾讀玄兩履畧而知其兄盡弟之真心亦猶夫李將軍矣弟固英英者逝矣不可作矣乃悲思愁泣托諸文辭繁千百言若不足此非飾哀也玄兩負奇質且鸞龍鸞之文家有若人焉紹先烈垂耿光易耳天賦其望則傷如之何也或云凌君湛初尊公大夫好文而念子切凌君思得海內名公奇筆日陳于前以娛耳目庶不使終身抱西河之感懷弟也亦以慰父也此其念深矣審

乃則一於後君雖未識其面而知其心奚足
將宜勿射虎時也

涇林文集

卷七

五

跋

跋王太史前峰詩冊後

余於太史有中表之雅羈甲成童時輒以芝蘭
意氣相推與寒暑追從昕夕靡間談詩較執語
必玄協悟若默契出入游歌若文鳥之並翔芳
鱗之同躍也交游儕輩咸竊嘆曰觀若二子真
同胞者祇姓殊耳君高才夙成辭藻豐美正德
己卯部使者錄其文第一聯舉進士入翰林為
編脩同榜之士廖鳴吾童士疇輩氣高一世咸
欽慕焉君於細文之暇手錄其詩貺遺郵筒不
絕而余橐所貯亦以盈矣既丁太夫人憂移疾
家居每寄新篇而余方奔鶩南北汎蜀適滇川
途捐失什存二三此冊詩凡十三首乃其 召
為國子司業兼 太子校書途次所得後四首
余於潞河作詩送君而辱和焉又一篇余以事
不獲預霖雨堂之會以詩遺况而又辱和馬察
此則其親交之重可想也憶昔少年邀翔文史
之場朋儔並呼僑傑方伯顧君武祥年尤英妙

涇林文集

卷七

五

文采翩翩與王君馳逐相上下蜚聲溢于海甸
俊也孱頑亦濫預崑陽三傑之列其幸已哉今
二君下世久矣掛劔撫琴昔賢猶嘆故余攬斯
冊而尤太息焉

五經旁訓跋

昔人喻聖人之經崇深猶海嶽擬若稱矣愚不
其然夫海嶽有形而測其崇深者尚有未盡聖
人之道無方無體仰之彌高挹之彌深而或欲
以一斑窺之祇見其漏也已惟古聖憲天立象
畫意而後有作者始係辭以盡言弗繇其象弗
溯其言而求知聖道愚未見其能也自漢世專
門之學典篤守師說以紬繹群經自謂不遺餘
力而或乃病其太繁近代釋經往往驅率聖賢
以下同已意求之愈工失之愈遠厥病均焉俊
竊望名世之英振古獨立泐文切理不必妄臆
加損鑿破元淳舉其一枝而全體自見亦猶接
綸于川沉浮萬下一任善敷者取之初無迎必
庶幾學者涵濡歌咏之中自有真味古聖之心
意情性將親見而有得此則解經之上乘也大
中丞可益游公間示五經旁訓與而通簡而明
質而不俚指証而有據師漢儒之注疏而不繁
備百家之言而不泥可以翼往聖式來葉斯道

之崇深將由是而梯航之矣刻既成謂俊宜一
言以贊其後愚也陋矣足以知之聊以復公之
明命云爾

跋黃天若所藏陳道復簡札

邑先輩丹巖黃先生鬱抱經世之懷而尤攻古
文辭余愛其所與邵尚書二書文會觴咏婁江
觀潮秋山見月三序侍御樂菴李公碑陰移居
圖二記孫郎中墓銘諸篇未嘗不振纓而嘆曰
美哉文乎然余之所歎慕不獨以藻翰之雄政
術之通達而豐辭偉氣縹縹然直上千霞表今
時文氣衰頹獲瞻此奇麗亡繇也乃竟以一學
博汨沒嗟乎生之有餘用之不足天可問與然
其胤天若亦敦尚古雅觀夫勤勤於白陽山人
書翰之求自可概見而仲威仰承先志什襲表
章冀傳之勿替則先生之遺澤未涯而後必有
奮焉可知也仲威其尚後之

跋四時佳興

白易山人陳子道復樞衣于我衡山文支受丹
青之業山水人物竟莫得其要領獨水陸草木
之華含姿極妍轉纖穠于毫端飄風態于象表
乍觀之者以為更生欲采之者疑其可掇信神
化之自然獨得之妙而非習之所能為也余家
多藏其善本此冊為幅二八山人自題曰四時
佳興余往年釋褐京師友人長洲曹子雨泉持
貺什襲久矣隆慶改元秋之日涼雨稍霽輕颺

溧林文集

卷七

三

櫛肌展玩懷思漫題其後云爾

跋屈先生山水長圖

余四至南陲其旋也必由鎮遠登艦直達武陵
一以釋塵鞅之勞且乘順流下也蘭橈齊努其
駛若飛祗見兩崖翹峙瀾沚滌瀉兩崖之前復
有碧巖離立乍傾乍仰連綿不歇莫可摹狀自
盧溪至黔溪山水尤為娟妙余有詩云茲溪娟
山色蔭映溪上舟濯濯垂楊柳夾岸繞春流露
滌沙濱鏡雲披江上樓前巒既窳篠後渚何綢
繆漁行白蘋亂鷺陟青霞浮昕夕不皇睫俛仰
共誰酬寄言三江侶何異剡中遊茲覽吾邑處
誠屈先生山水長圖宛若艦中所見黔廬之勝
得斯圖益彰而圖之意象蕭遠夔出烟表適與
景會不亦良可尚與先生嘗師竹法于太常夏
公人徒仰其肖質琅玕而以竹掩其畫時太常
名盛華夷又以師掩其竹嗟乎然山水禽鳥松
檜諸品嘉絕此又太常之所未覩也

又跋

先生諱初字處誠曰可菴恒稱也有道不仕膏

溧林文集

卷七

三

肖林壑遂一意於繪藻蚤歲掃太常夏公門受
貌竹法昕夕無間摹倣覃精竟得其髓今竹之
行于代懸于縉紳之堂比比皆是可覆鑿也他
若岡巒禽鳥古樹咸逼真余家藏竹鶴松檜數
圖筆勢飛動墨氣淵古申旦對之及眎弗厭也
有雲山萬疊圖廣袤二丈先生生平精力盡瘁
于斯工可知也歿後失之其孫諱儒舉嘉靖辛
巳進士爲廷評多方購求得之如獲鴻寶廷評
既歿聞亦羽化矣

澤林文集

卷七

三

三跋

木涇子曰以余觀屈先生林中一逢掖耳銷聲
葆光不求聞達子居獨行朋交不廣非若處劇
郡而據通津獲瞻往來多士而可以微譽于四
方也且泉石之配巖廊鼎俎之對藜藿勢分既
殊禮秩亦亢也柰之何左右無先容而求甄賞
遽加于下位哉其必不然矣故雖抱精良之技
而知之者寥寥無惑也嗟乎士之處世奔趨者
多令名靜伏者乏嘉譽故良驥遇知己而長鳴

善說附迅足以避引良有以也俊也

集

卷七

吉

王堂別業圖跋

王堂別業楚翰林廖君鳴吾別業也別業有圖
吾郡謝思忠氏所繪也圖凡十一幅幅後別楮
各有隸書小叙皆鳴吾所製以矜其邑之山水
其家瑩域橋梁廬館亭榭美咸露馬思忠馳譽
丹青超絕流品余所見皆巨幀蒼巒崇柯厓石
森古墨氣雄潤望之若雪色霜稜不可狎睨茲
圖方尺獨細秀粵勻畫溪巒林宇之妙方君遊
楚粵時鳴吾既求得之裝演成冊迺今淪落吳
淞林文集

卷七

畫

也

引

蓮池詩引

小子數宅左有蓮池焉夏日水漲蘋萍蔽虧齒
蓄未專錦禽慵窺文鱗潛泳或以花神不恭水
靈失職今歲孤登遊之興矣至秋乃碧葉勃興
丹英湧發未幾匝水泐堤雲錦爛然俯檻凭欄
延覽不暇爰構浮亭一於其上來遊歌焉穀詩
先成姪祚繼之而謂乃公不可無作余方利見
元良登庸群哲景輔穆然黃虞之風惠彼黎庶
其可歌一也維時雨暘時若百穀用成九農釋
耒耜之勞行將有坻京之望其可歌二也於是
招友生偕群從鳴琴汎竿以為樂雖非開瓊筵
以坐花庶幾飛羽觴而醉月其可歌三也乃倩
張子月樵吮毫繪圖余賦近體一章選一章詩
皆揭於圖左余引其端云爾

蓮池文集

卷七

詩

也

辨

顧命辨

蘇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可援也予曰禮孰為重君為重親為重天下次之成王顧命傳于康王君命也親命也以天下基業之大畀于後人而明述文武之大卞及經遠保世之格言諄諄切戒于靡留之頃其命顧不重歟豈直一嫂之溺已乎而何可以

澤林文集

卷二

三七

七

喪服受也夫親有三年之愛則子有三年之喪而服之必三年者所以明其為子而盡乎子道非曰服在子而有所加于親也蘇氏又云禮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古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群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噫甚哉蘇氏之情于禮也冠者親正子道于始顧命者子受親命于終其大小輕重固自區別也故子之冠而或有齊衰大功之喪親曰是可以喪服行之乎故子冠而

以喪服者臨之以親命也顧命則子之受于親而可以喪服承之乎蘇氏云晋平公既喪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君使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命也曰此又蘇氏之情也國有君喪而列國之大夫皆往吊諸大夫皆實也實不可加諸君又故叔向之辭禮也要之諸大夫之見可以已者也可已而已之故曰禮也康公於群公之見其可已乎今顧命之禮康王既以嘉服見群臣而受乘黃玉帛之幣者所以明其為嗣君而以冕服受先王之顧命者所以明其為臣子而受君親之命不可輕也當是時召公畢公洎在廷之臣其於行禮之際亦議之孰矣孰謂其失禮乎藉使失禮孔子刪書當先削之矣既而群公皆聽命相揖趨出王即釋冕反喪服三代而上嗣君受顧命之禮委曲詳密僅見此篇自是而後惟見新君即位之文而未聞先考臨終之命故其禮邈焉而莫講耳

澤林文集

卷二

美

七

禮辨

或曰婦有七去非聖人之言也夫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去之宜也不幸而惡疾而無子夫豈其所欲哉為夫者值婦有此安于義命存之可也而去焉無乃不仁乎予不其然子言之身也者親之枝也定身非吾之身親之身也祖考以來之身也重莫加焉今婦有惡疾如風癩且將延及吾身而遷染于子孫禍莫大焉於此坐視而不為之處

禮辨文集

卷七

七

是豈知愛其身者乎不愛其身是不敬其親也不孝孰甚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斯言至矣乃今不憫其無子而若將遠之此必有妬心者也已不宜子而妬焉則必至于無後矣此聖賢所深絕者也假令自歎于生子而推其妾媵俾得侍接于夫肅肅宵征抱衾與稠有小星之風樂色以進于君而已不淫有關雎之行則其夫尊之敬之沒身不衰矣而何忍薄之乎夫疾者六極之一雖人情所不堪而亦非聖賢所

惡今疾云惡疾必非怕疾之比而可不遠之乎夫孝以似續為先宗祧為上以惡疾而累吾身且及其子若孫非獨忘親且忘厥祖矣仁孝者不為也而况於絕其後乎多言尚去而况於斯二者乃無更張之術乎通于此者可以知古人立言之意矣

禮辨文集

卷七

七

周禮辨

周禮有冢人之官凡祭于墓為尸則祭墓之禮
周公已創立之矣張南軒云古不墓祭非略也
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廟墓以
藏體魄而祭之於義何居其言非也吾鄉先達
陸文量先生有言為主之木與吾親平昔神魂
素不相干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焉故凡有事
薦祭惟主是尊是親而况親之體魄乃神魂之
所依載安知委魄之後神魂不猶依於此乎蓋
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
求諸陰或求諸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
為非禮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予謂陸
先生之言達於禮矣今代清明掃墓天下士庶
皆通行之而從厚者或於十月朔亦率其家人
展墓焉此即古人春秋兩露霜雪之思也顧時
祭不獨於廟而此必於墓者以吾親體魄所棲
一歲之兩瞻望焉非數而煩也斯禮也其以

趙武辨

田汝成氏疑魯成公八年晉殺趙朔趙同趙括
十年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云程嬰公
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以年
世考之自同括死後景公二年卒耳如田氏說
則嬰杵臼存趙孤之事非實矣惟明季氏云屠
斲賈之讐孔穎達既辨其妄程嬰杵臼之義黃
震又謂其無夫趙氏之盛亦卻之所忌也今趙
氏衰而亦卻盛矣至成公十八年三卻誅亦書
沒趙武漸得進用韓厥者趙氏之所畜養而有
恩者也武非韓厥則不得立但左氏即以韓厥
立武事載于此年則亦卻方秉政權正宜趙武
深避之日厥安敢言要其事當在悼公時耳如
季氏說則以晉立趙武事信有之而祗疑不當
在景公之世耳徐廣氏曰推次晉復與趙武四
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春秋成公八年晉殺其
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註云終
言之耳非此年也其說是矣俊按嬰也立孤杵

曰死難精誠忠義炳灼古今著也久矣疇敢泯
沒真跡廢絀先賢誣正行私自貽不明之戚哉
左氏明書諸將既殺杵臼孤兒程嬰卒與趙氏
真孤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
後不遂者爲彘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
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今吾君獨滅
趙宗國人哀之故見諸龜策於是景公乃因韓
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名曰武諸將既從
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

津林文集

卷十

筆

田邑如故由此推次晉景公之三年屠岸賈殺
趙朔趙同趙括後十五年復與趙武田邑正景
公之十七年也田汝成氏以成公十年景公卒
誤矣載觀韓厥對景公曰趙之先中衍降佐殷
帝大戊及周天子世有明德叔帶去周適晉事
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惟君
圖之則趙武者所謂天之所興人莫能廢者也
季惟明氏乃以栾卻方強韓厥不敢言立趙武
事則又退縮畏避其言惟知強弱而不達夫天

命之所在矣季惟明又云安有武爲晉侯外孫
育于宮中而爲外人抱匿者此又迂遠不通之
論也夫事有常變處變則難下宮之阨趙氏赤
族變已甚焉幸而一脉尚存不絕如縷使索之
再至則無遺胤矣一人念深志遠於是多方求
之必欲脫之宮闈屏居巖穴以綿百世之祀以
其所存者大也孰云育于宮中而不可爲外人
抱匿哉

又

津林文集

卷十

書

鄭夾漈云趙文子武莊子朔之子而宣子盾之
孫也莊子早卒趙嬰齊通于莊姬原同屏季放
之景公十七年莊姬以趙嬰齊之亡也譖于公
曰原屏將爲亂公討趙氏殺趙同趙括文子從
姬氏畜于公宮故免俊按左氏晉景公之三年
趙朔爲晉將下軍救鄭是年屠岸賈殺趙朔趙
同趙括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以此辯
之則朔爲將實與趙同趙括同見殺非早卒也
如夾漈說朔也既卒而莊姬與嬰齊通則武也

乃不夫而孕之子安有堂堂晉朝肯收無大之
子而且畜之于宮中哉縱愚氓小家亦耻不為
也夾滌於是年書景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景公
乃立武而與其田焉如夾滌言則一年之間武
也未離襁褓而遽與之田邑也有是理乎夾滌
又言後二年景公夢大厲召柔田巫巫曰不食
新矣是歲公卒田汝成氏誤信不察遂以景公
十七年晉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二年景公卒因
疑程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劍客之所為而
春秋時未必有此嗟乎何其詩哉不思趙朔下
宮之難實景公之三年程嬰抱匿趙孤居十五
年至景公十七年而趙武始立其世次年月甚
為昭晰如此而世儒攷証不明本末乖謬亦何
取于多言嘵嘵而無實也世道之患豈獨邪說
之惑人哉

續文集

卷中

史

起

史辨

馬遷謂衛武公弑共伯晉文侯弑殤叔而皆自
立為諸侯其言無据謬妄甚矣二君皆賢君也
武公年過九十而以禮自將人稱之曰睿聖武
公而抑之詩作焉文侯芳名美跡史不徹書而
功昭于乃祖於是文侯之命使二君身負大
惡則聖人且斥去之抑之篇也文侯之命也何
為見錄于詩書以垂萬世耶凡此皆春秋時亂
賊所為誣善之言將藉為口實以文奸而求脫
其罪不足信也蘇子由目遷淺陋踈畧於斯驗
矣吾鄉安甫陸先生辨武公事甚晰

史辨

史辨

續文集

卷七

史

居

元豐元年閏月史書曾公亮薨今書曾公亮死何曰王安石變亂舊章妄立新法引用克邪偏植私鄙公亮實力薦而保持之以故安石既躓復起已去復來雍容廟堂得以展布兇謀傷殘善類卒之毒痛四海而有宋一代之元氣銷滅無遺伊誰之愆實公亮有以佐之也故安石之罪當服上刑而公亮適與之等其死之也何容辭

史辨

蘇文集

卷七

七

辨

丘瓊山於世史正綱既書王安石死而又曰安石直執拘耳非好惡也此護短之偏辭非大公之正論也箕子有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鄙王道蕩蕩無鄙無偏王道平平此數言者實萬世君相均平四海統一萬民之大方今安石不畏天命罔恤人言曲學褊心狠愎自用立法殃民不脫其膏血不已也妬賢嫉能不擲其根株不已也此皆其作奸作惡偏黨之私為之其為執拘之害大矣而迺

謂非奸惡亦猶儒者曲庇安石而猶稱其有節行文章也瓊山以秦檜為有功於宋之社稷則其謂安石非奸惡也亦宜

釋氏辨一

大夫士溺志於佛其故有三一曰驟聞平屠困于世網汨于物欲如墮火坑莫能逃卻一聞空寂之談恍然如濯清泠之淵宜其言之易入也二曰好名平時爭名于朝爭利于野聲色華美靡所不耽放辟邪侈無所不至常恐清議加焉而思欲逃之於是稽首于維摩之前曰吾已從清虛之教矣三曰因果作惡于陽者固已恐懾慙而專意焚脩低眉懺悔以覲免其陰禍其為

文集

卷七

聖

善者苟中無定主亦惑于福田之可冀而庶幾獲俸千萬一焉故賢愚咸墮其術中而不能朗然以自振拔也乃若女婦之求為陽關寺之求全其躬冠盜之求免罪惡則其心彌切而其蔽彌深矣然予亦有三說焉釋以寂滅為教而欲空蕩其心惟其心之空蕩也故其術愈精而其心愈粗惟其心之愈粗也故以大地山河為幻以人倫骨肉為贅疣以大合為塵芥而其視天下國家之事若慕越然漢馬與已不相關矣其

則輕侮昊天而儼然欲倨于其上有是理乎吾

聖人之教不離于日用彞倫家國天下而其心學之精則常寂常感常明常覺無動無靜而常一焉觀夫大學之訓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大人之心如水本定靜而不擾安安而不搖惟聖人之心則無動無靜而常一焉至于吾人則心有時而定靜有時而煩擾如水無風則止微風拂之則澄瀾生狂飈鼓之則洪濤激故吾心之知

文集

卷七

聖

必止其所而定靜安慮一時並足方復吾心本然之體夫是之謂能得否則失之矣此千古聖人心學相傳之正法虞廷之精一中庸之致中和孟子之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周子之無欲故靜程子之內外兩忘即斯旨也後儒將知止二字看得太輕以為曉得明德新民之止于至善便能定靜安慮亦太畧矣心學鬱而不明此異端之說所以日新月盛而天下後世反疑吾聖人之教若有弗逮焉者寧非解經者

之過哉至求諸聖人之謨曰予欲無言曰吾有知乎哉曰夫焉有所倚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彼釋之自負以爲極則而莫之與京者吾聖人未嘗不先言之第後儒於此精微玄妙草草欠發揮耳又况彼得其虛寂之一偏而空蕩其心者乎世人不此之爲而顧彼之信惑也

釋氏辨二

釋教凡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故從事其術者必盡空諸有夫釋也不欲有其身而况身表之物乎倘求名而實不至口其教而行不及名爲清淨實則煩擾口雖空談行則汗穢則反爲彼氏之訛笑空談何益哉然則如之何必也捐爾妻室棄爾田廬屏爾聲色貨利披剃入山跣坐乞食亦庶乎其可也然枯稿一生亦自了其一身已爾於天下國家何預哉辛替否曰出家者捨塵俗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斯言足以破愚矣

釋氏辨三

聖賢報應之說載在經籍可考也曰惠迪吉從逆凶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甚章明也釋氏從其教者即以爲善人不從其教者即以爲不善人從其教者既可徼福于生前又能獲報于身後嗟乎九州茫茫幽明閔隔符錄難憑証明莫仗而乃信彼詭誕不經之談求諸茫昧以爲因果果得或不得渺無依據不如吾聖人之言正大光明的然而可信也吾聞之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不易之道也彼迺妄稱天地化育之權咸歸其掌握又絕夫婦之配合而顧欲投胎以托生曾不思人之生子生孫而嗣續于無窮猶果實既熟而其實復生乃造化之自然無容強作者也如彼托生之說一何逆天地之紀悖男女之常邪矧世人亡限安得人人而托生耶化育之權果歸其掌握邪通余言者妄念亦可少息矣

許經辨

陳州彭子將司徒之命還自雲中道易水為余
 言許經事甚恠廣昌民間生子墮地即能言欲
 弗舉而視其貌娟好不忍收而乳之三年矣初
 夏忽曰吾父禁不言恐若屬棄我寃莫伸耳吾
 許經也甚恠惡以為不祥且言家在潭源有妻
 擊胡繁我于此遂晝夜號詎絕食謝乳父母益
 厭苦獨惜其智慧弗指斥尤不得已訪經家經
 已死携兒入其門牽舊妻道私秘語至悉出瘞
 錢若干固勉其子力家母逸曠即經生前語見
 者無不神之經為吏與儕輩扑擊隕生獄上今
 御史中丞史公而未具公開府雲中偵知其事
 密呼兒示以案牘中有許經字即翹首曰此吾
 姓名也公曰爾寃若何對曰甲扶我乙救解弟
 獲柰何宥甲繫乙也旁吏抱牘熟視曰是某與
 吾同習為刺者也蓋之誠然蓋彭目擊之者如
 此其言未來有中書中人遮擁環請多致金繒
 不以與其所生而專錫其弟弟即經之季云柳

漢書

卷七

七

七

人吳軒至自兒所而言與彭協或曰若是輪迴

之說有之乎余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聖人筆
 之于經死者不可復生漢一女子猶能言之夫
 何疑夫釋言異類可以為人人作惡于陽當復
 為異類謬悠甚矣何者一畝之宮百步之內物
 之能踊走蠕動者何啻千百藉彼閔大力固能
 駁是類悉復為人世間安得有許人耶况夫深
 山鉅野騰空之鳥蹄角之獸如雲如林河漢之
 淵江海之津介馬鱗鳥鬣馬而流伏濡泳者吾
 不知其麗也可盡駁為人耶蓋其可駁為人者
 不獨馬牛犬彘而已獨佛之力能使馬牛犬彘
 復可為人人復可為馬牛犬彘而不能使踊走
 者蠕動者流伏濡泳者皆可為邪佛之為力固
 止于是邪而謂一人死即一人生輪環無端有
 是理邪或曰辨矣其如經何昔者石言於晉師
 曠曰石何能言或馮焉斯有言夫石頑然者也
 非有脉血筋絡皮骨毛齒耳目之用精神之流
 然或馮之尚能揚聲吐文與世接也吾人有心

漢書

卷七

七

七

游氣被焉融結魁壘以成其變而靈續其性也
應無窮斯夫人之所為卓也而又何惟焉君子
曰籍有之探樹而得環隔水而聞笛今茲以往
其皆將不逆于心已乎

贊

竹泉王先生贊 有序

王先生諱澄虞山人也抱道巖阿高棲
墟表俊數候溪門猥承教引夢寤弗忘
茲躡虞丘則脩竹澄陰幽泉遞響黯然
沉思莫既永歎爰申贊辭用代哀誄

贊曰吁嗟乎人歸華表千年鶴馭難招柱屹倉
溟萬頃鯨濤易障嵬然巨幹允符舟楫之材洞
若澄襟仍懸鍾鼎之量見廬而返不聞阡陌之
爭執鞭以從遙啓縉紳之讓平心率物有道之
風轉清體素含真無功之懷彌曠觀其松樓筠
檻潔宇閒扉指峯頭兮吹月入雲中兮採薇撫
芳辰兮坐流水携嘉侶兮歌落暉寵辱皆不驚
何玉署翠輪之貴身世兩相棄志青蛉白鷗之
機志在羲黃卷清飈而俱往道高園綺遡丹霞
而與飛若乃一話一言所宣每塵白圭之戒述
乎八十九日髮恒持葦竹之篇左圖右書名
實茂規乎後進矜仁慕義風烈式踵乎前賢猗

嗟乎公今已矣俊曳履雲門唯見陂中之杖維
舟煙嶂徒捫竹裏之鐫幽澗碁枰苔生白石小
橋洲渚鳧卧清連歲在龍蛇高士之占已應音
如鸞鳳半空之嘯猶傳猗嗟乎形若遠而德難
滅百世之後其能忘夫竹泉也耶

卷七

七

七

天方張公甕牖呈祥圖贊

猗天方公栖神冲曠釋榮丹組紆情紫嶂縹立
幽居浮雲與抗孫枝未繁鬱乎悃望天誘明衷
神發其奇揚猗益沼仙卉纍纍爰自圓牖眺若
全規被以朗月光晶陸離來遊來歌公心載喜
稿文宗匠徵圖文字太人占熊侯門賜鯉芝蘭
芳叢玄工隕祉有美銀臺萬夫之特覆露後昆
清文華國勿替繼繩下采微側式纂蕪辭敢代
貞勒

卷七

七

七

見

銀臺張石川像贊

兀爾據梧澄濠濮之想悠然拄笏矯鸞鶴之姿
乃若漱石枕流靡嬰懷於圭紱栖玄集素恒結
慕於皇羲亦有米氏圖書嘆艤舫之方滿謝家
丘壑信杖屨之能携所謂祿豈待豐防滿則退
年不待暮知足便辭瞻其像也將有驗於斯與

林文集卷七終

周太僕士 部集第八卷目錄

墓志銘

封刑部主事周翁墓志銘

福建按察司使婁江秦公墓志銘

封太安人劉母張氏墓志銘

明故太原府通判支君墓志銘

應天府尹柴公室夏孺人墓志銘

贈光祿寺署丞孟君夫婦墓志銘

贈光祿寺署丞柴君夫婦墓志銘

經林文集

卷八目錄

季姊碩人周氏墓志銘

制封夫人黃氏墓志銘

志

馬鞍山志二十一首

銘

惕菴銘 有序

碑

南海劉節婦墓碣

徵士周君墓碣銘



宜人張氏

外郎考實

大理少卿

祭韓侍郎母夫人文

書

上高蘇門年

經林文集

卷八目錄

涇林文集卷八

東吳岡鄉木涇周梅
門人檢討端銘徐應聘閱
友人文元溟池張文柱校

銘

封刑部主事周翁墓志銘

嘉靖癸亥八月八日里中玉川周翁卒厥胤廣
東按察副使美持丹陽姜君實所纂行跡句文
埋於羨道按翁諱某字克華常熟人也曾祖順

涇林文集

卷八

一

避役徙崑山茅涇祖因善黃老言人目為玄本
公父晟以耕咏自適母吳氏翁載徙玉山之陽
自稱王川子憲副君幼誦書輟經口授數歲遣
從師晚歸輒同卧起究曠申旦寒暑不廢既遊
郡庠翁教斷家務雅好青鳥泊姑布子卿之業
尤長兒醫決疹瘰癧否日時無爽父母忌辰祭
必哀泣族有匱乏築室祖塋俾居之且給田贍
馬親朋會心談笑彌日或誼有未協必拒之物
亦無忤嘉靖甲辰胤舉進士出宰進賢命之曰

令舉職難矧是巖邑爾其勗諸美奉命惟謹在
仕廉幹流聞三載報績擢刑部主事漕臺理刑

員缺大司徒 疏曰惟美也才 報可泣任淮

南迎侍于邸恒云爾惟折于衷美祇命獄小大

必以情頌聲繼溢于遐邇甫暮翁配徐奄棄服

闕扶持北上以郎官秩滿 封刑部主事時翁

八十餘遂父子章服同詣 闕謝 恩諸侍班

翰院暨內侍觀者咸嘆曰封翁由來有之躬自

拜 闕者鮮安得復有八袞餘老雍容都雅趨

涇林文集

卷八

二

躡丹陛而禮儀無愆者邪于時 朝宁名賢咸

繪圖賦咏以侈之未幾胤擢楚僉憲駐節蕪黃

翁赴養猶以課諸孫為樂署有林池亭宇之勝

游息于斯不知其身越江介而居郢服也比叅

蜀藩乃曰蜀道難吾東歸決矣輜軒西邁別送

吳江頰屬祇慎王事繼而曰爾無憂髮荒吾猶

能服食遲爾歸也美尤肅將命領職越二年聿

有廣東之報即 疏乞終養兼程抵家翁見喜

曰吳江之言其驗矣頃之偃薄於床問之云體

中無苦數其殆盡乎平居勺酒不飲四十即蕭
 然獨處與徐安人相敬如賓邈其生為成化某
 年正月十八日迄今考終焉胤一人即美叙今
 官娶張氏 封安人孫五堯揆娶崇安主簿顧
 藻孫女舜秩聘雲南僉事沈熙載女卒繼娶國
 子生嚴汝和女禹叙娶國子司業兼太子校書
 王同祖孫女湯新聘鄉貢士陳王道女文獻聘
 鄉貢士許鵬南女曾孫六人 刑部員外郎
 王宇孫女次奇勳洪勳茂勳峻勳隆勳曾孫女
 三長字布政使朱觀孫舜臣次字泉州府同知
 凌邦奇孫汝王次未字先是翁年七十有九自
 轉式測壽且盡是年生辰逢本命笑曰吾當益
 壽一紀今果八十九歲而終始知人壽脩永可
 延而天之祐翁良以厚矣憲副君卜癸亥十月
 二十五日啓徐安人兆合墓于唐庄官字圩之
 原復俊曰嗟乎子萬里東還如副前約既見怡
 然承懽罔不懌也曾未踰時父乃爾奄逝沒無
 餘憾生有餘思慕孝之情著矣銘可已乎銘曰

涇林文集

卷八

三

福

王山秀岑善人其挺和約自循謙虛終秉縉性
 維劬禔身維整貌既樸淳衷亦沉警圭稜渾成
 仁慈洽并耕必有獲克昌其胤來儀雖借蔚文
 焯炳命服斯皇彤墀雙騁不愆于儀觀者引領
 仕養無方融融定省間關遠蜀栖遲耽郢既壽
 而康優哉頽景藉若孫枝舒翹擢穎九奏方躋
 降年有永數與神符不疾而殞鬱鬱佳阡抱江
 負嶺勒辭貞碣式昭玄境

涇林文集

卷八

四

前居

福建按察司使婁江秦公墓志銘

嘉靖庚戌十一月廿有八日福建按察司按察
以秦公卒于官舍先是其子稼聞公疾即扶服
并省越明年始負喪還吳稼卜癸丑三月廿八
日塋于邑迎薰門外體字圩之新阡持布政司
叅議王公明遠所製狀乞銘俊與公交好垂四
十年生平披肝鬲論道素公嘗謂俊為知我銘
何敢辭公諱鰲字子元別號婁江世為崑山人
元末有貴一公者寔為始祖高祖榮一曾祖迪

卷八

五

淮襄省祭官父瓚事母至孝詳載邑乘贈兵科
給事中母吳氏贈太孺人公生有異質幼孤苦
志力學甫弱冠里中兩中之襍役公昂昂然上
書邑宰試之文立就英語溢發深加激賞並廢
免之且杖其中者而延以為子師公益得肆志
於學遊邑庠隱有時名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
丙戌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出使藩府載奉
詔河南饋贈皆無所受庚寅擢兵科給事中公
惑時知遇累進危言直陳時弊僚屬皆畏劔獨

挺挺不避至壬辰慧星見抗疏尤切力言災由

大臣 上省悟褒公誠讓時宰方柄用銜之黜
為東陽丞東陽俗多棄女不舉公聞之憫然曰
此漓風也賈新息今獨不可為耶即嚴其禁女
多賴以全育民尤健訟公申諭開劇訟為衰息
至有以張堪麥穗頌公者丁酉遷樂清令平里
甲緩舊逋省庫後縣賦歲幣若干然非其產也
公為蠲之歲間化洽再遷九江通判德安同知
值歲大侵民多餓死公相隙地瘞之捐廩賦糜

卷八

六

民賴安活監司叙公政為第一庚子遷湖廣按
察司僉事湖湘盜賊竊發公以閭閻單空盜所
繇興迺輕徭賦盜隨消沮遷布政司叅議提督
太和山時中官王佐主太和香案頗為民害公
諭之不從因投劾以歸丁繼母陳氏憂戚步循
禮丁未服闋補闡藩貧民李八仔者其叔為富
人扶死八仔訴不直猥加刑焉獄久不決公慮
得其情遂寘富人于法關節尚至竟莫能奪其
明介類如此轉按察司副使庚戌入覲裁品庶

官賢否銓曹一任去留衆皆稱平俄遷布政司
叅政還閩道賜病脾猶宣歷延建循行草野不
避勞勩病遂增劇報遷按察使而公已不起矣
公夙秉大志嘗讀先輩葉文莊公西垣奏草慨
然慕其為人故居諫垣論白皆落落邦國大計
至肯綮處尤婉委沈切嘆曰吾不負君亦不
負文莊也居常悼給事公蚤喪侍奉弗逮每思
寢鳴咽茹素不食此忠孝大節可質諸神明者
竊窺今時致位通顯或遭貶黜輒負氣虛驕不

海林文集

卷八

七

志

有民事公獨曲意拊循瑣細匪厭故所至惠澤
及人聲光流洽去後感恩生祠葺立與人游處
惇立靡間信義始終疾亟戒子勤讀書禁妾婢
至翰不能舉手猶叙捐產物給姻族語不及私
嗟乎公之爲人可謂成也已第年未及耆位不
稱德士林推惜有不能免焉文詞雋拔如其為
人有誠謹錄二卷行於世始娶陳氏贈孺人繼
娶潘氏封孺人子一稼太學生妾陸氏出娶
氏俊之息也女五長適刑部康僖公仲子月鳳

起先卒吹適王廷圭即叅議王公子次適金勉
初張善鳴徐應坤孫男元建聘布政使顧武祥
孫女公生於弘治癸丑七月十四日卒年五十
八云銘曰

允顯秦公鸞鳳其姿影纓青瑣大肆厥詞一言
悟主刺虬扶螭迴翔方寓英爽弗靡惠政頗
繁路樹豐碑益友傾逝實惟我師爰葉茂阡千
禩于斯

海林文集

卷八

八

首卷

封太安人劉母張氏墓誌

嘉靖庚子八月五日劉母張氏卒厥孤製狀嗔

余泣曰玠幸備官浙江都司經歷三年臺部者

早獲贈先府君如今官 封吾母為太安人

恩至渥也方具疏乞歸而吾母遽即捐養痛深

殊裂尚何忍述其秘芳惟吾母鍾慈于我殆踰

所生何敢跬步忘焉顧日月有期非章發情苾

銘諸墓門則閨閣之事微矣余謝不敏而徐覽

其狀則母著其慈子深於孝信有超於今世之

所為而不宜廢者故叙曰太安人諱某父某母

某氏代為嘉定大場鎮鉅族少也婉嫫長益凝

重父母珍之求字者莫字也適劉府君喪先孺

人譚氏遂諾委禽焉既歸府君性嚴重馭儻從

無少貸入安人左右承翼恒扶以寬家世力田

治生輒參起授事稽功懸合程執業用滋拓事

姑盛氏澆極恭謹比卒哀慕如禮庶姑陳氏八

袞無差粉米具饘渴則飲之澆汁陳老益強復

十有餘齡無疾而逝臨終呼太安人祝曰吾何

卷八 九

以報孝婦恩願婦壽猶吾乃子若孫孝養猶爾

也雅性好與戚鄰以緩惡告者傾竭無恡色至

自養屏棄華靡府君好田弋生獲禽鳥輒手自

縱釋君子謂綽有樊氏之風焉太安人年四十

無子府君指玠曰若也其子之而太安人以夫

命也遂子之不以其無子而弗子也而玠也因

獲從碩師遊邑庠卒業太學文譽亦彬彬起比

官浙藩欲與養則曰桑梓吾安焉欲留婦以待

則曰第行矣吾猶能為若理壺政劉君每公務

畢便道過家拜床下顧不憚而遣之且飭曰汝

有官守法安得輒歸聞有以墨敗者緘題馳報

俾厲志警策故劉君祇服明戒而澡行矚然矣

迨膺 錫命喜乃曰吾教子念少畢矣因指克

堯兩孫以令玠曰汝祿已給則族也固當贍之

矧汝兄之子乎盍舉先人田產之半以畀之劉

君即奉命唯謹于是知太安人之志無弗樂也

而二監櫻之竟寢疾不起庸非數耶生于某年

某月某日距庚子享年若干子男二俱譚出瓚

卷八 十

繼伯父尚清府君後娶張氏琬娶中丞徐公孫
女孫男二在娶崑山侍御顧公女遠聘徐雲程
女孫女三嗟夫自彤管風隳而凡爲人後婦者
孰不疾視其前配之子縱不疾者抑寡矣詎有
能保衛諄悉始終靡間若太安人之慈其子者
哉故孝如祥而抱株以悲賢如吉甫不能義克
此仁人孝子緝荷採掇辛勤中野而哀傷不能
自止者也爲人後婦者胡不于太安人則焉然
予觀于堯坑畀產而謂劉君能繼其志非邪是
澤林文集 卷八 十一

皆今世之所希而慈與孝相成者也劉君卜某
年月日合墓于先府君之兆是宜銘銘曰

淑儀允翕蒸德蟬媯式明壺矩祗翼承虔肅肅

官箴紹子勗焉維孝徵慈燁聞彪宣芳侔貞媛

聚溢往詮過者下車鑒此高阡

明故太原府通判支君墓誌銘

嘉靖丁酉太原府通判支君致其政而歸也里
中父老咸賁曰是官賢者且也未衰亦無卦也
胡遽釋榮耽曠邪其真知足哉既乃偃仰丘園
斲林蕤藝桑竹課兩孫讐校篇籍其隙也素賓
徒命觴彈棊以爲樂軒席之外無餘慕焉老
又咸賁曰是有道者與胡與世邈然抗步堯堯
也蓋相羊林臯者三年于茲矣已亥冬忽遺脾
疾越明年庚子正月十有九日終于正寢其主

澤林文集 卷八 十二

爲成化己亥九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嗚呼痛

哉其孤賓卜某年月日權厝于邑西節毅洪祖

塋持鬻友朱君益脩所次狀請余句銘俊與君

累世通家潛淑明德義安忍辭君諱承慶字孝

光世爲崑山人宅並鰲峰橋之陽別號因之著

今也曾大父某大父某樹德累善代稱長者王

弓寬以明經齒太學未仕而卒君生而備異九

歲能屬文十四充縣學弟子員厲學幼書藻譽

嗣繼遵王考命卒業南江大司成某公洎都

臺大中丞其公咸器之閱 文率真高等顧數
舉有司弗售乃謁選銓曹限以資格僅授華州
同知君適然乘輅入華贊任宣翼務殫其精求
底于理華氓苦于役之不均而鴻雁興哀也君
平徭簡賦鈎摘遐隱民用驩洽尤嘉惠髦士日
餼夕膏鼓篋之風肆及旁縣奔母王孺人喪氓
感慕攀送者亡慮數百人居憂哀瘁如禮服闋
補涿州州邇皇邑宿稱繁要君代掇州符剖決
酬應不煩而秩朞月四被褒異于是有太原之

澤林

卷八

十一

命時豔宏材少舒而君雅志深情確莫能奪翻
然高蹈流思霞石矣配陳氏生子即賓入冑監
娶抗氏前進士濟陽知縣東之女生女適沈瀛
先卒側室王氏生女適高紹先鄉進士國賢之
子兩孫三省娶俞氏三益聘徐氏君脩髯偉貌
夙抱令猷惜哉未遐厥用也其後昆乎居家聯
弟慈飭子孫義馭減獲恩所可深論者郡方分
卅年未懸車而乃穉適晉之轅促旋吳之駕采
真丘中考終爝下不其休與斯達乎出處之節

而獲盡其天年者矣緬昔王考太學君卒先君
子實銘其墓懿德流風炳焉可紀俊也無能為
後爰系之銘曰

代靡叔李文醕質澆顯允世澤玄風未彫灌發
維君青徽載昭蜚英涿華託體霞霄毅原臚臚
習卜嘉繇千秋于斯祥結鸞標

卷八

卷八

十四

宗

應天府尹柴公室夏孺人墓誌銘

隆慶己巳二月之旦寧州同知柴君秩持徐君壽昌製狀踵門泣曰吾母事先公垂四十年今已矣惟惠貺一言以章明純懿式紆罔極之悲俊稔聞孺人賢矧徐君柴所自出長毓外家聞見聲跡言尤明信按狀孺人夏氏父廩母陸長洲蘇臺鄉合塘人也廩素儒業力田積贏正德庚午民大饑捐貲賑賙有司義旌其門識與不識咸稱夏翁長者播紳髦士悅為定交時黼菴

卷八
五

公方司諫垣監軍奏凱樹績煒燁適丁內艱亦乘舟名行辭若孺人方笄婉嫵貞淑父母不以凡兒車車遊宦孺人方笄婉嫵貞淑父母不以凡兒畜之潛有嬾公之意丙子公服闋還朝孺人歸焉經始毗畫諸務明綜中外溫煦俾公忘來祀之憂淑人無陟岡之恩賢孺人力也已卯公赴南光祿少卿之命越寶應湖風濤驚駛舟楫瀕危孺人曰大人無怖夕夢先祖纏臂吾足神祐降止俄風恬吃濟公甚異焉 教皇帝南巡

貂璫輜轡百司其黨有總臧尤貴倖鴟張脩謁

公戒辭之孺人曰黃太卿受侮大人復加麾却禍梅深夫公乃進之群闈謂總臧者尚歛衽于公稍惕息退縮臺事清晏夫丈夫臨事變衝激鮮不慮度孺人頌容默贊懸中機察智量可識也嘉靖甲午 太廟災公乞身歸孺人辛劬躬侍甘易涼暑無勸色嗣後公與淑人即世輒同諸子婦歡款追悼暇日陳孝經女史對子女數析大義庭闈嚴穆莊泣滅復夏楚弗施一日命

卷八
五

秩曰爾父庶履露後人惟是墳典盍資祿以養乎秩尋受幕職迎養浙藩久之轉寧州同知孺人手緝白苧製衣寄之曰爾官近民儻弗率先訓如此衣垢污難復本質故寧州終身勵素絲之操皦然白苧矣寧州娶周氏生男四皆不育輔且輔立並殤女五孺人春秋既高嘗稱曰吾蚤侍先大人仕宦兩都獲覩榮顯晚從子遊吳越間適承孝養夫奚憾焉所歎者孫枝未立耳雖仁必有後睿性所諳而寤寐慨歎時或念之

致疾綿綴問醫不對於隆慶戊辰十月二十日
卒距其生弘治己未二月十四日享年七十秩
適卜己巳四月丁酉安附于小虞浦 先朝賜
塋從公兆也嗟乎婦道難成久矣流觀徐君之
篇炯炯如斯孺人可不謂賢乎銘曰

倚嗟孺人夙閑壺則女儀聿昭亦嫺婦式臨卑
不抗承上不逼星照象稠風調琴瑟煌煌司諫
立 帝之側伏蒲焚草百僚動色襲珪累組崇
臺載陟左右維宜宣猷疑績何以佐之有匡有

卷八

十一

朱

冀惟溥深微嘿輸忠悞有子疑疑禔身允救第
禔亡窮匪麥匪溢七表甫臨感此哀畫高原流
泉求闕玄域後昆承祉鏡茲貞勒

贈光祿寺署丞孟君夫婦墓誌銘

贈光祿寺署丞孟君洎配馮安人歿皆若干
矣歿而合祔于張浦邑巨字圩之原亦越若干
禩隆慶壬申夏五嗣子光祿署正紹曾以疾家
居數命其胤子太學生景淳衝炎暑再三受贖
于余乞其考妣墓銘人情久則玩玩則易忘志
則幾于萬親紹曾於親歿歸藏之久顛顛焉敦
于思孝君其仁哉惟音形功業悉如化徂獨陳
跡與丘墓存焉非金石無以示久遠故欲表而

卷八

十一

文

銘之其孝子之志歟孟本鄒國避裔相傳久矣
國初有諱忠者為武寧令歸 成祖念 高皇
舊臣欲用之竟卧不起以壽終是為孟始祖忠
生信信生賢賢自無錫新安贅于崑山張浦曹
氏遂為邑人賢生昇昇生椿椿生 贈署丞祥
祥長才瑋識使時獲用甄綜煩劇似無難者而
又娶同里馮廷芳之女温惠淑順明恕儉勤而
賢自署丞君之得斯佐也其所措注雖裁自胸
臆不必悉咨摺內而族之孤莛者洽推予之恩

鄰有貧故欲廢產者周之令不失業貫貸有不
能償輒毀券已賁窮氓賑粟亡者施椽惠逮于
一鄉焉他如崇祠屋于層軒尊祖也通石梁于
斷岸利涉也諸成規懿範咸當人心者馬安人
實贊成之人以是信馮安人之賢馮安人年三
十子生不舉曰吾聞古嘉小星之義亟為貯良
膝而子猶未舉也宗人祐者生子三日矣馮安
人曰祐子即夫子也盍請以為後署丞君欣然
從之即紹魯也恩勤顧復逾于所生比長稔其

津

卷八

九

為任重之器恩禮浸有加焉自其不恡于立繼
則自當視如天球鴻寶而珍惜之所必至也紹
魯由是遜志于學日與群儁遊而翹然于儒者
之林矣當立繼之時署丞君夫婦齒壯未衰也
而汲汲為此非賢乎從姑適長洲徐某蚤寡遺
孤不克立迎歸僦屋以居曲加存饋不竭此俞
彼應夫婦無違心焉其事親也觴燧侍於左右
滌適克乎方負中外相承終始罔怠此則孝敬
之所同而靡有間矣嘉靖癸卯署丞君母病卒

晝夜號慟是年二月二十一日亦卒距其生為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九時
藁砧已逝馮安人之矩度具存署正君以色養
優游堂階凡十有二年馮安人年亦高矣俄島
夷告變署正君奉母以奔隱約趨避艱危萬態
僅入縣城別館感疾卒先是署丞君終紹魯哀
慟幾絕至是哀如其父而棺斂含祿必備必誠
不為遽而沒禮馮安人生于成化癸卯八月二
十五日歿于嘉靖甲寅八月八日享年七十有

津

卷八

三

四

二十一紹魯太學生授光祿署丞繁勞遷署正
娶徐氏刑部主事諱申女女一適上舍葉良植
文莊公曾孫皆先卒孫男二長即景淳娶葉氏
鄉進士諱恭煥女季景熙聘盧氏鄉進士諱應
坊女孫女五適縣庠生顧光遠南昌府通判諱
邦石孫次適方曉太常卿諱鵬曾孫次適李世
良左副都御史諱憲卿孫次適周冲工部主事
諱土之子次適周汝蕙刑部尚書諱倫之孫差
平以予歷觀署正君之所以事其親不獨以其

尊服服之已也可以風矣銘曰

子不必親慕子能孝厥孝惟何緊仁允蹈親不
必子慕于能慈何以維之緊仁是資欲明慈孝
之指其將考道于斯

卷八

三

贈光祿寺署丞柴君夫婦墓誌銘

皇明正德間鴻聞景鑠之士聲華燁燁動諫垣
者必曰柴公黼菴云乃若 贈光祿寺署丞柴
君郊公之首子 贈孺人盛氏君配也柴之先
由嘉定再徙居崑山曾大父宗慶大父晟皆以
黼菴公貴 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尹曾祖母
祖母計母曹皆 褒封淑人君明慧雋爽夙承
家學屢試弗耦遂入成均而盛孺人者邑之澱
湖里人也父萱母陶十五來嬪即與君同志中
外儉勤交相成也然自此已斤斤日有聞矣柴
公既入諫垣奉 詔齊魯紀功家不內顧君間
請曰郊也不如疏太傅後人有所希覬惟力勤
樹家無爲恩我公也植性好德慷慨月出米廩
族莖不克莖者四人居或稍宕然能容受禮諷
折節與賢士大夫遊悉屏紈靡末習嘗關林園
飭亭館曰吾以豫吾親縣車佚遊志念廓然也
識者卜爲遐器公於數千里外聞其動定循謹
欣然樂也乃嘉青

卷八

三

其生爲弘治壬子六月十六日年止曰強已爾
當此之時門閥猥大資用且繁而柴公爲府丞
居留都家務總總孺人曰是吾責也已而遠綺
穀服疏糲斟酌度化治視柴君秉壺政尤爲靡密
焉故不數年業日益起公以京尹南還睹其所
治園田廬舍什用緝御井井完好嘆曰此與吾
兒生存時胡異也舅姑晚年多疾孺人奉侍扶
掖隨事勤懇靡不周至數年相繼下世喪葬哀
泣一絕以禮曹淑人之考終適適疾羸困宗部

卷八

卷八

三

兔之節哀苦而孺人弗從也竟以嘉靖己酉十
月九日委頓而沒生于弘治甲寅七月二日享
年五十有六子三人長輔詰揚出按察司經歷
遷鹽運司判官娶顧次輔光孺人出蔭授光祿
寺署丞父母 褒封因其階遷都督府經歷卒
于官娶梁繼徐 贈封皆孺人次輔延太學生
娶朱孫男六人竟年舜年文年孔年彭年繼志
皆聯姻宦族孫女二適王道龔授詩曾孫男二
女一俊蚤時上交柴公知其偉丈夫長者開其

卷八

卷八

三

先也其後子若孫續之孝悌醇謹好文斌斌何
其嫻也固以率乃祖父之攸行矣以余所聞孺
人夫亡盡出把握中物均析三胤無偏私焉歲
時伺祭必率諸子姓歷援木主詔之俾其知先
世恩澤所自恭先啓後如此夫之妹適徐家難
來依力庇之撫其子三省成立三省至于今不
忘此豈庸庸被服裕袿者儔乎則柴世之綿延
非獨男德茂也蓋有婦教之益矣柴君既蚤世
而孺人持家政久故芳譽流聞里閭尤獨詳耳
隆慶元年輔詰等卜十二月十六日掘拜耐葬
于廟墩王字圩從夫兆也銘曰
黃門卓犖稱世賢公也公子何翩翩磅礪意氣
蟠雲烟于歸淑媛心貞虔采蘭塞芷影衛全婦
儀母則恒芬妍高閣締構良孔艱陽勇陰舍翊世
澤延行看玉樹青葱前玉山王圩營芳阡玄門
紆鬱深以堅停車嘆者瞻新鐫

李姊碩人周氏墓誌銘

碩人周氏復俊季姊也世為崑山人大父諱元

學 贈左布政使祖母王氏 贈夫人父諱在

知州 贈左布政使母吳氏 贈夫人碩人生

於弘治壬子二月二十一日幼而韶雅長益幽

靜治女紅讀古詩五七言女則婦誠皆能暗誦

吾父異之求者踵至恒弗與後得王君應宿父

曰此子必樹名乃歸焉王君者儒逸人也攻文

辭且善為詩歌年二十六登應天府鄉試藻譽

翩翩矣是秋生子起鳳起鳳亦娟秀嘉兒也王

君嘗咤曰吾今有兒萬慮其莫撻乎明年上春

官不第起鳳甫三歲夭後生子輒不育王君

父亦下世繼屢試屢躓王君乃由是悽惋弗樂

也俄以疾卒方君屢躓還家思所以蠲忿銷憂

唯觴咏是娛性喜賓客載卜其夜家無他貴業

肴醪之費吾姊每拮据佐之勞亦甚矣自失所

天才三十有二輒屏膏沐敦尚朴素日夕携孤

女游統杼織養其姑鍾姑沒葬之如禮茹荼飲

苦四十年於茲矣嘉靖癸亥春忽得末疾行履

稍艱至丙寅漸加委頓五月初二日卒享年七

十有五女一贅都司都事顧君瞻子庠生世逢

王君葬地在邑城東偏世逢卜丙寅十一月初

四日合葬於君之兆且徵墓銘余舒緩不即為

私竊有傷焉俊姊九三人伯姊仲氏咸從夫君

宦遊碩人乃獨家食二姊孫曾繞前碩人惟與

一女相依為命今年伯姊壽八十有一仲氏七

十有八皆康強難老姊也溘先朝露皆余心所

深悼而不忍言者然貞姿懿行奚容泯沒迺披

淚誌之并系以銘

有周蟬媽世澤隆河洲淑媛將無同清門下鏡

如乘龍蚤時折桂芬盈蕞蘭芽新茁欣得雄休

祥煒燁天遠通吁嗟世慮如轉蓬四十餘禩哀

榮策人生得喪靡有窮吉消兆啓馬鬣封嗟予

涕淚非無從勒辭貞砥昭微衷

制封夫人黃氏墓誌銘

嘉靖壬戌予以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考績蒙
賜恩三代吾祖泊父皆加 贈通奉大夫左布
政使祖母泊母加 贈夫人予妻加 封夫人
既而叙秩授南京太僕寺卿旋獲致仕方期就
陰息影稍共優閒而夫人久勞羸困乃癸亥六
月四日危愀不起于嗟乎傷哉夫人黃氏邑什
族大父諱琳河東鹽運司同知魁瓌廓達人也
諱朝母支氏家君與河東公友善二姓之好

卷八

五

公建主之年十八來歸于周屬家君遭疾端居
置義田勸家塾贍惠族鄰罔恤其私家殖日落
尋復棄背夫人即茹荼醞辛身任喪務棺祔絮
涑纖曲委至繼買地營兆垣屋樹藝喪紀賓客
咸躬為料理貧而克葬以夫人佐之也予性恒
懶家務一不經懷諸壘關田疇肇立墉宇資用
之有無中外之酬應皆代理之泊南北宦遊遐
方奔走行李畢備予惟攬衣首塗了無內顧緊
有夫人也吾母性嚴夫人昕夕侍養甘旨悉供

務求太夫人之惟一或明或淑迎醫禱祀如此三

十餘年用心獨苦終始無倦此惟鬼神知之而
予亦不能盡知也積茲數端自是不易予兵備
霸州迎吾母至舟中疾作熱結時夫人負病惟
飲水十日餘矣乃親為剔穢湯藥皆口含跪進
比菴棄喪斂一準先君其真心至性鮮克有之
而予常時銜哀緼鬱軫念于東而尤永永弗忘
者此也性不喜釋氏常云是教恍惚虛懸吾下
能知自不吾信也故門無異端之跡焉乃若貞

卷八

五

而能勤老而彌儉蓮豆敬齊之色琴瑟靜好之
儀折藜丸熊恤緯刺鳳律之細行其奚以云長
男泉 王府良醫正娶張氏次穀邑庠生贊王
氏孫玄暉庠生娶王氏玄曜庠生娶顧氏玄暉
聘朱氏玄暉聘吳氏長女適張迪俱先卒次適
監生秦稼次適庠生金允成孫女適楊增次字
魏承寵次字沈瓊枝夫人自歸吾家垂五十年
信執婦道居常皇皇焉若不暇給今兒女孫切
盈前緯膝可以安之矣而乃不欲崇朝逸豫拮

百如聖天... 卷八

月四日... 六十有九卜今歲甲子季冬十六

日莖于... 西珠生黃宇圩之原北去先考妣墓

僅百武... 予緬思往事不能操觚兒輩咸泣云母

範詎可... 無述乃閔默而志之且為銘曰

自爾云... 亡馳暉孔亟望而不見為我心惻家有

循良庶... 事攸救曰予無文疇旌爾德日月其康

爰兆新... 域西原膺膺東峯翼翼載寔爾神載棲

可魄魂... 乎歸來永固無斃子孫其逢保茲玄石

卷八 无

有序

山清曠... 原夷衍而馬鞍山獨秀拔平

下仍屹... 立堪輿家云山海之氣皆融結于此

南佳麗... 地也登紫巖則南眺三江左顧滄

海北引... 虞山西挹郡城諸峯蒼翠掩靄四面環

其岡巒... 蜿蜒林竹峭嶺蒼翠若蓬丘瀛陽城

則闕... 竟煩北行千武便抵山麓蕭蕭生餐霞

風之想... 于山之東南夙構別業築垣樹捷

卷八 三十

以松竹... 梅桐積之三十年皆敷蔭成林每芳

嘉侶... 嘯詠其間不知頽景之將侵可以酬雅

各清音... 矣或曰子坐于斯長于斯遊息于斯

子忘山... 平山忘于乎煮者此山之靈將有尊乎

子耶... 予諱其言作馬鞍山志山中景凡二十咸

附于篇

紫雲巖

巖峙山... 之西南叙云千仞屹立即此也翹翹紫

華... 石千層若刻若疊予行四方閱山水多矣

每妻門正... 俗呼為大額... 上干雲霄... 才自唐宰相... 公涇王文恭公... 莊葉公盛禮書... 周太常卿恭簡... 皆一代儒英... 一江襟帶萬水... 巖之靈瓌默... 伯斯民要亦不可誣者

碧玉泉

泉在山東南麓幽穴潛通不... 澈泠泠若珠寒瑩若玉今入... 之爰構忘歸亭于其上其下... 華絲柳搖翠點膜可愛而北... 沐慧侯云遇可忘懷處此其... 近之矣

郎官石

成化間縣令羅侯... 以山枕城市樵蘇日繁植

栢千株未逮成林而斧斤入... 濯濯無餘止存一碑紀其事... 狀元松

狀元松

松乃顧文康公手植公未第... 買松栽若干萬徧植巖谷今... 不立而其陰則喬柯隆幹... 保障當時人或謂之公笑曰... 有斯植焉非利之也弘治乙... 人遂名焉狀元松云今聞有... 之厚庇斯邑意亦勤矣尚念... 鳳皇石

鳳皇石

石在山之坳巍然壁立覆以... 不知其名何始也

燕子溪

溪從山溪橋北流而南澄灣... 而青陽溪館適臨其前予詩... 正當門紀其實也

凌霄塔

塔仕山之燥有里樓前私泊間為雷火所焚今猶屹其上摩青霄也

卧雲閣

閣惟三楹而東據紫雲巖之勝憑閣寓目城中萬井樓臺烟樹咸效于曉其下柳渚禾疇青蒼雲帶或孤烟飛引逝鳥翩翩頰而玩之忘夫日之夕矣唐孟東野入山賦詩三章今刻于相間

春風亭

春風亭四柱危倚紫雲之巔邑先達太常卿夏公吳應車時建來歌者咸集焉

玲瓏石室

語曰篆刻彫鑿木之災也予於茲石亦云自山有是石而索之者衆山側之民晝夜潛屋竊取以徼利前輩顧文康公嘗白之有司嚴為厲禁而愚民罔知餘風未殄亦緣上以意求下以機應石之巧也而蓮夫人之巧也故石之災於是為極楚老去膏以明自焚蘭以芳自摧均斯歎矣舊有玲瓏石室三楹傾廢已久而室尚存予

傷夫土脉之日滴也山氣之日削也故備書之以為觀風者告焉

青陽溪館

東園創於嘉靖初元門扁青陽溪館乃太子校書王君繩武隸書其中有蓄薇屏茶靡徑桐樹松坪梅林杏圃有牡丹芍藥欄有雲東草堂柱帖琴書全雅道水木湛清華旁帖城中車馬何人到水曲風烟竟日留左室帖山中皆可悅松下亦忘言右室帖不妨佳句頻題竹况有清樽共對花其東有碧玉泉有志歸亭其西有竹園有篆竹居凡園林宇舍皆泉兒營構以供娛侍之樂昔王右丞摩詰家于終南自矜其輞川之美日與裴迪崔昌宗諸人仗景均賦允可繼騷人之逸響然濡迹叛廷幾不能免予乃驛組清時栖遲霞石優游未億之身安集維桑之里顧大道無聞名位弗稱不其幸歟

桃源洞

洞在馬鞍山陽累石為之積久傾圮中亦蕪穢

遊客之所不入上有翠微閣

桃花塢

郡城有桃花塢舊矣茲山之民凡負城面山而居者家植露桃風柳于芳堤流水之間每春時桃華盡吐繁若蒸霞而高人狎客往往携壺藉草以取適焉故名桃花塢

翠微閣

閣在山腰登其上者憑闌南眺則郊原城市之烟景皆集于几席間語云近有翠微上有卧雲雖高下不同其勝一也

文筆峯

峯在翠微之東小塔之西志云宋某年魁星見于此峯文節衛公遂大魁天下

百里樓

樓在山最高頂登則滄溟震澤三江九峯或於烟靄中見之

三茆宮

宮創于嘉靖某年以祀三茆真君金陵地肺有

三茆殿茲則其行宮也

武陵源

武陵源乃文康公曾孫咸和所構扁曰武陵源邑士俞君允文書其中欄檻宛曲花竹娟美長松古樹被以溪巒觀宇幽軒隱曠左右宛東巖之勝焉與青陽溪館樓垣聯攏子美贈朱山人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始為今時發也

玉泉井

井在山之脊深可十尋而乏泉液或構魁星閣以臨其上

銘

楊菴銘 有序

弘齋先生易其名爲楊移書木涇子曰夫人之老也猶日之嚮晦也易曰夕惕若夕而旦馬天道之不己也夕而惕焉君子之自強不息也予其敢忘惕乎予其爲我作楊菴銘銘曰

於穆文王厥心翼翼曰旦曰明憲天之則惟旦肯構冥契心畫陽爻效辭晝軋夕惕師文之純窮日之力坐以待興寢不安席嗟氓蚩蚩匪慎

匪懈

且晝

三十七

五

匪懈且晝牯七日入作慝甘酒嗜音闌夜湛溺晏安酖毒牀第蠹賊靜言思之其敢暇逸有美君子宣義孔晰曰人髦荒猶日之昞荏苒頽陽虞淵載入入曰明夷明不可息人壽幾何若旦若夕瞬息匪懈自昭厥德我車既攻我馬既飭載約其綦載收其幘既謹斤斤亦戒默默先訓明清佩服無斃惟一斯純惟靜斯一一者無欲詎曰無適自我聰明母亂母汨天衷斯標允協皇極

碑

南海劉節婦墓碣

吾聞之谷有霜幽蘭不輟其芬工有甯白壁弗渝其素物維然也而况人乎此瑩婺志婦所以自靖自獻于迺心而彫瘁荼苦超然獨復迺今知非詩書禮樂之所及化也夫若是者固以有恒性焉詩詠秉彜言乎有則也此風若流日靡月浸橫潰蕩決幾何不淪于九仞之淵哉是故貞女共忠士結偶奔婦持亂臣成匹無乃觀其

類也

乎粵稽篇

有化

石崩

類也乎粵稽篇續有化石崩城淪波投空斷髮絕鼻雉經狐首厥道不一然皆仁甘蕙折義謝艾榮其積誠爲精者歟何翩翩也先民論婦烈不如貞矣貞也者從容服義之謂也吁嗟艱哉吾觀南海劉節婦孝諧嚴姑順章妯娌二十移所天越五年天者天提負恥孤道安終始幽蘭白璧何以加焉自非心緼詩書生知禮樂疇能憤激以積誠從容以服義矜然而不滓者也非節歟于是其孫地官主事李君憲謀考其世蹟

門稱曰自吾父載生以迄于吾有子若孫皆吾
祖母荼蓼之遺而寵章未逮我心惟重子胡不
叙而明之李君歷仕揚聲苾芳郎署德陰報陽
夫亦既昭昭也今主上孝理天下仁義之道
風翔電激顧今未之請爾而又奚悲邪惟余感
李之孝高劉之節懸合乎母孫二人之義敢綴
蕪辭闡繹光烈俾刻墓門以詔來胤貽範亡極

卷八

李九

徵士君墓碣銘

徵士諱鉞蒙化戍籍其先安仁人也七世祖通
嘗始戍蒙化生均用均用四胤伯聰仲清清從
征麓川陞百戶聰五胤晏其稱也晏生鉞滇世
胄之家亡高貴乃百戶祿亡何矣其窶宜也晏
枝屬勞遠窶益宜也故徵士繼家越在蓬蘽塚
垣席門僅蔽風雨然雅尚儉素服勤苦偕其配
劉拮据捋蓄稍樹生業置田一項於南河之濱
曰是田确者力耕之足自養幸不為勢家奪矣
且約其子大純大綬釋甲而耕大繡釋耕而文
繡奉約唯謹績學累行亦既蔚然敷彩藝林矣
嘉靖壬子試場屋巡察西野黃君悅其理深嘆
曰美哉洋洋繡之文乎惜哉其遘疾也使獲踐
事其冠群儻乎繡歸掩泣不忍伏膝下申詞父
亦感傷其意焉越明年癸丑五月廿有二日徵
士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三予聞召有司聘繡於
青華館正諸生三返始至察其意魄嚙嚙若初
飯舍時也

甲

賢也往年予計偕 京師解后官手直於廬龍
道中比予祗役巴蜀相與周旋久也今復識范
子運吉於昆明之上云夫仕多廉未若官子若
是其潔也曾有佐饜政垂二十稔而家計益落
窮約如寒峻者乎夫士多孝未若范子之危以
初也曾有其親轉徙他方乃徒步萬里間關數
年不避九死而竟負遺骸以歸寔者乎官范皆
蒙產也語云國無君子斯馬取斯假令今時如
古察孝廉周生非其人邪徵士子凡三人孫七
人尚象尚賓尚爵尚變尚綱尚占尚理墓在郡
址城之伏龍岡有宿草矣銘曰
士求諸野維樸維茂樸茂維何况也世胃有美
徵君抗迹林岫抗迹維何川漁田收種樹養鮮
袞縣肘後其儀孔嘉德音孔究載錫康寧亦永
眉壽厥胤翩翩鸞鳴文囿蜿蜒龍岡允孚吉繇
吉繇維何徵之室構

行狀

贈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先考府君行畧
先君雅性沈淵矜量虛澈探其素積兼忘物我
廓有弘度壯歲氣凌儔伍思樹庸業嘆曰丈夫
當鴻祖鳳征鏗鏘廊廟寧能作川遊谷隱邪計
借春官疏上十事皆吳中及他旁郡縣利弊蓋
馳情魏闕希跡龍門者矣耽悅經史讐校抄讀
寒暑不廢比老轉劇端午家人供角黍餠梓梓
隣硯墨先君神遊竹素捲墨瀝以啖角黍家人
徵具惟見玄瀝在口而飭獨存公初不知也其
篤志如此酷惡浮屠目不披虛蕩之章耳不聞
梵唄之音亦不鞠躬于曇摩之像嘗對客曰伯
陽清靜之教吾知之若一觀釋書使我神情愜
悅百骸四體皆欲墮蕩無所根着求之愈玄而
愈覺無用不知晉魏唐宋以來儒流英達何故
特深嗜之豈其榮盛已歷情迷更熾希未來之
福報而欲徵惠于彼胡邪求出世而未能忘世
此釋氏之心似無欲而本多欲也當世以爲名

言至性孝友念吾祖早棄祿養吾祖母王氏寡
居出贅睽隔每時祭忌辰伏地嗚咽凝眄眇眇
若冀猶獲見馬兼之宅仁流恕欽惠寒窮雖窮
迹衙必曠然鍾鼎之量慕鄉達文正范公倣置
義莊給贍姻里擇林木佳地環建鄉校集會群
從歌咏脩息淵頴者俾之爲儒醇朴者責之爲
醫其不能者習業隴晦母事未作先君既質賦
澄純亦神慮玄暢居常酬接洞落無疑性行格
淳照視無隱故攔擔宗戚咸孚化而歌慕焉俊
讀史傳稱陳太丘郭有道能表正鄉閭格化民
物由今視之殆不是過也姑舉其一 二吾祖素
多賢生六胤先君其最少者吾祖極愛之每置
膝上撫弄曰此兒吾明月珠也俄吾祖病終賢
皆爲長胤得群季有言稍欲聞諸理吾父委諭
不從則謝曰若必欲請有司吾非先人子邪吾
必曰先人無厚費也諸父咸悔曰吾弟釋且能
若是詎竟不果伯父亦稍以賢業頌諸弟云後
吾父出贅于吳吳名族世閱入門未及十年其

嗣息稍長即引歸毫髮不私獨携一榻以出而
養外姑陳三十年禮敬備至比卒猶悉力斂葬
吁嗟乎今世章縫之士凌駕詞場標名雅素可
以語道矣而豆羹藜食一餅之金失得不見於
聲色者幾何人哉其視吾父蟬蛻清露之林鳳
舉紫烟之表寧不爲有負哉故雖位未崇祿不
逮而私談公許曰盛德君子必首加薦反無敢
讓焉先君雖雅志用世而霞岫雲扉寔其所好
中歲以後遙領州刀辭疾不就日惟呼挈儔侶
嘯咏溪谷以明其志焉嘉靖己卯棄諸孤俊夙
夜皇皇痛哲人之云亡愬家聲之或墜而無以
仰續先德也幸賴餘慶繫官 朝署猥承 國
恩 贈先考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伏自退村
孱弱孤遺仰荷 明渥昔歲徂 命南土情非
攀栢儀舉燎黃徒曰彌文無益徃者顧先君棲
魄于金菴之北阡馬鞍之西麓我父丈衡山公
實賜之銘雕諸玄石而墓碑未樹何以遐承愧
孰甚焉罪孰甚焉伏惟太史升菴先生長庚載

瞿淵雲繼作文章經緯邦國制作鬱炳古今慨
然其懷俯賜玉允即當勒之貞珉俾麗往之有
依庶幾流風將停車而太息先君子孫百世幸
甚謹狀

封太宜人母吳氏行實

太宜人吾母吳氏蘇之崑山人大父禮部主事
諱凱里人謚爲貞孝先生貞孝生三子次靜菴
公諱德配碩人陳氏實生太宜人靜菴公早卒
無子其弟河南叅政公仲子南爲之後陳碩人
以吾母之貞慧而淑也曰是宜擇婿之良迺得
我奉直府君爲館甥焉未幾府君憐念我祖母
王太安人弗置乃謂吾母曰彼嗣且長矣吾與
若宜久泊於此邪遂拂衣歸田廬什器一無所
積吾母即婉然從之無難色而事吾祖母朝夕
承歡甚適也未久吾祖母捐養乃復奉陳碩人
同居養之餘三十年比卒力爲歛葬先是吾祖
贈審理正府君遺貲未析諸父稍欲聞之理吾
父秩最少獨止之諸父相與感嘆訟言迺息夫
臨則薄取自昔中堅之士猶以爲難以吾父之
先幾秉讓雖得之天植然非吾母順成之則闕
墻之刺興矣當是時族黨內外罔不頌德焉吾
父嘗置庄庭塾惠養嫻戚至如賙賻窮困知罔

以中... 吾母多方... 全之不使吾父知亦不使他姓知己之... 此謀教子孫終始嚴肅靡間... 一或晏... 必正色曰爾輩未成家聲其隕乎迫晚... 秋既高且日猶必蚤作巡閱門牖檢錄臧獲... 日暮外... 則曰此盜之招也性充惡... 是有待鉢... 勒家人曰斯流執左道以惑人... 急者眺之動... 汗... 吾見... 矣其亟逐之嘉靖... 辛卯夏月晨興謂俊曰吾夜夢汝遊瓊州汝將... 越... 明... 壬辰俊果舉進士繫官郎署侍養于... 京華適... 天子以太廟成... 恩寓內獲封... 吾母為太宜人辛丑俊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提... 督學校中途謂俊曰汝父昔領州符吾勸其母... 遠征嘗聞蜀道難今乃以汝故躬歷險阻其數... 矣夫然湘巴山水之勝吾亦幸見焉比達省舍... 偶夜乏燭吾母擁衾默坐俄聞旁舍有歌而絃... 者謂俊曰彼務... 豐沃何似我... 守官箴邪洞識... 大義類如此戊申俊調山東舟行抵臨清疾作

七日汗不出四月七日遂棄諸孤逝誕生之年... 為成化丙戌十一月十五日得壽八十有三嗚... 呼痛哉子二復吳太醫院冠帶醫士娶陸氏復... 俊山東按察司副使娶黃氏封宜人女三適登... 封知縣沈淵次光祿寺署丞方策次舉人王應... 宿孫三俱縣學生泉娶張氏之禎娶方氏穀贊... 王氏女五適唐芳泉次府學生張迪次朱延禧... 次國子生秦稼次縣學生金允成曾孫五玄暉... 聘王氏玄哈聘顧氏華國聘吳氏玄暉聘朱氏... 玄暉尚幼女二字楊增魏承寵孤等卜庚戌十... 二月一日啓先奉直府君之兆而合葬焉俊哀... 疚之餘竊念閨閣之行非所以告人人亦猝未... 易知然陰德配諸陽則中外之教一也而墓門... 無銘陰教缺矣俊亦何忍吾母之芳烈終泯泯... 已乎伏惟太史衡山先生於周有媿昔我先府... 君築壙之石辱賜之銘則其於壺政將必有習... 聞者是以痛念摧烈輒志蕪陋摺拾一二用備... 采錄焉

祭文

祭大理少卿顧二江文

存順沒安於赫神理亦有善人維國之紀吁嗟
 先生佩藻握芳挺姿龍鶴抗質瑤瑤容量虛廓
 逸才高騁樞機旁綜文明中秉蚤掇巍科出宰
 英熙視篆未期逆濠構變從容樽俎談笑甲兵
 鯨鯢既侈湖海肅澄獻賦策勳權貳廷尉明慎
 祥刑固不祗畏朝疏弗協暮即引車徘徊衡節
 清風穆如擇情主組軒志雲壑俯窺澄淵仰睇
 丹閣浮游象外振劃寰間心渾迹化履素乘閒
 令聞孔昭屢騰薦剡拭目烟霄羽儀其儼芳訊
 載途傾音奄繼竹宇輯輝蕙帳弛綴俊視學西
 土粵覽德華歲律荏苒清容既遐投淚摛文敢
 告尸祝神乎洋洋鑒此齋沐

卷八

哭

居

莫湛法

然仁仕考德明陶冲

以仁治陽春音聞鄂母勸教

先人懿哉世濟世齊運勝言誌

休圭壁為安龜虬與游覽麟篇母以丁貴朱

級方隆白楊西虛堂啼烏父徑飄英永懷四

德浩即九冥聞訃聿惶瞻望弗獲絮酒告虔幽

鑒匪庸

卷八

三

書

上高蘇門先生書

俊嘅都門奉遠恍焉如失累月未寧竊念俊才
寔下中摘文抱藝無以瘡人猥承特達之知收
寔門下煦濡扶掖靡不勤至生我知我恩何
間焉向圖脩啓稍效纖微而長安之使未聞有
過嵩洛者歲杪李太博附賜手教詩帖祇覽
不勝懷戀俊夙抱迂拙罔副隆知蓋出入天
曹於三季于茲矣曾無鶴鶴末技少裨盛世
德類愛塵俗與眾浮湛雖家人僮隸亦歎且笑
之况踈于此者乎然俊非有雄雉之才濟時之
智少試則功報事集可指日致也又非如古人
所苦功高不調者也顧同升之士非有所賢于
俊也而異拔焉則拔之者以為若是乎其賢也
而人見夫賢之者又同聲責美直方吾輩不識
一丁噫嗟乎俊亦何忍以百年之身而甘置之
于下流也用以屢欲披衣長往潛晦山曲俊雖
無成頗好音師之所知也偃仰丘中

散髮箕踞盤礴長松脩竹之陰速我良儔撫琴
擊筑留連詩句非不足樂也崑山之陽有田二
頃宵我僮奴耕而獲焉非不足具饌粥也架有
先君遺書非不足於課子也則何必累歲栖栖
安受夫世之承辱哉私家痛鬱情事未伸先君
抱不世之志高懷至性卓行絕俗晚而仕仕而
不顯且不久俊每興思夢寐啼哭思無以明先
志推望載淪于道莫塞罪孰甚焉故區區俛首
于辱辱而不去曷而猶振者慮固有在也不然
則前二者之陳亦可以弗累矣而非中也太
上立德其次立名古人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務斯二者而已顧今落落寡耦安知時徂勢動
不有知我如公者乎故俊之驚躩無耻甘委於
沉沒而不悔者以此也旅事如雲豈忘深念所
幸老母而次居此皆輯幼子八歲誦詩頗慧持
是稍慰羈縻無憂歲華之晚采外錄近作小詩
一幅上備教覽

涇林文集卷八終

大父太僕公幼而穎異稍長即湛思執林凡在
馬屈宋家言靡不殫精旁搜究厥玄奧于詩者
陶彭澤王右丞而以李杜參之甫弱冠即與太
史前峰王公方伯雍里顧公蜚崑陽三傑之譽
時伯祖虛巖山人雅善聲律名馳吳苑居恒私
相切劘進詣愈淵以宏每有製述即折角時髦
揚聲遐邇既通籍 熙朝列在清署惟以吟嘯
篇籍自娛不奈向顯貴人作媵阿態用是顯貴
入歲不悅之三使南滇載仕西蜀翱翔樓復者
垂二十餘稔凡點蒼鷄足峨眉巫峽之崔嵬瑋
麗瀾滄昆明瞿塘錦江之灩澦澄澈罔不徘徊
登眺對景染翰而奚囊所貯亦既盈矣博南成
史揚用修氏文富九牛雄視千古凡昭代名家
鮮所予可而晤我公于仙邨艸堂各出所製以
相訂正彌七晝夜論辯驪洽若以石投水深用
歎服稱為文園宗匠豈溢美哉用修所評定涇

林詩集嘗梓于蜀中載梓于玉邑而自謂中有
弗當意者竟再毀之晚歸婁上杜門謝客日手
一編研朱讐校諸以應酬請者一切辭弗許而
時或興至濡毫則津津數十百言不止今載在
集中可鏡也客有勸之梓以行世者輟嘿不應
蓋公志所以垂不朽者自有在故不瑣瑣于此
耳予小子疇于諸孫中最不肖讀公遺書幸弗
墜其家聲而深惜斯文之傳未廣也敬纂集而
刊諸剞劂氏今竇內豈乏用修其人乎則其好
之當不啻金石也若公之忠孝清介大節則鄉
評公許自有不容掩者予小子其何敢贅焉公
以嘉靖壬辰魁禮闈嗣後大肆其力于詩文迄
今萬曆壬辰中間更一甲子而茲集始盛行于
世蓋文之顯晦似乎有定數云孫 百拜稽
首謹書于卷末

涇林集八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明周復俊撰復俊有東吳名賢記已著錄是集一

名六梅館集凡詩三卷禱文五卷其詩皆有楊慎

評語據其孫元晔跋蓋慎戍雲南之時與復俊遇

於仙邨草堂劇談七晝夜因爲評定其詩一梓於

蜀中再梓於玉田後編入全集評亦遂仍其舊云

龍谿王先生全集二十卷

〔明〕王畿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十

五年蕭良幹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龍谿全集

二十卷》提要

溪先生文集序

文言之精也言心之聲也神明乎吾心
 其溢而為精光自不可掩謂之文文典
 道非有二也昔者夫子嘗以文自任夫
 曰文不在茲乎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然而夫子固未嘗為文也本其神明者
 而時出之以為問以垂訓即片言隻辭
 龍谿先生全集 序
 有萬世不可易者焉斯文之至也世之
 為文者雕心鏤肝掇藻擢華鍛鍊於體
 裁鏗釘於詞句以為文在是譬之剪裁
 刻楮非不燁々可觀而生意索然終瘁
 已爾蓋文与道岐而文始裂矣龍溪先
 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与人論議或
 有所著亦援筆直書固率思索繁而不

加裁優而不為厭非世文章家輒則要
其發揮性真闡明心要剔精抉髓透入
玄微其一段精光有必不可泯而泯滅
者竊謂先生之文非文人之文而夫
子所云傳遠之文也先生為之文成入
室弟子文成晚年宗旨先生獨契之為
海內所共仰其與人為善之心及上善

龍溪先生全集

序

渴斲而後已其立論雖率於良知而多
所精詣發文成所未發其為學遂先天
立基直心以動不作掩覆不事包藏自
信自成於世間一切毀譽是非憂喜所
入其念蓋聖門真傳的派而世之人或
以形迹疑之夫自聖遠諸微溺於典要
窒厥性靈齟齬疑真所遂未久矣先生

是集所謂俟後聖而不惑者與或曰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先生
每諄々亟發之言者蓋襲聽者蓋既非
所以立教是又不然當夫子時性與天
道非人不不同也聞而得之者鮮耳今
去夫子之時久遠矣學者馳求於外不
知有心性之旨久矣竊念頽底以告

龍溪先生全集

序

詔之猶然不悟而忍有所斬以不宣哉
彼其恐師門之秘絕於湮沒豈又焉若
邪人而求焉至遭疑謗而不改斯良之
苦心也頃余為赤城贈象所呈先生玉
先生曰龍溪公非獨其達悟愛不可得
而泯滅也其一腔受人熱心腸亦不可
可得而泯滅知言教是足以語先生矣

先生集凡二十卷為會語者以為書者
四為序者二為記者一為雜著者二為
待者一為祭文者一為誌狀表傳者一
其子應考氏彙輯之命而曰龍溪先生
全集而余為訂次刻之爰書以引其端
云 著

萬曆丁亥冬十月既望門人郡守宛陵

龍溪先生全集

序

四

蕭良幹拜手書

原缺第一葉前半頁

晚先生忘年與之交間嘗謂沐曰余平
生不能為文然一生心精皆在會語相
從縉紳士大夫以及受業之英相與往
復問答者而吾師之微旨在焉我死予
其為我序而傳之余悚然不敢忘先生
沒而子應斌應吉集其書成凡二十卷
先生門人郡守拙齋蕭公刻梓以傳而

應吉走數百里問序於山中余不敢辭
余惟道學之傳始自虞廷危微精一執
中迨至宋末而學者雜于功利詞章訓
詁口耳不能自得于心而反求于外其
來非一日矣陽明先生乃獨踰於衆白
數良知提掇人心之靈樞令學者知反
之本心而自得希賢希聖天德王道一
以貫之可謂發千古之秘藏合三教之
玄軌有功于孔門者也然當初倡之時
天下疑以為禪其時與其門人雖有所
發明而要不能盡詳也先生以獨悟微
旨一時學者推以為顏魯而先生亦自
幸其得微也故不辭周流以求同志於
四方其意蓋欲盡闡陽明未盡之微於

不墜間關翕聚無暇別擇不憚單遊遠
涉若求售然故當時有疑其過且以為
謗者先生不為易也余嘗以此扣之先
生先生曰吾儒極闢禪然禪家亦有不
可及者故昔智者大師有四弘誓曰未
悟者令悟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
涅槃者令涅槃今吾既得先師印証矣
而忍於獨善不求同志哉且使吾峻
其藩垣高自標置非惟可免於疑謗且
可有聞也而坐使先師苦心之緒不傳
非吾志也亦吾儒之不及禪者也故終
先生之身無一日不講學不會友反復
諄切感孚鼓舞期於必信而後已而况
嫌似之迹或冒而居之不辭故語其會

之所則有水西洪都白鹿懷玉南都滄陽宛陵幾遍江南之地而會之人皆當時同志幾盡一世之英其所發明于禪與儒也則剖晰幾微茫入毫釐使知必不相涉其語用功也則謂當戒慎于觀聞未具之時何思何慮本體與工夫原不相離其語體驗也則謂必以敬體真

龍溪先生全集

四

知平舖感應于日用事物之間是謂天則而以閑關枯坐者為等待自利簡易直截故一時在坐之士與及門有志者或恨聞之晚而服諸膺而凡宋儒一切粧綴影響攙和先生不屑也學者苟因先生之言而於陽明之學信之真篤則雖二儀之薰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

之推行代序古今之平治百嘉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者皆此知此學之流行先生之功願不偉歟迨至江陵當國懼天下之議已毀書院禁講學而先生之志始孤拂鬱不自得以沒矣後之覽先生之集者其以余言求之庶幾有得乎

時

龍溪先生全集

五

萬曆歲在戊子三月朔年家侍教生王宗沐頓首書于櫻寧精舍

龍谿王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語錄

天泉證道紀

冲元會紀

與梅絕甫問荅

聞講書院會語

維揚晤語

復陽堂會語

三山麗澤錄

撫州擬岷臺會語

卷之二 語錄

斗山會語

水西會約題詞

道山亭會語

滁陽會語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一 目錄

水西同志會籍

書休寧會約

書婺源同志會約

懷王書院會語

松原晤語

宛陵會語

洪都同心會約

白鹿洞續講義

書進修會籍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福田山房會籍

桐川會約

約會同志疏

卷之三 語錄

宛陵觀復樓晤言

九龍紀誨

周潭汪子晤言

水西精舍會語

金波晤言

答南明汪子問

答中淮吳子問

書累語簡端錄

卷之四 語錄

過豐城荅問

與三峯劉子問荅

與獅泉劉子問荅

荅退齋林子問

東遊會語

留都會紀

荅楚侗耿子問

卷之五 語錄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一 目錄

蓬萊會籍申約

竹堂會語

南雍憑虛閣會語

慈湖精舍會語

穎賓書院會紀

天柱山房會語

書同心冊卷

與陽和張子問荅

萬松會紀

卷之六 語錄

致知議畧

致知議辨

格物問荅原旨

與存齋徐子問荅

荅五臺陸子問

卷之七 語錄

南遊會紀

華陽明倫堂會語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龍南山居會語

白雲山房間答

書九龍會語

興浦庵會語

卷之八 語錄

大學首章解義

中庸首章解義

先天後天解義

河圖洛書解義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艮止精一之旨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一 目錄

三

天根月窟說

性命合一說

孟子告子之學

致知難易解

意識解

三戒述

憤樂說

改學合一說

天心題辭

卷之九 書

答聶雙江

與聶雙江

答鄒東廓

復劉獅泉

與魏水洲

與魏水洲

與李原野

與吳學愚

與李克齋

答李克齋

與李克齋

與孟西峯

答胡石川

與施益庵

答章介庵

答李彭山龍鏡書

與潘荳江

答萬履庵

與呂沃洲

與呂沃洲

與潘水簾

與陸子泉

與陸子泉

與王南岷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二 目錄

四

與陶念齋

與陶念齋

答趙尚莘

與趙尚莘

與趙尚莘

答趙尚莘

答茅治卿

與諸南明

與屠竹墟

卷之十 書

與李中麓

答羅念庵

答羅念庵

與羅念庵

與羅念庵

與羅念庵

與孫淮海	與耿楚侗	與馮縉川	與吳悟齋	與朱越嶂	與馮南江	與沈鳳峯	與毛瑞泉	與胡栢泉	龍溪先生集	與唐荆川	與譚二華	卷之十一書	與趙麟陽	與劉凝竺	與劉凝竺	與王敬所	與莫中江	與孟會源
與耿楚侗	與馮縉川	與吳悟齋	與李中溪	復顏冲宇	與洪堯山	與王鯉湖	與唐荆川	五	與譚二華	與李漸庵	與劉凝竺	與劉凝竺	與王敬所	與馮少洲	與汪周潭			

與屠坪石	與顧日岩	與張陽和	與張陽和	與朱金庭	與趙澱陽	與李見亭	與祝成吾	與羅近溪	龍溪先生集	與邵纓泉	與田竹山	與吳安節	與碩海隅	與王海南	與俞虛江	卷之十二書	與鄧穎泉	與魏敬吾
與萬合溪	與張陽和	與張陽和	與張陽和	與趙澱陽	與趙澱陽	與王龍陽	與林益軒	與羅近溪	六	與宗魯姪	與劉仰亭	與却仰遽	與董弦竺	與鄭石淵	與戚南塘		與曾見臺	與李見羅

與李見羅	與張含宇
與殷秋溟	答殷秋溟
與林介山	與吳中淮
與吳中淮	答程方峯
與胡鹿崖	與周洞岩
與徐龍寰	與魯畫堂
與蕭全吾	與完璞會中諸友
與貢玄畧	與貢玄畧
與梅純甫	答梅純甫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一目錄 七	
與梅純甫	與周順之
與周順之	與周順之
與沈思畏	與沈思畏
與丁惟寅	與杜惟誠
與焦仲明	與蕭以寧
與王濟甫	與沈伯南
與吳從本	與蕭耒鳳
答沈宗文	與沈宗顏
與沈宗顏	與丁在

與鄧子和	與徐邦中王以中
與徐成身	答徐成身
與莫廷韓	答周居安
與張叔學	與張叔學
與張叔學	與張叔學
卷之十三序	
陽明先師年譜序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序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言安起兵書序	
歷代史纂左編序	精選史記漢書序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二目錄 八	
歐陽南野文選序	鄧東廓先生續摘稿序
王瑤湖文集序	國琛集序
山陰霰田平賦感計序	晴川楊公生祠錄後序
起俗膚言後序	太平杜氏重脩家譜序
太平杜氏族約序	書貞俗卷序
督撫經畧序	三錫篇贈宮保梅林胡公
賀中丞新源江公武功告成序	
贈憲伯太谷朱使君李寇序	
賀郭將軍平寇序	中山晚稿序

卷之十四序

贈梅苑谿擢山東憲副序 贈紹坪彭侯入觀序

送惺臺晏使君左遷序 贈益泉陳侯被召北上序

贈莊侯陽山入觀序 贈周見源赴黃州司理序

贈邑博諸元岡遷 荆王府教授序

送王仲時北行序 原壽篇贈存益徐公

壽卸東廓翁七十序 壽典玉陽年兄七十序

松原贈壽念庵羅丈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壽近谿羅侯五秩序 壽東丘吳君七秩序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一目錄

贈前峯羅公壽言 友梅畢君八秩序

西川朱君壽言 壽商明洲七秩序

壽何母沈夫人七秩序 章母楊太君八十壽篇

報恩賦佛善德性住持序

卷之十五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跋名賢遺墨漫語

跋徐存益師相教言 私警錄後語

雲間樂聚冊後語 書取子徒冬遊記後語

書廬野永思卷後語 易測授張叔學

圖書先後天跋語

莘疇記跡題辭 汰華大意題辭

常航卷題辭 調息汰

自訟長語示兒輩 自訟問答

天心授受冊 盟心會約

冊付應吉兒收受 冊付光宅收受後語

冊付炯德收受後語 冊付丁賓收受後語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冊付夢秀收受後語

冊付雲鳳尚衮收受後語 趙庭謾語付應斌兒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一目錄

北行訓語付應吉兒 遺言付應斌應吉兒

若贊 黃松軒像贊

卷之十六 雜著

陸五臺贈言 趙麟陽贈言

陳體時贈言 南譙別言

水西別言 別言贈梅繼甫

別言贈周順之 別言贈沈思畏

魯江草堂別言 胡粟里別言

趙望雲別言 魯舜徵別言

遺徐紫崖語畧	萬履庵謾語
別曾見臺謾語摘畧	留別霓川謾語
謾語歸韓天叙分教安成	池陽謾語示丁惟寅
書先師過釣臺遺畧	書東廓達師門手書
書見羅卷無贈思默	書顧海陽卷
書陳中閣卷	書查子警卷
書瞿思道卷	
卷之十七 記說	
擬道堂記	太極亭記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一目錄	十一
孝友堂記	重脩白鹿書院記
三教堂記	紹興府名宦祠記
太平脩建五事記	重脩惠民橋記
太平杜氏義田記	不二齋說
悟說	學易說
藏密軒說	虛谷說
直說示周子順之	思學說
拙齋說	漸庵說
念堂說	惺臺說

心泉說	德瑀說
變化說示士濬士美	世光以昭說
尚賢以德說	時學元習說
子榮惟仁說	同恭伯交說
守默汝成說	示宜中夏生說
卷之十八 詩	
山房早起用先師韻	晚登天目宿獅子巖
同友人遊琴谿	雨中遊三門用韻
泊呂亭驛	息柯亭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一目錄	十二
登五祖道場	太平宮詠真洞紀事
一線天	謁包孝肅公祠
宿宛陵簡朱東源	永慶寺次荆川韻
天池坐雨遲念庵子	訪杜子楚隱二首
棲真山館同順之諸友夜坐述懷簡劉洞嶽	
題王鳳洲小祇園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二首	
再膺存齋韻二首	贈儻庵封君
贈宋陽山被召	贈天池立禪次韻

贈黃南山歸休 次韻答王生問學

月下用韻示諸生 再示諸生

再至水西用陸象山鷺湖韻四首

桐廬安樂書院與諸生論學次晦翁韻四首

早發於潛道中望天目

玉潭仙苑同天卿史玉陽吳周二司諫祝

聖用韻

玉陽君為予結樓玉潭之右扁題龍谿游寓

蓋不忘買山招隱之意用韻述懷二首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目錄 十三

同錢緒山馬孟河葛新寰蔡玄谷周洞庵遊

玉陽山房別後漫簡一首

同蔡可泉中丞下北高峯赴孟兩峯夜讌

春暮登北固山用韻示諸友

登北固山用羅念庵韻時赴匡廬之約

葛城山亭阻雨友人揚維起出會用湘潭韻

定山集作供謾賦見情時赴南譙

曉發峴山述懷

九日呂調甫設席邀余借南渠公登巖山亭

同盛古泉戴混庵管南屏宿玉湖寺

同趙大洲夜坐 雨中飲一覽亭次韻

雨中譙東谿府次前韻奉酬

黃陂謁二程夫子祠用韻

風雨宿八字腦曉齊移泊東岸次念庵韻

宿天遊次先師韻 宿武夷官

五曲謁朱文公祠 再用前韻志感

秋杪借唐荆川過釣臺登高峯追惟往跡有懷

蔡可泉短述 臥雲林用韻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目錄 十四

春暮同趙麟陽徐龍川彭伯顯王吉甫過玉

潭遊寓龍川留題次韻

再過石湖堂遲張存用韻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谿韻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汝洽韻

梅林書院用韻 用黃久庵韻六首

次蔡玄谷遊玉潭韻

富春山房與桂明府話舊用韻

次鄒東廓雪中過水西韻

王西野閩陽別業四首 和少師徐存齋韻四首

中秋齊用昌萬集年兄韻

九日擬拱樓用南渠韻

呂庄觀魚用韻

西園流躬用韻

三望亭登高用韻

飲戲省白試展山亭放舟東池用韻

和萬渠年兄遊見交集

賀南渠少傳衆樂園之作

用韻酬吳古壇

用韻酬王山石潭

用韻酬金鐸江學博

用韻酬王陽年兄

次韻贈周都峯

送江視山任山東樂安府教授

萬履庵偕其師荆川唐子南行予送之蘭谿用荆川韻贈別

送唐荆川卦召

贈林肖遠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一目錄

十五

贈張石川二首

贈鄒玉峯都尉

寄謙仁峯

過石山訪焦仲明望古泉精舍

訪胡屏山話舊

玄壇次韻番別郭東廓文

番別裴魯江用石雲韻

次勿竺宮贊韻番別

劍江述懷寄別羅念庵

番別王汝敬

瑞澗晚泊避暑與王汝敬話別

番別硯山學博

別錢八丈

別蔡玄谷

番別蔡白石年兄

賀王陽得子

遊閩公洞

別史玉陽用韻

趙昂敬黃現獲忠祠用韻

贈梓谿管徵君及孺人卒會

登西天目

飲葉鎮山少微山庄

壽虞亭峯七十

壽王白溪七十

壽高望梅六十

壽史東潭六十

羣補庵宅賞牡丹二首

洞庭山賦櫻苑

宿山石

花源洞用韻

陳南舟中燕集次卓小公韻

和良知四咏

辛亥秋偕周順之江叔源訪月泉天池山中出陽明先師手書

谷良知二偈撫余懷昔相對黯然登韻四絕聊識感遇之意云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一目錄

十六

經王立亭

禮五祖次韻

四祖祠同趙大洲夜坐次呂巾石韻四首

遊東林寺次韻簡彭澤令朱東武四首

廬山次陽明先師韻音

五曲謁紫陽書院

天遊次馬師山韻二首

晚坐萬峯亭

文湖樓中感懷

經三教峯

遊石壩庵次白玉蟾韻

西津白雲寺番別諸生

送春羅簡沈德畏時謙齋

出山劉南塘學諭偕西司訓番別

于浴沂亭口占二絕

廬城番別諸友用巾石韻

贈竹丘用韻二首 卷石鼓峯

復公庵紀夢韻十首 交庵中秋洗心亭玩月韻三首

八山居士閉閣雲門之麓王芝上人往扣以偈相酬答時龍谿道人

偕浮峯子叔學生訪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

口占教語呈八山與王芝泰之

秋日登釣臺次陽明先師韻二首

南燕書院與諸生論學感懷次巾石韻

次白石年兄青原論學韻

予讀淵明詩惕然有警焉予心因取惜陰名其坐用陶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一目錄 十七

韻酬全志諸公期於交相勗云

疊嶂樓月下陪初泉劉侯讌集

詠慈懿篇 贈天池山中添侶

復初書院會集全志次東廓丈原韻二首

再用韻論學一首

擬封行并引

卷之十九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祭聶雙江文

祭鄧東廓文 祭戚南玄文

祭唐荆川墓文 祭羅念庵文

祭季彭山文 祭岳父張菱塘文

祭何沅溪文 祭張內山文

祭韓近溪文 祭陳北澗文

祭貢玄畧文 祭陸與中文

祭胡東洲文 祭朱母安人文

卷之二十 狀誌表傳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

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君行狀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二目錄 十八

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

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鹿園萬公行狀

勅封何母沈夫人行狀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墓誌銘

奉政大夫真定府同知松泉胡公墓誌銘

文林郎項城縣知縣補之戚君墓誌

竹莊處士朱公安人徐氏合塋墓誌

池州丁栢軒雙墓誌

梅嶺周君墓誌銘

宣德郎六安州同知蜀南諸君墓誌銘

壽官松軒墓誌銘

沈母崔孺人墓誌

王節婦鄭氏墓誌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在庵王公墓表

半洲劉公墓表

鄉貢士陸與中傳畧

周生可學小傳

丁母慈節傳

亡室純懿安人張氏哀辭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一目錄

十九

龍谿王先生全集語錄卷一

門人 周怡順之 查鐸子警甫校閱

天泉證道紀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為宗每與門人論學授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一

孰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

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二

二

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父欲發恐人信不及待增躐等之病故舍

畜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發洩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起凡入聖所謂上乘兼脩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洩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

為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于一云

冲元會紀

己酉仲秋先生偕緒山錢子携浙徽諸友赴會冲元合凡百餘人相與紬繹參互紀其語於左云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談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說只

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分上說
須用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議者或以致良
知為落空其亦未之思耳

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親不聞是工
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不親
不聞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蓋工夫不離
本體本體即是工夫非有二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一 四
今人講學以神理為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

用飲食聲色財貨為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
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盤桓其
中只是口說縱令宛轉歸已亦只是比擬卜度與
本來性命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
貨色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如
明珠混泥沙而不污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
學問極粗的是極精的學問精精粗粗其機甚微
非真實用工之人不易辨也
吾人今日講學未免說話太多亦是不得已只因

吾人許多習聞舊見纏繞只得與剖析分疏譬
樹木被藤蔓牽纏若非剪截解脫本根生意終不
條達但恐吾人又在言語上承接過去翻滋見解
為病更甚須知默成而信孔門惟顏子為善學吾
人既要學顏子須識病痛斬除得淨不然只是騰
口說與本根生意原無交涉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一 五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為戒懼工夫繞涉言
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內外一念
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

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為典要雖終日
變化云為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吾人學問自己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語
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想入者感動人
處至意想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解悟
止若能離此數者默默從生機而入感動人處
是日新以機觸機默相授受方無止法此顏子所
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

立定脚根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個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軀有何可厭惟心軀上淡得下便無許多醞釀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為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做與孔門間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與梅絕甫問答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為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此子

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求即為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殼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

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焉非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者無以蕩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為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為心全軀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為是而不可與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一

七

入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泆人之心隨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為是陷于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取聖人殼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真鄉愿猶有可救可變之機苟能自返一念知恥即可以入于狷一念知克即可以入于狂一念隨時即可以入于中行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勢使然

也頓乃不知快擇而安于其所惡者不安于其所
思者亦獨何心哉

聞講書院會語

嘉靖甲寅春先生赴江右之約秋入武夷歷鵞湖
返棹廣信郡中有聞講書院之會吉陽何子請先
生往范之會約首揭陽明夫子立志說拔本塞源
一躰論以示學的每會輪一人講四書一篇以為
祭五躰究之資時講益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章
講畢諸生起問曰遠邇難易之旨究竟何如諸生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一

一

將緣此以精研學期實躰諸身心非徒誦說而已
也先生曰講議中云性外無道道外無事兩言大
畧得之其遠邇難易之說尚為舉業舊見所纏更
須商量耳夫道與事皆原于性良知良能不學不
慮天之性也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
知敬其兄取諸在不假外求性外無學性外無
治平天下者徵諸此而已但聖學不明世人多務
好奇慕外反忽近而求諸遠忽易而求諸難不從
真性上照察理會終日經營于身心之外貪多務

博談王說伯擬古酌今與凡天地之所以高深鬼
神之所以幽顯無不欲窮搜而極探之以為所學
在是矣夫遠近難易何莫非道何莫非事何莫非
性分之所該然道有本末事有終始為之須有次
第未有本固而未不茂者未有始得而終不貫者
故曰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天下之事圖難于其
易吉陽子曰今日之學只須兩言決之凡求之身
心之內即是近即是易凡求之身心之外即是遠
即是難先生曰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本諸一念之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一

九

微微諸愛敬而達諸天下乃千古經綸之靈樞諸
君果信得良知及時只從一念上理會照察安本
末之分循始終之則從心悟入從身發明更不從
前種種向外尋求篤其近而遠自舉守其易而難
自乘王伯之畧古今之宜天地鬼神之神與皆舉之
矣天樞之運不息而未嘗離垣靈樞之運亦不息
而未嘗離位此究竟之義也諸生請問立志一躰
之說先生曰此亦無二義良知時時做得主宰便
是志所謂太陽一出而翳翳潛消舍此更無立志

之法靈氣時時貫徹周流便是仁所謂痾瘥疾痛感觸神應舍此更無求仁之方昔者象山晦庵爲湖之會以知親知愛發明千聖傳心之法洵派拳石即所謂近且易滄溟泰華即所謂遠且難真偽之幾辨諸一念無假于外也鷺湖之會在辨真偽今日之會在辨內外內外辨則真偽之幾決矣

維揚晤語

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已有病遇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十一

謂先生曰公者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此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挽和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即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畧令其依從此是挽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談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

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挽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挽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挽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十一

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挽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美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挽入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此子挽入譬之明鏡當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此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掩蓋

精寔非真實受用也荆川慨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為益非虛言也

復陽堂會語

或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何謂也先生曰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詞藝術一切可循之業皆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躰炯然油然而生不容已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無非保合充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稽訓所以畜德游藝所以

龍發美集

卷之一

十一

博趣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於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或曰仁道夫于所罕言學貴有漸水進木升始無凌節之患其在今日莫先于開發耻心有恥始能懲往事而興善端所謂知恥近乎勇力行以求之近仁之方也先生曰然哉恥之於人大矣有所不為不欲者良知也無為無欲者致知也是能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故曰如此而已矣知此則人心可正風俗可變而治化可成今日之會始

不為虛會友輔仁之要莫切於此辨志敬業取諸此而已此尤吾人對病之至藥也

三山麗澤錄

遵巖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之屬皆有意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非斯人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內事予豈敢望古

龍發美集

卷之一

十一

人之光輝傲然以教人傳道為事取友求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於閉門踰垣踴躍然潔身獨行自以為高則又非予之初心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躰誨人倦時即學有厭慶成已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庭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乖默則墮於言詮

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真語也若于此悟得及始可與語聖學

遵巖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即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十四

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如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矣

先生謂遵巖子曰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遵巖子曰必以先天後天分心與意者何也先生曰吾人一切世情嗜慾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一切世情嗜慾自無所容致知功

夫自然易簡省力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慾之雜終落牽纏便費斬截致知工夫轉覺繁難欲復先天心體便有許多費力處頹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便是先天易簡之學愿憲克伐怨慾不行便是後天繁難之學不可不辨也

先生謂遵巖子曰吾人學問未能一了百當只是信心不及終日意象紛紛頭出頭沒有何了期吾人且道如何是心如何是信得及心無所用則為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十五

死灰不能經世纔欲用時便起煩擾用不用之間何處着力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變化云為往來不窮而明體未嘗有動方不涉意象方為善用其心有諸已始謂之信非解悟所及也

遵巖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閑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為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為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口言藏修游

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
和暢充周不動于欲便與靜坐一般况欲根潛
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
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
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為了手不惟嗟却在功夫
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
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
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
此討便宜也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一

十六

遵巖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
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目以
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闕闔口有吐
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
相對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躰方能以
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
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
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
忘順逆

巖子居鄉過拂逆事時有悄然不豫之色甚至
有佛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為同好惡公是非以問
于先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麼聰明何未之早達
也吾人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嘆所貴于
隨緣順應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違順
好醜皆作意安只見在不平滿處便是了心之法
方是當地洒然超脫受用纔有悄然拂然之意等
待平滿時方稱心吾之所自失者多矣况人無皆
非之理惟在反已自修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一

十七

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
自信之學忘好惡方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
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
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率其
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
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巖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
講學只身躰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
是行路人遇一叉路口有疑有疑不得不

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講謀
務口講而不務力行則有帶不可耳

蒙泉祁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
自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受和
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如自己
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改令人憚
于改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勘破此關終
日應酬可以洒然無累矣

龍龜先生集 卷之一 十一
導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濛濛撒然自跳

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奴攝保聚可無滲漏乎則
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強為須得其機要有制
煉魂魄之功始得伏藏始無滲漏荆川自謂得其
機要能煉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小得手處然
於致良知功夫終隔一塵蓋吾儒致知以神為主
養生家以氣為主戒慎恐懼是存神功夫神住則
氣自住當下還虛便是無為作用以氣為主是從
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神氣含育終是有作之
法

楓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
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
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恍惚或至替亡夜間甜
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便與天地
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
不為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
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
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故神無
方而易無牀是謂彌綸天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

龍龜先生集 卷之一 十二
以至於命楓潭子喟然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
實學非徒談說理道而已也

導巖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生
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燕
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穀
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
一覺熟睡陽光盡為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
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
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思慮一點元神與先天

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楓潭子問乾之用九何謂也先生曰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若曰陽剛不可為物先則乾非全德矣吾人之學功忌起爐作龜惟知和而不倡故能時乘御天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夫則吾人有凶有咎只是倡了孔子退藏于密得用九之義又云首出庶物何謂也曰乾體剛而用柔坤體柔而用剛首出者剛之體無首者柔之作用柔即乾之坤用六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又十八

永貞即坤之乾乾坤合德也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個入處只成見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到友只成美精毫從言而入非自己証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傍人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上村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挽和其間久久自當有得不在欲速強探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九

先生謂遵巖子曰子家居十餘年行履何如於此件事躡究何如遵巖子曰此生之志不敢自負於知已終是世情牽統割截不斷日逐躡究不無少見終落知解不能觀躡光明透脫先生曰此是吾人通病然此亦是一病兩痛惟其世情牽統不斷所以未免包裹影嚮不能直達光透惟其本體不能直達光透所以世情愈覺纏繞周羅古云但去凡心別無聖解若此一真當下自反即得本心良知自瞞不過世情自假借不去所謂赤日當空群晦自滅吾人此生只此一件事更有何事挽搭得來

遵巖子問曰學術不出于孔氏之宗宗失其統而為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學則固吾儒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

今日所病却不在此惟在俗耳世之儒者不此之病顧切切焉惟彼之憂亦見其過計也已良知者千聖之絕學道德性命之靈樞也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離於倫物之感應外者有節而內者不誘則固聖學之宗也何偏之足病故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所以致吾之知也吾儒與二氏毫釐之辨正在於此惟其徇於物感之迹揣摩假借不本於良知以求自得始不免于俗學之支離不可不察也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一

十一

或問莊子之學先生曰莊子已見大意擬諸孔門庶幾開點之傳東坡論莊子推尊孔子之意雖是筆端善于斡旋亦是莊子心事本來如此其曰不知以養其所知及木鷄承蜩諸喻即孔子無知如愚之旨其曰未始有物未始有初諸說即大易先天之旨但寓言十九似涉狂誕世人疑以為警真痴人前說夢也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

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為超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終涉空寂便以為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僊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躰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為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躰反被二氏點檢皆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一

十一

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
二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泊
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及
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
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
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為已任不能探本
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勝之祇足
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
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忝乎其間彼將帖然歸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一 十一

擬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赴撫州元山曾子石井傳
子僧所陳子率南華諸同志拔港擬峴臺之會諸
生執簡以請曰撫為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
本心以先立其大為宗逮朱陸同異之議起晦且
數百年及陽明先師為之表章陸學始顯于世發
遺言具在請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家
說俾吾黨知所歸向惠執大馬先生曰話遂條次

其語答之

象山先生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
分付顏子了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
子事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
能望顏子之精蘊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
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
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先生曰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
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一 十二

究也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
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扃違乎無轍
之境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為有一之可守
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嘆豈始後語無高堅可着
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
至神何足以語此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
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緣涉意見
即屬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即非道

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為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

有切己之志自不暇閒圖度閒議論終日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

己自反改過遷善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詰

以禪學目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

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見

得大慶千古聖學只有個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

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即是泛問即是異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

伎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更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師

矣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荅曰

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此原是聖門格物宗旨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

戶可立又要各護門戶此猶鄙陋

學原為了自己性命默默自修自證纔有立門戶

護門戶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為己之實學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五

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了

學者須識得與點之意方是孔門學脈方為有悟

不然只成擔死版伊川平生剛毅力扶世教以師

道為己任明道自以為有所不及不知明道乃是

異言以教之惜乎伊川未之悟也學問到執己自

是處雖以明道為兄亦無如之何況朋友乎

秦不曾壞了道脈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脈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為典

要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于世是謂迹似情非

所以大壞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
吾非奇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力耳

識人病痛極難譬之秦越人治病洞見五臟量人
元氣虛實病情標本以為攻補先後淺深方為妙
手此兩謂扶持之力也

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進
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
問吾終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廿六

終有勝心即非謙受之益總使博學多聞進退古
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或問先生談道恐人將意見未會不及釋子談
禪使人無兩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

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恒
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談禪者雖為艱難之
說其實反可寄托意見吾於百眾人前開口見

瞻

學者須自不著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成

泥裡洗土塊彼此皆無清脫處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
吾亦只有此一路

為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淺深輕
重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乏歸於一路而已纔
有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踐履未能純一習氣未消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非悟入者不能先師亦云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廿七

學者須得欄柵入手方有主腦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曾知道名利
如錦覆陷穿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贏得大不
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穿此猶是利害上起對策學者
須務實勝義以為質自無所貪方是惺惺漢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
備退之倒做了蓋欲因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
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二四方不俗

聰明訂有...
在人心六經吾心註脚...
全經未嘗忘也韓歐因文而學道走倒做了要
初頭免得俗須是知學不然聰明如韓歐亦不見
於俗聰明固不足恃也

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孟子論性亦不能離氣質蓋性是心之生理離了
氣質即無性可名天地之性乃氣質之精華豈可
與氣質之性相對而言韓子因文見道出于料想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艾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害

孔子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謂之儒
者不是為人為利篤信謹守依仿末節細行以自
律必信必果硜硜然是個小家伎倆所以謂之小
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躰小人儒即非
同躰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可不察也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
之

人心如天樞之運一日一周天緊不得此子慢不
得此子緊便是助慢便是忘故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不緊不慢密符天度以無心而成化理
學之的也

伊川解頰復厲過在失不在復極是

有失斯有復聖人無復以未嘗有失也復為卦名
六爻皆是求復之義初爻不遠而復復之善者也
二比於初以下仁故為休復三不誑仁守故為頰
復四應於初不泥於陰故為獨復五當位得中故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尤

為敦復上六本欲求復而失其所主是為迷復故

曰反君道也若曰迷而不復則非名卦之義矣

學者規模多係於見聞狹提之童未有傳習豈

能有此是故所習不可不謹

習氣為害最重一鄉之善不能友一國一國之善
不能友天下天下之善不能交上古習氣為之限
也處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故學者以煎
銷習氣為急務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吾人時時能對越上帝無閒漫之時然後可以然藉於書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以傳何病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是為法華所轉與游談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不察也

古人統躰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後世

禮義生全集

卷之一

三

殺身舍生成仁取義順而行之亦以為利也故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其術益行曹參避堂舍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及入相一遵何之約束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文帝亦因黃老之術見賈誼論治躰欲興禮樂便以為多事宣帝以下事尚綜核漸至煩擾其後浸成廢墜不振并老氏之旨而失之勢使然也

參山掌庫三年所學大進曰道方是執事謙氣山之學從人情物理磨煉出來實非禪也

有學者請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象山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不是泛然答

學者貴切問若不以見在所見所疑請問皆非為已求益之道只成閒圖度耳

善學者如闕津不可胡亂放入過

一念不謹無窮之憂綻放出路便是自恕便是姑待便非克己之勇此吾人之通病不可不猛省也

龍溪生全集

卷之一

卅一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文中幾於聖學惜乎早死非子雲所能及也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論語一書多出子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義間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影象若是傳神手筆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所能及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
縱欲

道義由師友有之執已見是無師承恣情欲是無
嚴憚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
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當時

關介甫者無一人就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

同已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

問介甫比商鞅何如荅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亦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三

不問王伯立定規模只要事成介甫慕堯舜三
代之名不曾踏得實地故所成就者王不成伯

不統

介甫人品清高一切勢利撼他不動只是不知學

所以執已愈堅害天下尤大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骸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然

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為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

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這只是刀鋸鼎鑊的學問

須舍得性命無此子可湊泊處方是刀鋸鼎鑊工

夫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

事骨董朋友相資湏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外

即非也

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人不

好淡却只好鬧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皆鬧熱

心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三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章義

為證為靠

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刀捨不得性命所以牽

引文章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為姑容便是入

微功夫

美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

一緊去了然欲勇往底人較好美穩底人有難

救者

美穩之人似猶勇往之人以美穩底少過自謂

可以安頓此身未嘗有必為聖之志須激勵他始肯發心不然只成鄉黨自好者而已所以難救勇往底雖多過却有為聖之志若肯克念慎修便可幾於中行孔子思狂不得已而次及於狷亦此意也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為一畏其事大且難不為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見得良知自無四者之病良知自有天則縱恣不肯為只是違了天則良知不學不慮為之在我何

畏之有良知即是入聖之路求則得之非有待於外也知與未知良知瞞不得此子未知而自謂能知是自欺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夫子曰知德者鮮矣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畢竟是末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使人作偽德不可以偽為若論事小人有才者皆能辨觀人者不於其德徒在事上繩檢是舍本而逐末也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一

世

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精神不凝聚則不能成事今欲凝聚精神更無巧法只是將一切閒浪費精神徹底勿留此子盡與蕩滌全跡完復在此觸機而應事無不成是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今人類以快活為學不知快活從辛苦中來根基始實始不涉虛見古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一

世

花撲鼻香此言可以喻道統有厭心便是廢學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

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人心無事時有開有塞乃是氣機相果徐以待之自復若有故而塞即是習氣世情忽來填障要須追尋來歷徹底掃蕩方得開霽不然習緣愈積情

境愈熟暗中埋沒卒難廓清不可不早覺而亟反也

老衰而後佛入

儒衰而後老入老氏見周末文勝故專就此處攷破儒術以申其說老氏類楊佛氏類墨遊墨而歸於楊遊楊而歸於儒其反正之漸如此

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

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軀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方是發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須知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却用征誅精神方是全力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某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排

否

此即是良知無思無為自然之神應學者於此識取便是入聖血脉路

一友侍坐無所問象山謂曰學者能嘗閉目亦嘉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象山曰此理已顯也友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

識此便是仁軀此是聖學之胚胎存此不息便是聖功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此意然此理不必專在瞑坐始顯日用應感時時存得此軀便是此理顯處便是仁軀充塞流行象山因此友於瞑坐中有得故指此以示之在人善學而已

臯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善也

臯陶兢兢業業萬機以代天工洪範敬用五事以建皇極呂刑敬忌以作元命皆傳道之書

象山曰吾講學問者無不感發獨朱孟伯鵲突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一

某

來問答曰孟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

玄妙

所求在新奇玄妙於平安本色近裏之言便不耐聽此利心也近來學者其病多坐在此

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于五種可以理揆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若其極未雖古之聖人不能盡知也王澤既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而為樞變之巧者又為魑魅魍蜩其間後世恥一物之不知亦恥非其耻而耻心亡矣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生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龍谿先生集

卷之二

廿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師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以聽是乃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虛心矣所以導之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昧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

於終証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繆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棄其用也見入井之孺

龍谿先生集

卷之二

廿

子而惻隱見疇蹠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挽其軀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為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為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軀非有爾加也主宰即流行之軀流行即主宰之用軀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則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點證以解學者惑務求不

失其宗庶為善學也已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為道切

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

為學但當實致其良知此心於日用間成賦日少

光潤日著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

者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有不加思而得者矣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

已滯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方寸自亂自蹶其本

非徒無益而及害之不可不慎也

龍谿王先生

卷之一

甲

或問象山學從何受象山曰因讀孟子而自得

之

象山自信本心終身受用在先立乎其大者一句

公案雖因言而入所自得者多矣其論格物知在

先行在後未離舊見以為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

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何便解有

志須先有知識始得先師所謂議論開闔時有異

者皆此類也蓋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因誦

洵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曰此只

說得象山自家所見須知洵流即是滄海拳石即

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樞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

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

此

龍谿王先生

卷之一

甲

龍谿王先生全集語錄卷二

門人 貢安國玄畧甫編輯
沈 寵思畏甫校閱

斗山會語

慨惟雜索之久思求助于四方乃者千里遠涉歷
釣臺登齊雲涉紫陽止于斗山之精廬得與新安
諸同志為數日之會其意固不在於山水間也諸
君各以用力之疎密受病之淺深次第質言以求
歸于一是之地予不肖何足以知之夫學一而已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二

矣而莫先於立志惟其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間
斷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於牽纏是未可以
他求也諸君果欲此志之真亦未可以虛見襲之
及以勝心求之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
未種種嗜好種種貪着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
習態全軀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自
此生天生地生大業方為本來生生真命脈此
志既真然後工夫方有商量處磨之真陽受胎而
收攝保任之力自不容緩也真種投地而培灌使

鋤之功自不容廢也昔顏子之好學惟在于不迂

怒不貳過此與後世守書冊資見聞全無交涉惟

其此志常足故能不迂此志常一故能不二是從

混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諳之中始能者

是也顏子之學既明則曾子子思之說可類推而

得矣夫顏子歿而聖學亡諸君欲學顏子須知顏

子所學者何事若舍身心性情而以勝心虛見求

之甚至以技能嗜好滑之未見其善也昔者秦越

人醫之神者也直藥童子服動既久頗能傳其方

間以語諸人人服頗有效而此童子者則固未之

能也予不肖何以異於是諸君深信其方務加修

服以去其病而不以重不肖未能之疑吾道幸矣

嘉靖己酉夏予既赴水西之會浹旬相告歸復量

諸友地理遠近月訂小會圖有終也乞予一言以

誠心期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而功有次第真假

毫釐之概不可以不辨也予與諸君旬日相會此

于慶言之亦已詳矣未審諸君果能信得及否水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二

二

水西會約題詞

嘉靖己酉夏予既赴水西之會浹旬相告歸復量
諸友地理遠近月訂小會圖有終也乞予一言以
誠心期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而功有次第真假
毫釐之概不可以不辨也予與諸君旬日相會此
于慶言之亦已詳矣未審諸君果能信得及否水

漸木升積累之次第固非一蹴所能至然由前輩
之生以達於千尋由源泉混混以放于四海其本
末源委長養流行之概實非有二物也今日良知
之說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此中無玄
妙可說無奇特可尚須將種種向外精神打併歸
一從一念獨知處朴實理會自省自訟時時見得
有適可改徹底掃蕩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
夫若徒氣魄上支持知解上湊泊格套上倚傍傲
然以為道在於是雖與世之營營役役紛華勢利

龍巖文集

卷之二

三

者稍有不同其為未得本原無補于性命則一而
已所望諸君不以予之去來為聚散每會如所訂
期必須破冗一來相摩相盪相勸相規為性命之
心重一分為世情之心自然輕一分譬如魚之於
水相濡以沫相煦以吻終不若相忘于江湖之為
愈也且今日之會非有法制可以防閑惟藉區區
道義以為之聯屬二三百人之內豈能人人盡發
真心盡有信心亦藉中間十數諸友舊有所聞者
虛心樂取招接翕聚以為之倡耳一人倡之十人

從而和之已而和之者益眾雖欲此會之不與不
可得也苟為性命之心不切不能包荒隱惡涵育
成就以全吾同躰之愛徒欲以勝心相高甚至恣
爭訐戾動氣奮顏而猶傲然以為知學地族敗群
莫此為甚雖欲會之不廢不可得也吾人立身行
己自有法度既為此學一切允情俗態良知有未
安處便須破除斬截不可假借通融放令出路石
翁有云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鮮有
存者語若分析自今視之未必非對症之藥亦圖
救之一助也諸君念之戒之

龍巖文集

卷之二

四

道山亭會語

嘉靖辛亥秋太平周子順之訪予山中因偕之西
遊將歷觀東南諸勝遇同志之區則隨緣結會以
盡切劘之益過蘓值近沙方大夫開府吳中聞予
與順之至集同志數十輩會於道山亭下延予二
人往蒞之夫吳中多豪華聲華禮樂之盛甲於東
南况雙江緒山沃洲及齋諸公有事茲土貞教闡
化後先相聞流風有存者登壇設法則予豈敢當

若曰群處賢言相與訂舊學而覓新功以純正有道則固不肖之本心也既如會諸生懼其既別而或離也乃圖為月會之約而屬言予以導其所志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畧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是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品高下而論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僞向矣蓋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違乎天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五

矣功名則務為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使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万且以大丈夫目之要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絕士鮮克以豪傑自命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絕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否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否乎是未可知也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

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墻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為者而甘為之所趨益已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於此時而倡為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而未曾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六

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况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之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淵而矚鼻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遁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

諸此而已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取
友所以博習而論學者自專且久而無有異物之
遷是猶爭名者之樂趣於朝爭利者之樂遊於市
勢使然也不然則日講晦習遂以增其假竊之資
亦口耳而已矣於身心竟奚益哉孔子曰先進於
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說者謂周末文勝孔子欲損文以還於質故
林放之問致辨於奢儉易成之間皆從先進之志
也夫吳整華禮樂之盛似矣高駉以從先進之說

龍谿先生集

卷之二

七

得無在所損乎否耶千葉之花無實九層之臺易
圯此無他崇飾太高而蕨荼太繁故也予聞之淡
薄所以明志紛麗技巧易失其本心世未有浮華
不黜而能完養其精實者也昔者饒夫偶食穀而
甘即欲與衆嘗之以共免於飢困之患而其腹尚
枵然未嘗飽也今者則儻以異此吾人不以其偶
食而逐忽其欲共嘗之心不以其未嘗飽而并疑
穀之不足以飽則知所以養生矣夫穀之味冲腴
而淡異於肥甘竊恐吾人厭飫之餘溺於所養而

於此亦不察耳

滁陽會語

予赴南譙取道滁陽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
太僕巾石呂子以滁為先師講學名區相期同志
與其雋士數十人大會祠下諸君謬不予鄙謂晚
有所聞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余德不類何足
以辱諸君之教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
之矣請為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先師之學凡三
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

龍谿先生集

卷之二

八

殺凌邁迨倏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
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才有所縱也及為
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
嘆以為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緣
洞天精廬日夕勤修鍊習伏藏洞悉攬要其於被
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
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
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
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界也及至居夷處困動

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非天
則自見微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
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迢遠紆曲外馳反
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
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亦
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雞覆卵如龍養
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三融結不復知有其
他顏子不廷怒貳過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
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
龍虎集卷之二 九

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
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
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
實處即是行真切是本躰篤實是工夫知之外更
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明覺是本躰精察
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
焉盡矣逮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從
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非非開口即得
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空而萬象自照如
龍虎集卷之二 十

已種種論說皆其統躰耳一時學者聞之翕然多
有所興起然早者或苦於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
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動玩弄疎脫之弊先師亦
稍覺其教之有偏故自濂蜀以後乃為動靜合一
工夫本躰之說以救之而入者為主未免加戒迴
護亦時使然也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
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蓋然出之自有天
則乃是孔門易簡直截根源蓋良知即是未發之
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

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蓋後儒之學泥於外二氏之學泥於內既悟之後
則內外一矣萬感萬應皆從一生競業保任不離
於一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即一為萬即萬為一無
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師平生經世事業震耀天
地世以為不可及要之學成而才自廣幾忘而用
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
死一生中躰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本
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鉄用耳先

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轉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未尚有微動於然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煎銷習心習氣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今日未免傍人門戶從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煎銷積累保任工夫又復如此其疎徒欲以區區虛見影響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外而即望其時夜

龍先生全集

卷之二

十一

謂良知主於虛寂而以明覺為緣境是自窒其用也亦有謂良知主於明覺而以虛寂為沉空是自汨其體也蓋良知原是無中生有無知而無不知致良知工夫原為未悟者說為有欲者設虛寂原是良知之躰明覺原是良知之用躰用一原原無先後之分學者不循其本不探其原而惟意見言說之謗祇益其紛紛耳而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晦之迹而未究其所悟之真南然指以為禪同異毫釐之間自有真血脉路明者當自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諸君今日所悟之虛實與所得之淺深質諸先師終身經歷次第其合與否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以此求之沛然有餘師矣

龍先生全集

卷之二

十一

水西同志會籍

寧國水西之有會聞於四方久矣嘉靖丁巳歲值子赴會之期思畏國賢時一允升純甫輩遊琴溪道中遂同遊僊洞簿暮乘風抵水西則汪子周潭周子順之輩已候予泐自矣先後至者百餘人晨

夕發處頭論微言隨所証悟充然各自以為有得
予藉諸友相與意態神專亦惕然不容以自已信
乎此會之不為虛美會自四月朔至十三日而解
諸友慮其迹遠而志睽也復微予言以申警策予
惟君子之學莫先於辨志莫要於求端志者心之
所之也之燕而燕之越而越跬步毫釐南北千里
不可不慎也夫志有二有道誼之志有功利之志
道誼者絕乎天則無所為而為功利則雜以世情
有所為而為也蓋自聖學不傳道誼之風日衰功
利之毒漸入於人之心髓千百年于茲世之豪傑
慨然自命以為有志於道誼而終未免於功利之
雜者無他醞習既久則祓除為難淆淄既深則澄
澆不易勢使然也君子欲為正本清源之學亦求
諸其端而已端者人心之知志之所由以辨也夫
志有二知亦有二有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德性
之知求諸已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
知識也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已在昔孔門固已有
二者之辨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十三

也言良知無所不知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未免
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知之次也以多聞多
見為知之次知之上者非良知而何其稱頌子曰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為庶幾夫庶
幾者幾於道也顏子心如止水纔動即覺纔覺即
化不待遠而後復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
櫻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
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
觀其偵殖干祿已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
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着淪
決于人心之髓亦千百年于茲矣吾人生于千百
年之後欲一洗千百年之陋習以上窺絕學之傳
亦見其難也已夫道誼功利非為絕然二物為道
誼者未嘗無功未嘗無利但由良知而發則無所
為而為由知識而發則不能忘計謀之心未免有
所為而為本源既殊支流自別道誼功利所由以
判君子於其有所為無所為之義辨之學斯過半
矣吾人今日之所講固自以為道誼若猶未免於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十四

為功利之私是餒夫說食凡民擬聖水西之會聞于四方將反為貽笑之資可恨也已雖然良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于二見之外能轉識為知者何足以與此是在不肖與諸君終始共圖之可也

書休寧會約

吾人為學所大患者在於包暴心深擔當力弱若夫此學之脉路本來易簡有志者一言可以立決正不必以為患也昔吾陽明先師講學山中時一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五

人資性警敏與之語易於領略因其請引以入見先師漫然視之屢問而多不荅吾惑焉一人平時任事過常不顧人非毀見惡於鄉黨因其悔請亦引以入見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若有意於斯人者吾惑焉間以請問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捷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趣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適足增其包藏而益其機變為惡將不可復悛矣某也作事能不顧人非毀原是有力量

之人特其狂心偶熾一時銷歇不下所患不能悔耳今既知悔而未得其轉頭移此力量為善何事不辨予所以與其進也後二人皆如所料乃知先師教法如秦越人視疾洞見五臟真神醫也不負千里遠來求助于四方承諸君不鄙相會數日中間豪傑之士能不包暴能擔當世界者不敢謂盡無人試平心各各自反如前之說亦或有一二似之否乎不可不深以為戒也予之為此言心亦良苦追憶曩相會時復八九年矣今所進益復何如若不及時發憤以圖遠業竊恐後之視今猶夫昔也若夫此學之易簡本心之靈不容自昧一念自反未有不自得者惟諸君立真志修實行本諸一念之微各安分限以漸而入磨之源泉之赴海終有到時在諸君勉之而已矣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六

書婺源同志會約

嘉靖丁巳五月端陽予從齊雲趨會呈源覺山洪子偕諸同志館于普濟山房聚處凡數十人晨夕相親因述先師遺旨及區區鄙見以相訂繹頗有

所發明同志互相參伍亦頗有所證悟或者曰發源為紫陽關里今日之論不免於有異同蓋諸諸予曰噫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公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於異同者乃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為聖人則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析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道固如是學固如是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

十七

宜而止若以水濟水孰從而和之執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為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知行一也既分知行為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終先師則以誠即是敬既誠矣而復設以成之不幾於緩已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為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知是正心修身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為先後中庸首言慎獨是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為存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其可乎哉晦翁既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觀不聞為已所不知獨為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夫既已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孰從而二之此不待知者而辨也先師則以不觀不聞為道躅戒慎恐懼為修道之功不觀不聞即是隱微即所謂獨存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

十八

原皆非有二也晦翁隨處分而為二先師隨處合而為一此其大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爭若毫釐寔實千里同一知也良知者不由學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已也知識者由學慮而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為性躅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戒懼恐懼而中和出焉躅用一源常人喜怒哀樂多不中節則可見其未發之中未能復也夫良知

即美未發之中譬如壯辰之奠垣七改由之以故
靈四時由之以成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
未嘗一息離乎本垣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
無脉路可循古今學術之同異尤不容不辨者也
然此特晦翁早年未定之見耳逮其晚年超然有
得深悔平時所學虛內逐外至謂証已誰人謂延
平先生嘗令躅認未以已前氣象此是本領功大
當時貪著訓話未暇究察辜負此翁耳其語象山
有云所喜邇來功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
龍谿先生集 卷之二 九

乎於人而嘵嘵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雷和之
寶不幸綴於窶人垢衣之內人孰從而信之雖然
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
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
焉可也學者不因其人之窶而并疑其寶之非真
斯善學也已
懷玉書院會語
今講學不見大明白只是私欲未得掃除此一大
病痛流傳人心善惡雜用所以言語文字易能湊
泊此處難於料理直須揆透孔竅真辨去取纔能
實落下手一齊打疊試與諸君商之人心有私欲
只因有身有家人無常活之身身享有限之用何
苦妄認虛名浪生幻念一鄉之善士以一鄉爲家
一國之善士以一國爲家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
家其心愈公則其善愈大其所爲善乃心與人同
視之如一躅是所謂公也與天下爲公公已至大
但恐于見在天下起念是識見上生大公故又追
尋上古無所爲而爲處考驗性根發動所在纔無

走往此性學也仲連天下士亦能拚舍身家將天下大軀住區處然未屬性分業終是戰國人意與慷慨充其類論之是有愆于天下不是與天下同善未免認賊作子誤公于私若我心真能與天下同休同戚同安同危如伊尹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次如范仲淹自做秀才時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自貶國人競為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再自貶一鄉人競為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

廿一

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志氣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况于一鄉人漫不知為善吾於是奮力為倡首國人漫不知為善吾於是奮力為倡首天下人漫不知為善吾於是奮力為倡首千百年漫不知正學吾于是奮力續不傳之緒默而省之有否人能是而吾不得能是性能是而吾志不能是天之所賦能是而吾自為功不能是誠可慨也嗟嗟今所謂有志天下鄉國者只是意興意興少間施為究竟又却了得肥身潤家勾當惟有這識趣又有

遠事為纜為真志吾輩今日既以學問為事且當心地上竭力照顧即吾所知所能不怠忽放恣則欲自然不萌不因自家嗜好損人益己如其割捨不斷復須痛責吾志將世情天理兩下再稱量商確一番使重輕緩急自分如外面行不順利復須反求自己有所未盡不得畏難中阻行之久熟日就安樂此便是一劈頭到底真功實學人生這些子命根無此不得為人必須默坐澄心細細尋討始得的當世上繁華嚷鬧變詐撓械人心最靈聰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

廿一

不得久不得感動不得只誠心為善乃擲撲不破吾輩宜痛念之如有所疑亦須面剖

松原晤語

予不類辱交于念庵子三十餘年兄與荆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計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間役之人執冊布筭交涉紛紛其門如市耐煩忘倦畧無一毫

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証悟意遂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着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是心康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念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

廿三

于自欺矣蓋兄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發難道工夫不得力然終是有收有制之功非究竟無爲之旨也至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德頓入

者即本軀爲功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軀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軀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以順其天機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樣子仲雍居狄強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無靜之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

廿四

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服食者也常憶荆川子與堯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于吾道之衰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于成僊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僞爲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其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荆

此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

宛陵會語

近溪羅侯之守宣也既施化于六邑之人復哀六邑之疹聚于宛陵給之以館餼陶之以禮樂六邑之風驟然震動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聚于至善堂中先命歌童舉樂合歌以興眾志侯離席率眾作而言曰昔象山訪晦庵于南康開講白鹿發明義利之辨聞之至有感悟流涕者今幸先生辱臨于茲大

龍苑文集

卷之二

廿五

眾雲集宛陵之勝不減於白鹿先生之學淵源有自幸斬一言以詔多士焉知不有聞而流涕者乎予避席愧不敢當侯請之再三且曰孟軻氏有云萬物皆備于我與孔門一躰之義何所當也予辭不得命請以一躰之說與諸士共籌之夫一躰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

子久井自能知怵惕遇堊下之牛自能知齧齧推

之為五常擴之為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為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強以推之知周乎萬物以達一躰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安勉之異其求復吾之虛躰以

龍苑文集

卷之二

廿六

應萬物之變則一而已此于聖學脈也後之儒者不明一躰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為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為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為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舟楫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聵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躰其不至于聾且瞶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師生于絕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

下學者苟能不泥于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于萬物之感當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肩肩于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目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區區所聞于師說孔門萬物一體之蘊庶足以發之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今侯以絃歌禮樂倡導多士而猶然不知所以與其自待亦薄矣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幾希云者良知之微也象山嘗有君子小人之說義利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廿

之辨辨諸此而已致良知則由君子可進于聖賢不致良知則由小人將入于禽獸吾人甘心以禽獸自處而恬然不知所以自奮其自待尤薄甚矣夫藏身不恕則不能以喻人斯又區區與侯所當自鏡以致交修之益者諸君念之哉

洪都同心會約

嘉靖乙丑夏予赴吊念庵君復之安城永豐展拜雙江東廓諸公之墓回途與教吾見羅汝敬恭整諸同志會于洪都哭念同門諸友相繼淪背師門

正脉僅存一綫消息代謝固亦常事所賴吾黨三五豪傑續承斯緒主張擔負聯翕後進庶幾足以挽回造化吾人在世不可一日無學尤不可一日無友自先師提出良知宗旨學之大端若已明白千聖機竅亦若曉然無復可疑吾人群居合聚講之亦久且熟矣但恐吾人尚從見解承接過去不能實致其知日著日察以求自得則所謂曉然明白者尚不免于播弄精魂非實際也夫不握其機則大化無從而運不入其竅則大本無從而立非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廿

藉師友夾持啓悟則未免溺於浮沉安于孤陋大業亦無從而究歲月悠悠世緣役役在諸君誠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附近同志每月兩會舊有定約諸君地址相望百餘里會不能數每歲圖為四會季月望為始以十日為期十日之內務須虛心遜志以相下為益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過若已犯之翊善箴過相觀相感誠愛有餘而言詞常若不足議論偶有未合不妨默躡互證毋執已見以長勝心庶會可保終而此學賴以不墜會所

以南昌雙林寺豐城至德觀二處為定址欲其道里和閒勞逸均也

白鹿洞續講義

予赴吊念庵回舟過彭蠡入白鹿展謁先生之祠歷露臺陟虛亭周覽風泉雲壑之勝時霖雨初霽四山飛瀑勢如游龍餘霽浮空長林澹翠夜集諸生縱談玄理灑氣滋生卧聽溪流瀟瀟沁徹心脾連旦冷然若有神以啓之者明發出洞諸生復集城隅別館信宿証悟興意超然臨別諸生請于予

龍溪集

卷之二

七

曰昔晦翁奉延象山開講白鹿發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數百年傳以為美談今者則何以異此其言所喻由于所習所習由于所志蓋因學者亟于進取舉是以抹其弊其於求端用力之方未之詳及也敢斬一言究竟斯旨用示嘉惠亦古今並美也願予不肖方期取法未能敢云上下其論以抵弗類無已請述所聞與諸賢共壽之先師云心之良知謂之聖良知者性之靈也至虛而神至無而化不學不慮天則自然揆其端夫婦之愚可以與

知要其至聖人有所不能盡譬諸日月麗天貞明之躰終古不息要在致之而已致之之功篤志時習不失其初心而已苟不失其初心蘊之而為神明之德發之而為光輝之業可以配天地橫四海而垂萬古真修實悟使自得之非有假于外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是故怵惕于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不屑不受于蹴踖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

龍溪集

卷之二

三

而妻妾官室窮乏者德我而為之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此夫人之情亦非甘于為小人而不樂于為君子持狃于其習而不自覺耳有人於此毀以為小人則拂然怒是人之不可為夫人而知之也譽以為君子則忻然喜是君子之不可不為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為矣而吾所習與喻乃在于

利將欲處小人之名不可得是猶惡温而居下也
 知君子之不可不為矣而吾所習與喻乃不在于
 義將欲成君子之名不可得是猶羨喬而入谷也
 象山以義利為君子小人之辨予頌切切然原其
 情之導怒而論之者蓋欲學者實致其知即夫情
 之所安而不溺于習之所勝蓋以君子望于人人
 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夫心性虛無千聖之學
 脉也譬之日月之照臨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
 呈露而實無之不虛則無以周流而適變不無則
 龍光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
 無以致寂而通感不虛不無則無以入微而成德
 業此所謂求端用力之地也學者不能實致其知
 究夫義利毫釐之辨以決其君子小人之趣則所
 謂志者或未免泥于典要所謂習者或未免涉于
 思為而所謂喻者或未免拘于識解億則皆非所
 以為自得也終亦滯於形器而已矣求其神化自
 然與貞明同躰而不息不可得也不肖感諸賢祈
 懇之誠聊述所聞以為交修之益若曰以是垂美
 前修而侈究竟之說則予豈敢哉

書進修會籍
 蓮峰葉君嘗作見一堂銘蓋取見道於一之意君
 素抱經世之志而化始於家嘗欲示法和親以敦
 睦焉已任限於年未就公既歿二子茂芝獻芝乃
 作見一堂於雲莊之麓謀於父兄子姪倡為進脩
 會以會一族之人相與考德而問業以興敦睦之
 化承先志也歲丁巳夏予赴新安福田之會二子
 既從予遊復邀入雲莊集其會中長幼若干人肅
 於堂下而聽教焉舉族興義好禮顯顯若是可謂
 龍光先生全集 卷之二 廿
 盛矣二子因出會籍乞予申訂一言用示將來予
 惟進修之義蓋取於乾九三之文言而所以為進
 修之的更無待於他求取諸庭訓而足矣夫道一
 而已學一而已乾之為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
 之德也惟有欲以間之始雜而二忠信也者無欲
 之本心也惟無欲則可以達天德故曰忠信所以
 進德也進必有業始能有所持循然總之則惟在
 言行而言又行之顯也故修省言辭所以立己之
 誠意誠即忠信也是進德之業次也非有二也此

即大學正心誠意之旨也然欲誠意必本於致知
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知也致知則其幾常審
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者良知之不息也終之者不
息其致之功也乾乾不息於誠則其幾常審而
安故曰可與存義也此即格致之旨也一也自後
儒分內分外始分終而學始二而雜也予誦君
之言曰蔽于多岐非所謂道溺于支離非所謂學
又曰心之精一學有緝熙知行並進罔蔽與離可
謂契所學之宗而得我心之同然者也二子欲而
進修之會舍庭訓更何求哉人心本一有欲始二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

世

古人云所欲不必聲利富貴只心有所向便是欲
高審於所向而窒之以禁于未發之豫是謂復其
心之本體以達天德斯為不悖於見一之訓耳二
子其以此義申告與爾父兄子姪相與服膺而弗
替庶幾無負於作會之意是豈徒弼成一族敦睦
之化德日崇而業日廣聖學自此可幾也勗之哉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新安舊有六邑同志之會予與緒山錢子更年蒞

會以致交脩之益初會斗山後因眾不能容改會
於福田今年秋仲予復赴會屬休寧邵生汝任董
為會主馳報讓溪覺山周潭諸公及六邑之友相
期十月九日會於建初山房予以趨歸之亟不能
待諸友因出會籍祈予申致一言用助警策予念
甲子與諸君相會復七年於茲矣七年之中反覆
進退得喪好醜萬有不齊諸君用力此學精神念
慮果能打併歸一不從境上分擾漏泄否乎講論
規切果能遜志敏求無勝心浮氣之雜否乎所行
所習果能日著日察無意見臆說之溷否乎先師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

廿四

提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天則昭然千古入聖之
學脉也夫學貴精亦貴虛尤貴正倘精神或有所
分念慮或有所擾則為不精纒有勝心則為不虛
纒着意見則為不正千里毫釐不可不辨也易云
七日來復朋來無咎相違七年今始復來正得朋
無咎之時也請以復之時義與諸君籌之夫有失
而後有復聖人無復以其無失也今者之失既或
不免於分擾溷雜之為病則求復一言正所謂對

病之藥不可以不講也易為君子謀復其見天地之心良知者造化之靈樞天地之心也復之六爻皆發此義初復者復之始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一念初機不待遠而後復頴子之所以修身也學貴近仁二比於初謂之休復學務于恒三失於中正謂之頽復四處群陰之中志應於初謂之獨復敦復者服膺勿失篤於復也故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迷復者非迷而不復欲求復而失其所主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資有純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廿

駁故復有遠邇功有難易學之等也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藏於無有無之間靈樞默運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造化之全功也立此謂之真志証此謂之真修了此謂之真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吾人外此亦無復有求端用力之地矣初復則吉迷復則凶吉凶之樞可以立辨若復頭出頭沒悠悠卒歲不思挽回造化以收泰定之功生死到來何處度脫此吾人終身之憂可為痛哭流涕者也諸君志既相應當不以予為狂言留此請正

且為他日合併之左券云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嘉靖丁丑春暮予赴新安福田之會至則覺山洪子偕六邑諸子已顯顯然候予矣舊在城隅斗山精舍改卜於此蓋四月十八日也晝則大會于堂夜則聯誦會宿閣上各以所見所疑相與質問酬荅顯証默悟頗盡交終之益諸生風灑然有所興起可謂一時之盛矣凡餘十日而會解臨別諸友相與執簡乞言申飭將來以為身心行實之助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廿

且使知此學之有益不可以一日不講也嗟乎在之人所以病乎此學者以為迂濶臭腐縱言空論無補于身心也甚或以為立門戶崇黨與而侈置譁無關於行實也審若是則此學如懸疣附贅假途措寇謂之不講也固宜而其實若有未盡然者蓋吾人在世不能為枯木為濕灰必有性情之發耳目之施以濟日用不能逃諸虛空必有人倫庶物感應之迹有性情而不知節則將和蕩而淫矣有耳目而不知檢則將物交而引矣有人倫庶物

之交而不知防慎則將紊秩而勞類矣此近而講身不容一日而離則此學固不容以一日不講也且吾人之講學誠有迂濶而假借者也然此怯狃習之未除未可因此而并以此學為可鄙也世間豪傑之士亦有不待講學殺身而鮮失者矣然此特天資之偶合未可恃此而并以此學為可廢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况吾儕乎由前之說是徵啜噎之傷而欲廢其食由後之說是恃捷馳之足而欲棄其楫策也烏乎可哉然吾人今日之學亦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廿

八九年之間所任何事古人之學九年雖離師友而不返今諸君自謀果能離師友而不返否乎不肖與諸君視此果能無愧于心否乎年與時馳意同歲邁迄今不知早計復爾悠悠豈惟有負諸君規勸之意切恐聰明不逮私心謂何此身且無着落處其自負亦多矣漫復書此用答諸君申飭之雅并以告夫世之豪傑之士毋因吾黨之悠悠并欲隨聲鄙棄此學固吾道之幸也

桐川會約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廿一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廓郭公判廣德時肇建復初書院為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茲予赴水西斗山之期寓徑桐川州守中滄吳君為於向學多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既畢會使君懼其久而復廢因圖為月會之期乞言於予以為盟約且為諸生初學八門工夫予惟良知兩字是千聖從入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

曰走良知人人所同具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意
殺於欲包裏蓋藏不肯自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宣
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未嘗不自知肯將自
已所受之病一一向大賢面而陳說不任一毫包
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為足用為善
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醫猶
有可用藥處只緣宣王不自悔改所以竟為世上
庸君若肯遵依孟子之教改過遷善即可以俯視
諸雄為王者師不難也古云王不終不成器人不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

所望於吾黨也戒之勉之
約會同志疏
先師祠中舊有初八廿三會期頻年以來不肖時
常出赴東南之會動經旬月根本之地反致荒疎
心殊惻然人不可以不知學尤不可以不聞道會
所以講學明道非徒崇黨與立門戶而已也天之
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惟此一點靈明不
容自昧所謂本心也心之本體未嘗不善高明廣
大變化周流古今聖凡之所同也哲人雖萎遺教
尚存海內同志信而向者無慮千百翕然有風動
之概而吾鄉首善之區反若鬱晦而未暢寂寥而
無聞揆厥所由其端有二一者不肖在家之日少
精神未孚雖間一起會及乎外出旋復廢弛二者
不肖徒抱尚友之志修行無力凡心未忘雖有聖
解無以取信于人是皆不肖不能自靖有以致之
于人何尤也爰念先師良知之教人孰不聞能實
致其知者有幾凡所應感動靜食息常變逆順一
以良知出之不蔽于意欲者有幾天之所以與我

者何如而自待乃若是薄亦甚矣不肖精神向衰
創悔頗切亦覺有涇省履一脉精微僅存如綫其
所傳述得于面授自信頗真若不及時尋求法器
真肯發心者教單相與究明斯旨以圖遠業一綫
之緒將自此而絕譬之日之黃之離無從繼明倏爾
長夜此日夜拊膺疾首不容自己之苦心也况年
逾七十百念盡休一切遠涉塵勞不惟日力不逮
勢亦有所不能惟是一念改過不忍負于初志所
望同鄉諸友憐予苦心修舉月會之期以是月廿
三為始不肖雖有少出亦望互相主盟弗令復廢
日征月邁以熙光明而神變化庶于師門為無負
耳

龍谿王先生全集語錄卷三

門人 翟台思 俞堂子升甫校閱

宛陵觀復樓晤言

先生至宛陵會於觀復樓中諸生請問學善為善
為利之義先生曰學善之義昉於堯典為教學善
是生身受命之根網緼孕化嗜欲迴旋機不容已
但視其所主以為聖凡之分善者虛明湛然之恒
躰也利者晦濁黷然之容形也主於善為陽為公
主於利為陰為私故為善而不學善則善不積為
利而不學善則利不崇一以出神明一以興機變
善利之間所爭毫髮舜蹶之所由分也吾人今日
之學果能立定命根學善為善自鷄鳴而起以至
於旦晝所為常虛常明而無所汨乎抑或未免入
於利而有所牴牾也自一日以至于歲月之久果
能學善稅不容已常如平日之時手抑或未免反
復牴牾而失其初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顏子大勇顏

子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所謂孳孳也吾人今日之學時起時倒至於悠悠不能如顏子之勇是未得為善學也問觀復之說先生曰道有原而學有要復根於坤虛以昭之靜以育之虛極靜篤窮上而反下故能一陽為主於內萬物作而觀其復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齋心坐忘不為意見所牾故能屢空不遠而復蓋得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而後中學術之弊漸染積習蓋千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二

百年於此矣故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不能靜以貞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能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尚以為好意見不可無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為異學真所謂認賊為子溺於弊而不自知也諸友今日之會專寂若此此正一陽來復起九入聖之機若不

九龍紀誨

先生赴水西社生質聞之携諾友亟赴會所聚處數日頗盡相證之意九龍舊有會廼先生昔年所訂者請先生復蒞之弗果往爰錄晨夕誨語貽之同志以永佩服云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三

或叩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個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皆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亡而悅所謂禮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之機人心本樂本與萬物同躰朋來則遂其一躰之心故樂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遷世而無悶惟聖者能之學之大全也

或問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然則靜坐足以盡學乎先生曰學非專於靜坐亦甚難方坐體念頭作何安頓有所守即落方所無所着則墮頑空不守之守無着之着此中須有活潑之機存乎心悟非言思之所及也

先生曰昔者周順之為司業時予往白下信宿聚處順之請于予曰怡受吾師之教多年一切行持

不敢自恕但此心尚未得安頓處予笑曰吾子直
聲喧宇宙至誠格上下此子處未得安頓可謂切
問昔者温公大名播於夷狄獨此此子未有歸着
常念一中字以為得術乃復為中所繫縛將柰何
順之恍然若有所悟謂予曰若非吾師指破幾被
虛名誤了一生於自己性命有何關涉順之可謂
實修實證不為世套浮囂所籠罩者矣此鄉邦之
羽儀家庭之楷式凡同鄉後輩與一家之子姓所
當仰思企及益勉於學弗令昔人專美於前可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四

或叩顏子屢空之旨先生曰此是減擔法人心無
一物原是空空之躰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引
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躰更無巧法
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有牽扯放
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復者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先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
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
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是

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
斷一着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
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趨既不出矣
周潭汪子晤言

周潭子別予若干年茲予來赴水西之會始得相
會于敬亭山中見周潭子之學津津日進矣尚以
氣弱為患時有所滯扣予所聞以證交修予惟君
子之學在得其幾此幾無內外無寂感無起無不
起乃性命之原經綸之本常躰不易而應變無窮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五

譬之天樞居所而四時自運七政自齊未嘗有所
動也此幾之前更無收斂此幾之後更無發散蓋
常躰不易即所以為收斂寂而感也應變無窮即
所以為發散感而寂也恒寂恒感造化之所以恒
久而不已若此幾之前更加收斂即滯謂之沉空
此幾之後更加發散即流謂之溺境沉與溺雖所
趨不同其為未得生幾則一而已浩然之氣由集
義所生即是致良知即是獨知獨知者本來不息
之生幾也時時致其良知時時能握其幾所行時

時憊于心而浩然之氣自然盛大流行充塞無間
告子之不動心內境不出外境不入亦其定力所
致惟不致其良知所以有不得于心不求于氣之
病反將盛大之躰壅閉桎梏窒其時出之用是謂
義襲而取謂之暴氣此學術毫厘之辨不可以不
慎也周潭子學道二十餘年為性命之心無時不
切而尚以氣弱為患得無于生幾之說或有所未
盡悉與夫沉空者二乘之學也溺境者世俗之學
也周潭子之不為世俗之學斷然信之但恐二乘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六

水西精舍會語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會周潭汪子偕諸友
晨夕周旋浹旬而解汪子因次集所與答問之詞
執簡以請曰寧執侍先生久矣先是癸丑會於郡
城辱先生示以研幾之旨乃者溫繹舊聞幸賜新

知筆錄記存夫泥辭失意况不得其詞乎請賜覽
教玆收之以淑餘生惟懼躰認未真有虛言詮是
在小子先生乃於條次款下更加轉語以副所請
云

生生之謂易生生即天機一念萬年無一息非念
寢感皆念也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即是安排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
也日月至此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七

一念之微故曰千古聖學只在慎獨

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
之不必說如何是學

後世學術多端始提出心性之學來說破

有問懲忿窒慾是本躰功夫否曰人心只有是非
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畧過此子
其幾甚微懲忿窒慾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躰
的工夫

君子不息於誠懲忿窒慾正是不息於誠實用

此處正是研幾之學

吾人本是缺陋世界天缺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且不能保其完全一人之身髮踈齒落且不自保况身外之物乃欲一一求備亦惑甚矣

如此便能隨處洒然

君子處丑貴於有容不可太生揀擇天有晝夜地有險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蛇蝎不如是無以成並生之功只如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龍谿先生集卷之二

虎狼蛇蝎天豈盡殄滅他只處置有道驅之山林置之巖穴使不為害而已此便是包荒之學

工夫得手欲罷不能方不至頻失頻復

天攬直達流行雖有失纔覺便復自不至頻

陽明先師云凡看古人書只提掇良知二字畧為轉語便自分曉且如精義入神以致良知之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良知之德也過此以往良知之外更無知也窮神知化只是良知到熟處德之盛也

何等明明白白如好仁不好學學個甚麼蓋好仁

而不在良知上學其蔽為愚六者皆然可不費詞說而自明矣

良知是貫串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註脚若以知識為良何啻千里

纏繞的要脫洒放肆的要收斂方是善學

信得良知及時時是脫洒時時是收斂方不落

對治

過化存神二者相因過化則無迹而神常存存神則無方而過常化

龍谿先生集卷之三

工夫只一處用致知在格物致知便是存神格物便是過化

聽人誦書鼓琴可以驗心之存否工夫之疎密此日可見之行

吾人終日忘處踈處多須時時照察始見

吾人生知安行却用困勉工夫令以困勉之資乃合下要討生知安行受用豈可得乎

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眾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攬直達

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

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

作意矜持如仰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機盎然出之方不落矜持

顏子欲罷不能非是不肯罷直是無歇手處

吾人今日之學只要減擔減得輕方知省力處減得盡方知無可着力處

世間只要添擔子非豪傑之士全體放得下未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十一

足語此

古人說箇凝命凝道凝字極可玩味此是真切積累工夫如此行持而真樞不透露者未之有也

真樞透露即是疑若真樞透露前有箇疑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鳴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鳴臚以後議者十之九

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入故不得而見也

不務掩飾包裹心事光明是狂者得力處顏子

不遠復常立於無過之地方是正本澄源之功若以失自解則過愈甚矣

人生而靜是從混沌立根基後天而奉天時也先天之學不容說

告子乃二乘禪定之學莊子乃上乘之學但精一未至未免於狂

致良知是從生樞入手乃是見性之學不落禪定生樞無間可息時時是克念狂不足以當之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十一

或問間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從真樞上用功自無此病

戒懼如臨溪履薄繞轉眼失脚便會喪身失命焉得有間思雜慮未

不秋冬則散漫何以成翕聚不春夏則偏枯何以成發育

闔關往來方是全軀之學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周潭自見常念天下無一非皆多少忿戾

此是義皇世界然須明白是非以消忿戾方是
挽回義皇手段

三自反我未嘗得罪於人而人來犯我方可以語
不校

此反身之學

問處家責善而義不行於族人奈何曰家庭之間
恩常掩義難以直遂會須寬裕調和使之默化

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
曲成之學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十二

舜為君禹為將出師以征有苗豈有不是處伯益
猶以滿損謙益為戒可謂自反之至矣

蓋天下無皆非之理纔見人不是便是滿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檢點自己嚴密則責辯人自
輕不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正已而不求諸人不怨不尤原是孔門宗法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荅云真實用功落第
二義亦不妨

助長自是告子之病吾人只是意見上轉換何

曾助得來

人心要虛惟虛集通常使習中諸路無些子積滯
方是學

虛即是道體虛故神有物便實而不化

問三子異於孔子天資不同乎學力不同乎曰兼
有之

大抵聖人而下各以資之所近為學

問知及仁守而猶有不莊不以禮之疵何也此是
古人精一無盡之學知字甚重譬之一室身心俱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十三

到在此方是知及之仁守則常常住在此誠住在此
此此子疎漏處都照管得完全

要之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只是知到熟處
非有二也

避惡人使惡不至甚亦是愛他非絕之也
此便是一體之仁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似為有見之言曰是尚未免
認氣為道若以清虛一大為道則濁者實者散殊

者獨非道乎

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不滯於氣惟體道者能知之

有生於無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無聲無臭原是萬有之基

一友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是多一照也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即照何更索照照而不隨何待於返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知應物亦然此無內外之學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十四

北海玄珠忘處得之說會中多信不及其信者亦以為發得大早曰忘是對助而言郭橐駝種樹時也若子置也若棄忘即棄之義也且此言為用功者說為執著凝滯者說不然又為痴人前說夢矣忘則澄然無事工夫方平等不起爐竈

成性存存不離感應有事無事皆感應之迹也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然往來不失常度便是存之之法

金波晤言

潁陽趙子將之京候先生于武林之金波園請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為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債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為欲其幾甚微其為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先生曰昔上蔡公數年去得一矜字伊川歎其善學今以名為大欲思有以去之譬之捕賊得其賊証會有廓清之期矣然此只是從知識點檢得來若信得良知及時時時從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陽一出魑魅魍魎自無所遁其形尚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十一

何諸欲之為患乎此便是端本澄源之學趙子請問良知知識之異先生曰知一也根於良則為本來之真依於識則為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躰識有區別譬之明鏡之照物鏡躰本虛妍媸黑白自往來於虛躰之中無加減也若妍媸黑白之跡滯而不化鏡躰反為所蔽矣鏡躰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謂良知也變識為知識乃知之用認識為知識乃知之賊回賜之學以分也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有

君子小人之異先生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為己皆是為義若有為利為人之心何足以為儒子夏處文學之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有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箇硜硜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為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恣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荅南明汪子問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問書曰任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巫稱無思無為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為良則思為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也顧其上求不可思議即一念起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盤矣吾道一而已矣即佛氏亦以不二為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為職而得失係之故

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任聖言思之本於齊也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願可少哉然而易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與詩書孟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決之疑案學者將何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曰却好用功則已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統被鬼神觀破便咎以為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所慮一出於自然而未嘗有別思別慮我何容心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畢照日月何容心焉既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而一致此即伊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言也無思者非不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通微則不能無不通感而寂也此即康節所謂未起之思慮起即懂懂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而義益明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簡易睿之謂也良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惠能曰不思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善不思惡却又不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門也若則輪則為聲聞之斷見矣夫良知不學而知即一念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盡於詩書者也會須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疑而折毫釐之辨也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後之戒慎恐懼宛然祖述憲章顧孔氏疏水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即曾子春風沂水獨當聖心蓋其樂也濂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時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則懼得則樂之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乃今專事戒慎恐懼涉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顧聞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洒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

此躰不失此活潑脫洒之機非有加也戒慎恐懼是祖述憲章之心法孔之疏飲顏之簞瓢點之春風沂泳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慎恐懼非是矜持即堯舜之兢兢業業不覩不聞非以時言也即吾心之本躰所謂修道也戒慎恐懼乎其所以不覩不聞

是合本躰功夫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懼與樂非二也活潑脫洒由于本躰之常存本躰常存由于戒慎恐懼之無間樂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樂至于忘始為真樂故曰至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九

樂無樂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指明道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同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

問夫子賢于堯舜釋之者則以為聖不異而異于事功竊意門人稱誦于當時非事功以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於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為時中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堯舜之德大執至矣借曰絕四未之前聞故自生

民以來未有感於孔子者也顏氏得之而為約
禮曾氏得之而為格物並得其宗夫約而復之
守之謂也猶難語時格物則皆中節矣乎當其
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名孔子為聖之
時原其始必歸重于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
中不涉將迎不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
欲不踰矩是已即物格知致而止至善果即得
時中乎其未邪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三十一
昔者門人稱夫子曰賢于堯舜堯舜未易賢也釋

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
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密而用意渺
况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鑄鑄中
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邈焉踈渺之迹似若
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
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有槩于其中者矣此
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孟子歷叙聖賢之傳
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
好古堯舜固其所祖述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

蕩蕩巍巍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源區區欲以
刪述章憲蓋之淺之乎其言之也良知二字入聖
微稅執事謂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稱
聖之時必歸重于智其所尊信可知矣良知絕四
不涉將迎不存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
踰矩即良知也顏之約禮約此而已曾之格物格
此而已纔有意必纔屬擬議即非時中即非致良
知也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執事既信得良
知如此之深從前種種特其見解一切功業文章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堯只今惟求一醒一念靈明直趨堯舜上維千百
年道脉之傳始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

荅中淮吳子問
問聖人之學惟在致良知是矣然人見食則知
食見色則知好有痛痒則知拊摩皆出天性不
可不謂良知也若即是為良知與食色性也生
之謂性何異若曰別是一知與良知不同是二
知也人無二心則宜無二知敢請所以

人生而靜天命之性也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感
物而動動即為欲非生理之本然矣見食知食見
色知好可謂之知不得謂之良知良知自有天則
隨時酌損不可得而過也孟子云口之於味目之
於色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天命
之謂性若徒知食色為生之性而不知性之出于
天將流於欲而無節君子不謂之性也此章正是
關告子之斷案告子自謂性無善無不善故以湍
水為喻可以決之東西而流若知性之本善一念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靈明自見天則如水之就下不可決之而流也知
一也不動于欲則為天性之知動于欲則非良矣
告子之學亦是聖門別派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
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若致良知功夫性無
內外良知亦徹內外心即是寂然之體意即是感
通之用常寂常感常寂更無有不得時也告
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子七篇惟與告
子論學最精以為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不惟不知
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
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即見孺子而測隱見
委整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
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者
何異豈以纔善便有不善未免滯于一偏故混
言為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有所不得已而姑
為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無
善無不善辭同而意實殊也然否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孟子道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
非專為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
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為至善
非慮其滯於一偏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
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性無善無不
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為善為不善似指作用
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
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為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群
盲摸象各得一端不能觀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

愚不移三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于直指本原微于蒸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指為性善說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為救弊之言也而諸子之議乃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可以言惡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論若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為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執見而歸於大同不得已之苦心也

問先儒謂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吾人日月百為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廿四

萬感紛紛擾擾此心未免逐物安得常靜豈非太公順應不與已私雖紛紛擾擾而心固未嘗勞與此聖人地位也初學下手宜何如為功
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太公順應非是見成享用聖人地位正是初學下手處以其自私須學個太公用智須

學個順應濂溪傳諸明道則為定性性無內外無將迎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此千聖學脈也

問王道若精金美玉纔有苟且欲速之念便屬伯境今之仕者文檄旁午日不足繼之夜豈無苟且欲速之念是伯功矣一一熟思緩處則積業盈几務益壅焉古人鳴琴而治其道何居又有日晏不食握髮吐哺者又何焦勞匪懈也豈古人之才有兩未至亦為政者所必爾乎願先生教我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廿五

精金美玉喻為王道苟且欲速等為霸功亦槩言之耳未究其義天之行度一日一周天急不得此子緩不得此子人心如天樞之運急便是過緩便是不及苟且欲速急之病也因循怠廢緩之言也不急不緩容符天度是為王道反之則為霸術王霸之辨存乎心之誠偽而已誠則無事偽則多事誠則心逸而日休偽則心勞而日拙時非上古今之為政者處於多事之衝文檄之往來簿書之盈積孰有所不免苟能以誠心出之不為毀譽利害

動隨其才之所能及權其緩急漸次料
志日崇而業日廣體常舒而事益辦盤錯萬端
迎刃而解此正格物日可見之行所謂即此是學
苟徒以偽心乘之施為無漸緩急失宜眩於毀譽
惕於利害謀其力之所不及強其才之所不能慮
雜而幾愈叢謀踈而務愈繁日不足繼之夜亦徒
勞耳故為政者以立誠為主才以濟之誠與才合
法天之行無事于心若風之被物無心于事若日
之行空雖終日鳴琴而治逸而不知其為逸雖日
晏不遑暇食勞而不知其為勞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廿六

書累語簡端錄

吾友石居陸子老而好學每讀書有得累而筆之
呈寫就正于余靳得一言印可庶不謬於所從因
為漫書簡端以荅其意在石居不為無見時有未
融不妨隨時証悟若其篤信謹守耻為綺語以滋
論說宗黨後進信其為敦行君子可以為難矣
曾子曰吾一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明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先生曰先儒謂此未聞一貫時之學主忠信原
是孔氏相傳指訣若逐事如此省求便不歸一
只平平說去石居以善字貫入此三者大學之
張本似非本旨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

學莫先於辨志夫子自謂十五而志于學其志
定矣志定而學半遲之十年而後能立立者立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廿七

志也遲之十年而後能不惑不惑者志無疑也
又遲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又遲
之十年而後能耳順志順逆也順與逆對耳
順猶所謂無逆耳也耳順加于知命之上層
溪于一層天命渾然了無分別未知天命世間
逆順諸境猶有分別心在夫子曰自吾得子路
惡聲不入于耳此猶未能耳順時事至於知命
則分別不生而順逆始忘其聞於人之聲虛已
以應將天下譽之而不加喜天下非之而不加

戚又何惡聲之足云此夫子獨覺其進有不可
躡等而窺者矣從心者縱心也雖至于從心所
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非能有加也是所
謂經歷之次第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泥於居方是為典要不器便是變動不居
之學器為方圓不器是為無方圓之規矩主敬
行恕王是不器功夫非可以器言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張謐先生全集 卷之三

廿八

子貢以言語觀聖人是急於言者非言之難而
行之難也故孔子以此警之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
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

嘗生未嘗死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道器合一文章即性與天道不可見者非有二

也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
得之異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隣而與之
人皆謂高率直少禮觀諸乞醢儘是委曲蓋美
之也朱子以為掠美市恩非肯若謂物我兩忘
不止於直亦是過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學也

孔門之學惟在主忠信好學是保任忠信功夫

張謐先生全集 卷之三

廿九

若忠信之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石
居謂性相近習相遠亦是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有君道非是專指天子凡諸侯卿大夫臨
民皆南面繫言之也

子謂子貢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有君子小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君子之
儒必信必果是小人之儒孔門之徒皆是為已
為義但有小大之分子夏篤信謹守規模缺

未免經經故天子以是開之若為人為利何退謂之儒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道無窮盡無方躰顏子合下發心在道思欲跳身而入嘗仰鑽瞻忽以求之而道愈遠及領夫子循循博約之教使之反身而求不求之道而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廿

求之我道之可見謂之文文散於萬故曰博博文我博之也其不可見謂之禮禮原於一故曰約約禮我約之也幾不容已力不容息只從身上印證見得道理隱然呈露非有非無卓然如立于前然後知道之本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求也本無方躰而不可以方躰求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向之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顏子至此始有真實之見矣是即望道未見之意非未達一間也喟然一嘆千聖絕學顏子

而學遂亡矣故曰未聞好學者也石居以博文約禮為孔門第二義以卓爾為效雖欲從之為與道未相渾一似非本旨

子曰田也其庶乎屢空

空者道之躰也愚魯辟彥皆滯于氣質故未能空顏子氣質消融渣滓混化心中不留一物故能屢空石居謂湛然虛明三月不違時也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故屢空聖人則為全躰之空仁之至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廿一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克己猶云修己是克治之意己即由己之己傳以己為身之私既克去之又欲由之是二己也天下歸仁言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是為仁之功非與之以效言也為仁由己反己之學也石居謂此是孔門心學克己克心之已復禮復心之禮意見亦好
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視聽言動所謂已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已之功非禮非淫聲惡色之謂指一念妄動而言顏子視聽無非禮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遠而復言動亦然禮也者理也天理之節文也四勿正是竭才用力字義不必改勿為弗復禮所以為仁也顏子合下信得仁躰觀躰承當所以為乾道也仲子未能合下承當須從敬恕求之而後得所以為坤道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三十二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惟知自反無怨于家邦是為仁之功孔門不怨天不尤人之家法若求家邦無怨于我使之自考是以致言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性情之正非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中無主抱不決之疑方是惑是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

上達只在下學中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極精極微皆下學事口之所不能言力之所不能致心思之所不能及謂之上達石居引天德王道陰陽迭運莫知其神為證似不切其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夫子之上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下學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是四時百物即天命所在顯微無間之義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廿一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先師云稱是名稱其實之稱沒世而名不稱生猶可補死則無及也故以為疾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大德不踰閑守經之謂也小德出入行權以正其經也意亦好然經權無

定位大德亦有行權時小德亦有守經時未可執一吾人但得大段主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一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

節目未透大德攪開此或悟後語若以小德出入為疵似過求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無智巧無技能神氣自足智慧自生才能自長非有所加也大人通達萬變惟不失此而已若不待神氣之足而助之生長強開其知識益其技能是鑿竅於混沌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收其放心是失後功夫不失是未嘗放也

龍溪集卷之三

廿四

口之於味也一章

此是孟子發明性命合一之學性是心之生攪命是心之天則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五者性之不容已者也然有命存焉立命所以盡性苟縱其性而不知節則天則毀矣是認欲為性不知天命之性故曰不謂性也仁屬於父子義屬於君臣禮屬於賓主智屬於賢者聖人信屬於天道五者命之不容已者也然有性存焉盡性所以立命苟

委於命而不知反則生攪息是認數為命而不知

天性之命故曰不謂命也由前言之以命為重而性歸於命不可得而縱也由後言之以性為重而命歸於性不可得而委也抑揚反覆見性之本善力救告子楊墨詖淫蔽陷之失夫食色之性同于犬羊是知命也仁義之害至於無父無君是知性也正人心息邪說孟子救世之功至比於遏洪水驅猛獸功不在禹下非空言也若云養則付命於天道則成於已分屬氣質義理之性非合一之旨也

龍溪集卷之三

廿五

質義理之性非合一之旨也

龍谿王先生全集語錄卷四

門人 焦玄鑑仲明甫編輯
杜 質維誠甫校閱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李子達入省不遇先期遣人之克峰約教吾魏子出市汊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謂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通適可平謂時常應感行云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茫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二境受病然不同正好相資為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攪偶定非是寂然之躰須見得寂躰是未談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平原從見上承領過未未會理會得寂躰真攪行云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茫茫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篤恭氣象原是吾人本領功夫此處得個悟入方為有本之學不然只成美精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四

一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四

二

魂二子皆有省及晨懸望敬吾舟來二子眈眈不休先生曰古人說個誠意又說個正心此中煞有理會樂善取友無些子虛假豈不是誠意若眈眈不已心中多着了些子意思見在功夫反為牽擾便是有所好樂便不得其正此處正好躰當用功敬吾至請曰亮傾慕多年今始得會徐成身徐邦中諸友每傳至教私淑久矣亮最初從事養生之術後聞同志講致良知之說始有志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未免依傍而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便落茫茫時時照管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如何則可先生曰此總是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已謂信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攪運轉變化云為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忌憚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纔為道義名節所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不得真小人為善而近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信得良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

節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
則也養生家不趨脫則不能成丹吾儒之學不趨
脫則不能入聖子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有趨歸
聞先生已入省復亟趨南浦相會因自陳日未用
功請正先生曰吾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衆
人瑣瓊伎倆自不同但未免為氣魄所勝功夫未
能時時入微相別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漸細
願既得魏子諸同志相觀相處互相鞭策一日千
里當有望也若覺相未忘到底不忘照管永無趨
脫之期懸崖撒手直下承當若撒不得手捨不得
性命終是承當未得在誠相與密叅之他日再見
有以復我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三

與三峯劉子問答

先生入安成語三峯劉子曰不肖與兄同事夫子
餘四十年兄好學清修不受汚染向處臺端不數
月即拂衣歸山此豈常情所能測兄保身如瑩玉
如幽蘭但過于自愛大會中不屑時赴未免有揀
擇心在此亦清修中一魔事先師倡明此學精神

奔豚羊在江右故江右同志諸兄傳法者衆興起
聚會存在有之雖未能盡保必為聖賢風聲鼓舞
比之他省氣象自別不可誣也弟此番入境殊覺
悵然善山洛村久矣捐背東廓雙江明水念庵瑤
湖曾江先後殞落同志寥寥如群蜂失主亂飛亂
集聚散靡常無從收攝盛衰消息時乃天道歲犯
龍蛇亦吾道之一否也獅泉長兄四五歲雖志學
不急亦既老矣方今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四

聖君賢相掃清仕路願去常調山中遺逸不次舉
用如兄與踈山偕所諸同志皆在舉中豈非清明
盛事耶劉子即以出處事謀于先生先生曰出處
係兄一念自決非人所能與此件物不由人輕看
得不由人重看得君相協心孜孜與理欲使野無
遺賢百餘年來無此舉動世風士習勸勵興發補
益不小于此看得不緊要畧萌忽易之心便是抗
元歸二十餘年年已七十矣恬澹寂寞聊以自全
原無一毫外慕之意陡然遇此稀有事畧增了一
分精彩不能以平處之便是矜抗與矜皆是良知

上有增減有輕重皆非天則或謂君相感舉不可辜負必以出為是或謂山中苦節已二十餘年務須終始成章以明初志必以不出為是皆是滯形迹未免意必之私不足以見天則也出處且置諸公相繼云亡老師學脉不絕如綫吾人後死者不與出頭擔當後將誰賴望兄捨身為衆不忍作自了漢去此一魔教學相長使海內同志得所依歸固凡一軀不容已之情亦先師學脉也

與獅泉劉子問答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五

先生抵廬陵獅泉劉子趨候于舟中問所看請正易蘊何如先生曰兄之易蘊未必一一準易間以己意參錯發明其間儘有格言然尚未能離億說虛懷觀之自見劉子曰人之生有命有性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為者也故須出頭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運化常知不落念所以立軀也常運不成念所以致用也二者不可相離必兼脩而後可為學見在良知似與聖人良知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向在玄潭念庵曾亦紀其涯畧先

師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見在而言見在良知與聖人未嘗不同所不同者能致與不能致耳且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原無差別但限於所見故有小大之殊若謂見在良知與聖人不同便有汚染便須修証又如入聖良知即是主宰即是流行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故致知功夫只有一處用若說要出頭運化要下落念不成念如此分疏即是二用二即是支離只成意象紛紛到底不能歸一到底未有脫手之期劉子曰近來亦覺破此病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六

但用得慣熟以為得力一時未忘得在先生曰兄但忘却分別二見功夫自然歸一只此便是脫手受用更無等待也老師提出此箇宗旨費盡多少苦心吾人不肯實落用功使此學不能光顯于世自是吾人罪過予與兄皆老矣不是分疏見解時節惟彼此默默自修自証自悟延此一綫脉路不至擔悞後學庶可報答師恩耳

答退齋林子問

退齋林子請曰聖賢之學毋自欺而已馴而不息

時乃日新其將以是為教也蓋終訓之先生曰經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心之本躰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本明不須假借隨感而應莫非自然王霸誠偽之梟辨於此矣聖賢之學惟自信得此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邈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易簡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于外動于榮辱則以毀譽為是非惕于利害則以得失為是非挽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是所謂種莠稗而求嘉穀之報吾見其惑也林子曰人有謂未須講學且務實行何如先生曰斯言似是而非君子之講學非徒教人也自求其益而已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自求其益則雖終日與朋友論議孰非為已實事相觀相正自不容己蓋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原是萬物一躰之仁誨人倦時即是學有厭

處非兩事也今慮徒講之無益而併欲緩其講學之功不幾于因噎而廢食已乎久將自怠亦恐漸成墮落非以仁為己任者矣不可不察也

東遊會語

甲子暮春先生赴水西之會道出陽羨時楚侗耿子校文宜與晨啓堂吏入報矍然離座曰異哉亟出訪握手相視惟若平生笑謂先生曰晚著得玄之繇曰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此何兆也心擬徵之忽報先生至平生心事通於神明天假之緣非偶然也先生曰道共百年彼此傾注今日之兆於不肖誠不敢當於公信道之篤好善之誠神之聽之亦已久矣不利涉大川者何也以剛乘險恐傷于所恃吾人終日不可忘戒懼之心天之示人深矣相與參互究繹闡揚宗教爰次其問答之語如左云

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

箇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
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成賊為害尤甚不得不嚴
為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箇義非義則仁之道無由
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老佛之教滯
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
以禮為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
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至分心理為兩事陽
明先生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
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

龍谷先生集

卷之四

九

言若人殊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先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氣
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
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
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
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着喚醒人心
尤為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楚侗子曰僕于陽明之學初聞不惟不信反加訾
議所以興起信心全在楚宦舍弟舍弟資性拙鈍

既不能讀書又不曾理家苦苦在山中靜坐本箇
出頭致成血疾一旦忽然開悟會中了然無滯礙
凡四書六經未嘗經目之言與之語當下曉了多
世儒所不道語家君平時守此繩墨行些好事舍
弟皆以為小廢曲謹未免陪奉人情與自己性分
無有干涉深信陽明先生之學為千聖的傳人無
知者僕因將遺言體貼在身分上細細理會簡易
明白愈尋究愈覺無窮益信舍弟之言不我誣也
故信之獨深

龍谷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一

先生曰楚宦子此悟不由文義意識而得乃是心
悟冰依通解悟也

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
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上
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
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
却在本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
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
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

耳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推
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
馬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
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
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
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
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
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一

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
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
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
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為
非是不思不為念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
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
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
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
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歲釋典有餘

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
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
騁不得一此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此
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
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
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
覆耳

楚侗子問造化有無相生之旨何如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一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為學
造者自無而顯于有化者自有而歸于無不造則
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地
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于無無時不造無時不
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于食息微
眇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
自不容已矣

楚侗子曰僕于一切交承應感一毫不敢放過不
是學箇小廉曲謹惟求盡此心而已固非以此為
高也

先生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名似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吾盡精微功夫蓋一毫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畧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嘗有一毫外飾要人道好之心此是古人致曲之學從一根生意達之枝葉自然平滿者也世間小廉曲謹却是不從一根上充去未免在枝葉上打點周旋有箇要人道好之心到底落在鄉愿窠臼裏此學術真假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一

楚侗子曰程門以靜坐為善學與孔門之教不同豈以時有古今教法亦從而異耶

先生曰孔門教人之法見于禮經其言曰辨志樂群親師取友謂之小成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嘗有靜坐之說靜坐之說起于二氏學者始相沿而不自覺耳古人自幼便有學使之收心養性立定基本及至成人隨時隨地從事于學各有所成後世學絕教衰自幼不知所養薰染于功利之習全體精神奔放在外不知心性為何物所謂欲反

其性情而無從入可哀也已程門見人靜坐便以為善學蓋使之收攝精神向裏尋求亦是方便法門先師所謂因以補小學一段功夫也若見得致知工夫下落各各隨分做去在靜處體玩也好在事上磨察也好譬諸草木之生但得根株着土遇着和風暖日固是長養他的遇着嚴霜烈日亦是堅凝他的蓋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便是孔門教法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動便是着靜均之為不得所養欲望其有成也難矣哉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十四

楚侗子曰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義何如先生曰蒙亨蒙有亨道蒙不是不好的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攪次其中默充養純氣日是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故曰童蒙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遂開混沌之窠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愈遠所謂非徒無益而反

善之也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還蒙體種種知識
伎能外誘盡行屏絕從混沌立根不為七竅之所
鑿充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脉路蒙之所
由以亨也

楚侗子曰荆川先生出處大節可貴金石可質鬼
神予信之甚真荆川在山苦節人人以為甚奇此
猶勵行者所能及後來出山一番真心任事不顧
毀譽不避形迹不論成敗惟求其心之所安非惟
世人議之相知中亦若有不滿意此正所謂其愚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十五

不可及也

先生曰荆川氣魄擔當大救世心切以身殉世犯
手做去毀譽成敗一切置之度外此豈世之謏謗
者能窺其際耶不肖與荆川有千古心期使天不
奪之速不論在山出山尚有無窮事業可做而今
已矣惜哉

楚侗子曰吾人工夫日間應酬良知時時照察覺
做得主臨睡時應酬已往神倦思沉不覺瞑目一
此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夜而知

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睡時
神思恍惚氣魄全靠不著故無可用力處古人云
德修罔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
入微公案罔覺之覺始為真覺不知之知始為真
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撐此中須得箇悟入處始能
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清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
思昏倦夜間夢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
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即
是先兆非睡魔也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十六

楚侗子曰海內如公與念庵雖身處山林頂天立
地關係世教不小舊讀念庵冬遊記句句寫出肝
肺針針刺入骨髓並無些子文義湊泊見解纏繞
其心甚虛其信受甚篤乃是我公真精神相逼迫
當機不放空前時中的能使之然繼續讀二夏遊
記反覺意思周羅未免牽于文義泥于見解殊少
灑然超脫之興心亦不甚虛信受處亦覺少緩或
是公之精神放鬆些子時有不中的所在感應之
機甚神衛武公年九十猶不忘箴警此區區數年

誠信公之心無他故直以相聞欲公做箇真聖人今吾黨永有所歸依耳

先生曰不肖修行無力放鬆之病生於托大初看以為無傷不知漸成墮落誠為辜負相知然此生固已舍身在此件事上討結果更無別事可做亦自信其心而已世間人不肯成人之美往往面諛而背謗者多非公愛我信我望我之至肯以此血誠之言相聞耶不肖深懣托大之病只起于一念因循後來光景已無多反覆創艾會有收攝之期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七

留都會紀

嘉靖乙丑春先生之留都抵白下門司馬克齋李子出邀於路遂入城偕諸同志大會於新泉之為仁堂上下古今叅伍答問默觀顯證各有所發爰述而紀之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有二云學須

當下認識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管下工夫直達不犯纖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先生曰此可兩言而快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此頓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修或修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實悟修須真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繫泊皆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十八

晚上承當格套上模擬皆是泥象而求非真修也實悟者識自本心如啞子得夢意中了了無舉似處真修者體自本性如病人求醫念中切切無等待處悟而不修玩弄精蒐修而不悟增益虛妄二者名號種種究而言之致良知三字盡之良知是本體於此能日著日察即是悟致知是工夫於此能勿助勿忘即是修但恐吾人聽得良知慣熟說得致知容易把作尋常話頭抹過耳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先生曰當下

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日挨來換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楚侗子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箇真正藥方但少一箇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這箇引子致知工夫方不落小家相先生曰這一箇引子是良知藥物中原有的不從外得良知是性之靈原是以萬物為一體明明德於天下原是一體

龍谿先生集

卷之四

十九

不容己之生機非以虛意見承當得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誠意正心以修身各親親長長以齊家之謂也是將此靈性發揮昭揭於天下欲使物物皆在我光明普照之中無些子昏昧間隔即仁覆天下之謂也是舉全體一句道盡纔有一毫昏昧間隔便是癢痺便是吾仁有未盡處一體故也

楚侗子送先生至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為別先生曰子常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

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楚侗子躍然曰得之矣

楚侗子曰羅近溪常謂當下承當得便是了細細勘來覺他還有踈脫時在先生曰近溪之學已得其大轉機亦圓自謂無所滯矣然尚未離見在雖云全體放下亦從見上承當過來到毀譽利害真境相逼尚不免有動他却將動處亦把作真性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即菩提與吾儒盡精微時時緝熙功夫尚隔一塵此須觀體相觀非可以口舌爭也

龍谿先生集

卷之四

二十

先生謂克齋李子曰先師生平才力氣魄惟南野兄得其涯埃兄庶幾近之兄從來有擔負世界之志不肯做小家當然密窺兄種種作用還是天資好處成就得來若謂學問之功更須有高量在吾人之學不曾從源頭判斷得一審本念與欲念未

免夾帶過去此等處良知未嘗不明到本念主張
不起時欲念消斂不下時便因循依阿默默放他
出路聞兄在家時因事養生得箇入路然此亦只
是養生一路入精神稍斂氣機偶定未可以此便
為得手如此行持只是安樂法曾中渣滓澄汰未
淨未見有字泰收功之期源頭上不得清徹種種
才力氣魄只在功利窠臼裏增得一番藩籬與先
師良知宗旨尚隔幾重公案未可草草承當也留
都豪傑聚會之區向學者衆拾來善類主張道脉

龍谿先生集

卷之四

二十一

只了人事做人亦只了人事酬之感應之機甚
神不可誣也欲愛惜精神莫如親朋友終日與朋
友相對宴安怠惰之氣自無所容精神自然充實
光輝日著日察相觀而善只此便是致知實學亦
便是吾儒養生正脉路若只以避人事為愛養精
神積間成懶積懶成衰悠悠縱逸暗地損傷特不
自覺耳戶樞不朽流水不淤自強不息君子所以
法天也

龍谿先生集

卷之四

三十一

大衆應酬與棲心獨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有失此一點靈明不為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點靈明不為境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為情遷緣此一點靈明窮天窮地窮四海窮萬古本無加損本無得喪是自己性命之根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往來猶如晝夜應緣而生無生之樂緣盡而死無死之悲方為任生死超生死方能不被生死魔所忙亂生死且然况身外種種世法好事又烏足為吾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三三

之加損哉兄於此果得箇悟入之路此一點靈明做得主方是歸根真消息這一點靈明體雖常寂用則隨緣譬如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全體放得下方全體提得起予奪縱橫種種無礙才為達才不為才使識為真識不為識轉談說理道不滯於詮撰述文詞不溺於藝向來拋在無事甲中到此種種見在化臭腐為神奇皆此一點靈明隨緣變見而精神氣魄自然百倍於前一日亦可百年亦可獨來獨往動與天游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

金愈收欽愈暢達愈沉寂愈光輝此是吾人究竟法到此方是大豪傑作用方不負為此一大事因緣出世一番也

三渠王子出訪見先生容色未衰扣有術乎曰無之所守者師承之學耳未幾之中于聖學脉腎家以喜怒過縱為內傷憂思過鬱為內傷縱則神馳鬱則神滯皆足以致疾眼昏色不知節神便着在色上耳聽聲不知節神便着在聲上久久皆足以損神致疾但人不自覺耳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三十四

聰明內守不著於外始有未幾之中有未幾之中始有發而中節之和神凝氣裕冲衍訢合天地萬物且不能違宿疾普消特其餘事耳此保命要身第一義世間小術名為養生實則傷生之媒公殆勘破久矣不足學也

敬庵許子問謙之說先生曰易為君子謀謙之六爻無凶德故君子尚之謙者內止於理而外順於事止者心之本體順而不止則為足恭外面種種貶損退讓未免有箇媚世之心於事反不順古人

以涉川行師獲謙之例其旨微矣故君子之學貴知止

濂濱張子曰今日諸公皆說致良知天下古今事物之變無窮若謂單單只致良知便了當得聖學實是信不及先生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不但後世信此不及雖在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便已信不及未免外求未免在多學多聞多見上湊補助義當時惟顏子信得此及只在心性上用工孔子稱其好學只在自已怒與過上不遷不貳此與多學多

聖賢全集

卷之四

二十五

聞多見有何干涉孔子明明說破以多學而識為非以聞見擇識為知之次所謂一所謂知之上何所指也孟子願學孔子提出良知示人又以夜氣虛明發明宗要只此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為且晝浩亡便是致知只此便是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了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

聖賢全集

卷之四

二十六

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洽之契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若兩路孔子何故非之以誤初學之人而以聞見為第二義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蔽蘇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充蔽蘇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致庵許子曰語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說者謂孔子因子路強不知以為知故誨以知之之道此義何如濂濱子謂知之為知之固是致良知不知為不知不強以為知亦是致良知於此求之又可知之理到功夫熟後自有箇無所不知時在
非謂只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變便可了得聖學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於人心事先明一毫不肯自欺信未過處連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強

不知以為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
須行着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
將就過去若見在知不得的要須條去去智還他
不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攪攪過來以此兩
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問禮問官
之類為不知知得該問便是知之間過便是知了
皆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畢竟不能知
或畢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
之內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
深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能
嘗能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淫
鄙譎詐之習賢者所不道甚至堯舜之知不務備
物夔契之事不求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於此
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語非誨由本旨
也學者惑于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之說畧於其所
不可不知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
少閒浪蕩精神幹了多少沒爬鼻勾當埋沒了多

龍谿先生集

卷之四

二十七

少忒聰明豪傑一毫無補于身心方且傲然自以
為知學可哀也已
敬庵子曰古人云一得未得既得矣復有所失何
也先生曰吾人之學患無所得既得後保任工夫
自不容已且道得是得箇麼此非意解所及擇
乎中庸不能蒼月守便是忘却保任工夫亦便是
得處欠穩在堯舜競業無怠無荒文王勉翼亦臨
亦保方是真得方是真保任學至大成始能強立
不反放得大早自是學者大病吾儕所當深省也
龍谿先生集 卷之四 二八
桂巖顧子曰闕自幼氣體薄劣屬意養生今雖有
志聖學養生一念尚未能忘先生曰吾人今日所
講是何學喜怒哀樂稍不中節皆足以致疾戒慎
恐懼則神住神住則氣任精住雖曰養德而養生
亦在其中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世人傷生以其
生生之厚子惟專志聖學將從前一切養生知見
伎倆盡情拋捨潔淨淨一毫不復蘊于胸中如
此精專方見有用力處方見有得力處久久行
方見有無可用力處苟情存養生一念志便

不惟不能養生聖學亦被擔閣無從究竟所謂兩失之也

龍山張子曰遂從遊幾二十年數年始克一見今幸晨夕相依更望有以進之庶不辜負此生耳先生曰子天資本朴厚專志勤學于道不為無見一種孳孳親愛朋友之心出于至誠人亦自以至誠相與不忍有欺但依依阿阿未免有箇道學相一切上下交承人人以道學目之雖若不忍欺未免少敬畏之意吾人在世既為此學豈能一時離得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二十九

朋友然相與各有機緣不由人強親得不由人強疎得若我親愛朋友之心不忘機動自然相投緣遇自然相合若一時機緣未契且須平懷寬以居之順以應之方為不失已久亦有感孚處不至失人所謂只此是學恂慄威儀親賢樂利人不能忘德盛致然非聲音笑貌做得來纔有道學相未免在迹上陪奉周旋欲求親而反見疎欲求合而反見離善行無轍迹善合不膠漆此是學問真脉路亦便是與人同善真消息繞着此相感應之機

便不神子能打破此一關曾次便自虛明氣象便是廣大一體藹然動與天游方是久大之德業也

先生謂寬川沈子曰吾子承家庭之學此件事久已信得及但日用感應還藉着好天資去做做得十分完全亦是天資暗合未必時時着察盡是學問之功辭之好船相似世間天資好的不少但不知舵柄所在不肯時時在此執定自作主宰未免在撐篙使楫上打點風甜浪靜時撐篙使楫的與那得舵柄的都會使得船動相去不遠及至顛風逆浪海波震蕩時蒿楫一此用不着須得舵柄在手方免艱危覆溺之患良知便是做人舵柄境界雖未免有順有逆有得有失若信得良知過時縱橫操縱無不由我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縱至極忙迫紛錯時意思自然安閒不至手忙脚亂此便是吾人定命安身所在古人造次顛沛必於是亦只是信得此件事過非意氣所能及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三十

同志諸友會宿新祠樓中一友問鷄鳴而起莘莘為善說者謂此儼若思時也何如先生曰儼若思

是聖學之要不止鷄鳴之時為然悟得儼若思工夫日應萬變而其心常寂無時不是此氣象無時不是此主宰着察會湏默而識之非言語所能形容也

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工夫先生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辭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達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才就是性之能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

龍學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一

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先生謂白野殷子一向好禪嘗有喜靜厭動懶接朋友之病近覺何如殷子曰近覺獨學悠悠無益要接朋友之心常切但因病體羸弱不柰支持難知同志會集未敢出頭耐應先生曰終有這箇意思在吾人出來與四方朋友交接乃是求益不是專去教人吾人若是要救取自家性命自不容不親朋友相勸相規晏安非僻之習自無所容聖聖昭事攝養保愛自不容已機緣相觸因而興起非

分我所有以與人而人自受益教學相長之義也苟欲躲避世界耽于靜養悠悠暇豫漸致墮落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若嘵嘵然急於行教而忘取益求人者重而自治輕則固有所不可耳

殷子出懲忿窒慾二編請正先生曰此雖白野因病而發然聖學亦不外此懲忿窒慾原是洗心退藏公案損之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即是聖功嘗聞忿不止于憤怒凡嫉妬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此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

龍學文集

卷之四

三十二

溺菽累念中轉轉貪慾不肯舍却皆慾也慾室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過於已然念上是制於未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忿窒慾方是本原易簡工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養生家懲忿則火自降是為火中取水窒慾則水自升是為水中取火真水真火一升一降謂之既濟中有真土為之主宰真土即是念頭動處土鎮水水滅火生殺之機執之以調勝負者也

先生謂王子實曰吾子舊好養生之術自謂得傳相別十餘年未得力處更覺何如其於聖學是一是二予實曰某違吾師許久向聞致良知之學無逆於心但此學須從此身造化機上識取升降出入根源是謂近取諸身方為善學講說不濟事因備陳自己升降生殺之機從此自信自養原不假一此外物幫補此即堯夫復始弄九之旨敢求甲正先生曰千古聖學存乎真息良知便是真息靈機知得致良知則真息自調性命自復原非兩龍路先生集 卷之四 三十三

要識昧此一點靈竅久久純熟自有親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一友問學是學於己問是問於人内外交養此意何如先生曰學問是不可離的喫緊話頭纔學便有問纔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如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歧路須問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歧路恰似說夢後世講學正如此無歧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事不是内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為求放心道學問只為尊德性外心外德性另有學問即是支離
一友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為内外交養何如先生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辟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枝葉不暢不茂便是根不得其養在種種培壅灌溉修枝剔葉剛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養以尊德性為存心以道問學為致知取證於涵養

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為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有以悞之也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雞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卵上含覆煦育無些子間斷到得精神完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也先生曰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三五

卵抱之雖動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在費工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答楚侗耿子問

楚侗耿子曰學未見性則無入手處見矣尤患執見見不學虛見也見且為崇世之談學者類能入於要渺大涉于無垠其見若精深矣反諸其

躬證諸其應用與道若背而馳者何哉憑藉虛見而未嘗實志于學也

先生曰虛見不可執真見亦無可執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之見豈不是真比于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乃真見也顏子有見于卓爾從之未由見而未嘗見也

楚侗子曰天根月窟之說曰一念之動無思無為機不容已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三六

密是曰月窟猶龍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亦是此意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即是天根歸原處即是月窟纔察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吾人應用云為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情情日用不知真是虛枉與禽獸無異而賢智者又忝一番意識見解或蔽於見聞或枯滯於名義或牽纏於情感起爐作爐千條萬緒頻令此根不得生生此窟不得淨淨胞中齟齬幽暗吃

苦一生更無此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若於一日十二時中息却妄緣滅除襟慮并各精神收視反觀尋識此根此窟真有領會可自一嘯白沙與李大涯書中所云出入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大涯自思得之蓋謂此耳識得此意徹首徹尾只是此箇用事無將無迎無意無必便是天根月窟閑來往也閑之一字然有至味前所云見聞名義情感種種業障能令人脚忙手亂只因不識此根此窟終身勞擾無安泊處故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三十七

先生曰天根月窟是康節一生受用本旨學貴得之於初一陽初起陽之動也是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一陰初過陰之姤也是良知翕聚處謂之月窟復而非姤則陽逸而蔽不密姤而非復則陰滯而應不神一姤一復如環無端此造化闔闢之玄機也謂之弄九公之論於原旨雖若未切然于此學然有發明所謂殊塗而同歸也

楚侗子曰昔有問羅子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為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

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向聞之茫然嘆賞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飯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

龍溪先生集

卷之四

三十八

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情反於性謂之還丹不為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夫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為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人立教權法教化哀吾人自幼失其所養精神外馳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故以調息之法漸次導之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以補小學一段工夫也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

世儒常談籠統承當以為玄宗正訣無入悟之機
豈惟尼父不肯欲二大士皈心合掌不可得也
楚侗子曰大人之學與儒者之學最不相同從吟
風弄月發根漸入向裏有自得處履繩蹈矩不露
破綻此所謂儒者之學也大人之學如天地之無
不覆載生乎道德大同之世不知有所謂道統處
乎三教分裂之時不知有所謂儒術其視管晏之
與曾思韓范之與周程且以為各得天地之一用
不軒此而輕彼也何者曾思周程非不遠於道而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四 三十九

不可能猶為見礙非無可無不可之宗傳也
楚侗子曰伊尹以先覺自任所覺何事撻市之耻
納溝之痛此尹覺處非若後世學者承藉影嚮依
稀知見以為覺也人之痿痺不覺者故不任虛浮
不任者故不覺伊尹一耕夫爾豈然於猷畝之中
以樂堯舜之道致嚴於一介之取予千駟萬鍾不
嬰其慮此其覺之所由先而自任之所以重也
先生曰維尹暨湯咸有一德一者萬物一體之仁
也惟尹任之重故覺之先其耻其痛自不容已非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四 四十

不離乎儒也可與事堯舜而不可與事桓文可與
為微比而不可以為箕子者也
先生曰大人之學性相平等無有高下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人自信人不相假借不相凌奪無同無
異無凡無聖無三教可分無三界可出遠古無為
之化也儒者之學從微處發根吟風弄月特其景
像耳原是完修無破綻的有意不露非自得也經
綸參贊各盡其性輔萬物之自然以成天地之能
我無容心焉不同乃所以為同也若曰有可能有

真有得於一體之學能若是乎夫學覺而已矣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知一覺而聖功生
堯舜君民事業即此而在其機慎於一介之取予
以成天下之信故放君而天下不疑其篡復辟而
天下不疑其專所挾持者大非可以空知虛見襲
取也吾人之學不求自信欲免於天下之疑於此
可以自考矣
楚侗子曰只此不學不慮是為天德凡由意識安
排者便是人為只此庸言庸行是為妙道凡騫高

玄奇詭者即是虛妄只此無聲無臭是為真常凡
涉色象名號者卒歸銷滅只此不為不欲是為本
心凡務濶大放散者終墮玩愒
堯生曰良知原是不學不慮原是平常原是無聲
臭原是不為不欲纔涉安排放散等病皆非本色
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之外無學矣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四

四十一

龍谿王先生全集語錄卷五

門人 袁

黃坤儀

丁 賓禮原甫校閱

蓬萊會籍申約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出與處而已出則發為經
綸思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為康濟思善其鄉以先
細民未嘗無所事事若徒輕肥蕩恣虛生虛死其
與草木同朽腐是下流凡夫也無耻乎吾會長
彭山先生年老懸車著述之暇做於肯賢洛社香
齋先生全集 卷之五
山集諸同志若干人為蓬萊之會意蓋有在也會
約凡六條立法之意頗善初行甚肅寔久約弛無
之存致更代不常漸至於盡文具徒存做戒相成
之意隱矣識者病焉夫率作興事必屢省而後成
盡元亨而天下治再造乾坤之時也承諸君之不
鄙欲有所申飭僭為一言弥縫補苴闡明六事思
與更始以善其後凡我同盟資邁中人志存尚友
必不忍以凡夫自處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與非諸
君之望而誰望哉

敦德業

原議士夫居鄉難於聞過此會之立正欲虛心受
蓋相規相勸以善補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者由衷達外一毫無所矯飾喜其得聞而改之
也感應之機極神機動於此誠動於彼非人能以
有過告之之為難聞過而喜自有以來人之告之
為難也譬之有疾之人良醫識其致疾之原施以
鍼砭投以湯液雖不免有痛楚瞑眩之苦樂而受
之方幸其風疾之有瘳也少有諱疾之心未免生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二

崇儉約

原議越俗素稱雅直近習侈靡每事尚奢今日之

會正復古還淳之時會席議定三人一席每席時
果四色魚肉六器匙食二品不得過豐近日會者
若以為簡新加豐腴殊非初意若徒以侈靡為高
與俗情美別凡我同盟之人自今以始務如初約
如過約者眾共嗤之仍令再舉如式以示必罰儻
從止於一人舟與夫役盡遣歸食弗令混擾以此
類推凡遇婚喪慶會儀節不妨共為稱量務協于
度禮奢寧儉凡我同盟相與同心共濟越俗庶有
一變之機頃者不肖舉行喪禮與故所君舉行婚
禮畧為之兆亦所以先細民也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三

恤患難

原議吾輩素分守禮諒無一朝之患或變生不測
有意外欺凌非所自取者凡我同盟務相體諒雖
持保護弗令失所此一體休戚之情也人無甘非
之理凡患難之來未有無曰而致者或利害相交
責已常薄而責人常厚或貨財相及豐於慶已而
嗇於慶人外假名義內藏險機勢以相軋利以相
圖忿以相爭智以相競黨同伐異尚以為公是非

恣情徇欲尚以為同好惡此皆自處非理致患之由不從然得不可不自反者凡我同盟有一於此務相規正若其是非本心使之懲艾悔改以弭其變此即忠告之道全身遠害之術也夫君子有終身之憂始無一朝之患終身之憂在於憂不如舜舜為法天下傳後世我猶未免為舜人也凡前非理之處致患之由皆鄉人之所為恥為鄉人則必志為古人此重則彼輕持衡之勢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乃曾子追稱之辭雍閔由賜諸賢有所不能及也顏子宅心虛無視聽言動無非禮是即危微精一之傳顏子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得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以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亦見其不自諒也已我以非理加於人人以非理答之是乃報施之常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烏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豈可滂然視之而已乎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此尚友之次第一體之實學所謂終

龍光集

卷之五

四

身之憂也

修禮節

原議士夫相與交際在所不廢然亦難于中節如遇監司郡邑有稱賀公禮挨次為首相期舉行表裏四疋函書果酒以為常弗得私舉此外非不得已不宜輕入公門亦遠耻之道也親友鄉黨遇有吉凶當行之禮亦宜同事人出分儀一錢物薄情厚免於失禮而已間有親戚或報施欲稱者不在此例會中誕辰先期具柬請如例不答席近議醜龍光集卷之五五費會中人出銀伍錢置小罔共送會長收貯間有義舉亦取諸此支銷完日再行補貯亦從簡之道也

嚴約規

原議每月之會擇於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內一舉之如遇良辰樂事或選勝出遊不妨再舉期以已前赴會終酉而別有不得已者先於報罔內開明母托辭致罰終日談笑間亦當有益身心其官司得失他人是非一切不置諸口違者罰自彭山掄

背會中無所統一漸失初意每談端一起閱然群
 和絲牽枝蔓若無了期驗諸人已身心更無纖毫
 補孟徒坐消日力而已孔子有曰群居終日言不
 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夫豈不義而孔子言之凡
 浮談侈說或近於鄙褻淪於狎昵騁能心誇勝見
 無補於身心無益於人已皆不及義之言也小慧
 與大智正相反大智者本心靈虛洞徹如水鑑之
 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小慧則
 矜飾炫露沾沾自喜出以機心成以機械巧發幸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六
 中紀白受傷有道者之所羞為故曰難矣哉自今
 以後願與諸君圖為更始之計趁此日力討個生
 身受命着落處做每值會期訂以辰刻赴會主人
 別治靜室焚香默對外息塵緣內澄神慮相輪會
 主啓請或証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言
 以為折衷或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為資措論議稍
 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俟之母致動氣求勝
 精神歸一氣象冲和飲而不傷於滯泰而不失於
 縱旁午就席酒行無算久坐神倦問起緩步或冷

題賦詩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溺而忘返
 馳迭用文武之道只此是學縱恣無檢固為放心
 過於拘迫亦為慎而無禮舞雩沂咏孔子所與此
 吾輩名教中樂事也人心自有天則知學者當自
 得之

明世好

原議今日之會不徒燕集而已必使身無過舉子
 孫有所法則互相告戒期于有成繼吾後者相勉
 相期之意亦如今日古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七

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世哀教教子弟失其所養
 不能皆賢雖有聰明智慧世以為才子弟其受病
 多在于傲傲凶德也以傲事父則不孝以傲事君
 則不忠丹朱之不肖象之不弟只傲之一字結果
 一生傲之反為謙謙德之柄也故謙以事父則為
 孝子謙以事君則為忠臣堯之允恭舜之溫恭只
 是謙到極處謙之六爻無凶德地中有山內止而
 外順也若內不止而徒矯飾于外是為足恭君子
 所不貴也吾人教養子弟先在去其傲心養其謙

德至身外功名得之不得自有命在使子弟既溫
恭退讓為孝為忠行無邪僻雖終身隱居亦不失
為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俸俸自高縱使糞科取
第才名蓋世造足以長傲飾非非全身保家之道
也欲使子弟得其所養在於親炙薰陶會中子弟
有頭聽教者不妨携至使執早幼獻酬之禮觀法
考鏡求以自淋志同則道同世講之好始不為殊
父母

申約後語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人

右申約六條曰彭山會長所立舊規畧為分疏以
見此會不為虛舉若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處尚有
向上一機不可不察理會古人以人有五幸幸不
為禽獸幸生中國不為夷狄幸為男子不為女人
幸為四民之首不為農工商賈幸列衣冠生于盛
世此是天地間第一等人不可不自幸既為天地
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非
待外求即天之所以與我性命是也吾人若不知
學不幹辨性命上事雖履衣冠之列即是襟裾之

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即是能言之鸚鵡與
禽獸何異夷狄氣性兇暴無信義無親戚上下之
交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義自閑與夷狄何異
女人所處在閨闈房幃所事在米鹽醢酒所欲在
服飾玩好所係念在兒女玉帛丈夫志在四方若
朝夕營營無超然之興與女子何異士與商賈異
者以其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尚不
肯空食吾人飽食終日安於素餐或孽孽於刀錐
之間較量盈縮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九

商賈何異若是而齒衣冠履威世亦幸生而免耳
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幸致
若自己性命人人所固有求之即得無待于外世
人於功名富貴不可幸致者念念不能忘情於自
己性命所固有者多舍之而不知求亦見其惑也
已陽明先師拈出良知兩字乃從生機中拈個靈
竅與人使知有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
為不孝不弟則佛然而怒可見不孝不弟之人良
知未嘗忘也甚至做賊之人指其為賊則忿然而

聞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做賊之人良知未嘗忘也堯舜之時指為孝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孝弟堯舜之時指為不孝不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不孝不弟可見千萬古上下良知未嘗亡也吾人若真養心為性命信得此件事及只隨事隨物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臾離者也世人以致知之學為迂可無事于講者但未之思耳凡我同盟有踰七望八者有踰五望六者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觀龍谿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一

之歲交相警勉使人已皆獲其益始足以先細民始信此會之不為虛耳
竹堂會語
隆慶戊辰冬先生赴春臺蔡子之請抵姑蘇館于竹堂諸生請問格致之旨先生曰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意之所感為物良知者研幾之靈竅所以探物而使之正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志也致知格物以誠其志實學也所期不遠則淪於卑近所履不真則流於虛妄皆非所語於大學也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後儒以推極知識為致知以窮至事物之理為格物是為求助於外或失則支使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為明明德於天下是為取必於效或失則誕支與誕其去道也遠矣問修道之旨先生曰一念靈明隱而見微而顯天實啓之戒懼慎獨所以奉行天教也禮樂刑政者人教也輔天教而行辟諸瞶醒之人自然而醒者天教也待呼而後醒者人教也禮樂刑政所以呼之也問仁先生曰仁者與物

同体孔子告顏子為仁之切曰克己復禮克己而後能忘己忘己則與物為體天下皆歸於吾仁之中矣非以效言也克己者修己也視聽言動已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修之也非禮非外也一念妄動謂之非禮妄復則無妄是之謂復禮而仁在其中矣其告仲弓為仁之切曰主敬行恕出門使民乃其感應之迹恕所以行其敬也反求諸己在家則不怨於家在邦則不怨於邦正己而不求於人也若求於邦家無怨於我而以效言則非孔門不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十二

怨不尤之學矣問曰今之學者有謂必先靜坐何如先生曰顏子仲弓德行之首惟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皆於人倫日用應感處求之未嘗以靜坐為教也至明道始教人靜坐每見學者靜坐則嘆其善學此非有異於孔門之訓隨時立教所謂權法也古者蒙有所養八歲入小學教子收心養性以立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見異物而違心無妄動而性自定不求靜而靜在其中矣後世學絕教衷自勿不知所養終身徒使馳騁於外故不

得已教之靜坐辟諸奔驟之馬不受羈勒不得已繫之以椿抑其馱決之性使之馴服靜坐即所謂繫馬椿若如禪學坐蒲面壁習為枯靜外於倫物之感慮則為異端之學矣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其所立教乃其已試之方明道所傳本於濂溪主靜之學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即孔門克己持敬之功動靜以時言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聖學之要也其門人遙相傳授曰靜中觀未幾以前氣象曰默坐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三

澄心體認天理曰動極而吸如百蟲蟄靜極而噓如春沼魚一脉淵源可考而見陽明先師居夷三載歷試多艱出萬死於一生動忍益增透悟良知指訣得於周子無欲之傳上承孔門學脉此又非可專以靜坐而律之也蔡子復以何思何慮之旨求印可先生曰此雖孔門極則語亦是吾人見在切已功夫信得此及則機竅在我日應萬變而常寂然辟諸水鏡之鑑物萬象紛紜過而不留未嘗有所動也因舉邵子思慮未起之說相和蔡子備

而思曰是殆非與已起作對法也先生曰幾矣止
止水到則渠自成行到則境自徹未至而強聒祇
益虛妄耳

南雍諸友鷄鳴憑虛閣會語

先生至留都鳳阿姜子順之周子率六館諸生大
會於鷄鳴憑虛閣觀者如堵啟生士望離席啓請
易乾元亨利貞之義先生默而不荅姜子周子為
固請先生曰易為君子謀此乃揭示學者用功之
的非徒談說造化而已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龍華先生集

卷之五

十四

強不息君子行此四德曰元亨利貞夫天地靈氣
結而為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即伏羲所謂乾也剛
健中正純粹精天德也有欲則不能以達天德元
亨利貞文王演之以贊軋之為德有此四者非有
所加也元亨主發用利貞主閉藏故曰元亨者始
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天地靈氣非獨聖人有
之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乃其最初無欲一念所謂元也轉念則為納
交要譽惡其聲而然泆於欲矣元者始也亨通利

遂貞正皆本於最初一念統天也最初一念即易
之所謂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意必固我有一焉便
與天地不相似顏子不失此最初一念不迷而復
變動即覺終覺即化故曰顏子其庶幾乎學之的
也夫學有要機功有頓漸無欲為要致良知其機
也心之靈氣即木之萌孽水之源泉語其頓默之
一字已盡其義顏之愚周之靜程之忘非言思所
及也語其漸自萌孽之生以至於枝葉扶蘇由源
泉之混以至於江河洋溢雖非二物要未可以躐

龍華先生集

卷之五

十五

等而致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漸法
也學至於希天至矣而求端自士始孔門論士曰
行已有耻使命不辱其次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
次言必信行必果下此則斗筭俗流無足笑也吾
人見在試各自反自信果能有耻不辱否果能稱
孝稱弟否果能必信必果否脫若於此尚有所未
能且須汲汲以希士為下學始事苟不揣其本而
循其源徒欲以斗筭俗流之心而妄意希天之學
是猶入幽谷而羨喬木泥潢汚而誇渤澥祇益虛

妄而已

蕙湖精舍會語

緯川馮子葺蕙湖精舍集鄉之同志每月六會以求相觀之孟時先生至句章值會期相請蒞會馮子叩關師門宗說先生曰知蕙湖不起意之義則知良知矣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鑒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不起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不起意則本心自清自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一

明不假思為靈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用固自若也其覺為仁其裁制為義其節文為禮其是非為知即視聽言動即事親從兄即喜怒哀樂之未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未嘗有所起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滅意何如先生曰非也滅者有起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不起惡意何如先生

曰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

是為至善起即為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為義槩誠偽之所分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為主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何也先生曰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譬之行路初學則馴習步趨於庭除之間未能遠涉聖賢則能縱步千里之外雖遠且險亦無所阻生熟則有間矣然庭除之步與百里之步未嘗有異也此入聖之微機也馮子曰或以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一

蕙湖之學為禪何也先生曰蕙湖之學得於象山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說者因晦庵之有同異遂闕然目之為禪禪之學外人倫遺物理名為神變無方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象山之學務立其大周於倫物感應荆門之政幾於三代所謂儒者有用之學也世儒溺於支離反以易簡為異學特未之察耳知象山則知蕙湖矣象中復舉蕙湖疑正心清心洗心皆非聖人之言何也先生曰古人垂訓皆因病立方世人之心溺于習習

不能無邪無濁無垢故示以正心清心洗心之功
使之服食以去其病痛去則藥除矣所謂權法也
先師謂慈湖已悟無聲無臭之旨未能忘見象山
謂予不說一敬仲常說一此便是一障苟不原古
人垂訓之意一槩欲與破調則不起意三字亦為
剩語矣或問大學之要在誠意既不起裝從而誠
之先生曰虞書道心惟微明心即道微者心之本
體即所謂無聲無臭聖人天地不能使之著鏡動
于意即為人心而危偽之端也文王不識不知故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一

能順帝之則纔有知識即涉于意即非於穆之體
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無知而無
不知也纔起于意始昏始塞始滑其良知此于聖學
脉也慈湖於雙明閣下舉本心為問象山以窮訟
是非答之慈湖恍然自悟澄然瑩然易簡和平匪
思匪為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度是非之心
即良知也致知者致其固有德性之知非排極知
識之謂格物者格其見在應感之物非窮至物理
之謂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致知格物者誠意

之功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率其良知之自然而
一無所作是謂王道無作則無起而意自誠正心
修身達之家國天下以一貫之而無遺矣大學之
全功也言之若易而為之實難視之若近而探之
愈遠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顏賓書院會紀

先生赴新安六邑之會績溪葛生文韶張生懋李
生逢春追謁於斗山叩首曰某等深信陽明夫子
良知之學誓同此心以此學為終始惟先生獨得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一

晚年密傳竊慮有以請也先生嘆曰有是哉苟能
發心求悟所謂密在汝邊凡有所說即非密也三
生曰請問致知格物之旨先生曰此是吾人須臾
不可離業次但此件事須得本原方有歸着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學者最初所發大志願吾人
願與天地萬物同體靈氣無處不貫明明德於天
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然後為
至只是此箇靈氣充塞流行一毫無所壅滯顯見
昭朗一毫無所間隔所謂光於四方顯於兩土是

也天地萬物即已今內事方是一體之仁不覺其是獨學只成小家管非大乘之法也然功夫須有次第非虛見所能襲取淳氣所能支撐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明于一國欲明明德于一國須先明于一家欲成齊治平之功非是體面上湊泊得來須從修身始修身便是齊治平實下手處欲修其身非是驅殼上粉飾得來須從正心始正心便是修身實下手處身心原是一體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修身所以勿處却在心身之靈明主宰謂之心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二十

心之凝聚運用謂之身無心則無身矣無身則無心矣一也心無形象無方所就從而正之纔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正心之功只在誠意上用心無不善意方有善有不善善真好惡直惡謂之誠意意有善有不善孰從而辨之所以分別善惡之機在良知意之可用為物良知是誠意之秘訣物是意所用之實事良知自有天則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此是綿密不容紊之節次懇切不容已之功夫於此實用其力不為虛見淳氣所勝

是與物同體之實學孔門之學專務求仁顏子四勿是為仁實用力處子貢博施濟眾便不免虛見浮氣承當孔子告以欲立達之旨正是不容已真根子使之近以取辟為仁之方也諸生最初所羨願力有此件事終始保任亦只是保任此而已此方是深信良知方是孔門家法到得悟時更言有印証處非可躡等而求也

天柱山房會語

與張陽和周繼實表子充問答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二十一

曰何言之易易也昔有鄉老譏先師曰陽明先生雖與世間講道學其實也只是功名之士先師聞之謂諸友曰你道這老者是譏我是稱我諸友笑曰此直東家丘耳何與於譏稱師曰不然昔人論士之所志大約有三道德功名富貴聖學不明道德之風邈矣志於功名者富貴始不足以動其心我今於世間講學固以道德設教是與人同善不容已之心我亦未能實有諸已一念不謹遂有謙入富貴時候賴天之靈一念自反覺得早反得地

未至墮落耳世哀道喪功利之毒決於人之心髓
士鮮以豪傑自命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冒染以
人身論之是一生幹當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名
浮而實下古之所謂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
貴今之功名若今之所謂富貴狗偷鼠竊競競刀
鑽之利比於乞墻穿窬有儀秦所恥而不屑為者
其視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吾子看得功名題
目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必如百里奚之
不入爵祿於心王曹之不多溫飽始足以當功名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三十一

達如伊傳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無所倚始
足以當道德也

張子舉繼實乃祖請佃佛寺廢基為宅已安居三
十年矣繼實謀於家庭仍復為寺親友相勸改為
義學繼實以為非起因本意執而不從何如先生
曰雖若尚有所泥然而異於世之逐逐貪求者不
啻倍蓰可以為難矣

子克曰先生扁堂曰凝道敢請所扁之義先生曰
凝是凝翁之意乃學問大基本君子不重則學不

固固即凝翁之謂也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不事
一則不能直遂不翁聚則不能發散易簡所以配
至德也日月者陰陽之聚也其行有常度故能得
天而久照君子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吾人精神易
於叢泄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密密即所謂凝也
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拙明道
之端坐皆此義也凝非灰心枯坐之謂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人為天地之心萬物之宰發育峻
極孰主張是生生之易也辟之心之於身耳目肢
體疴癢呼吸皆靈氣之所管攝而心則靈氣之聚
寄藏而叢生者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
非仁則亦無一事而非學也專以翁所以為凝也
是謂廣生大生凝者經綸之本化育之機也故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張子謂世之學者平時不知所養躁心浮念未易
收攝須從靜坐入路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象山見門人槐堂習靜知其天理顯矣先生曰今
人都說靜坐其實靜坐行持甚難非昏沉則散亂

念有所着即落方所若無所着即成頑空此中
有機竅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而不滯無而不
空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子充謂沛時常習
靜正坐此二病作祟昔人謂不敢問至道願聞衛
生之經先生曰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
象也子欲靜坐且從調息起手調息與數息不同
數息有意調息無意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
入心亦隨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息
相依水火自交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三十四

非致知之外另有此一段功夫只於靜中指出機
竅今可行持此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
亦非外此別有他求棲心無寄自然有會恍惚之
中可以默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之
可以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
繼實與子充念先生景屬榆暮應酌頗繁精神未
免過用張子曰先生見道透徹善識人病每聞指
授令人躍然高年步履視瞻少壯者所不能及是
豈可以強為隨時應用見其隨時收攝造次忙冗

中愈見其鎮定安和喜怒未嘗形於色吾黨且學
他得力處子充以告先生曰二子慮予之深陽和
信予之過予稟受素薄切年惟孱弱之疾幾不能
起聞學以來漸知攝養精神亦覺漸復漸充五六
十以後亦覺不減強壯時先正以忘生徇慾為深
耻大抵得於寡慾養心之助非有異術以佐之也
但平時為世界心切愛人一念若根於性未免牽
愛留情時有托大過用之病先師有云道德言動
威儀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強強於就誼而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三十五

不知節習於多事而不知省未免傷於所恃畢竟
非疑翁之道自今以後會須趁此自力自懲自愛
隨時節省無負諸君惠我之德所謂修身以報知
已非有所歸也
先生會宿山窩子充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曰
精神保合血氣安和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為貴
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神困憊夜
間靠此一睡始發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為後天
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

勝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骸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與虛空同體是與虛空同壽始為壽徵也孟軻氏指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不使為旦晝之所耗亡蓋幾之矣若夫生死一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趨生死者易曰原死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如晝夜知晝則知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平時一切毀譽得喪諸境總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譽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吝生死務求長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乎應緣而生是為原始緣盡而死是為反終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容心焉任之而已矣至於趨生死之說更有向上一機退以為進冲以為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不局之鑰啟乎無轍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死而無死死不知悲一以為危言一以為懸解悟者當自悟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二十六

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良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生本無死以退為進者乳之用九不為首也以冲為盈者滿損益謙天之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是為無緣之慈聰明睿智以達天德是為不殺之武無局鑰可守無轍迹可循曠然四達以無用為用也千聖皆過影萬年如一息又何生死之可言哉

子克曰陽明夫子居喪有時客未至慟哭有時客至不哭陽和終以不哭為疑敢請先生曰凶事無詔哀哭貴於由衷不以客至不至為加減也昔人奔喪見城郭而哭見室廬而哭自是哀心不容已今人不論哀與不哀見城郭室廬而哭是乃循守格套非由衷也客至而哭客不至而不哭尤為作偽世人作偽得慣連父母之喪亦用此術以為守禮可嘆也已毀不滅性哀亦是和悟得時即此是學

子克繼實跪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二十七

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黨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僅僅專以行教為事。又成辜負矣。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曰：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繞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酌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辨此。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二十八

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磨。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己分內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閉關獨善。

養成神龍虛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蓋不忍也。

書同心冊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謁假歸省。侍膳之餘。時處雲門山中。修習靜業。期予往會商訂舊學。頗證交修之益。其志可謂勤矣。聞出京邸。諸同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翁聚之旨。或申求仁一體之義。或究動靜二境得失之機。往復參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謂同心之言矣。張子復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二十九

新予一言為之折衷。以輔成所志。非苟然也。姑述所聞。子自取正焉。夫主靜之說。本於濂溪。無極所生。真脉路本註云：無欲故靜。聖學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一為太極。無欲則無極矣。夫學有本體。有工夫。靜為天性。良知者性之靈根。所謂本體也。知而曰致。翕聚緝熙以完無欲之一。所謂工夫也。良知在人。不學不慮。奕然由於固有。有神感神應。盎然出於天成本來。真頭面固不待修證。而後全。若徒任作用為率性。倚情識為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為。

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知是之疎也辟諸天地之化貞以啓元日月之運晦以生明元與明不待貞晦而始有非貞晦則運化之機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夫山下之泉本靜而清濬其源疏其流順則達之滑則澄之蒙養之正聖功也翕聚所以為養也故謂爽然盎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昧夫天機之神應非所以稽聖謂作用情識即所以為致知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五

廿

而忽夫翕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徵學善學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主靜之學在識其體而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為萬化之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是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根也體之不遺者與物為體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中易至頓望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蕩搖頓就靜

事小根器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庸不煖轍不停若求亡子於道豈其得已也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非過於自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飲動息混迹隨時只是世間項華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出天牖與人為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己子亦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此志出頭擔負共臻大業務吞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求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功程了此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三十一

一事何事不辨真不係今與古已與人也珍重珍重
與陽和張子問答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本然之善恐未為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此是良知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即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于知善知惡處為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知惡惡臭必求自慊而後已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

事初問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是學
孟子以為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
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
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
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為典要即有方
所意見者良知之寂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
學者初問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
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
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躰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
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于
火以為之用非徒無益其為害有甚焉者矣蓋不
知淺深生孰是謂凌躡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
離衡之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于終而後有權亦
非用權之始必假一物以益之而後能也發端既
殊歸宿亦別孔子之于三子始終條貫可以默識
矣吾執事與中離丈相友善志于聖學蓋有年矣
同善之心盜然一躰故不惜狂言用致交修之據

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恐鶻突無可下
手而甚者自信自是以妄念所發皆為良知人
欲肆而天理微矣請質所疑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相對待之義無善
無惡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也性有所感善
惡始分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體之知去
惡而為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之用意
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所作偽也真致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
自慊纔有作偽其心便滿候而傲不誠則無物矣
知行有本體有功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顏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指功夫而言
也人知未嘗復行為難不知未嘗不知為尤難顏
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即覺纔覺即化
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為良
知未嘗復行為致良知以知為本體行為功夫依
舊是先後之見非合一本旨矣不思善不思惡良

揚之說予嘗有書商及此事今述其大畧以諸
山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說謂今之論心者
當以龍不以鏡惟水亦然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
對聖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水
鏡之論未為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無迹
過而不派自妍自媿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
然之所為未嘗有欲也着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
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是欲已失其自然之用
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為物以警惕而主變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三十四

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易嘗以為先哉坤道
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驚惕坤主自然驚惕
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驚惕此是墮落兩邊見
解夫學當以自然為宗驚惕自然之用戒謹恐懼
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
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乃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真驚
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
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

意始能起經綸成變化意根於心心無欲則念自
一一念萬年無有起作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
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察
玩得其驚惕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辯而釋
然矣

問孔子教人每每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
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之使
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
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一貫
之傳自曾賜而下無聞也今良知之肯不擇其
人而語之吾道不幾于褻乎且使學者素規矩
而談妙悟深為可憂也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三五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手應心之妙不出規矩
之外存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
規矩孔子自謂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
信為主本以此立教亦以此徵學然孝弟忠信夫
婦所能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費而隱也孔門之學
務于求仁今日之學務于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

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不復知有本心之明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在乎此夫良知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有所加損也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嘗不在于一及門之人焉實莫如曾子顏悟莫如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子貢二子能傳師教故於二子名下標示學則以見孔門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曾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恕即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學之病非良知之教使之然也

問狂者行不掩言亦只是過于高明脫落格式之類耳必無溺于汙下之事鄉愿之忠信廉潔

謂之曰似則非真忠信廉潔也矯情飾偽可以欺世俗而不能逃於君子襲取于外而終無得于中故曰德之賊也若果所行真是忠信廉潔則必為聖人所取何至病之若是耶今以行不掩言者為狂而忠信廉潔為鄉愿則將使學者猖狂自恣而忠信廉潔之行蕩然矣請問其說狂者行不掩言只是過於高明脫落格式無溺於汙下之事誠如來教所云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踈目旨高而韻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于世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亦其心事光明特達畧無迴護蓋蔽之態可幾於道天下之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于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先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偽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

同之而已謂之合汚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已有所汚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汚又足以媚小人此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于危微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為是無復有過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取威名于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三十九

於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况聖人之道乎夫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為是非始有違心之行狗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于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窺而得之辭之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遁其情也問良知本來具足不假修為然今之人利欲膠

蔽夜氣不足以存良或幾乎泯矣譬如目體本明而病目之人漸成障翳要在去其障翳而光明自在不必論其光明為何如何也今不務克去已欲以復其本體而徒曰良知良知云爾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請叩致之方

良知不學不慮本來具足衆人之心與堯舜同辟之衆人之目本來光明與離婁同然利欲交蔽夜氣不足以存失其本體之良必須絕利去欲而後能復其初心非苟然而已也今謂衆人之目與離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四十

婁異是自誣也障翳之目自謂與離婁同是自欺也夫致知之功非有加于性分之外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若外性分而別求物理務為多學而忘德性之知是猶病目之人不務眼藥調理以復其光明俛俛然求明于外祇益盲瞶而已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

萬松會紀

少松滕子率學博諸生會于萬松仰聖祠中肯綮乾潛之說請闡其義先生曰乾之六位皆乘龍御

天之學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為言隱而未
見龍之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人所積不
厚精神易於泄漏才智易於眩露汲汲然求見于
世只是不能潛未免於易世成名之心不反以達
天德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是二義遯世而良
以為是如神龍之蟄於淵可望而不可即有各可
成無悶為易遯世而人不以為是則非之者衆矣
或以為偽或以為矯甚或以為取捷徑圖速化無
復有名可成無悶尤難學至于無名其至矣古人

論學必以此為極致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語曰人不知而不愠皆此意也文言曰潛龍勿用
陽在下也在下之陽即河圖之天一洛書之履一
一順一逆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為潛龍之
學也復問蒙養之義先王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
蒙解之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
子無智巧無技能無算計純一無偽清靜本然所
謂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為害
之是為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鑿窅於混沌反以

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
為良知之害才能反為良能之害計筭反為經綸
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清靜之體
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
是矣

龍谿王先生全集語錄卷六

門人 丁 旦惟寅甫編輯
岑焜德華升甫校閱

致知議畧

徐生時舉將督學啟所君之命奉奠 陽明先師
遺像於天真因就予而問學臨別出雙江東廓念
庵三公所書贈言卷祈予一言以証所學三公言
若人殊無非叅互演繹以明師門致知之宗要予
雖有所言亦不能外於此也夫良知之與知識差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六

若毫釐實千里同一知也如是則為良知是則
為識如是則為德性之知如是則為聞見之知不
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學慮而得
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於多
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矣良知即是未發之
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所
謂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若良知之前別求
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即
是世儒係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

受症雖若不同其為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差
述一得之見釐為數條用以就正於三公并贊請
教所君且以荅生求學之意

獨知無有不良不暗不聞良知之體頭微體用通
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
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
也知體本空着躰即為沉空知本無知躰躰即為
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竅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六

為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
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
備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統天之學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為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為寂
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
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人知幾實
入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為忘幾不及則為失幾忘與失所趨雖異其為不足以成務均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後行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未嘗有一毫凝滯之迹故曰不遠復無祇悔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歿而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也先師憂後學將此兩字信

龍龜集卷之十

三

手拈出乃是千聖絕學世儒不自省悟反闕然指以為異學而非之夜光之珠視者按劍亦無怪其然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別無知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辨甘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清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謀之

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而先瀉以甜酸目之不足以別色而先泥以鉛粉耳之不足以審音而先清以宮羽其不至於爽失而眩瞶者幾希矣

學覺而已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良知即是天命之性良知二字性命之宗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事致此良知使不至於昏蔽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識非良知則可謂良知外於知覺則不可謂格物正所以致知則可謂在物上求正而遂以格物為義襲則不可後儒謂纔知即是已發

龍龜集卷之十

四

而別求未發之時所以未免於動靜之分入於支離而不自覺也

良知無奇特相無委曲相心本平安以直而動愚夫愚婦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纔起於意萌於欲不能致其良知始與聖人異耳若謂愚夫愚婦不足以語聖幾於自誣且自棄矣

致知謙辨

雙江子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先天言其躰後天言其用蓋以躰用分先後而

非以美惡分也。良知是未發之中，先師嘗有是言。若曰良知亦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詞，涉迫促寂性之躰，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內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內乎？抑豈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之乎？即寂而感存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論見成似也。若為學者立法，恐當更下一轉語。易言內外中庸亦言內外，今日無內外易言先後，大學亦言先後，今日無先後是皆以統躰言工夫，如以百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葉。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五

之碩茂由於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之積累。此鄙人內外先後之說也。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外無已發，似是渾沌未判之前語。設曰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外無情，即謂良知之前與外無心語，雖玄而意則舛矣。尊兄高明過人，自未論學只是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為具足不犯做手為妙悟，以此自娛可也。恐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

先生曰寂之一字千古聖學之宗，感生於寂，寂不

離感舍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之泥。虛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却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後天用上，用明道云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却於已發處觀之。康節先天吟云若說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着工夫，可謂得其旨矣。先天是心，後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躰，心躰本正，纔正心便有正心之病，纔要正心便已屬於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良知是寂然之躰，物是所感之用，意則其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六

寂感所乘之幾也。知之與物無復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云大學明德在親民上用，離了親民更無學也。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猶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於事物，物得其則謂之格，非於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之功也。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怒之末，徒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於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

矣後天而奉時者乘天時行人力不得而與曰奉
曰乘正是養之功若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
是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復性之旨為有間矣
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躰之工
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也若以此為見成而
未及學問之功又將何如其為用也寂非內而感
非外蓋因世儒詭寂為內感為外故言此以見寂
感無內外之學非故以寂為外以感為內而於內
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也既云寂是性之
躰性無內外之分則寂無內外可不辨而明矣良
知之前無未發者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
發則所謂沉空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
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即所謂依識也
語意似亦了然設為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後無
情即謂之無心而斷以為混沌未判之前語則幾
於推測之過矣公謂不肖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
從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為具更
不犯做手為妙悟不肖何敢當然竊窺立言之意

龍谷先生集

卷之六

八

却實以為混沌無歸着且非污壞者所宜妄意而
認也觀後條於告子身上發例可見矣愚則謂良
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
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為雲霧之翳謂之晦耳
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
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夫人之可以為堯
舜小人之可使為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
之幾固非以為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
人以下所能及也

龍谷先生集

卷之六

八

健順言其體易簡言其德知言其才阻險言其難
能說能研言聖人之學定吉凶成慶言聖人之
功用六經之言各有攸當似難以一例牽合也
先生曰乾知太始太始之知混沌初開之寂萬物
所資以始知之為義本明不須更訓主字下文証
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為易主可乎此是統天之
學贊元即所以贊乾非二義也其言以體以德以
才以變以學以功用雖經傳所有屑屑分疏亦涉
意象恐非易簡之旨公將復以不肖為混沌語矣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九

不知指何者為無形聲而視之聽之非以日用倫
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
明察之形聲俱泯是則寂以主夫感靜以御乎動
顯微隱見通一無二是也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
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而以至神贊之蓋本卦
之止而說以發其蘊二氏得之而絕念吾儒得之
以通感毫釐千里之差又是可見
先生曰公謂夫子於咸卦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
應之本本卦德之止而悅以發其蘊是矣而謂獨
知是良知的萌芽纔發便屬睹聞要亦是半路終
行的路頭明察是行仁義而襲非格物之功效虛
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
箇虛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
泯似於先師致知之旨或有所未盡契也良知即
所謂未發之中原是不睹不聞原是莫見莫顯明
物察倫性體之覺由仁義行覺之自然也顯微隱
見通一無二在舜所謂玄德自然之覺即是虛即
是寂即是無形無聲即是虛明不動之體即為

之蓋致者致此而已守者守此而已視聽於無者
視聽此而已主宰者主宰此而已止則感之專悅
則應之至不離感應而常寂然故曰觀其所感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今若以獨知為發而屬於
觀聞別求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為主宰然後為
歸復之學則其疑致知不足以盡聖學之益特未
之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紀念吾儒得之以通
感恐亦非所以議上乘而語大成也

雙江子曰兄謂聖學只在幾上用功有無之間是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十一

人心真跡用當下具足是以見成任工夫者夫寂
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謂誠神為
學問真工夫而以有無之間為人心真體用不幾
於舍筏求岸能免望洋之嘆乎誠精而明寂而疑
於無也而萬象森然已具無而未嘗無也神應而
妙感而疑於有也而本跡寂然不動有而未嘗有
也即是為有無之間亦何不可老子曰無無既無
湛然常寂常寂常應真常得性常應常定常清淨
矣則是無為有之幾寂為感之幾非以寂感有

無隱度其文故令人不可致詰為幾也知幾之訓
通書得之易傳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
之先見者也即書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之謂易
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夫子之斷案
也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不溺於豫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也盱豫之悔諂也冥貞
之疾瀆也幾在介而非以不諂不瀆為幾也易曰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非寂然不動之誠乎中庸曰
至誠如神又曰誠則明言幾也舍誠而求幾失幾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十一

遠矣內外先後混迹忘助之病當有能辨之者
先生曰周子云誠神幾曰聖人良知者自然之覺
微而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跡為誠良知
之妙用為神幾則通乎跡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
無之間者幾也有與無正指誠與神而言此是千
聖從入之中道過之則墮於無不及則滯於有多
少精義在非謂以見成任工夫且隱度其文令人
不可致詰為幾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
豫故能觸幾而應不俟終日而吉良知是未發之

中良知自能知幾非良知之外別有介石以為守而後幾可見也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復皆以慎獨為要獨即幾也

雙江子曰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遠于復竭才之功也復以自知蓋言天德之副復全於我而非群陰之所能亂却是自家做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貢多識億中為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于具足之軀要亦可以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教本於孟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六

十三

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所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克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

先生曰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之多學以億而中學術同異不得不辯非因其有優劣而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說倣於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撓而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撓而發神感神應

復為不學不慮自然之良也自然之良即是發敬之主即是寂即是虛即是無聲無臭天之所為也若更于其中有物以主之欲從事于所王以充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學不慮為坐享之成不幾于測度淵微之過乎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天機所感人力弗得而與不聞于知之上復永有物以為之主也公

平時篤信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欄柵在手之說若舍了自然之良別有所謂端倪欄柵非愚之所知也吾人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未免攪入意見知識無以充其自然之良則誠有所不免若謂自然之良未足以盡學復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併其自然之覺而衰之是謂矯枉之過而復為偏不可以不察也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六

十四

雙江子曰時人以夫子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也故凡問者必之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于告人則不敢不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竭焉兩端

之竭非知之盡者不能於是見夫子待物之深教
人不倦之仁也今謂良知之外別無知疑于本文
為贅而又以空為道躰聖人與鄙夫無異則鄙夫
已具聖人躰既聖人告之但與其空如稱顏子之
庶乎足矣復何兩端之竭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
為體是也但不知空空與虛寂何所別

先生曰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
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能叩
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五

滅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即不能叩而
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為躰空空即是虛寂此學
脈也

雙江子曰良知是性躰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知
當先養性蓋不觀易言著卦之神知乎要聖人體
易之功則歸重於洗心藏家之一語洗心藏家所
以神明其德也而後神明之用隨感而應明天道
察民故與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由是觀之則
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日可見之云者易言潛

龍之學務修德以成其身德成自信則不疑於
行日可見於外也潛之為言也非退藏於密之謂
乎知之善物也受命如響神應而妙不待至之而

自無不至今日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
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是以推而行之為政全屬
人為終日與物作對能免牽已而後之乎其視性

體自然之覺何啻千里兄謂覺未發亦不可以
寂言求覺於未發之前不免於動靜之分入於茫
昧支離而不自覺云云疑於先師之言又不類師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十六

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的本躰便自能發
而中節便能自能感而遂通感生於寂和蘊於中躰
用一原也磨鏡種樹之喻歷歷可考而謂之茫昧
支離則所未解動靜之分亦原於易易曰靜專動
直靜翕動闢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動亦定
靜亦定周程深於易者一曰主靜一曰主定又曰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以廣
大生焉廣大之生原於專翕而直與闢則專翕之
發也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潛龍之學愚夫愚婦之

知未動於意致之時與聖人同是也則夫致知之
功要在於意致之不動非以周乎物而不過之為
致也鏡懸於此而物自照則所照者廣若執鏡隨
物以鑒其形所照幾何延乎此喻未為無見致知
如磨鏡格物如鏡之照謬謂格物無工夫者以此
先生曰致致其知在於格物若曰當先養性良知
即是性體自然之覺又孰從而先之耶易言著之
神卦之知神知即是良知良知者心之靈也洗心
退藏於密只是良知潔潔淨淨無一塵之累不論

龍龜先生集

卷之六

七

有事無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肅然的是謂齋戒以
神明其德神知即是神明非洗心藏密之後而後
有神知之用也公云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良
知即是神明之德即是寂復將何所歸乎格物者
大學到頭實下手處故曰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
無工夫則大學為贅詞師門為勦說求之於心實
所未解理一而已性則理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
宰意則主宰之發動知則其明覺之跡而物則應
感之用也天下無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

公見吾人為格致之學者認知識為良知不能入
微致其自然之覺終日在應迹上執泥有象安排
湊泊以求其是當故苦口拈出虛寂話頭以救學
者之弊固非欲求異於師門也然因此遂斬然謂
格物無工夫雖以不肖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
不過之說亦以為全屬人為終日與物作對牽已
而後之恐亦不免於懲羹吹齋之過耳寂是心之
本跡不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於動靜濂
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先師云定

龍龜先生集

卷之六

末

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之時靜與定即寂也良知
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匣在臺可以言
動靜鏡跡之明無時不照無分於在匣在臺也故
吾儒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故曰必有事焉是動
靜皆有事廣大之生原於專翕專翕即寂也直與
關即是寂跡之流行非有二也自然之知即是未
發之中後儒認鏡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
故謂之茫昧支離非以寂感為支離也致知之功
在意致之不動是矣周乎物而不過是性體之流

行便以為意欲之動恐亦水情之過也

雙江子曰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終當有別告子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為性而不知係於所養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以當下為具足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亦以不犯做手為妙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消長非以天地見成之息冒認為已有而息之也仁者與物同躰亦惟躰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馭氣攝靈與定息以接天地

龍龜生集

卷之六

十九

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秘與吾儒之息未可強同而要以收斂為主則一而已

先生曰仁是生理息即其生化之元理與氣未嘗離也人之息與天地之息原是一體相資而生陰符有三盜之說非故冒認為已物而息之也馭氣攝靈與呼吸定息之義不可謂養生家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襲氣毋吾儒公之以資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謂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一後能與物同之却是名言不厭省也

雙江子曰息有二養生戒之謂也攻取之氣息則湛一之氣復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於學問也子之所謂息者蓋主得其所養則氣合於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為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為性亦以覺為性又有皇覺正覺圓覺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畜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龍龜生集

卷之六

廿

先生曰性躰自然之覺不離倫物感應而機常生生性定則息自定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虛寂原是性躰歸是歸藏之義而以為有所歸與生生之機微若有待故疑其入于禪定佛家亦是二乘証果之學非即以虛寂為禪定也佛學養覺而畜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末流之異則然恐亦非所以別儒物之宗也

格物問答原旨 卷之六 王守

展誦來教承示格物問答拈出無欲二字為聖學第一義是知良工為道苦心此原是濂溪主靜無

欲派頭然即以格物訓作無欲與先師格物宗旨
似尚未契請先發明師門格物之說然後兄之云
云可從而質也

格物之物是意之用處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物
之說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必須用持敬工夫以成
其始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終
大學將此用功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年後方纔
拈出多見其不自量也已夫實心之謂誠誠則一
一心之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說誠意則不須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復說持敬而敬在其中矣故曰合之以敬而益綴
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傳致知格物非有缺
也誠意之好惡即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即是
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慎獨即是致知
慎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
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是寂感相乘之機非即
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致知格物者誠意之
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補之以傳而蓋
離格物是聖門第一段公案致知在格物謂不離

倫物感應以致其知也天生蒸民有物有賦良知
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感應之實事如有父子之
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倫
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矣
是之謂格物

未教謂物有本末一節乃是專啓下文重在本末
先後四字下文先致其知而後知至此先後兩眼
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本末兩眼也誠然誠
然愚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却非可以欲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訓也物是虛位格其不正以歸于正只從一念上
識取念不正則為邪物念正則為正物非若從其
在外而不由心也
未教謂諸生所問惡外物且不可况致格而去之
亦是善問凡必欲以無欲證之謂指惡外物之物
為父母人倫亦在其中非吾所謂專以為物欲者
也無欲須於人倫事物上磨豈可與惡外物之物
同乎云云是以一物為兩解反成纏繞若如先師
本旨人倫事物之物即惡外物之物本非二義在

八倫事物上磨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正是無欲工夫舜明於廢物之物即是格物之物謂之明者致其良知而無所蔽也元徑以物字在欲字者從古無此訓釋易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曰復小而辨于物曰言有物曰精氣為物記曰以卿三物教萬民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曰為物不貳皆未嘗以物為欲也即如孟子所謂物交物語意在引之然後為欲亦未嘗即以物訓欲也即如顏子非禮勿視勿聽視聽物也非禮之視聽方謂之欲勿視勿聽正是克己無欲功夫亦非并視聽為欲而欲格去之也克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未可即以己為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義兄授為一章兩解之義謂克己之己不礙由己之己無欲之物不礙本末之物夫己無二義物無兩解虛心善觀本自明白兄提得無欲話頭然緊隨處與他視貼故執見未肯盡捨耳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廿一

時時對針不使少有過與不及則發為好惡自感所偏忿懣親愛以下種種皆當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自誠意以至於天下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兄所謂以傳解經非如後儒別作一番話說者是也宋儒亦有扞去外物之說先師謂只說得去惡一邊外物亦須任物欲看若以外物為人倫事物則不可得而去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廿四

不容自己者也。區區所效忠於兄者，只在一字。點撥之間，於兄工夫若無甚加損，而立言設教，根極要領，關係不小。格物物字，仍望還他天生本來樣子，與倫物感應之物平等體，完弗以款字為訓。蓋父兄鏡劔所謂物也，不為情所移，不為垢銹所蝕，是無欲以致之也。本自平順，無可疑，粵自聖學不傳，沉溺於即物窮理之說，買貨馬求之于外，已千百年於茲。先師從萬死一生中，悟破良知之旨，提出立教數十年，未海內信而從者漸衆，始知反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五

與存齋徐子問答

存齋徐子曰：公既高年，階明歲八十矣，今忽忽作別，恐後會難，必將逐虛度。此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吾人年入榆暮，後來光景無多，隨身資糧，任何幹辦，一念相應，即無生死，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公待予所得，幸一一見教，庶不辜此行也。

徐子曰：竊謂人之良知無聖無凡，無古無今，但能存此，即隨身資糧，具足何勞更辨幹？亦何生死之不可超？佛家所謂常住法身者也。吾人年雖已入暮，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宜少懈，請各於此加勉，何如？

先生曰：良知本來具足，本無生死，但吾人將意識承受，正是無刹以來生死之本，不可不辨也。望我公密察，弗將魚目混珠，吾道之幸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五

徐子曰：知與識，吾人誠未能明辨，但其病根却緣只以良知作談論，而不會實致其知，譬如屢人不會蓄有本珠，故遂以魚目為珠耳。今請更為後學發明，致知工夫何如？

先生曰：良知無知識，則有分別，向請教譬，如明鏡照物，鏡本無黑白，而黑白自辨，乃照之用也。以照為明，奚啻千里若直下認得，無知本躰，百凡應感一照而皆真，方不落生死，不是識神用事。徐子曰：鏡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為塵垢所蔽，須用力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工夫否？

執非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終無益而即其談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汨沒於識而不自知矣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工夫不落想像推測若我公見教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不是說了便休然須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塵埃可惹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躰若此外加一毫幫補湊泊終日勤勞祇益虛妄而已

徐子曰我公見教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躰

龍鑿文集卷之六
甚善甚善蓋工夫本躰原非二物故無二用若以工夫可無則本躰畢竟不可復而當應用之時不免求助於幫補湊泊矣

先生曰某所請教不是謂工夫為可無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躰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躰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

竟語

徐子曰若果如此則工夫不必求增亦自無可增矣此教語誠究竟義佩服佩服

答五臺陸子問

萬曆庚辰春先生遇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謂曰八十老僕生死一念比舊較切究明此學共證交脩同心之願也陸子因舉大慧謂若要徑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一念子啐地折瀑地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將妄想顛倒

龍鑿文集卷之六

六

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為拄杖不得將心等悟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躲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不得颺在無事甲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之無聊賴時莫怕落空能知得怕者是誰心頭契慌慌轉覺迷悶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歇提撕來提撕去忽然因地一聲便見倒斷也此是大

慧老婆心切拖泥帶水破生死之利刀舍此更無
可用力處先生曰予舊曾以持話頭公案質於先
師謂此是古人不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此
法門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般若所謂智慧也嗣
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及
違磨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從前
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復成義
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八識田中如嚼鉄
酸餈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使之認取本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光

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未嘗有實法與
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扣陸子看話頭與
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曰若要了生死必須
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再得八九十年也了不
得先生曰此盡言苦心也今將先師知之一字作
趙州無事話頭日用應酬時時不昧此一點靈明
不作知解想不作道理會亦不從知上躲根亦不
作玄妙領畧此便是了了常知宗派否陸子曰公
案不得致良知四五十十年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

承且了世間法幹經世事業若了生死出再間
事必須看話頭方是大超脫勾當二者不相和會
君請擇於斯二者先生曰世出世法本非兩事在
人自信自悟亦非和會使之一也若教誨我致良
知功夫欠誠一真切未免落知解涉義路未能脫
得凡心尚以分別為知未曾復得無知本性不敢
不自力若要舍致良知另看箇無字話頭真是信
不及且持話頭只為要見般若本覺真心良知即
是智慧無有二法若教舍了良知所持又何事耶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二十

陸子因請問致良知功夫先生默然良久曰子信
得良知未溪不曾在一念入微切已理會故以為
有二法且子自信看話頭果得專精綿密無滲漏
否今年已六十亦諛看緊時候可得時刻堅持打
成一片精神融結無間斷否一切凡心習氣之萌
能以無事話頭頓放在何處若以為功夫未熟還
須從根上究竟光明種子以求全體超脫未可專
以熟不熟為解也金剛楞嚴有四相有四病妄認
四大為我相離我視他為人相所憎為衆生相爾

愛為壽者相有住有止有任有減為四病四相不出人我愛憎四病不出有為能所九動氣時皆是我相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虛室為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良知兩字是從萬死一生中提撥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善學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莫過於濂溪明道只在人天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為初禪色界為二禪無色界為三禪雖至非非想天尚住無色界內四禪始為無欲阿羅漢始出三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亦是假名捨歸一念心忘念慮即超欲界心忘境緣即超色界心不着空即超無色界出此則為佛乘本覺妙明無俟於持而後得也先師謂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旨則別蓋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太虛太虛中豈容說輕說重自生分別子既為儒還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共究良知宗旨以篤父子以嚴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給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六

廿一

隆千聖之正傳儒學明佛學蓋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恩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六

廿一

陸光宅與中
周汝登繼元甫校閱

南遊會紀

萬曆癸酉同卿漸庵李子五臺陸子緘詞具舟迎先生為南滁之會既而學院楚侗耿子使命遠至期會於留都先生乃以秋秒發錢塘達京口遠冢宰元洲張子北上泊舟江壩過訪舟中云嘉靖丁亥陽明先師赴兩廣至省拜謁與聞良知之訓教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七

人立必為聖人之志親師取善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明快切實佩服不忘先生因以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事出於天下公論當替決題覆固已分事也且云留都行時有一卿長以兩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偽學漸謂奔競本須抑只如不肖散部遠臣 聖明一時誤用豈奔競所能及若偽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鑒但當虛心以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槩之是欲抑而反揚非所以自愛也翼日走全椒訪南玄臧子之廬諸友數十

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臧子嘗有一念起三界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帶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與大衆相別多年所作何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况色界與無色界乎衆中聞之惕然

漸庵李子五臺陸子偕同志百餘人謁先師新祠即會於祠中李子叩儒與佛同異之旨先生曰豈易易言也未涉斯境妄加卜度謂之綺語請舉吾儒所同者與諸公商之儒學明佛學始有所證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七

毫釐同異始可得而辨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良知者性之靈即堯典所謂峻德明峻德即是致良知不離倫物感應原是萬物一體之實學親九族是明明德於一家平章百姓是明明德於一國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親民正所以明其德也是為大人之學佛氏明心見性自以為明明德自證自悟離却倫物感應與民不相親以身世為幻妄終歸寂滅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其大凡也

問者曰佛氏普度衆生至舍身命不惜儒者以為
自私自利恐亦是扶教護法之言先生曰佛氏行
無緣慈雖度盡衆生同歸寂滅與世界冷無交涉
吾儒與物同體和暢斯合蓋人心不容己之生機
無可離處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成輔
相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所賴以立也

兩峯孟子問大舟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
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螭螭轉九九中空
處一點虛白乃是螭螭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
龍龜先生集卷之七

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螭螭化去心死神活所謂
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
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化可為愚矣
或問先生云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有
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此說
似是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有申韓
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有無用之
體無體之用故曰體用一原
或問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倪即

言端之端倪即天倪之倪人入所自有然非靜養
則不可見字泰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即所謂樞柄
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茫蕩蕩無歸不如直指良知
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其養一點靈
明照徹上下不至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

乳峯謝子曰尋常間思雜慮往來憧憧還須禁絕
否先生曰心之官則思思原是心之職良知是心
之本體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根抵造化貫串人物
周派變動出入無時如何禁絕得他只是提醒良
龍龜先生集卷之七

知真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在堂豪奴悍婢自不
敢肆間思雜慮從何處得來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
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
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
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
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
交涉
問學者用功病于拘檢不能灑樂緣少縱逸又

病于不嚴肅如何則可先生曰不嚴肅則道不樂不灑樂則機不活致良知工夫不拘不縱自有天則自無二者之病非意象所能加減所謂並行不相悖也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為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為明眼人說即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為必不能盡同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五

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只如武王不塗而興師夷齊叩馬而諫二者若水火之不相入然同謂之聖何也使武王有一毫為利之心不出於救生民夷齊有一毫好名之心不出於明大義則是亂臣淺夫之尤者也此可以為觀人之法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蕙嶺借路過來是否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昔香嚴童子問滿山西來意滿山曰我

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證悟始得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為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旨義黃姬孔相傳之學脉儒得之以為儒禪得之以為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六

若夫儒釋公私之辨悟者當自得之非意識所能分疏也

先生謂孟子曰自先師拈出良知教旨學者皆知此事本來具足無待外求譬諸木中有火鑛中有金無待於外爍也然而火藏於木非鑽研則不出金伏於鑛非鍛鍊則不精良知之蔽於染習猶夫金與火也卑者溺于嗜慾高者悞于意見漸漬淪流無始以來之妄緣非苟然而已也夫鑽研有礙鍛鍊有機不握其機不入其竅湯然以從事

析木為塵碎礦為粉轉展煩勞祇蓋虛妄欲覓金
火之兆微不可得也寂照虛明本有天然之機寂
動于意欲始昏始蔽消意遣欲存乎一念之微得
于罔象非可以智索而形求也苟徒恃見在為具
足不加鑽研之力知所用力矣不達天然之義皆
非所為善學也

先生曰天地生物之心以其全付之於人而知也
者人心之覺而為靈者也從古以來生天生地生
人生物皆此一靈而已孟子於其中指出良知直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七

是平鋪應感而非思慮之所及也良知不外思慮
而思慮却障蔽良知故孟子尤指其不慮者而
後謂之良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良知也而納交要
譽惡其聲則慮矣見嘍噉而不屑不受良知也而
宮室妻妾得我而為之則慮矣故曰天下何思何
慮此正指用功而言非要其成功也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
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
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

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出胎時提
出故曰回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真性既立而胎
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却從孩提時提
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慮曰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性夫以未生時看心
是佛氏須起還虛之學以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

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
良知之凝聚為精流行為氣妙用為神無三可任
良知即虛無一可還此所以為聖人之學若以未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八

生時兼不得出胎以出胎時兼不得孩提孩提舉
其全天地萬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
拈出者未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強合而同
或排斥而異皆非論於三教也

或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
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為先天之
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無全牛
非脉理象解之謂也故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大約
謂知天機者見在物先猶言見天機為物變化也

死之關鍵在吾目中猶庖丁見牛脉理之明也故
 曰邵子竊美造化一陰一陽之謂道冲漠無朕之
 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氣也成之者性則人
 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
 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
 外別有先天也道即陰陽冲和之本體繼善則其
 生生不息之真機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
 曰近取諸身非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
 諸此人能知性善而完復於道則聖可幾矣顧中
 龍龜先生集 卷之七 九
 入以識取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取之則仁者見
 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知以欲渾之則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先生曰戒慎工夫直是從炯然無欲真心見前便
 是達天德此功夫極細密不容有一毫加減加即
 助滅即忘佛氏謂靜曰滅動不滅照夫靜中無朕
 何者為動何者為照而又一心以滅之則已不勝
 其擾矣而又安能靜也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
 象固類此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離
 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即見在一
 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為身故有生死相一
 念偏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
 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來飄若一念
 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為四大所拘管本無
 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負大丈夫為此一大事
 出世一番也
 或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之
 龍龜先生集 卷之七 十
 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者嗇
 也凝聚保合也不敢為天下先者讓冲禮卑也慈
 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為之先是用九之
 無首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嘗動之說有諸
 先生曰然莊渠為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帥問子才
 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我道心
 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荆川請教
 莊渠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再問因究其

說子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即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莊渠曰聖學全在正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請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為天根天根即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七

十一

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諸已方謂之信子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應感上致此良知便是格物一時不致良知視便妄視聽便妄聽喜便妄喜怒便妄怒便不是格物之學推之一切應感食息動靜出處去就無不皆然良知即天良知即帝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一世只

有這件事得此槩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以時言在虞庭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即落聲臭非夫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熙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七

十二

洞山尹子為主相期同志大會於東園請曰朋友講習麗澤之益也今日之會不可以無言先生默然徐荅曰嘗聞之講學有二有講以身心者有講以口耳者諸公褒然聚于一堂神肅氣冲一念兢兢如見如承揖讓酬獻笑語周旋秩然皆中於度無過可舉身心之益莫大於是只此是學使平時應感皆如今日勿以凡心習氣乘之便可以證聖功不但寡過而已若於此復欲有言非贊則狂矣諸公歛容曰不講之講乃真講也

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正
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
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減擔法
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顏子在陋
巷終日如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顏子
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闊曠伎倆盡情拋捨學
他如愚默默在心地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為
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
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
學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三

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
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
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
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
補些子此千聖學脉也

華陽明倫堂會語

句曲邑令丁子禮原請於陽山宋子迎先生至集
諸生百數十人大會於明倫堂宋子曰諸生曰求
經師易求心師難今日之會亦非偶然學而後有

諸生不能問知未嘗學也因相繼以請紀其荅
問如左云

先生曰五教之敷肇於虞廷人生在世上下則為
君臣父子左右則為長幼朋友內外則為夫婦未
嘗一日不與人交接不能逃諸虛空在父子則有
親在君臣則有義在夫婦長幼朋友則有序別信
是為五品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湏臾離也三代
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上以此為教下以此為學而
無有外物之遷多岐之惑所以人人親其親長其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四

長而天下自平也教弛學絕民不興行雖以明倫
名堂學者遷於外物惑於多岐惟務於記誦詞章
之習以梯進取媒利祿名與實相悖而馳溈然以
為學止此矣而不復知有明倫之事心性之求間
有以心性之說招之米歸者闕然指為異學將落
吾事若是而求風俗之美追隆三代不可得也所
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父兄愛敬由於所性之固
有聞吾明倫之說將有憬然而悔翻然而悟沛然
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者矣

丁子請示為學之要先生曰孔門之學惟務求仁
論語一書開端便提出個學字所謂學者是明善
而復其初非徒效先覺之所為也時習是常明常
復之義善即是恒性初即是良心也理義本自悅
心私欲間之始有不悅時習則不為私欲所蔽故
悅古學字與孝字通用下章即拈出孝弟二字為
行仁之本中間所答問仁問孝事父母友兄弟之
說不一而足及至孟子發明親長之義更為切要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只是各節事親從兄乃其名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五

之實也七篇之中道性善陳王道明聖學那一句
離得孝弟管晏事功以孝弟而郵之揚墨仁義以
孝弟而開之繼往開來之功以孝弟而叙之復提
出不學不慮良知兩字示人以用功之要入聖之
機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諸生請問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天下只有箇知
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
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
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箇知已自盡了孟子說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正
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
是合一陽明先師因後儒分知行為兩事不得已
說箇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
念上取証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真察
即是知行兩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
非故為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六

以後有許多紛紜酬酢合幹的事如何能得不學
不慮先生曰此正是入聖脉路學是學甚麼慮是
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得他
不慮之體而已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直
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失此赤子之初
心而已譬之種樹雖至於參天合抱亦只是不失
他最初此子萌芽之生非能有加於毫末也
或問朝聞夕死之說如何是聞道先生曰愛生死
者未可以死只為有愛根在聞了道此心已了萬
緣放得下無復有愛根牽纏繞可以死其實死而

未嘗死也

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一句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為主宰人生在世有閒有忙有順有逆毀譽得喪諸境若一點靈明時時做得主宰閒時不至落空忙時不至逐物閒忙境上此心一得來即是生死境上一得來樣子順逆毀譽得喪諸境亦然知生即如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本未嘗有生未嘗有死也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七

十七

宋子命諸生歌詩因請問古人歌詩之義先生曰古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琴瑟簡編歌咏舞蹈皆所以養心然琴瑟簡編舞蹈皆從外入惟歌咏是元氣元神所合和暢自內而出乃養心第一義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只是詩言志歌永言四德中和皆於歌聲體究蕩滌消融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基位育之本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非哀則未嘗不歌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非再歌之謂使反之性情以自考也禮記所載如抗

如墜如槁木貫珠即古歌法後世不知所養故歌

法不傳至陽明先師始獲其秘以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四義開發收閉為按歌之節傳諸海內學者始知古人命歌之意先師嘗云學者悟得此意直歌到光舜羲皇只此便是學脉無待於外求也或問進德居業先儒分心與事作兩項解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事此一段文言便是一部大學宗要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天德也乾乾只是箇忠信之心忠信所以達天德也德不可以懸空去進必有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七

十八

業次以為之居吾人終身功夫只是言行言是行之元顯者當下可見修省言辭所以立己之誠意正是進德之業次如要進場即文字便是進場之業次非有二也此是正心誠意之事然誠與不誠只在一念良知上辨別知至是良知至之即是致良知從一念入微處用力故曰可與幾也良知貫徹始終終之是致知功夫不息義是幾之安慶功夫不息則時時不息其幾故曰可以存義也在上居下不驕不憂是與天地國家相感應乾乾時惕

之實學也

宋子命坐中諸生誦牛山之木一章誦畢請曰夜
氣之義何如先生曰此是為喪其良心者提出箇
生與與人看息是入聖路頭如牛山萌孽之生也
平旦虛明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便是是非本心養
者養此虛明之體不為旦晝所梏亡也所養之得
失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存正是養心之法操是操
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人心虛明湛然其
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
龍谿王先生集 卷之二 十九
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為還他活潑之體不
為諸境所碍斯謂之存若不知練習梏於旦晝之
所為斯謂之亡譬之操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
體善操者得此舵柄入手游移前却隨波上下順
逆縱橫自無所礙若執定舵柄不能前却舟便不
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
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為存出為亡也
或問志伊學顏之義先生曰士之處世所重全在
立志過與不過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莘野耕叟

龍谿王先生集 卷之二 二十

便以天下為己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
已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蓋其萬物一體
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己使其終身不過亦是窮
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個榮達的耕叟非
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謂之
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既有此志必須學以充之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
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相對貳與一相對顏子
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
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
謂之絕學
先生曰天之生才中人為多上智下愚間可數也
方諸易道上智為吉下愚為凶中人為悔吝上智
下愚不可移中人者悔吝之機可以趨吉可以向
凶古人立教皆為中人而設吾人今日之學若欲
讀盡天下之書格盡天下之物而後可以入道則
誠有所不能者只求諸一念之微向裏尋完一念
自反即得本心吉凶趨避可以立決人人可學而

至但患無其志耳先師云下愚不移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不肯移只是無志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况中才之士乎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新安舊有六邑大會每歲春秋以一邑為主五邑同志士友從而就之乙亥秋先生由華陽達新安郡守全吾蕭子出迎曰先生高年得無與馬之勞乎郡中士友相望久矣乃灑掃斗山書院聚同志大會於法堂凡十日而解蕭子曰古云一日暴之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一

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師去此數年今始厚臨豈徒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芽之暢茂條達不可得也因命諸生紀會時所發明以永佩服云

蕭子首舉大學請問以為大學一書所重只在好惡兩字先生曰然好惡只在致良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良知也毋自欺者不欺此良知而已如好好已如惡惡臭求以自謙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不使有所忿憤有所好樂心之正也無作則

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好而知惡惡而知

美家之齊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不至拂民之性

國治而天下平也或問只致良知可得乎天下否

先生曰此本易見世人但玩而不自覺耳所惡於

上謂之良知母以使下即是致知所惡於下謂之

良知母以事上即是致知前後左右皆然上下四

旁均齊方正此之謂絜矩之道矩即所謂良知也

或問格物之義或以格物為至其理或以格物訓

作無欲其旨何如先生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良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二

如是天然之則物是倫物所感之應迹如有父子

之物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

應感迹上循其天則之自然而後物得其理是之

謂格物非即以物為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

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為物意到動處便易源于

欲故須在應迹上用寡欲功夫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是之謂格物非即以物為欲也夫身心意知物

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只是一事身之主宰為心

心之發動為意意之明覺為知知之感應為物正

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此虞廷精一之旨合內外之道物從意生意正則物正意邪則物邪認物為理則為太過訓物為欲則為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也

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乃操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如何執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不為且晝所特斯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亡昨在華陽與諸生論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三

及曾以操舟為喻今復請以操兵為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此操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謂與非以操為入舍為出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若執定則為典要不可以適變矣

或問致虛之義先生曰心為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窳子譬如鷄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

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所謂密機也

或問易之為義宋儒解為隨時變易以從道何如先生曰此只道得一半日月為易一剛一柔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日月有精明之體而後有隨時變易之用希微玄虛不可以形求故曰易無體所謂先天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剛柔所以立本也變通所以趨時也易即是道謂之曰從猶一之也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廿

者良知也

蕭子問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罔象故運甕者在甕外以無用為用也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却似箇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眼若無人及至夫子問他却舍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春服始成三三兩兩浴沂雩詠其日用之常一毫

無所顧忌狂態宛然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贖斥
夫子反喟然嘆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之迹
未嘗有意為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且於其中且
將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照熙即唐虞舜衣之
治童冠追隨即百僚師讓之化舞雩風詠即明良
賡歌之氣象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既所謂以
無用為用也孟軻氏云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
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其願學之志也自聖學亡此
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了當得三子之所欲
為尚未較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廢幾
近之當時君臣方且秉執周禮毅然欲有所為雖
知其賢而不能用且天斬其年不及需於大行所
謂世與道交喪也使夫子之嘆徒托諸空言可慨
也已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廿五

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為之崇也念有往來
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
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
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
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為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
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
輪迴識變為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為允
夫言謂之有可也為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
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
足以語此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廿六

或問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為堅白不足自
試於磨涅何如先生曰天下之堅莫如玉天下之
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磷者以其有形有色
故不能免於汚壞所謂器也夫子是從無處安身
立命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
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
微矣當昨三家以大夫而叛諸侯佛肸以陪臣而
叛大夫其稱名借號欲將國命挈而歸之公室亦

倡義之舉也孔子欲往亦隨三都之意此是夫子
反正之微權知其勢不可行故卒不往豈門弟子
之所能識也

或問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於義何居先生曰
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得於天而異於禽獸者
惟有此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率此則謂之道
修此則謂之教其應於用也耳自能聽目自能明
遇父自能孝遇兄自能敬無他物也以時而出天
則自見灑掃應對是其致用之時也時遇灑掃不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七

廿

疾不徐時遇應對不阿不激循其則而不過是為
制事之義宰物之神皆靈明之妙應也此易簡直
截根源辟之空谷之聲自無生有一呼即應一應
即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古今無內外炯然獨
存萬化自此而出天以之清地以之寧日月以之
明鬼神以之幽山川草木以之流峙開落唐虞以
之為揖讓湯武以之為征誅大之為仕止進退小
之為食息動靜仁人之所憂智士之所營百姓之
所與能盡此矣所謂一點靈明者良知也精義以

神者致其良知之用也外良知而知謂之鑿舍致
知而學謂之蕩其機存乎一念之微聖狂之分罔
與克之間而已是為虞廷精一之傳孔門退藏之
旨千聖之學脉也辟之眼際之毫只緣太近所以
不見可謂至微而顯者矣

龍南山居會語

定宇鄧子將北上渡錢塘訪先生于會稽會宿龍
南小居陽和張子康洲羅子與馬中夜鄧子擁衾
問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七

十八

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為知失其本
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本無知不
起分別之意方是真非非之明鏡之鑑物鏡
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
之影以照為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
端也端即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渾然真體
本無分別見此方謂之見性此師門宗旨也曰學
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
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笑

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岸法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今三者都不做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立於千聖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子可謂見其大矣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夫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翁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為而我無為冥權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塵勞心遊遠古一以為龍一以為蛇此世出世法也非子之狂言無以發予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鄧子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九

復密印曰康洲陽和二子曾見此意否曾得破除世界否先生曰康洲温而栗陽和毅而暢康洲如金玉陽和如高山大川但得循守隨身規矩以天地為法以聖人為師時時不忘此念便是世間豪傑作用久久行持水到渠成自當有破除處不須速說質明復相與為蘭亭之遊尋永和流觴故事瞻拜陽明夫子墓所以慰生平願慕之懷鄧子復謂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為好學止曰不遷怒不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此後儒訓解閔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子憮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非後世所能及所以孔門注意如此之深以為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次日解羅而別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極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三十

清陰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窺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踈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為自信也鄧子復書曰讚向往左右非一日矣夜半倒陳所見以聽可否而翁慰我曰可故遂輕於別去及今思之殊覺未竟尊旨竊為恨之千里而來事孰為大碩草草哉生之意但欲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七

三

便是真種子而習氣所牽言語威儀猶未免做作落在第二義竊自知之矣蓋人所謂密而我輩以為踈人所謂因而我輩以為漏者也承諭知門下愛我過矣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敢不拜命

白雲山房問答

白溪王子偕諸友饌先生於白雲山房先生曰予念諸友相與之情不欲虛辱古人於旅也語况同志之會可徒飲食相徵逐而已乎古人立教憤而後發非而後發迎其機也機未動而語之謂之強

肝君子五教各問居一焉辟如醫之治病必預疾者先述病原知其標本所在藥始中病不為徒發望氣切脈終不若自言之真也象中因請問曰嘗聞之為學只在理會性情請問理會性情之方先生曰此切問也人生在世雖萬變不齊所以應之不出喜怒哀樂四者人之喜怒哀樂如天之四時溫涼寒熱無有停機樂是心之本體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失之則哀得之則樂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古人謂哀亦是和不傷生不滅性便是哀情之中節也諸友復請曰程門上蔡十年去得一矜字明道歎其善學今覺性情不傳中和只是傲傲生於客氣傲矜之別名也數問去傲之方先生曰此尤切問也傲凶德纒傲意氣便驕聲色便厲自處便高視人便下惟恐一毫喫虧受侮丹朱與象之不肯只是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為讓讓德之柄也處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惟知自反盡分先意順承忠信孝友未嘗有一毫憤戾之態讓之六父無凶德內止而外順也客氣與主氣相對辟如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七

三

今日諸君作主百凡自為貶損酒清雖渴而不敢飲，儲豐雖饑而不敢食，處於下位而不以為屈，終日百拜而不以為勞，盡為主之道也。若是為客，未免易生彼我較計之心，氣便易盈，志便易肆，便有許多責辨入處，若能為主而不為客，志氣自然和平，視人猶已計較無從而生，不期讓而自讓矣。諸友復請曰：吾人見事舉業得失營營，未免為累，不能專志於學，將奈何？先生曰：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於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意之所用，龍鑿志業集 卷之七 廿三

語所謂無益而反害君子不貴也。諸友復請曰：吾人處世未免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未免累心。奈何？先生笑曰：此亦切問也。何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能了心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尚有吳月，尚有虧造物且然，吾人苦苦要求滿足，亦見其惑矣。夫理會性情是保攝元氣之道，消客氣是祛邪之術，習舉業是應緣之法，隨分了心是息機靜養之方，皆助道法門也。區區賴師友之訓志存尚友，頗知在性情上用功，夫窺見未幾之肯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見人之不善若己免之，惟恐其陷於小人，凡人以非禮相加，只知自反常見已過，不敢以勝心浮氣加於人，雖惡人以暴橫相

臨亦惟自反必有可致之由不敢作惡於人見在料理身家種種缺陷皆作意安常覺平滿無有不足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默窺造化貞勝之機惟在虛以待之而已諸君皆一日千里之足區區非身為教但欲借此為諸君助鞭影耳諸友復請曰越中豪傑如林我輩此會有指而非之者有忌而阻之者又有觀望以為從違者若之何而可孚衆人之情不負先生之教也先生曰非者忌者緣彼未曾在身心上理會言雖過情不深咎善學者聞

龍野先生集

卷之七

廿五

之莫非動忍增益之助以舜之有德臯陶陳謨尚擬以丹朱戒以湯游傲雷若命項革然者舜皆樂取而無違此同人大智也若觀望以為從違却更有說此皆豪傑之輩有志於此者但恐因依不得其人路頭差錯為終身之累耳言念諸君平時雖不能無差謬然皆可改之過五倫根本皆未有傷辟之昨妻只今但求一醒種種夢事皆非我有諸君不必復追往事只今立起必為聖人之志從一念靈明日著日察養成中和之體種種客氣日就

消滅不為所動種種身家之事隨緣遣釋不為所累時時親近有道誦詩讀書尚友千古此便是大覺根基或平時動氣求勝只今讓下得來或平時狗情貪欲只今廢靜得來或平時多言慄競只今沉默得來或平時怠惰縱逸只今勤勵得來寢微寢昌寢幽寢著省緣息累循習久脫凡近以遊高明日臻昭曠不惟非者忌者漸次相協其觀望以為進退者知其有益自將翕然聞風而來無復疑畏是長養一方善根諸君錫類之助也若夫徒

龍野先生集

卷之七

廿六

發意與不能持有不可奪之志新功未加舊習仍在徒欲以虛聲躡召求知於人不惟非者忌者無所考德一切觀望者不知所勸亦生退心辟諸夢入清都自身却未離濁劍斬截一方善根在諸君亦不能辭其責也白溪謂諸友曰吾輩聞此警切之教不覺動心發明主氣容氣尤為聞所未聞古云處貧難處富易僕藉遺資似覺稍易諸友不可不加勉也先生聞而喜曰白溪肯發此念尤為難得雖然生於愛患死於安樂富貴福澤不過辱吾

之生貧賤憂戚方能玉汝於成大抵逆境常存戒心順境易至失脚在諸友用當勉在白溪尤不可自忽也

書太平九龍會籍

予赴會水西太平杜子質偕同志二十餘輩詣會所請曰質昔聞先生之教歸而約諸鄉立會於九龍始而至會者惟業舉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茲幸先生至敢請下教以堅其約乃携貢子玄畧周子順之吳子崇本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

廿七

子女舟從藍山歷寶峰以達九龍會者長少餘三百人鄉中父老亦彬彬來集以一見為快學究及庵僧先期俱有夢兆以為之徵會三日將出山杜子請一言以示勸戒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以誦書博習農以力穡務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貿遷有無人人各安其分即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中程子有云吾於父子兄弟長幼朋友之間多少不盡分處知不盡分而後能安分知安分而後能無過分之求無過分之求則可

安業不遷以成其初學之志昔者伊尹耕於有莘而樂堯舜之道便是即農以為學傳說在於版築膠鬲在於魚鹽便是即工與商以為學當其未發未舉之時惟知安分盡業原無榮祿之想及其出而為卿為相不過隨時展錯以成應緣涉世之功於本末性分未嘗有所加損也矧士尤四民之首以希賢希聖為實學以萬物一體為實功苟其未遇則聶孺咕嗶以博靡相高以白字爭巧而不知強恕反身為何事及其既梯進取則上者矜藩籬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三十八

以博名次者循繩墨以奉職下者營屈潤家以為得計而不知明德新民為何事是分學與業為兩途不知業有所遷而學亦隨廢何以先細民而成其為大人之學哉是故處則有學業出則有職業農則有農業工商則有工商之業卿相則有卿相之業、者隨吾日用之常以盡其當為之事所謂素位而行不顧乎外者也惟諸君共勉之

興浦庵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於興浦山房因置榻圍中

共修靜業沈子蓋儒而世禪者也達世友王子泗源訪予山中暮陽和藹思得一晤乃相與拉張子太華放剡曲之舟蘆花浦下與陽和相慰勞扣關蓮池出迎坐丈室鏡子正峯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得家察與觀之者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泗源謂察念不離于意如滌穢器須用清水若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為宗性與意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常以智慧觀照自性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七

三九

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止可初學覓路非本原實用處也蓮池謂察即觀也察念始不落空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無記空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墮虛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慎也辨久不決陽和請為折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揚所以有落空之疑辟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而黑白自辨此即觀以該察也因黑白之辨而本體之明不虧此即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

真觀者也盥而不薦有孚顛若乃形容觀滌氣家故曰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即是以此觀出教化也西方奢摩陀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輪乃觀中漸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精魂然蓮池所舉察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觀無從入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即誠意觀即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躰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非有二也陽和子更須加一言以相正尤見交修之益不為虛也已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七

四十

龍谿王先生全集

門人 張元孟叔學甫編輯
王鍾瑞慎甫校閱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為學一大規矩
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焉盡
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矣大人為
學之道在于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靈根于天性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統之躰也欲明明德在
于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虛靈之貫徹親之所以
達天地萬物一躰之用也明德以親民其攬在于
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
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賦
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
加損于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少有擬
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
彼二氏之虛罔空寂騁其私智于過高而無有乎

家國天下之施五伯之權謀術數溺其私心于卑
瑣而無有乎誠愛惻怛之實是皆不知止于至善
之過也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即本體以為功

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由已是道盡
恐人信不及故復說知止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
要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真知也心之本躰
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
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
有定向故能不動而定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不危而安蓋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
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絃綸酬酢與國家天下
相為應感所謂慮也有欲始窒而不通知止以至
于安則有以復其無欲之躰故無所不通而能慮
易云介于石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
得者得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
乎用謂之親民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此用功
夫以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
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

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木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未自治也始作而終自成也近道云者與道猶有二未至于能得也此是用却困勉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躰功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二既正是詳言先後功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躰為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三

已任不如此便流于私心小智而為小人矣夫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于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于家須先修其身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於耳心本能言發竅於口心本能動發竅於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躰之動以定命也無心則

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無形躰無從而正纔欲正心即屬于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善有不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誠意云者真無惡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惡善之攬則在于良知良知者是非之心善惡之則不致其知則真妄錯雜雖欲免強以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云者非若擴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為爾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至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四

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之于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之意始誠誠則有

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
于禮身可得而修矣士庶人以一家為感應則謂
之家齊鄉大夫諸侯以一國為感應則謂之國治
天子以天下為感應則謂之天平是之謂明明德
于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于末始而終
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
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真好真惡
毋自欺其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任復其良
知之體而已修身者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八

五

而已好惡同于一家則家可齊好惡同于一國則
國可治好惡同于天下則天下可平自誠意以至
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是非
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之德業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
之志悟其巧于規矩之外其孰能與于此乎先儒
嘗有三綱領八條目之說矣嘗有敬為聖學始終
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之義矣自今言之綱領
惟一綱舉則目張領挈則表順若曰三綱領則將

何所施其用于條目者功夫先後之次第如環之
相連不可以節段分也若曰八條目則將何兩陳
其數乎實心之謂誠誠即敬也一心之謂敬敬即
誠也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在其
中矣若曰敬以誠意不幾于贅乎蓋其既以格物
窮理為致知則于身心若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
為聖學之始終而不自知其說之非耳格物致知
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
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謂知本此謂知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八

六

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亡而有
待于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以傳而益
離此不得已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本心而
道之所在不得不與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先師
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虛心觀之不以一毫
意必向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
若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中庸盡性之書子思子懼性學不明于世學者夫

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曰世之人認
欲為性故以性歸諸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
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躰無所
障蔽無所汚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
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
雖欲率性而行為欲所碍不能即達必須遵道而
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
曰天性則道曰天道教曰天教中庸為誠之者而
往修道之事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十

教一念獨知不容自昧若天有以啓之故曰天道
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由教而入者由諸此而
已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
及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不睹
恐懼乎其不聞不覩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懼修
之之功無間于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覩雖隱
不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即費而隱之隱微即
微之顯之微莫見莫顯即所謂躰物而不可遺也

故君子必慎其獨者申言不可不戒懼之意非加
謹也謹于一念獨知之微正所以奉行天教也未
發之中性躰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
和道修而性復矣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
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即感而寂非寂而後生感
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致中和則大本立而
達道行為天地立心而天地于此乎位矣為萬物
作宰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
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為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致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八

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
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盡性以至于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
傳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己之
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蜂蟻虎狼為率性之
事似為戲論禮樂刑政既以屬之教矣由教而入
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懼慎獨之功似為剝法以不
親不聞為靜存莫見莫顯為動察則非動靜無端
之功以隱為暗處微為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

未發之中由戒懼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
有病瘥之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撓偶
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懼之內更有可約即為着空
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即為緣物中和原是一道理
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支聖學只論見在功
夫以効驗求位育或失則溺凡此數端皆顯然同
異可指之迹善學者當知所辨矣昔者明道見人
解中庸嘆曰只怕連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予豈敢
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
修自復實躰諸身徒騰口說以咨同異得罪於儒
先亦甚矣

張栻全集 卷之八

九

先天後天解義

或問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布列方位迥然不同何
取於義而云爾也先生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非
人力之所能為後儒特未之深察耳夫伏羲八卦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謂之四正震兌巽艮則居於
四隅此存躰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離南坎
北震東兌西謂之四正乾坤艮巽則居於四隅此

張栻全集 卷之八

十

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後一揆躰用一原先天
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躰在伏羲
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于伏羲也上下左
右四正相交四隅不相交交者變其卦躰不交者
易其方位乾下交於坤得其中爻而變為離坤上
交於乾得其中爻而變為坎離為火西交于坎火
主炎上而變為震坎為水東交於離水主潤下而
變為兌離居乾位而上交之坤運置於西南坎居
坤位而下交之乾運置於西北坤既居巽之位則
巽不得不移置於東南乾既居艮之位則艮不得
不移置於東北故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也吾人
處於天地之間上為乾下為坤離為日生於東坎
為月生於西艮為山巽於西北兌為澤滙於東南
震為雷奮於東北巽為風起于西南八卦成列此
寂然不動之躰即所謂先天也上下無常剛柔相
易山澤以氣通雷風以形薄八卦摩盪此感而遂
通之用即所謂後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
爻位周流行於六虛後天奉時以復於先天也坎

者陰中之陽命宗也雜者陽中之陰性宗也而其
機不外于一念之微寂感相仍互為體用性命合
一之宗也吾人可以觀學矣聞者憮然曰有執言
乎今而後知造化之為學也

河圖洛書解義

或曰河圖為順洛書為逆一順一逆造化之機圖
書五皆居中一皆居下造化示人之精蘊則既開
命矣敢問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則洛書以叙
疇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八 十一

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天地之間不過一
陰一陽五行而已陰陽之變不可勝窮陰陽之純
則為乾坤陰陽之雜則為六子若曰某點為奇畫
為某卦某點為偶畫為某卦一一比而則之則幾
於泥矣五行有氣有質皆藉於土天一生水水之
氣也一得五而為六水之質始成以至地五生土
土之氣也五得五而為十土之質始成五行者陰
陽之變化也至于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每疇之首不過以數起之與所叙之

疇絕無闕涉書曰鯀汨陳其五行天不畀洪範九
疇禹能嗣興治水成功天始錫之此其證也若曰
義禹畫卦叙疇之時河馬洛龜適至聖人因而驗
之如解谷律呂協於鳳鳴或如春秋成而麟出以
呈其瑞理或有之昔儒謂龜微物也可以起數乃
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絲絲點畫之盈
縮以為分合湊補也若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
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
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八 十一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叙
疇洛書固可以叙疇亦可以畫卦庶幾不失圖書
之本旨於學思過半矣

天地間一氣而已易者日月之象陰陽往來之跡
隨時變易道存其中矣其氣之靈謂之良知虛明
寂照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所以準天地而
稱綸之者必有本以出之非徒法象相示而已也
易者陰陽而已幽明生死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

之道也知者良知也致良知所謂說所謂情狀可
不言而喻矣天地之道知仁而已仁者知之不息
非二也痿痺則為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不遠不
過不流樂天而不憂安土而能愛莫非天則之自
然良知之順應也乾圓者良知之極於大而非蕩
也故不過曲成者良知之躰乎物而非清也故不
道幽明生死鬼神即晝夜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變動周流不為典要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
是謂無方之神無躰之易統有典要即著方躰不

龍龜先生全集

卷之八

十一

可以適變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道云只窮
理便盡性以至於合一也分為三事則支易心易
也以易為書則泥是皆未明于大易之過也善學
者能於一念入微求之得其所謂虛明寂照一躰
之恍惚不在書而在於我可以臥見羲皇神游周
孔之庭大丈夫尚友之志也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十聖立命真根子艮止
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躰者根之用皆

在于面惟背為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耳之于
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逸皆自然之
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盡性也目之
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為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
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為聲所引而聽止于
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
交不和則不交艮止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應
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
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無
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

龍龜先生全集

卷之八

十四

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絕應二
求禪學也應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
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
皆為之輸故曰益於背是以無用為用也知無用
之用則知無知之為知矣艮之大象復以思不出
其位謹之其旨尤微艮之為卦上下皆山故有兼
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
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艮非

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為職所謂天職也位為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不出位之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為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任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于無謂之沉空着于有為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常寂而感千聖學脉也睿為良知心之良知是為聖知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十五

不睹不聞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即墮聲臭滯暗聞非虞廷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順帝則也若曰豈不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所以文也禮曰巖若思敬德之形容徹動靜通有無聖學之要也或以時言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疏之淺之乎其為鮮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不知之樂乃為真樂古人之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澤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非也叩兩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柴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不受命以多識為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並舉而進之弗如之與子欲無言之誨所以做之者屢矣賜終疑焉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十六

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為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穎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主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師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邇濂洛以達於鄒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之為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為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為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為神也虛以通變不為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為是即顏氏所謂龍蹯先生全集卷之八

七

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為昧夫虛寂之躰反闕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底本所謂竊美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為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為月窟所謂姤也震為長子巽為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

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于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即謂之復成之者性

龍蹯先生全集卷之八

七

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于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九即師門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為無知之知歸寂之躰即天根也萬物備于我物為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

也意者動靜之端。致感之概。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問曰。堯夫之學。似即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為然者。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靜養。所得五十以後。自謂無復渣滓。可去。閒往閒來。謂之閒道人。蓋從靜中得來。亦只受用得靜中。此子光景。與兢兢業業。學不厭教。不倦之旨。異矣。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此意也。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為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弛。吾人從坐龍巖先生集卷之八十九

性與命本是一。孟子論性。蓋本于繫辭。維善成性之說。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即已屬在氣。非性也。吾黨肯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從事於德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因。對病之藥也。

性命合一說

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即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言。皆為抹世而發。春秋之時。性學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為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欲為性。即非自然之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為性。以護于所謂為命。故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其食說。色人之所欲。是性。然却有個自然天龍巖先生集卷之八十九

則在若一向任了欲。去不成。世界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論性而不及命。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于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者。一向諉于自然。也不成。在界盡性。正所以至命。故曰。有性焉。論命而不及性。君子不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為性。以甘食悅色為生理。而甘之說。昧了天則之自然。便是不知命。諉命于遇。以白與長為自然。而白之長之昧了本心之生理。便是不知性。一則推夫天理之自然。一則本諸自然之生理。使

人從重慶用力以歸于合一之宗此是孟子之法最善形容處非性待命補命待往揀故欲分而二之也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個不動心學者只是學個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告子認得性是心之生

龍巖先生集卷之八

廿一

理心是無善無不善的終身行持只是保護此心使之不動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四句是告子不動心之底本由前言之是外境使不入由後言之是內境使不出強制此心使之不動不出不入是後世禪定之學亦是聖門別派後儒以為冥然悍然豈足以服告子之心若孟子乃是自得之學不待強制而自能不動曾子所傳孔門家法也志氣之帥氣壯之充志至焉氣次焉次是左次之

亦非相次之次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一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無暴其氣正是持志功夫本盛大行勿求於氣是持氣求開塞不使暢達故謂之

恭志與氣原未嘗二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即坤六二直方大之旨乾以理言坤以氣言理是氣之主宰氣是理之運用坤所以順承乾施地所以順承天施妻所以順承夫施乾剛而用柔坤柔而用剛剛柔相易卦用一原乾坤一道也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復得

龍巖先生集卷之八

廿一

他直方大卦既非有加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義是心之制道是心之通所謂理也配如妻配夫之配心之聰發竅於耳而能聽心之明發竅於目而能視耳目視聽配乎心之聰明非視聽則聰明之出息故曰無是餒也理乘乎氣氣承乎理不可得而離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義謂事

皆合義正是說了義襲功夫而集義之旨遂亡乎
以一事偶合於義為義襲告子一生合義先孟子
不動心豈可以一事指之告子之學分內分外氣
脉不相貫通入於斷滅若孟子之學萬物皆備於
我合內外之道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即所謂義襲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
子即所謂集義也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
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則自
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
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
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
間求個正當處先師煮空鑪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
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
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告子之病在於義襲
物長所謂對病之藥有為之言若知致良知之學
時時求懺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於道又

聖賢全集

卷之八

廿一

聖賢全集

卷之八

廿二

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於諸
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
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決昭若指掌
自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
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
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遠變寂而通
感于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徇典要涉思為終身
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悶然指以為異
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伯雜之不為
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
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
死而哀者集義也為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
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為是義襲也過化存神
而皦皦集義也雖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
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為集
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為是非義襲也兩手
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正誼明道即是集義謀利計功即是義襲自

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洽於人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偽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行過好事轉貼身上行持以為集義正墮在義襲稟白名為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大槪括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乎

龍溪集卷之八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庵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據狃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爽然以為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充然以為天成念庵于懼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為收攝保聚之說以抹之其意以為日月之貞明人皆仰之至其所以生明未有測其然

龍溪集卷之八

致知難易解

者觀之於夕群動息矣然後真機回復而為朝觀之于晦六陰窮矣然後真陽逆受而為朔蓋藏不密者用不章畜不極者施不普收攝保聚乃所以為復為逆培其固有貞明之躰而達其天成之用也世之學者任任用為率性藉測億為通微倚計度為經綸執知解為覺悟良知所存亦已無幾蓋亦從事於收攝保聚無以爽然充然者自畫焉可也此念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因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躰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易者以言乎其躰也難者以言乎其功也難易之間有槩焉故曰善學者默躰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

意識解

予贈麟陽趙子有意象識神之說或者未達請察其義予曰人心莫不有知古今聖愚所同具真心以動自見天則德性之知也泥於意識始乘始離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本渾然識則其分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故聖學之要莫先於絕意去識絕意非無意也去識非無識也意統于心心為之主則意為誠意非意象之紛紜矣識根於知知為之主則識為默識非識神之恍惚矣譬之明鏡照物物本虛而妍媸自辨所謂天則也若有影迹留於其中虛明之軀反為所蔽所謂意識也孔門之學類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德性之知謂之屢空空其意識不遠之復也子貢多學而億中以學為識以聞為知意識累之也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良知之旨惟在復其心軀之本然一洗後儒支離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立齊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良知在人千

古一曰譬之古鑿鑿于塵沙明本未嘗亡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存乎其人也

三戒述

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何謂也夫色非徒怵情慾之謂凡境之相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穉氣柔易於緣境逐物知戒則兢兢常為主不為境遷不為物引嬰兒而有志如乳獅之處群而不斃如日之初升而群暗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何謂也夫鬪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藝

術與物為競常懷欲上之心皆鬪也壯年血盛氣充易於政任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卑自持虛中以米天下之益如群龍之無首如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何謂也夫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一生幹當可便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耗洩鼓舞已倦少得為是不肯舍之以圖遠業知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尚存不忍以姑恤自恕如金之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時而變者血氣也

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者莫非真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強蒙養以貞可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援謙光巽入自能處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躬之易通乎晝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為首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萬物此育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與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九

史難也君子之學不日進則日退徒欲好勝習之難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症藥物或為先事之防或為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己者也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徒負初志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力以收桑榆之功不敢以毫而自棄也

憤樂說

先生過嘉禾諸友會宿于東溪山房請問憤樂之義先生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

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本躬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為流通纔有一毫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暢之赫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淋漓滓盡融不為一毫私意所攪以復其和暢之躬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譬之于目自開自闔原是快快活活原是樂纔為些子沙屑所礙便不快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八

廿

活便入于苦欲復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沙屑而已亦非有所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心當不踰矩之時還有憤否先生曰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于學至于三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于立還有私意纏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不惑者志無所疑也未始不惑必須發憤以釋其疑不惑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志與天通也未始能與天相通必須發憤以通其微知天命便是樂

六十而耳順志忘順遠也順逆尚存必須獲憤以
抵于忘耳順便是樂雖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亦只是志到熟處未能從心猶須發憤以入于
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此志朝乾夕惕老而不
倦憤是天然之勇樂是自然之和暢故曰憤樂相
主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學也然此樂人人之
所同有但衆人蔽於私意失其本心便與聖人不
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似夫子又曰不憤不啓以
此自考亦以此教人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性之德
也類子能竭才欲罷不能便是類子發憤處故能
服膺不改其樂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尼類子
之樂惟在求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去其
意必之私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軀便是尋樂真
血脉路問曰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悅與樂有二義
否先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是常覺不昧
學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溪矣悅乃入樂之
機樂是萬物同軀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教
育之是遂其同軀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逆無

龍龜全集

卷之八

廿一

加戒故人雖不知而無所愠所謂避世無悶不見
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避世而人以為是賢人以
下皆能之惟避世而人以為是則非之者至矣
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根愈深則華愈
歛德愈潛則迹愈混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
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逆二境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得志則澤加于民不得志則終身見于世故
明此在上則為伊傳明此在下則為孔顏各求自
盡以成其德業未嘗有所意必而動於境也
政學合一說
君子之學好惡而已矣賞所以飾好也罰所以飾
惡也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良知不學不慮百姓之
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是非之則也良知致則好
惡公而刑罰當學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學之道自
誠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任心之正也無任則無
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則為家齊公于國與
天下則為國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學在其中矣昔

龍龜全集

卷之八

廿一

明道云有天德可託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獨知
有不長能慎獨則天德達而王道出其概在於一
念之微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天心題壁

天心書院原為講學而設學以修德舉業合一之
論其言似是而實非有德必有業忠信進德修辭
以立其誠進德居業非兩事也舉業即所謂修辭
修省言辭與修飾言辭誠偽之辨也 先師嘗有
脩物養生借物請客之喻以養生為主客有至者

龍溪先生集卷之六

三

出其緒餘即可以請專以請客為主則養生之計
疎矣士之於舉業猶農夫之於農業伊尹耕於有
莘以樂堯舜之道未聞農業與堯舜之道為兩事
也夫士在學校則有舉業及居官則有職業為宰
輔則有相業懸車而歸則有山林之業隨其身之
所履而業生焉乃吾進德日可見之行也只緣世
人看得舉業太重故與德業相對而言惟其看得
太重非此不足以彙科第遂其所欲是以得失之
念營營在心終日傍人門戶學人見解隨人口吻

脚根剝竊餽以圖說遇自己天聰明做主不起
反被救塞埋沒無從出頭其不自信亦甚矣夫舉
業一藝耳志於道則心氣清明不惟德修而業亦
可進志於藝則心雜氣昏德喪而業亦不進勢輕
重也 先師云心不可以二用今一心在得一心
在失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佔俾沉吟精神
恍惚宜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此件事本自明
白易曉但人習於常見由之而不知耳有人於此
平時精神紛擾飲酒耽色從恣行游或纏俗務或
龍溪先生集卷之八
廿

泥小術種種外好無所不至及至臨考時志有所
重必須將此等勾當暫時放下收攝精神打疊心
地方去看得書做得文字若曉得講學做工夫時
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不為諸般外誘所侵
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
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
無凝滯以我觀書不為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
期文而生焉不肖未敢為已試之方蓋嘗折肱
於此者也今人荒廢舉業者緣不曾在地心上打

叠未免奪於外誘雖暫時清潔如水上浮萍隨打
隨合不得受用若肯專志在心上用功天聰明
做得主起自家精神到處平滿經綸位育大業將
自此而出舉業持其餘事耳昔人謂舉業不患妨
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是世間舉業亦
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人講學去做
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
件事言不可以偽為言之精者為文若時時打疊
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肝以聖賢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八

五

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紆徐操縱沉
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若此子格數
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己天聰明只
管傍人學人為詭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
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
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
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
上等舉業榜樣所謂溪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
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敢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

非是要字好所學又何事耶予亦曰吾於舉業時
甚敢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大丈夫事可當見
戲諸君思絳之母忽

予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廢讀書作文
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
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必筆之於冊謂之文就
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則謂之時義只此是學
故曰不患妨功但恐動於得失為學之志反為所
奪耳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八

廿

經古文譬之淳醪破為時酒味猶淡長若刊本時
文已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些滋味為謀益
拙矣所云言不可以偽為乃是不誑語豈有世俗
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蘊者乎凡讀書在得其精
華不以記誦為工師其意不師其辭乃是作文要
法古人作文全在用虛紆徐操縱開闔變化皆從
虛生行乎所當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此是天然節
奏古文時文皆然予望人人做聖賢乃復叨叨以
舉業為說只緣朋友中所重在此所謂隨方解縛

法也象山云古人歸邪說以正人心予只聞得時
文自今觀之真可一嘆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八

廿半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九

門人

王汝舟 張 蔡士儀 用校閱

書

荅聶雙江

伏誦教言及所致緒山書知我丈之學日造精深
洞悟未發之旨以為發用流行之根謂良知自能
知能覺而不以知覺為良知故被提之愛敬令人
於未發處躡驗師門正法眼藏得我丈一口道破
當下便有欄柄入手不犯道理知解分疏有功于
師門大矣竊意良知無分于未發已發所謂無前
後內外而渾然一躡者也纔認定此子便有認定
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所謂致
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之地不可以內
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是致知而謂格物無工夫
其流之弊便至于絕物便是僞佛之學徒知致知
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
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離之學爭若毫釐然千里

之謬嘗始于此不可不察也吾人一生學問只是改過須常立于無過之地方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工夫所謂復者復了無過者也良知真跡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其工夫之難易精粗存乎所造之淺深而以改過為宗則一而已吾人之學所以異于僥倖正在于此過是長生本無安頓處繞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着便落支離矣讀念庵兄來教可謂心服其之心非有異也緒山當能面致詳款中有契悟未盡不惜垂示雲嚴九月

龍巖先生集

卷之九

二

與聶雙江

會東廓丈詢道况明定為慰且得聞主靜立本之教豈勝傾懷前者寄思佳什冲厚平和了無維繫之態同志中遞相傳頌益見我丈遭難以來雄心消息其真脩實證可知矣連日與東廓諸丈綉繆立本之義頗有端緒五口人一向在欲染擾擾上打不曾實落于無欲頭立定命根所以致知工不得力無欲不正是為學真正路徑正定

致知真正工夫然欲立定命根不是懸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實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應上參勘得過打疊得下終落懸空對境終有動處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則常見方是真立本也此中無纖毫意見可湊泊無纖毫玄妙可追尋無纖毫虛靜可倚靠吾夫主張立本之說在吾人誠為對病之藥敢忘服食若云格物上無工夫也後分疏之間恐亦未免有懲羹之意何時奉侍道

龍巖先生集

卷之九

三

答鄒東郭

歲稟于雙江丈念菴兄石蓮洞所惠書拈起寂然處用功一語作話頭提之愛敬是良知發用流行處須有未發為之根見其中有物也昔人分寂分感所爭只在毫髮間魏莊渠公亦有天根天機之說蓋良知只是一個良知無分子未發已發若于已發處求未發之根復于未發處循已發之用未免墮落二見但吾人今日受病又未免倚傍道

理分疏不肯直下歸根承受得此一番提撮題是
對病之藥不可因其話頭未相打併并其宗旨而
忽之也况雙江公迺是觀軀煅鍊出來公案兩指
寂然處實有下落自以為不屬見解吾人各各去
其執著之見虛心領受務歸大同方為有補于師
教耳某亦有東致雙江公便中幸索觀之緒山兄
此番趨教專為老師年譜一大事今年再不成稿
日後益難措手矣然亦須此學打併歸一絕無疑
貳下筆方得其精神蓋學術既明一切事功特其
龍壽先生全集 卷之九 四

餘事而即事功為學術何啻千里老師祠內有祀
田若干并陽明洞中山地若干為祭祀修理印刻
遺書會集同志之用每年辦納糧差外其用各有
所屬大畧緒山兄能悉之須我文述紀立碑方為
永守雲巖九月趨教有期望示所徒入幸甚幸甚
復劉獅泉
吾兄日來于分水路頭更明白否雙江公近于寂
然處自信真有得力非從意見解去亦非從依傍
道理得來念庵兄心已服東郭丈則未相打併未

知兄曾與證究否有東在雙江念庵畧致請履之
懷幸索觀之并以復我緒山兄此米專為老師年
譜一大事幸勿再與放過然欲成此稿須吾輩各
各自信此學縱橫權實信手拈來了無疑礙信淨
老師妙手不涉安排學術事功打成一片將精神
描寫出來方可以信今而傳後耳

與魏水州

歲終匆匆惜別未盡諸益之懷日來道躰想益充
裕但中秋結胎之上旨終覺有未盡契若吾丈一種
龍壽先生全集 卷之九 五
懇懇保任性命之心教我多矣大抵我師良知兩
字萬劫不壞之元神範圍三教大德持良知是性
之靈軀一切命宗作田只是叔攝此件令其堅固
弗使漏洩消散了便是長生久視之道古人以日
月為藥物日冕之光便是良知月魄便是叔攝日
光真法象所謂偃月爐也其幾只在晦朔之交不
得先天真氣為種子首後天渣滓也幸察察之

與魏水州

省中會林艾陵知吾丈山居靜養之迹甚用慰况

結丹許時當有脫胎神化之漸路阻未由觀明為
念近有方外傳園中術者徹頭徹尾只以了性為
宗性是萬劫不壞之真跡所謂無漏清淨法身只
緣歷劫虛妄凡心不了故假修命延年之術以為
煉養復性之基徒守後天渣滓不究性源到底只
成守尸鬼永無超脫之期上品先天之學所不屑
道也若能見性不為境緣所移到處隨緣緣盡則
去去來自自由無所碍滯如金之雖鑛潛藏變化皆
由自得方成大超脫延促非所論也中間精樞氣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七

攪神室火候進退藥物交媾存乎口訣何時與火
連床默証亦千載一快也

與李原野

昨者匆匆奉晤大衆中未緣細請殊切耿耿知吾
丈默默之情亦若相念不能忘也吾丈氣正而行
方知不諧于俗調吾人在世自有隨身規矩輕輕
重重權衡在我不容差池一切交承舞氣遠順之
間事跡同異之迹無大害于義者自可放過若其
有所關係不容放過處亦須以平懷應之直而勿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七

元究而勿阿如權之稱物隨其低昂而輕重自見
常令暗中廓然弗任纖毫凝滯固不容舍規矩以
徇方員亦不因輕重而爽吾權衡之用為不容已
耳且我能忘攪人之攪亦將自息感觸神應不可
誣也吾丈夜間少睡亦是凝滯未釋猶有攪在攪
眩神馳冲氣散逸展轉反側祇益躁煩不睡之因
或在于此古人云未睡眼先睡心若果百念放得
下無些子掛帶自將頽乎其委順矣湖中請教息
之一字非止對治之方乃是養生要訣亦便是學
問真正路頭至人有息而無睡睡是後天濁氣息
是先天氣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謂向晦入
燕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間眼視色耳聽聲
鼻聞臭口吐聲音手足動觸寃魄精神隨意流轉
隨在洩漏是謂生機循晦至夜攪事已往萬緣漸
消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臭口止不言四肢
靜貼寃魄藏伏精神翕聚一意守中如潛如蟄如
枝葉剝落而歸其根是謂殺攪生攪為順殺攪為
逆逆順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默而識之若果

信息之一字可使終夜不打一針不佐一事一念
炯然自由自在先天補益之功自有出於昏睡之
外者矣若果信得及可使終日酬應萬變而此念
寂然不為緣轉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聖功生
焉神明出焉蓋養德養生原非兩事但其求端用
力作用不同中間行持頗有節候回途就正終此
合併也

與吳學愚

奉違忽許時矣近來所得更何如令舅嗣子有兄
龍翰先生集 卷之九

為之依歸內江外侮當不得作崇所望此于信向
不惑不為居養嗜欲所潛奪不失純白之初心便
是好消息自家做得主起雖有內外之變不久當
自定貼看自做主不起縱使內外之變不作隱憂
更大因有一日之雅不能忘情不覺饒舌一言以
示規勉茲遣小价性江右吊雙江東廊二公率此
申佈水洲丈可令人道小价性投之令兄石溪不
及另啓可并致意令兄為常自然入室高弟得蒙
結丹多年近來調神出殼真景象何如也

與李克齋

別後兩有啓候知入記存留輪重地得兄坐鎮外
變潛消始知賢者有益于國固如是耶故省兩年
幸無海上之警皆兄之波潤也所委維揚稿序又
稽米命心殊歎然固知迂劣無以發揚盛美先師
經綸大業我兄能默識之終當綴致一語以見道
脉不敢負也向者請教思慮未起之說兄若有契
于心平時行履有所證處未審聞中躡究更覺何
如此便是經綸真根子無所倚之實學其他名位
龍翰先生集 卷之九

好醜崇卑一時應迹克舜以為浮雲過眼固不足
為箇中輕重也令器陳乞靜養兩期遠大兄之志
有所托矣東廊長往念庵閉閣江右同志寂寂靡
依得令器振刷鼓唱其間當更有回陽轉泰之機
千萬勉之自愛若只閒散悠悠作自了漢然耽玩
見解藝術住于世法非所望于相知也茲友人王
仲大王汝耕趨謁之便率布區區此行專為衢麓
講舍事宜款圖爾後以永教澤其詳二生能道之
原省不盡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默
默哀苦中悟得自已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
的雖男女至親一此子靠不着况身外種種浮浪
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
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
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此好題目做包裹
周旋討此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
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籬籠掃空窠曰徹內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十一

徹外徹骨徹髓絮絮淨淨無此覆藏無此陪奉方
有箇守泰收功之期吾人今日之學致求取信於
天下須從自家信起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
時時照察若自己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
是自欺縱使要討世間便宜鬼神會能美帳不由
人討得鬼神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已便是欺
不得人自己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譬之身入鮑
魚而欲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肖賴天之
靈偶然得箇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為千古絕學庶

幾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
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己真有箇悟入處
雖盡將先師口名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與人
說祇成刺語誑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得於已
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為虛妄只當聽信先
師之言一般還須轉箇關換子默默體悟方得相
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欲承當此件事
譬之懦夫擔負九鼎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勝任
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十一

與李克齋

藉庇已抵址關一路感觸傷悼苦情鬱鬱所賴一
點靈明自主自照未至昏憤始信古人毀不至滅
哀亦是和不我欺也上天以此極傷心事降割於
我皆是不肖平時修行無力包藏攪智欲與造化
爭巧所致驚海雷而喪七宅震及于躬矣敢忘恐
懼修省自今以後誓與心盟徹骨徹髓掃空窠穴
務令念念可質鬼神無復一毫牽纏解閃順逆好
醜皆任意安庶不辜負上天一番成就至意因此

勘破世間原無一物可當情原無些子放不下見
在隨緣緣盡即空原無留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
四十年聚頭從未生已前觀之亦是假合相况身
外長物可永保乎所留會紀數陳梗槩傷於漏洩
亦是罪過愛人念重不覺縷縷至此人生只有這
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
不須一毫着念認爲已物方是超物外大丈夫公
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
是爲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
龍翁先生全集 卷之九 十一

與孟兩峰

與兄相遠忽忽復逾歲月追憶滌陽燕遊聚處之
樂又在春雲之外美念之惘然老師良知之肯原
是千古絕學顏子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兩字自
顏子沒而聖學亡世之學者以識爲知未免尋逐
影響昧其形聲之本耳夫知之與識差若毫釐終

實千里不可不辨無分別者知也有分別者識也
知是本心之靈是謂根本知無知無不知性是神
解不同妄識托境任意而知亦不同太虛廓落斷
滅而無知也弟與兄同事夫子聞之已契於此勘
得更何如此事性命根原生死關極其攬只在一
念入微處取證不肖衰年行持亦不出此千萬自
愛八十老儂於古情更有何放不下惟生死一念
眼前實境界於此超得過不爲恐怖方是世出世
法方是豪傑作用幸兄重留意焉有新功時得惠
龍翁先生全集 卷之九 十二

答胡石川

大嘉來承手書遠及足感爲道真切苦心來教謂
吾輩既得師門宗旨不務實躅以循知行合一之
訓率意騰口漫爲有得恐于良知外更加一蔽此
是吾人見在通病在不肖所謂罪之魁也何幸得
聞斯言手所示孔門論學論仁種種公案皆是真
實語美來總是自家保守性命之心不切可謂一
言道破大抵吾人不欲真做聖賢則已自古入聖

入賢須有真血脉路與形迹把捉格套支持絕不
同吾人致知學問未嘗不照常形迹循守格套然
必以形迹觀人以格套律人遺其自信之真德未
免以毀譽為是非同異為得失未免有違心之行
徇義之名所差不但毫釐間而已也古有懲熱羹
而過者吾執事今日之論夫亦有似是非而非者乎
與施孟菴

叢歲吾兄來天真匆匆聚散未終講教之懷殊為
耿耿近聞任道取友之心老而益切吾人此生只

龍巖先生集 卷之九

十四

有此件事老師提出良知兩字已太分明但吾人
見在感應未能直心以動不免攙入意見于人情
物理有礙有障未免以揀擇心承之所以大段不
能光顯此針芥相投功用不可不仔細理會幸蒙
察之春仰天真時祭遠近士友已約偕至吾兄可
如期會駕共證新功會後即與諸公同行赴水西
之會此定約也

荅章介菴

伏領來教併附東廓丈二書知我交憂道苦心愛

我良知切聖賢立教皆為未悟者說因其未悟所以
有學來教謂周子無欲故靜朱子以心無妄動為
靜正是吾人學則因其有欲故須寡之以至于無
欲因其有妄故須反之以復于無妄自然無欲無
妄者聖人也勉強以求至于無欲無妄者學者之
事也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
端用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傲書以至于
羲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
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聖人自有聖人之學上

龍巖先生集 卷之九

十五

達不出下學之中若以聖人不假修習超然上達
則虞庭精一之功果何兩事也夫孩提知愛及長
知弟此是德性良知本體不由見聞而得聖人與
衆人所同有非因悟始有衆人為世緣欲妄所纏
不能從德性上用功未免被少艾妻子得失境界
引奪將去大舜終身慕父母亦只是終身有箇德
性之學良知時時做得主宰不被境界所引奪此
方是真悟入使衆人知學克念良知做得主宰便
是任聖使聖人一時不克念良知做不得主宰便

是作狂聖狂之分只在克與妄之間實非有二事也因其有妄故須掃除若本無妄掃除箇恁聖人主靜是德性真時時做得主宰便是聖人之學修者修復此真時而已恃者恃棄此真時而已閒散撥遣原不是學吾丈拈此正以勵吾黨耳高虛狂誕正是倚靠虛見包藏欲根不肯實落在德性上克念以收掃蕩清明之功乃倚靠包藏之為害非良知有所不足須假借聞見以助益之也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正是學者求止功夫其喫緊正是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其

益交修之學也
答季彭山龍鏡書
令嗣令坦回自江右兩辱手教且遣執禮迂踈謏薄愧無相益徒有抗顏二子質性頗粹習氣未泯况又在爐鞴中意思自好但未能數會與致切劇之情耳來教疊疊數百言及與月山所論龍鏡一書漫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足知任道懇懇憫時憂衆之懷某不佞敢忘佩服細繹來旨尚有毫釐欲就正處茲據其畧以請非敢質言正以求益也 丈云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惟亦然云云夫人心與物無對無方躰無窮極難手名狀聖人欲揭以示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論也水鏡之喻未為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自然之所為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在經綸裁制之道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其中和性情本原概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其

自然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為物以驚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此為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主驚惕坤貴自然驚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驚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易道宗原恐未可如是分疏也。夫學當以自然為宗驚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終始互根竭力而不以為勞省力而不以為息道並行而不相恃也。自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九

天

古艮易者莫如文王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迺是真驚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豈可以先後而論哉。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義皆類此。或者以為聖人本艮自然無欲學者工夫豈能徑造是殆未知合一之旨也。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開口便教以法堯舜師文王豈漫為之說以誣世哉。誠見道之本一而學之不容以異也。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艮工夫亦非一事。

人自然無欲是即本艮便是工夫學者寡欲以至子無是做工夫求復本艮故雖生知安行無修之功未嘗廢困勉雖困知勉行所性之艮未嘗不生而安也。舍工夫而談本艮謂之虛見虛則罔矣。外本艮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此在吾人自思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其云以驚惕而主變化不若以無欲而主變化更為得理。驚惕只是因時之義時不當故危厲生惟惕始可至于無咎非龍德之全也。無欲則自然驚惕當變而變當化而化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九

十九

潛見飛躍神用無方不涉踪跡不犯安排吾心剛健之象帝命之不容已者。正如此習懶偷安近時學者之病則誠有之。此却是錯認自然。正是有欲而不虛若便指為先迷失道以坤艮言虛一入于此便有履霜之戒則不惟辜負自然亦辜負乾坤矣。楊慈胡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為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于心心不雜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

日變化醇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周動。便為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慈湖之言誠有過處。無意無必。乃是聖人教人榜樣。非慈湖所能獨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却。至腦莽蕩無據。自以為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又云良知因動而可見。知者主也。恐亦未為定論。易曰乾知大始。良知即乾知靈明。首出則健。無欲混沌初開。第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太始。順此良知而行。無所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十一

事事便是坤作成物本義。訓知為主。反使聖人契緊明白話頭。含糊昏緩。無入手處。只一知字。且無下落。致知工夫。將復何所屬耶。夫良知兩字。性命之根。至微而顯。徹動徹靜。徹內徹外。徹凡徹聖。徹古徹今。本無汙染。本無增損。得喪寂感。一跡非因動而後見也。老師雖為拈出示人。原是聖門宗旨。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吾有知乎。執無知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蓋指此良知而言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其要只在通乎盡

夜之道而知。即此知是良知。即此知是致知。即此知是本跡。即此知是工夫。純此之謂乾順。此之謂坤定。此謂之素定。覺此謂之先覺。主此謂之主靜。盡此謂之盡性。至此謂之致命。非有二也。顏子幾聖人之蘊。以教萬古。所學何事。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復者復此良知而已。惟是良知精明時。時作得主宰。纔動便覺。纔覺便化。譬如明鏡。能察微塵。止水能見微波。當下了截。當下消融。不待遠而後復。謂之聖門易簡。直截根源。當時子張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十一

子貢子夏諸賢信此良知。不及未免在多。見上擇識言語。上求解悟。憶上求中。委泊幫補。自討繁難。所以不及。顏子故顏子沒而聖學遂亡。說者謂明道之學。有似顏子。觀其動亦定。靜亦定。應迹自然。澄然無事之論。原委條貫。亦可槩見。今日良知之學。乃千聖相傳。密授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後之儒者。不明宗旨。祇是傳得子張以下學術。頹疑良知。孤單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必假知識聞見而合發之。反將直截根源。賺入繁難。蹊徑上去。其亦不

思甚矣夫良知之于萬物猶目之于色耳之于聲也目惟無色始能辨五色耳惟無聲始能辨五聲良知惟無物始能盡萬物之變無中生有不以迹求是乃天職之自然造化之靈跡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易即良知也今疑此為不足而猶假聞見以為學是猶假色于目以為視假藉于耳以為聽如之何其可也夫良知未嘗離聞見而即以聞見為知則良知之用息耳目未嘗離聲色而即以聲色為視聽則耳目之用

龍巖先生集

卷之九

十三

計美為經綸以遷就為變通以利害成敗為是非以憤激悻戾為剛大之氣方且圖度影響同異駕空獵虛談性說命傲然自以為知學譬如魚入清都自身正在溷中打眠全無此子受用今日學問所以不能光顯于天下而致茲多口在吾人誠有不得任其咎者矣此事關涉甚大豈可強為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法惟須從心悟入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營窠曰不在意見裏尋途轍只在一念獨知處默默改過徹底掃蕩徹底超脫良知真跡精融靈洞纖翳悉除萬象昭察緝熙千百

龍巖先生集

卷之九

十三

變化拚閉靈竅壅閉聰明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愚竊有隱憂焉雖然孔門諸賢誦法孔子皆以聖人為學雖不免意見之雜然未嘗落于世情今時之弊則又十百千萬于此矣蓋自伯術以來功利世情漸漬薰染入于人心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種種見在好名好貨好色等習潛伏膠固密制其命不求脫離終日倚靠意見牽搭支撐假借粉飾以任情為率性以安逸因循為自欺以

于夫子始為報答師恩耳其本貧人無可受用然說金處自信頗真執事師門倚頓也倘忘其乞食之嫌相信弗疑不以世情意見參次其間則此學真如精金將益光顯于世德日崇而業日廣人心世道庶乎有一變之機矣聞與東廓雙江諸友曾劇論并往一通質之同心一跡休戚相關千里毫釐釐辨之在早有進我者不吝往復終教之益也

家各有派頭長生念重未肯放舍望只專心定念承接堯舜姬孔一派源流亦不枉却大丈夫出世一番未備僊道先修人道到此辨別神像有無未為晚也

荅萬履菴

區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之說執事謂如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中節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未發時尤為緊要云云此是後儒通見不足為異其實未發不以時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廿五

言心無體故無時無方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于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中庸喜怒哀樂觀於未發之前可以默識矣不論鈍根利器皆須如此行持此萬古人心之本身上乘如此用力是即本體是功夫下學如此用力是合本體為功夫若有未發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

矣學者果能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實犯非無一毫遮飾其間雖分未發已發亦不妨有用力處久久悟入自當忘見但既有所分終非動靜無端破的之學此是從一念立根基無分無合不可須臾離之日履願謂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是徒泥典要而反懼變動周流之為虛幻也執事謂不肖稟上品之資若故為玄遠之說以蘄人之信不惟過情之譽非所敢當亦非區區就正之初心矣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廿六

與呂沃洲

見即報知為

聖心眷留儒者得君自合有此存齋公同志默主斯道之柄道義夾持獲龍滿座兄以邁志玄覽倡率鼓動其間得朋之慶不占有事弟去秋過江右與雙江念菴少初疎山群聚默証頗受教脩之益人生只有此一事固不以出處有間也念菴雖不出戶却儘耐煩同善之心比舊較切惜東廓夫抱肯遠邇傷悼弟冬仲適至安成三千里同心之交

得盡永訣人皆以為奇事東廓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姓福澤盛長世皆羨之臨時一些帶不去可自信者惟惘然一念光明不令昏散為未後了手一着其他種種皆屬空華吾人未死之年倘身外些子放不下縱使勛業橫四海辨才超三界皆是前塵影事與本來性命未見有纖毫干涉也古云一念萬年平時感應于物物頭上萬境忘情念念無雜無昏無散臨時始能不昏不散不為境轉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晝夜則知生死矣弟龍翁先生全集卷之九

久相從相信志確氣銳見地超然上江諸友皆其所與聞在講下幸率成之真儒當軸百司肅然清明盛事既為此大事出世一番常局外更須有道德因緣合當整理善世作人六陽從地起自臨而泰大明之化遍于方域始為儒者性情有用之實學同志所屬望于翁與翁之所自待者固有所在也

與呂沃洲

獻歲諳知道履亨泰為慰去年訟事是吾丈魔障所遭但降魔功未尚覺有大動念處機雖已息純白未免受傷老年舖面只應收攝保愛討個受用經此一番狼藉與泰然忘境象有差別否蓋緣吾丈平生證入尚未離見因見生機因梳作業乘業發見見復成境蓋見地未忘謂之見刺以此為對治之法謂之法塵此中須有一着大轉身處未可只如此挨排遣釋以為究竟法也不肖受吾丈信愛當不以率直為嫌吾人八十上下熟談喫緊時候應緣而來緣盡而往獨往獨來討箇臨行脫

洒受用方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春仲天真時
然同志未集者多吾夫能乘興一臨住湖山旬日
之悟因得以終所請益尤彼此大願也如何如何
滋者內弟張子叔學赴縣王竹山君修誌之聘因
待侍教左右張子之志不下浮峯見地亦了了為
造物所拘未得超然遠覽此志則自有在也百几
指示幸有以成之

與潘水簾

緬惟履端動定萬福為慰吾丈溪信師門宗說一

龍溪集卷之九

九

切順逆應感勘涉更何如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
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攪竅若不得其
樞不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
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
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
疚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為中所纏縛其擬
玄作潛虛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攪竅也人心
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
潛及身而未無不具是時時懷於心是謂集義所

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頂豪傑人做然豪傑而
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免行不著習不察未為聞道
以其未悟也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
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詭口周孔身章縫而行
商賈是之謂偽懲詭與偽之過而遂以為學可不
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冥行無聞是之謂敵間有
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為躬行君子安於小成
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茲四者病雖不同其為無
得于學均也陽明先生云心之良知是謂聖拙出

龍溪集卷之九

三

致良知三字示父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捷徑
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
簡廣大天下之能事畢矣某非私一陽明先生千
聖之學脉的然在是不可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
信勇於任道者矣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
聞之惻惻動心昔元老論及友人屠坪石司成謂
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不惟不以為諱且從而
縱史之當事者之心蓋可諒矣其意切切以虛談
無實為戒魚兔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撒藩

衡蓋將以明之非有所作惡而欲抑毀之也但恐
吠聲怖影之徒巧於承望遂致有所變置改毀反
便志學初心鬱而未暢至動海內善類之疑譬之
大虛清明中忽生片雲未免有所點綴世道汚隆
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此等氣象乃未代
陋習非聖世所宜有別嫌明微當事者不可以不
慎也

與陸平泉

某不類荷公教愛獨溪每憶龍池燕坐超然默對

龍溪集卷之九

十一

之樂恒不忘羨深問予亦不知其何心也邇來靜
中課業更何如所請中庸未發之旨乃千古入聖
玄機虛以遠變寂以通感中和位育乃其功用之
自然非有假於外也世之學者不得其機未免涉
思為泥典要甚至求假于刑名器數助而發之尤
其知識以為儒者之學在是矣語及虛寂及闕然
指以為禪間或高明之士有得於禪者復以儒者
之學在於叙正人倫未盡妙義隱然若有俾彼抑
此之意聖學何由而明乎先師良知之教信手拈

出不學不慮周於倫物之感應千聖之絕學也人
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能悟於言句之外者
有幾况海內同志凋謝落落如晨星一綫之脉所
存幾何竊有隱憂焉我公溪信先師之學又溪有
得於禪理同異毫釐之間辨之已久幸有以終教
之夫我公托疾決志還山人言有所不恤是非有
矯於世亦非優游好遁求以遠逸薄君寵而不顧
也既為此大事因緣出世一番固將心存萬古了
此大事思以繼聖候而開來學此等苦心豈士之
龍溪集卷之九

龍溪集卷之九

十一

謗謫者所能識亦求自信而已不肖年逾七十百
慮盡灰而一念求助之心若而彌切相觀相證以
衍此一脉之傳固不自量之鄙懷也既辱誤愛亦
豈能忽然忘情于不肖哉存齋公好學不倦見處
超然誠睿聖之資公既密邇不惜時過周旋了此
究竟之說壁寶珠入于倚頓之手人將益信且愛
比之貧兒衣帶所繫萬不侔矣存齋公門第峻絕
雖極謙光鄉人未盡孚協此亦一大魔障勢使然
也入得魔降得魔不作礙相方是大佛作用公會

間幸默致此意時時以武公不愧屋漏之學相詔勉洒掃庭內法行自近以示訓于鄉人即此便是中和位育真胚胎使聖學彌有光于世固吾黨大幸亦大願也

與陸平泉

日者趨候雲間值公應鼎絲冗不及細請為念先師從祀之議存老已盡委曲荷公身任其事此千古道脉所係區區不敢以私惠歸德于有道也此峰巡院秉心昭曠應務公而有容溪信先師之學

龍巖集

卷之九

廿一

茲特疏議請從祀廟庭公當局可無虛發百凡惟委曲主持以求必濟無俟於山人之贊言也我公靜養多年驟當忙局日應萬變此心寂然素定之徵也向嘗請教入佛入魔之說公已無逆於心魔有二有正道試法之魔有陰邪害法之魔若于此中識得破打得徹弗令試脫弗為擾害方是超出三界大佛住用我公深契師門宗旨良知兩字是照妖大圓鏡真所謂赤日當空魍魎潛消者也新天子踐位童蒙之吉得公以剛中之德相應助

成聖功亦千古大快事然此未易言也包蒙納婦方為克家之子非有入魔真手段未足以與此幸默識之

與王南岷

粵自姑蘓相別彼此音耗不相及者若干年弟近來者得此件事頗切乃生身立命不可一日少者吾兄天性冲毅世染本少但入微一着尚覺悠悠若真為性命漢須有冲天決然之志當權好候行亦易埋沒譬之火裡栽蓮非風植靈根未有不

龍巖集

卷之九

廿四

焦枯者惟兄慎圖之勿以為狂言同心之望也荆川救世一念可貫金石肉眼尚以塵心窺之可慨也已

與陶念齋

向者宅上被災之後曾具啓以大易盈謙之說請教有道者聞之當不以為迂聞諭令器及戒家衆之言有足徵矣

天子新祚禱知夙成童蒙之吉執事任養蒙之責其功貴豫竊意治有大本有大機大本莫切於明

聖學大槩莫切於和人心聖學明蒙養之功始有
所就人心和協恭之化始有可成養正之術全在
內外得人輔理在外須復祖宗起居注舊制訪求
海內忠信文學之士數輩更番入值以備 顧問
以供燕遊在內所賴全在中官蓋 幼主溪處宮
闈舍此輩無與周旋承事導之以正則吉納之於
邪則凶吉凶之攬不可以不慎也此輩伎倆染習
雖溪然未嘗無是非本心利害未嘗不明吾輩無
耻者方倚以為速化之術其子子自好者視此輩
為異類若將况已絕不與通則又若矯枉之過矣
今日款事蒙養須與此輩通一線之路誠心相處
開其本心之明示以禍福利害之機使此輩知吾
黨之可賴當有忻然悅而趨向者得此輩辨幾分
好心腸隨時引沃輔理之益奚啻外廷百信非有
不二心之臣圓機之士未足以語此周公輔成王
惓惓于綴衣虎賁之士所謂綴衣即今尚衣供奉
之役虎賁即今持戟護屏之役正指此輩而言也
蒙九二包蒙納婦之吉其旨溪矣所謂明聖學以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九

廿五

成養蒙之功者有如此唐虞之朝同寅師師相讓
相親視為一躰手足耳目共為腹心之用以成正
大光明之業不必出于已也後世一躰之學不明
人各有心交構恣忌上下爭馳于利以相圯軋欲
成一躰之治不可得矣所謂和人心以昭協恭之
化者如此且天時人事慶慙罔測自古帝王馭世
所恃者權權在 朝廷則治權有所移則亂不可
不防其漸也不肖隱憂不忘膳食之外以心代力
纂輯中鑿錄三冊寄麟陽世文處可索取觀之倘
以為有補萬一或抄錄數冊擇此輩可與言者無
意中授以一冊遞相傳玩少知勸阻與其善念拂
其邪心未必無少助耳吾儒之學原與物同躰非
止為自了漢此念本天授不以世界窮達有加損
人類同異有鍊擇大丈夫為大事因緣出來救世
一番皆吾分內事也亮之亮之
與陶念齋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九

廿六

自世文處天曹同虞坡公協恭資治仕路清明成
師師之化儒者有用之學信不誣矣吾世文溪信

先師良知之學一切應感能直心以動不作妄操
不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真
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孟子所謂集義
是時時求慊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泰泊
便落俗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魄皆是義襲王伯誠
偽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
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為窮理循序致精居敬
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仿將一生精神寄頓
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說伯別作一項伎

龍溪先生集卷九

廿七

何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其非矣所謂君子之
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不學
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通者
浙江撫按連疏申舉先師從祀以補 聖朝之缺
典已蒙平泉宗伯題請荷 聖旨俞允會議迄今
未見題覆 聖天子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柔中之
德臨之于上諸大老以剛中之德應之于下剛柔
相濟大義自定雖有絲絲之論無自而入也吾世
丈既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為之時會須明日張膽

一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蓋堅
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獻誠慢者致
恭所謂萬代瞻仰清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有
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明睿所照默識心通類子
之學所謂嫡傳也多學而識由於聞見以附益之
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不
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以
畜德德根於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辨

龍溪先生集卷九

廿八

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者子貢子張一派
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知
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門
傳經訓詁註述之徒所謂庶孽者昂然列于廡下
而為宗子者尚泥于絲絲之說不得並列于俎豆
之間以承繼述之重豈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
來堂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後
祀說者為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為是而陽明尚有
議而非之者久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

奚何待于久若以是非之有無為高下恐非所以
卜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人人
失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為是非其所非非其所
是容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云不
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為
是非鄉愿之媚世反若賢于仲尼也而可乎哉世
有冒認宗傳以庶易嬉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滯血
以為證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真滯血也人
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
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污隆此在當局諸公
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尚莘

使至拜領手書儼對顏面所示日來工夫想見兄
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參究此中正好商量嗜
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已一句道盡若非極下苦功
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為自然者
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
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有天

則方為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是本心變化之迹
時時教應不過其則方為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
只在二見上淒泊支持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
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為未得應
手則一而已何如何如弟陳乞意已決聞兄出京
在月盡弟回正直其時還當與兄再登管湖之堂
究此一事也

與趙尚莘

昨入平湖得拜年伯于堂信宿請教精義無窮任
道之心老而彌篤且照以天和弘以虛受使人自
忘卑陋油油然懷樂告之心翁之盛德可謂至矣
家學淵源天倫之樂無以踰此是兄享天縱之福
人道中所願欲而不可必得者也承示本躰工夫
合一之意此本簡易明白但吾人習于聞見本躰
外別作一項工夫商量故見其有不合處要之還
是為性命心未懇切未免從見上轉向每與兄面
論聖人本躰無欲時時保任緝熙即本躰便是工
夫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時時做寡欲工夫以求

復其本躰及其成功則一然中間淺深難易則自不同進一步方見得一番精采未可以意想圖度而得也

與道尚莘

去住匆匆未盡合併別後快快如有所失包裹裡裡是吾人通病今亦不能于病上肩肩去得只察本來真性時時令其直達流行不從痛癢上起迴護見則包裹自去不從名色上起照管見則包裹自除時時是真性直達乃是真放下時時是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九

甲一

性流行乃是真舉揚若作二義商量未免墮落兩邊見解于本性上未免有一絨之隔兩當溪窾而早辨者也不肖承兄誤愛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切毀譽之來正可為吾人切劇之助若以此過動其心則又惑矣何如何如

荅趙尚莘

領兄手教知為這件事甚著緊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溪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聞

有覺破其弊歎與叔攝自為主張者又未免從舊見好名色上扭裡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為不得真性流行則一而已來教努力精明若不善用亦會生病此等處亦須心悟不然又未免與悠悠作對治法也何如如緒山兄已回見在感應儘見確實亦切切以從前意見為戒迺知憂患困窮有益于人時日歲寒萬物各歸其根以身未得一了辜負半生兄當同此耿耿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九

甲一

荅茅治卿

向承以所見錄示足知信道之勇求悟之切細聞未教見處不無大都從意解上湊泊不免纏繞文義未見有超然悟入之趣昔人謂葛藤窠其信然耶其非不歎荅恐分踈得明時反滋葛藤之病姑爾遲遲非敢自外也再辱手教令人心目開明未得謂得未証謂証是兄真實不誑語某今則可以言矣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即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齊戒神明洗心

退藏此也。所見猶近然亦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摹擬只今且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漢。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劍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下。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

龍登美集

卷之九

聖

者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為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真性便有不適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為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為知。反在事物。上求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終。紆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來教云。湯武以下。用何工夫。而至此。云云。夫良知本來是。真不假修證。只緣人我愛憎。分別障重。未免多欲。一累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之即本。本便是功夫。所謂性之之學。湯武以下者。

龍登美集

卷之九

聖

欲重障蔽。是用功夫。求復本。本所謂反之也。其用力雖有難易。機發不同。而于良知本來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獨聖賢有是也。人皆有之。雖。為歌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此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舍此更無下手用力處矣。吾人甘心不。學則已。學則當以顏子為宗。顏子不遠而復。且。顏子是何學。更孔門易簡直截根源。先天之學。非。可以知解想像而求者也。自以義不明。後世所。惟以聞見臆識為學。揣摩依倣。影響補湊。種種。愁反與假借包藏。不肯歸根反源。以收拾蕩廓。此。之績。是殆墮開靈明而重增障蔽也。沿流以至。今其濫觴又甚矣。豈不可哀也哉。先師一生苦。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舜孔顏命脈。而其言則出于孟氏。非其所杜撰也。世儒不以此之。察頭一倡。群和。闕然指以為禪。將易簡宗旨。反。于支離繁雜。而不自覺。豈不重可哀也哉。惟兄。

去舊見一意篤信弗疑將全骸精神打併歸一時
時惟以寡欲去殺為事故障愈開神明愈顯從此
悟入一得永得更有何事千古絕學庶幾有望而
前所疑諸說可不待分疏而渙然融釋矣

與諸南明

去秋榮行時生達以先師年譜事往江右不及與
兄款叙少致贈履之益吾兄天性瑩粹冲和純然
道器又于先師精意相感神交夢授有得其宗者
一豈偶然之故哉吾兄處盛世位清班養望自高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四十五

是者人生貴聞道始有安身立命之地先師提出
良知二字乃是至道之精神神感神應真是真非
一毫不容自昧乃易簡直截根源于聖從入之真
梳世之學者信此不及以為不足盡天下之愛及
雜以知解意識或泥于格套名義揀擇假借自討
煩難昧其梳而不自覺耳吾兄於此既有所悟入
安身立命當不假於外求蓋良知之宗義而常照
舜之明物察倫照之用也由仁義行寂之辨也

謂明覺之自然是謂無為而治千古經綸之學盡
於此矣統有不寂種種明察皆為用知統有所獲
有所泥種種事業皆為義襲而取真假毫釐之梳
辨之於一念之微所謂是非之則也我

朝開國以來狀元進位宰輔者無慮數十輩再世
之後名消影息皆蕩為太虛析為浮塵而世之所
指而仰者不過某某數人而已然則所恃以不朽
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區區素荷道誼之愛况嘗
有聞于學兄以千古豪傑自命當弗迂予言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九

四十六

與屠竹墟

天地間豪傑有數此生條髮條散能幾何時自己
真性會須安立處人生精力有限自有嗜欲以
未破敗不少古為強仕之言今為始衰矣若不及
時回頭轉節保愛終日經營身心之外雖有美譽
奇業到底只成眼前空華兩濟佳事其不肖不能
早覺以祇于悔今以悔心就瘠于有道者助之望
也千鈞之鼎非烏獲不能勝執事既已豪傑矣豈
肯將聖賢事作第二義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屬

須得其門而入所謂性命兩字乃入聖賢血脉門
路也自性自倚自倚自固為性命之心重一分嗜
欲自然輕一分全是性命之心種種嗜慾自然淡
息得下所謂持衡之勢也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

門人 周 格友之甫編輯
丁懋建元敬甫校閱

書

與李中麓

濱行莫得再會少盡請益之情不意公冗私纏遂
成左隔都門回首豈勝悵然吾人此生惟此一大
事吾兄既已見得及豈宜復爾悠悠古云不雜學
故精吾兄天性如許聰明况所學習便能悟入不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十
可及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蓋纔能入便得趣纔
得趣便難歇手不可以不早辨也克愛之知而不
徧物卑愛稷契之才不相兼而用蓋人之用心一
則精二則雜吾人此小精神視昔克愛稷契何如
全軀收攝打歸一路猶恐不濟事而乃欲泛泛然
徧其所不能徧兼其所不能兼之務亦見其惑矣
此中不無有心病畢竟是好名好勝念頭未能忘
却雖種種力行好事只在氣魄上支持種種談說
妙義只在想解上湊泊轉轉周羅反從勝心裏增

起一番藩籬終身未見有出頭期也若是真為性命運言下便有决烈便湏通融放下以求日新寧忍更作有漏因果甘心墮落爾耶所議官中事跡見兄意象紛紛疑根未淨畢竟在名色上轉在對笑窠曰裏作活計要之還是致知格物之學未盡明透此學鍼鍼見血不涉皮毛真是真非本來明白隨所感應條理自見譬之赤日當空容光必照眩暈翳翳從何得來此原是聖門直截根源一了百當後儒却被聞見知解纏繞自討繁雜所以信不及相沿既久被他終身埋沒不自覺耳

答羅念菴

前奉手書玄潭之會同心翕集精義益然顧鄙人遠在千里未緣參次過承注念尤見道誼之懷細讀來教知日來于此件事殺有著落吾道何幸但此中不可生證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之實未

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圓融雖精神著到而不著一物然才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此之流轉馳逐雖有不同其為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道頑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迺忘于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雙江丈來書見教立本之旨于良知誠有所發但格物處尚須有商量所謂致知

龍光先生集

卷之十

三

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工夫則格物在于致知矣不肖虛實相生之云本無溪說良知之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內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是着空因兄見示已曾有簡請廣并達雙江豈期尚未至耶有未當心不惜頻教求正之願也

答羅念菴

再領吾兄至日所惠書始知冲玄爽約之因人事

相羈有如此發洩太多即係馳逐意兄蘊此一見
遂欲一味求省襟事并以此為多事故托而云云
爾耶伏讀來教云與雙江公對證于隱約中忽有
開豁勘破平日十分分曉終落道理中去與已不
干兄於見在可謂真有受用處矣但未知所放下
是何物所湊泊是何事冷靜與熱鬧終是對治法
門尚涉意見空排然亦不可認定纔有認定便生
執着之病至密察之荆川數時未于此件事甚看
緊一切伎倆儘覺灰心欲與兄對證之願亦甚切
龍翰先生集 卷之十 四

與羅念菴

冬底荷兄惓惓番教并誨言懇款無賜揮洒歸途
展玩如見羨嗚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不落
格套誠經綸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脩證而
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兄一默躡之蓋不信得當
下具是到底不免有未罄處欲德學者不用工夫
之病并其本躡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這此子
似若不打緊千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閱涉不小

設復以請正于兄當在所諒察也得緒山兄書云
與兄商訂年譜已有次序學術事功項混任一項
提撮學術虛詳明曲盡而于事功種種應迹正是
此學術下手處使人讀之則可以默証此學之精
微方是傳神手筆不知兄以為如何如先儒誌狀之
外或年譜遺處皆有各人補傳別誌凡兄所的聞
如與周龍江云云等類還望作一補遺發明這件
事使後來有循據不致謾地抹過亦吾人之責也
均後事歲終想已完結蓋為鄉人作數十年福錄
龍翰先生集 卷之十 五

與羅念菴

不得以不以身任之然此亦是一時應迹根極性命
宗原則百尺竿頭兩進還復有着脚處古云打破
虛空未可盡委于外教之寓言也茲因南玄乃于
可立趨謁之便肅此附候兄念故人之愛自能訓
翼以庇之使有光于世德也

貴者自廓翁拍背後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甚
諸友悵悵若無所歸固知此輩未必盡發真心未
能盡為性命然風聲鼓動彼倡此和主盟斯道者

不可無人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已而倡之者衆和之者益衆所謂道誼由師友有之義重叙樂求此道之不明不可得也若各各離居火力不聚漸至烟消寢成灰息求此道之不明亦不可得也吾兄素行超卓真純粹白同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多年高卧不出于一已受用得矣如世道何兄見此輩發心不真遂生厭離不如自了性命于計為得且見荆川出山大業未究遂有所懲益堅避世竊計此亦過矣大乘禪宗尚不肯作自了漢况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六

無係藉假道之嫌彼豈甘心作惡也哉是知榮辱在于自召真假可以立決困衡微莢可以喻作未必盡彼之過也但春風長養秋霜肅殺士生于世中材者多育則易成摧折則易敗亦時使然也司化權者不可不慎亦望兄隨機疏理挽回造化固一躰不容已之情也何如何如

與羅念菴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七

不信見在又將何所用力耶

與孫淮海

我公信道力學為道林波石二尾入室宗盟楚侗
兄亦時時傳誦高誼無由聚首一談徒有耿耿近
見我公應爾諸作其曰寂感人心也雖寂而未嘗
不感雖感而未嘗不寂謂之一貫譬諸洪鍾含養
明鏡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帝中天則應已
不留非擬議形迹可逮本躰在此工夫在此天地

萬物有不能遠焉後世學所或失則內或失則外
龜老先生集 卷之十 八

遺事以求心將無入於空寂逐吾心於事物將無
陷于支離此教言溪契先師格致之微旨可謂得
其髓矣世傳當局者有不喜講學之說愚切以為
不然講以身心與講以口耳先正常有辨矣雖有
福心之人未嘗非顏孟黉周程吾人所當自者若
夫沉痾詞章之陋習囊珠二氏之餒餘甚者竊講
之名號以傳呼于人因為矯跡希寵之具母乃綠
堯舜之聲稱作桀黷之鳴矢耶彼偏諛者既不馴
於宮牆而廣詐者復自叛于大道道之不明不行

夫何惑焉審若是吾人視之且汗顏媿心之不暇
况諸公以高明臨之固有不能遁其情者矣雖然
當局者處勢重屬望隆一言向背世道從違不閱
且首學名號非盛世所宜有先朝設鑒淑慝昭照
導之使從猶恐其不吾信况從而抑之乎諸公雖
無抑之之心不幸有其迹矣世人不原其心而泥
其迹將循覆轍而懲後車不可以不慎也

與耿楚侗

聖天子童蒙之吉柔中臨之於上元老以副中應
龜老先生集 卷之十 九

之於下副柔相濟德業日勳吾丈遵養逢時
帝心簡在舍講學無可報稱竊意養蒙之道不在
知識伎倆只保全一點純氣弗為外誘遷奪便是
作聖之功外廷公卿進見有時日處深宮食息起
居不得不與中官相比媿勢使然也邇者元老有
帝鑒獨中官無鑒似為缺典閒居無事纂輯歷代
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為中鑒間以數
語引而伸之開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之隱機
使知所懲戒若得此輩回心向主比之外廷獻替

功可百倍非吾文苦心知我愛我未必以為迂或
以為過計也錄成托龍陽奉覽若以為有補世教
須吾文以數言弁首刻布以傳此固犯人憂世之
微忱也聞京師已復同志大會乃吾文與一二同
志倡之說慰可知曾見臺時相會否以可與性命
相許之友古云供于僧不如供一羅漢求友之心
無間出處惟丈自愛先師徒祀一節知元老注念
事在終濟平泉以病去履菴同志可無差池幸吾
丈上下周旋多方以贊成之固所自盡也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一

與耿楚侗

去冬具尺一奉候未知已達記室否我公出處係
世道之污隆吾道之盛衰非苟然也道有本學有
要嘗億公云此件事只按見在一着取證原無問
忙之別我公家居時是閒景今捨身應世萬變擾
擾是忙景若於此畧起忻厭平等不來便是分別
心未忘古人日應萬變心常寂然此是吾人見在
受用處知公勸破久矣區區近來勸得生死一關
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此之謂物化若

知晝而不知夜便是溺喪而不知歸可哀也已凡
氏云朝聞道可以夕死道無死生忘死生而後超
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
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未可以死也無間忙
即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見所謂見在也幸
察察之

答耿楚侗

領手教始知公已從大江而返所示論學啓稿以
為一息苟存欲求無忝知公惓惓憂道之心不以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一

與耿楚侗

在夜為緩中述定字不遷之意以為二本謂明然
原是一貫君謂相去千里提掇不太重耶謂區區
溪然之意為過並將自己之心看任標末謂喜怒
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不遷原旨
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權法夫
未發之中是大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
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為本體
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是知非原是無
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為從無是無非

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于惛惛薩薩也
肖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領會不識不知良知
之躰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抑揚而論也不
違此一關終落見解分疏終未歸一在定字亦未
脫此窠白山堂夜話明鏡之喻已足太煞分明譬
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
箇無往無來之躰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
旨矣若此義明則公所示種種分解引證又為剩
語可無辯也公見教謂不肖欲人破除毀譽第可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一

與馮縉川

別來忽踰歲道誼之思彼此所同日與敢吾湛泉
栢蒼諸兄相處更當有入微用力處此件事須耐
心從萌芽養起從氣魄上湊泊知識上解會皆

是採枝摺葉功夫雖使功業蓋世根脚不穩終成
墮落先師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淖泥中脚
起脚踏須有超逸之足始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
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千萬珍重

荅馮縉川

令姪至領手教知自反深切所見卓然其論慈湖
不起意之說若有取於鄙見且以相師之喻為有
補於慈湖未盡之旨可謂虛受哉未教不起意者
正以致其不學不慮之良知不起非滅也千思萬
慮莫非天則之流行動以知也此正是變化云為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

生生化化之機而謂之寂滅死硬物也豈足以知
楊子乎以千古入聖之秘藏兄可謂得其髓矣未
教謂區區以正心為先天之學誠意為後天之學
若過于分疏非敢然也人之根器原有兩種意即
心之流行心即意之主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立
根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先天統後
天上根之器也若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
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中根以

下之器也區區先後合一之宗正是不可分之本
旨兄之所言是也不得已而有分者乃為兩種根
器而蕨亦權法也近溪會語發明中庸未蕨之旨
自是近溪所見未免過於分疏其云解離塵俗覺
得澄湛安閒不為好惡馳逐却將此躰涵永夷猶
率為準則依據此非但認虛見為實際縱使實見
亦只成二乘沉空守寂之學纔遇此子差別景象
便經給宰割不下曾謂吾儒經世之實學而可作
如此見解即先師謂未蕨在已蕨之中已發在未
龍溪先生集卷之十
發之中不論有事無事只是一個致良知工夫統
括無遺物是良知感應之實事良知即是心之本
躰未蕨之中也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動靜者所
遇之時定即良知之躰也近溪所見還從禪宗來
吾儒致知格物之旨尚未瑩徹塵俗即事好惡即
物原無可離若此躰涵咏夷猶率為準則未免二
見居塵出塵即好惡而無所作方是吾儒合一指
訣吾兄所呈菴中獨坐了了光景只是氣攪偶息
與中庸立本之旨不同謂從靜景息塵淨個端理

則可謂一部中庸全在此則不可兄之所言是也
前後味兄見教于先師良知之旨可謂篤信然尚
未免依通解悟若是徹悟只寸鐵傷人更無許多
刀兵可弄也白沙靜中端倪之見乃是克夫一派
與先師致知格物之旨微有不同以非副墨所能
盡何時與兄山堂對晤究竟此言也

答吳悟齋

首秋領兄鎮江發來書疊疊教有餘言辨嚴意懇
惟恐吾人緇于習染陷身有過重為此學之羞
龍溪先生集卷之十
世之疵詬講學者不特暴棄之徒指為口實雖賢
智同講者亦且病之真如洧雷驚耳令人情省之
不暇非兄直諒誼深篤於一躰之愛能如是乎佩
服佩服細繹來教所論致知格物之旨尚有可商
証處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苟徒譽言相與以示
無逆似反以薄待兄非搖撻相期一體之初心也
敢舉崖畧以請 來教云園中對晤信宿多所悅
服其畧牴牾不在本躰上正在行持保任上千載
學脈原自昭朗學者不自昭朗耳意謂先師提點

良知令人言下直見本體若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看得太輕忽於行持保任工夫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不若一等高明操勵之人猶足以立此身於無過之地是則然矣乃不肖所歆汲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行持保任也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不復為習染之所移譬之飲食養生真知五穀之正味則蒸漚漬養自不容已不復為雜物之所汨凡溺於習染者不知貞明者也清於雜物者不知正味

聖賢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一

者也蓋氏云是集義臨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只是致良知良知不假學慮生天生地生萬物不容自己之生恍惚致良知是求慊於心歆其自得也苟不得其恍惚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強勉操勵自信以為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虛只成義襲之學豪傑而不至於聖賢者以此古今學術同異毫釐之辨也 未教謂文公篤信舊聞不敢自立知見故以窮至事物之理訓格物推極知識訓致知所謂窮理者易文也知識與良知之旨未嘗

差別是義也先師與人論學書區區與雙江議辨言之詳矣吾兄殆忽而未之省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心一也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以其明覺而言謂之知仁極仁而後為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為窮義之理不外心以求仁不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繫辭所謂窮理盡格致誠正而言聖學之全功也故曰只窮理便盡性以至於命若專指格物為窮理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不惟於繫辭之義有偏亦非大學之本旨矣心之知一也根於良則為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假於多學之助此回賜之學所以分也果信得良知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謂吾心原有本來知識亦未為不可不明根因之故沿習舊見而遂以知識為良知其誤豈啻千里而已哉 未教云格物者吾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物出格鬼神大而五典小而三千二百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靜何在非初何在非格曰格物

聖賢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一

也

而不遺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所謂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地吾儒所以異于禪家者此也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平時理會文公致問慣熟宛轉通融附成已見即天地之所以高決鬼神之所以坐顯物理固非度外人倫尤切於身之意也先師自謂格物之旨其於或問兩條九條之說皆已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而作用不同特毫釐之差耳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求端用力之地果何所事事耶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牀天地之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

知是非之心天之則也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不出好惡兩端是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毋自欺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任心之正也無任則無辟矣身之修也好惡同於人而無所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其施普於天下而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為之要經綸之用也 未若云某之所謂格與陽明所謂格者稍似而不相似大都悟入之途雖異而所悟之宗旨則同其格與晦庵陽明之格二說皆具不必專主此說為是而盡謂彼說為非足欲調停兩家之說使會歸于一自謂已之格二說皆具其用意誠厚矣但未知所為稍似而不相似與所悟之同異果從何處得來文公云天下之物皆有定理先師則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即理也兩家之說內外較然不可得而強同也孟氏云規矩方員之至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員而方員之理舍規矩孰從而定之哉縱得其情亦不過多學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

之億中耳其於屢空之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
方員之規矩而天下之方員從此而出相去何遠
以此入聖之微攬無典要之大法不可以不察也
或謂心之良知非假事物之理為之証師心自用
疑於落空此正所謂毫釐之辨也夫萬物皆備于
我非意之也目備萬物之色耳備萬物之聲心備
萬物之情天然感應不可得而遺也目惟空始能
鑒色耳惟空始能別聲心惟空始能類情苟疑其
墮於空也而先塗之以黑白聒之以清濁淆之以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子

看格物為不要緊工夫二者緣於良知本體未嘗
徹悟非教使之然也以此二者之弊世間無志甘于
染習與稍有志而徇近利泥虛見者或誠有之先
師設教之旨與吾人相與講學之意則殊不然兄
以為傳流之誤雖若為吾人出脫罪過亦時使然
也良知不學不慮本無修証格物正所以致之也
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
已乃無修証中真修証也若曰懸空守寂無所事
事則格物果將何所屬耶知即是行非謂忽于行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廿

學未發之中性之躰也其攬在于獨知之微慎獨
即致知也以修道之功復性之基大本立而達道
行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孔子稱回之好學惟曰不
遷怒不貳過而其用功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未
嘗復行未嘗求之于外可謂約矣子貢從事于多
學而識以言語觀聖人夫子誨之曰汝與回也孰
愈蓋進之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乃子貢
一派學術濂溪王靜無致之旨闡于聖之秘藏明
道以太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
龜山先集卷之十
通相傳授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以學脉也文公
為學則專以讀書為窮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敬
持志為讀書之法程門指訣至是而始一變迨其
晚年自信未發之旨為日用本領工夫溪悔所學
之支離至以為誑已誑人不可勝贖若文公可謂
大勇矣或謂先師嘗教人廢書否不然也讀書為
入道筌蹄束書不觀游談無經何可廢也古人往
矣誦詩讀書而論其世將以尚友也故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學于古訓所謂讀書也魚兔由筌蹄而

得帶筌蹄而忘魚兔是為玩物喪志則有所不可
耳較之程門公案已隔幾重回賜之所由以殊科
也兄謂守以進修可以寡尤以固然矣然必有志
而後能守苟甘於暴棄無所忌憚雖有公案且將
視為長物孰從而持躬行君子必本於慎獨道修
性復始可謂之躬行若依倣古人之迹務為操勵
以自崇飾而生攬不顯到底只成義襲任用非孔
門之所謂君子也講學止所以修德改過遷善講
學之事也若只講而不修所講又何事耶 采教
龜山先集卷之十
致吾人翻槽濫觴從格物上講明以身為教無俾
良知為空談學者有所年循中人以上者由之可
以超悟下者亦可不失尺寸此昔賢忠告之道敢
不祗領孟氏云百里奚之遭秦年已七十矣曾不
知食牛于主之為污也賢者與鄉黨自好分明是
西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不動情于毀譽自信而
是舉世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為
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所顧忌以毀譽為
是非于是有違心之行其所自待者踈矣不肯於

師明晚年宗說幸有所聞數十年來皇皇馬求友於四方豈惟期以自輔亦期得一二法器相與共究斯義以綿師門一脉如綫之博此學原為有志者說為豪傑者說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者亦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徒知解領會或傍名義恃以為消脩或藉玄詮負以為超悟或鄙末學之卑陋倣然自以為高或矜舊見之通融充然自以為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為障道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夫道有本而學有統自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萌蘖之生以至乎扶蘇嶺源泉之混以至于洋溢終始修貫原無二物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以千古聖賢之學脈也允可以言顯者大旨不出于此若夫不可以言而顯者在况默成而自得之以固報賜之情亦攝捷相期之初心也

答吳悟齋

再領手教疊疊千餘言反覆問論究如面命且將提其耳而誨之世之相愛孰有如兄之懇到者哉

感慰何可云喻兄自謂于陽明先師始若仇敵一變而若吾宗師不期親而自親始疑而終信乃漢以豈世人依托名義藉其聲援者可得比而同哉然竊窺教意尚覺於師門宗說契悟有所未盡未免憑執已見強為差排故於不肖所請之說亦未免抵牾有所未合非漫然同異而已也所謂未盡之旨大端有三曰良知心之本體曰知行合一曰意之所用為物先師一注苦心精密校量間易浩博自謂可以當三王而大謬俟後聖而不惑千古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學脈也何謂良知必是本體良知者性之靈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只此二字足以盡天下之道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兄謂吾心原自有一片不見不聞無思無為明白地乃人之靈氣結而為心所謂中也當是時何有良知可言若良知則是以點靈氣微顯之恍惚感之通乃人之生機故曰良知良能皆屬用非靈根也以正所謂後儒之餘嗜特異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不見不聞為已

所不知屬靜以獨知為人不知屬動或又以不見不聞為天根獨知為天概是即動靜之說也若先師之意則以爲不見不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

體者也易稱復其見天地之心程子謂靜見天地之心非即邵子指天根亦以一陽初動而言蓋窮上反下一陽初動所謂復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概如根之生意雖異而實則一不可以動靜分跡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

若以天根為發發之於天概為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省察二用其功則支而離矣兄自謂初悟時其于此一片明白地皎皎然在其胸中亦且三月其後不能行持保任漸漸磨滅恨不能再見此也兄平生以此學自任一二十年勤苦脩鍊不肯肯豈敢以未證為證致讓于兄然竊窺兄之樊尚未免以光景為妙悟若存若亡入於恍惚杳冥而不自知所以有漸漸磨滅之恨終是信良知未及良知是斬關定命真本子若果信得及時當下具

足無剩無欠更無磨滅人人可為堯舜不肯以為千聖學脈非誇言也何謂知行合一有本原有

功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謂之知

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言知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即是知能知處即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真切篤實處謂之行之明

覺精察處謂之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七

心之行矣故學以不喪其本心者必盡其知行合一之功而後能得其知行合一之體故事親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孝事兄而知行合一得其本

心之敬應事接物而知行合一得其本心之條理異于後世之知而不行行而不知入於虛妄昏冥

而不得其本心者也夫知行合一發于先師而非始于先師中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真指訣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

智與聖知行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
子蕤矢巧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
不足皆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曰致
知良知是知行之本躰致是知行之功夫格物正
所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
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字
以儒釋毫釐之辨未嘗以為易而忽之然所謂格
物者合知行功夫而後謂之格若以良知本躰屬
知以致知工夫屬行知是躰員易于流動而不居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七

格則有矩存焉格物者存其所知也謂今之論學
者只在知上發明未嘗存行上發明則是能知而
不能行知行分而為二所以有不在本躰上正在
行特保任上之說是謂在格二字討得明白而謂
鄙人之說纏繞反成穿鑿亦無怪其然也何謂
意之所用為物大學之要務於誠意誠意之功在
於格物誠意之極在于止至善止至善之則在于
致知一也心之虛靈明覺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
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也謂之意有知而後

有意無知則無意矣意之感動必有所用之物有
是意斯有是物無意則無物矣良知者寂然之躰
物者所感之用意則寂感所乘之幾也有物必有
則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者
致吾心良知之天則于事事物物之中也吾心之
良知所謂理也物得其理之謂格正感正應不過
其則則物得其理矣故曰至善無惡者心之躰也
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
去惡者格物也如好好色謂之為善如惡惡臭謂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七

之去惡戒自欺而求身誠惟在察諸一念之微所
謂慎獨也舍慎獨之外無所謂格之功矣若
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當克已即克已克已一
物也當窮理即窮理窮理一物也當感應即感
應感應一物也格於上下上格天下格地也亦
耻且格格君心之非明格人物也神之格思幽格
鬼神也則是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善何從而為惡
何從而去且意無所用又何從而用其致知之功
乎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而已應感是誠意真寐

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己窮理正是為善去惡乃誠
意自可見之行而槩以當字並舉而貫之含糊泛
漫不知何取於義而云爾也至于天地人物鬼神
格物之說分明是或聞舊見解兄特習之而不自
察耳先師自謂格物其於或問九條之說皆包羅
統括于其中兄亦自謂格物其於九條之說皆包
羅統括于其中是則然矣但為之有要而作用不
同正所謂毫釐之差不可以不察也文公曰人之
所以為學心與理而為一也雖主乎一身而躰之虛
靈實以管乎天下之理雖散在萬事而用之微
妙實不外人之一心益其一分一合之間已不能
無啓學者心理為二之弊若先師于格物之旨則
是物理不外于吾心虛靈不昧衆理自此而具萬
事由此而出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文公謂天下
之物方員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
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
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員不可勝用無權度
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毫釐千里之謬不于良知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三十一

察之亦將何所用其與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
下之方員不以權度而欲定天下之輕重長短揣
摸依仿乖張錯戾日勞而無成也已文公分致知
格物為先知誠意正心為後行故有游騎無歸之
慮必須敵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
若知物生于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即是敬一
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為全經也兄于斯三
者果能契悟得徹則凡宋書所謂本躰功夫之說
求仁一貫之說理會性領讀書窮理之說良知
識躰用之說天道人道大小之說皆可迎刃而解
其於不肯所請之意有若函蓋之相值不期合而
自合矣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告曾子則曰一貫
一貫即所謂復禮非有二也不可分一貫為天道
復禮為人道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夫子貢曰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
言聞非耳聞聞與不聞在乎學者之自悟性與天
道非一貫而何曾子既唯一貫之傳及語門人則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夫子所以告仲弓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三十一

者忠恕即一貫之異名及門之士未嘗不聞但有悟與未悟之殊曾子用心於內學將有得故夫子呼告之以速其悟其次子貢穎悟可幾於道故夫子亦呼告之以開其疑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曾子用心於內知在根上用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夫子只與點破遂應之速而無疑說者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躰之一一者心也精察即是心去精察若曰夫子至以方與我根下種恐未必然說者又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是躰人前說亦可慨也已 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是學問大頭腦良知如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自然能分別未嘗有纖毫影子留于鏡躰之中識則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別之心有所礙滯揀擇失却明鏡自然之照子貢子張多學多見而識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是信心不及未免在多學多見上討幫補失却學問頭腦顏子則便識所謂德性之知識即是良知之用非有二也識之根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三

雖從知出內外真假毫釐却當有辨焉不明根因之故遂以知識為良知其謬妄啻千里已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良知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格物以致其良知也發育峻極者德性之躰禮儀威儀者學問之功學問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正所以尊之也孔門博文約禮博文是約禮之功夫無非此義兄謂發育峻極吾心之性之靈所以生萬物之真樞大德之敦化也天之道也禮儀威儀吾心之天之則貫于事物之中外德之川流也人之道也 凡人道所以承天也似以天道屬本躰未發之中而以人道屬良知之用將大小分作兩截不遂以良知為本躰至於先師博約說亦以為附會牽強反失聖人本旨是皆所謂毫釐之辨也 兄謂陽明先生學問有功求學所以深信者在此自謂此意理會有年實見得原自有個真未發氣象良知屬用不可以良知為本躰噫難言之矣良知如明鏡萬物畢照而鏡躰未嘗動也若謂良知非本躰別有未發之中是反鑑而索照也前於良知心之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三

本條下已言之詳矣。兄謂先師讀書之法何可廢也。然居敬持志亦不可少。但在見獨不見獨耳。不見獨而讀書持志固為冥修。若見獨仍須是讀書。仍須是居敬。仍須是持志。此則不肖所未解也。慎獨即是誠意。居敬持志即是誠意之功。讀書是意之所用之事。非有二也。若以慎獨與居敬持志讀書仍須分作幾路。不知獨從何處見在於意之所用為物條下。亦足言之詳矣。古本序云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三轉語。大學本旨。千聖之絕學。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從前種種辨說盡成葛藤刺語。可以忘言矣。兄謂遍宇宙窮古今。只此一點真心。舍此不成宇宙。不成世界。此兄自信大擔子。萬里程途。非神驥莫能。遠敵不策。勉以從馳。驅吾人講學第一怕有勝心。與執已見。以學原自古。今公共之物。非吾人所得。而私若以勝心行乎其間。是自私也。所講何學格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

五

致之。皆本本。本作用大同中。惟有小異。故極諫竭辨。共求合并。原非以求勝也。凡有辨析。所見未合。不妨暫舍。以虛相受。棄短集長。以明此學。朱陸兩家。紛紛異同。數百年未已。只是不能忘見。吾人不可不以為戒也。

與朱越峰

吾文薦志力行。以古道為己任。先師良知宗說。雖未肯出頭擔當。若有默契。其同然者。只是學區區。妄意大道。修行無力。老年向衰。益無補於世。然師門一脉微言。乃千聖絕學。有不容於我。我者。附去小集。頗發此義。幸紙泰之有得。或有疑可進我者。不惜往復。交益之望也。小兒失意南還。相愛者多。辱慰諭區區。未嘗以此動心。遲速利鈍。自有緣數。譬之花樹。但得生意。有在。會有開發。時未須屑屑為眼前計。兪輩忠信好學。家庭相守。不忘一脈之傳。便是人道中樂事。老懷更有何放不下。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遲速非所計也。不肖雖處畝畝。一念耿耿。不能忘惟。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

五

聖天子膺寶風成壽於所傳聞究然帝王矩矱此誠社稷生靈之福但蒙養貴正是為聖功大臣進見有時晨夕與居乘藉周旋惟在中官以革並生天地間是非利害之心未嘗不與人同但溺於習染久假不歸况吾輩不能視為一躰自生分別有以激之彼此勢離則情間而意阻未嘗聞以是非導以利害譬之迷途之人甘於離陷欲其回心向善不可得也凡我大小臣工守令有鑒臺諫有鑒輔相有鑒通者後有帝鑒獨中官未有所鑒似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共

為缺典不肖因纂輯春秋以下歷代諸史官官傳得其淑與慝者若干人分為三冊其言過於文而晦者恐其不解易為淺近之辭其攪穿過於澁巧者恐啓其不肖之心削去不錄我

國朝善與惡者亦分載若干人首述

太祖訓諭教養之術歷代沿革之宜又為或問以致其開論之道各人為小傳以示勸阻之迹此杞人憂世之苦心納牖之微機也有稿在王龍陽處吾丈可索觀之若以為有補世教可留意披抹與

同志相參以廣其傳如以為迂狂則置之可也
與李中溪

自都門與兄奉遠中間升沉好醜之迹何異輪雲所恃者以志相應而已年未詢知吾兄山中靜業溪入三昧豈以吾儒之學為未至而猶有至焉者乎向見吾兄與荆川兄書足領惜時憂道至情益德世儒俗學之弊欲有所托而外固將以範圍三教為已分上事非以至不至作分別見也先師提良知二字乃三教中大總持吾儒所謂良知即佛所謂覺老所謂玄但立意各有所重而作用不同大抵吾儒主于經世二氏主于出世象山嘗以兩言判之惟其主于經世雖退藏宥密皆經世分上事惟其主于出世雖至普度未來衆生皆出世分上事順逆公私具法眼者當有以辨之矣弟服膺師訓不敢自後于人徒抱空志而業不加脩流光云邁老將至矣辜負海內同志之望慚愧日深不知吾兄愛人心切將何以督教之附去滁陽會語一冊述先師所悟所得梗槩頗詳批教以示萬里

之叩也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園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游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頽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却不在此夫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亦不徒浪死必湏有個安立處以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終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艾

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以此得不從外來直湏自信本心從無此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跟一切務外好名九情習態全躰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為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信覺果何如密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為無見然尚涉於億說未免閒圖度也辭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沉和翕

較談散多從任意為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藩籬古人動忍實公案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量於聖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王成於兄者何如四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拳拳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止若是是以隋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獲機于鼯鼠也豈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艾

不重可惜我臨別之情不嫌直致况恃一躰道誼之愛尚忍忌而不言兄之奇節美行聳動京國豪傑之譽溢在海內尚可俟弟之獻諛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病方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即望檢賜用資服食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脫矣一躰故也

復賴冲宇

自吾丈入中州無緣通候徒有瞻注頃辱手教狂

道懇懇足徵所向中間推與過情鄙人實不敢當
所論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學
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間要似曾點尤
見吾文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于方人為
者若論于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超悟文清
只是敷衍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先師龍場一
悟萬死一生中磨煉出來轟轟地一根真生意千
枝萬葉皆從此中發用乃是于聖學脉世謂點之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十

早

學不如由求赤此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
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
真生意非待作為而後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
是堯舜氣象由求亦詎可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
學亡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再見茂
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脉也愚謂我朝理學
開端還是白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眩
為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于先師
悟入處尚隔毫釐此項面証默識非言說可

學以見世為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有
乎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文手
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為德尤見精造良
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也物
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理不外于吾心致吾心之
天則于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物也此聖
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平之之理理
在國家身心格其齊治脩正之理則未免分為兩
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說稍有不同其為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十

早

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恃道誼深愛敢以就正
幸終教之

與沈鳳峯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
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梳巧伎倆作崇
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
嘗留情曾有梳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具如此道
根未能超入聖只是信以未及未免行不著習
不察自性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

得以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
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尚不怠箴傲不肯承
公厚愛漫此奉告可效滕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
鑒暮夜之燭聊致愛助之忱耳亮之亮之

荅洪覺山

官舍回辱教章之及聞道履所經汲汲以會友為
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為數日之留或後簡書
徂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颯颯洋洋此非真以性
命為重視萬物為一躰者肯若是乎伏絳來教令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星

人心神豁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一路一是百是
一勘百破更遮瞞此子不得得此歸併足慰相觀
之益矣何幸何幸吾人知良知之學而猶不免有
走作之病者雖是看得良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
工夫未能誠一真切所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漏
泄寢成多欲之累實非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
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
道盡予復何言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
知之躰本是無聲無臭本無所知識本是无所知

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躰慎獨便是
功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真話頭便是吾人
生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真血脉路只
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云有天德
便可語王道其要在慎獨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吾人慎獨功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攔不能覲躰
反觀復還先天之躰才有許多包藏粘帶窒塞偏
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躰得力
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星

吾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為無敵然須信得萬
敵紆紅之中反之念獨知未嘗不明只以便是
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為今日之計者謂慎
獨功夫影響揣摩不能沉澹密察掃蕩欲根以歸
于無則可謂獨知有欲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
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為若二物則不可以
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辨者
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為義德實近思矣而以為
計較亦只是信得慎獨功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

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
躰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以非人為之合乃天德
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便是立誠功夫便是
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宿處非可以
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過
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所示
日用應酬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限不放
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一番剝落
一番精純滓渣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終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

答毛瑞泉

行原無分限可拘也特一躰之愛率此請益此中
更有向上一闕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相違忽忽逾十年道誼之思無日不在每詢湖襄
士友道兄幽貞履吉道化日隆同志之幸辱手教
遠及尤感數千里不相舍之情且得悉聞行持之
槩良用浣慰吾兄樂道忘勢風動臺司以固出于
秉彝之同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
此為聖賢家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為已任類

然有當于莘野南陽之趣則非弟之所敢知也吾
人學術不純大都是功利兩字作崇昔人謂如油
入麵未易出頭亦善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知
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痛到這裏再欺瞞世子不
得可謂對証真藥物矣但吾人之學未免各以賢
之近為事見解格式妄意承當不能觀躰相應要
其極處遠足以增功利之藩籬于聖賢精義未見
有分毫交涉處也且執事獨不聞畏壘之事乎潛
龍之學以無悶為宗今視此何如也有教不吝往
復亮之

答王鯉湖

承手教遠及感道誼無已之情浣劇獨知之說大
畧亦是但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
而後念又復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
宗旨當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
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作對譬
之清淨本地不待洒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
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

求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即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酌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任麼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然有精義靜中時默觀有得更以見教求助之願也

與胡栢泉

在鉞蒞信州公務託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末益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

栗

者否功利之毒入人已深雖號為賢者鮮能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為有所為兩言決之而其攪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撐功能上湊泊而非盡然以出者皆有所為而然也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吾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功夫以外種種好醜皆過眼陳迹也正學懷玉而蒙塵吾丈施化之地精神所注尤望加意振作用道先師德業不徒

盤錯之利幹局之能而已也

與唐荆川

聞兄入省蒞舟西渡則前旌已迅蒞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不減于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未東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舍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尚被虛聲驚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攪欠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底乾淨不知一切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

栗

應感果皆出于本色無意見攪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否于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却不作見解伎倆遣釋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無從迎測否一切閒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無所揀擇否若于此有未透脫還是此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為徹也矧兵攪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為未嘗學况吾人乎兄既督領麻兵師行旅後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為有制之兵赴難雖急

獨帶此數百門烏銃將安用之區區一軀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為迂

與唐荆川

竊觀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却未免涉于輕躁反使人情慙恍不能快然此是學問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况兵家應感呼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于梳梳圓則應

龍路先生集

卷之十

栗

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疑目注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死利害反覆毫釐皆決于此疑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以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本于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閑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梳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梳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

致詰是謂圓梳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傍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梳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繞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繞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繞經指撻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後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于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矯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其帶此子俠氣疑于輕躁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脉路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軀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梳常在我如馭之有轡銜射之有鼓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

龍路先生集

卷之十

栗

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于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以子放過但恐應撓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青不利有攸往既無妄矣尚有匪正之青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啓候曾公記室否閩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為龍路先生集卷之五
奇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和鎮定安輯正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父母病積邪暫得發汗其元氣全勝傷敗無復根脚可依若非妙手時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祇益其斃而已吾兄沉幾默運自有長策當不以區區為迂談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態恩至而罰不行固為姑息若罰過于恩使衆心恐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真是延舍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姬孔只是致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舍亦自至見圓明之躰成無為之用為天地立心生民立舍不難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其于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能不為者也弟于良知兩字實未致淨盡尚有許多踈漏在果能觀躰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尚何彼此分別之有竊意公于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却亦未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攙入其間眼前尚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源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非知解意見所能湊泊也所云堅不知放不倒亦是知見作礙密察自見附去所答則如吉陽二三條亦是相知發口漫說公乃以爲對之藥張公吃酒李公醉可謂弄藥弄酒弄人弄盃還借鉄如意打破鏡作此念當

待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限此念亦落等待若必
入山纔好了手見在種種應感之迹又作何勾當
耶

龍谿王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門人

周怡順
查鐸子警甫校閱

書

與趙麟陽

獻歲衆務昌明獲瑞萬福為慰聞彼中兵事寧謐
正群材講藝之時吾人此生不論出與處閒與忙
只有講學一件事但講以口耳與講以身心空談
虛見與行者習察為己為人則不可以不辨龍場
為先師啓聖之地遺教至今未泯執事當樞集事
風行草偃比之曩時勢更不同在加之意而已區
區數時未勘校得此件事更親切頃吳悟齋兄復
有書來極論此事區區又載書相弼自謂真有破
的之見可以信今傳後今錄一通請教可一字一
句細細叩證先師晚年宗說盡在於此提掇分明
無纖毫可疑於此參得透千聖學脈更無第二路
吾執事此生任道之志已知不回但為性念心還
真切未免尚被閒忙二境所轉聞時未免悠悠忙

時未免擾擾如此挨排過去稅駕在何日古云必
有事是閒忙動靜只有此一事只在一念上討生
死閒時能閒忙時能不忙雖獨處一室而此念
常炯然雖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方是不為二
境所轉如此起因方有證果時候方是真為性命
大豪傑也淡泉所著吾學編附去此於我 詞典
故大畧具存亦經世有用之書也

答李漸庵

不肖之辱公道誼之愛以別匆匆殊不能已於情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我公天性冲粹本有入聖之資素信師門良知宗
旨居常一切應感儘見從容倉卒對境臨事自家
措手不迭做主不起未免為習氣所乘禱念所動
承接轉換不離情識真性靈知反為蒙影不得透
路未見有超脫之期只如來教病中不得力景象
歸諸虛見可以自省矣吾人此生幹當無巧說無
多術只從一念入微處討生死全骸精神打併歸
一看他起處着他落處精專凝定不復知有其他
此念綿密道力勝于業力習氣自無從而入雜念

自無從而生此是端本澄源第一義所謂宗要也
若持念不堅散緩浮動道力為業力所勝強勉支
持禱念遣而愈增習氣廓而愈擾所謂泥裏洗土
塊更無有清脫時也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騰
之概存乎一念覺與不覺耳不覺則非昏即散纔
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
區區暮年行持於此頗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
不免任之而已今人未脫生死只是欣厭心未忘
耳公謂有事時心有所用及至無事時反覺雜念
紛紛起滅不常此可以證予言之非誣也千萬自
愛自力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答李漸庵

前後教扎疊疊惓切宛如面談來教云默然及觀
念慮憧憧萬起萬滅是雖謙冲不自盈之心要之
作聖作凡之機舍此亦無用力處易曰貞吉悔亡
悔生於動自信良知直心而蕺天則在我是謂貞
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自有往來未嘗有所動
也縱涉安排即為憧憧萬起萬滅眾欲相引而來

是為朋從爾私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
時密加躡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入微處決之此
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也不
肖年已八十百念盡灰一日亦可百年亦可任之
而已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
未盡也吾人生於天地間與萬緣相應應有得有
失有好有醜有稱有說有利有害種種境界若有
一毫動心便是臨時動心樣子一切境界有取有
舍有欣有感有一毫放不下便是臨時放不下樣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一
子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非有二也
于此參得透方為盡性方為立命方是入聖血脉
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
為資飾雖使勳業隔天譽望蓋世揀盡世間好題
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
也不肖中夜默坐反觀眼前有動心處有放不下
處便是修行無力便是生死關頭打疊不了勾當
常以此自盟于心頗有淚省幸公加意勿忽交修
之望也

答劉疑齋
拜公琢教深領虛懷樂善之誠起知於意見湊泊
於聲聞自是吾人通病非敢責諭于公但謂不肖
守師門之學思以易天下故推尊而發明之豈可
變也自謂不妨舍是而直學孔孟如此分疏後何
處來非不肖所敢聞也良知不學不慮寂照含虛
無二無雜如空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有高下
形有妍媸而谷與鏡未嘗不寂然也正是推明孔
孟相傳之絕學公謂舍是而別有所學則是於虛
空中忽起分別之相正是意見聲聞心魔作祟道
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百姓日用同於聖人
成能原無門戶可守見在不了真辨於百世之下
充非不肖所敢知也豈言其所不能行以欺人欺
天者哉但毫釐千里其辨甚微認賊為子甘心委
任自家寶藏盡被盜洩而不自覺未可知也不肖
與公此志相應若少避忌依違是負公之心知如
果不肖執見未忘而公更有妙悟亦望明以牖我
自當速改以終善道不敢有所吝也

與劉凝齋

承公手教真切感道誼相信之懷不肖與公此
生以性命相期不款諛言往復公于此事已信過
八九分但一念入微處尚欠穩實一切應感尚涉
擬議揀擇未見有泰定收功之期此事非難非易
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忘壞固不可舍穢而取淨
亦不可逐妄而迷真酬酢變化自有天則毀譽順
逆之來能如風之過樹一不動心否夢之與覺能
一如否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動靜二見否直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六

答劉凝齋

伏讀乘教獎許太過鄙人不敢當而惓惓任道之
心溢於言外則又不覺油然心領也教義諭慶山
中十年自信有所得及出而授之政反致招尤速
謗因歸于此學之無益云云生竊以為不然夫吾
人以經世為學乃一躬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其
身作自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化

育一毫無所倚其概不外于一念之微此學脈也

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
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公自信自考以
為何如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
神解不同妄識託境仗緣而知譬之明鏡之照物
妍媸黑白一瞭而皆真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
分別影事爾謂識也若執妍媸黑白以為鏡體則
靈知反為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幸家
察之止謗自修古有明訓凡有謗之來莫非吾人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七

動忍增益之地若以為無益於學所學又何事耶
公天性沉毅不能以顏色徇人一切酬酢執心太
過不能以圓悅應之此雖所學未得融化然平生
自信得力處亦在於此今得暫歸山中益精所學
抵於圓融則如公所云天若使我有此知則是行
亦不為無所得非虛語也

答劉凝齋

乘教云無惺睡無囂寂無晝夜無存無亡無受無
不受不暇辨儒老釋之異同皆究竟語其自信如

是可謂超悟矣更復何言不肖尚以為未離見解
得無有逆于心乎夫悟與見虛實不同毫釐千里
有真修然後有實悟一念明定觀身承當方是寂
然本身會通以行典禮方是一了百當統涉見解
便落揣摩非實際也學然後知不足未得謂得未
證謂證昔人所戒了證之悟存乎自得有所者
尚未離四相豈易易言哉

與王敬所

遠教忽忽許時比因都峰病歸天台歲寒之盟竟
龍先生集卷之十 八
成虛曠向者來書提擬二氏宗要已是搔着癢處
密窺微旨尚涉意說邇來山居靜業更復何如先
師云殺人須咽喉下刀今日之事祇須寸鉄傷人
終日舞弄刀兵有何了期仰問領手教知念念求
友耿耿之懷此學炯然在前百無等待而惟良友
乃得共躋玄路旨言也伏讀年譜序稿發明從
心不踰矩之義于良知宗旨更有所証矩是心之
身物之則忘身忘物獨用全真是極則話頭其謂
不踰矩由不感出竊意不踰矩由知天命天命則

無橫心之欲耳順忘矣似覺較切也何如何如

荅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予教中夜回地一聲不知此身
在何處揮頓闡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絳便是大慧
一通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林為不
我欺以德山臨濟只成賣弄此是呵佛喝祖伎倆
亦何奇也認以不肖為三教宗工款共相證明非
所敢當古今急知已誠然哉誠然哉疊疊數千百
言有契于衷與未契者畧跡以請幸裁教之兄謂
龍先生集卷之十 九
自來學道者瞞人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拶始知
從前意解盡屬情識夫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
識者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
情則有真有偽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焉得其
本蓋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
為誠意情歸于性是為至情識變為知是為默識
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識本末
睽絕祇益虛妄耳皆瞞人且自瞞也兄謂知之一
字云衆妙之門亦云衆禍之門如不自得手隨人

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然誠然良知虛軀不變
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尋淨無瑕不可
汚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緣而生若以為有而
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為無而實未嘗死通晝
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
於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亡以無為有則空裡生
華以有為無則水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
塗惡道皆緣應也自其不變言之凡即為聖自其
隨緣言之聖即為凡冥樞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十

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於空非善教亦
非善學也兄謂近來學者隨人見轉掠虛漏逗崖
山萬里又萬里吉安諸公依倚撓奪不夢見陽明
先師到頭一看亦聞牽帶以等處未須輕口速說
亦非副墨所能盡面與究竟可也兄謂三十年盤
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剽語以段心肝惟翁
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真實語不肖
敢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
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晉賢表行善才在文
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晉賢會下遍眾行門尚
被迷失譬之良馬之履康莊方是起脚第一步過
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置器然自信視千里為咫
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
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因地一聲全軀放得下全軀
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
拈來頭頭是道萬許為實得耳兄謂佛陀百千義
海教門止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論盡大千世
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

此勘破以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漏逗
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刺語
矣見教不宵八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我誠
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了尚不可得豈有能
了之人撒手同行披襟一嘆直出天地之外登頂
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
飛誠非擊空掣電手不是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
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
若待呼始上紅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番悟是
龍巖先集卷之十一
十三

與莫中江

吾兄決意還山豈徒優游好遊求以遠遊覽遠
期尚友千古如鳳之翔如龍之潛神變隨時固有
非衆人之所能識者矣吾兄素信此學但平時記
撰功深鑽研力久未能即忘聞見之心若光光只

信良知自足以盡天下之變恐亦未能脫然無疑
也良知是性之靈竅本虛本寂虛以適變寂以通
感一毫無所假於外譬之規矩之出方員規矩在
我則方員不可勝用泥方員而求規矩則規矩之
用息矣此學未嘗發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
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藉聞見而覓良知則去
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
在孔門已然况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不
入數終涉皮膚即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
龍巖先集卷之十一
十三

與馮少洲

屏公教愛惓惓非道誼深悰何以至此所愧去住
匆匆未終請益徒有悵悵伏讀來教興意超然先
師良知之旨誠千古正學世之學者聽得慣熟從

聞見抹過未免悠悠若信此原是生身立命之基
終身只一事日夕兢兢保持自不容已竊窺公天
性通曉未忘徧物之用志尚有分處古人云終日
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一處究不徹
多般伎倆要他何為須令全躰精神併歸一路始
得相應附去論學集頗悉此義幸察察之

荅孟會源

頃荷開心俯教雅意惓惓不肖謏菲何足以當之
東還復承翰諭益見虛受之懷大學一書乃千聖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古

心脉徹首徹尾徹躰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
揭此兩字以為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
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
良心本來真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為王道錫民之極平且虛明之養養此而已皇
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
地萬物本吾一躰慎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
而無兩在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
天下皆以好惡蕞之首尾相承躰用一源也中庸

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慎
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于性情無有
作好作惡正是未諉之中諉而中節之和未諉之
中止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中和則本立
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家齊國治天下
平而正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事也後
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為先後則
中庸由教而入者為無頭學問將何所藉而後入
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于補可謂得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
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拆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
躰之躰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躰
之用也聖人之學恒寂恒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
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論絮矩之道惟曰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下所
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
即是格物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真
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見戲惟丈其重

之

與汪周潭

粵自宛陵奉違忽復改歲道誼之私如在旦夕真性流行無處不遍無處不宜歛而不拘裕而不肆神感神應天則自見以固吾丈見在行持公按也其何足以知之同案中可與共此者幾人大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無非取善于人若使人皆玄德而後取之則所取亦有限矣所謂舍己從人非但不善始舍有善亦舍方為忘己之學吾人日用應感

龍點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七

纔見已有是處人有不是處便是有我之私非所以示大同也幸察之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約期與東郭念菴諸兄會于青原白鹿之間蓋以會為學務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學為會也日來就館消息何如此人道最切勾當亦非人所能期必况緩于此者乎在有道者知有以自遠也

與屠坪石

前冬奉晤匆匆未盡合併之懷至今念之不能忘每月逢七之會六曹諸同志發心真為性侷者

人得悟者幾人師門良知宗旨只從一念入微處著察乃入聖真機世間豪傑多在識上承領以識為知奚啻千里不可不辨凡一切應感有分別者識也無分別者知也目能別色耳能別聲妍姪清濁了然不爽是名為識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湛然寂靜不於一法而生分別是名為知變識為知非是去識以全知耳目不離聲色而一毫不為所引天聰明也是為默識此性命根源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毫釐之辨也幸察之

龍點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七

與萬合溪

承賜學庸述義以為千古聖學只此二書首章且極尊信師門教旨尤見愛道高情不同流俗但中間抑揚尚未盡原旨意之所用為物是喫緊要語物之善惡無定形意善則物善意惡則物惡格者正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為困勉立法正與不正皆從意根上用力故曰格物者格其意之物也若在物上求正即為義襲之學非大學本旨矣敬所兄認物為欲以格物訓為無欲似抑之太過吾丈

訓格物為至善似揚之太過恐皆未得孔門立言之旨也中庸戒懼慎獨只是一事不分動靜中和由戒懼而出不可謂常人俱有丈已信得及率性為聖人之學修道為賢人之學教為天教位育不以效言尤師門立言原旨其說甚長非面講不能盡也不肖耄年無復世念惟求友一念寤寐不能忘衰朽艱於遠涉徒有耿耿竊窺我文所見已得其大尚未免從見上立知種種訓釋涉於周羅若能忘見只從一念入微徹底承當可一言而盡更為直截耳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不

與碩日巖

不相會者幾年此心想念如一日頃領手教捧讀再過宛如面承良慰良慰吾丈與桂岩令弟伯仲唯諾精義無二新功當日就溪遂吾丈天性本立合道但窺日用行持和粹有餘而剛毅直達或有未足所以日逐雖無大過可舉却未免墮于悠悠一念靈明光輝發越溫柔剛毅以時而出更須有用力處特吾丈道誼骨肉數千里馳緘奉候不

得不盡此悃誠野謂交修之望也念菴兄晤語一通附請教正

與張陽和

昨過雲間會存齋公道吾世丈意甚懇切但以不得久留為念謹知道從入都下人情向背更何如隨時語默權度在不抗不隨只此是學以生真為自己性命同心之友須默約二三輩以求相觀之益若徒混混挨過世累亦無益也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較明切皆從一念忘想研生道有輪迴便是覓空中之華道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默契之可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九

書

答張陽和

承手教惓切知憂時為道委曲苦心吾人虛辭纏張而實踐未至激成紛紛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非剿說也吾輩講學原為自己性命雖舉世不相容一念炯然豈容自昧况世間豪傑無地不生言之危與巽雖若隨時而一念默默互相省覺乃是救取自己性命呼吸不相待也沍寒極凍正吾

人來復之時不因時有所加損聞館中亦數輩能
信此學者吾世丈須留意隨機觸發六陽從地起
以秉而征原是一卦不容已之心非徒招朋類助
門面為此勞擾也金庭於此學近更真切否人生
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金庭才
藝衆所推服况當日講之任荅沃之概尤有關係
非徒應故事而已可為致千萬意

與張陽和

向領手書知日來任道之志益切良慰此件事無
龍先未集 卷之十一

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
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
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
非徒口耳傳述已也昨見邸報尊翁已復原職豈
徒蓋前人之愆有光世德多矣健羨健羨亂峯巡
院心事光明應務詳而有條溪信先師良知之旨
百凡動以為法專祠特享風聲翕然茲以從祀未
定特疏申請于

然平泉公已身任其事九當局諸公有須委曲求

濟者惟執事默約諸同志維持其間以玉之成此
道脉所係亦吾人一生趨向所關不容以自護也

答張陽和

領手書并諸論學稿具悉明定造詣之槩既膺
居之命內館主教勢不得無所云中鑒錄未敢為
不朽之傳區區兩三年納約苦心庶幾自盡內館
之設事幾若微于聖躬得養與否所係匪輕不知
相繼主教者能悉領此意不作尋常套數挨過否
來教所述張弘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
龍先未集 卷之十一

天聰日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
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直揭本躰非高
遠非湊泊殆有契於師門宗旨其與徐魯源論學
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
擬于前况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
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揭出致良知
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
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充
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頃

者友人屠坪石轉致荆州公所諭書謂屠子好義
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不惟不
以為諱且從而縱諛之當事者之心可諒矣務空
談而垂實行庸或有之自是吾黨不善學之過非
師教使然也其謂魚兔未獲母舍筌蹄家當未完
母徹藩衛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學之通病尤有裨
於聲教以良工苦心蓋將以明之非故有所抑而
歛廢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于承望有所
更易變置因噎而廢食反使初志鬱而未暢世道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一

廿一

汚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別嫌明微不
可以不慎也所望秉執化權宜昭義問以翼吾道
使海內善類以心相應顯然知所歸向無復懷疑
師門一脈不致泯泯無傳所謂萬代瞻仰在此舉
也

與張陽和

私念忽復改歲區區自夏秋來臥病精神頓減耳
加重聽以固老年常態佔知後來光景亦無多神
明鑒予多言擾聽以此示戒未可知也諸公時常

舉會更覺何如見在只直達開眼便見閉眼亦未
嘗失原無動靜二相緩步見解億年自鬼家活
計不可不深省定宇兄近來所見當更妥貼比部
吳中淮在廣德時與味儘超脫用力屢尚未歸根
數時來未見一言扣及豈以為得手遂爾忘情耶
就是定宇所謂妥貼亦未易言無始以未習氣有
多少未消然在須打併得空蕩蕩無世子夾帶所
謂賊不打貧家門始為究竟耳燕陽已離校後所
處益閒遠吾人必有事功夫不論閒忙領時時競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一

廿二

業始不致空過耳康州項本金王自少身過但一
念入微功夫尚欠綿密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不
肖稟耄已無補于世但懇懇同善之心老而彌切
惟願諸公頂天立地以萬古豪傑自期不隨世界
轉換方見定力亦吾人安身立命本分內事凡者
公相會亦望以此意時時相提醒始為直諒之當
亦同心不容已之情也

與朱金庭

向領吾弟手書知任道之志其切近來所造當益

冲遠此件事無巧法只從一念入微時時求懺乎
心便是集義真功夫一切任名義伏氣魄倚見解
凡有題目可揀皆是義襲之學此便是學術誠偽
之辨吾弟天資本超穎詩與字已歷群彥詩為心
聲字為心畫心躰超脫詩與字即入神品躰格粘
帶詩與字即墮俗套所謂只此是學非可以他求
也乳峯巡院崇信先師良知之教以為有補于聖
學歎為特疏從祀廟庭此與起吾道大機括凡當
局諸公可委曲以贊其決當有濟也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苗

與趙澂陽

數時不相會同心之懷彼此所共邇來新功日加
邃密聞京中已續同志大會吾弟與楚侗二三君
為之倡此人心向背之攬吾道何幸向者舉似狂
狷鄉愿之說日用應感驗得更何如不能直信本
心畧藉外境好醜以為從違皆不出鄉愿故智以
人品學術之大辨不可以不深究也中鑿之輯自
吾弟起因今已脫稿寄留龍陽處取而觀之自見
杞人憂世苦心三代以降君亢臣卑勢分懸隔吾

人欲引君於道舍中官一路無從入之機譬如寐
者得呼而醒諸夢自除中鑿所以代呼也吾弟可
細細披抹筆削以闕色之若以為有補世教梓而
行之與諸鑿並傳示法于將來未必非格心之助
也先師從祀一節天下公議出於臺館諸公上下
周旋以觀其成諸公當能自力不待贊也

與趙澂陽

小兒南還傳吾契道誼壹壹之情良感小兒下第
相知者多以為慰區區未嘗以此動念消息盈虛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苗

時乃天道譬之花樹開發有時非人所能必又如
素輪翕而自張但世人欲速心重故見眼前若有
所得失耳時事如此聞都下會友講學之興亦落
落聚所復已外補吾契如赤幟竟然獨立相夾輔
者復幾人吾人發心原為自己性命自信不惑雖
萬死一生亦當出頭擔荷若以世之向背為從違
所學何事但同志相聚不在言語意氣相強菩薩
不能自度焉能度人吾輩若能自信從性命根源
徹底理會無有一毫九心世念夾雜攙和人之見

之自當相悅以解所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不
敏自信而徒以來人之信妻子童僕且不能相保
况於人乎此區區晚年行徑自為有用力處亦自
為有得為慶幸吾契自信自愛交修之望也

與趙潁陽

與吾弟相別許時形骸雖間此心未嘗一日不在
几席之側海內相知雖多能如吾弟知心相信者
能復幾人頃領手教且詢知道况清裕以政為學
一切應感不抗不阿人人信為有道君子可謂不
負所學矣區區老學不敢廢學只在一念上理會
時時得箇活潑之機與知解意識播弄精覈全無
交涉不知吾弟近來悟入更何如日用應感若不
能直信本心畧從外邊好醜境界轉換此子便非
自得之學不可不察也

與李見真

昨者舟中奉教去住匆匆未罄鄙懷次早遣僮奉
候冀終兩請而僕舟已過發矣悵如之何此行望
吾丈全骸擔荷隨上隨下隨開隨忙草草切切以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七

發明此學為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眼前劫溫
破不為逆順稱讚所搖脚跟下割得定不為得喪
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醞釀主張討箇超
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着便是妄既無所
向又無所着便是絕學無為本色道人一念萬

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出處雖殊此
志未嘗不相應也竊窺吾丈此生志向安身立命
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
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不疑不進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七

譬之行路既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
三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途而廢必
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兩遠或雖行路
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之期也吾
人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順盜賊之縱橫即次
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安
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堅衝前冒險求遂其
若欲自討安便纔遇此小苦境便生退心亦
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况既要做事

筆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窠座快恬受用內翰清
高無苗無難亦易養壞人有志者當生懼心必須
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苦者樂之基經此大
疑沉着妍究若無凄泊方能諸已而信不然知
解寵傲而已受此大苦轉展磨礪若無聊賴方能
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假借而已舉千鈞之鼎者
非烏獲不能勝區區於丈日有望焉東廓乃孫聚
所青年嗜學不墮家聲望加意周旋以求益友之
助前途會蕭允隅巡院望以此學痛與琢磨允隅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一
為東廓入室高第深信良知之旨於此學殺有所
見有力量肯出頭擔當非瑣瑣之比絕科場事忙
迫只消示之風規使官屬士民知所趨向自翕然
有風動之概使先師學脉不致淪落休戚一躰之
情也學問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纜一相離便生
枯渴吾兄到京可密約同志十數人時圖合併此
生可與性侷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
事只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勲業格天
轉眼便成空華若真為性侷只默默自修自證以

畢此生當不以此而易彼也區區年已望八無復
有用於世而求友樂善一念若根於心老而彌切
嘗謂吾人在世須享用餘年顏子三十二而卒三
十二以外便是餘年孔子七十三而卒七十三以
外便是餘年若於此不知享用營營逐逐尚有歎
不下念頭真天刑不可逃也可不哀哉京師同志
有詢及不肖者即可以此相勉亦交修之懷也

與王龍陽

數時同志聚會更復何如他人尚有趨避在吾弟
家學承傳不容自護百凡須勤慎以身明此學已
信者同心共濟未信者隨攬接引不激不阿相觀
相劇同歸于善才為克家之子海內同志才有所
賴耳虬峯巡院深信老師之學凡崇重表揚無所
不至茲特疏從祀于 朝陸平泉公職有所專當
身任不二在位諸公諒必贊成亦公論之不容泯
也

與祝成吾

洪都往返深荷雅情值執事遠和未及一別為快

吾執事氣清近道而精神微弱此中須有養之之法先師云言語政事文學大率以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所謂收斂非徒稿心僻處避事之謂能于一切應感直心以動不作世情陪奉勾當常感常寂內有主而外不蕩方是真收斂幸默察之得此一路入頭豈惟養生有益千古聖學血脈亦可窺矣間中將先師文錄傳習錄細細參透當自有契悟處始信不肖非過談也

與林益軒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不肯浪迹求友東南訪匡廬歷鷺湖道出信州過承教款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往復商究若有契于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為世情功利所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擔荷只是無志揔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些好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忌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為富却亦為貴也揔使忌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譽好勲業只此便是

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為聖人之志所以為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是遠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遠道力行不息脚跟下站得定不復為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硬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牆傍壁放步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邁不至傾踣而仆者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為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為聖人

事初問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是樂
孟子以為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
無不可有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
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
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為典要即有方
所意見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
學者初聞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
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
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
龍溪先生集卷之二
卅二

以期共進此道固非敢薄望于門下也通者屬
士友方興開講之會首揭先師立志說拔本塞源
論以為學的鸞湖之後此風寒矣今日之舉豈必
人人皆有真志淘金于沙亦為之兆焉耳夫成已
成物原非兩事盡人物之性只是盡己之性在執
事既秉風化之權真教淑人恐不能忘情于振德
之助在加之意而已
與羅近溪
緒山兄回傳致吾兄道誦惓切之情且詢知任道
龍溪先生集卷之二
卅三

宛陵決旬相聚極承款教厚情不敢以言為謝聞
楚侗學院開講臺臺之意異于各郡即此我兄道
念純且才以致之多士何幸小試後諸友向學之
興能不矜不共賢以有所為無所為分辨義利兄
真心晉度固知無所揀擇然亦有安身立命用力
之慶水漸木升循循向上方為有得力慶若只大
衆混混旅進旅退恐終無補於身心化理也梅純
甫沈思畏諸友倡率諸友能不倦否貢玄畧周順
之雖遠處鄉邑亦能時來協贊否無論聚散閒忙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廿四

只有此一件須各各真實行持不徒托諸空言庶

圖有終也亮之亮之

與邵纓泉

頃辱示教足感道誼至情時謂直心之說非欲公
簡抗率易以不顧人情不量執事為直也人之生
也直直是心之本躰人情世事皆此心之應迹鏡
有毀譽利害夾帶其間始不能直始有許多委曲
計較若能忘得毀譽倍奉利害躰態直心以動自
有天則日與人情世事旋轉而不為周羅萬緣極

擾獨往獨來盡然出之而不為率易公素留心於
性分似柔而實剛所謂天則也此猶以獲感之迹
而言若大本大原含蓄寶箴尚期年卯精義以求
盡合併之懷不負數年神交之初心也

答宗魯姪

辱翰惠遠及良感不遺展讀云晨起披衣昏暮乃
入無有餘力及於學問此意流傳殆千百年似足
而非不可不早辨所謂問學乃見在日復不論閒
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廿五

又倚事即大禹八年在外三過門而不入勤勞如
此却只行所無事不鑿於智便是禹之問學顏子
陋巷屢空不改其樂便是顏之問學若外此別有
所學忙時是着境便生厭心閒時是着空便生怠
心又何得為同道耶昔者有司聞先師之教甚以
為好但為簿書期會所絆不得專業躰領先師云
千聖學脉不離見在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
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格物者躰究應
感之實事非窮至物理之謂也自聖學不明儒者

溺於所見不能反身陷於支離而不自覺正是古
今學術同異所在老姪試取陽明先師傳習等錄
論學諸書反覆潛玩自當沛然無所疑矣區區耄
年不敢廢學非徒接引後生實取人為善求以自
益也

與田竹山

內弟張子叔學志於古道博習遐覽興意超然陽
和溪所敬愛聞於左右以誌事屬之可謂得人矣
僕竊有請焉夫誌者史之流也史貴實不貴華貴

龍谿先生全集

卷十一

廿六

公不貴私貴能傳信於千百世不貴粉飾鋪張以
眩曜一時之耳目史固如是惟誌亦然至於賦後
充宜詳且慎焉昔英宗時開館擇才將成大明一
統誌一人欲詳田賦一人欲詳科目兩相忿爭不
已其欲詳田賦者則曰此非天下試錄也其欲詳
科目者則曰此非天下黃冊也當時傳議以為科
目之不詳猶之可也田賦之不詳其能無闕於國
家之命脉哉今執事修誌必能權輕重之宜酌華
實之中決不致混淆無倫顧一得之見不敢不申

執事也且石子重黃文獻諸名賢均有著述之
功固當表章以開後學而先師文字散逸在故家
舊俗者望採集收錄以為新邑文獻之光尤不可
不加之意也

答劉抑亭

歲終領手教具悉惓惓憫時憂道之心一失人身
任所漂泊累劫而不能償迷人見種種情惑以為
實有依戀營為終身而不知返所謂言道者多知
道者少此非吾丈生死心切誰肯興言及此豈勝

龍谿先生全集

卷十一

廿七

警惕不肖夏秋以來以病半載耳加重聽一切交
際亦省息豈上天憐予攬聽多言以此示戒不敢
不深省衰齡殘廢後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較
舊頗切古云平時明定臨期自無散亂有生死無
生死皆不在計度中一念惺惺冷然自照縱未能
超亦任之而已吾丈自謂已入壯年沉沉半生竟
無一念可自撐持充見虛受之成謂不肖彈力窮
年主持道脉此豈可以意氣承領而得耶各各自
反自力所謂默成而信實非言說可了了也陸與

中一生擔荷資志以沒惜哉

與吳安節

執事誠心愛民通邑老稚無不信戴善政方罕不
意以憂去日切去後之思非諛言也讀禮之暇知
專志以學古人毀不滅性哀亦是和若于此勘得
分曉便是入聖之基蓋以學不離見在集義與義
態所辨只毫厘哭死而哀是集義為生者即是義
襲推之一切感應無不皆然此學脉也幸時時密
察之同志每月之會能不廢否執事雖憂居不妨
龍谿先生集卷之十一 廿

與邵仰蘧

首夏獲奉教義去住匆匆未盡所請即如執事自
叙初年真純之志不同流俗超脫之興已入聖
血脉路徑後被世習混染乃是鏡牀之明偶被塵
翳及其刮拭既淨固無傷于鏡牀也伯玉欲寡過
未能執事以仰蘧為號其所存可知矣且執事評

好惡以宜民以政為學不事空談口說迺聖門致
知格物之宗旨盡天下是非不出好惡良知者好
惡之概是非之則也隨事隨物致此良知即是格
物實落致此良知而無兩期必即是誠意正心所
謂一貫之精義與後世分知行為兩事以窮至事
物之理為格物者不但毫釐千里此古今學術同
異之辨也宛陵諸拙稿與楚侗公問答稿無非發
明此意會中士友能傳之諒已入閱人生惟有此
事學貴有根如吾執事初年之志即是入道之根

龍谿先生集卷之十一

廿九

一切行持保護應感酬酢不過培壅灌溉此根使
之充長而已他無所事也千萬自愛

與顧海嘯

吾執事于此學即已篤信邇來應感酬酢喜怒順
逆境界能時時不忘此意否居官行政不出賞罰
賞罰所以飾喜怒之應迹而本原在于未發之中
有未發之中方有中節之和而喫緊用力其概在
一念之良立此謂之立本違此謂之違道天地
萬物此真千古聖學舍此更無別路可入惟

執事默成而信以直心行之不以一毫世情習見
知解伎倆規次其間使拙常在我中和從此而出
乃聖修之極也

與董弦齋

緒山先生回道諸賢向學不懈良慰此學不在人
情陪奉格套周旋乃是身心自討受用蓋吾人喜
怒哀樂之情無時不發人倫庶物無時不應必見
得未發之中始能中節一點靈明不至境上抹過
始為日著日察今日既為諸賢信手拈出亦是干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甲

與黃海南

日者文旌入敝地已與麟陽為數日攀留之計乃
以人事牽纏未申款曲為歎賢橋梓高誼僕所久
表古有觀志觀行之訓吾執事志行卓然又信此
子知不墮于卑汚但高明一路亦非氣魄所能承
領須從一念入微處理會常見已有過可改處常

見有不盡分處方是致知格物實學方是謙尊而
光著意高明翻成亢激于人情反有恭協淑身寧
家之道或有所未盡也因執事有遺誼之愛敢以
此言相聞當不為迂也

與鄭石淵

戚生來領手教捧誦再三知好學不倦問道疊疊
尤用欽歎夫道有本而學有要良知之訓海內誰
不與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每不肖過南譙學
中同志會者不下百餘人自南玄捐棄漸致零落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甲

而不肖亦罕至今法堂前不止草溪一丈矣大抵
世情是熟境名利是舊習譬之猿猴偶被循訓看
衣冠以為能揖客能捧茶纔見眼前果挾依舊跳
躑踴毀復其故態矣今者則何以異此若肯發必
為聖人之志循其本執其要只奉行一念獨知朝
乾夕惕不放世子出路新功得手舊習自消生機
不息熟境自忘所謂易簡直截根源于已取之而
已矣吾執事既不廢舊學還望群習舊日諸友作
南譙十日之會以終大業不使人以猿猴目之亦

師長分內事也

與俞虛江

久聞台候開府闕中信義素洽藏於九地動於九天樽俎折衝特指頤爾古未儒將歸之武侯其要在於學學以廣才靜以成學非有二也多事紛紜中主靜功夫更有得力處否嘗問陽明先師人稱用兵如神何術以致之師云我無秘術但平生所自信者良知凡應攬對敵只此一點靈明神感神應一毫不為生死利害所動所以發攬慎密敵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聖

不知其所從來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誤以為神耳荆川兄憂世一念可貫金石原無一毫依附之情但自信太過運謀出慮若可與先師並駕而馳欲以轉世不幸反為世轉致增多口於此兄則何所損也吾丈素信先師之學且知荆川溪故述以請証

與戚南塘

春初聞丈少挫方以為慮近接手牒復得大捷餘寇多驅入廣境內漸安誠與才合謀與勇濟以全

空為主腦以除殘去暴為權法持之久遠不要目前近利古所謂儒將者非耶兵革百萬之中不忘論學徒一念上討生死可謂知所用力矣細絳止

止堂集尤見造悟真切微言隱義儘有所發但中間尚有承襲舊見未超脫處大學首章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一大規矩明德親民止至善是大綱領後儒以親作新以致知為推極知識以格物為窮致物理失却古聖一肅立教宗旨吾丈集中所示經解千里毫厘正在于此不可以不辨也今附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聖

解義一冊細加參詳更當有豁然處古人以靜為學公餘充望時時靜坐窺見本來面目欄柄在手天下事皆迎刃而解蠶午不足理矣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門人

貢安國玄畧甫編輯

沈寵思畏甫校閱

書

與鄒穎泉

吾執事未蒞任時曾有小東馳候計入照存邇來
京師事變日新有如輪雲

天子新祚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所以養正不可不
孰為之慮須復 祖宗起居注弘文館舊制選用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二

一

忠信有學之士十餘輩更番入直以備顧問而陪
燕遊方為預養之道聞冲年氣淑儘好文學時與
講官接談梳尤可入不知當事者以此為第一義
不斯固不肖杞人之憂也令器在京同志相依任
道真切以學問承家尤為難得非積善之慶何以
至此健羨健羨

與魯見堂

僕與世丈相別許時道誼之懷未嘗一日忘聞京
師已復同志之會吾丈與楚侗二三兄實倡之此

會實係世道之盛衰人心向背學術邪正之攸
在於此六陽從地起陽長則陰自消出處雖殊此
志未始不相應也

聖天子在上睿知夙成童蒙元吉竊念養蒙之道
不在知識技能惟保護一脉真純弗為外誘所妨
奪純氣日長精神自充才能自著若強開以知識
雜以機械混沌鑿而七竅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
也

聖躬冲穎日處深宮與外廷相接之時無幾食寢
宴游不得不與中官相狎昵此輩是非之心利害
之攸未嘗不明但積於染習無人為之開牖迷而
不自覺耳若得此輩回心向善如家衆之護主人
不惟不為投間且將隨事納誨以效匡弼之勞比
之外廷其功百倍不肖杞人之憂以心代力博采
歷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為中鑒并
附數語開其是非利害使知所勸阻譬之雷藏於
澤龍潛於淵深宮固育德之淵澤也如以為有補
世教可跋數語圖刻以傳亦芹曝之苦心也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二

二

與魏敬吾

舟中一宵心話百年相許之期定盟於此吾足於
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
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
誼若為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
獨往獨來大豪傑無思無為不是聖諦受用乃是
吾人入聖第一著行徑日征月邁而無相虧惟有
此而已惟不能自信未得個悟入處所以未免傍
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
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頃與見羅書中有德修
謂覺之說幸相與審參之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與李見羅

南浦過承追送匆匆奉別為念日來與敬吾兄相
處更有精義所云德修謂覺之意曾細參否良知
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
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
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采氣魄知
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

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
以為要妙或以為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所紀尊翁會語已改數語中間相警處不妨直諒
亦持一鉢故也

與李見羅

不肯與世契相違若干年每思道誼風神如在旦
夕聞嶺南大功為當事者所攘且抑其進與有道
者何損邇聞家食益精所學不以欣戚櫻懷尤見
定力前見所著大學古義以修身為本以知本為
宗壹是以修身為本天下國家皆末也故曰物有
本末此謂知之至也吾世契所見非有異於師門
致知之旨蓋彼此各從重慶題撥知是身之靈明
主宰身是知之疑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知則
無身矣一也區區晚年於此更覺有悟入處但無
由與世契一面證耳

與張含宇

傳聞有淮上理刑之差果然得便迎養亦一樂也
因吾契曾拈夜氣之說畧談其槩不知更有理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甲二

會否吾契得於家學此生知無別路可走但領會
處非可從意氣委泊格套循守湏從一念入微處
躰究千尋之木始於萌芽放海之勢兆於涓流外
此別有所委泊循守皆義襲之學非師門致知宗
旨也間中可掃密室焚香靜坐程門以此為善學
蓋緣平時此心做主不定未免向外馳散未免藉
此以為收攝時時求憊於心方是集義所生方是
達本窮源信心漸溪功行漸熟遇境不動微動即
覺不為所碍方見有所得力處久久慣習觸處逢
源方見無可用力處此勿助勿忘火候也區區年
來行持亦不出此望吾契服膺弗怠用終大業方
為有光家學耳

與殷秋溟

吾人之學原是與物同躰成已所以成物成已謂
之仁成物謂之智合内外之道性之德也若自謂
成已而不能成物縱極護惜軀殼子只成自了漢
是謂小成之法非君子所貴也聞近處毀譽之衝
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否乃是上天以此檢驗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五

吾人定力纔被動脫便是功行有滲漏處所謂即
此是學非徒扶排遣遶而已也今既當任人之任
秉持教鋒與世界痛癢原是相関舊尚有愛惜精
神之念既已勤破更當有轉身處觀光館自甘泉
公東廓松溪南野三兄登壇設法之後法堂前已
草溪一丈吾人主持世界繼續光顯正在今日望
吾弟舍身為道與世推移以萬物各正為已分事
以一物不得為已責一毫不以毀譽利害攙次其
間方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行徑然吾所謂捨身
非是將精神濳撒陪奉世界湏從一念入微取證
一念靈明常感而寂即是成已以此覺人教學相
長即是成物此是直心以動性躰自然作用所謂
既以與人已愈有區區晚年受用蓋嘗折肱而有
得者纔涉安排便落意態纔泥見解便着識情非
易簡直截之宗也因吾弟相信之至畧露端倪不
然人將以為妄矣古有任生死迢生死者死生只
在眼前眼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
是生死一不來樣子只此一絲更無躲閃處平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六

時澄靜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存
澄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
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
夫超生死一關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
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與太虛
同躰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委泊惟在
默契而已成已成物原非兩事養德養身原無二
學乃是千聖相傳秘藏此生與吾弟性命相期潛
見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珍重珍重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二

七

荅殷秋溟

去冬聞主教成均鐸音益廣昔甘泉公東廓丈皆
任此事甘泉歌詩講禮東廓分朋習射雖未臻實
際士類多所興起譬之黃鍾大呂鼓動於群衆之
中一時風聲所感固作人分內事也吾契虛明鎮
定以身為教氣象更當不同但念吾契素有喜靜
厭煩之病近雖覺破終有此意思在人既為此一
大事因緣出世一番豈忍為自了漢一躰同善之
心自不容已凡與聖只在一念轉移之間似乎反

覆如人醉醒迷之則成凡悟之則證聖迷亦是心
悟亦是心但時節因緣有異耳此件事不論潛見
出處只看主腦何如誨人倦時即學有厭處相長
之義也千萬自愛

與林介山

昨承手教知日來道履之槩良用慰浣吾兄心事
弟輩所素信固不待白而後知但致知工夫無有
盡藏時時只知自反時時見得有過可改一毫不
起怨尤之心方是格物實受用處世人齷齪誹謗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二

八

如含血噴空固自污染不上中間客氣童心任情
作惡病痛能保其必無否此便是兄所當速改不
待終日者也且兄處此多難能自遣釋比之戚戚
沉溺苦海者奚啻什伯若只從清虛意見上抹過
便信以為無累與聖賢反已改過實作用却恐未
得相應也古人云天下何事最苦眼前不明大事
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真証實悟了得
此一着大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
得喪何異風之過耳尚足以動念哉

與吳中淮

昨寓徑桐川見執事款留艱肅虛懷樂受數日交承顯忝默證可謂傾倒玉瓶矣此件事非是意與所能做得必須立定脚跟綿密保任久久行持自然有透露處自然有超脫處非可勉強襲取而致也政與學原非兩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其功正在親民上用親者萬物一體之謂其幾不出于好惡兩端民好好之民惡惡之不是因人有所加減蓋我之好惡得其正自然合於公心同民心而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二

九

與吳中淮

區區暮年未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昧未得人

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為繆悠也

荅程方峰

使至領世丈手書反覆展玩審知信道之篤晚年優游樂道所見益遠良用欽企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下真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脩譬如善才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二

十

在文殊會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脩亦有頓漸看一漸字固是放寬着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戒未離生死窠臼若真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揀擇商量一念萬年方是變識為智方是師門真血脉路世丈謂區區妙悟神契獨

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蓋常折肱於此偶有下微耳竊念世丈種行持只幹辦此一事知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脫意根種種叅會養此良知之軀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所疑不為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曾過世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脚忘意忘見庶幾得之見來教建閣五峰洞中專事養靜打眠安息一念惺惺不忘之意令人有飄然神游之興哀年艱於遠涉無由合併終此究竟一言殊為耿耿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與胡鹿崖

吾兄屢謫鄉神思妥貼足知日用功夫隨處得力但以此望諸衆人是為奇特自吾兄視之只是家常茶飯此外功夫還須有可精處吾人學問不得力只是一種世情鬧熱心放不下者以功利馳騁上者以事業揮霍最上者以道術通融此等鬧熱處譬之塵埃與金石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為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痛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淡之一

字便是吾人對病之藥繞冷淡便見本色繞鬧熱便落世情此中非見解所能透泊非氣魄所能支持自痛自養惟自知自力而已某于吾兄有同心之愛敢以所病而藥者就正于兄彼此不憚服食得為天地間少病男子亦千古一快也

與周洞巖

士友自閩中來多傳相念之情可謂迹遠而心邇矣貴省自南野先生捐謝後東廓雙江明水諸丈先後相繼而逝同心日就蕭索念庵兄去秋一病幾危今雖平復右手尚苦揮洒且閉關不出諸友聚會之興益孤思之憮然興懷所望吾兄益務征邁時時從真性流行不閉不縱雖當兵革紛馳之中不忘飲水曲肱之樂一毫不為幻境所奪明道所謂萬變在人了一無一事須親身勘過乃見大豪傑作用若只揀好題目做抹撇過時光甚非所望于同心也

與徐龍寰

米教欲從事于寡過知虛受求益之懷過者聖賢

所不免但辨有心無心從一念取證陽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是希賢希聖真根子有無之間其概甚明瞞他此子不得吾人今日之學未能光顯於世雖是致知功夫未切亦是格物未有歸着物是見在應感之實事既有民社之職種種簿書期會便是感應之物於此磨得心平氣和不急不緩以直而動纜過即覺纜覺即化便是格了簿書期會之物一切甯酢逆順好醜莫不皆然非必習靜與讀書然後為學也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與魯書堂

執事宰劇邑撫疲民一切經綸注措足以孚衆情而當上意足占幹局之良矣願吾人一生惟有此學無論閒忙順逆皆是圓明一竅中流出日應萬變而不窮苟此中不得機竅只在境上隨緣抹過忙時便憊閒時便昏順則恣情逆則拂意了自無得之處然自得在於溪造而其要莫先于澹世情澹得下則不從軀殼上起念欲障漸除真概自然透露人我兩忘好惡不作平懷順應坦坦蕩蕩無

入而不自得矣此古人平天下之大道不可以襲取而偽為者也向與執事別時曾談其梗槩見執事憮然若有所契於中故為申告之亦一軀相成之意不容自己也

與蕭全吾

貢受軒云執事在白鹿時向道之志甚切所見亦邃詢問居官作用能盎然出之不失初念否予以為潔已愛民更無可訾若講學風聲未見鼓動豈意興少減于白鹿時耶承執事道誼相信故以相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四

聞辛密察之存齋公學則一書雖調停兩家之說以此開發初概亦甚有補謹附覽可即命刺之以廣其傳亦歌絃一助也

與完璞會中諸友

不相會許時近來會聚之興何如督學使者不喜此事意見不同無足為怪但此事原是追復先賢道場又經四五撫按與學憲詳議處分已有成案縱欲變更豈肯甘心自外于名教但願諸賢牢立脚根默默自脩養晦待時終當有清泰之期損益

盈虛時乃天意天意欲王成諸賢故生此一世
艱苦以為堅志熱仁之助若諸賢不能自立隨世
起倒雖使終身處在順境只成支吾粉飾過日子
鍛煉磨礪未有分毫補益處也烈火中方見真金
若只是鑊金假貨隨火銷鑠則自討敗露亦不足
惜也立與不立只在一念轉移真假可以立辨且
彼作惡亦是吾黨依藉假途有以致之若真修行
自立如周如程彼豈作惡也哉望諸同志各各自
靖不為虛聲浮響所撼動以身明此學方為出世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偉男子耳

與宛陵會中諸友

不肖得與諸賢為數日之會雖曾大衆請教未及
各罄底衷以盡交修之懷殊為歉快諸賢敦行好
修不同派輩所謂豪傑之士也自古聖賢須豪傑
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多有之以其習氣勝而
志不遠也入聖人賢自有真血脉路及身而求萬
物皆備自成自道乃為大樂非意氣所能馳騁非
知解所能奏泊非格套所能摹倣其本原自無而

生有其功行自有而歸無有無之間其操甚神一
念自信獨來獨往旁無牽累大行不加窮居不獲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與頽子輩飄陋巷不改孔子
曲肱自得其樂一而已矣此樂是吾人生生之機
如樹之萌芽生意本足雖至千尋合抱未有不從
培養萌芽而得者在吾人則為夜氣虛明聖賢
所從以入自此學不明世之學者不知生意所自
出不從真息中尋討下落徒欲向外馳求意氣愈
盛知解愈繁格套愈多而本來生機愈窒雖使動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六

業掀天文才蓋世不過採枝摘葉伎倆與清明根
本未有分毫交涉也因諸賢惓惓相愛不以不肖
為鄙故敢申布狂言少致相助之意惟諸賢自愛
盡去習氣用終遠業吾道之幸也近溪公以身任
道與契多士又得諸賢為之先後可謂一時遭際
然此件事乃是自己一生立命安身家當若時在
時止因人起倒不能恒以一德未免出於有為而
為不惟世人指為談柄諸賢當亦不能無愧心也
與貢玄畧

黃山之游甚樂不咸浴沂興味此是千古入聖真血脈纒涉意氣蕩揚格套俯洵便是與要非變動周流之旨矣老師一生苦心只為這此子吾人全荷服膺亦只為得這此子但活潑行持與美精魂伎倆所爭只毫釐不可不默識此番出游意思收拾頗乾淨人已應感受益處便覺不同以此知成就人才只當反求諸已嗷嗷言說真無益也死陸士友得近溪兄作興興味儘好但未免尚涉隨順境緣于自己未見有安身處此少與味容易休歇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吾弟為壇上主盟須拚此精神為之緝熙熙翁真見此生有不容自己之概不因人整倒始為自成耳

與貢玄畧

緒山兄回備道動定與年未任道為衆倦切之懷令人喜而不寐使東南同志皆如賢第一頭一路無別勾當此學何患不日明此道何患不日廣耶近溪兄主盟一方吾道尤幸聞提省人頗涉禪家因果中人以下以此作接引階梯堅其信通之心

亦是權法其上根教行之士不能相諒或不免亦有疑亦或不可以不慎也惟只時時提省良知從一念不可欺不容昧處默然躡究高者俯而就下者致而及至微而彰至近而神以共進此道更覺省力無獎耳聞緒山兄與諸同志已有成約明春專望聯袂遠臨住十日合併之計執事來書亦云然當不喻也

與貢玄畧

同志傳聞吾弟日來精詣數學相長孚信者眾知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有真概默為感觸非徒言說知解相翬應而已也區區年來亦真見得此學不可一時不理會小心翼翼對越上帝乃是吾人日履行徑數時來與朋友相聚處觀法彼此受益與舊亦不同但眼前後輩真羨心為性命者少去年往江右吊念庵兄雙江東廓魯江明水相繼淪謝吾黨益孤老師一脈僅僅如絃自分年衰時邁須得真發心者二三輩傳此微言庶免漸滅宗傳不知相接中亦得幾人否年來海內風聲雖覺鼓動針針見血者亦不多

得科中敬吾締川頗溪信此件事部中魯源思默
皆有超卓之見可時時覓會以盡究境之談所謂
不有益于彼必有益於此也

與梅純甫

相聚淡旬知吾執事悔悟懇切此生卓立之志定
不因入超倒此固執事心盟亦諸友心服者也古
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窳窳吾執事舉措
應感多失之輕一切咲語未免隨眾洩漏主宰處
欠明定堅凝明道云悟得時活潑潑地不然只成
龍鬚生集 卷之三 九

荅梅純甫

信宿祠中承吾弟力疾支陪扣請疊疊於此件事
比舊儘着緊所云覺有受益得意處此是吾弟自
能取益若曰真意薰蒸化稅圓透似若過譽非所
敢當也未教以未盡密旨為快尤見求益無已之

心吾弟此生行持知無別路可走但向來尚從解
悟而入不離識神雖時參校外典尚在言詮上討
求日逐應感精神尚有怠緩雖處靜時不能當躬
凝寂未免假借於物以相勝勉强支持非昏沉則
散亂無可柰何任之而已若如此挨排過日雖百
年有何了期此皆是識神用事往來起滅總是生
死之本若能溪求密究討箇變識為知路徑更須
一着喫緊用力處夫識與良知同出而異名所爭
只毫釐識有分別知躬渾然識有去來知躬常寂
龍鬚生集 卷之三 十

與梅純甫

承遣吊溪領道誼一躰至情年老遭此頗覺難堪

吾弟談虎獨變休戚所同情之所感自有天則此亦吾弟驗過真實語因此勘破世間皆自假合之緣雖父子骨肉亦無三五年聚頭哀樂二境如寒暑代謝亦順之而已聞志學書院漸有次第諸友會集不減于昔既翕然成風久當可望來教謂一切俗事絕念無營而精神意思尚欠凝聚學問功力尚屬悠緩只此欠凝聚悠緩便是世情根子未淨所在若果朝夕究竟只此一事便是單刀直入舍性命行徑豈容更有礙膺之物耶

龍野先生集

卷之五

廿一

與周順之

緒山兄回知吾弟精神完健足勝登涉夙疾漸消亦是學問一驗近見吾弟任道懇懇為衆心切此是一身痛癢不容已處但此中只好平懷順應一毫着不得意見揀擇况以鄉士夫料理鄉中事宜尤難于直遂在吾人應感豈有一毫私意夾帶其間但人情有礙是自己意見有礙善惡固自分明若太為揀擇亦覺傷和易道尚有匪正之青不可不細玩蓋曲成萬物方是造物方是良知入微功

夫且吾人習心未化未能脫得意見一切世間種種說好醜皆須消歸在己從入微一念自信自考以求日新若一毫歸過于人見人不是便是意見作障不可不察知吾弟為道志專自能照徹不待區區煩言也水西精舍得近溪照庇免于傾圮此亦是諸賢立命安身之地時當係念捨身擔當茸理庶幾為久大之業耳

與周順之

龍野先生集

卷之五

廿二

有簡候計已入照老年遭變情覺難堪因念世界缺漏豈能平滿亦安之而已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仁慈之心况吾人立于天地之間須令我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以此不是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與周順之

太邑數日之會情已懇到黃山一游興更超越吾

知塵世汨沒不少也執事此生堅忍卓立之志已
知自信但日逐應感理會性情功課尚欠慎密尚
有觸得動處為境所奪處為事所擾處臘月三十
到來未免手忙脚亂此亦是吾人通病幸共勉之
區區此番出遊打疊頗干淨人已交承便覺有受
益處以此知應感之機甚神成已成物信非兩事
也友之令弟向學之志比舊覺稍緩于此不痛加
懲艾終妨道業蓋此事須從一根上切實做起非
打柴弄影所能湊泊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三

與沈思畏

黃山之游興頗超越惜吾執事不及與吾人一生
惟有此學執事既已信之矣然此學不能光顯于
世使人得藉為口實其病只是牽情獵心不忘終
妨道念此區區素所折肱者聞諸士友云吾執事
近亦頗有牽情之病幸密察而痛省之若情慾一
鄙尤當閉關養德養身莫切于此此同心之誓吾
道之望也二位令器不及另啓家庭唯諾舍講學
之外率未免為獵心也

與沈思畏

還辱吊慰良感休戚之情老年處此情事若不能
堪賴平時師友之教未至殞滅志學書院聞已就
緒同志聚會不減近溪在任之日皆吾弟與純甫
三三君維持興發之力即此便見諸君不厭之幾
生意人人本有但須從一念入微識取非為世情
氣習所蝕未有不自得者古云樂則生矣惡可已
則不知手舞足蹈不知之知始為真知此入聖微
機幸與諸君密察之區區行履只尋常而意味頗
遜未敢便為自得然此中却儘有商量處何時合
併終所請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四

與丁惟寅

與執事不相會者許時每同志來詢知年來向道
應薦汲汲以興起來學為已任非力量能負荷擔
當何以至此但傳聞微有自高之病自視既高看
人便低便不能時時取益古人不自滿假以謙而
受乃是真見得本來有無善惡真見得人人有善
可取無有揀擇此顏子所以有而若無實而若虛

欲罷而有所不能也千萬自勉自艾蓋區區以千古大豪傑望吾契不可以小得而止足也

與杜惟誠

汝明來得吾契手書知年來履歷艱苦困憊之狀令人惕然在吾契能隨處鍛鍊消磨求箇出頭不至大困亦便是學問得力處譬之種樹只要一根生意不息沒寒溪凍未必非堅凝之助耐心守待會有開泰時候此消息之機也九龍之會近覺何如大凡起會動眾固在以身任之亦須令此身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時時住得正時時清楚不為大衆所困方是超脫受用所謂不以天下萬物撓己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乃是學問極要緊處知此則知格物之旨矣區區年來覺破此關隨處與人周旋頗覺省力吾人習氣未盡消除不能無過一切世間稱說好醜皆消歸在己自信自艾以求日新不敢一毫歸過于人亦不欲以此動念任務歸伎倆此是一路一頭獨往獨來學脈一切見聞意識雖錄玄妙縱是閒圖度不願諸友復以此擔閣也明年聞歌入深靜

處亦是不耐煩勞欲求超脫之計但今日格致之功在隨處取正只一念上盤桓若起靜見便是拈一放一恐入山時亦便不能泰定也何如何如何春仲天真時祭順之思畏諸友畢來若能隨衆過此更當面與分割也

與焦仲明

兩月往返周旋見執事意味勤儉道念真切吾道之幸也兪輩念執事與以寧遠涉通簡為歎歸家何日百凡應感更能超脫不沾滯否只此超脫不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沾滯便是入聖之基纔有沾滯便是習氣為崇不可不念念提省也以寧世情本淡但用力處還欠精的聚會夾持不妨直諒相勉所謂不有益于彼則有益于我也

與蕭以寧

兩月往返相聚意興超然即此便是入聖徑路然須時時克念乃能保任縱有一知半見亦成乾慧與法流不相接求其滋潤不可得也吾執事世情本淡亦是資性帶來未必是學力之徵此學有用

力處意思自然充潤和暢源泉混混以漸而達性
得所養世情自忘方是日著日察真樞沛然自不
容已資性不足恃也

與王濟甫

此行欲與執事細序致合併之懷何意執事遭大
壽堂之變不能周旋山水默相證悟殊為快快別
後諸友會叙更覺何如仲明以寧相從兩月意思
儘覺超脫于區區年來心事亦能信之可往台泉
聚慶數時當有所發也吾弟意思似欲超出上乘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廿七

與沈伯南

吾執事信道懇切之情念念不能忘執事天性冲
和動靜有恒自是寡過與世間逐逐者何啻千里
但此學須發憤篤實光輝以求日新方是出世備
男子聖門不取狷而取狂以其見超而志大也只

仁見成資性不思翕合善類輔成正學亦不過為
自了漢而已非所望于賢者也

與吳從本

此會見執事意思營營胸中若有物相礙者念吾
執事素相信愛者不容自默故申致一言此學無
奇特相無此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
世勾當即是異學致良知功夫不出倫物感應自
有天則于上下交承不能慎動令人見疑非有所
挾即有所為非隨緣順應家法也執事密察自見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廿八

精舍頹同志數人撐持方得久大執事是個中人
同志中頗有齟齬子方自恃以為至寶人莫能知
而人乃視之為燕石或莫之與將焉賴哉不肖此
番至水西匆匆而執事視之亦磊磊未見有虛懷
求益之意殊不可曉此事如覆卵非氤氳醞釀則
不能成變化執事視此果何如耶

與蕭未鳳

成子可大處寄來書并別楮三首見吾契用功歸
于致知之教可謂信之篤矣一念靈明洞徹千

古一切世情習氣原自湊泊不上但吾人不曾立
得必為聖賢之志甘心墮落自傾自蔽世情習氣
始乘間而入乃不能致知之過非良知有所不足
也區區入山既誤無復世慮而求友一念若根于
心不容自己春夏往赴水西白山之會秋杪赴江
右之會歲暮始返越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人生惟此一事六陽從地起師道立則
善人多挽回世教教正人倫無急于此惟可與知
己道也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九

荅沈宗文

僕衰年艱於途涉爰念令弟宗頴大捷喜不自勝
且聞玄畧之變情不容已忻戚交集爾遠來誤
擬與吾契晤言信宿以罄鄙懷不意從者祭告入
鄉不及一面悵然而行彼此歉缺之情可知矣相
傳吾契聞報之時初意亦欲欵靜因親友相強遂
致緹恣勞攘支費不給至稱貸以益之鄉人嘖嘖
無不嘆羨以為榮有識者則以為過於喧囂若在
所誤惜也予見羅念庵登第時其家處之寂然無

所加減宗黨至今傳頌不衰通舍親羅康洲張陽
和居家亦甚貼泰凡事務從省約父兄相安不事
矜耀家人稍有生事任好者痛責而遣之鄉黨相
狎若儒素之家略無驕貴氣味此皆區區所親際
而目睹者也况君家累世積善好修尊翁未盡之
志發於令弟正宜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倏爾張皇
開托至為庸流所歆違者所嘆意尊翁九泉慰慶
之餘亦或有感然於衷否也區區受君家父子道
誼之情兩世通家不得不以此言相聞望吾契速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十

改以終善道令弟在京亦望以此意相達盡去格
套繁縟之習凝靜澹泊益勉於學以慰四方同志
之望不惟保終令德亦以薦祐而綿福也諒吾契
素所信愛當無逆耳之嫌所需令尊翁墓表便中
脫稿即當付刻也

與沈宗頴

頃見題名大對第一可為
聖朝得人之賀不肖辱賢父子兩世交承相信相
愛之情甚篤於宗門宗說契悟亦深適者彙征之

曾六陽從地起仰以成泰風聲鼓召上下相聯於
世道亦將有賴非徒通家識私喜而已也夫學之
化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京師舊有同志
月會相傳已久近因時好差池漸成避忌消息盈
虛時乃天道不足為異但吾人此生發心原為自
己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無所待於外若以時
之向背為從違所學何事非所望于豪傑也近見
當時錄文有談性說命假禪幻以為表異之說令
人惕然發溪省吾黨之學果有假于禪幻自當創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一

悔懲艾以圖自新若為自己性命將以尚友千古
不墮此窠臼則當益求自信順逆境界莫非動忍
增益之助非時議所能益也元老於師門之學原
亦相信近因吾黨不能以實意將之微致規切意
在相成非有所作惡也世人過於承望形聲相軋
釀成紛紛之議遂使信學之初心混迹疑似隱隱
約約閣而弗彰此等氣象豈 聖世所宜有宋之
末世殷鑒不遠憂世君子所當亟反而圖之者也
明良相遇自古所難

聖上睿哲天授元老仰承翊贊世方以尹之一
說之啓心望之不徒一時彌縫粉飾爾也夫有伊
傅學術方能成伊傅事功若非究滌心源徹底整
淨使上下字格出于譽望聲色之外德從何一心
從何啓此在當事者所當自愛非杞人之過計也
元老與吾契有年家之雅故以相聞幸默存之為
此亦為彼也所云月會之議還望終始自信約三
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
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歸門戶求以矯抗于時
也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二

與沈宗顏
前有啓候計在照存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家
學相承此生知無別路可走從前偶有出入乃是
習氣未除譬之千里神駒縱步康莊時有迴旋行
當返駕不足為累又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諸夢
自除况在今日又是轉身大覺之時徑趨直入一
念萬年堅志達才寧復有所掛牽爾耶我 朝二
百餘年魁首者六七十人應猶往牒百年前者已

八鬼錄五十年前者或存或亡已如塵夢中間可稱述或以綱常立命或以性命安身一峯念庵二三公之外不復多見丈夫置身天地間自當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之榮而已也區區八十老翁於世界更有恁放不下惟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未得一工法器出頭擔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於四方者意實在此年來勘得此件事更無巧法只從一念靈明識取此一念靈明是千古入聖真脉路吾契已平時信得及更望溪信審躰不作知解言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

與了存吾

說抹過使此學日光日顯日孚于眾擔荷有人不致泯泯老懷始有所慰耳梅純甫查子警瞿思平蕭思學以寧諸友此番合併意皆克然亮一躰附知

免棟題目做若果徹底承當得來着衣喫飯無非實學一念相應便是入聖根基便不在題目上作好醜安排障安節在會稽士民皆有去後之思此生其必為君子無疑也學問事方發心起手未及究竟會時可致意

與鄧子和

吾契數來就教足知好學不壞初心所愧出入無常未得悉心論訂良歎良歎向者吾契曾有手冊之託亦未及肅吾契于此學自分作何承受此生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

自分作何結果良知之說吾契既已聞之熟果能實致其良知否乎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脚跟下不肯着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論譬一器先受烏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為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貼襯不起以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很徒長勝心未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無

巧去頂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寧可
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此子便宜良知本
未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為不辜負初心耳此
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與徐邦中王以忠

唐大嘉至得手書知近采行履薦實見處亦穩帖
豈勝慰浣云天道過于漏洩高明者知其說而
玩之庸近者苦于玄深無下手處此是海內講學
通病神移默轉之概在吾人以實行示之使之相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一

五

觀而化方有所濟若漫在言向上騰播知解上撰
測以求救正是抹焚而膏之也大嘉力量見解皆
欲歸正心亦甚虛更加深沉簡默常見不足尤為
性情真受用耳聞葉邦佐篤信此學與吾契密通
交脩之助可知未及專簡傳習錄一部附致遠情
幸為道之

與徐成身

向得吾契手書知任道之志甚切同志聚會得朋
之慶可知聞沃洲兄尋常相會必有交修之益嘗

軸者主盟道脉一切聚會自默有風動之概但吾
人自立不藉外境以為順逆得失好醜莫非吾師
譬諸真根着地和風暖日與嚴霜凍雪莫非長養
堅凝之助于已取之而已區區過蘭江同志落落
亦緣吾契出山人心未免解散勢使然也今年且
不欲遠出得與浮峯麟陽諸同志時常相接以其
餘刀訓課兒輩附去講義并別念庵書附覽便中
出與諸同志一商之餘在內亮而已

答徐成身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二

六

大嘉采領手教乃知此事不徒發心要做已然
有所見亦不但言說知解湊泊而已也所舉舉業
牽累思慮紛擾本躰正助諸病足見用功懇切非
漫語者大抵日用應感行持雖千緒萬端而生身
立命工夫只有一路士之于舉業如農有農業商
有商業工有工業伊傳管膠諸賢豈嘗舍所業而
別有成學吾人看書作課未免有所滯着乃是得
失心為累非舉業能累人也吾人不從得失上打
疊下落徒欲一拈一放以求工夫歸一亦見其惑

矣所云良知本體原無思慮未免從耳根承領來
話頭若真有所悟便應觀體承當當慮與不當慮
又從何處湊泊得靜時覺有頭緒感物便多走作
摠屬知解調停若信得本無思慮微動微靜只是
一箇良知又寧有兩截耶告子在心上用功夫候
畧緊始有正助之病吾人只在知見上求通曉未
曾見得本體縱有悔悟又在先難後獲話頭生死
見采與吉子受病相隔尚遠在只如渾淪無意綿
密行之把作用處正是意象紛紛非破的語凡此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七

七

皆因執事所問漫爾分疏亦覺饒舌已甚聞令兄
成孚成道志道懇懇未緣觀晤晨夕聚觀并出此
請正外傳習錄各一部托大嘉致上未間自愛自
養用慰心期

與徐成身

許久不得吾弟音耗同志自北來者皆云會友講
學之風日盛皆吾弟二三人為之倡導其不廢業
可知人生只有此一事區區數年來看淨性命心
較切只從一念入微理會世途後後尤須着緊

悠一時即放過一時行業何賴吾弟於此不為繼
見猶未免有起倒終是此子未得安穩近來操持
更何如區區身外百念都忘全體精神只幹辦此
一事但念東廓雙江念庵荆川諸兄相繼淪謝同
心益孤會中得幾個真為性命漢子承接此件事
方放得心不然老師一脉幾於絕矣如吾弟區區
素所受記不可不力任唐大嘉走路漸遠可惜此
子畢境有力量但世情染得太重脚起脚陷未得
轉頭吾黨還須養他不要棄絕若逃遁益遠轉處
更難縱使不能轉亦不失吾待人之道也此件事
只要源頭清此處不清到底有夾帶非了徹也慎
之慎之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與莫廷韓

吾弟平生忠信廓達以名節自勵充精於詞翰燁
然為世所稱豪傑作用自應有此區區仰望於吾
弟更有外於是者右軍履歷卓然載在晉史識見
才望係晉室安危者三十餘年觀其未和氣象懷
抱超然齊彭殤一得喪蓋幾於道者惟其精於墨

妙世人止以絕技稱之掩其平生陽明先師嘗戲
言曰富人用金作酒器嫌其太質以五采點飾之
人但稱其為采粧器皿而亡其金軀之貴右軍之
謂也吾弟天性本近於道而人之所羨者在彼而
不在此何以異於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正有
云志於道則志專神翕德成而藝益進後於藝
則志分神馳而德亡藝亦不進在豪傑當知所自
審矣師門所傳學旨至易至簡當下具足一念自
反即得本心可以超凡入聖一念靈明時時保持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九

不為世情者欲所昏擾不為才名藝術所侵奪便
是緝熙之學自古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
賢而不豪傑者也亮之勉之

荅周君安

久不聞音耗想念令器之恙常懸懸年少有志甚
是難得迺為病鄉所纏不能時常在此相會以盡
相與之益致使吾弟亦滯於形迹有負初心所期
莫非命也雖然古之豪傑未有不從病困中進德
大抵處順境則意氣易於飛揚處逆境則精神自

會收歛貞下起元天之道也剝而後復易之道也
只怕吾弟及令器未是大豪傑未免為病魔所降
若果信得良知及時不論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
順在逆只從一念靈明自作主宰自去自來不從
境上生心時時徹頭徹尾便是無包裹從一念生
生不息直達流行常見天則便是真為性命從一
念真挽綿密凝翕不以習染情識忝次挽和其間
便是混沌立根良知本無起滅一念萬年恒久而
不已吾弟果信良知及時來書所謂三轉語可換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四十

然冰釋矣吾弟天質本篤厚但入悟處微欠超脫
所以未免楷閣過世界不肖與吾弟脩合此方乃
是丹府一粒服之可以立躋聖位非但去病而已
也令器屢并以此意語之令器資性儘好只未曾
用格物工夫所以發問未見着實今將來書批數
字與之可細細開導得個悟入處家庭中真樂無
以過矣

與張叔學

得手書知日來向道甚切豈勝慰悅吾弟天資本

和平但用心覺疎處事微欠剝斷種種應感未
纏繞漸至因循因循不已便成墮落揆其病原只
是最初一念欠決烈耳若只如此措抹過時光豈
惟道念不進雖舉業亦成擔閣譬如人在夢中只
爭箇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概會須猛省振衣
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因同
志之愛附此相警所謂交修之望也

與張叔學

白石年兄知吾弟相信愛欲得再會以盡合并匆
匆別去托致相念之情詩選後編奉留覽其白沙
集留壓舡厨中容日尋致大抵白石前集多循體
格尚存脂粉後集多出已意得之荆川之助為多
人反以為躰弱不知淡始近道吾人之學亦可以
此求之秋期過杭再會更當面質以慰平生也

與張叔學

此番雖得入試然神思却甚憊矣凡百可省心息
慮如不欲戰相似以無意應之庶幾有補若再以
得失念參之翻成惑亂無益吾弟文字比之往時

已知入路然氣格尤欠嚴密詞句亦少清澗
似入於淺隱處似涉于晦要之還是念頭上欠精
明之故大抵場中文字如走馬看錦雖七篇都要
平稱然須有一二篇着意處所謂萬綠枝頭一點
紅主司以此為進退不可一槩處過總在吾弟臨
梳自作主宰而已

與張叔學

此行受父庵公真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消
滅可謂不虛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盡精蘊區
區向未亦有此疑細細躰究殊覺未然且道先輩
長者肯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肯以此學諄諄
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領其懇切之
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存之不必深辨
但云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瀟溪明道未免為上
乘禪宗隱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惟日逐
終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真純是為報答此公耳
仲時意向甚好承其惓惓相信之情殊覺真實區
區所報答老師罔極之恩舍仲時身上無用力處

一路讀仲時詩稿喜不自勝不惟辭句清亮思亦
悠悠然于本原參透一番更當有進於此者大抵
作詩須當以玄思發之方不落言詮瑣瑣步驟未
免涉蹊逕非極則也何如何如吾弟於此件事相
信已久但須打歸一路用力庶不作輟耳惟終勉
之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門人

翟台思
堂子升甫校閱

序

陽明先生年譜序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于終稽
其中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于孔子家語
而表其宗傳之自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
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
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
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
傳護此以詒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
旨在于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
心之性情致謹于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
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為至蓋家學之秘藏
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于私淑以致願學
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為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為姑
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

為已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然取證于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為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俛俛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于聖人之學蓋嘗泛濫于辭章馳騁于才能漸漬于老釋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叅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于孟軻氏而端緒實原于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二

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為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于文詞則為陋矣道心之所違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後于才藝則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三

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為異端無思無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不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為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為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于此夫儒者之學務于經世但患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于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

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盡出入于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不為空言也先師續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為譜以俟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然亦不敢假借附會以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四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為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哉

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其未得之也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胡子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勗諸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五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伏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溢發大義激昂雖倉卒遇變而慮慮周悉料敵從容條畫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于紛紛之議亦獨何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雷熾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

大事已定無復敢櫻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偶義
起兵也人皆以為愚或疑其詐時鄭讓之在軍中
見人情洶洶入請于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于
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寧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
人人有箇良知豈無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
利鈍非所計也宸濠始事張樂高會詞探往來且
畏師之搗其虛洩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
知多方設疑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
慶師既破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六
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
下策駕馬戀菑豈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者
皆謂歸師勿過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宸濠氣
焰雖盛徒恃焚劫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動煽惑
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出未旬日輒返衆心阻
喪辭之外烏破巢其氣已墮堅守待援遠以自困
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而擊之一挫其鋒衆將不
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謀
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獻俘閉門待命一

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來致知格物之功
愈覺精透衆謂兵革浩穰日給不暇或以為迂師
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
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
社安危所係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
察一些着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
觸機神應是乃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
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
務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
不過一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爾已今
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反係天下
安危只如人疑我與寧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
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齏粉何待今日動少不慎
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
等苦心只好自知辟之真金之遇烈燄愈煅煉愈
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真知此處格得方是真物
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自經此大利害大毀譽過
來一切得喪榮辱真如飄風之過耳奚足以動吾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七

一念今日雖成此事功亦不過一時良知之應迹
過眼便為浮雲已忘之矣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
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
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真血脉路吾師一生任道
之苦心也畿既讀是書并述所聞綴諸卷端歸之
嗣子正億服膺以為大訓是豈惟足以祛紛紛之
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以窺其微矣繼述之大
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

擊壤集序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八

康節先生擊壤集鳴于世久矣白沙以詩之聖屬
諸少陵而以康節為別傳蓋因其不限聲律不沿
愛惡異乎少陵之工為詩家大成也夫詩家言志
而志本于學康節之學洗滌心源得諸靜養窮天
地始終之變究古今治亂之原以經世為志觀于
物有以自得也於是本諸性情而發之于詩玩弄
天地闡闢古今帝王帝伯之鋪張雪月風花之品
題自謂名教之樂異于人世之樂况觀物之樂又
有萬萬者焉死生榮辱輾轉于前曾未入手曾中

雖曰吟咏性情曾何累哉其所自得者深矣予觀
晉魏唐宋諸家如阮步兵陶靖節王右丞韋蘇州
黃山谷陳后山諸人述作相望雖所養不同要皆
有得于靜中冲澹和平之趣不以外物撓已故其
詩亦皆足以鳴世竊怪少陵作詩反以為苦異乎
無名公之樂而無所累又將奚取焉說者謂詩之
工于詩之哀也其信然乎予友荆川唐子專志靜養
為書擊壤集若干首示予世或以為奇論未之盡
信也嘉靖甲子予赴宛陵之期與督學使者耿子
會于陽羨索唐仁甫氏擊壤集善本授池守鍾君
鉅梓以傳屬言于予道其所因康節云先天圖心
法也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夫言心聲也詩尤
言之精也擊壤集中無非發揮先天之旨所謂別
傳非耶作者不得其意湯然欲窺康節之門庭亦
見其難也已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九

歷代史纂左編序

古今論治者唐虞而下曰夏曰商曰周三代而下

曰漢曰唐曰宋二者純駁雖殊均為膺歷數之傳
主持世教而天時人紀方域之故威賴焉治必有
法如方圓之於規矩平直之於準繩斷斷乎不可
以無者也何也時有古今而治乘之治有因革而
法紀之道則貫乎治法變通以趨乎時者也夏商
周之法備於六經漢唐宋之法備於諸史六經尚
矣自漢而下紀載浩穰茫無端緒所謂汗牛塞棟
雖強有力者不能徧其說而殫其義學者病焉吾
友荆川子乃取歷代諸史纂其有關於治者分為

龍龜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

若干類間次錯陳畧加彙括比事以聯務從簡約
曰君曰將相名謀言乎總與輔也曰妃后外戚儲
宗宦倖奸纂莽亂方鎮夷狄言乎支也師儒講明
治典所係尤重纂諸儒傳而經生訓詁文詞筆札
次之言乎儒之餘也隱逸所以風世方技所以備
物纂隱逸傳方技傳言乎以無用為用至贖而不
可惡也二氏與儒者之學所爭毫髮而迭為盛衰
老子沙門之紀蓋基之矣不可以異端廢也故其
尤有關於治者蒐羅綴輯聯以屬之不以為贅其

有一行一節之奇足以為勸亦錄而存之不以為
瑣監版舊有紀事本末蓋纂資治通鑑而成者皆
以事繫人且止於漢唐而未及宋元是編則盡取
全史旁及諸家百代稗官野乘有斷有續畧抹點
竄類以相附皆以事繫人噫可謂全矣經二十餘
撰凡七易稿而始成編初名史大紀更名史纂左
編上下二千餘年世運之興衰人才之淑慝民命
之休戚地形之險易利害不煩探索歷歷如指諸
掌其用心亦良苦哉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

龍龜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時之趨也荆川子是
編蓋求其簡而不可得而意則遠矣其第六稿好
事者嘗欲以數十金購而弗與荆川子特挈以授
予洎念菴子各藏其半以見平生交誼且識善心
手墨宛然何可忘也第七稿則荆川子所家藏今
督撫梅林公購梓以傳於世者也予與荆川子久
處山中是編每從高訂得其筆削去取之故間亦
有一得之助焉故每類詮繫數語發以見例用存
揚權而王子世新左子升甫博雅好古荆川子入

室同志友也梅林公開館延致委以校讎之後編中間有訛舛與披胤未竟而文不相屬者二子悉從釐正始復為完史云世之有志於治者得是編而考鏡焉真如規矩準繩之在手而方圓平直有不可以勝用者矣若夫神而明之以幾於道由史而經進於三代之治則存乎人焉此固荆川子意也

精選史記漢書序

嘗聞之古文之與時文其體裁相去為甚遠而其龍溪文集卷之三

間同異之機不能以寸要皆於虛明一竅發之非明者莫能辨也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吾有取焉爾讀者悟夫作者之意而不失其用虛稽實紆徐縱閉變化之態時文猶古文也不得其意而徒辭之狗句句而研之字字而校之模擬摘實如優人之學孫叔敖適足以來明者之一噓而已予友荆川子嘗讀史漢書取其體裁之精且變者數十篇批抹點裁以為藝文之則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為機軸而不相沿襲

殆師其意者非耶子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長如老将用兵縱橫蕩恣若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則遊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密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絕藝也荆川子是編自謂深得班馬之髓而於漢書尤精蓋所謂得其竅者也昔有關中士人嘗持所作請證於陽明先師先師謂曰其篇似繫辭其篇似周誥其篇似檀弓其篇絕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唾偃僂非不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者以其非真老人也苟使童子飭於肅履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竦然不敢以勿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嘗以語荆川子荆川深領之謂可以為作文者之法且夫天下萬事未有不從虛明一竅中出而能得其精者也因述所聞而為之序其端

歐陽南野文選序

予友歐陽南野子文集行於世久矣門人督學少

洲馮君慮其浩博投集于予選其尤有關於學者若干篇屬會稽陽山莊尹將梓以傳而門人宗伯石麓李君亦以所選集寄至遂參互校輯共得文若干篇釐為四卷云序曰通天地萬物一氣耳良知氣之靈也生天地生萬物而靈氣無乎不貫是謂生生之易此千聖之學脉也我陽明先師慨世儒相沿之弊首揭斯旨以教天下將邇濂洛以達於鄒魯蓋深知學脉之有在於是也海內同志之士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莫不知有致良知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十四

之說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能超然自悟於言教之外者有幾良知本無知凡可以知知可以識識是知識之知而非良知也良知本無不知凡待聞而擇之從之待見而識之是聞見之知而非良知也是皆不能自信其良知疑其不足以盡天下之變而有所待於外也道本自然聖人立教皆助道法耳良知亦法也果能自悟不滯於法知即良知之知識即良知之識聞見即良知之聞見原未嘗有內外之可分也南野子蚤歲即從先

師於虔所謂見而知之者也沈粹慧敏才足以遠素為先師所授記凡振瀾淬鍊蓋無所不至而其顯體默究孳孳疊疊以繼其志亦無所不用其情予不肖辱交於南野子三十餘年受其切劘之益最深師門晚年宗說每舉相證未嘗不爽然稱快以為聞所未聞若飲醇醴益然且溢於面所謂交相益者非耶先師嘗謂獨知無有不良南野子每與同志論學多詳於獨知之說好好色惡惡臭乃其應感之真機戒自欺以求自慊即所以為慎獨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十五

也集中無非斯義所謂卓然之信超然之悟蓋庶幾焉儒臣得君自古為難昔者河汾之學不行於身而見貞觀之朝蓋房杜王魏諸賢為之表章有以致之也先師之學不啻河汾南野子身際明聖宣昭禮樂之化過於房杜諸賢即其所履益信儒者有用之學於師門與有光焉惜乎天不慙遺使大業不得終顯於世吾黨不能無遺恨耳讀是集者知所考鏡以信以悟反求而自得之發明此學於無窮其機有不啻自巳者矣

鄒東郭先生續摘稿序

嘉靖乙酉秋予偕緒山子赴冲玄之會道出睦州少府對崖周子示予以東廓先生之集曰此第三續稿也且屬之言予惟先生之集傳于人久矣初稿刻于廣德次刻于維揚今復刻于睦州雖其前後所見不無淺深精粗之異而脩詞命意一惟師說之守則先後反覆未嘗少有所變也先師之說以良知為宗良知者本性之靈誠之原而物之則也意者其幾也物者其日可見之行觸幾而應應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六

而常寂因物而感感而常靜虛實相生有無相形不可以致詰是義也及門之士孰不聞之孰不能言之然能實致其知守而不變者蓋鮮其儔以先生之才力譽望有足自命使其更加一說以抗之亦足以章教而鳴世而先生之心則有所不忍也夫學之不明于百年于茲世之學者沿習于意見之偏測度假借非溺于虛妄則入于支離中行既鮮法守無稽而先師首倡良知之說以一人呶呶其間寢幽寢明僅僅以有今日蓋亦艱矣所幸良

知在人不容自泯苟非泥于意見先橫不然之心未有聞之而不信者吾人相與一意發明宣暢而引長之猶恐告者之瀆而信者之未至况忍更加一說以滋其惑乎昔者孔子之門人各以其所見為學而後散之四方莫相統一故傳之不能無弊求其深信不失其宗者顏曾氏之外無聞焉是雖同為誦法孔子而意見之私有以累之也今日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先生服膺良知之訓緣聞而修求入于悟寡欲以為靜非為虛也應物以為常非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七

為友也教學相長以教為學不以所得為有餘而以習見難舍未能通微以復完本體為不足其用心可謂動矣辟之克家之子日勤幹蠱謹守家法惟恐有所更改廢墜以陷于不孝此正同門之所不能及學之日躋于精深而未已也常語學者曰後世講學自習染之後言之退然以聖人為不可及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是自畫也或失則餒其或傲然自謂與堯舜同體而不悟嗜慾汚染之所因是自欺也或失則誣皆非所謂善學

也然則先生之所自信與其所自立者有可知矣
王瑤湖文集序

儒者之學務為經世學不足以經世非儒也吾人
置此身于天地之間本不容以退托其曰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命固儒者經世事也然此非可以
虛氣承當空言領畧要必實有其事矣欲為天地
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為心欲為生民立命必
其能以生民之命為命今吾人之心與所謂命者
果何物哉道喪千載絕學悠悠天地自天地生民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十九

自生民吾人自吾人睽分渙裂漠然不相聯屬噫
敵也久矣自陽明夫子倡道東南首揭良知之旨
以覺天下天下之人皆知此心之靈貫徹天地而
生民之疴癢疾痛始與吾人休戚一體相關為之
維持撫摩以求盡其心而致其命者始炯然不容
于自己所謂生生之仁也夫良知在人聖愚未嘗
不同然而有能有不能者利害毀譽有以蔽之也
吾人誠有意于經世豈忍一日悠悠甘于退托漠
然視之而已也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生生之機自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三

十九

不容已一切毀譽利害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以求
盡善一體之實事隨其力之所及在家仁家在國
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所謂格物致知儒者有用之
實學也豫章瑤湖王君其殆庶幾乎君與吾黨同
事夫子面承良知之教從事于斯專志不貳居官
居家隨處發明此意求所以自立其官于泰也以
州里之休戚為己任其官于浙也以師門之休戚
為己任一以為慈父一以為幹子一切以身殉之
不以毀譽利害惕乎其中其退而家居孜孜求友
以敦學相長後進多賴之時出赴同志之會以求
交修之益晚年築室靜養益務邃密凡毀譽利害
之來不惟無所惕且將資之以為助即其日可見
之行庶幾所謂無忝于所學者非耶嘉靖乙丑春
予赴吊念菴子與諸友會于洪都厥子緯錄君遺
文一編示予予展而讀之多與同志問答觀法切
劑之說及詠歌酬應之詞與夫當官與軍宜民之
疏雖不屑屑以文名家要皆以真志發之以求不
悖于師說非苟然者觀其請質于師有曰斯道

大無少欠缺動靜窮達無性非學但反觀于內猶未是天壽不貳根基毀譽利害之間未能脫然師手書荅曰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食鸞一七已知鼎味生平所得不可驟見已乎因并教語于冊授而歸之夫吾人既有見于良知立心立命以繼絕學之傳豈分外事耶讀是編者能逆志以究其所學亦將有炯然不容自己者矣

讀雲塢山人集序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珠川子銳志詞章之學有年既稟然富且工矣一日聞陽明先師良知之說恍然若有見憮然嘆曰斯其根本之學也乎吾之所習特枝葉爾已間以其說發為文詞則衆譁然非而咲之此道學頭巾語也習之將奚以為珠川子亦牽于舊習未能舍其于良知之說又不忍棄也二者往來于中久未能決今年秋予赴中玄之會過信江珠川子出雲塢山人集示予予讀之則前之所謂富且工者是已及詢所謂道學頭巾語則曰舊嘗有常州集因

人之笑弗欲以見也予曰有是哉子于此既不能舍于彼又不忍棄也則如之何夫欲之熾則北其轅而已欲之越則南其轅而已既欲之熾又欲之越是惑也轅將安適哉珠川子曰吾亦病夫志之勿立耳是以不能進于是也子何以輔吾志予曰可哉夫君子之學莫先辨志未有志于根本而不達于枝葉者也亦未有徒志于枝葉而能得其根本者也今之所謂良知之學者夫亦通其說而已未嘗實致其良知也名為根本而實未嘗忘于技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三

十一

葉也子而果欲實致其良知非徒通其說而已則當自其一念靈明者專志而求之弗憚于非笑弗眩于多岐必也忘世情忘嗜慾并其詞章之念而忘之而後道可幾耳良知者天地萬物之靈也子而果能實致其良知範圍曲成將于是乎賴而況于文詞之藝乎哉故曰通乎畫夜之道而知語知至也昔有求工畫者不在乎吮筆含墨而在于解衣磅礴以坐之人惟能忘于畫而後畫始工耳今者則何以異于是世之所謂頭巾者皆泥于良知

之迹而未得其精滯而未化者也先師之集傳于
人久矣子試取而讀之果有頭巾氣否乎然則子
之惑可以解矣苟欲致知而務文詞之工是猶以
隋珠而彈雀亦未也已是集凡若干卷諸體哀然
咸備子既已志于根本亦將以為枝葉而忘之矣
不然是固詞章之雄也而可少乎因書以畀之且
以徵子辨志之學

國琛集叙

國琛集者予同年一菴唐子所紀開國以來人才

龍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世

之感集之以為世寶者也集凡四科蓋取魯論聖
人君子善人有恒之義不以時不以類不以品小
大偏全錯而陳之各擅其所羨其要主於發明此
學以蓄德而廣才固非病於方人也夫學心學也
人心之靈變動周流寂而能感未嘗不通也虛而
能照未嘗不明也此千聖以來相傳之寶藏人人
之所同有惟蔽於私而始失之學也者學去其蔽
而已矣非有加也何也夫心之通明謂之聖聖人
者生而知之學之始也君子以修言善人以賢言

有恒以基言皆學而知之者也而惟有恒則可以
進於善人君子而入於聖小者大偏者全唐子所
謂斯四科者不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
心則弗取也隆殺賓主之義存乎本述願學之意
存乎注脚辟草蛇灰線而生氣行乎其間在明眼
者取而觀之此紀集之本意也粵自明興以來學
術漸著肇於薛敬軒沿於吳康齋胡敬齋而闡於
陳白沙敬軒以行修康齋以悟入敬齋祖薛而得
證於吳白沙宗吳而尤主於自得學將有以歸矣

龍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世

延綿衍溢至於陽明夫子首提良知之旨示之學
的而後燦然大明國將興必有兆以開其先蓋徵
之也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機不以意測不以
識求以此畜德則德日新以此廣業則業日富轉
移人心之要綱維治化之原學之大全也夫自良
知之說傳流海內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
幾唐子欲以討真心為刺警真心孰從而討之夫
真心者言乎有恒之心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吾
人果能持其有恒之心寃夫虛寐流行之機以求

其所入而不以意識參乎其間聖學庶有賴也已
若曰執權衡以較輕重而以方人病之淺淺乎知
唐子矣茫茫太虛孤懸一掬其誰幸以助予此唐
子苦心也故叙而終焉

山陰縣覈田平賦歲計序

治邑猶治家邑之有宰猶家之有主也治家以力
田為本治邑以民事為本事莫先於經界覈田平
賦以制其用經界之事也如理一家之政稽其為
田幾何為賦幾何量其經費之用幾何既立為恒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三

廿四

產矣家之先有善法可仍者從而守之家之四隣
有善法可因者從而證之或飭其所已廢或增其
所未備求其有益於家政而已是非舍已利物薦
於一體之念能若是乎予於方湖楊侯重有感焉
侯以進士文學起家出宰吾邑二年於茲視身範
物善政日加於民宏才遠識百廢就興而其所經
田賦歲計之法審度精計公好惡之施明利害之
原求其有利於民而不必出於己尤足以見仁人
之用心可以垂之永久而勿替所謂其事雖述其

功有倍於作者非歟侯欲錄梓以傳將來屬予
之記記曰古之善制田賦者必因土之瘠沃田之
高下以定其田賦之重輕田制不明則賦法不公
二者無紀而能使國用之裕民生之厚不至於交
受其病者世無是理也考之禹貢土辨五色田別
三錯賦因三等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
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與夫定民地而登民賦之
制上之所以取乎下下之所以供乎上一是皆以
田賦為則而制用之法所由出焉是非治邑之要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三

廿五

務也哉楊州之田下上錯山陰屬揚州分野田
賦之制漢以前無可攷自馬臻開鑑湖而利始興
所謂三百里之湖灌九千頃之田是也唐宋以來
興廢不常利害亦異裁成補緝隨時以為益損要
不失古人立法之意而已 國初建制沿唐宋之
舊上稽虞周田賦皆有定額原田六千五頃三百
六十畝有奇原米八萬二千七百石有奇制有官
民田有肥瘠魚之湖職學站免附新漲開墾名數
龐雜通計一百一十六則則因田而立賦因則而

定徭役里甲之需皆視此以為準當是時厲禁
嚴人不敢犯其法未嘗不善也歷界以來法久禁
弛奸詭日生那移欺隱脫漏飛灑之弊殆且百端
或以官為民或以重作輕且貧者利重價而糶糶
賣田富者利輕稅而扣糧買田賄通里書盡去其
籍加以年久遂至無挨田糧數多屢經清查抵補
尚剩無挨田四千九百一十餘畝米一千四百八
十餘石始累小民空賠終貽里遞包陪此積弊之
甚者也前宰豐里何侯璿目擊斯弊協謀於前守
龍溪集卷之三
梅侯守德二守潘侯梅請於監司銳意清量嚴責
委詳檢覈有圖以紀其繁有冊以稽其實不惟埋
沒無糧之田無從而隱而開墾新漲之田亦有可
稽乃定為四鄉則例上為湖田次為中鄉山田次
為江壯田又次為天樂田凡無挨之米與官餘重
糧皆攤入於四鄉之中畝數則增額而有加米數
則通融而無改百餘年影射賤賠之害一旦湔除
前令葉侯可成復印給由帖以便輸納此所謂家
有善法之可守者也舊制上之取於民者五年徭

役五年里甲十年之內兩次徵納餘皆飽食安
足跡可以不至縣庭期會約而徵輸省其法亦夫
嘗不善也歷界以來上之取乎下者日繁且亟每
歲稅糧本色折色隨徵水馬等銀通計三萬六千
餘兩條項既多不得不各立收頭以司輸納一遇
倉空之時積年包攬之徒多方幹當得銀入手則
恣為糜費慮上追查則巧為掩那以一科十將無
作有愚民無知甘受其害此尤積弊之甚者也近
餘姚縣鄧侯林喬議處一條鞭法各折馬價等銀
龍溪集卷之三
攢為一起在收則為總在解則為分官不厭於比
併之煩民亦樂於輸納之便四隣有善法可因者
也侯於何所更定者既守以畫一之法鄧所議行
者既示以樂取之公不但已也復慮法久弊生漸
成廢弛動咨詢覈版籍定疆土以致屢省之成咨
詢徧則人無遁情版籍明則上有定輪規畫精密
動中肯綮是皆飭其漸廢幹蠱之義也又念收頭
難革輸納之事當有所屬乃擇糧長分花各置木
櫃及號簿號票曲盡收貯之法且各鄉田畝俱照

原派該米幾何該銀幾何印給由帖與民共知縱使五尺之童據由輸納人亦莫得而欺其歲計里甲徭役二項亦議以一條鞭法革運頭之弊廢輸委之資與稅糧分為三段循序徵收亦用一緩二之遺意是皆增其所未備勅法之道也審於述作慎於沿革國用裕而民生厚慶官事如家事視民猶子而無復人已之分侯真仁人之心也哉是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

規肅吏治嚴法紀濟時艱與地方同其利害生民均其休戚猶治象之主既立有恒產復為貞度張維以垂久大之業此尤設險飾賁之意也侯明于易理故以是終焉

晴川楊公生祠錄後序

先師之宰廬陵也惠愛淪浹絃誦滿城人儼然以宓子言游視之謂守令治法中殆無復餘理及在南贛握兵符治劇寇已而值藩變當其衝其所指畫固亦不能外戎馬韜默以臨之而方寸之間一念入微截於九地動於九天固自別有一種將畧

在建牙鳴鼓不事聲色而得之故其效也從容暇豫若游刃於全牛之軀而不專事於斧斤故先師嘗語人曰至此愈見學問得力處噫蓋自宰牧廬陵以來駸駸於兩字之效也今司馬楊公舊守吾越蓋嘗以學道愛人為事者故人亦愛公至於今不忘而公固以守擢兵憲去未幾而開府鎮薊遼茲且奉

召入本兵理戎政

天子倚毗方薦而公功名日隆於在郡昔此不亦從學道愛人不已其功若先師在廬陵南贛時之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九

勉勉而能然耶願公之益勗之也越人舊德公碑而表之以為未稱茲復相與祠公祠成而撰述者盈袞屬予序諸末篇故予即以公所嘗致力者為公告以致愛助之萬一云

起俗庸言後序

君子之行其政也其必由學乎學也者以萬物為體者也是故君子之治也視天下猶一家也視天下之人猶一人之身也視天下之心猶一心也辭

諸木之千枝萬葉而一本也水之千流萬派而一源也是謂一視之仁三代之時其學明故政一而化溥舉之有宗違之有機凡布諸經綸宣諸令甲者無非因民之生順民之性防民之邪以行吾一體之實學非有所求而媚之也非有所強而馳之也自盡而已矣逮德下哀仁義寢息世之言治者紛紛于禁令威嚴之末以防民而不復知有一體之治及民之不率于教也則湯諉之曰是不可化也凡政日擾刑日煩而治日遠嗚呼何忍視斯民之不能三代也吾侯雙栢子之治吾越慨習俗之未同而病之瀉也謂三代以上宗法明而治三代以下宗法亡而亂乃一旦以追古之意作為層言以啓訓之其大旨在于明宗為要科條數十繩引珠聯以盡其變而卒歸于姓性之同其殆舉之而得其宗達之而不失其機者乎嗚呼可謂仁矣侯之言曰天下一大家也姓身之生生不息也性心之生生不息也莫先于知其姓尤莫大于盡其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使人人各歸其宗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我無與焉其為教也微其止邪也豫辟之木培其根水濬其源而枝分派別自中於理也雖然侯嘗聞教于陽明夫子矣夫子之學以親民為宗一體之謂也侯之職在親民而越為夫子之鄉是以夫子之教教其鄉人也是豈惟斯世治亂之所係將吾道絕續之幾重有賴焉不肖辱在夫子之門于侯為同志知侯為最深樂侯之治之有興也舉侯所得于一體之學者為侯終誦之嗚呼吾越吾民其尚思所以迪侯之教也

太平杜氏重修家譜序

萬曆丁丑夏予赴宣歙之會道出太平九龍山杜生質偕諸叔姪子弟咸赴講下出其所藏譜牒乞予一言弁首以詔後人按譜杜氏受性出於陶唐係籍西安牧之公初判宣州繼刺池州慕長林之勝以其子荀鶴出繼族人杜筠公為嗣荀鶴公遂為長林始遷之祖歷七世希素公遷居太邑之箬嶺又五世廣東廉訪司副使國賢公始事修譜

百年世系得有考証又百餘年成化間十五世孫杜住生嗣修之始今將百年杜子質輩謀於族人復嗣修之今所存譜牒是也夫有國史有家乘者者史之流也按凡例修國史者必知春秋之義然後可以明王道而正國體修家乘者亦當知春秋之義然後可以明人倫而正風俗可謂得其意矣予謂欲明春秋之義莫先於辨是非究明一體之學良知者是非之公自聖以至於塗人皆所同具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良知者天地之靈氣原與萬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物同體手足痿痺則為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有入於此以縣寓為家以昊天為祖以四海為兄弟以萬物芸芸為同體誰曰不可故同之則楚越一家以其心之同也異之則肝膽易處以其心之異也今夫聚族而居父子伯叔兄弟咸在出入則同吉凶慶弔則同序事則同堂會食則同席由是而反其所自始一體相授儼然如將見之以其譜之存也古者敦睦以合族君子難之夫合族之難非合之難也以身範族之難也非身範之難也能以

族範身之難也故勇可以奪三軍而不可以加族力可以抗萬乘而不可以殺周親顧躬行何如耳子也既明一體之義以身為範不患出之無本一人倡之眾皆從而和之使伯仲兄弟共明一體之學以其所範繫於子之身一體相承繩繩不絕人倫將自此而可明風俗將自此而可正合井為公以實行將之不徒科條粉飾之具始足稱為善俗耳子故樂而道之

太平縣杜氏族約序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予讀涇陽杜氏族約而知教家之有道也教家本於修身心者修身之本也抱六尺之軀而不知此心為何物醉生夢死去禽獸不遠矣故首之以識本心身之所施必先於家故次之以厚倫理倫理明然後有禮故次之以端禮教禮義生於衣食是故吹之以勤本業然必儉而後財用聚故次之以禁奢靡財聚必有爭故次之以息爭訟爭訟不止必窮窮思盜故次之以弭盜賊弭盜必有其源故次之以置義倉而條約具矣欲行此約而無會以

聯屬人心則渙而無統故以崇會規終焉為父兄者以此為教則為賢父兄為子弟者以此為學則為賢子弟欲父兄子弟之賢必本於講學始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凡所立之約自能謹守不失而無矯強不終之患昔人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能禁於顯而不能防於隱能強於暫而不能持於久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杜氏勉之

龍谿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卅四

書貞俗卷序

萬曆丁丑秋予赴陽羨之會與諸友論學言及於風俗會中有舉吳母守節事為言者予曰何如曰吳陽羨聞姓禮族也吳母屠氏夫名駟及筭歸於吳年二十六而夫亡無所出諸外氏憐其無依苦節未易貞也勸之醮母毅然拒之泣曰天手吾婦人惟知從一而終不知其他也若等必欲以此溷我有死而已諸外氏信其志不可奪不復強母益以節自誓縞素屏居一室絕不問聞外事時夫之

伯仲氏皆未有出或勸之越序立愛母寧虛以待愛非所擇也十年而仲氏生子達可倫序應立母始解顏曰吾夫有後矣甫彌月即舉而裸抱之拊摩提携辛若備嘗人若以為不堪母安焉一無所感卒使其子行操業修抵於有成母訓育之恩也久之冰霜之操著於宗黨聞於有司年五十直指使者如制具疏以請

龍谿先生文集

卷之十三

卅五

此俗之懿行也予聞之憮然曰若母者惟率其天性之自然終始操持無所為而為可以徵學矣自聖學不明世之儒者以學在讀書學在效先覺之所為未免依藉見聞彷彿循格套不能自信其心自然之機遂鬱而不暢弊也久矣母惟率性而行一毫無所依仿於外不以榮戚異其情故曰可以徵學矣母性純儉珠玉綺繡一不喜御惟工於織紵晨夕率諸婢治絲枲夜分始即安無間寒暑蓬可君懼其勞苦跪請沮之母曰吾豈迫於饑寒不知

自逸者哉顧人情勞則善心生逸則非僻之念易入故寓意於此亦將以此教於家人所謂樂此不為疲也婦人之情易溺於所親必陰厚其母家至於無所出其情尤甚母於外氏一裁之以義少所假借母生平寡嗜好故少疾病雖有幾微亦鮮醫藥尤不惑於巫禱曰醫與巫皆俗情也吾為未亡人即死得從先人於地下足矣此尤達人之所難也達可君以進士起家來令會稽政暇過予而論學請問師門良知之旨予曰惟信其心以循天則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廿六

不為見聞格套之所雜不為榮戚之所變不為俗情之所移是為真致其良知不學之學暗合於道者也夫風俗者教化之基節義者風俗之兆子之從政求諸家庭有餘師矣君復問貞節與貞烈孰優予曰此皆出於心之所安非可以優劣論也或赴之以慷慨或就之以從容不為難易之殊耳因出仲山子貞俗圖卷屬予一言弁首以永其傳為之序而歸之

督撫經畧序

予讀司馬克齋李公督撫經畧疏而知儒者有用之學也學匪通用謂之腐儒樸樸沾滯褊隘拘陋僅僅不敢越尺寸奚補于世然使用而不由于學揮霍震掉出之無本雖鴻猷碩譽鉤耀一時辭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扶疎衍溢槁涸可立而待君子弗貴也知此始可以議古人經綸之業矣公少負奇氣英睿倜儻不泥于習及與聞良知之教有志聖學入仕以來務為建立翼宣禮樂慨然以經綸為已任而才足以達之直道而竹致忤權宰迴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廿七

翔州郡藩臬者殆十餘年始遷為御史中丞未幾壯虜入寇京輔戒嚴甫趨命召旋復忌阻退而家食者復十有餘年究心玄理所蓄益厚蓋天有以玉之成也先自嘉靖三十四五六年間島夷屢入為寇縱橫淮甸之墟大賈巨室焚劫殆盡雖屢遣大臣提兵出擊迄無成效邇者廷臣會薦聖心簡在特起公而任之授以分閫專征之責府維揚當是時承哀踵敵百稜草創兵革素練糗非夙儲加之歲早艱食殍殍遍野公以一人之身

勞心殫力料理其間人情狂于便逸初若捕刃夕始習而安之夫島夷倡亂內寇為之應民不聊生將驅而從亂非計也公既募兵選士嚴什伍除戎器稽餼糧分屯列柵示以威武而尤汲汲以救賑撫綏為首務蓋韓肉正所以攘外而慮深矣嘉靖已未倭夷大舉聯艘分道而入東南震恐且當漕運陵寢畿輔之衝大計所關為慮尤重後復有三沙逸賊奔突而進乘機合勢尤為猖獗眾方洶洶公指畫分布應而不擾蓋籌之熟矣自夏及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廿八

秋僅四閱月寇前後至者動以萬計公之禦之也料敵出奇勝筭若神百日之間前後十餘捷蓋賊之始由海門而入與之決戰通泰間則有丁堰馬邏曹庄諸捷而瓜儀可無焚劫之警及其東奔則有姚蕩廟灣張庄西亭諸捷而鳳泗可無衝突之患三沙之賊北渡由金沙而奔也則有仲家庄鍋圍劉家庄草堰茅巷墩諸捷而幾甸可無驚擾之虞瓜儀無警則餉舸安流鳳泗無患則諸陵鞏莫畿甸無虞則鎖鑰慎固斯皆計之大者卒至

妖氛蕩掃江淮廓清休養安葺民有寧宇至于今賴之故曰公籌之熟矣往年寇至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卒未有能挫其鋒者今賊狂于屢勝之驕肆行深入其數十倍于曩時而戎兵之額非有加于舊乃能起破傷之旅當方張之寇而成轉戰之功昔之人提兵而不能禦者今一麾而盡殲之非兵有勇怯迺為將之制巧拙異也人皆驚謂不固儒者為將作用一至於此不知公蓋有本以出之非可以幸而致也嘗謂古人經綸之業本於至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三

廿九

誠淵淵浩浩一毫機智技能無所倚而然故曰為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此良知妙用千聖之學脉也公之成功果能盡出于是與否殆未可知要之志定而才裕蓄厚而發深培根濬源枝派暢達雖未屑屑求合於古人經綸之素未為無所酬矣昔者夫子導諸子之言志於季路則晒之於曾皙則嘆而與之是豈有遠於恒情也哉季路得國而治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可使有勇而知方固非托諸空言者也較諸履素樂常浴沂風詠

堯舜之氣象大小則有間矣無用之用其用始裨無功之功其功始大非易易然也說者謂堯舜事業如浮雲過目公之學果進于曼已乎其視往業特一時應迹耳固未嘗以此為極則事而區區與公百年心期亦在彼而不在此也

三錫篇贈宮保梅林胡公

嘉靖庚申春宮保制帥梅林胡公以平倭偉績受天子明命署以

青宮之銜錫以圍玉蔭以錦衣寵至渥也凡在交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一

承之下者咸旅進于庭所以頌公之德表公之功彰公之寵殆將無所不用其情矣予復何言哉竊惟居德者忌居功者忌居寵者危古人所深戒也爰述三錫篇以為萬一之助嘗讀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公以師中之德荷三錫之命則既以承天之寵矣勞而能謙乃克有終固公所宜自盡期以圖報於將來者也夫虧益流變福害好惡之應天地鬼盈謙之戒昭昭矣禹為大將出師以討桀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一

逆命之苗宜無所不可而伯益失謨至有滿損讓益之戒禹又從而拜受之蓋深知夫天道之不可違也今夫祿位名壽皆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自奉其身者也大德之人必得若執左券以索寄然者是非有心於得之也舜之大德量如太虛未嘗有一毫外慕之心其視祿位名壽之加於其身與去於其身如萬象交變出沒於太虛之中神竒臭腐無所揀擇亦無所增減故飯糗終身衿衣固有太虛之體固如是也吾人德不如舜量不如大虛未能忘乎外慕之心而於外物之奉身者乃欲屑屑焉求備以自蹈於盈與滿之戒亦見其惑也已夫角與而齒缺翼附而足虧在物且然而况於人乎歷觀三代以後之大臣善慶成功之際而能保命以終吉者有幾祿盛者或晦於名位尊者或劣於亂名高者或啻於壽而壽永者或儉於祿豈惟德之不逮於古固亦氣化之漸薄夫人乘之自不容於求備也與奪翕張或衰或益大化默司其柄吾人終身浮沉於大化之中特不能以自

覺耳公自巡察而轉中丞提督未幾而轉司馬總制人言藉甚忌且謗者紛紛未已今日之事公於科第才望勳名三者皆足以自致通顯但一旦驟遷同儕盡屈其下心不能以盡平况乎權位重而責愈備經費浩而迹愈疑以一人之情擅六七省之刑賞而德怨易至於橫生以一人之力答千萬人之祈望而恩澤每病於難溥夫以不平之心加以求全之意則夫忌嫉疑謗之來固宜有所不免而亦非人之所能趨避也公自任事數年於茲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三

四十三

經理浩穰心殫力竭雖屢獲奇功而亦屢蹈危機自古豪傑當大任成大功者未有不從憂患中得之惟公心慈量宏生平以厚自處未嘗有讐物害人之心履信思順鬼神實相之故每遇凶而獲吉因敗以為功公誠福人也哉方

心歎然如不能勝非惟不當有榮觀之萌而亦不當有求益之望始足以答人言而回天命所謂君子有終而吉也公天性本來近道內夷城府外弛邊提雖處兵革紛冗之中亦未嘗廢學居常油然情雖暢而不綴臨變惕若志雖鬱而不撓度能容衆似混而辨機能料敵似顯而蔽至於忙中批答醉中應酬即倉遽憤擾之餘可以覆覈什百未嘗遺一非其主宰凝定而條畫分明未易以涉斯境也公自謂學問未能入細不欲吾儕以精微之說瀆之此尤見公得其大處先師有云學貴有序先須理會大畧然後精微可得而盡如孔明讀書先觀大旨未為無見不然反易溺於瑣碎非善學者也然則公殆所謂善學者非耶雖然精微則烏可以不盡舜之德同於太虛而無累於外物者以其能察於危微而致其精一之功也微者聖學之宗不雜於人心之謂精純乎道心之謂一精一而後能致虛致虛而後能忘累故曰舜有天下而不與言有而不居也公之學果能進於是亦將與舜為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三

四十三

待而三命之寵與諸福之物亦將申錫於無疆矣
走也知公最深故望公彌切區區漫述固亦微戩
之意期以襄德于有終也公亦將有以受我否耶
賀中丞新源江公武功告成序

儒者之學以經世為用而其實以無欲為本無欲
者無我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莫非我也惠愛節
宣翁張與奪設誘用間乘機度變直而養之曲而
成之無非盡吾一體之宴辟之明鏡之照物妍媸
黑白隨物付形而我無與焉學者括於有我不知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三

四十四

無欲之為本襲取妄作與物為鬪殆千百年於茲
矣我陽明先師居夷處困超悟絕學倡言於群
喙之中發明良知之旨以覺天下而儒者之用益
顯良知者仁體也以其愛無不周而惻然不容已
也而謂之仁以其端有所發而炯然不容昧也而
謂之知天之所以與我而與天地萬物同具而無
不足者也吾惟寔從事於致知充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量使惻然者有以公其愛而炯然者有以擴
其端則其靜定虛靈之中固已與天地萬物相為

流通貫徹也并無餘真機感應漠然不知誰為之
者有所利之以足其生非以為庸也有所拂之以
節其淫非以為病也有所殺之以去其害非以為
殘也神其機變不測以為用非以為詐也誘之反
覆以歸於正非以為誣也仁覆天下而靜定者未
嘗動知周萬物而靈虛者未嘗遷易曰旁行而不
流旁行者知之變不流者仁之守儒者之能事也
予於新源公若有以起予者公以進士起家志
於聖學忠信坦蕩不事城府數歷中外二十餘年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三

四十五

譽聞四達向蒞吾浙在轄以不肖為有聞每公餘
過予談學虛心相酬交修之益為多及膺南贛之
命予謂曰南贛為先師過化之地遺風尚存公信
其學履其位行其政建置緝熙端緒可尋當不容
於自諉也公唯唯始下車訪求徃烈振而新之以
政為學以無欲為基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已任文
教敷決德威並著士民畏而懷之尤注意經畧用
戒不虞訓練日精兵益強而慮益審南贛地界諸
賊巢先師疏請得假便宜橫水桶岡剎頭以次剿

平或割或撫建官設縣屯兵立堡漸為良民惟黃
鄉葉滿恃險負固勢未易破時有調征之功姑從
撫例亦惟羈縻而已今四五十年及滿之孫葉楷
等梗化尤甚時出沒驚擾未有能除之者公首為
圖謀招集其子姓及左右之子弟置之先師祠中
與諸生雜處共業相觀以摩興起其禮義向往之
心又遣人諭以大義離間其左右以破其腹心今
年七月間遂倡舉立縣為久安之計而葉楷等惡
其不便於已即聚眾稱叛蓋不知左右之心已離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六

彼而就我公下方尺之檄遣贛州大營羊角水營
官兵刻期並進又調潮之廣兵汀之福兵以佐其
勢令其黨與反戈自贖自九月十五至二十二日
遂致剿滅首尾方七日平除數十年未了之巨寇
人徒知成功之易而不知運謀決策已非一日所
謂廟筭勝者此也非有得於一體之義真能廓然
無我者能若是乎噫公可謂不負其所學者矣公
學得其要一切經世之略取裁於一念故動中機
數遠于有成適者西北虜情叵測尚懷隱憂行且

內召屹為保障大業日遠此特為之兆耳書此以
為左券

贈憲伯太谷朱使君平寇序

古語云君子之學以至道治身以其餘治天下國
家此未見性之言也性也者心之生理所謂仁也
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國家莫非我也孔
門之學惟務求仁而其精蘊見於大學一書曰明
德親民明德所以治身立吾一體之體也親民所
以治天下國家達吾一體之用也故曰物有本末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七

正指身與國家天下而言物一也而有本末之分
必修身以立本可以為法於家而家可齊父子兄
弟不足法身不可得而修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而國可治四國不正儀不可得而一也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表正萬邦而天下可平天下不歸身不
可得而正也無內外無精粗是為大人之學若以
身屬至道以家國天下屬之緒餘精神所注固已
視萬物為異已未免有內外精粗之分而岐則不
貫不貫則不攝非一體之謂也夫利物酬世以其

所及一命之士苟足以稱其心號為有濟而况極於天下國家滿其萬物一體之量殫精竭神以濟之猶懼不給而云以其餘焉謂之何哉此義不明於世久矣我陽明先師始倡而明之良知者心之靈氣萬物一體之根遇親自知孝遇長自知悌遇赤子入井自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知敲腓肯綮低昂感觸神應無非全吾一體之用手足痿痺則謂之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惟其視萬物一體故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使萬物各得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四八

其所而後一體之心始盡視世之梗化倡亂之徒猶家之有逆子身之有疾疢也必懲其逆除其疢而後身家始安故曰利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一體之仁自不容已也以予觀於太谷朱使君有足徵矣使君以名進士起家敷歷中外乃者分憲江右董治南贛兵事化行教遠吏民畏而懷之惟黃鄉葉榭恃險負力猖獗為亂行劫遠邇四境驚擾不寧使君定謀設策默為訓練不露分毫聲色而事已戒嚴不十日渠魁就戮大功告成非明於

一體之義以全力勝之能若是乎向所云殺而不然利而不庸使君有焉使君舊董河北兵事撫安苗洞德威所著已非一日非幸而有成者故并及之夫南贛為先師過化之地流風尚存使君果有意於此學及諸一念深究而力踐之聖功可以立躋茲特為之兆耳使君勉乎哉

賀郭將軍平寇序

龍谿先生集

卷之三

四九

萬曆乙亥黃鄉葉榭固軍門議立縣治謀為叛將軍以計剿平之子兒應斌承乏水營屬在幕下驅馳行陣與有微勞遣人馳報予曰黃鄉舊有兵三百在贛營屬參府團練參府撫之人人布以腹心益得以策中之隱微一旦舉兵奮身先進即命黃鄉之兵自隨而大兵繼之人多疑畏勸弗輕進參府曰予籌之熟矣既得其腹心方將用此成功何至自疑若此是非薦於自信沈毅忠勇不惑於利害能若是乎此不世出之功願大人一言以為賀予曰然哉或者曰兵攻亂者也軍旅之事不入於國朝制之用不主於慈將軍儒雅粹然無遽卒掉

奮之容平居恂恂若不出口今一旦成此大功然則將之為用固有不同者歟予曰信若是則不穿札之射不能締石城之勳而板輿猥弱不能競淮堤之畧夫將者道亦多術矣嘒嘒之鳴不繼於聲皎皎之明不燭於暗今天下之心掉奮張厲不寧於用者古今所敗不可一而言也故按劔礎几指髮瞑目而語難者匹夫之勇也驟纓據鞍挾矛決機於兩陣者一旅之材也三軍之命懸于一人變化之交定於呼吸自非精神內專而籌畧深沉未龍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五十一

中山晚稿序

中山呂翁隱居台剡之間自幼讀書見道不求進取每載卷携觴榼出遊石梁桐柏雁宕之勝晚年遷居築一書樓闢圃鑿池于居後閉戶自達足跡不履城市凡邑侯雅重其名訪之于隱居必留飲飲必盡醉濱行即執客裾曰山人踪跡素不入公署報禮請即此拜謝邑侯以此益重之郡憲仰奉周公嘗署邑篆不謁鄉之學士大夫而首拜翁翁留飲竟日其辭郡憲公如邑侯郡憲公索詩文隱翁出示近作一卷郡憲公以巡院檄回府携其稿以行乃為刻之以翁前有為太府公所刻稿因名之曰晚稿予素不甚解詩而此帙篇首有元聲之說倘所謂見道之言非耶而翁好修自適之情郡憲公好文樂道之雅具見之矣

贈南山黃君歸休序

世有沾沾挾策猥云經史之儒而中無特操甚或竊誼訂以媒青紫及踐膺華輒乾沒於銖兩舉生平而弁髦之謂經術何率使士人以此相詆訾耻

吾儒之無當於實用而却走不前矣夫其人之不
敢步趾儒也豈誠儒足恥哉亦謂心不純夫儒耳
乃若跡與射贏年息者伍而其心矜然不淄于出
入不悖於人倫若南山黃君斯非赤幟夫儒林者
耶黃自晉太守公居新安世業儒君少業之試於
衡文者弗售輒去而行遊江淮間已謂吾魏饒風
致得長臥其中足矣遂留憩與予為君停主君雖
用刀布起不操利權聽收責者握筭未嘗貴奇羨
即負之不大較辭貌整雅時挾書出遊縉紳學士
龍溪集卷之三
尾一

公之旨時與予相遇後間摘一二語叩之輒若能
見解者惜相遇晚又惓惓以收族為念捐其貲重
訂黃氏世系考謁四方之名筆瀾焉居常以經史
課子弟曰若輩毋以賈故廢世業也若黃君者寧
可與射贏年息者例耶噫嘻此誠偽之辨也昔有
儒而隱於屠者漁者耕牧者要其質行較然與古
為徒其骨迄於今不朽黃君蓋辨此矣慕義植倫
成儒者之實蹈也然則君之托跡稱質安知不猶
夫屠耶漁耶耕牧耶彼沾沾以儒自名媒青紫而
龍溪集卷之三
尾三

乾沒銖兩者黃君且臣虜之矣計今東裝歸新安
是將併融其賈之跡後有傳黃君者即謂其以儒
終始焉可也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門人 焦玄鑑仲明甫編輯
杜 質維誠甫校閱

序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昔者孔門言志由求赤志在得國而治斷斷于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七

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主于事者以有為利必有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于道者以無為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為主出者為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小大故有無之迹乘之見之小者泥于有見之大者超于無斯固點之所以為狂而異于三子者之撰也昔有求工畫者眾皆吮墨伸紙奔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真工畫者也夫知工畫者不在于吮墨伸紙而在于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十幅共

二數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有之為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為有也人知用之為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為用也而世之儒者未免溺于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為神奇浴沂風詠為臭腐是不鑿牖而求

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為臭腐浴沂風詠為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畧知二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為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

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直為天下國家緒餘土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于無窮二者混而為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法也宛溪子志于儒者之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秩二千石九筵之堂施黃以表觀畫封履畝園其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二

民于中者殆方千里不可為非得國而治矣一切張弛操舍以政為學練兵稽賦崇飭禮樂之教盤根之所割大窳之所批聲光風采矯然振于一時

不可謂無所事事矣是將有所待與否何如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輟之塗動于靡關之門而藏于無扃之鑰優閒容與童冠詠歌出于注措經綸之外隱然若有當于古之狂者所謂以無用為用殆庶幾乎非邪予不肖無足以契乎其中而與子而子之志則遠矣三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行有日矣屬今葉君某陳君某輩奉其道術之教施于八邑恨其將去而惜無以承之也以予為有一日長徵言于予以道志夫儒者之效闕然不見于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三

世許時于茲山東夫子之鄉沂雩之遺風猶有存者而茲行適當暮春之景浴于斯而風于斯俛仰千百年之上下可以陶然而詠矣

贈紹坪彭侯入覲序

予讀洪範至無有作好作惡王道蕩蕩平平之說喟然而嘆曰斯固古人經世之學乎夫心本平本能好惡辟諸鑑之能別妍媸衡之能權輕重非有假於外也一有作焉始不得其平作於其心斯害於其政偏黨反側化理鬱而弗暢治道始乖故君

子之學莫要於平其心心平則政平政平則民和會歸於極教化興而王道出矣予於紹坪彭侯深有是以啟予者侯天性敦毅識度超越自幼有志於學及壯以進士起家出宰嚴邑能聲大起晉陟夏官尚書郎未幾出守於越行政和而有制彰善隱惡緩於用刑汲汲以教化為首務期月而政清訟理民知向方侯內明而外和不為皎皎之行一毫不溜於習染待士夫以禮雖不過於亢激而道誼周洽自不敢干以私可謂薦于自信者矣三

龍巖先生集

卷之四

四

年而政成屆期入覲猗以所成之績告于當宁諸士夫出餞於郊以不肖辱侯同心之愛屬一言以詔之予惟大學之教原於洪範自誠意以及平天下皆不出于好惡盡天下之好惡皆不出于一念之是非良知者本心之明是非之則也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洪範敬用五事曰貌言視聽思者心之官貌言視聽之準肅又哲謀所由以作也心之良知是謂聖謹獨所以致良知也良知致則能周乎物而不過好惡自無

所作辭諸鑑之空而妍媸自辨衡之平而輕重自審天德達而王道行極之所由以建民之所由以會而歸也侯果篤信力行不怠有本以出之則如前所稱述莫非王道之用推此心以達于政雖至於平天下可幾而及也而况於一郡之治四境之化乎雖然致知之學經世之術廣矣此教化之本作聖之微機古云責難謂之恭侯方志於古道不欲為區區幹局之良故敢以是申告於侯以自附於責難之義若徒燕遊諛頌之繁而無補於學非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中

王

侯之所望於同心也侯行矣

送惺臺晏使君左遷序

惺臺使君以名御史出守於越政務靖簡未踰年而政成民安其業士樂其教吏守其職無敢喧囂四境帖然以寧雖衆獄盈庭百務積案一朝而理暇則乘小隊出與諸士夫談道論藝儻然若無事者人皆服使君之才時彗孛示變當事者請行京官考察例使君銜列御史名在不及例當外補聞報意象怡然不形於辭色人或詢其所以使君謂

曰不才任性迂直不能徇世過愆實多今以不及逮我猶為僥法安敢致尤於人况得失有命安之而已人皆服使君之量使君自幼有志於學謂文成夫子德教久在江右先輩及門者多能傳其學流風猶存媿生也晚未得從諸君之末行心竊慕之今幸承乏夫子之鄉為稽山之闕里仰瞻雲洞俯矚天泉若或見其聲容亦大幸也以不肖為有聞頗能傳其遺教政暇時過予論學說者謂文成夫子得孔顏絕學其要在學庸二書大學為入門

六

中庸為歸極而其宗尤在良知兩字與後儒毫釐不同正在于此其義何所當也子曰然哉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謂也隨事致此良知即謂之格物念念不欺此良知得其好惡之正即謂之誠意體當此意無所作無所僻即謂之正心謂之修身若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耳中庸戒懼慎獨合動靜之功獨知無有不良物為應迹戒懼慎獨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而之修身邊事中和位育即齊治平之功效也

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為中庸首篇其義一而已矣孔子無知聖學也顏曰未嘗不知賢人之學也後儒以知識為知以讀書為窮理學術毫厘千里之辨不可不察也使君憮然曰命之矣使君謬以比面之禮處于予雖抗顏不敢當而使君虛懷受善不難於自屈志則遠矣使君戒行越大夫士屬言於予用申贈慶之意夫學以廣才亦以弘量而其宗要皆本於慎獨措之則為經綸之才擴之則為天地之量以此入門亦以此為歸極終始之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四

七

義也使君既信此學所挾持者大所期者遠聖賢事業尚將有賴一時順逆之迹知不足為重輕也
贈益泉陳侯被 召北上序
予嘗觀前史循吏傳為無赫赫之名而有肫肫之實竊以為史臣之溢美爾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今得吾益泉陳侯之為政乃知史臣之書誠有所未易測者陳侯起進士嘗出宰會稽以憂去邑入思之山陰與會稽接壤附郭惠政所均邑士夫請于當路復得宰山陰吾侯之于山陰也

約已裕衆時以文學飾吏治期年而治洽三年而政有成仁惠流傳士民安之銓司廉得其實疏名于朝以檄召行有日矣吾邑士民咸曰陳侯良吾父母世豈多有如陳侯之惠我者哉問其政答然莫知所對予然後知循吏之不可及而史臣為不誣也古今論治不同其大要不越于刑政教化本末之間而已世道下衰議政則遺化議刑則遺政拂其所性而民之心益離嗚呼人情不大相遠治之者類本末之序往往至拂其所性此循吏之書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四

八

予史者常少也三代以後為君者莫感于文景為循吏者莫盛于西京之世然編史者于文景無可紀之德于循吏無可蹟之政何哉教化之盛如慈母之煦子如春膏之潤物發于至誠泯于無朕而受惠者莫能為之辭也或者曰侯之政簡而不苛紆而不怠又當兵興之日百役具舉侯以耐心措注其間事集而民不知擾此豈非所蹟者哉予曰然哉斯固幹局之良也而予之所取于侯者則以其有仁者之心政敷而刑緩教彰而化協率其心

之所安以宜民而不自以為功也傳曰肫肫其仁其庶也乎哉古人之學至誠經綸而無所倚候也

贈莊侯陽山入覲序

史家傳人或累舉其事或獨徵大端必於其中主發之得其本一切建行立政可以灼知若徒舉其末而遺其本影響假借得以售其神奸所差不徒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九

毫釐間而已臯陶謨論知人之道曰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于其中達諸行與政之聞不可以偽為所謂大端也若事則有才與智之人可以偽為而得此史氏之法而知人之要也予于陽山莊侯有足以啓予者侯天性敦穎有志于學自幼從內父遵岩遊得聞陽明先師論學之旨素為遵岩君所授記遵岩君子同年莫逆友也閒居每與侯言未嘗不謬及于予

以為可與共學凡予與遵岩君往復證悟之言與夫論述諸說未嘗不出以示侯故侯素心儀刑之迹雖未相及而此志之相應則已久矣邇者侯以進士起家出宰會稽會稽予桑梓也蒞官踰年經綸措注行修改舉上下宜而信之曰此有德君子也侯每公餘過予論學未嘗不歸于大端侯深信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十

良知為學之主本一切應感交承皆從良知建立而才與智足以濟其所用上不為詭下不為瀆出之以從容故無詖行持之以公溥故無疵政所謂由中主發之非耶予不自諒每求友于四方覓從政君子其才燁然足以集務其智皎然足以察微世之人每每誦之以為難美譽崇階由此而致求其中之所主由本以立如侯之云云未可知也雖然立本之義微矣良知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吾人處世事雖萬變所以應之不過喜怒哀樂四者而已故君子之學莫大于理會性情性情得其正大本所由以立位育之化所由以成也侯之學始進于是已乎行且入覲將以其行與政告于

天子美譽崇階可立而致不足為侯誦而不肖以拳拳于侯者惟在益精此學考諸一念之微達諸性情以臻化理無忝于臯陶知人之法此固侯所自得之大端遵岩君所授記之初心也因諸生之請為舉其涯畧以贊侯之行亦古人不忌贈慶之義也

贈周見源赴黃州司理序

見源周君吾兒姻婭也天性慈和明允自幼志於古人之學壯年以禮經發解浙闈謁選授黃州司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一

理臨行過辭龍谿子靳贈慶之益且曰司理刑官也日事刑書以聽斷為職不能專於學奈何龍谿子曰此世法論也君子之學無間於出處無擇於官求以盡吾心而已昔有士人聽講于陽明先師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勞未免妨奪先師曰我何常教人離却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學不離事見在見處官司上為學方是真格物如聽訟一事不可因其言詞婉轉生箇喜心不可因其應

事不可因其言詞婉轉生箇喜心不可因其應

因其請求曲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讚毀羅織隨人意思慮之種種轉換皆是私意惟人自知須時時精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不盡惟恐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離却簿書訟獄便是落空不惟聽訟一事推而至于監司守令宰執乘田莫不皆然惟求盡吾是非之本心以達於政不以一毫利害毀譽動於其中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知此則知古人之學矣出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十二

禮而入刑刑所以弼教而興化也先正云一部大明律其義精於大學一書立法本意必先五服隆殺以制五刑如盜賊必先論其主謀同謀臨時同事與否得財與否以為重輕如人命必先審其故殺誤殺以為加減無非所以廣改過之門也虞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無心之謂過有心之謂故故斯惡矣孔氏云苟志於仁無惡也仁者萬物同體未嘗加害於人故可以無惡而過則不能無也世之學者多出於有心以過自恕此學之所以不

賾而政之所以不達也道表教衰論治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枉其是非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亦異於古人之用心美大學聖賢精微之蘊乃以聽訟次於其間其旨深矣君天性本來近道慈和則能愛人明允則能折獄素明於禮已得用刑之本慎斯以往其將無所失矣黃守懷堂使君予之同志君往得為依歸同寅相協以學達政以政興化吾知其必有合也黃為二程夫子發祥之地余常遊黃陂覽雙鳳亭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十三

想見花柳前川之樂時與三五同志講學其間流風猶有存者郡城舊建先師神祠同志所瞻禮聽政之暇偕懷堂使君時進諸生於祠下與之論學發明格致之旨尋二程之所樂以興絃歌之化君之志亦君之職也夫明明德於天下道之大端而其機不出于一念之微辨過與故學之大機去故而補過致知之實履也吾人贈處之實惟此而已并以質於懷堂使君當不以為迂也

贈邑博諸元岡遷

荆王府教授序

君子之學貴于自立亦貴于有所聞而興自志其志之存乎有所聞而興其風之動乎學猶植也自立者根也有所聞而興者造化之發育風之披拂而長養之者也根不羸乎其土雖有造化無所施其功根植矣而發育之功不繼則萎萎然終于稿而已此交相成之道也吾邑博元岡諸子雲間之俊也天性敦裕自少博學有聲于時為文必根理要恥習于浮靡居家以孝弟稱親賢恤孤待弱弟尤曲盡其愛鄉人欽躅之而奇于數連不得志于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十四

有司以貢就選補餘姚學司訓既久轉為山陰學論孔子有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元岡子素履之志足以自立姚與山陰為陽明夫子講學之闕里士多有志于學流風在焉元岡子既以學為職日與講學之士為徒以善相觀風教日遠益得以懋其所立而擴其所未聞士有困而艱學者與宴甚不能婚喪者皆分俸贍之以勵其志群校視為楷式士益親附學不至于獨而風有所自來交相成之道尤有足徵者矣予不肖謬辱元岡子之愛與

其條南溪葉子惕齋齋子有暇則晨夕過從以疑義相究析其于所造與其所業若謂一二受益于予而予求助于元岡子之心方未已也乃者復轉為荆王府教授行且有日南溪惕齋以予為相知也率諸士謁予乞言以致贈慶予惟元岡子志既自立又已聞風而興矣予復何言竊惟今之人有疑于夫子之學者大約有二一者疑夫子教人本乎心性不專以讀書為務近乎禪學二者謂夫子所講之學時與晦翁稍有異同或妨于舉業之途噫蔽也久矣千古聖學惟在理會心性心性者根于天取諸固有而盎然出之無所假于外外此而學者謂之異學高者蔽于意見卑者溺于利欲雖所趨不同其為無補于心性一也夫心性者所謂自立之根而讀書則取其發育長養之助而已禪者固如是乎不本于心性而專務讀書雖日誦六經之文亦不免于玩物喪志明道所以規上蔡也夫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今之舉業所習者聖賢之書所繹者聖賢之意非如裨官小說外典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十五

之相矣也夫子與晦翁之論雖有異同要之均為發明聖賢之旨不妨參互以盡其變非如鶩猶墨白之相反也惟所志在于進取未免于涉獵記誦離本逐末而為學之志或為所奪此則其可患耳明道云吾于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既云非是要字好又云即此是學所學又何事耶君子于此可以觀教庶乎知所以自立矣元岡子好讀書其於舉業之習老而不衰蓋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好者篤自不覺其至于此耳予故于贈慶之際復以是義終始質之元岡子其益端其所造而敬其所業當不以予為卮言也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十六

送王仲時北行序

昔者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其終篇尚綱之云惓惓于君子小人閭然的然之辨而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者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夫自周末文勝學

乃志于從先進以求之于野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所尚綱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故曰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夫忠信之在人僻之五味之淡五色之白五音之希聲淡者味之本也白者色之本也希者聲之本也故禮尚玄酒易著白賁而樂貴朱絢以存本也君子于此可以觀學矣自漢而下世教日衰學者安于所習而不知返蓋千百年于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十七

茲矣吾師陽明夫子生于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益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嗷嗷焉濱于危且困而弗恤也良知之說做于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之信而從者幾徧海內蓋良知之在人心感觸神應有不容自己耳吾子仲時師門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特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志于學馴其所至知其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無疑也而勿遭多難南北奔馳依

外氏之庇操慮日危且深殆庶幾早達者非耶夫吾師德在人心而業在天下崇報之典鬱而未彰蓋久將有待也迺者聖天子推恩賢宰執贊議重以申錫之命進吾子于太學將養之以需其成茲其兆矣雖然吾子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而聲色之移人尤甚口體耳目一溺于所好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識者不無隱憂焉昔之人有聽古樂而睡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此無他好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而反之在力吾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十六

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反諸獨知之良法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綱之意寧過于野無寧過于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而不為聲色世味之所溺則幾於道矣慎斯以往德將自此日崇業將自此日廣善于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子之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是豈徒不失望于海內之同志而已乎吾子行矣

原書篇增存齋徐公

萬曆丁丑歲存齋徐公壽七袞有五秋九月二十
日值其懸弧今辰走羈俗緣未能如期赴候首述
危言一編屬通家門人陸子光宅洎季兒應吉往
昇賓筵用申觴祝之敬吾人生于天地間百歲為
期天地賦我以形道為之紀日可見之行惟出與
處其道無所不在也出則以其道格於上下輔世
長民以養善天下處則以其道獨善其身守先王
之法以開來學若無一善狀徒以其七尺之軀久
生于世非有道者之所貴也古之至人達而壽者
龍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十九

學脉也意者心之用識者知之倪心體粹然意則
有善有惡良知渾然識則有是有非善惡則好惡
刑是非則取舍見萬病皆起於意萬緣皆生於識
心之良知本無善惡本無是非辟之明鏡之鑑物
妍媸黑白皆其所照之影應而無迹過而不留意
與識即所謂照也真心無動而意有往來真知無
變而識有生滅以照為明奚啻千里知此則知文
王孔子致壽之原矣昔人頌文王之德曰不識不
知紀孔子之學曰無意無必意者病之所由以生
龍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二十

學而識以億為中空者靈明之體億識則非空矣
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
所傳惟子貢以下一派學術漸清染習認賊為子
雖在豪傑翹然以知學自命者亦且襲陷其中而
不自覺可慨也已自陽明先師提出良知為宗孔
周之絕學賴以復續信而從者遍海內學者特於
舊見且闕然指為異學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
乎不佞於公出處之際重有感焉公深信師門之
學力肩斯道為善類所歸向非一日矣出也以其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四

廿二

朝秉國之鈞承 天之寵經綸密勿定大計決大
疑以天下安危為已任倡明正學泚人心而開泰
運視群邪之訕如狂瀾之撼砥柱屹然無所撓也
其處也以其學行於家宅心淵默應緣無滯焉於
倫理重朋來之樂徜徉峯泐之墟修身以見於世
視群小之愠若飄風之過耳漠然無所入也尚友
千古道合志應其於文王穆穆勉勉孔子合德於
天地殆庶幾乎慕焉而若有契也夫文王望道而

未之見孔子俛焉而不知年數之不足至人不已
不厭惟日不足之心有如此者走也辱公之愛景
久而荷教最深八十衰儂徒以不肖之齒稍長於
公步趨追從絕塵以奔蓋若瞠乎其後也惟公學
學臺臺法天之行時向邁而德日新年有加而學
無盡如神龍遊於昭曠之域出則為見處則為潛
將與孔周相忘於千載之下絕意去識啓心之靈
以綿道脉於無窮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百
年之期有未足多者矣此固區區同心之願也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四

二十三

壽鄉東廓翁七袞序
自聖人之學不明于世世之學養生者務為異術
講謬泥執併老氏之旨而失之是非養生者之過
聖學不明之過也聖人之學復性而已矣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而萬物備焉性其理命其所乘之機
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此性命合一之原也戒慎恐
懼其功也不觀不聞其體也良知者性命之則知
是知非微顯即所謂獨也戒慎恐懼而謹其
獨則可以復性矣故存之無不中而

和先師所謂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是也中和致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而無外內顯微之間此聖學之的也知此則知東廓先生所受之學矣先生之事先師四十餘年于先師之學終始發明惟歸一路未嘗別為立說以眩學者之聽聞先生生平以翕聚同志為已任東南學者之會以十數每會必如期先往後期而歸虛受并包務期獎掖朋友有過未嘗顯斥微示之向而使人之意自消辯論有未合者未嘗必其強同稍為分疏使自思得之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四

三

之辰宣州水西門人周子怡率其同門之友爰于輩將旅進于庭以壽先生而屬言于予予惟欲觀先生之壽當觀先生之學知先生之本而先生之壽益有足徵矣先師嘗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則神住神住則氣住精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不外于是是說也人孰不聞亦曰有為之言耳先生獨信之不疑不滯于異術故行年七十視聽不衰而精氣益強非一于神守能若是乎而世之養生則異于是裂性命為兩端分內外為二物或迷于閭象或滯于幻形甚至顛溷濁亂惟軀殼渣滓之為狗豈惟不知聖人之學所謂并老氏之旨而失之者也嘗無欲以觀其妙嘗有欲以觀其竅萬物芸芸以觀其復非老氏之言乎觀妙即未發之中性宗也觀竅即發而中節之和以情歸性而機在我命宗也觀復即慎獨常明之旨也不睹不聞即本體之藥物也戒慎恐懼即功夫之火候也種種名義特假象之寓言耳故曰得一而萬事畢此殆先生之所自信自改倪馬孳孳而不知其老者乎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四

雖然得一為難忘一尤難知忘是非知之至也忘則無住矣是謂無心之得仙家亦有神還于虛之說然則先生之學住耶忘耶虛耶先生處家內外和翁子姓昌明人道之福方至未艾所以滋壽而徵諸學者無窮同志所依以從事亦將賴以無窮也爰述先生之所受者因以質於先生

壽史王陽年兄七十序

王陽子志于聖學有年中年好長生復習為修命之術既築玉潭仙院以見志晚乃更求幽勝于句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三十五

曲之樞作園室若干楹翼以飛樓繚以石壇墮以深渠總為護真堡狀若蓬島聚糧其中內外限隔期過七十即將捐室家絕交遊屏棄世緣入室練養以觀無始而求遂其所欲約五七年功成而後出其迹可謂太奇矣夫王陽子之為此也豈以儒者之學止于了性故別求修命之術蘄于兩全而得之乎予固不得而知也夫儒者之學以盡性為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真體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為身而凡心乘之未免有漏放假修命之術以鍊攝

之使滌除凡心復還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真修命正所以復性也即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于乾身屬于坤身心兩字即火即藥一切斤兩法度老嫩淺深皆取則于真息真息者性命之玄機非有待于外也是故盡性以致命者聖人之學也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若謂儒者之學不足以養生而別取于命術是自小也且老氏常有長生之說矣大都人生以百年為期五情苦樂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以為多則所謂長生者自有所指非執吝形骸之謂也後世養生之說未免滯于形骸即為凡心有漏之因并老氏之旨而失之矣今王陽子年已七十矣行將入室有期室家果可得而捐手交遊果可得而絕乎世緣果可得而棄乎吾知有所未能也者凡心未了縱使入室未免坐忘而坐馳為累更大吾知有所未遂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知儒者之學未嘗外于人道但不為其所累耳若棄之絕之了然遺世而獨立是豈人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三十六

之道也哉孔子年七十曰吾從心所欲而不逾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者志與天通其所以天無復凡心之為累故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天命之則未能知命心不可得而從也所望于王陽子惟在孟堅為聖之初志以知命從心為的默識玄機以觀無始不為後世養生之所滑使世之學者曉然知王陽子之為人志于學孔者也不務為奇逆者也不外于人道而能無所累者也豈不偉然大丈夫哉同心之言不嫌規勸因書以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七

界之賓筵

松原晤語壽念菴羅丈

君子之學以盡性為宗以無欲為要以良知為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性本無欲凡有欲皆生于動故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良知者性之靈而物之則也雖萬欲紛擾之中良知未嘗不知致知者所以寡欲而復性也自孔孟以來性學不明于天下久矣我陽明先師首揭良知之旨以教天下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良知之說其能卓然自信實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二十八

其知者有幾予愚學之望我良知本虛天機常活未嘗有動靜之分如日本明如耳本聰非有假于外也致知之功惟在順其天機而已有不順者欲為之累如目之有翳耳之有垢非聰明本然也累釋則天機自運翳與垢去則聰明自全矣雖婁之明師曠之聰天下莫加焉然其耳目初未嘗有異于人也世之人不能自信其耳目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異者謂之自誣不務去其翳與垢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同者謂之自欺噫今世學術之弊居然可見矣予不類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于良知之教所謂能自信而致之者非耶兄與荆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事日與閭里之人執用布算交涉紛紜其門如市而耐煩忘倦畧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跣坐往復証悟研二氏究百家意超如也自謂終日

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
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之心慮滿
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
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
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
信亦幾于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
任此心時時無雜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
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于自欺矣蓋終
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二十九

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體終日
掃蕩欲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
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頗與
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
性之樣子仲雍居敬強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
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黨天塞地無非欲海
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
騰播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
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
甚焉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嘗憶荆川子與兄
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
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于吾道之衰盡
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于成
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者皆不可以偽為聖
賢與人同而與人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
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為知學
不亦遠乎甚矣荆川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是月
斗有四日為兄五十九年初度之辰因漫次其語

納諸松原以致壽祝夫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
至妙者也世人不能久生只是多欲兄以盡性為
學將寡欲以至于無已能不落動靜二境終日收
歛順遠耳目聰明一念明定將與天地無疆壽兄
祝兄宜莫出于此者若夫桑榆之景相許莫逆而
繼以調笑予弗能也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萬曆戊寅歲仲春九日實惟平泉陸公七十誕降
之辰門人陸子光宅謂余曰陸先生之年稀矣海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內遠近交游皆致辭以侑觴祝吾師為石交况嗣
子應吉與宅同事先生其義尤篤情尤不容已可
無一言以致之余曰可哉余自八十以來心戒不
為應酬文乃者同心之言非戒例也夫學莫先於
立志尤莫切於辨志志有大小孔子自謂吾十有
五而志于學學者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志有定向由辨之早辨也守之十五年而後能立
習氣不能淫其志疑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不惑
衆言不能淆其志熙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知下

命志與天通也至於六十而耳順順與逆對耳順
者無復逆耳之言志忘順逆也忘斯神矣殆至七
十始超然自命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從心者縱
心也神斯化矣不神不化心未可得而縱也矩者
先天之則也欲者後天以奉天時天地萬物有所
不能違焉惟欲即矩惟矩即欲天縱之也譬之學
射天地萬物示其的矣審固以期於中繫心一緣
習之法也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縱天所發無不中
的不習而無不利矣然此只是志到熟處非有所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三十二

加也所謂終身經歷之次第即其近似以自名也
以余觀于公之所履有足以啓予者公自幼有志
于學以孔子為師辨之已早弱冠發嵬科晉陟臚
仕優游進退經綸大業日就光顯簡在帝心羣望
所屬天下以其出處卜世道污隆不淫于習不滯
于衆其動以天不以順逆介於衷幾於忘矣晚年
踐履益熟所得益深蓋其學大人之學而其心天
地萬物之心也乃今壽躋七十心若可以縱矣公
方日以莊嚴自持兢兢以循天則一毫不敢以自

逸也昔者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以為善學若公者所謂善學孔子非耶公深于竺典余嘗戲曰公入得佛入不得魔意其莊嚴之過若以世為魔境眾為魔黨不屑混迹同塵相忘於一體佛與魔尚為對法非究竟義也蓋能忘分別之意以無心應世魔即是佛纔起分別之心非背即觸佛縱成魔譬之虛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分別熾然而谷與鏡未嘗有心以應之也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非

龍谿先生文集

卷之市

三十三

者不壞分別之相無是非者無心之應也立志之辨辨諸此而已夫自七十以上至於耄期壽無盡學亦無盡不但已也會須脫去莊嚴氣象渾同世出世法即五濁世界為道場從眾生心行作佛事坦然平懷入于神化無佛可成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願同心交修之願非待一時情義之好而已也公也念之哉

壽近谿羅侯五表序

諸靖甲子春暮予赴近溪使君之期相會于死陵

晨夕証悟頗盡交修且得觀菁莪之化聞絃誦之聲若身際武城而神游中阿之曲可謂千載一時之盛矣浹辰復過水西與諸友為信宿之處貢子玄畧周子順之王子惟禎輩率諸友請于予曰近溪公茲吾宣州以萬物同體之學施化于六邑其視六邑之人若一家之子弟無不欲煦養而翼護之其于水西諸生尤嘉惠栽培若楚之有翹將藉此以為六邑之倡也諸生感德于公尤深且至五月二日宣公五奏初度之辰諸生稱觴致祝不敢

龍谿先生文集

卷之布

三十四

後于六邑之人公之知心莫如先生敢斬一言以侑觴祝予曰可哉斯固予之情也既歷天都黃山假館于紫陽之墟方期構思屬稿忽假寐若告予曰子欲為羅君壽乎為飛戾天魚躍于嶠詩人詠歌可以致辭矣予醒而訝之有是哉信乎精誠之通也使君之學粹瑩冲和同體萬物中心洞然無局府之隔外境超然無形迹之滯燕笑容與意度融谿信有淵魚之活潑其施化于六邑也彥而秀首既授之館而強教之在野而凡者復為之約而

訓飭之雖窮鄉僻壤使君之精神無不流注若三尺之童垂白之叟無不被使君之膏澤而思有以自淑也蓋使君之心以六邑之心為心六邑之人有一不化于善使君之心歟然若有所未盡也一時作人之盛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庶幾近之矣信乎夢之為覺而精誠之通有以也使君自南宮中選不就 廷試十年庭除唯諾諭親以道

訓子弟以義方修身以教于家者植根既深且久故其發之于用暢達扶蘇有同于甘棠之蔽而人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三十五

自德之嘗觀使君教人使人當下識取不作擬議不涉安排不間以九心蓋一念真機神感神應非人力可得而與也纔作擬議纔涉安排即非神機之感應使君以此得悟即以此教人出之有本不徒聲音笑貌之為以故六邑之人皆能信使君之心薰炙于道義而感之尤速也吾人知使君之化方知使君之學所以為使君之壽者不外學而得之矣水西諸生果能以使君之學為學盡去其九心神機益然不犯人乃足以倡于六邑之人所謂

備為爾德而壽考願于使君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身使君之心斯慰耳若面從其教而身違之耳聆其訓而心恃之使使君之化聞而不章爵而不暢則雖盛筵筐多歌頌充溢于使君之庭亦徒為觀美而已使君之心知有所不樂也區區此言雖未足以盡發使君之蘊庶幾為知使君之心授而書之以告諸人使君其復以進我否耶

壽東丘吳君七秩序

新安休寧有東丘吳君高山隱君子也宋文肅公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三十六

徽之後自文肅迨君九十世世多聞人公天性穎異自幼志于古人之學嘗聞學于陽明夫子與聞良知之旨補郡文學晉太學生選授閩藩司理期年相繼丁內外艱深以不得侍親終為恨服闋遂不復起已乃闢園圃葺亭榭花木為逸老之計建書院于里之東丘羣友講學聚諸弟子卒業其中訓之曰人生須以古人為期知得天之所以與我何在乎方為不負所生因自號東丘隱然以愚自况意尤希聖之意其志可謂遠矣歲丁丑壽屆七

十夏六月十七日值其懸弧之辰友人 等乞

言于予以侑觴祝予常講道斗山福田往來白嶽
間知公行履甚悉仲子繼俊久從予遊雖微諸友
之請固所樂道而不容已也予平生不為過情之
譽請以所聞與其所自况者為公道之輔成其志
長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非非無是非者無知
也無知所謂愚也世之士人不能入于道者只為
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斂翕聚反
還淳朴所以失之以拙為道之質當學敏捷以鈍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七

為道之鄙當學對笑以蒙為道之塞當學智能以
冥為道之昧當學便慧曰拙曰鈍曰蒙曰冥皆愚
之名也精神愈泄機械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
而去道愈遠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不神之神即無知之知故曰迅雷風烈莫不蠢然
蠢然者即所謂愚也審其幾謂之不睹不聞充其
至謂之無聲無臭而其要不出于一念之微此天
之所以與我之真性聖愚之所同也顏子之四勿
齋而為愚者也故能有見于卓魯子之三省身

為愚者也故能有契于唯此孔氏家法師門之約
傳區區數十年學而未能者也君果有志于此不
以世情機智慕滑其間不惟養德而所以保壽命
之源亦不外此君居家孝友儉于自奉富而能施
與人交不立城府鄉人有犯容而不報宗黨稱為
長者其他懿行種種皆人所難及公不欲以此自
多予亦不欲以此為譽也公年七十予亦耄矣于
世間更有何事放不下請揆諸一念共進此道固
千里交修之望也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四

三十八

贈前峯羅公壽言
入子之奉其親在于善養而不在于祿養親之自
致其養在于靜逸恬愉而不在于濃縹麗華之習
善養者論親於道盎然出之不以一毫柵乎其
靜逸者忘機以動泛然應之不以一毫膠乎其
盎然以出養之至也泛然以應靜之篤也此古道
之純率諸人性而安得諸天常者厚作聖之基興
化之本也今之人有行之者予于前峯羅公見之
矣公于近溪君自幼志于古人之學視身冲雅讀

書潛玩大旨雖事舉子業恥為章句之習公未嘗以是苦之及君中選南宮即圖歸省視膳間獲雍雅怡怡不假繁飾而至愛油然家居十年始就廷試公亦未嘗以功名急之迹者君出守寧國興文學以飾吏治羣六邑之彥晨夕聚處諄諄以古道相切劘憐然風動大都發明良知之旨而致謹于一念之微不為外感所搖奪此一體之義而于聖之學脈也時公就養官邸每退食侍養則以所與諸生陳說理道之言一一誦于公公每首肯若龍溪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三十九

事器且品物必躬自滌濯務致豐潔暮年率以為常九此皆公天常之厚以自全而學問之助要亦不可誣也陽明先師開講鴻臚時公之鄉先生饒文壁者從之遊歸以所學訓其鄉之後進公得聞所未聞師友淵源有自來矣今年春暮予赴宛陵之會得謁公于邸第其貌充以和其視專以審其情洽而不比其言笑暢而有節誠然古純德君子可目擊而存也四月十有六日值公懸旅辰友人某等思有以為公壽屬言于予予惟公之德及于龍溪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四十一

靜以養恬不滑于感父子若孫一德相行以要于無窮君之所以壽公與公之所以自致其壽觀于其家尤可知矣若夫饋漿酌爵以祿為養區區較修短于彭殤之間烏足以侈賓筵之祝哉是為序

友梅畢君八表序

昔者夫子不得中行之志而思及于狂于鄉愿則惡而絕之何也狂者之志嚶嚶然以古人為期所見者大考其行而或有不掩焉者雖若功行之未純而其心事之光明廓朗畧于形迹不務為覆藏

龍巖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十一

掩昵之態此則狂者之所以為狂也若鄉愿者彌縫鍵閉掩然以媚世為心自以為是下可與入古入之道與狂者作用正相反故夫子以為德之賊而惡之尤深也是豈惟人品真偽之分古今學術邪正之辨決于此矣歟之北城有友梅君者予聞其人矣自幼穎異個儻長通毛氏詩補邑庠弟子負屢試不售泊然不以得失為念正德間聞陽明先生講學于南都徒少往受業焉與聞古人為學之旨久之若有所得將歸卒業先生嘉其志賦風

月章以期之所謂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者是也君孝友明達萬于人倫居常邀遊嘯歌于山川之間以寓其所好性喜尚義內外踈戚顛沛厄窮若已貽之多方為之拯援常蹈于累弗恤也其訓子弟舉之以身務為進取且善料物情家人以事關白每執筭籌之曰若某若某者應如是則吉否則凶已而果然若憑著以告人者蓋燭于機宜則然非故為趨避也言動色笑微有蹉跌

龍巖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十二

信不事田護以文過掩慝為深耻其于古人域限所造未必其何如即其中之所存知其在此而不在此彼無疑也今年壽八表仲冬三日值其懸弧辰君長子錦仕衢州司理羈于官守不能逐情歸省以予與君為同門乞言于予歸其弟總以展祝頌之私予惟夫子之惡鄉愿而思狂也非徒泥迹以方人固將以明己之所學也鄉愿者學中行而偽焉者也如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其惡之也固宜若曾點之言志滂衍紆徐超然于事為象器之

外若無一物足以當情者夫子顧喟然嘆而與之是豈遠于人情也哉與其有同於已也不有夫子之論千載之下幾何不以狂者為過舉而鄉愿為完行也耶君老矣而好學不倦吟弄風月有與點之氣象故舉古今之學術以為君壽固君之所樂聞也夫曾點之後有曾子善承其志而親之名益顯司理其善承君志以無忘舊學淵源也乎斯為能壽其親無忝于紫陽之鄉人也已

西川朱君壽言

龍谿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四三

江山白巖柴子偕朱生夏訪予稽山草堂談學之餘縱言及于養生之說莊生有云恬愉不可得而兼者哉膏粱之士宅身繁廬慮危涉患之機多故厚其生而滑其志遯世山澤之臞志若可以自得而窘約焦瘁每畜于外養以苦其生欲全天年以保壽命之和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為養之備斯亦難矣柴子俛焉若思起謂予曰予鄉有朱君西川瓏者迹其所自立殆庶幾于是耶予曰何居請言其凡柴子曰朱君髫齡穎異嘗習舉子業傷于

貧慮無以自養不能植生以養其親非人道也遂棄去與其弟姪挾資走齊魯蹈楚與蜀周流萬餘里貿遷經營務以忠信為本為農所依資乃大進其兄料理家政每以所入佐之不屑屑然也性寬厚樂施宗黨有貧乏者隨力以周無恠情間有不率意相忤者含忍隱讓以俟其化亦無嚴色城府坦然鮮事機知而以其舉子業授其子夏曰此吾未盡之志也雖處豐腴若超然處于世外以恬其心而志不疚雖似山澤之臞益之以具修之物以

龍谿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四十四

為身愉而養不匱其子夏有志于學力行好修人多以為迂朱君樂成其志雖授以業亦不屑屑以世情得失督望之此則朱君之凡也予曰其然乎否哉予未或見此君也明年壽六十因為其子乞言于予以壽其親且祈有以諭之予曰古今之養生者不出乎身心二字心恬身愉生之基壽之徵也子夏果能承親之志益勉于為學是論親于道所以壽其親者益永矣爰書以畀之

西壽商明洲七奏序

龍溪子讀易洗心亭上有容造而問曰儒者之學與道家養生之術有以異乎龍谿子曰一也而毫釐則有辨矣千古聖人之學不外于性命道家則有修性修命之術易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乃道脉也自聖人之道不明儒者之學與養生之術各自為說道術為天下裂而其說始長漢魏伯陽氏儒而仙者也作參同契以準易而法象生焉以乾坤為器以坎離為藥物以屯蒙六十卦為火候稱名引喻至不可窮詰而其微旨不出于身心兩字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四十五

乾即心也坤即身也坎離者乾坤二用神寓於心氣寓於身即藥物也二用無交無位升降于六虛之中神氣往來性命符合即所謂火候也而其機存乎一息之微先天肇基後天施化一息者性之根命之蒂也但吾儒之學主于理道家之術主於氣主于理則順而公性命通于天下觀天察地含育萬物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主于氣則不免盜天地竊萬物有術以為制煉逆而用之以私其身而不能通于天下此所謂亮釐之辨也明洲子儒者

也志於聖學有年而尤留意于參同契之說每為予談及校訛闡要津津然若不啻口出可謂精矣今年已七十而視明聽聰神氣不衰豈真有得於是也耶仲春九日值其懸弧之辰同會者將稱觴以進以予誤愛尤深屬一言以為祝夫人至七十昂羸藥耗卦數日消尤不可無修補之助所謂修補者一毫非有假于外近在我心不離已身抱一長生之本而參同之旨也所願吾子盡解外膠專志聖學益完其所未至廓然虛中不以思慮營擾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四十六

滑其心嗒然忘形不以動作煩勞累其身日可見之行也心無所滑則神常御氣而性自此可復矣身無所累則氣常攝神而命自此可固矣性復命固日應萬變而常寂然不斷長生而長生之道不外於是所謂深山之寶潭子無心者也若夫息息歸根默證玄理尤伯陽氏之密機予同學而未之能何日過予洗心亭還當請益用終究竟之說固交修之望也

壽何母沈夫人七慶序

嘗讀詩國風列夫人女子之事詳矣其言動有法當于禮而合于道者多公侯卿大夫之妃蓋王道行內教修好禮聞道佐其夫子以成德業化洽而俗彰是以福履用綏彌壽而裕詩人歌之以為美肆之樂宮以為世風仲尼著之以為經萬世不可廢也世教下衰學士大夫尚憾于道之不聞而况于閨闈之內婦人女子之習者哉若夫長育閨闈稟女士之行不藉讀書多識而有聞道好禮之實是古之公侯卿大夫之妻之所難而學士大夫之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四

四十一

所不可及也宜其書之于用咏歌嗟嘆之不足而仲尼之所欽歎與以予觀于何夫人之德行有周人之風其于仲尼之教庶幾為不畔矣夫人出自蕭邑沈之名族及笄歸於阮溪公佐公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周旋贊翼雖公力學好修有以自成而倡之而夫人克相之力不可誣也夫人淑慎敦默勤于閨內之務其裨身不為矯飾雖女子葵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咲嚴于祭祀四時饋奠條器具修必致其潔事太夫人虔而有禮

和柔靜密尤善處嫡庶之閒溥惠泯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待諸子若女慈愛懇至而不失于訓治家積累絲粟能澹泊樸約于既貴之後至于周貧恤孤脫簪鬋珥以濟之有所不靳其于族里雖襁褓瑣縷遇之未嘗有忽其于姪戚之黨雖踈遠之姻歲時栗棗羞脯之問厚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夫人有德于我其姻戚皆曰夫人未嘗失禮于我備觀夫人言行之詳無一不合于道稽諸風入葛覃采繁樛木小星美德懿行而膺壽與有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四

四十二

光焉蓋其天性有聞非特阮溪公德之所倡與教之所成也予于此益羨夫人之士行根于天性盎然出之而世之學士大夫彌為聞人反若有所不能及者矣季子應吉夫人之子婿也知夫人之德行為甚詳仲春十有一日為夫人七十懸帨之辰予不佞志于仲尼之學故樂道其懿載之歌詩以為世教風因以卜其壽履之無窮也乃歌曰坤德弓洋洋含光冲穆兮合于無疆龍之書兮鳳之章披瓊佩兮登高堂又歌曰春日兮載陽景翳翳兮

淋氣揚陳綺席兮霞觴蘭蓋秩秩兮祺壽而康

章母楊太君八十壽篇

今夫贈人以言者其父母一德也事重父則畧母而女顧并優之或男子非不優也然於事則優之矣而課事則或弛之乃女子優之矣而其於課事也又復勤之則優之之效不在男子而在女子矣蘇允明之於教子也非不優也然志謂其母程太夫人者能口授二子以書至所督課亦復多稱程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四九

夫人者此優之之效不在男子而在女子也明矣假今當時有欲書其事以為蘇氏贈將以詳歸允明而以畧歸程夫人耶必不然矣吾鄉章太君為潮陽令楊毅菴公之孫楊固會稽望族也而毅菴公既以名宦著其鄉其行誼復稱長者當其始教太君時務令兼通書而習禮而備稷間章氏又會稽望族也太君歸畏齋君章氏一門靡不賢太君者而太君業以知書故遂口授書於其子三人曰克中克誠允恭省積十餘年無一人敢先昏鷄而

獲後晨鷄而興機杆軋札與唇吻伊唔聲相答和

過者聞之無不傾耳却履相與嘆賞而後去太君又性不喜重味然每脫簪令童子荷擔而入市歸充庖俎者非以供化甫輩師即其所畏事者之友也以故三子並俊先名庠序中而允恭則又自舉子外善為古文詞有志于學父之又問道于余余時已踰耄矣竊嘗疑之魯文伯出學而歸自以為成人矣及其母敬姜責以成王周公之道文伯乃始擇黃耄倪齒之人而嚴事之為之引衽攘袂而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四

五十

親饋允恭之師我也晚而執禮也恭而我適耄也又太君者固菴菴其子之師友者也當是舉也豈太君使之然耶至是太君年八十矣其子輩子錫甫允暉甫者若干人將請予言以壽太君噫文伯之母傳數千年者無他也在成其子謹擇師取友而已矣誠若是將何物以擬太君壽耶

報恩卧佛寺德性住持序

蘇郡有報恩卧佛寺建始於吳燧於唐錢氏有國即故址而新之寺有塔起於梁高十二層前釋伽

殿後為卧佛閣建炎之難亦燬為燼元豐重建所
存者九層即蘇文忠公捨銅龜以歲舍利者是也
在蘇城之北故俗呼為北寺云寺有五院為浙右
名藍其塔後望天目前矚太湖東南巨鎮也正德
壬申夏閏五月復燬於火相傳火光從東南飛入
塔中須臾塔燼殿閣亦燼所存止大士一院劫數
也嘉靖甲子鄉之諸大夫士民始圖興復既乃延
請為衆所信禪僧性空及化主潘息俞賓誓於佛
前銳意修舉前後共得施金若干太府蔡侯助以
龍谿先生集卷之十四 五十一

謂昔以譏對塔說相輪今諸君身已至塔中所未
盡者最上一層耳去相輪不遠則何如因相與一
笑蔡侯謂予曰先生年逾七十半餉間西度登塔
而神不勞體不倦亦有道乎予曰昔嘗從陽明先
師遊登香爐峯至降仙臺絕頂發浩歌聲振林麓
衆方氣喘不能從請問登山之法師曰登山即是
學人之一身魂與魄而已神魄也體魄也學道之
人能以魂載魄雖登十仞之山面前止見一步不
作高山欲速之想徐步輕舉耳不聞履革之聲是
謂以魂載魄不知學之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履
聲鏗然如石委地是謂以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
而體舒魄載魂則體墜而神滯予以登山之法登
塔故庶幾似之若是夫既即此是學一切應感之
迹亦若是而已下復相與坐院中衆僧胡跪請曰
本山舊有住持擇行僧通教典者主之焚修接衆
總理諸務一寺之綱紀也寺廢住持亦隨以廢今
寺將興復不可無人以主其事予因贊之蔡侯以
為然盡呼寺僧數十人列跪階下目而擇之衆中

得一僧氣貌殊衆詢其名曰德性果為衆所推服立以住持委之觀者咸服以為神衆僧欲假重於予且欲聞所以住持之義復乞予一言以為左券予曰住持之名亦豈易稱循名稽實義不虛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佛也教典言之厄也焚修衆務節之末也得予所謂魂載魂之說始可以為住持也已未達為之解曰夫所謂圓覺者神之魂也教典衆務魂之應迹謂之塵能點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五十三

勞而主之者神也能以神用則魂常勝魄終日順應而恒廓然是謂背塵合覺一為應迹所纏塵勞所勝則魂滯於魄終日擾擾而恒冥然是謂背覺合塵背覺合塵者凡夫也背塵合覺者羅漢也無背無合超然平等無知而無不知者佛也更有最上一乘是謂妙覺非言思之所及也德性既任住持不可不通其義辭之登塔當以修行為第一步日親教典日事焚修日勤衆務不可以為厄言末節而忽之第一步行得穩實便是入圓覺之路頭

由凡夫可進於羅漢由羅漢可入於佛乘雖八層九層以達於相輪可以馴至樹教基續慧命振法門可不待外求而得始無忝大衆之網紀始不負上人擇任之盛心也書以勉之

卷之十四

五十四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門人

黃坤
賓禮原甫校閱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先師畫像記出於元宰存齋公官端時手筆先師始以平濠切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世所忌誣以持兩端之說竟奪爵公博采輿論參之獨見終始按覆畫破其說使久鬱之功燁然復表於世力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二

扶風規示之勸勵有補於名教不小先師忠誠懇惻出死力以定大亂不徇形迹不避利害無非自信此心公素信其學知其出之有本非襲取而倖成者也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桑愿下者貪黷奔競以為身謀不墮於空虛則流於卑鄙汚陋皆由忌者訾毀其學不惟不與其功且并誣其心事使士類昧於所趨無所勸勵其勢不驅入於三者之途不心表其功正欲明其所學以見儒者之作用而示之的此公憂世之心也先師嘗語

人曰吾於平濠之後致知格物之學愈覺明徹良知不學不慮天植靈根無間於聖凡人人所同具但不能實致其知率泥攪和自滑其靈所以失之大都世間毀譽利害不過一身榮辱一人得喪吾所遭謗搆以黨逆無將之惡名蒙以滅族無辜之隱禍幾微倏之際間不容髮若不能自信其心畧為形迹所滯機稍不密則失身根稍不真則債事晦而明曲而理種種苦心只好自知自信意之微眇口不能宣而况於人手此先師動忍增益之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二

實學所操愈危所履愈熟所藏愈密所動愈神吾黨於此可以窺聖之微矣公首以像記授門人呂生需因以視予不肖久辱公交誼此志相應爰綴數語畧陳梗槩壽梓以傳見儒者有用之學亦所以廣教云

跋名賢遺墨湯語

廷尉鳳洲世丈出我朝名賢遺墨一卷示余自學士宋公景濂至贊善羅公達夫凡若而人余展玩再三中有太宰海石公先師文成公書各一紙

一宮詹時所作一考功時所作皆真手筆也其他或識或否知皆非偽或以德義或以勲業或以辭章所尚不同皆一時名世碩儒蓋以人品之高而傳非徒區區以書之工拙為去留也世又謂物之可傳也在彼而不在此誠名言也先師嘗論運筆之法運肘為上運腕次之運指又次之以虛為用虛始能運實則不能運也予平生未嘗學書而頗志於學蓋不雜學故精恐有所分也昔之人因舞劍器悟運筆意予因運筆悟學道之方彼此所悟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三

大小不同其為用虛一也智者當知所以自擇矣因世文索致跋語書以貽之

跋徐存齋師相教言

嘉靖歲乙丑春予赴留都同志之會學院楚侗子出示羅寧國所紀元宰存齋公教言一編予得受而讀之京師舊有同志之會邇年以來漸致闕鬱時使然也公首命述職諸司及計偕諸士凡同志者先後大會於靈濟宮時以直廬不能出屬宗伯李公少宰朱公中丞毛公分主會事用書程伯子

定性識仁二書示衆使之更互究繹錄以就正此其荅問語也夫學莫要於見性性者心之生理萬物之原其同體於萬物乃生生不容已之機不待學慮而能所謂仁也此千聖以來相傳學脈先生揭以示人可謂得其要矣是編發明無非此義其曰仁人心也心最虛靈虛謂大公靈謂順應良知者即此虛靈之發見識仁原只是良知自識若說識仁之要在直信良知尚未合一未為直截簡明精義無二蓋必有事即是致良知即是全此虛靈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五

四

之體知得忘與助者良知也勿忘勿助者致知也此其存之之法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舊習未除却須存養此心書中分明說破非公洞悟性宗深識仁體不能為此言一時風動之機殆遍寰宇明道術正人心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此公舊得朋於南野歐陽子孚愛最久與聞陽明先師良知之說契悟最深而又加以深造自得之益故言之親切一至於此澄然兩忘渾然一體蓋庶幾之矣不肖入山既深志慵年邁無復有

補於世而生平求友一念若根於心不容自己愛
念疇肯受公教益非無交之言喜聞盛美樂為之
道僭次一言於簡末固天機神應一體傾慕之情
也所願諸同志際斯希有之會務去舊見相與蕙
志懋學實致其良知盡性體仁以會歸於一始不
負公主盟章教之心其於千聖絕學之傳庶將有
賴焉爾

私警錄后語

奕之譜畫之粉本皆國工之所不廢然徒譜且於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本已也而於臨枰展素之際顧悠悠焉則固矣惟
儒之於筆記也亦然知乎此則為妙契疾書為訂
頑而為橫渠氏之苦心不知乎此則為續經為擬
易而為文中子雲氏之獵名毫釐之辨也李侯生
平從事於學不少間斷其發之於政也皆學之餘
是以其於筆記也往往從一念之微以至於白晝
之顯昏夜之幽盡古今人已之際其得失可否與
善可法惡可鑒者靡不條綴而目引哀然成書其
門人遂取以鐫而屬予為之言夫子惟驗奕與畫

之未雖不純取譜與粉本以為衡而亦不能純然
於譜與粉本之外今觀李侯之筆記其於譜與本
也可以稱工矣其在儒也為張子而不為揚與王
也亦審矣雖然就譜與本而求備焉寧無免於意
見之為累而渣滓尚未盡融者乎此雖不害其終
為國工也而亦未免於入國工而未入神品者之
小疵也噫點睛而龍飛懸扇而犬蹶者又何人哉
此吾黨所交相警勉者也

雲間樂聚用後語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師相存齋公既約平泉中江諸公舉城南精舍之
會復示予手書曰者領教雖未及詳然使善聽善
受一言之下便可入道若持藐藐之心雖終日言
無益也此在階輩自用力自解悟而已接引盛情
不敢負更祈一言以申警策可謂虛受之至矣畿
不佞敢不仰承越中舊有小蓬萊會大都士君子
立身天地間出與處而已出則發為經綸思行其
所學以善善天下處則蘊為康濟思善其身以先
民未嘗無所事事若惟借冠裳假面貌輕肥蕩

恣役終身甘與草木同朽腐名為士沐實則凡夫之不如也可耻孰甚焉申六事之戒示有終也每月會期主人夙具約以辰刻赴會別治靜室焚香冥坐外息塵緣內澄神慮衆中啓請或證獨得或析群疑或徵諸六經四書以為折衷或參諸前言往行以為楷式或議論稍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待之毋致動氣求勝精神疑翕氣象冲和意超如也旁午就席酒行無筭間起緩步游目或命題賦詠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漏而忘返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七

文武張弛之道歛而不傷於滯恭而不失於矜只此是學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柱杖前非寓言也凡世間功名富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倖致若自己性命我所固有求即得之無待於外世人於不可倖致者念念不能忘於所固有者顧合之而不知求亦見其惑也已自聖學晦亡人失其本心一種似是而非之學流傳世間倚傍於名義揮霍於氣節以計筭為經世以知解為

通微甚至黨同伐異自以為公是非恣情混俗與以為同好惡塊攬羈絆不得自由雖在豪傑習躡其中而不自覺其所由未者漸矣陽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乃生身受命之靈竅其機只在一念入微使知有用友之地辭之赤日麗空而魑魅魍魎自無所遁其形也大學之道致知在格物人人有此良知不由於聞見只是不曾致得人生在世有喜怒哀樂之情有視聽言動之發有人倫家國天下之施未有無事之人物即事也終日營營只是不曾格得肯發心真為性命隨事隨物致此良知已是盡了大人之學可不待外求而得也昔之人有冒認他人墳墓以為祖宗非開棺滴血不可得而辨良知是干聖相傳滴血公案真假毫釐辨諸此而已衛武公年九十尚不忘箴警况吾儕乎凡我同盟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覩見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真成當面錯過可惜也已自今以始幸相與發簡為性命真心從事於致知之學時時握其機入其竅真心以動自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八

見天則使視聽不違其度喜怒不乖其節人倫上下遠近之交不失其宜自性自養自命自立或出或處做箇天地間脫洒光明大豪傑乃不為倖生耳且人生百年只如倏忽生死如晝夜寔知不免孔氏云朝聞道夕死可矣道無生死一念靈明照徹千古生死隨緣不作有無二見可以死者以其放下無復牽帶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也誰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從前種種嗜嗜好未了之心等於夢幻空華便須全體放下攝心歸一幹

龍谷先生全集

卷之五

九

辦末後隨身一著免致臨期措手不迭同心之願也諸君果能如武公之好學愚也敢忘國士之交傲始信此會之不虛耳

書耿子健冬遊記後語

無欲之謂仁仁人心也良知者心之明覺一體之仁也伊尹天民之先覺者也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破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體故也而其機原於一介取予之不苟夫人心無欲則明有欲則昏貪者欲之滋也惟一介取予之不苟而後

能無欲無欲而後能不貪不貪而後能與萬物為一體一體者心之明覺其機自不容已非有所強而然也一塵盪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世之人謂一介不足以累心視為小廉曲謹漫然不加之意亦幾於自誣矣苟不識仁體徒屑然取必於形迹之間以自矜飭謂之小廉也亦宜予讀子健辭值語知子健有志於仁蓋自不貪始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必如此而後為先覺必如此而後可以覺人必如此而後為志伊尹之所志若曰人必大有

龍谷先生全集

卷之五

十

所貪而後能真不貪以此易彼尚為有所強也強則非仁矣夫不容已者仁體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此魯男子之意也伯兄楚侗子廬仁之說使聞而存之用為考鏡復屬言於予以輔厥志爰走筆貽之雖然楚侗子非湯有所屬也藉以抗法於予有深省焉所謂錫類之仁非耶敢不再拜以受

書廬野永思卷後語

予讀廬野永思卷若有以啓予者廬野自幼有志於學事親以孝稱於宗黨明經歲薦揚於

大廷因念翁東崖君在家亟歸侍養東崖君
謂選授休寧邑博未期聞訃而歸痛不能以祿
乃築廬塚旁晨夕哀毀三年如一日邑大夫錄其
行移文銓部而名益彰茲復以母命起補吾越郡
博於子為有聞謬以址面之禮相加子雖不敢當
而廬野惓惓已好學之志則不欲以相負也相
知者嘉其純孝之行為廬野永思卷以慰頌之鄉
人黃子同宦遊於越既為之序復屬予一言以輔
其志予惟虞廷十六字說者謂開萬世心學之源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而其本則在於孝親一念孟軻氏發其蘊曰大孝
終身慕父母言永思也是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
也一者一此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廬野子果
有志於學即從一念入微取證便是入聖之基無
待於他求也夫孝根於心非可以名覲也稽於行
非可以力索也徵於久非可以偶襲也所謂孝者
一出言不忘父母一舉足不忘父母事君不忠非
孝也交友不從非孝也執事不敬非孝也於此自
考不忘此一念力而行之以終大業於學思過半

矣勉之哉

易測授張村學

村學子早年與聞良知之教有志於學中年志分
於舉子之習未能專業以需其成慨流光之易邁
惕然興懷乃繪象為隱者之服徵言於子曰益也
受教以來學易有年昔人謂五十而學可以無過
今年近六十矣業不加修而過日多其於四聖精
微之蘊先天後天之旨未免泥於言象茫乎其未
有得也魏伯陽氏邵堯夫氏二子皆深於易者也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魏有鼎器藥物火候之說邵有天根月窟之說皆
未之深究幸先生明以告我以輔成所志庶不為
幸生耳余惟心之精神口不能宣舌不能超於象
外徒欲以言求窺四聖之蘊不可得而測也無已
姑陳其崖畧吾子自取證焉昔者伏羲氏之作易
也首列乾坤以發天地之秘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坎離者乾坤二用陰陽之變也四象以下六十卦
陰陽所變之節也周天之度也故曰易以道陰陽
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近取而得之不越乎身心

兩字而已心即乾之陽也身即坤之陰也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即坎離之交也神氣之往來即六十四卦周天之法象也寂然不動者先天之體感而遂通者後天之用寂而感即體而用行焉感而寂即用而體存焉一也變動周流不可以典要而執思為而得是故身心之外無學矣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準易為萬世丹經之祖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以坎離交媾為火候皆寓言也究其竅妙不出於心息相依之一言心之依息以神而馭氣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五

十一

也氣之依心以氣而攝神也神為性氣為命神氣渾融性命合一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長生之訣也世之假男女為鼎器藉採取為藥物認烹煉為火候皆邪偽小術非所以評於大道也復者陽之反也姤者陰之過也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乾陽之盛也而發生始於復故謂之天根自一陰之垢積而至於坤陰之盛也而寄藏始於垢故謂之月窟復垢者陰陽消息之機也知復而不知垢則陽浮而根不固

知垢而不知復則陰滯而機不圓知復知垢循環無窮天地迴旋陰陽變化邵子竊弄造化之微權內聖外王之學也嗟嗟易學之不傳也久矣自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旨而易道始明不學不慮天然靈竅其究也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其機不出於一念之微良知之主宰即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良知先天而不違天即良知也良知後天而奉時良知即天也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伏羲之畫象此者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五

十四

也文王之辭彖此者周公之父效此者也孔子之易贊此者也魏子謂之丹邵子謂之九致良知即所謂還丹所謂弄丸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乃四聖之密藏二子之神符也世之學者不明良知為德性之所固有乃以知識為良知謂良知必由見聞而得是猶病目者不務服藥調理以去其昏翳悵悵然求明於其外可哀也已子既早有所聞惟在自證自悟握其機窺其竅以終遠業使師門一脉得有所傳方不為幸生耳余之托於

隱也久矣無復有用於世昔人有云夫子之道大
天下莫能容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是以相樂
此吾與子終身相期之志也因書其冊而授之且
以為左券云

圖書先後天跋語

中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西
之會適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講之所使
君因偕諸學博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室
晨夕聚處顯然默悟頗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十五

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予斬予一言以發
其旨并置二冊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義各歲一
冊以為通家傳世之符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本
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
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
不知逆則蕩知逆而不知順則滯一順一逆圖書
之法象也先天寂然之體後天感通之用寂以神
感感以藏寂體用一原性命之宗也順逆相承有
無相生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見其

炯然者不容以自昧自當從心證悟從身發明以
仰成天之所以生我之意所謂以造化為學也使
君念之哉

明儒經翼題辭

杜子質篤志好學久從予遊與聞師門宗要其於
六經之義博而求之恍然若有所契乃集師說及
同門諸君子與夫明興諸先輩之言有契於經旨
者裒而聚之釐為若干卷予聖之學脉若有所待
而明也其用心亦良苦矣梅子純甫題為明儒經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十六

翼貢于玄畧既為之序而復執以請正於予予聞
之師曰經者徑也所由以入道之徑路也聖人既
已得道於心慮後人之或至於遺亡也業之於書
以詔後世故六經者吾人之紀藉也漢之儒者泥
於訓詁徒誦其言而不得其意甚至屑屑於名物
度數之求其失也流而為支及佛氏入中國以有
言為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見性至視言為
葛藤欲從而掃除之其失也流而為虛支與虛其
去道也遠矣予嘗謂治經有三益其未得之也猶

其說以入道有觸發之義焉其得之也優游潛玩
有栽培之義焉其玩而忘之也俛仰千古聖人先
得我心之同然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存乎一念
之微所謂學古訓而有獲非耶善學者隨其根器
之大小學力之淺深求以自得而不流於虛與支
之失其與聖學也庶幾乎為之詞以遺之

莘疇記跡題辭

宋慶士張公德煥平生敦信義務名節隱居樂道
以吟咏自娛別號莘疇志存尚友耻於仕元甘為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十七

宋之遺民觀其自書記跡卷可知也慶士自為祭
文自撰墓誌自囑遺訓要約懇惻不為綺語幾於
達生其崇尚友之志堅不仕之節出之有本非徒
意氣激昂而已也裔孫憑苦志力學久從予遊出
是卷斬一言以為重予讀之知其日履之槩手澤
尚存回題教語歸之此張氏傳家之珍自足以重
無待予言而後重也

法華大意題詞

吾人讀書為學須先明大意既得然後細繹

可從而理若着意精微墮在瑣碎窠臼裏與義相
離大處反失非善於學者也孔明讀書惟觀大旨
曾點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雩之間古人之學可
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以啓予者太
虛為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浦訪太虛故居
得此卷於石洞中見其詞近而旨遠意在掃去葛
藤欲人於言前薦取向上一機以悟為則可謂全
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泉月泉讀而珎之經凡
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品略為全補付玉徒刻布
叢林而索予題詞以道其所因予惟經中大意須
從言外悟入譬之因指見月非執指以為月也白
沙嘗贈太虛有云年來雖闢蓮花教只與無言是
一般亦善名狀若復向疏中覓取大意非惟失却
經旨亦增葛藤矣一以為人天眼目一以為鬼神
茶飯讀者善處證焉可也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十八

葦航卷題辭

達磨泛重溟入中國投梁不契折葦渡江慶於魏
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既曰廓然無聖所證

又何果耶達磨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珠破六案
具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為了義則前所說
之法尚為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參之神光服勤九年
覓安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動矣尚以為小
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
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陽和二君歲晚
遊戲叢林至虎跑時葦航講師演華嚴鈔發明空假
中三義頗悉聽法者眾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
夫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禪律講也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十九

心悟為禪身證為律口演為講或依實施權或乘
權顯實普應羣品皆屬建化門故道則一而已於
此參得透悟得徹即空即假即中即一即三即一
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
未曾說著一字猶如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
性之宗不然其說愈繁去道愈遠祇增紛紛葛藤
耳二君皆有偈乞予一言弁首辨表葦航殆有取
於折葦之義故述達磨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
後一為調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
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
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
簾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
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
為假息後為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為入門使心
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調息與數息不同數
為有意調為無意委心虛無不沉不亂息調則心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廿

定心定則息愈調真息往來而呼吸之機自能奪
天地之造化含煦停育心息相依是謂息息歸根
命之蒂也一念微明常惺常寂範圍三教之宗吾
儒謂之燕息佛氏謂之反息老氏謂之踵息造化
闔闢之玄樞也以此徵學亦以此衛生了此便是
徹上徹下之道

自訟長語示兒輩

隆慶庚午歲晚十有二日之昏候長兒婦廳簷積
薪起火前廳後樓盡燬僅餘庖湑數椽沿燬祖居

及仲兒側厦季兒廳事之半賴有司救讓風迴煇
息幸存後樓傍榭及舊居堂寢所藏

誥軸神厨典籍圖書及先師遺墨多入煇燼中所
蓄奩具器物服御儲侍或壞或燬一望蕭然古德
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以致於此更復
何言夫災非妄作變不虛生古人遇災而懼滄雷
震恐懼以致福震不於其躬於其鄰畏鄰戒也今
震於其躬矣豈苟然而已哉不肖妄意聖修之學
聞教以來四五十年出處間忙未嘗不以聚友講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五

學為事寢幽寢昌寢微寢者岌岌乎仆而復興海
內同志不我遐棄亦未嘗不以是相期勉自今思
之果能徹骨徹髓表裏昭明如咸池之浴日無復
世情陰霽間雜障翳否乎廣庭大衆之中輯柔寡
愆似矣果能嚴於屋漏無愧於鬼神否乎愛人若
周或涉於泛憂世若亟或病於迂或恣情徇欲認
以為同好惡或黨同伐異謬以為公是非有德於
人而不能忘是為施勞受人之德而不知報是為
悖義務計算為經綸則純白不守任遂憶為覺照

則圓明受傷甚至包藏禍心欺天妄人之念潛萌
而開作但畏惜名義偶未之發耳凡此皆行業所
招鬼神之由鑿也

平生心熱率於多情少避形迹致來多口之憎自
信以為為天下非之而不顧若無所動於中自今思
之君子獨立不懼與小人之無忌憚所爭只毫髮
間察諸一念其機甚微凡橫逆拂亂之末莫非自
反以求增蓋之地未可槩以人言為盡非也

素性好遊轍迹幾半天下凡名山洞府幽怪奇勝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五

之區世之人有終身羨慕思一至而不可得者予
皆得遍探熟遊童冠追從笑歌偃仰悠然舞雩之
興樂而忘返是雖志於得朋不在山水之間不可
不謂之清福自今思之所享過分豈亦造物之所
忌乎固不敢以曾中丘壑自多也憶昔承乏武選
時六科給事中戚賢等因九廟火災陳言會疏
進賢退不肖謬以區區為賢推其學有淵源宜列
清班備顧問輔養君德不宜散置即署所指不肖
皆據權位有勢力之徒時宰方作惡講學乘機

旨斥為偽學小人旋加禁錮稽之往鑒若非
聖世所宜有然在區區則為深中隱焦亦不敢以
程朱往事叨冒自委也

名為聖解實則未了凡心名實未副其誰與我所
自信者此生尚友之志與人同善之念孜孜切切
若根於性不容自己海內同志亦多以是信而原
之愛而歸之或見推為入室宗盟將終身以性命
相許庶足以慰心耳

夫弭災之術有三或強而拒之或委而安之或玩
而忘之然而其歸遠矣學貴着根根苟不淨營於
中而捷於外是強制也其能久而安乎上士以義
安命其次以命安義動悉增益以精義也若以為
無所逃而安之豈修身立命之學乎吾人以七尺
之軀寓形天地間大都以百年為期中間得喪好
醜變若輪雲特頃時耳生時不曾帶得未死時不
能帶得去皆身外物也倏聚倏散了無定形消息
盈虛時乃天道自達人觀之此身為幻影日改歲
遷弱而壯強而老形骸榮瘁且不能常保况倏然

身外之物役役然常欲據而有之亦見其惑矣世
固有不隨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倏仰千古有足以
自恃者不此之務徒區區於聚散無定之形以為
欣感亦見其惑之甚矣予為此言未敢以為能忘
亦習忘之道也

因此勘得吾儒之學與禪學俗學只在過與不及
之間彼視世界為虛妄等生死為電泡自成自住
自壞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萬變輪迴歸之太
虛漠然不以動心佛氏之超脫也牢結世界桎梏
生死以身殉物悼往悲來感風然若無所容世俗
之芥蒂也修慝省愆有懼心而無感容固不以數
之成虧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喪自傷內見者大而
外化者齊平懷坦坦不為境遷吾道之中行也古
今學術毫釐之辨亦在於此有識者當自得之
不肖年逾七十百念已灰潛伏既久精神耗血無
復有補於世而耿耿苦心惕然不容自己者有二
師門晚年宗說非敢謂已有所得幸有所聞心之
精微口不能宣常年出遊雖以求益於四方亦思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世三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世三

得二三法器真能以性命相許者相與證明領受
行此一脉如綫之傳孔氏重朋來之樂程明與
立之嗟天壤悠悠誰當負荷非夫豪傑之士無待
而興者吾誰與望乎夫經以明道傳以釋經千聖
傳心之典也粵自哲人萎而微言絕六經四書之
文扼於秦火鑿於漢儒之訓詁淆於後儒之臆測
附會道日晦而學日荒蓋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
先師首倡良知之旨闡明道要一洗支離之習以
會歸於一千聖學脉賴以復續夫良知者經之樞
龍麓先生集卷之五
道之則經既明則無籍於傳道既明則無待於經
昔人謂六經皆我註脚非空言也不肖晨夕參侍
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叩請印證面相指授忻
然若有契於心儀荆雖遠馨效尚存稽諸遺編所
可徵者牛纜一二哀守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
後將復晦師門之罪人也思得開闢却掃偕志友
數輩相與辨析折衷間舉所聞大旨與義編摩纂
輯勒為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
脉是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所幸良知在

人千古一日憫予倦倦苦心將有油然而應禽繁
而相成者豈徒終於泯泯而已哉知我者謂我心
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嘗聞之堯舜而上善無盡
孔子後心以後學無盡武公老耄尚不忘箴警古
人進道無窮之楷式天之所以警懼於我正洗腸
滌胃陰陽剝復之機殆將終始尚友之志同善之
心而玉之成也苟訟不由中復籍以為文過之罔
是重見惡於鬼神也豈忍也哉湯書以示兒輩庶
家庭相勉於學以蓋予之愆亦消災致福之一助
龍麓先生集卷之五
也
自訟問答
予既以火災自訟或問於子曰孔子云吾未見能
見其過而內自訟者難辭也今觀長語是古人未
見而今見之也古人之所難而今反易也何居予
曰否不然夫所謂過者無心而致之者也過而自
訟不動於意天然之勇也有心則謂之故故斯惡
矣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原心之法也聖賢之
學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過而憚改斯謂之

惡震無咎者善補過也震者自訟之謂過則可以善補而復若夫有心之故則必革而去之而後可以復於善故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辟之寶鼎之實雜膏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為否必顛以出其否復還空體而後可以無咎此革與復之義也孔子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地萬物如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備於吾身無大小無善惡無弗愛也而未嘗有彼我之分較計之私故可以免於惡

龍駱先生集 卷之五 廿七

而過則不能無也仁者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見之更也仰之而日月未嘗有所傷以其無心也今之人昧於自反不能以無心應物認故為過陷於惡而不自知其自恕亦其矣顏子得屢空之學當自立於無過之地惟務自反未嘗得罪於人而人自犯之故曰犯而不校此顏子大勇也若先違罪於人人以橫逆加於我乃其施報之常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焉得謂之犯有孟之自反而後可以語類之不校學之序也孔子所謂未見其

喪予之嘆曾子追思之情乎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蓄為外物不以動心似矣若累朝誥軸列祖神厨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乃人倫之所重人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也予曰然 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敢不貴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茲益恭謹祥於孔子子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乃其世德之積慶未必專以三命存亡為重輕也於此輕一分便是慢君之心於此重一分便是微寵之心此可為知者道也士夫告身冀以傳後子孫不肖不能自守至有鬻為衣食之資者所貴果安在哉神厨被燬誠為不幸古有造室新主之禮宗祠苟完真主妥靈亦以宜不孝之罪也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葉瓊藏一朝灰散固為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倍宜齋養况別有用心處非復守書冊記故事之時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所讀何書魚兔苟獲筌蹄可忘於此參得透

龍駱先生集 卷之五 廿八

得下得其不可傳之秘六經亦糟粕耳 先師聖
賢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爪也愛惜之意豈與人殊
因念至人心畫原從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不
能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有得
其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得其髓何惜其
他若徒以為墨妙襲而珎之則與玩器等耳奚足
多哉

或曰先朝偽學之禁遭此者為伊川晦庵主此者
為章惇韓侂胄善惡較然不待辨而知也嘉靖初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廿九

年時宰忌陽明夫子之功并毀其學嗾給事中章
僞等論列指為偽學出榜行禁中年時宰作惡講
學乘機復有此舉師友淵源共罹學禁人以為異
此等名彌豈 聖世所宜有章韓何人甘心效之
可謂不自愛矣元祐之禁表章於慶曆之朝乃者
言官建白頌其功并辨其學賴聖明賜免世襲封
爵且議從祀千載一時正在今日子不惟不以為
幸反若有所深懲者豈人情乎子曰道之行止學
之顯晦幸與不幸自有天數此至持世教之責非

吾人所敢與知竊念人之為道非偽則真非小
則君子間不容髮吾人欲求為真君子必有不慍
屋漏之功而後能及此今固欲學而未之能也
明旨所諭深中隱隱所謂揚於正庭正吾黨震懼
修省之時誠不敢以往事自解也

或曰子以災變之來由行業所招似矣何至自訟
以為欺天妄人無乃過為貶損抑將以此示教云
爾也子曰不然禍莫大於包藏惡莫重於欺妄明
白顯露可得而指者謂之陽惡潛伏曖昧不可得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而指者謂之陰惡陽惡根淺而禍輕陰惡根深而
禍重欲與造化爭巧尤鬼神之所忌也惡有陰陽
善亦有陰陽為善於人所見者陽德也為善於人
所不見者陰德也根之淺深福之輕重各以類應
不可誣也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吉凶禍福
存乎一念之順逆無不自已求之者夫天道至察
不可欺徒自欺耳人心至神不可妄徒自妄耳非
自欺則為自慊非自妄則為自誠善惡之機間不
容髮世人不知自反昧昧焉肆為欺妄辭福取禍

而不自覺反以予言為過情奉思耳矣有諸已而
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藏身之怨也古德云自
已無縛方能解人之縛教人之法亦反求諸已而
已非可以言說喻也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言
為非可謂得止謗之道矣學樹不明交道日衰世
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為善者
懼可為世道惜也子曰不然心迹未嘗判迹有可
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士人謗先師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三

以為雖講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先師聞之曰此
士人非謗我乃見稱也古之人志於功名則不動
心於富貴予雖日講聖人之學少有不謹墮落富
貴之念或時有之况功名乎蓋其心尚有所未能
信也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
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
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不肖今
日自反亦若是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豈
敢以為謗而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未

免以彌縫毀譽為是非故迹易疑交道日衰相與
者不肯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謗易興此誠可為
世道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為
貪謀事不中而不以為愚戰敗而不以為怯受辱
而不以為無耻蓋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文母知
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哉在
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不敢以
此望於人人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三

或曰名者造物所忘子之名重海內同志宗盟今
日之變或者天將以此示哀益之道也子曰有是
其名為實實况名實未副尤造物之所忌也故聲
聞過情君子以為恥如恥之莫如務實實勝善也
名勝恥也易太畜畜之厚謂之畜德以薦實也小
畜能畜而不能久謂之懿文德其猶有為賓之意
乎觀此可以知學易寡過之義矣
或曰山林行業異於市朝所享過分亦以為罪何
也子曰嗟嗟何言之易也山林市朝窮達異名古
之人達則為卿為相得君行道澤加於民窮則為

師為友修身以見於世由所遇之時不同禍福兼
所論也前云山林清福特世法論耳若論世法山
林之罪過於市朝積閒成懶積懶成病積病成衰
始於因循終於墮落吾見亦多夫不肖固折肱於
此者也若論世法朝市之罪更過於山林詩云惟
君子使媚於天子媚於庶人若非為上為下坐享
榮貴洪福受盡會有銷歇之時只如

先朝時宰得君二十餘年不可謂不專且久苟存
心於上下相業可以立致父子濟惡招權納賂銷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三十三

殘士氣浚竭民脂四海受其荼毒生前享盡紛華
死無葬身之地辟之覆錦於弈方其蹈錦之時已
履禍階但世人行險機熟只顧眼前情然視之不
自覺耳世間號為豪傑卓然思以自立者身履亨
途容舜修雅終歲熙然恃為可久若非究明生死
未去根因縱使文章盖世才望超群勲業格天錄
教到來轉眼便成空華身心性命了無干涉亦何
益也
或曰箕疇以富壽康寧為福果何謂也子曰富壽

康寧其機在於攸好德舜有大德故祿位名壽可
以必得被袵鼓琴若固有之一毫無所加飯糗終
身亦一毫無所減以其能忘也辟之萬斛之舟百
鈞不為重一羽不為輕其所受者大也吾人薄德
寡緣一切富貴名壽未免得此失彼如昔人齒角
之喻不能全享省得一分紛華生得一分福慧辟
之小舟不能重載苟不量而受必有覆溺之患蓋
未明於消息盈虛之道故也

或曰求法器所以傳道關與義所以傳經傳道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三十四

亦傳也此誠良工苦心其殆吾黨之思剛述之意
乎予曰非敢然也白首窮年無復有用於世師門
宗說幸有所聞會須服為終身行業學莫善於得
朋功莫切於好古求以輔吾之志徵吾之學庶幾
無負於初心云爾良知者本心之靈至虛而寂周
乎倫物之感應虛以遠變寂以通故其動以天入
力不得而與千聖相傳之秘蘊也世之儒者不能
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憑虛滯寂不足以盡天下之
變未免泥於典要涉於思為循守助發以為學而

變動感通之旨遂三漸漬積習已非一朝夕之故
今日致知之學未嘗遺典要廢思為但出之有本
作用不同不膠於迹天則自見是真典要不起於
意天機自動是真思為古今學術毫術之辨辨諸
此而已矣求友者舍此更無法器可得談經者舍
此更無與義可窺但世人聽得良知慣熟反生忽
易不以為恒言則以為異學轉輾支離將真金作
頑鐵用為可惜耳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為言殆為常人立教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五

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為而為恐不專以禍福為
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
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
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履禍福與常
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情以富壽為福
以貧夭為禍以生為福以死為禍聖賢之學惟反
諸一念以為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天仁人之致
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賤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
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

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無惡則無禍福
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為徒所以通
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為徒所以類萬物
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
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馬章矣噫安得
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天心授受冊

天心精舍門人陸生光宅所建後為尊師閣以予
久從陽明夫子頗能傳其晚年精義謬以此而之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五

禮屬予羣習四方同志共明此學其志可謂遠矣
又念羣處泛聚未免玩愒無歸擇其中質粹志真
終身可信托者八人相與焚香對越定為盟約而
吾兒應吉與馬出處顯晦遠邇聚散無常此志相
應務期不渝復屬予一言以輔遠業夫致良知三
字吾人保命之符精微潔淨不以一毫見解意識
攙入迺是日用本領功夫但吾人凡心習氣未易
融化明道見獵之喜十年未忘不可不懼也諸友
既定為終身之盟務須畧去形骸赤心相與見有

凡心未除習氣未消各宜隨時規勉或制於初或防於漸共置此身於無過之地方為潔淨精微之實學今日之盟不惟諸友以得所歸依為喜予亦深藉諸友以得所考證為幸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惟在共進此道各各自盡其心而已此心之靈各各完具無有授者無有受者一切煎銷凡習迺其助道資糧本靈之心原未嘗有所增損也古人謂父子兄弟不責善以責善歸之朋友者為不同志者言也若文王之於周公明道之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三十七

未得以私心阿所好也不肖謬為盟主托於諸友之上尤有懼心所望不忘箴儆共成交修之益此固一體之情也爰書以為左券

盟心會約

予覽盟心會約數條見諸友此生任道苦心樂虛受銳交儆懲小就且切切於原流授受可謂知所重矣未致嚴入會之條尤見謀始苦心慎選嘉種不使稂莠廁於其間正以保終也必如此而後此會為不虛舉必如此而後此學為有足徵不肖謬為盟主聊存餽羊以表諸友信心豈敢傲然自是不取啓助之益閣中跪起數語欲予嚴立師道喊緣惜神具見同心至愛古云師嚴然後道尊所謂嚴者反已慎終警戒恂慄以身為教用致敬學非徒容色莊嚴之謂也不肖性頗夷畧朋類易親過於任率漸流和混誠則有之此亦氣質未化之病古云心之精神為聖不肖年幾七十精神向衰誠宜愛惜保聚乃為愛人心切或致牽情過於潑撒而不自覺者自今以後一切應感務為簡約終身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三十八

打併幹辦一路無復紛於外膠所謂日應萬變而
心常寂然不敢不自勉也

冊付應吉兒收受

陽明夫子倡道東南傳千聖學脉予聞教悟入超
然遐覽自謂可以立躋聖地悠悠歲月四五十年
來徒抱空志業不加修而過日增誠為辜負此翁
今老矣海內同志聞風興起無慮千數百人真心
為道者亦未多得與中建立天心精舍羣聚來學
據所見在得同心者八人而吾兒與盟其間予喜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五九

而不寐者連日吾兒生時有奇兆從幼有遠志向
因舉業相纏尚不免有等待心今既專志向道不
為妨奪區區科第特其餘事予此生更復何望然
此非一時意興所能承當氣魄所能支撐知解所
能湊泊須辨箇决烈綿密久遠之志日求精詣時
時從真性流行念念弗忘以紹承千聖一脉之傳
母若予過時而悔方為幹蠱之子豈特為一家之
瑞天下後世尚將有賴也汝兄試兒資頗穎才亦
能辨但不免為世習漸染意向起倒性情頗欠和

平無翻然出塵之志從違進退只在一念轉機
間若得機緣相觸自懲自悟兄弟同心一變至道
孰得而禦之此尤吾之所望未知吾家福緣更何
如吉兒既信此學晨夕相觀當有薰蒸之助明道
伊川亦是人做莫將好句當讓與前人予得為程
大中尤有光耳勉之勉之

冊付光宅收受後語

與中任道之志甚銳親師樂友力肩千古終身可
信其無他於此學亦然有見但尚有欲速之心頓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四十

悟之想此件事不是賭性氣做的既立定千古之
志循序安分綿綿密密耐心做將去譬如登高大
槩望見此子會須從卑處起脚步耐心行將去
絕不可作高山想腳頭到来自有超然絕頂俯視
之期見當自別欲速則反不達急於求悟則反成
迷此是有志者通病與中振起一方是諸友樣子
相觀相養共進此道不患不到泰山頂上也

冊付炯德收受後語

粵自哲人云萎儀刑日踈與緒山子泊鄉中諸同

志深慮師門寡助並軀衆挽岌岌乎仆而復興綿
延以至今日僅存一線所望後輩朋興續承墜緒
何異渴之求飲晚得友於華升質性温怡志求向
生鑽研修證不為無見但未離見解尚滯言詮氣
微失之於弱未得全體透露今既與此心盟擔荷
不小果信得良知過時只役此并力深造以充大
業勉勉緝緝各充其量志當日強見當日遂大業
當日遠更無別路可尋討也

冊付丁賓收受後語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甲子

禮原資性敦茂少年發科即有志於古道不肯以
倍套自埋沒及聞良知之說志益自勵求所以為
學之方予曰致知之外無學矣良知者是非之心
其機存乎一念發一念而安即是發一念而不
安即是非安則必為之舉世非之有所不顧不安
則必去之得盡便宜有所不為方為實致其良知
方為自謙方能出得倍套禮原信之不疑時時請
事以求日新之益可謂勇矣惟久處天心共證遠
業方不負初志耳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復之自幼有志於學與儀鄉相交善及聞致良知
之說恍然若失歎然若以為未竟也遜志以求日
若有省以此心未得所養請問操心之法予曰操
是操鍊之操非執定把持之操也良知者人心之
靈體平旦虛明之氣也操心即是致之之功操則
存者隨時隨處鍊習此心復其本來活潑之機而
已不操則便泥於時滯於方心便死了故謂之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指本來真體示以操心
之非以入為存出為亡也以此便是常存他虛
明體段只是養心之法試以語諸儀卿固交修之
助也

冊付婁秀收受後語

繼實自幼從父瑞泉從予遊見其志趣冲雅頗授
記之已而出入紛囂淳朴漸散雖此志未變墮於
因循者若干年今年春仲赴會天真遂相携歷天
心涉雲間與諸友聚處相觀法深懲向來悠悠之
病惕然自奮與諸友結為天心盟約有終身擔負

之志可謂不忘家學矣。繼實天資沉泥微少疎爽，特達總是致知工夫未得圓融，然亦只得安分做漸修漸證，勿求速悟。久久自有透脫時，在僻之掘井及泉原非外也。

冊付雲鳳尚衮收受後語

予觀天心同盟八人紀壽元補及吾兒應吉皆新，羨心行者因與中許可予不欲阻，故與其進吾兒，向道之志頗切，尚少堅疑勉之可望也。紀壽根脚未清氣尚浮動，元補雖激發尚涉意，與皆未可。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甲三

以保終其責全在與中為之護持，時相勉揚使氣日沉意日懇，行持日密，同志信之益有所興起，方不負此一番承當。萬一少有差跌，人將指為兒戲，阻截向善之根深可懼也。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金波園中連日聚處，應酬見汝精神尚多散緩，未有歸着。因舉傳習錄中戒慎恐懼亦是念之說，以諭之。夫今心為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端，皆此一念為之主宰。念歸於

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領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妄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即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無念為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當。湏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證，不作些子漏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事時主宰常寂，自不至逐物無事時主宰惺惺，自不至着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冷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克周，辟之懸鏡。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五

甲四

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為障礙，纔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殼率則非善教矣。途中可將一切紛擾習心併歸一念，只携取傳習錄及會紀晨夕展玩體究字字句句反覆入心，到得精神平滿時，天下事自當迎刃而解，無俟安排也。此予一生料理學而未成，濱行叮囑之言，念不忘於懷，南還時更湏有以復我，只此是學，只此。

是孝無若伯魯之簡可也

北行訓語付應吉兒

汝此行應試途中朝夕起居須慎動弗妄作勞讀書作文之暇時習靜坐洗滌心源使天機常活有超然之興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此是日履課程讀書時口誦其言心繹其義得其精華而遺其蕪穢反身體究默與聖賢之言相符如先得我心之同然不為言詮所滯方為善讀書作文時直寫胸中所得務去陳言不為浮辭異說自然有張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四十五

本有照應有開闔變化成章而達不以一毫得失介於其中方是善作文此便是見在感應實事便是格物致知實學便是誠意實用力處讀書如飲食入胃不能游溢輸貫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如寫家書句句道實事自有條理若替人寫書周羅浮泛謂之綺語於此知所用心即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第一以攝養精神為主胸中常若灑然不掛一塵戒欲速欲速則不達業次及無頭緒進場十日前切忌看書拈弄文藝及將精神添

時時安閑靜默以無心應緣息思慮寡嗜慾則神自清薄滋味禁躁妄則氣自和優游含育如不欲戰北海之珠得於罔象只此是學積深而發自裕心明而藝自精臨文沛然一瀉千里所謂行乎其

既當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乃分內勾當也此子已試之方切宜勉之世人多以酒肉厭飲為養綏情昏睡為樂汨神亂氣反傷其活潑之機非徒無益害有甚焉且心不可以二用若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倉皇應酬寧有佳思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五

四十六

此世人之通病也切宜戒之人事不可不盡得失遲速有數存焉象山所謂務正學以言豈必皆天命之所遺主司之所棄安以待之不須將迎意必徒放心耳此為吾見舉業開此方便法門若大丈夫立遠志崇大業此身自有安身立命所在眼前區區得失非所論也

遺言付應斌應吉兒

我平生得箇恕字受用持已待人兩無妨礙恕便是保命符人心不平責人常過反已常不及便是

不怨自聖學不明人人失其本心世之所謂道
者未免從功利起根道誼裝綴枝葉耳雖在豪傑
非超然自信本心未有能脫其窠臼者莫親於父
子莫密於兄弟父子兄弟之間不從一念獨知處
覺照名為道誼只了得功利作用此是千百年種
來根子前所謂怨之一字便是我一生受用功夫
兒輩若信得及不但做人雖作聖功夫亦始於此
應斌性頗警直應吉性頗和敏皆未能脫功利窠
臼若善用之可免惡道師門致良知三字人孰不
聞惟我信得及致良知功夫徹首徹尾更無假借
更無包藏掩護本諸身根於心也微諸庶民不待
安排也真是千聖相傳秘藏舍此皆曲學小說矣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是吾體貼出來
吾於良知亦然此知常惺不昧及觀內照自有許
多未盡善處無暇責辨他人所謂強恕而行終身
無疑之道也我平生詩文語錄應吉可與張二舅
蔡前山整理中間有重複者有叙寒溫無關世教
者俱宜減省或量為改易務使精簡可傳毋尚繁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甲七

後所有天真祠宇產業是先師眷念棲神之所我
一生精神經營在此今皆廢毀思之傷心已再三
叮囑趙麟陽世丈俟蕭允隅軍門到任借重一言
必有興後之意且瑞樓亦將回家可與商確懇促
其成弗失機會應禎早世無嗣長婦寡居應斌又
未生子應吉可將長子繼晷過房為應禎後以嫡
繼嫡情理俱順爾已議及尚未舉行可即告廟行
事庶寡婦有依幽靈有主我心方自慰也我身與
女虛同體自去自來原無牽掛勿以我穀食能進
望我久住去來如且暮呼吸之間便成別境但應
斌宦遊遠方不及相見彼此亦未能忘情耳兒輩
得出身仕途我非不喜然非我深願更須將學問
理會發簡必為聖賢之志以父子兄弟為師友立
定脚跟檢飭收攝勿為種種世情縈染汨沒坦然
平懷謙恭和順勿作掩蔽計較利已妨人伎倆方
是一生受用處即便是善繼善述之孝也吾所言
特其梗槩百凡言不能盡在兒輩心體之而已
老翁龍谿書付應斌應吉兒作座右銘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五

甲八

若贊先生像贊也

志若迂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強才于于而若拙識
混混而若藏處世若汗若潔聞道若存若亡即其
見若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充其量若將俯
視萬物而不異於尋常壹丘幻身若且示之天壤
方臯神相若或眩於驪黃

黃松軒像贊

君之貌頤而長君之德晦而章君之壽祺而鹿菴
年服寵為國之光生於嵩山老於嵩山殆與黃綺
而頽頽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五
四十九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王汝舟濟 甫編輯
張 蔡士儀甫校閱

雜著

陸五臺贈言

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良知者不學
不慮存體應用周萬物而不過其則所謂先天而
天非違後天而奉天時也人心之體本無不善動
於意始有不善一切世情見解嗜慾皆從意生人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之根器不同功夫難易亦因以異從先天立根則
動無不善見解嗜慾自無所容而致知之功易從
後天立根則不免有世情之雜生滅辛擾未易消
融而致知之功難勢使然也顏子不遠復纔動即
覺纔覺即化便是先天之學其餘頻失頻復失則
各復則無咎便是後天之學難易之機不可以不
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舉世寥寥高者蔽於見解
卑者溺於嗜慾反覆相尋蓋千百年於茲矣自陽
明先師倡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千載不傳之秘

始有所續寢幽寢昌寢微寢著信而覺者殆遍滄
內亦可以見人心之同然機之不容自己者夫五
臺子天性剛毅家學淵源當事以來銳意擔荷以
千古豪傑為已任辭之神駒騰空莫可羈束適者
群鑑見忌得遂遵養動忍增益以培大順之基知
有所待也不肖趨會天心連床合併方以紐於所
膠為戒將益精所詣從事於先天之學世情見解
一無所汨於其中嗜慾非所與論也奮毅邁往之
氣日抵於和平見已之過而不見人之過見分所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六

趙麟陽贈言

麟陽趙子質和而毅素有志於性命之學臺端孤
鳳以直道鳴於時遵晦既久蓄極而通茲受
天子簡命以御史中丞總憲南臺世方以桓典之
馬朔州之鷹目之未足以觀其深也趙子之志終
始於學吾黨相觀而摩亦不能外此別有所規頌

也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尚依識神融
解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得生死毀譽好
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
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
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
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
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
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
直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六

泉溥博是真融解恂慄威儀是真莊嚴是非獨往
獨來超然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
脫不能成丹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為此
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
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
其竅不出於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
至命辟之明鏡照物鑒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
未嘗有所動也欽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
無倚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予於

子此生以性命相期同心之言不以頌而以規贈處之義也

陳體時贈言

子方卧病龍山陳子體時以念菴子折簡為贊訪予山溪草堂念菴述體時于憂患中有所悔悟新有以振之予因與之遊處浹旬知其從遊東廓南野諸公之門最久聞諸公之言最熟其於問學之大旨殆亦了然不為無所見及詢其受患之由乃或出於動氣泥於求勝之過且或拘於名義以毀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六

四

譽為是非往復較計在我有以致之而未可盡以歸咎於人也君子之學貴於自反乃能有得非寧神專志直心以動者不足以語此密觀體時之所行持其神尚有所未斂其志尚有所未一應感酬問之間尚涉依倣卜度未能盎然以出之是不可以不深省也夫神未斂則氣易以動志未一則勝心易以乘卜度依倣則名義之間適足以為真性之障而徒欲以區區虛見襲之辟之杯水以救車薪之火吾見其難也已動心忍性所以增益困衡

微發然後能作且喻所謂生於憂患者是矣體時試反而求之所增益者何物所作而喻者何道曩昔之所行持未能斂未能一未能盎然以出者何事其於諸公之言不徒領其大意而務求入其精微斯所見方實所悔悟方切省諸一念之獨知真是真非方有炯然不能遁其情矣予不肖不足以振子而千里就正之情與念菴子請命之意則不可以負姑為言之若是念菴與子行將有遠遊之期體時果能操舟以從更將有以証子且致予之交修也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六

五

南譙別言

相違二三年茲來南譙得與諸君相會聚觀諸君意味堆堆未有所發二三年間作何勾當向來承領話頭作何行持僕誠不肖無足為諸君倡然諸君亦未肯自愛觀體相違兩成辜負心竊憐之聞與諸君商及舊學見諸君憤然內愧惕然若復有所興起又知諸君之有意於不肖也即此興起正是善端之萌會須乘此端緒速與下手弗令間斷

之學全在緝熙始能底於光明若復堆堆度
後來光景無多聚散益未可期却恐竟成辜負
吾人本來真性又被世情嗜慾封閉埋沒不得
出頭譬如金之在鑛質性混雜同於頑石不從烈
火中急烹猛煉今其銷鎔超脫斷未有出鑛時也
吾人學問不離見在諸君既業舉子只此舉業便
是對境火坑種種得喪利害世情盡向此中潛伏
倚傍本來真性反被凌轢晦蝕古人云入見夫子
之道而悅出見紛華富貴而悅此正諸君臨爐交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六
戰時也夫舉業讀書是與千古聖賢上下議論以
求印證觸發原是樂事乃被世情攪和牽纏奪志
勞神翻成苦業非是舉業辜負人人自辜負舉業
良可慨也此等處猶為粗迹縱令脫去舊習專心
在冊子上理會只此讀書一事為義尤精不可以
不辨也吾人讀書譬如喫飯須令滋味消化游液
灌溉方益人若徒務貪多食而不化久久積滯
翻成食痞豈惟有乖攝養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
矣僕以不肖之身勞四方同志勸念茲來同南

玄天相與及旬晨夕觀摩自謂受益不淺間有質
言丈亦不以為非且自悔尚涉意氣未能徹底綿
密方圖永事以收桑榆之功其所望於諸君相與
求助之意亦復不淺夫真金只在頑石中然指頑
石為真金何啻千里真性離欲始發光明真金離
鑛始見精采諸君於此果能信得及便須乘此悔
愧之萌及時修省緝熙弗懈使真性時時發用流
行不復為世情之所蔽蝕方為戰勝者肥耳然而
學病虛言喻惟從好則不肖之與諸君熟宜努力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六
異時再見無復堆堆庶不竟成辜負也
水西別言
今日會中諸友先頃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各安分
限從見在脚跟下默默理會循序而進弗崇虛見
蕩滌凡心消融習態一毫不與蓋覆包蔽諸儒淺
深弗與稱量二氏同異弗與辨別論議未合更須
遜志虛心互相取益毋得動氣求勝一念靈明時
時著察教學相長實修實證弗求速悟水到渠成
自有逢源時在求悟之心反成迷也臨別諸友請

留一言為去後之警即述連日相證諸說列為數條凡我同盟弗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時時參對用為緝熙之助亦銘盤之義也

人之有志辟如樹之有根一切栽培灌溉無非有事於根吾人一切考古證今親師取友慎思明辨無非成就得此志即栽培之意也故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為學之序不循今限希慕高遠徒長虛見何益於學昔有人眾中論學謂學須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八

希天一士人從傍謂曰諸公未須高論且須學希士所謂士者有耻有為其次稱孝稱弟又其次必信必果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異凡夫自稱國王幾於無恥矣願且希士而後希天可馴至也一座聞之惕然有警此即虛見之為祟也

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態不與蕩滌掃除包裹成匿如將污濁留於淨甕中後雖投以甘露亦變成惡水蓋源頭不清到底無乾脫時不可不察也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未可輕議且其他得在

處效法修習以求其所未至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學問毫釐煞有關係大節日不得不與指破示人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在初學尤須深戒

二氏之學雖與吾儒有毫釐之辨精誼密證植根甚深豈容輕議凡有質問予多不答且須理會吾儒正經一路到得徹悟時毫釐處自可默識非言思所得而辨也

龍溪先生集

卷之六

九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無隱顯語默興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麼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凡朋友講學時有同異不妨自反默默虛懷相証庶為取益若有一毫執見不肯相下甚至動氣求勝縱見得是已失為學之本矣切須戒之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
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
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
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
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
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
秘藏也諸友勉乎哉

列言贈梅純甫

千古經綸之術雖至位天地有萬物所以感應之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機不出於喜怒哀樂四者而已故君子之學本諸
性情中和而其要在於慎獨獨知者良知也良知
者通徹天地發育萬物立此謂之大本行此謂之
達道致良知即是致中和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非兩事也若不務理會性情纔在氣魄才
智上承當湊泊能心勝見終然而起總使崇飾事
功鉤耀一世到底只是漢唐以後作用與聖人經
綸手段何啻瓠犀石不可不察也伯夷伊尹柳
下惠皆古聖人孟子以為不同道其所願學迺在

孔子何也孔子異於逸民自謂無可無不可然則
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此千古聖學毫釐之辨
吾人誦法孔孟將焉取衷哉為學須得機要方能
時動而不滯若不求悟入湯然欲從見解承接過
去所謂有可有不可者固泥於思為典要所謂無
可無不可者亦未免流於倡狂傲睨非所以立大
中而循天則也

顏子沒而聖學亡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傳
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何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十一

喟然一嘆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為善誘此悟後
語辟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於善
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
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卓爾則非虛也
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之後無虛無實無
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默識故曰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此真見也曾子孟子雖得其宗猶為可
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悟微涉有迹聖人精蘊惟
顏子能發之觀夫喪予之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

之曰聖學亡未為過也吾人從千百年後妄意千
百年以前公案何異說慶但恐吾人不能實用其
力以求覺悟又增慶說矣

每予過西水遠近同志趨會者無慮數百人其於
慎獨中和之旨與夫道術人品識見學力之同異
每每及之雖未能盡有必為聖人之志要之皆可
與共事者宛溪子鄉之白眉同志素所歸向出處
離合時有不同終當有稅駕之日曾無君子斯焉
取斯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子歸會同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別言贈周順之

粵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秋
順之累報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求所以請益因
與探禹穴躋龍山治迴鑑湖之曲負梅隱之故墟
尋蘭野之遺跡綯絳向相觀彌切而順之依依
默然若超然於名利之外不以所履者為已足而

以其所造者為未至方自視歆然也復送之西崖
延訪隱淪將窮三江五湖之勝翹然遐覽寄興益
幽蓋非徒區區山水間而已也出關止宿於湖墅
山房偶舉教典名利行道四不住之說若有以啓
予者夫不住於名利者豪傑之所能不住於行與
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倡士解
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
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為千百年漸染以人
身論之自少至老為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繁求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况於行乎而又
况於道乎順之天性冲毅耻累於習染志於聖學
者有年行履卓然已有聞於時而且過為貶損引
慝歆然以未得聞道為憂是豈直不住於行其
道也蓋亦幾矣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其極淵
然而寂若可即而非以形求若可知而非以知索
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求則為忘形
形非以知索則為忘知之知非以力強則為忘
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況

住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
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
漬薰多蒸淫乎心髓循景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
感順逆之間稱譏交承之際未免矯揉持飾顧忌
調停出於有所為而為者皆習染之為累也向在
水西亦曾言之兩年之間作何體會若非深察而
默為之證所謂超然者未免終涉於興而歛然者
終未能有以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為則以遣累
為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

龍谿先生集 卷之六

十四

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予不
肖妄意聖學蓋亦有年因循受累業不加修而道
日遠多過以來頗知省惕思以求入於悟而未能
也惟是一念求友之心若不容於自棄故以千里
遠來之情亦若不容於自默其所以切切為順之言
者雖非悟後語庶幾同心之助彼此相益之義也
然則吾人將何所求哉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
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
幾微無所因而入遣累之說亦筌耳辭諸夢之

醒曾有假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
之學但恐未離夢說耳果能真醒諸夢將自除又
何習染之足累乎所望堅志弗怠益篤其所履而
深其所造期於悟而後已使天下將因而益信其
所學余亦庶藉此以免於夢說之罪也

別言贈沈思畏

思畏從予遊十七年所其於慎獨研幾等說聞之
已熟雖合離順逆之迹靡常每詢諸相與之交知
思畏未嘗一日不在於學此志未嘗一日不相應

龍谿先生集 卷之六

十五

也前年以御史清戎入閩予贈以傳習錄思畏於
戎事之暇開養正書院檄八閩之彥數百人群而
教之刻傳習諸錄以示之的灑灑乎多所興起又
知思畏之能教也夫教學相長成已成物原非兩
事興教作人無非達吾一體之實學誨人倦時即
是學有厭處世人視此為迂濶事不知所以為學
故不知所以為教故其學亦孤幾日以昧獨日以
肆而務不可成思畏所學所教能不易乎世可以
為難矣今茲轉 湖南行有日矣適予赴會紀陵

與之寢處十餘日見思畏之學益有所進思慮自
謂於慎獨研幾之旨聞說雖熟而直下承嘗尚有
所未能予進之以極深之說使之自悟思畏自謂
平時此幾未嘗不明纔遇感觸未免為氣所動往
往過而後覺雖覺亦未能即化未知所以悟也復
以求證於予予謂千古惟在歸一極深云者即其
幾而深之非研幾之前復有此段作用也吾人感
物易於動氣只是幾淺幾微故幽微者深之謂也
惟其幾深故沉而先物自不為其所動而其要存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六 十六

魯江草堂別言
魯江兄自嘉靖丙戌聞學已來深信良知靈明變
化為千聖傳心正法時時只從人情事變上理會
三十年來未嘗轉念遇有意欲未化只在一念上
照察煅煉銷融以求復此靈明之體固不從世情
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見解上借入頭可謂
卓然獨立不懼者矣余自丙戌都門與兄相別始
得留都一晤至今十七八年復得聚首於賓山草
堂回思嶽山讌笑周旋時宛如昨夢是時相與聚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六 十七

乎一念獨知之地若研幾之前復有此段作用即
為世儒靜而後動之學二而難矣顏子未嘗不知
未嘗復行以其早覺也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故曰
顏氏其庶幾乎思畏果能直下承嘗不作知解抹
過從心悟入從身發揮其於成天下之務何有九
江兵憲陳子黃守高子予同志也思畏與之同事
知其必相成無疑也予與念菴荆川宿有武當之
約倘過蕪黃當聞弦歌之聲以觀作人之功而益
以驗子之所學乎行矣

慶者十餘人所注念而相信者惟余與洛村二人
兄每提單刀直入話頭見示勇擔力荷現於眉目
余與洛村之言頗直遂斬截無委曲相宜乎兄之
相信而無逆也茲與兄三宿聚慶益見兄所學之
邃所信之篤蓋從人情事變磨煉日久所悟益深
較之曩時張眉豎目景象更覺平實獨惟不肯修
悠墮廢業不加修而過日增辜負相知為可愧耳
兄復謂余曰先輩謂此學須如龍養珠不作二念
吾人見在優游快樂無有牵挂於此似打合不來

又謂余幼年忘機快活光景今雖極力理會終落
塗轍豈生熟老少有二學乎余以此益信兄之所
學之進也夫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
計亦只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斂翕聚以求
超脫只此便是養之之法吾儒與二氏所學不同
千里毫釐其辨在此吾人欲求快樂而不免於塗
轍之累不能如幼時之脫洒者以機心尚在不
能盡忘也嬰兒應物曾有知識否曾有計算否此可
以默識矣夫良知靈明原是無物不照以其變化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六

十一

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疑道謂之疑
命亦是苦心話頭蓋良知即道即命若不知疑聚
則道終不為我有命終不為我立吾人但知良知
之靈明脫洒而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二氏
作話頭而不知於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即為養之
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學夫養深則化自顯機忘
則樂自生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只此知是本體只
此知便是功夫良知之外更無致法致良知之外
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有意

有欲皆為有物皆為良知之障於此銷融何盡不
作方便愈煅煉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為典要雖日
應萬變而心常寂然此千聖之絕學不肯與兄所
管終身保任者也

胡栗里別言

洪都栗里胡子篤信師門良知之旨以天地萬物
一體為宗一毫不為玄鬼異論所泊頃訪予金波
園中臨別復以至誠經綸之說請正經綸者良知
之變化立本者原其良知之體知化則良知與天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六

十一

地同流變化之自然也良知即天原無限量纔為
私欲障礙便失了天之本體良知即淵原無窮盡
纔為私欲壅塞便失了淵之本體吾人之學只時
時致良知不為私欲所蔽則光明自顯本體自復
便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為無所倚之實學可
謂超悟矣雖然古人之言皆為未悟者設悟則忘
言矣若執此為究竟纔說勝私寡欲便以為落階
級即非古人立法之意矣故曰上乘兼修中下其
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方始真能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是謂徹上徹下之道乃翁南湖君子之老友也二十年前率粟里及兄似山二子來謁以北面之禮相加予不敢當自今思之殊覺辜負子歸持此與父兄證之共成家學亦錫類之情也

趙望雲別言

麻城趙子望雲素有志於學萬曆甲戌冬携其子伯茲走數千里訪予山中盤桓閱歲歷心求益意甚欵欵望雲常夢見陽明先師自述平生願學之志且述昔人問象山如何是異端象山告以且理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六

二十

會同的一端先師寔之乃以手指其臍下笑曰縣中要沒一張紙是時夢中若有所悟他日復夢見先師告以學問之道示以有無相生之機兩度神交亦奇已我望雲嘗辨良知與聞見之良知如燈之明聞見如燈光之照光非從外而襲也此便是理會同的脉路其指縣中要沒一張紙以為禪家公案非也此是真實不誑語猶云不犯於有司勉以無過犯之意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終身無過犯便是終身坦蕩好男子一點靈光照徹萬古良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六

廿

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其云有無相生未發非無已發非有本體工夫合一無間亦為善悟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是千聖入道之靈樞良知原是未發之中原是發而中節之和無先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良知之前求未發即是沈空之學良知之外求已發即是依識之學世之學者謂良知只說得已發是未悟良知者也先師所謂良知是萬死一生中體究出來多少積累在若謂良知無功夫是未悟致知者也良知是先天致良知是後天奉天時之指訣世人看得良知太易又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聞見以助發之是疑目之不足以盡天下之色耳之不足以盡天下之聲必假青黃清濁以為之准聰明之用反為所蔽其不至於龍瞶者幾希此同異毫釐之辨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望雲與諸友會宿山房臨別望雲乞予一言以示規勉予謂望雲於此不為無見但微少含蓄張眉舞手玩弄光景尚有未得謂得意忘在因諸友扣請為發龍潛夢卷之義未知望

雲能深體不覩面相呈弗作夢語可也歸以此言
質諸楚侗少魯柳塘伯仲諸君子夢耶醒耶同耶
異耶有進我者不惜傳論固交修之願也

曾舜徵別言

楚衡友人舜徵曾子鳳洲君楚棘闈所取名士也
止還訪予卧龍山房扣所聞心性之學因出鳳洲
君所書震旦潮音卷求印證予得展而讀之君聰
明絕世博學多閱讀書垂五車著述餘千萬言與
弟麟洲君以文學冠於時髦世稱為八才子君之
龍巖先生集卷之六

廿二

志蓋有所屬不欲專以文學名也君藝苑危言古
今辭人皆有評騭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
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何不為盛德事而方人
若端木哉君愧不能答弘正開京師倡為詞章之
學李何擅其宗陽明先師結為詩社更相倡和風
動一時鍊意繪辭寢登述作之壇幾入其髓既而
翻然悔之以有限之精神弊於無益之空談何異
隋珠彈雀其昧於輕重亦甚矣縱欲立言為不朽
之業等而上之更當有自立處大丈夫出世一番

蟹應泯泯若是而已乎社中人相與惜之陽明子
業幾有成中道而棄去可謂志之無恒也先師聞
而嘆曰諸君自以為有志矣使學如韓柳不過為
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為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
以顏閔為期當與共事圖為第一等德業辭諸日
月終古常見而景像常新就論立言亦須一一從
圓明竅中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為傍人
門戶比量揣擬皆小枝也善易者不論易詩到無
言始為詩之至君之詩曰平生所讀盡千卷著述
龍巖先生集卷之六

廿三

亦餘千萬言臨期一字用不着咨嗟咄咄空茫然
是殆有意於友人之規君之所愧即先師之所誨
可謂能辨其志矣又云舉眼便非干已事到頭須
認自家身疇能赤手金鰲頂空盡乾坤大六塵此
尤良工苦心也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謂之詩象三
昧此可以徵學君果有得於此不從精魂播弄於
學思過半矣舜徵叩君讀何書何所結撰君以所
證悟語之快然以為會心至訣夫舜徵於君其初
本以文業相知及其有會於心相知遂為道誼是

雖君之善教有以啓之亦舜徵之善學有以承之
其志可謂相應矣君於文已忘工拙拙日甚而文
益工復以此訣授舜徵所期更遠深山之實得於
無心區區一第特有道者之餘事固不可以得失
為輕重也麟洲君以為大道原無聖賢光宅蓮花
轉眼便是相期之意同於長君皆真諦也可謂不
負遠來之情矣

遺徐紫崖語畧

紫崖子從子遊二十年思穆而遠才雅而肆有志
龍巖先生集卷之末

廿四

於聖學而亦有方外養生之好世味淡如也往年
以祿養乞就歛之學博時子赴會新安乃偕同志
百數十人決旬相從周旋於紫陽白嶽之間商訂
舊學以證新功意敦如也紫崖因叩聖學與養生
家同異之旨子曰聖人之學務在理會性情性者
心之生理情則其所乘以生之機命之屬也故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和者性情之則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立本以建
其機中和所由以出焉者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

孔一之知此聖學

之言曰無為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

觀之觀妙即所謂微所謂寂寂即所謂

之機注命之說也微而顯寂而感無不

殊要皆未有出於性情之外者也自聖

之學養生者始允術不復知有生之

至講詖謬誕以成其生欲反其性情而

非養生者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紫崖

龍巖先生集卷之末

廿五

年茲復入中書省其交於上下日廣所
之內者非耶世味易親道意易疎子懼忘之
所分也因國用訪之便湯書以致交修紫崖
不盡初志得其所謂微與寐之旨以自反性
之間則雖日遊於方之內聖學將有賴而異術
足以惑之矣

萬頃菴語語

吾文天性敦懿少世情機械之心與人交出於由
衣令人自不忍忘但微窺日履終覺愛身之意

散亦如

未盡不肖肩步

與了當人

只願見得一體痛痒相關欲人人共證此事八十

代懷而頭光景已逼於世間有何放不下但愛人

心起不與已定相對纔有起時便為鬼神觀破

無力非已藏密幾不肖於此頗見有用

處亦見有得力處日逐應感只默默理會當下

龍船先生集卷之六

全體放下一切翻騰逆順不入於心所以終日交

承雖兀而不覺勞終日論說雖費而不覺擾直心

以動自是夫則迹雖混於世塵心若超於太古知

吾文信我之至聊露其端倪中間機竅尚有欲面

質處但云住勿執事未曾詢及區區亦無從說

我人老年隨身受用句當不可須臾離者若

此念未得徹底穩貼雖終日靜攝自愛未免影響

含糊借外境消遣非拈弄筆墨則理會言冊非

昏濁野游散只是挨排過時光欲求凝然洒然針

針見血不可得也因文同心之愛發此狂言聊致
贈慶之益念之念之

別曾見臺謬語摘畧

見臺曾子質粹思澄服膺家庭之訓自幼有志聖

學侏然以千古經綸為已任深信 陽明先師良

知之旨虛明寂感為千聖直截根源以為舍此更

無從入之路質粹則專思澄則精家學則服習久

精專且久而又知所從入其進於道也孰禦起家

進士歷吏曹陟奉常已夏請假南還先期折簡

龍船先生集卷之六

寓先師嗣子龍陽約會武林予辱 尊翁每臺先

生素愛又聞頗遠於學情不容已乃冒暑西渡趨

會晨夕聚處聯床證悟凡平生所得與其所疑而

欲言者盡以相質念其意懇氣肅通家執禮甚謙

非徒貌飾爾也余亦忘其謏菲盡以相證交修之

益相觀之善庶幾兩得之見臺屬意師門無不用

情乃者襲封之議事屬驗封與有力焉謂會城未

有專祠請於當塗有道諸君議為卜建用副
聖朝褒錫之意慰往來同志瞻禮之懷尤為同心

義舉臨行接簡徵言為別聊述請證一二湯書貽之固蘭與耿耿之懷也

見臺舉念慈子收攝保聚之說以為孩提愛敬乃一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繼之而後為全體孩提之知辭諸胎胎之天達之天下之知辭諸廣大之天容際所見則以為昭昭察察所見則以為廣大是見有所牴牾非天有小大也齊王殼棘堂下之牛特一念之昭昭耳孟子許其可以保民而王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六

卷之六

廿九

此豈有所積累而然哉充而至於保民亦惟不失此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惟在不失之而已非能有如毫末也但以為近來講學之弊看得良知大淺說得致良知功夫大易良知萬古不息吾特順之而已其有所存照有所修持皆病其為未悟良知本體然則聖人之兢兢業業終身若以為難者果何謂耶予嘗為之解曰易者言乎其體也難者言乎其功也知易而不知難無以徵學知難而不知易無以入

聖非難非易法天之行師門學脉也

見臺問良知虛寂之義予謂虛寂者心之本體良知知是知非原只無是非無非即虛寂之謂也即明而虛存焉虛而明也即感而寂存焉寂而感也即知是知非而虛寂行乎其間即體即用無知而無不知合內外之道也若曰本於虛寂而後有知是知非本體之流行終成二見二則息矣

見臺問寤寐予謂寤以形接寐而神交寤寐者疑啓之兆造化闔闢之機也疑如水冰之凝啓如蟄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六

卷之六

廿九

虫之啓時至消息自然人力不得而與故闔闢為入機形疲之寐非自然也闔闢為出機神馳之寤非自然也知寤寐之道則晝夜通而生死一矣知晝夜知生死者良知也良知即神良知即易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嘗有也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也無則稿矣克念謂之聖妄念謂之狂聖狂之分克與妄

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之微

心年此精一之傳也

一臺問良知知識之辨予嘗謂良知與知識所學

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根於良知則為德性之

因於識則為多學之助知從陽發識由陰起知

方所識有區域陽為明陰為濁陽明勝則德性

淨濁勝則物欲行陰陽消長之機也子貢之

心於識顏子之默識根於良知回賜之所由不也

此察於根因之故轉識成知識即良知之用

吳非天機陰陽合德矣

口實致知之學疎而未密襟而未純未能光顯

世雖是悟得良知未徹亦是格物功夫未有歸

不免入於支離物者意之用感之倪也知者意

之寂之照也意則其有無之間寂感所乘之機

日論之動靜間忙食息視聽歌泣吟詠

凡物自一生論之出處運順話語動靜無非是

八從無聲血自響

其

物心所以為致也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

亦如此是為庸德庸言一切應感惟在察諸一念

之微一毫不從外面幫補湊泊其用功不得不密

其存主不得不純可謂至博而至約也已干鈞之

器非鳥獲不能勝見臺吾黨之鳥獲也從心悟入

從身發明使此學廓然光顯於世吾非見臺之望

而誰望哉

留別寬川湯語

予與尊君石雲子數十年同心之交此時寬川尚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六

在髫幼所知者交往之迹相與微言密義未之茲

知也寬川離席曰啓原生晚未有所聞願舉似涯

畧庶知所承耳予唯唯尊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

每舉相似若無通於心然多從知解悉領性情尚

覺浮散未有所得一日舉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相

證且孔氏云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

於是所不違者何事所謂是者何物必有所指可

自思得之君憬然若有省始從事靜坐精神漸覺

欽翁父之恍然悟曰學貴自得諸已方謂之信

向來特依通解悟耳君即以白沙之學師門同異之旨扣予予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乃景像也蓋緣世人精神潑然向外馳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為安身立命根基所謂權法也若今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辟之真金為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常有入悟三種教法後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雜言龍巖先生集卷之六 三十一

許已而果得舉旋得第今復見其有成美子與寬川父子三世通家情之相感志之相應彼此同體休戚相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茲寬川從官中回寬然有不復出山之意予亦縱吏之使益精舊學寬川歸家年餘尚未入城與士友相接若以為簡靜予竊以為未然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道義由師友發之虛懷遜志期於得朋共明此學乃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徒閉門息交養成雅重之體作自了漢而已况山林之過甚於市朝積閒成懶積懶成哀因而墮落者吾見亦多矣不可以不懼也自邠在館中才質雖美亦須使之知學身處順境讀中秘書饗上方饌無煩慮外擾謂之儲養相才自古聖賢天將降以大任皆勞苦困抑中得來故曰生於憂患操心危慮患深故達若心優游吟弄無動心忍性之益謂之養養亦會曠悞得人有志者須懷懼心發深省仰承天之所以玉成之意非苟然而已也寬川謂士夫居鄉多營營積聚一身所饗有限若為子孫計務於積

財賈愚皆有害尤非貽謀之善此誠有見之言
以警世造物忌多取在寬川尤須實體諸身積而
能散為鄉邦作好樣子非徒托諸空言而已也名
以道眼觀之凡身外之物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
不能帶得去皆須全體勘破惟有圓明一竅是生
身受命之元縱欲就蓋世功名建格天事業未有
不本於圓明一竅而能有成者此便是隨身受用
資糧前所謂悟皆取證於此此是斷世緣嗜欲之
利刃超生死苦海之法航寬川欲紹承家學佑啓

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六

三十四

集

後人從事述作不可不保護愛惜以終大業區區
八十餘年老翁晨夕兢兢亦不敢以毫而棄也一
體相成不嫌直致幸相與終勉之

陽明夫子生平德業著於江右最盛講學之風亦
莫盛於江右而尤盛於吉之安成蓋因東廓諸君
子以身為教人之信從者衆創復古書院以待未
學每會四方翕然而至者常不下二三百人予每
參次其間上下論辨有交修之益焉昔年予赴會

滂語贈韓天叙分教安成

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六

三十五

集

東廓示疾予往候問數千里之交半日證
果遂成永訣同心感應若有神焉世傳以為奇事
今吾契以司訓之官往與諸友相慶得朋之慶不
可不自愛官以學為職即以講學為盡職舉業其
第二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君子進德修業貴
於及時天之所以命我德性而已中庸盡性之書
循此謂之率性體此謂之修道不睹不聞者德性
之體所謂良知也獨知無有不良戒慎恐懼而謹
其獨所以致之也東廓會中常以所得次第示人
云自聞教以來始而戒懼於事為未免修飾支持
用力勞而收功寡已而戒懼於念慮未免滅東生
西得失者半已而戒懼於心體始覺有用力處亦
始覺有得力處蓋事為者念慮之應迹心則念慮
之本也本立則念慮自立而事為自當此端本澄
源之功聖學之則所謂以身為教者也吾契與諸
友聚處舍此亦無可相講者矣今之學校以舉業
為重朋友中嘗有講學妨廢舉業之疑是大不然
夫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故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志於道則心明氣清而藝亦進志於藝則心濁氣昏而道亡藝亦不進此可以觀學矣追憶往年東廓時常赴會講學少子穎泉自垂髫時未嘗不相隨侍講謹長幼之節供灑掃之役規其動靜儼如成人不屑屑於章句而大旨大端默有所契悟偶命題操筆不為俗套所泥時出新意能發難顯之辭而亦不平於度兄弟子姪相繼發科第者數輩是第一等萬選青錢業舉者之榜榜諸友反而求之當信予言之非妄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三十六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予與惟寅相別十年形迹雖疎此志未嘗不相應也今年春暮予赴水西之期得相會於宛陵且相隨為黃山天都之遊聚處十餘日默契證頤盡交修之情惟實有辭之萬仞之志不撓物誘人皆信之但未免有意氣承當過時與習性一滾出來硬作主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曩時一切應感未免起風作浪近來風浪漸息尚未免動於微漉未見有風恬浪靜時總要受用風恬浪靜世界又未

免倚傍見解將氣魄收頭換面默默蓋將過去到底未離氣魄窠臼動蕩精神鼓舞世界得力處在此不能神感神應以盎然出之其受病處亦在此惟寅自謂隨身規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對神明此是真實不誑語若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舖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此子方圓之迹尚是典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尚隔幾層公案其可對鬼神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密符天度也吾人但患不知病痛惟寅既已知得去此亦非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三十七

之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界牧伯中淮吳使君一見惟若平生謙抑由衷無所矯飾所謂傾蓋如故者非耶使君天性純毅志於聖學深信良知宗旨一切感應盎然而出以貞教育才為己任漸成絃歌之化偶出先師遺墨一卷見示丁亥過釣臺手

筆也未紀從行進士王汝中即予賤字五十年相
從之迹恍如昨夢而僊踪渺不可攀矣宜勝感傷
言念派光迺邇修成哀儂業不加修徒負空志猶
故吾也豈勝愴悔追憶嚴陵別時申誨之言有曰
我拈出良知兩字是非非自有天則乃千聖秘
藏雖昏蔽之極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可以立躋聖
地只緣人看得太易反成玩忽如人不見眼睫毫
以其太近也然中間尚有機竅良知是知非其
實無是無非無者萬有之蒸冥權密運與天同挂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書東廓達師門手書

此吾友東廓丈判廣德時所達先師手筆也丈建
復初書院以貞敘事書中所云諸友實用力者正
覺難得只覺未有天下萬世之志不免為一身一
時利害所撻奪此其儆策之言所當共勉而戒焉
者也粵自哲人既萎儀形日隳吾黨諸友各以性

之所近為學雖於師門大旨不敢有違未免倡為
已見以為發師門之所未發聽者眩然未能會歸
於一是則吾黨之過也惟丈終始篤於尊信服膺
良知之旨如護命根不愧於屋漏不離於涸水不
忍加一厄言以亂其宗世有沿習即物窮理之說
者丈以片言折之萬物皆備於我求理於身未聞
於於物也反身而誠聖人之格物也強恕而行學
者之格物也其言約而盡矣茲者申淮使君表主
州事修葺原祠發明復初之義章教育才有光前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書見羅卷無贈思默

嘉靖甲子春比部見羅李子在吉南還訪于金波
園中得為湖上浹旬之會往復證悟頗盡交修疏
別出表授予索書緒言用微贈處予受而藏之因
循至今未有以應也秋仲庫部思默萬子復以差
事過武林三宿而別因憶所授之卷欲追述數語

抱以携歸欲言之而忘其所以言夫見羅任道之勇好善之篤隱隱在心目間但無從看筆耳思默以見羅多識所畜已大仍持室卷歸之未必非忘言之助也予笑曰有是哉雖然意不可孤今與思默三宿之談其所證悟不減於見羅之時而加密焉尚能指其崖畧二君固同心之言也因謾書以畀之見羅必有以復我矣

思默云自陽明夫子提出良知宗說良知不由學慮而得物理不外吾心而求世之學者莫不知有

龍巖先生集

卷之六

四十

致良知之學未免依傍影像在氣魄上起因緣事物上生湊泊畢竟所見者小直須從明明德於天下理會下來充周溥博一體生生之機自不容已此是千聖以來相傳大盤局隨人下手用力方有看落方不入小家相子謂良知原是徹天徹地通貫萬物之靈機明明德於天下只是完復得他本來體段非可以氣魄承當得來學佛者須先發弘誓願佛法無邊誓願學衆生無邊誓願度不落聲聞權乘小法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吾人最初發

心誓願至合德處只了當得這箇願心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執處肯人謂學聖人而未至耻以一善而成名此便是孔氏家法

思默云孟子提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機致發明良知之旨最為親切自是無中生有不看此子安排不從良知上生解不從親長上起念體玩他無不知氣象何等直截真所謂火燃泉達不由學慮而得也予謂愛親敬長乃是真機迸透出

龍巖先生集

卷之六

四十一

只是真機充達到盡處更無此子補湊也思默云同志中有疑愛親敬長即是已發知愛知敬以前須有箇寂然不動之體方是未發之中時時感應念念歸寂方是觀未發以前氣象此意何如予謂良知是聖門斬關立命話頭老師只與揭出示人乃是聖學之的所謂未發之中也良知無不知而無知神感神應即此是寂若此知之前別有未發便是守寂沉空此知之外別有已發便是

緣情逐境皆是落兩邊見解非中道也

思默曰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予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起之思慮所謂心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為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為道履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四十一

遷而常體不易辭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

思默云思慮未起之說平居猶可取證至如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乃至狂奔盡氣運謀設法救拯他分明是起了安得謂之未起予謂此等處正好默識若不轉念一切運謀設法皆是良知之妙用皆未嘗有所起所謂百慮而一致也繞有一毫納交要譽惡聲之心即為轉念方是起了洪範

思曰睿睿作聖思曰睿者正是良知明白簡易之思入聖之脉路纔有轉念便覺煩難終擾便不是睿便不能作聖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

思默云堯夫之學闢造化得其環中振古之豪雉也明道乃云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其與聖學不同處何所指也予謂堯夫與聖人之學所入便已不同聖人之學無盡堯夫便覺有盡聖學主於見性以無欲為靜性無盡故學亦無盡堯舜雖至磨數倦動之時猶以入心道心危微為戒精一之功兢兢業業未曾止息堯夫自從靜境入悟五十求友於天以為無滓可去即此便是有盡處堯夫數學精凡事皆有成算一切付之自然與聖人裁成參贊挽回世界之心較緩此子聖人之心肫肫懇懇與世界常相關時時痛痒切身一體故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四十二

悟得一體而後可以議堯夫之學

思默自謂處至親骨肉間要好之心過切未免着了這分意思責望大過反覺有滯礙處以此知天注本淡方是本色應月予謂淡是性體凡處至親

骨肉之間輕重緩急自有天則一毫不容加減緣
着意處便是固必之私便是有所便不是真性流
行真性流行始見天則方能盡已之性盡人物之
性

思默云與朋友相處須得其機而入彼此方有受
益不然祇成扞格耳予謂幾是虛處庖丁解牛以
無厚入有間得其虛也幾未動而與之言謂之強
聒是以有厚入無間也不獨朋友處父子君臣之
間皆然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四四

思默自叙初年讀書用心專苦凡經書文史句字
研求展卷意味便淺自謂未足于此始學為靜坐
混混默默不着寐不守中不數息一味收攝此心
所苦者此念紛飛變幻奔突降伏不下轉轉打疊
久之忽覺此心推移不動而三日內如痴一般念
忽停息若有一物胷中隱隱呈露漸發光明自喜
此處可是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此處作得至
定便是把握虛空覺得光明在內虛空在外以內
合外似有區宇四面虛空都是合育這此子一變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四五

古所謂以至德凝至道似有印證但時常覺有一
點及精沉滯為礙兀兀守此絕懶與朋友相接人
皆以為疎兀驕簡近來悟得這箇意思此子光明
須普散在世界上方是明明德於天下方是大盤
局始信得一體生生與萬物原是貫徹流通無有
間隔故數時未終日喜與朋友聚會相觀相取出
頭擔當更無躲閃畏忌人情亦樂與相親但時常
應感未免靈氣與欲念一混出來較之孩提直截
虛明景象打合不過竊意古人寡欲工夫正在此
用時時戒慎恐懼防於未萌制於將萌時時攝念
以歸於虛念菴師所謂管虛不管念亦此意也但
念與虛未免作對法未能全體光明超脫以此印
正兼求請益予謂此是思默靜中一路功課覺念
停息時是初息得世緣煩惱如此用力始可以觀
未發氣象此便是欄柵初在手處以內合外攝念
歸虛居常一點沉滯猶是識陰區宇未肯斷得無
明種子昔人謂之生死本一切欲念從此發若忘
得能所二見自無前識即內即外即念即虛當體

平舖一點沉滯化為光明普照方為大超脫耳見
羅氣魄大隨處務為建立擔荷世界翕萃善類振
刷鼓蕩燁然成風思默用心專每事務要其成研
慮深沉不徹不也二君皆江右之良吾道法器也
見羅之學似得其大但果於自信未能以虛受人
不免尚從氣魄蓋過思默之學似得其精但收攝
體會終涉自愛舍身為衆猶若有介帶處二子同
心知無彼此顯證默悟交相取益廣大精微共臻
遠業師門之幸也

龍龜先生全集卷之六

四六

克齋楓潭二翁以身任道家學淵源有自不肖素
辱心知期於大道亦有年矣試以予言質之當更
有以進我緣此得終所請交修之望也

書顧海陽卷

甲子暮春予赴寧國近溪羅侯之會遇海陽顧子
於宛陵談及黃山天都溫泉之勝欣然命駕由水
西抵太邑遍觀絃歌之化信宿合併意廓如也顧
子質粹氣和有志於學與之語傾耳注目神與偕
乘可謂虛受之咸矣臨別授冊索一言以輔成此

志爰述相與一問答之語數條錄以就正流俗易溺
至道難聞古者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焉顧子志
既有在當不以予言為迂也

古人之學惟在理會性情性情者心之體用寂感
之則也然欲理會性情非可以力制於中而矯飾
於外其要存乎一念之微人心本自中和一念者
寂感之機也致謹於一念之微則自無所偏倚無
所乖戾中和由此而出中則性定和則情順大本
立而達道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收位育之全
龍龜先生全集卷之六

四七

功聖學之的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為聖人
也束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寡聞
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
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
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
志舉足便有三义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
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即所謂質諸
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即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

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為學之端緒也
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
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
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
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
志然聖人往矣觀看他從何而學人人有箇聖人
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
潔潔淨淨不為功利所滑擾不為見解所湊泊便
是學聖人真工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繇不惑信
龍菴先生全集 卷之六 四八

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
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
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胷中
光明持達無此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脉路尚友
千古意味超然豈暇區區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
不同如九牛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理
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

龍菴先生全集 卷之六

四九

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主靜似矣但謂釋主
空明老主欽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絕恐未足以服
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二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
誠有之釋老尚指為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旨空
明未嘗不普照欽聚未嘗不充周無住而生其心
原未嘗惡六塵並作而觀其後原未嘗離萬物吾
人今日未須屑屑與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
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
頭自能徹髓方可研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

始可得而辨若自己不能究明此事後欲從知解
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正恐同者未必同異
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苦藤祇益紛紛耳吾儒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
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功夫則不可得而有
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
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
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脉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
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放心無從收而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五十一

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
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
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真脉路若因世人口談無
實并其學脉而疑之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白沙
翁靜中養出端倪自是白沙入洛亦便是他受用
慶與聖門動靜合一宗旨微隔一層白沙終身學
堯夫明道作堯夫誌云究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
此是千古斷案默識當自知之亦非可以言說知
解而得也中閣忠信好修素有志於學連日面證

未盡合併之懷臨別出念菴子所書卷索予一言
用致交修漫為書之他日更相期與君對晤終所
請益也

書查子警卷

子警於良知之旨大槩已信得及邇者予過水西
先期出候晨夕合併相證以為更覺親切當下有
可用力處此是子警深信所在千古聖學只有當
下一念此念凝寂圓明便是入聖真根子時時保
守此一念動靜弗離便是給與真脉路更無巧法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六

五十二

子警嘗有養生之好子亦嘗傷於虎者最易擔誤
人養生家以還虛為極則致知之學當下還虛超
過三鍊直造先天不屑屑於養生而養生在其中
矣子警謂自今只從一路尋討究竟證更不踏兩家
船子笑曰如此行持猶屬對法豈能歸一得來須
信人生宇宙間只有此一隻船更無剩欠乾為心
心屬神所謂性也坤為身身屬氣所謂命也乾坤
為艮龍心中一點真陰之精身中一點真陽之氣
謂之坎離藥物藥物往來謂之火候故曰身心兩

字是火是藥真息謂之性根命蒂一切藥材老嫩
火使衰旺往來消息皆於真息中求之密符天度
以火鍊藥而成丹以神馭氣而成道非兩事也若
方外之術泥着安排牽合認戾皆屬後天渣滓名
為養生實則成生之因不足學也

書翟思道卷

古人之學只是變化氣質然氣質極難變須得本
原方不落支持矯飾僻之點歲成金須有丹頭始
能變化古人管今學者求未發已前氣象此便是
龍峯先生全集卷之六
五二
求丹頭訣竅然此氣象非可以意氣強索力求得
未須是戒慎恐懼從獨知處默然照察見得平時
許多勝心浮氣是已攻人於人倫感應上許多不
盡分處默默銷化弗令此子惡根留藏方是慎獨
工夫所謂戒謹恐懼而中和出焉方是求丹頭真
正脉路氣質方有變化處平時許多不好處都是
意氣作用正是學問之障乃欲從此討入路僻之
却越而求及前人愈求愈遠祇見其難也已恩道
頗知用工欲求變化氣質而未得本原未免從意

氣上尋藥曰故走筆書此遺之此病同志中亦多
有之可出此共相勉惕亦交修之望也

龍峯先生全集卷之六

五二

門人

周

恪友

輯

丁懋建元敬甫校閱

記

凝道堂記

易曰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之所寶器器之重也故取象於器以主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疑之一字聖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七

學之基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畜聚之義陰陽之精凝而為日月故能得天而久照造化之功用也尺蠖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啓萬物且然而況於人乎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誠斯凝矣凝目睛始能善萬物之色凝耳韻始能善萬物之聲天聰明也良知者離明之體天聰明之立致良知則天命在成宛然無思無為不出其位而萬善皆歸焉所謂

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為主本忠信者凝之質也

世之學者不務其本而襲取於外以輕浮失之者

多矣良之連山坤之歸藏乾之潛龍易道之密機

皆所謂凝也成湯之昧爽顧諟文王之心昭事

成王之夙夜基命聖功也故曰凝者聖學之基庖

羲氏與禘器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

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一而三三而

九貫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器之時義大矣哉

太極亭記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二

吾友思平翟子志於聖學有年嘗建考溪書院以聚同志周潭子之記可考也復作太極亭于尚友堂北求記于予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解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畧為繹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

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所謂逆也一

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粵自聖學失傳心極之

義不明漢儒之學以有為宗仁義可德禮樂法度
典章一切執為典要有可循守若以為太極矣不
知太極本無極胡可以有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為
宗仁義為幻禮樂為贅并其典章法度而棄之一
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為無極矣不知無極
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知順而不知
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學繆悠未免墮
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弊也久矣濂溪生
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見二者之弊建圖立說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七 三

分仁為陽之動義為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也
支聖人本之于靜衆人失之于動而以時屬之其
失也妄支與妄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
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
復大明於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
良知之用常察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
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中之有有中
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極
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七 四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元宰存齋翁為可軒隱君命名而賜之者也隱君仲子崇德又從予遊乞言以紀其事予惟孟氏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之謂孝敬長之謂友是乃根于所性良知良能不待學慮而得達之則為仁義之道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也世教衰人不知學未免動於意欲失其本心之良至有父子相夷兄弟相鬪害仁傷義而不顧者是豈其性之使然哉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五

以子觀於隱君有足以啓予者君自幼性樸而敏七歲侍親綠會即知坐立跪起之儀服習庭訓無誑言惰容事親就養無方父有怒色每以溫言解之待弟和而有禮不以貨財田宅較計失權父置田若干畝君以奩資亦置田若干及分產父盡以公田分屬二弟親友以為不平君聞之曰我有餘而兩弟不足今君此哀益之道正所以為平也人為難君自奉儉約饜飧多蔬食解御裘帛喜行方便事居常事歌詠陶鑄性靈因以諭俗人有過

默論之使改不欲以訐為直有鬻賊者隨其所計之值不忍裁減其慈厚類如此愛親者不敢慢於人若之謂也君幼習舉子業頗有文譽以父命從事省中非其志也父歿哀毀踰禮每遇忌辰痛傷不自勝歲以為常及赴部謁選獨母在囑書長子曰我遠遊定省踈曠汝善事祖母一夕夢母病篤忽驚仆尋以病卒于旅邸輿視而歸古云終身慕父母君庶幾暗合者歟夫孝弟之道通於神明達乎仁義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使一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六

鄉之父子兄弟足法皆如君可以善一鄉一邑之父子兄弟足法皆如君可以善一邑推而率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雖以之乎天下可也君殆所謂日用而成能者非耶予老矣戒不為應酬文喜崇德志于孝友能世其家故為紀之

重修白鹿書院記

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經世之事有緩有急有似緩而急者有似急而緩者興革汪錯存乎人之識見識有遠近見有大小而導民之路難易毫釐之辨

亦決於此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說者謂德禮出治之本刑政輔治之其二者不可偏廢此孔門經世之畧也民免而無耻者苟免刑罰畏之而已未嘗有所耻也有耻且格者興起其羞惡之心以不善為耻無所畏而自至於善也政刑之治能禁於法之所及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及使民惴惴焉趨避以詭乎其上的事似急而實緩德禮之治入之也深防之也豫使民油然而遷於善而不自知其事似緩而實急此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七

七

難易之辨也識見之遠大者始能審夫緩急之幾乘夫難易之勢而知所以從事識近而見小者不能也聖學亡王迹熄世之君子罔知化本苟於一切之治上焉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淫濫縱恣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又將何賴焉導民之術誠不可以不慎也白鹿書院之名其來舊矣晦菴守南康思存以興化治民而化之所起必先於士乃大為振作崇廟貌表形勝立科條膳廩以待未學之人而其風始盛

於天下儒者之用所由以顯也自宋迄今屢經廢復而其興革注錯則存乎其人可逆數而知也少叅益川馮君分守九江懋學飭法廉已愛民尤切切以教化為己任觀洞規之廢弛廟貌圯而廩餼薄未學者無所興起以先細民惕然動心謀諸守土及主洞者以其餘力捐廩斥羨鳩工飭材舉以次第先師之廟煥然改觀而齋廡庖舍稍以完繕復礩石表刻象山講義以示為學之則迪士以倡化於民不惟其具惟其本可謂知緩急之宜而不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七

八

眩於難易之迹者矣嘉靖乙丑夏予趨江右之會回舟南康入謁洞中與諸生聚講信宿歷覽諸形勝諭知公之有功於茲洞也洞主陳司訓汝簡及諸生張文瑞萬鎰輩相率徵予一言以紀其盛將以繼今而傳後予惟晦庵守南康時象山開講洞中因學者事誦說亟進取而忘其為學之本乃發明義利之旨以決君子小人之所志一時聞之有位下者至今傳以為盛君之所以作興如此其至諸生無以仰承猶屑屑然不出於誦讀進取之間

豈在上者教之使然哉夫象山君子小人之辨
失聞之至有泣下者羞惡之本心所謂耻也耻之
於人大矣知耻則由君子可至於聖賢不知耻則
由小人將入於禽獸人而淪於禽獸獨不可哀乎
因諸生之請為留續講置於洞中大意在不失本
心之良以完其志之所從來是將盡以君子望諸
生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諸生亦曾有聞之不
泣下者乎耻也者勇之近而入聖之機也民知耻
則為良民士知耻則為良士在上者知耻則為良
龍溪先生集卷之七

九

臣良相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今日之事吾人所
當深用以為耻者豈徒一時作興之迹而已哉諸
生以此轉聞於君而表章之求其所以為士者務
成君子之名以無忝於興化導民之意由是以載
公經世之美於無窮吾人與有光焉古今人同不
同未可知也

三教堂記

三教之說其未尚矣老氏曰虛聖人之學亦曰虛
佛氏曰寂聖人之學亦曰寂孰從而辨之世之儒

者不揣其本類以二氏為異端亦未為通論也春
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勝思反其
本以禮為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之意孔子且
遼周而問之曰吾聞諸老聃云未嘗以為異也象
山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緒欲求藉於外者
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本
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空空即虛寂之謂
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
儒者以儀文度數為學昧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
始入中國主持世教思易五濁而還之淳圓修三
德六度萬行攝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差別
特其權乘耳泊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
虛無寂滅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
使然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嘗以
其為儒某為老某為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
靈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
不涉思為虛實相生而非無也寂感相乘而非滅
也與百姓同其好惡不離倫物感應而聖功微焉

卷之七

十一

學老佛者為能以復性為宗不淪於幻妄是即道
釋之儒也為吾儒者自私自用智不能普物而明宗
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甚微吾儒之
學明二氏始有所證須得其髓非言思可得而測
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徒欲以虛聲嚇之
祇為二氏之所嘖亦見其不知量也已陸子與中
作三教堂乞言于予以證所學為之記以歸之

紹興府名宦祠記

天下郡國各有名宦祠祀諸宦其土者所以崇有
德風有位不忘報功之典也越故有名宦祠祀漢

任延劉寵以下歷晉唐宋至於

皇明凡四十七人其所任職或守或丞或以遷徙
量移至不皆長民務而所崇祀故則或以政績標
著或以德業風采顯揚當世而宦車所傳風槩微
焉不純以沾沾惠利也舊祠在郡治之南郡守傅
侯寵以歲時走祠下祠故器隘弗稱祀典謝君應
典以進士來署郡學事相與協謀貞毅議遷諸學
宮之左曰先哲以佐風猷祠既成謝君致侯查徽

言于予以表之予謂侯之政可謂知所本矣夫學
術與事功相表裏君子之學所以經世學術既正
趨向必端事功必顯其視于民必親此探本之論
也祭法不云法施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或以身殉國或以道匡時於法
皆所當祀成周時風教四訖而於越介在蠻夷方
將翦為鯨鯢文身乞命以句踐之賢挾文種范蠡
之佐稍得自耀於休明漢興任劉諸君相繼柄事
後除其心而軌之則閭閻詩書翳誰力也迄唐而

龍谿先生集卷之七

十一

宋士大夫多所建立名卿碩輔往往迴翔其間汴
徙而南列在三輔中為股肱郡仁旌道輟日隆鼓
鑄而人文之感迄與鄒魯同風由斯而觀其為法
施于民孰大於是名宦之設非所以崇有德乎牲
醴既備裸獻攸行負民社之寄者登降其間將曰
其之親民若此而俎豆之者奉戴疊疊歷千載而
不衰吾非若人之儔乎思齊之念當有油然而不可
遏者觀圖報者之甚勤則所以膏澤之者愈厚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非所以風有位乎

雖然越自開郡以來其所置吏何啻千百而今所崇祀僅僅若此豈循良茂異之選誠間世而出者歟經綸之業其出有本事功不由手學術雖其所建立烟耀一時辭之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枯涸可以立待自漢以來千五六百年間其所趨向淑慝未有能逃其情者夫以諸君重於天下者越也越重於天下者諸君也侯忠信馭下有循良聲其留意是祠既知所本而學以成之大業未可量也蓋大旨有見於法得特書

龍巖先生集卷之七

十一

太平縣修建五事記

大邑春宇張侯舊有鄉約講會予蒞會所發明親民之旨既述其槩而紀之矣士民約長諸役念侯及民之政其大且切者五事曰修縣治興學校築城垣建義倉及講鄉約慮其無所稽也乞予一言勸氓以垂不朽予惟守今為親民之官而令於民尤親親民也者親之一體之義也侯謂予曰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好惡同於民然後為民父母可謂知所務矣夫治堂出政之所教化所由始故先

之以修邑宇政莫先於教化故次之以興學校城池所以育民而保治也故次之以築城垣民資於養衣食足而後禮義可興故次之以建社倉若夫約會所以萃士民昭法紀開明是非之本心以示吾好惡之公於風化尤有所被故以講鄉約終始其事輔成絃歌之化非徒粉飾之具而已也夫邑宇葺則體貌尊學校興則士心附城垣築則外侮不生社倉建則歲歉有助鄉約舉則羣情協而德惠派身親其勞後人坐享其成非愛民如子視官

龍巖先生集

卷之七

十四

事如家事次第興舉達其一體之實政能若是乎世方以興作為諱嫌於叢謫侯果於自信確然任而行之不挫於羣議尤可以為難也粵自親民之學不明而王澤竭居官者議政而不及化下焉者議刑而不及政甚至縱恣淫虐繁刑以逞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莫知向方其於父母斯民之職何所賴也侯既明於親民之義其於政教刑罰緩急之施當知所以自擇矣夫親民以達明德一體之用出之有本而其機在於一念之微是為藏身之

非可以偽襲而強為也侯也能進乎是則幾於
矣為書五事紀以貽之

重修惠民橋碑記

雲間澤國也四望皆水道而民之病涉者特甚于
他郡以故橋梁之建恒信之郡西南三十里有市
曰朱涇東西相望僅隔里許而衆水滌洄闐闐空
湧稱勝地焉就中諸梁之閱鉅者右偏曰萬安左
偏曰惠民皆文襄周公所建也萬安修于隆慶五
年郡侯李公出帑金三百餘募衆三年而成水師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五

存齋徐公碑記可攷然右者有濟而左者傾圮民
猶病涉也里生程子三畏等思協羣力更新之值
水患民貧不果歲兩易而橋之勢益危民苦涉益
甚則鄭生之良又為稱貸置架以存濟渡萬曆已
卯冬邑侯東魯楊公素蒞茲土衆士遂偕鄉老為
之建白侯下帖募民經始其事居民鳩工聚材翁
然向風如子趨父起于六月之辛未迄于十月之
乙亥不五越月而事竣凡用工直若干而斯橋
然一新水陸俱便使文襄之政得續於今日者

侯之功也先是侯初下車詢知東南之民困于賦
後苦于勾攝水潦頻仍吏牘滋偽惻然軫念一以
平易臨之其豪右之梗化者時繩之以法皆懾息
不敢肆息威並用亦去稂莠以育禾稼之義也是
其政在惠民蓋不特區區一濟涉之功而已予赴
雲間之會得奉教于侯語及先師簿書期會無非
實學之意侯惕然若有契于中者其志遠矣昔萬
安橋賴存翁碑記以傳區區因鄭生請輒為之記

太平社氏義田記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七

十六

宣歙舊有講會歲嘉靖乙卯春予將赴水西道出
九龍社子質偕其族黨同志若干人未與會遂迎
予入九龍問學焉惟時精誠翕合遠邇聞風至者
幾二百餘人杜氏父老以九龍地隘復邀予入杜
氏祠以終講業臨別周視祠傍有池議湏填築於
風氣為宜嘆曰今日之會盛矣我思先王以井地
養民以學校三物之典教民凡群居耦聚者貧能
相收患能相卹喪相助而死相葬皆如骨肉之親
之厚且篤也况宗族乎今家馬而長幼序鄉馬而

倫理明夫固賴斯會也會必有費聚人曰財又孰
為善始而永終哉莫若置義田田以義名是則可
以風也遂將今日父老所遺贖金付族之賢且才
者一人可以風之矣曰先生之義大矣豈敢負乎
未幾遂錄金得四百有奇置田八十餘畝以為義
田即築祠傍池為義倉屬族長杜望主歲飲馬每
歲暮主祭者領積穀備品儀以供祭祀春秋合同
姓為族會亦必取儲穀以充費又生童族會畢必
校課藝以示進德之助時有膳動有賞凡鰥寡孤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十七

獨與賢而貧者歲給米一石或歲歛又出餘積平
直以濟之於是鄉人聞而慕效各置義倉歛散悉
如杜氏之規數十里之內翕然仁讓之風可謂盛
矣越萬曆丁丑予復過太邑訪故友周順之之廬
杜子復與子弟謁予請記其事予惟興事倡始屢
省乃成一家者一鄉之倡也一邑者國與天下之
倡也使人人皆知向學皆知尚義雖推之天下猶
可而况良知在人萬古一日有不待強而後能者
哉昔文曰公身都將捐置田膳族出所贏也杜子

貧儒慕古而行之不尤難乎遂記以勉之俾杜之
子孫與義田者必世其慕古之志云

不二齋說

陽和子溪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為千聖傳心正
法謂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掃景玉山房以
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志可謂
動矣或者疑其命名之義質於予曰不二禪宗也
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共談不二衆謂一
者善二善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故名不二一者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

十八

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故名不二二者悟
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名不二文殊以無說證
之維摩以默表之是為深入不二法門今陽和子
儒宗也命名若是豈所謂有所托而逃焉非耶予
曰子何以其名為哉亦究其實而已中庸盡性之
書孔氏家學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為物不二
故生物不測性一而已是為未發之中發之則為
喜怒哀樂之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和
以位以育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圓

有同於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而逃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我作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謂精一教語外惟此最為邃密旨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言者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析以乘其實寔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見博而求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之惟一德而師於善為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為反諸己德以事言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七

十九

善以理言是二三其德支離繆裂并虞廷精一之旨而失之以吾儒之異端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龍養珠目注耳窺念念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脫以為忘機迹若相反未能會而通之則如之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須從人情事變上溪磨極煉收攝愈聚以求超脫確乎不為所動是為潛龍之學只此便是養之之法吾儒與禪家毫厘不同亦在於此良知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照以其

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之殺道之疑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即道良知即命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倏忽存亡不知所以養或借禪家活計而不知從人情事變中煉超脫即為養之法所以終成二見不能會通往一夫養深則迹自化攬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即此知是本體即此知是功夫固不從外情嗜欲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七

二十

外更無致法致知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可勝用貞夫一也也有意有欲皆為有物皆屬二見皆為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歛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為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為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為真常無迷無悟是為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說經亦煩理會此印證法也權以統萬行慈以濟群

蒙覺以顯宗極不二之法象也身為白衣嚴持律
行示有眷屬而常離於欲混迹塵勞而不失靜業
博奕遊戲利行同事常善救人助法弘教也乞食
借座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同衆病而不捨入衆魔
而不墮忘毀譽無八風可吹齊得喪無三界可出
不二之攝化也先民詢于蕩堯况出世之大士乎
陽和子因取是經誦之憬然有所悟復書謂予
日用應感念念不離不抗不隨思與人同歸於善
即連疑謗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景

龍苑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一

且乘不二法門忍非初學所能處到不肖自量罪
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
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
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子所恥如
子云云則豈敢當既幸有聞則亦不敢不勉一念
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維摩為榜樣也
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自證自悟始見徹頭果
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儒之異端不惑於虛
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與禪毫厘之辨亦可以

然而識矣陽和子請說於予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此悟門不開無以微學入悟有
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情事
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摸印正未
離言銓譬之門外之寶非已入家珍得於靜坐者謂
之證悟收攝保聚猶有待於語言之濁水初澄濁
根尚在繞過風波易於淆亂得於鍊習者謂之徹
悟摩礱煅鍊左右逢源誓之湛然冷然本來晶瑩

龍苑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二

愈震蕩愈疑寂不可得而澄清也根有大小故蔽
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
不迷所以為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
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
悟其幾矣乎先師之學其始亦從言入已而從靜
中取證及居夷處困動忍增益其悟始徹一切經
綸變化皆悟後之緒餘也赤水玄珠索於罔象溪
山至寶得於無心此入聖之微機學者可以自悟

學易說

予方玩易洗心亭上張子叔學訪予以學易之道予曰子名益顧名而思之學易之道遷善改過而已矣人心本善矣事於見善而始遷本無過矣事于有過而始改斯固易道之原也聖遠學絕人失其心而習氣乘之始不免于有過遷善云者復其本善之心不使習氣得以間之非善自外入從而遷之也改過云者復其不善之動復則無過矣善與過相因而生非相並而出也自古善學易者莫龍老集卷之三

廿三

如顏子復之初九曰不遠復蓋復之于初則習氣易消而過不貳故能無祇于悔而元吉也悔者有所懲而復也故趨于善者有所係而憚也故嚮于凶雖均之未能慎之于微而吉凶之趨向則相去遠矣夫復之于初不至悔者上也有所懲而悔者次也吝而不知所以悔者下也善學者當知所辨矣吾子素以尚友為志將奚學哉隨其性之所近而勉其智之所及資之分也不泥于習氣而務有以勝之學之能也果上智之資耶則請事乎顏

龍老集卷之三

廿四

子之學究其原握其稅慎于一念之初使習氣自消而善自復元吉之道也其次則不勉于悔矣從事于寡過習氣以漸而消中人之資也在審之而已若夫安于習氣不思所以自改民斯下矣固非子之所志亦非予之所望于子之心也且夫易有反對始能相裨而成益以遷善改過損以懲忿窒慾斯二者易之大端也故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其義深矣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能至所謂不息于誠者其即本善而無過之謂乎所謂損之益之而後能至者其即消除習心以復于善之謂乎不凌節而躡不盡地而止循其分而學焉以俟其自得而道可幾也更當以日損日益之義與乾乾之蘊共于密商之

藏密軒說

密為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言之則為無聲無臭自鬼神言之則為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禮鬼神守其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頑鬼神不悖而不

疑是道也天地不能使之著鬼神不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也若曰微者著則非密矣藏密者精一之功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齋戒洗心而後密可藏也自聖學亡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往往措於聞見涉於聲臭繆雜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忘庶幾蕩之旋復晦蝕殆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超然玄悟會於天地鬼神之奧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千聖不傳之緒賴以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五

復續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無是無非者退藏之密也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為神無知之知是真知罔覺之脩是為真脩文王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夫以此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肱感而遂通者易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遺寂語用而遺肱知進而不知退非藏密旨也易即是道若欲徒之是猶二也二則支矣此古今學術之辨也并著其說

虛谷說

老氏曰致虛又曰谷神谷亦虛也天地間惟萬物萬物成象于天地之間而無一物能為之礙者虛故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藐然以一身處乎其間與萬物相為應感虛以動而不出不窮自然之機也近取諸身目惟虛故萬色備焉耳惟虛驚聲備焉心惟虛故萬象備焉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此孔門家法也而古之學者反以虛之說出于老氏諱而不敢言其亦未之思耳夫人心本虛有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六

不虛者欲累之也心之有欲如目之有塵耳之有楔也君子寡欲以致虛也始去塵拔楔而復其聰明之用也寡欲之功存乎復觀復則天地之心可見而萬物之芸芸者歸其根矣君子之學在於理會性情致虛所以立本也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虛谷子之自命不嫌于老氏之說而不敢言其必有以取此也已果能觀于其復得其自然之幾炯然有見于未發之肱則天地此位萬物以育而虛之為用大矣故釋其說以歸之

直說示周子順之

吾人為學只是一箇直心直心之謂德無億度處無湊泊處無轉換處無汚染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此盡此至此而已故曰人之生也直寂然不動者直之體坤之內直也感而遂通者直之用乾之動直也內外動靜一也故直清可以通神明直養可以塞天地此千聖之學脉顏子所以歆罷而不能也繞有億度便屬知解繞有湊泊便泥格套繞有轉換便屬念想繞有汚染便涉情欲是皆所

龍光全集

卷之十七

廿七

謂妄也繞入於妄應挽處便不神便有歇手處故曰顏子歿而聖學亡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為窮理之要循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仿將一生精神寄頓在故紙堆中談王說伯別作一項伎倆商董挽何由神性何由盡命何由至此古今學術真假之辨不徒毫厘而已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而字無思無為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於此信得及悟得徹直上直下不起諸妄方

不為學生耳至黨勉乎哉

思學說

蕭子考字思學求說于予予惟人生而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學也者覺也人之覺性所謂明德也講學者非講之以口耳講之以身心完復此明德而已矣聞義而徙不善而改正講學之實事日可見之行無非所以修德也遷善則德日崇改過則德日進一也後儒分四者為日新之要則支而離矣夫覺

龍光全集

卷之十七

廿八

與夢對世人溺於嗜慾役役於紛華聲利之場行盡如馳不知止歇何異夢畫只今惟求一覺繞覺則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謂之常惺惺法諸夢自除天所以生我之元命始不為辜負耳予與思學此生以性命相期見在乃夢覺之關一洗世間夢障直趨羲皇大覺之地千古心期也思學勉乎哉

拙齋說

蕭子良餘以寧別號拙齋請說于予瀟溪嘗有

賦巧者勞拙者逸亦槩言之耳夫拙之為義胎乎混沌育于澹泊冲乎若虛魄乎若朴拙者天之性也混沌以立基鑿之則雜澹泊以明志淫之則滑虛不凝則滯而為物朴不守則散而為器斯四者皆人為之撓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撓也立天之道所以定人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矣仁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文之不識不知孔之無知無能顏之愚曾之魯顏曾之拙也周之靜程之忘濂溪明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七 十九

道之拙也良知本無知良能本無能學者復其不學之昧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昧而已非有加也拙之時義大矣哉蕭子以拙名齋書此以為左券

漸菴說

或問漸之說予曰昉諸大易山上有木漸之象也其高有因則其進有序所以為漸也天地之道寔四時之叙寒而溫溫而熱所以鼓萬物之出機熱而涼涼而復寒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使陸寒陸熱不循其叙則萬物不得其所而化機或機乎息矣

萬物之法象五穀之種苗而秀秀而實不可以速化也流水之為物盈科而進以至於海不可以速進也君子可以徵學矣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達道說者謂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後可與共學可與達道者率性而行知所往也可與立者循德而據知所守也可與權者德盛仁熟縱橫闔闢神變而無方不習而無不利也學之序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次第其種生生而後實可期也其源混混而後海可赴也良知本虛本寂不學不慮天植靈根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三十

天濬靈原萬事萬化皆從此出無待於外也致知之功存乎一念之微虛以達變不為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為以漸而進優游以俟其化非可以躡等而求决湍之流握苗而助之長也故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舍卑近而慕高遠非學之叙也或者又問昔賢有頓漸之說頤子之頓為乾道仲弓之漸為坤道於象何所當也予曰頓漸之別亦槩言之耳頓漸一機虛實之辨乾坤一道剛柔之節也理象頓悟事屬漸修

以啓脩脩以徵悟根有利鈍故法有頓漸要之類亦由漸而入取謂上智兼脩中下也真脩之人乃有真悟用功不密而遽云頓悟者皆墮情識非真脩也孔子自叙十五而志學是即所謂不踰矩之學猶造衡即是權始矩者良知之天則也自志學剛至于從心只是志到熟處非有二也權不離經自始學以至用權只是經到化處非有二也孔子之學自理觀之謂之頓可也自事觀之謂之漸亦可也此終身經歷之次第學道之榜樣也李公以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卅一

漸庵說遺之用致贈處之益吾黨終身幹富惟此一事時有去來迹有離合此志未嘗不相應也公也最之哉

念堂說

蕭侍御林君有志于聖學謂千古入聖之机存乎一念以念名堂斬余一言用致視摩之益為之說曰人惟一心心惟一念念者心之用也念有二義今心為念是為見在心所謂正念也二心為念是為將迎心所謂邪念也正與邪本體之明未嘗不知所謂良知也念之所感謂之物物非外也心為見在之心則念為見在之念知為見在之知而物為見在之物致知格物者克念之功也見在則無將迎而一矣正心者正此也脩身者脩此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之謂大人之學聖之所以為聖狂之所以為狂存乎罔與克之間而已自堯舜以至子孔孟相傳之學脉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者念念致其良知也勿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卅二

忘者勿忘此一念之謂也勿助者無所意必以無念為念之謂也程伯子得孟氏之傳其曰無內外無將迎念之一也故曰必有事焉與魚躍鸞飛同一活潑潑地勿忘勿助之間又曰悟得時時時潑潑地悟不得時只成弄精魂其旨微矣念堂君志于聖學毅然以天下為己任其所經綸建白本諸一念之微以直而動不以一毫毀譽利害惕乎其中可以為難矣而且篤志虛受不恃此為自足將益究所學以窺鸞魚飛躍之機其進未可窮也君試反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三

諸一念其為活潑潑地已乎其尚猶為弄精魂已乎悟與否匪從外得自考而自信焉可也觀摩之益其在茲與

惺堂說

晏侯天性冲粹昭朗有志聖學以惺堂為號蓋取常惺惺法之義夫惺惺法教也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是為寂寂動直是為惺惺寂而不惺則淪於寂滅滅斯禍矣惺而不寂則流於用智用斯鑿矣弗稱弗鑿常寂常惺聖

澤之大全也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是無非即所謂寂知是知非即所謂惺惺諸日月之明圓澄虛瑩廓然無翳者寂之躰也輝光不冒洞然無礙者惺之用也虛以適變不徇典要寂以通感不涉思為恒寂恒惺于聖學脈也明道云所欲不必沉溺統有所向便是欲有所着便是妄而其攪決於一念之微一念之寂涵於稊之躰一念之惺顯不已之用所謂天命之性也故惺此謂之妄脩此謂之克克與妄聖狂之所由分也侯此行遭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四

疑與誘世君以為有不豫然者侯處之怡然既無所向亦無所着若有得於惺寂之益其所養可知矣夫冲粹寂之基也昭朗惺之倪也天性所近殆庶幾無之故為之說用附於贈慶之義非此志之相應無以發予之狂言

心泉說

泉以心名志學也象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釋者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夫人之體本自清靜汨于欲始塞始汚果行育德所以防來

萌而保自然也溥博淵泉以時出之行成而德全矣此混沌初開第一義聖功之所由生心泉之名其昉諸此乎予南遊吳中獲接林侯心泉于蕙臺之下見其貌温而頽渥氣灑而神澄言津津者有以趨予而知侯之有志于學也自此義不顯于世世之人寢趨于欲不知所以自養卑者動于聲利而高者動于功能間有覺其非而思反之者則復溺于聞見滯于格套激于意氣矯持于末流而忘其本原之所自是汨其清靜之躰而窒其時出之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五

用所趨雖殊其為大養則一而已夫君子之學貴于自然無所澄而自不涸也無所導而自不窒也而其幾存乎一念之微侯既有志于學當不以第一義屬諸古人而所以致養之功自不容已匪汚匪塞循其幾之自然而盎然出之以求不失其本心將昭昭乎進于眾也已

德瑀說

瑀王之珮也古人比德於玉莫先於温潤而粟人之氣質不温則戾不潤則疎不栗則縱緩而無紀

若是者皆王之病也德禹父侍尊翁過庭之訓所志已端尊翁以此命名所望不淺德瑀年尚幼如王之在璞蘊畜方深其開發之機不可不慎學在變化氣質微觀德瑀所向漸有外好雖未至於疎戾縱緩比之純璞則亦有間矣須慎其開發之漸以保璞中之純有其德而無其病庶不負尊翁之訓與予期望之心耳予與尊翁為通家之好其言不妨切直德瑀其顧名而思之可也

變化說示士濬士美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六

學莫先於變化氣質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成其變無方其化有漸一變一化者天地之道也有天地而後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日月日月者易之象也太虛者易之躰也清通而無際者神也流布而有象者氣也凝聚而有形者質也神散而為氣氣歛而為質易也者神之變化氣質之所由以運者也故君子之學以躰易為要以窮神為機良知者虛之靈神之竅也良知致則存變達化陰陽合德日月合明而自無氣質偏勝之為患矣沈手去

潘鄭子士美有志於學久後予遊沈之氣質開爽
鄭之氣質收歛開爽者或病於不能聚收歛者或
病於不能達所謂不能無偏勝者也故以變化之
說告之用輔成其志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二子勉
乎哉

世光以昭說

羅生名世光冠而字曰以昭予友念庵羅君之子
也壬戌仲冬予訪君于松原生晨夕侍教醒然若
有所省臨行授冊求說于予以發明冠字之義俾

世光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七

得祇承不忘固通家之情錫類之意也予曰有是
哉嘗讀易晉之繇曰康侯用錫馬繁庶晝日三接
而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意以為賜予雖顯恩寵
雖顯非昭德以為之本亦世之光而已君子不貴
也哉 朝設科以明經取士惟狀元為極選凡賜
及第

天子必臨軒設鹵簿臚傳假以儀衛錫以錦袍錢
帶京兆陳黃緞內帑出銀瓜以示寵異煒然繁華
殆不啻錫舍晝接之榮世之人皆慕之然自開科

以來二百餘年為狀元者不下六七十人或以文
學或以氣節或以道德能為世所稱者不下數人
其他再傳之後響息影滅昔之曩羨以為繁華者
皆已蕩為太虛逝為流波多至舉其姓名不復知
為誰者而君之名在數人之中如翹之在楚尤為
傑然自表于世碩不款以文學氣節自居志于古
人之學以道德為歸其于繁華榮寵不惟不形于
色亦已漠然不存于心矣君出遊每每晦名韜迹
混于稠人之中不欲自異人之見者或以為學究
世光先生集 卷之十七 廿七

尚賢以德說

君子之學貴於尚友古人尚友者尚賢也人不知
學未免溺於習氣雖稍知學而未能破除習氣亦
不能成大業而別尚友之志故溺於一鄉者則不

能以友一國溺於一國者則不能以友天下今天
下滿矣非尚友其能以自援乎然則尚友非可以
虛意承當虛見湊泊若是者存乎德行誦詩讀書
而考其世所以興行而輔德也以德世予遊十餘
年於茲學事為善行義浮於一鄉但未知平時所
樂之習氣能盡破除否乎若於此有所未盡極其
所祗不免為鄉黨之自好欲友天下且未得况尚
友乎良知者破除習氣之利刀縱有竊發一照即
破若復以虛意見雜之又成辜負矣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廿九

時學元習說

學也者覺也覺與夢正相反靈根不昧之謂覺昏
氣乘之始寐而為夢故學也者善反之功也時習
者時時習之通常覺之謂非覺之外復有所謂習
也亨通和暢之謂說夢中之境顛倒吟嚙勞苦萬
狀惟常覺則靈根時時不昧有以復其和暢之體
而諸夢自除非常覺之外復有所謂說也靈根在
人微內微外微畫徹夜徹古徹今隨境順逆而未
嘗有所加損是故朋來而樂說之充也人不知而

龍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四十

雖自以為覺猶未離夢也是在元習勗之而已

子榮惟仁說

蓋氏有云仁則榮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躰所謂
榮者非祿位之謂天爵之中有餘榮焉求仁之學
在於求放心故曰人者心也求放心之要在於寡
慾人心固有本無所放惟動於欲始放下者溺於
嗜好攀援高者泥於見聞格套高下雖殊其為心
有所向則一而已夫心有所向則為欲無所向則
為存將有所向覺之早而並反之是為寡欲之功

存之之法惟能察慈以復吾一歸之仁則獨性獨
來越然自得天地所不能困萬物所不能撓而常
伸於天地萬物之上是之謂榮不然則屈於物故
修於套執祇見其辱也已

同泰伯交說

崇子同泰字伯交易大衆之職曰天地交泰交之
時義大矣哉天地交而萬物生上下交而萬化行
神氣交而百骸理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否泰之
機消息之道也夫人之所以為人神與氣而已矣

龍壽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四三

神為氣之王宰氣為神之流行一也神為性氣為
命良知者神氣之真性命之靈樞也良知致則神
氣交而性命全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安此者謂
之聖備此者謂之賢特此者謂之不肖不可以不
慎也長卿諱同春字伯與與者與物同春也春為
一元之首萬物之所由生萬物之所由行惟元故
身享春之道也長卿率伯交拜于治堂之樓怡
然之氣盎然之容燦然之儀蓋道也兄弟為學
論之二難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一氣之和應

也敢為二難誦之

守默汝成說

吳生名守默乃翁使君問字於予字之曰汝成蓋
取大易默成而信之義無言之謂默有諸已之謂
信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默道成矣尚口乃窮非
有諸已也此易簡之道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確
然示人易矣隲然示人簡矣故曰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地之默也或曰此聖人事也小子而即語
以聖人之事得無凌節而驟乎予曰有是哉幼子

龍壽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四三

常示無誑自不妄語始弟子之職曰謹而信小子
成人本無二學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本無二
事子願以為驟乎使君以通家之情遣生出謁予
觀其氣沉而神肅德之基也使君因命生諦視不
肯以為此本來自面自小子記之於予笑曰本來面
目生所有執柯而睨反以為遠夫子畏後生本
自無瘡莫傷之也書其說以遺之

示宜中夏生說

江山夏宜中舊曾為文學因註誤不變其初心遂

坐困抑鄉人皆憐而健之素與汝洽友善遂有志
養生之學今年春聞予將赴新安之會偕友子光
徒步趨福田又隨予入齊雲臨別乞予一言以致
久要予惟宜中初至會中即舉中庸天命謂性之
說為問聖學性命為一而養生家迺有雙脩之旨
何居予非雲房紫陽何以爾子之問若聖學則嘗
聞之矣夫性命本一下士了命之說因其貪着而
漸次導之云爾若上士則性盡而命實在其中非
有二也戒慎恐懼迺是孔門真火候不觀不聞迺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四三

是先天真藥物先師所謂神住則氣住精住而仙
家所謂長生久視在其中矣此是性命合一之機
直趨精氣當下還虛之秘訣所患世少上根未能
親躰承當則予言猶為未達其機耳試與汝洽子
光溪究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門人

丁 旦惟寅甫編輯
岑炯德華升甫校閱

詩

五七言律詩

山房早起用 陽明先生韻

睡起乘朝氣翛然步遠沙白雲千嶂崢嶸流水一溪
斜幽意隨林鳥浮名付槿花山厨作清供一味趙

州茶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乙

晚登天目宿獅子岩

曲登盤空上岩頭日欲斜客袍行滃露僧簟臥攤
霞暝色侵松影鳴泉雜雨花山靈邀夢去恍惚到
仙家

同友人遊琴溪

琴翁化已久遺響尚泠然石洞留丹藥唐岩駐紫
煙流光隨黯黯山色自年年不盡同遊興偏宜落
照前

兩中遊三門用韻

微而朝光暝輕騰夕景開肩輿度荒澗芒屨破蒿
萊雲際石門迥林間黃鳥來洞深綠巖入隨意坐
丹臺

呂亭驛世傳呂仙插劍得泉故以名亭

少坐慙行後孤亭日未斜僊宗遺幻影空翠落山
花今古聊蓬鬢江湖此釣槎懷人應不遠幽思逐

飛霞

息柯亭

斷雲開小苑依靜足道遙獨酌臨溪水狂吟度石

龍翁先生集卷之十八

二

橋晚柯憐世法隱几即天樵莫負山中月還期長

藥苗

登五祖道場

石磴監空翠虹橋夾素溝山花迎客舞松影帶溪

流雲護傳衣石江深度法舟逢僧談往事迷悟兩

悠悠

遊太平宮詠真洞紀事

仙人去已久古殿長藤蕪壑冥泉聲細林空鶴影

孤鐵輪餘想像金綠化虛無洞口垂蘿合凭欄忽

喪吾

一線天

一線憑何有還從無處來二儀方合體太極此分
胎卽子九頻弄庖羲畫始開迴風吹不斷神斧絕

安排

謁包孝肅公祠用韻

盈盈一水隔樹杪見荒柯正氣餘孤嶼清風灑舊
居江山容客到蘋藻薦公遲日落香浮渚閒心白

鷺知

龍翁先生集卷之十八

三

宿宛陵簡朱東源太守

支節下天目夜宿錦溪雲晨起聞鶯語行歌混鹿
羣百年聊爾爾萬物自芸芸珍重敬亭意相看如

對君

永慶寺次荆川韻

行歌郊外寺亦復舞雩風墟里浮烟合間房夕照
中生涯隨地足吾道與人同試問維摩氏應知法

本空

天池坐雨遲念菴子

坐雨亦自好悠然澹物情
青林團露氣丹壑瀉泉
聲榜散原甘寂蔬齋已去腥
可人期未至沾濕遶
前楹

訪杜子楚隱次巾石年兄韻二首

大隱久塵市人傳慶士名
讀書風樹答觀物露荷
傾已分百年卧應知萬慮
輕嗟予亦同調長咲破

浮生

孫登非俗調市隱亦迹名
藜杖穿雲破山瓢帶月
傾一屢聊復足萬乘敢雲
輕門外無車轍春未草

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十

自生

樓真山館同順之諸友夜坐述懷簡劉洞嶽使君

抱雨投山館燈前坐暮林
僻窺清影瘦榻共白雲
深昂昂從吾好栖栖畏俗
侵樓真應有主誰識百

年心

題王鳳洲小祇園

給孤去已遠此地復開園
禮佛蓮花湧傳經貝葉
翻水深澄客性山古隔塵
喧安得留精舍同參不

二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四首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
於已苟無得此生空浪
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
期人命在呼吸回頭已

較遲

人心原活潑出入本無時
執藥翻為病忘機自不
馳已窺離坎寂無復死生
期一息通千古寧論速

與遲

五百逢元會群龍在野時
凡心隨日化幽意與川
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十

馳往事都如夢初心肯負
期乾坤由我在寧復嘆

哀遲

端居忽清嘯不言行四時
太虛常闕寂群象自紛
馳簞食聊堪樂萬鍾非所
期衡門俯蘭芷可以慰

樓遲

再賚徐存齋韻二首

文傳耆英會千秋祇一時
天機隨草長歲月送波
馳世事都成幻吾心自有
期旋元入不二毫釐未

云遲

宇宙何窮際游歲貴及時一元迴造化萬物任驅馳忽忽原無盡惺惺若有期拙修應自信聞道詎云遲

贈傲庵封君

相逢不問津肝肺有餘春已耻形為役寧知富以隣乾坤今逆旅堯舜舊聞人吾亦無名者一屨聊寄身

贈吳江尹宋陽山被召

三年吳邑令心與水同流有劍酬寒士無金謁貴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六

遊省農春野靜讀易畫堂幽被命歸朝日清風滿去舟

贈天池立禪次韻

天池一勺水飲此即成仙瑤草春長茂蓬扉夜不關跡隨玄鶴杳心共白雲閒倚杖青霄立依然在世間

贈黃南山歸休

誰憐愛友生當別復留情共喜開筵宴相邀款客行清歌勞共賞浩氣恰孤征渺渺錢塘路四瞻意

不勝

次韻荅王生問學

龜載神書馬負圖直從易簡示工夫人心有感由未寐造化無形若箇模影響前頭千句少羲皇而上片言無好將知見都捐棄兀坐蒲團玩太初

月下用韻示諸生

不將得失起身圖還我堂堂一丈夫哀鳳未應悲楚客餽羊猶自愧師模坐未夜月光仍滿看到先天畫亦無誰謂道人便隱几欲從天籟覓新吾

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七

再示諸生

浮世光陰祇百年百年事業豈徒然三羊逐逐終何補夢鹿紛紛亦妄傳本性淡中澗看便世情濃處莫爭先人間未必皆聾耳高閣鐘聲肯浪宣

再至水西用陸象山鵞湖韻四首

未論舜哲與堯欽萬古人傳萬古心莫道消流非是海由來一簣即成岑江天杳杳雲初淨童冠依依日未沉但得春風長入手唐虞事業只如今

本末無怠若為欽對治終為未了心萬象掃空歸

一竅諸門洞啓見孤岑聖非剩有愚非欠日自東
升月自沉北海玄珠忘處得百年憂樂古猶今
莫把矜持認作欽天然主宰自吾心俯身恰恰臨
流水開眼明明見遠岑世外神龍隨變化空中飛
鳥自消沉金針欲度憑誰領一嘯乾坤無古今
吾儕今日學欽欽祗恐欽欽未識心滄海雁來忘
巨浸泰山頂上失高岑乾坤何意開還闔魚鳥從
敘飛共沉自在天機歸一念寥寥非古亦非今

桐廬安樂書院與諸生論學次晦翁韻四首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古人惜屢在三餘歲值餘冬可復虛慣躡天衢方
識路曾甘芻豢始知腴朋來便覺川原秀露冷偏
驚草木踈俛仰乾坤成獨慨君非男子我非夫
此非不足彼非餘口口相傳義不虛襟散六經須
識我品分一箇已甘腴執柯視處猶為遠傾蓋逢
時未是踈此意語君須領畧莫將聖諦累凡夫
逝矣年光五十餘學非知命總成虛須從無始窺
真訣謬把多聞認道腴係籍聖賢徒影響假途仙
錦竟狂踈廣居好向靈臺覓只此名為大丈夫

名教之中樂有餘肯從異學泥空虛捨身塵刹遇
歸幻入口刀圭未是腴法界固應無內外宗隣終
是有親踈丘羊岐路皆妨道豈獨雕虫愧壯夫

早發於潛道中望天目

曉騎衝嵐濕客衣西山半面尚疑非黃鸝畫暝春
聲杳鶯年深舊路微去馬束牛期滾滾泣麟悲
鳳思依依浮生行脚非無謂應愧人間識者稀
辛亥長至玉潭仙苑同史玉陽天御吳周二

司諫祝 聖用韻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九

瞳瞳曉日映初霞一逕迴看閣道斜漸喜陽和旋
地脉遙分春色到山家虛堂想像鈞天奏瓊對參
差上苑春絳節瞻依同拜舞五雲飛處是京華

山房夜坐用韻

瑤臺高處護明霞琪對陰陰徑轉斜共約采芝拈
洞主幾回看竹到仙家山中皓月懸秋鏡石上流
泉迸兩花去住何心隨所寓謬書雲物紀年華

玉陽君為予結樓玉潭之右扁題龍溪游寓
盖不忌買山招隱之因意甚厚也用韻述懷

自君招隱結山樓且喜生涯寄一丘柱杖穿雲遠
谷口釣蓑衝雨過磯頭半生心事如流水吾道行
歲屬素秋身似扁舟原不繫相期莫負五湖遊

同錢緒山馬孟河葛新寢蔡玄谷周洞菴游
玉陽山房別後漫簡

千年琪樹開寒煙靈跡曾侵帝女傳茂叔自多曾
點興麻姑合有蔡京緣字寄金丹原屬馬山分華
嶽更歸錢泉流會海終須遇勾漏何勞葛稚川

同蔡可泉下北高峯赴孟兩峯夜燕

龍峯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十一

夕陽初下最高峯錦席橫開氣轉雄舞底霓裳秋
色淡影迴銀燭夜光通松風浙浙歌烏帽花露灑
灑濕翠筒五馬堂中無俗客當場翻覺幻緣空

春暮登壯固山用韻示諸友

道人自戴華陽巾滿目鶯花入暮春坐對鷗鳧機
自少少隨童冠道還真江空不礙龍成窟地僻何
妨樹作隣悵望舞雩千古夢猶疑風詠未傳神

春暮同友人登壯固山用羅念菴韻時赴匡

廬之約

結束芒鞋步晚風十年猶自任萍踪已知異境尋
常到况復同心邂逅逢一簇瑤臺園夕翠半江銀
練落長松石樓不負幽人約望入匡廬第幾峯

葛城山亭阻雨友人楊維起出會用湘潭鮑
定山集作供謬賦見情時赴南譙

此日孤亭坐風雨子雲原是舊相知百年吾道憑
誰付千里交情奈爾思客到且供湘水鮓閒來時
讀定山詩籬披芳草春光暮夢破南譙也屬疑

曉發峴山述懷

龍峯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十一

肩輿曉度峴山雲幻管風花又幾人自笑半生殊
浪跡了無一暮愧聞身廬州地主驚春晚南浦佳
人入夢癩毒語香花墩上月可容舞影散溪蘋

九日呂調甫設席邀余偕南渠公登戴山亭

潘輿九日奉親遊老去追歡興轉幽遠眺試憑雲
外展浮生欲寄海中鷗波光似鏡秋逾淨霜葉如
花晚更稠一咲臨風忘落帽白頭到處任攀留

同盛古泉戴混菴管南屏宿玉湖寺

千里神交夢未真白頭傾蓋是何人即看此夜山

中月共結青天世外日出處而般都活潑義皇草
古此經綸僧家自是無塵土一枕溪雲伴客身

雙峯塔院同趙大洲夜坐

與君共坐雙峯月點黠心期此夜真古澗泉聲傳
密義滿庭松影露全身雄心未化終非道幽意相
看若有神謾說談兵為急務九疇三極是何人

雨中飲一覽亭次韻

林際茆亭帶雨新青山疑主我疑賓掌中杯覆干
江潤巖畔花遲五月春藜杖自應消歲月布袍原

龍駱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十三

不受風塵百年吾道滄州遠得共閒遊復幾人

雨中譙東溪府次前韻奉酬

兩後梁園草色新鹿鳴何處是佳賓樗材幸接瓊
枝蔭芳讌遙分玉署春風月懷中偏得句煙霞座
裏不生塵迂儒轉覺支離甚染翰無能愧昔人

黃陂謁二程夫子祠用韻

薦藻焚香拜德容滄江曉日射波紅烟霞已覺逢
人少花柳依然與物同共詫鳳凰歸洛浦猶疑風
月在亭中謾言天壤成孤立小子慚非問世雄

風雨宿八字腦曉霽移泊東岸次念菴韻

滄洲旅泊夜初安枕簟生涼氣欲寒悟易偶從川
上得夜與念憂時還向斗中看時慧星生憎平甫
營三窟且學蒙莊入九蟠世事年來渾忘却暫時
喧寐莫相干

宿天遊次陽明先師韻

仙掌峰頭多白雲風回大籟隔溪聞翠微杳杳非
人世碧玉蕭蕭對此君老去秋聲憐草閣夜深月
色度松門天遊指點還吾輩碧水丹山好共分

龍駱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十三

宿武夷宮

九曲溪邊臥白雲金鷄正好月中聞未愁歲冷仍
為客猶有蘋香把贈君道本虛無非異學知從見
解始多門紫陽香火千年在義利源頭仔細分

五曲謁朱文公祠

何處虹橋隔彩雲滂亭消息舊空聞溪山盡日誰
為主蘋藻西風此拜君片片巖花依短砌消消流
水遠重門移舟向晚秋光淨翠壁青林夾岸分

再用前韻志感

山遠平林水遠雲雲林卜築豈求聞却憐捷徑非
真隱空使遊人憶聘君雞犬無聲留藥灶桑麻何
處認柴門買山我亦逃名者滿地煙霞若箇分

秋秒借唐荆川過釣臺登高峯追惟往跡有
懷蔡可泉短述見志

深秋送客過嚴陵念子攀翻昔共曾閱歲自應傷
老醜槍榆寧復擬飛騰峯頭榆藻猶堪認臺畔沙
痕幾許增何日淮南尋舊好望中桂樹正稜層

卧雲林用韻

龍登李全集

卷之十八

十四

秋入楓林紅欲燃蕭疎短髮任流年已投白社能
逃俗不戴黃冠亦是仙籬菊開殘樓外景雲吹
徹洞中天祇憑濁酒忘吾老湖上還留種秫田

春暮同趙麟陽徐龍川彭伯顯王吉甫過玉

潭遊寓龍川留題次韻

仙境本未漸骨相野情亦復愛棲居鴻冥幸自逃
塵網龍卧憑誰擬草廬行與鹿羣非混迹坐依巖
石竟忘予春風此日未童冠相對無言只宴如

再過石湖草堂暹張石川用韻

乘興看山度石堤美人只在斷橋西歌聯出谷鶯
聲細望入平湖草色齊叢桂幾年懷舊隱碧桃今
日觀新題知君已得尋真路到處烟波自不迷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溪韻

乾坤身世共悠悠范蠡湖邊且泊舟短策欲尋瑤
草去野情還為白雲留半牕蘿月琴書靜一夜松
風枕簟秋回首鶯花春欲暮片帆隨意坐中流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汝洽韻

探遍名山學未成又從白嶽禮三清謬論結屋離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十五

人鏡已拚尋山度此生碧薜樓虛泉自滴紫霄臺
迥日初臨間隨童冠馴幽磴五老雲深望欲平

林書院次北坡韻

鳳山深處水雲長老幹滋培襲衆芳龍向窟中窺
天喬兔徑象外覓羲皇江南雷動乘陽氣海國風
迴度暗香千載傳嚴消息在好將昂實獻吾王

用黃父菴韻六首

海國鷲傳大老歸高山何意屢瞻依自從喚醒于
羊夢始信勞生萬事非抱甕可憐機械少當場轉

覺道心微無端秋思憑誰領池水清清花自菲
脚頭到處即如歸况復松蘿合自依耶水風光偏
浩浩澄江秋色故非非祇將白髮供溼暮莫向青
樽嘆式微花竹故園終有待春來猶見自芳菲
謾道并州未是歸親交骨肉轉相依隨緣自合有
成壞動念未能忘是非一片客衣沾露濕幾霄香
夢入雲微海門落葉驚秋早老眼翻憐百卉菲
千古誰人與大歸超然無對亦無依萬緣寂寂斷
未際一念時時知昨非海外玄珠迷罔象人間故

龍翁先生集

卷之十八

十六

紙失精微碧霞池畔秋光淡何幸先生共覽非
一脈天泉自有歸肯從別派問因依識情浪裏虛
漂泊天則源頭真是非水到渠成機自活江空月
落影偏微臨流珍重當年意消滴能令萬世菲
越王臺前人未歸虛齋兀坐誰為依閒中倩卜問
未事夢裏招意知昔非潦水漸清秋氣早浮雲將
盡月光微煙霞骨相應還我池畔芙蓉色正非
次蔡玄谷遊玉潭韻
學道紛紛未足多幾人金闕聽鳴珂玉潭仙子棲

真處玄谷山人採藥過飛鳥喜隨青鳥信吹笙
和白雲歌杖頭已是蓬萊路漫道三山隔海波

富春山房與桂明府話舊用韻

一別仙林十載餘別離中間消息幾成虛鶴雛不
受空中嚇膏雉曾分鼎畔腴海外談兵知算勝
樂後燈前話舊未情疎只今又作干城寄富春精
悍如君可萬夫

次鄒東廓丈雪中過水西韻

姑射仙人何處來手扶藜杖嶺雲開遲君未放山

龍翁先生集

卷之十八

十七

陰棹憶我還登江上臺萬里瓊瑤迷去鳥千峯雲
錦送高林春風此日聊童冠疑是當年立雪回

和王西野闈陽別業韻四首

羨子金閨籍早通埋輪想見古人風偶回茹戚戚
文里便擬尋山學釣翁築室常陽臨象緯鑿池凝
碧印秋室無端幽思憑誰領更向西林詠草蟲
類然終日坐孤亭不計明朝陰復晴匝地烟霞如
錯錦四時花木有餘清暫拋赤陸螭頭筆且結青
天世外盟願我同聲非俗物好將後院共吹笙

高秋落木獨登臺
數通飛鴻首重回
肯把一生忙裏過
好容雙眼醉時開
執鞭已分非吾好
問字應有客來朽
拙由未存至道
却憐匠氏訝樛材
吾儕骨相本山林
繞入山來莫厭深
欲向人間醫大業
須使靜裏覓天心
龍沙夜月傳悲角
鯨海秋風度遠砧
時事紛紛渾不定
未妨抱膝樂長吟

和少師徐存齋韻四首

採藥雲間深處村
衮衣歸去帶餘息
野堂湯撥河東晉
古服驚傳洛下温
西字獨知玄聖訣
野談學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十一

公家坐所論

自甘釣艸老漁村
得着荷衣即主恩
况遇加章更繡
利真慚扶杖拜
綸温避人漸覺滄洲遠
仰德還同岱嶽尊
樽酒相看今白首
暮雲春對若為論

尊老鱸肥過泖村
歲寒今見故人恩
已驚東帶含新
既更覺縹袍襲舊
温寵辱兩忘身
是幻乾坤萬有道
為算東江况是垂
綸地秘畧還應借
釣論

道人住傍海東村
隱几忘機少怨恩
夜色暝時天未旦
春風動處氣先温
虧成已付琴三弄
清濁同歸酒一樽
此意分明何處會
秋空萬籟共君論

中秋玩月用呂南渠年兄韻

中秋好月不能寐
喜隨元老開尊看
山河大影懸天鏡
樓閣清都鎖夜寒
憶昨當筵虧雙蛤
深更奏鼓集鸞鶴
何人變理明光界
留得公陪野老歡

九日擬拱稷樓用南渠韻

高軒寶幃垂荒徑
草閣蓬樞正夕陽
社裏星辰連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十九

夜聚湖南菰稻應
秋黃援毫半卷明
河瀉賭野斜飛片
翼長醉插萸枝
歸路晚兒童贏得
細猜量

呂庄觀魚用韻

平津東閣不教開
釣溪山何似我
呂望仍歸渭濱去
任公却傍會稽來
一絲作雪分寒
筋萬尾翻雲鏡
映杯自嘆未綠
追勝賞獨凭滿
檻和新裁

西園流眇用韻

葉分明隔岸西
西園幾奉建安
題秋賦尚展群

公席客馬能維宰相堤倒水澤紋時一漾薄雲臺
勢迫孤迷借言秉燭彈碁樂何似聽鷄拂曙啼

三望亭登高用韻

孤亭高處絕飛埃沾灑翻宜帶濕來精舍金鋪搖
菊色梵天秋水泛蓮臺當杯鴈影虹邊落匝海山
屏兩後開對面龍巖如有意寒花不待人催

飲成省白試履山亭放舟東池用韻

將軍臺館俯林泉春候名花幾日鮮一種千金非
不貴教杯深夜轉堪憐却披半暈當亭下似出殘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二十

粧在客前老去狂心看未足畫船又放隔溪煙

和南渠年兄出遊見示之作五首

罔象求玄總異途太陽元只在人軀命子云心在
人軀顯太陽
德將比玉終難掩性已如麻不受扶往事祇應風
過對幽懷剛到月臨梧人間此意真誰領咲倚南
窗擊唾壺

義皇事業豈多途莫負乾坤七尺軀閱世情忘寧
有累登山脚健未須扶天機靜裏觀庭草瀨氣秋
來變井梧滂道山人好迂僻宵中元自有冰壺

廿載黃扉歷顯途心存報主欲忘軀調元已試調
羹術赤日還應赤手扶暫爾投簪開綠野未妨揮
塵向踈梧杖頭便是三山路夢裏何勞羨橘壺

早歲歸來謝畏途北山寧復咲間軀久依安石常
穿屐如對堯夫好廢扶富鄭公每行常扶二壺及
與堯夫語時事不覺下階

獨龍起共瞻新少海鳳鳴應傍舊高梧獨憐野鶴
無羈絆安得長陪白玉壺

萬里雲霄自有途迂踈室復咲微軀試拈此意懸

誰領莫道斯文賴我扶小圃祇餘三徑菊高垣自
楚齋元全集

卷之六

廿二

長十尋梧浮生出處真無定坐對南山酒一壺

賀南渠年兄衆樂園之作

歸去來兮倦翼還園開衆樂有餘閒數行鷗鷺隨
烟艇一望樓臺映晚山疊石累室成幻相對花傾
酒任醄顏興未試把青藜杖點破神州第幾關
選勝未須彘地肺開山今已倚天台機忘不厭臨
花墅釣直何妨坐釣臺徑草似嫌車蓋入江雲故
逐杖藜來人間榮辱無拘管萬頃風煙一酒盃
黑頭入相名偏重綠野開堂意自閒咲引江帆出

奔水試穿雲履過龍山隨緣事業卑韓范適意行
歲亦孔頽乘興頻來知不厭洞門雖設莫長關
海外仙山數十州公家洲畔總仙流獨呼明月陪
幽賞信步青天作勝遊叱石聊成牧羊戲爛柯應
為看碁留却憐尚繫蒼生望未許東山得自由

用韻酬吳古壇

不數香山逸老圖古壇壇上有潛夫謝陶辭格猶
堪並龍馬精神不用模清夢一生忘健羨白頭終
日對虛無承家更有延陵子吾與吾人咲弗如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八

廿二

用韻酬王巖潭年兄

緘詩惠我墨花新一水相看忘主賓浮世已迴樵
鹿夢清溪不減舞雩春風未草閣留孤嘯兩過疎
林淨風塵百歲光陰倏流電河清欲俟幾何人

用韻酬塗鐔江學博

自咲生來雲水身浪遊疑假復疑真幾回東頂看
明月又向西林歌暮春碧水未應早振鐸清時終
是重垂紳况君更抱圭璋詭待價還期百代人

酬史王陽年兄

逝水流光幾許多故應未老拂朝珂坐臨流水孤
琴脊徑掃閒雲二仲過歎世誰開觀物眼避人自
聽採芝歌夜深更倚瑤臺望太乙微茫隱素波

次韻贈周都峯

聖世由來有逐臣荷衣初製樣偏新雲中借榻猶
堪卧枕底行厨未厭貧道在固應忘險易心同那
復論踈親明朝又向胥江列回首天涯憶故人

送江硯山任山東樂安王府教授

取次相看墨綬新白頭莫謾薄王賓路經關里還
瞻聖渡涉沂川好借春塔爾忘言方合道此兒有
累即成塵况君詞賦堪游戲亦作梁園一度人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八

廿三

用荆川韻贈別

江涵夕照激文空去棹歸帆尚此同可是狂歌托
哀鳳謔將紀響寄寒蛩三羊路覺千岐少彈指心
知萬古通迷悟兩途應自驗唐門衣鉢可無公

送唐荆川赴 召用韻

與君卅載卧雲林忽報徵書思不禁學道固應素

巖峯出山終是負初心
青春照眼行偏好
苦鳥
別意獨深默默
囊琴且歸去
古來流水幾知音

贈肖遠林大尹陞南京戶曹

天風吹鳥送君行
棹發蓬萊第一程
時止時行皆
是道
潮來潮去本無情
歌回白雪陽春在水遠
甘
索夢亦清
宓子鳴琴多善政
獨慚師事老儒生

贈張石川

空林落葉思蕭然
忽謬春遊復半年
世上誰為青
眼客
山中又遇紫芝仙
芳樽酌月憐秋色
藜杖看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八

廿四

雲憶暮天松頂不禁風
露冷翩翩雙鶴下
平田

又贈張石川用韻

山雨淒淒客滯遊
春花開盡麥先秋
行藏是處皆
吾樂
嘆惜人間無此流
陶令男兒寧掛念
杜陵詩
酒且忘憂
悠然宴坐誰賓主
山色湖光併在樓

贈鄔玉峯都尉用韻

野寺春殘客倦遊
夜來風雨又蒸秋
却憐玉對孤
標在
况是天潢一派流
麟閣勳名終繫望
鹿門樓
清夏衝泥未盡登
臨興
悵望雲峯對小樓

寄銓曹謝仁峯

與君憶別青陽道
兩地相思各惘然
春盡花香留
一蕙
客來草色又經年
圖書映日堪同玩
枕簟流
霞好借眠
記取東山樓
隱地擬從洞口問溪船

過石山訪焦仲明望台泉精舍謬作

僊子何年啓石扉
千峯影裏入霏微
時臨土釜烹
金液
夜煮山泉灌紫芝
書卷卧拋身似寄
烟霞路
曉客未稀
斜陽欲上鶯聲急
留與山人作後期

訪胡屏山話舊

十年不見康侯面
此日相看共惘然
尊酒已迴京
國夢
春風猶憶剡溪船
圖書滿几君能隱
泉石為
家我亦仙
更說黃山堪避地
還期一嘆白雲邊

玄壇次韻留別鄒東廓丈

江館茲宸喜再逢
前期翻憶負追從
短蓬欲返山
陰棹
高閣猶驚日午鍾
一點玄機開混沌
半生浪
迹愧疎慵
從來澹泊方成學
未必才名擬卧龍

留別裘魯江用石雲韻

千載相看共白頭
况逢秋思更登樓
百年吾道悲

哀鳳此日間心付野鷗舟訣好從言外得青山不
作夢中遊金針點點憑誰度纔看玄虛總浪求

次勿齋宮贊韻留別

廬山擬作華山眠病骨那堪向日邊南浦佳人應
自愛西山明月為誰偏百年擾擾還同客一日間
閒總是仙明發孤舟成遠別回看沙際動浮煙

劔江述懷寄別羅念庵

放舟欲下頻回首恨不將身付與君帆影漸隨烟
際沒鶯聲猶向樹頭聞未妨蒼點完初僻况有微

龍登年集

卷之六

廿六

言折衆紛留取乾坤雙眼在石樓明月許平分

留別王汝敬用韻

昨宵明月坐船頭此日西風更上樓紫陌塵中看
玄馬白沙江上對眠鷗浮生已醒邯鄲夢與子還
期汗漫遊莫向鳴蟬認真性聲塵起滅若為求

瑞洪晚泊避暑與王汝敬話別用韻

火雲飛動不成眠徙倚披襟向水邊繕性未妨喧
慶寐求生還墮心中偏十年自愧屠龍手半夜誰

驚夢鶴仙珎重吹笙王子晉終期緱嶺卧蒼烟

用韻留別峴山學博

雨過虛堂萬象新青山面面是嘉賓一簾草色同
幽意滿座鸞聲送好春白水漸添溪外漲金篔誰
刮眼中塵論心此日成佳會回首華峯憶故人

用韻別錢八丈

與子同遊不記年白頭相對尚依然溪邊釣艇雲
常滿洞口歌鐘鳥自傳風月半生聊復足鳳凰千
仞敢云先獅巖回首還惆悵夢破釣天好共宣

用韻別蔡玄谷

龍登年集 卷之十 廿七
白下過從二十年舊交零落倍凄然鐘陵皎月憐
同賞吳苑清歌誰與傳已分灰形出世外敢云開
道在吾先山堂此夕還傾耳賸有松風次第宣

留別蔡白吞年兄次韻

與君京國曾為約黯黯流光年復年未必見聞能
障道由來清淨祇須禪一樽共醉臨岐酒短棹還
移落日天况有心期成汗漫茅堂莫負隔江緣

賀史玉陽得子

故侯之家遺慶多森森瓊樹交銀珂驪珠真向曉

中得龍種疑從海上過
福地自應叢桂發
賓聖
羨二雛歌不用啼聲
識英物試看雙眼
淨秋波

遊閩仙洞

道人未了探奇興
又向千峯覓閩仙
童冠幾人隨
野步秋林
蒸到屢點青
天泉紫古洞
酥疑潤嵐泥
飛缸翠欲眩
落日蒼苔
還小坐未
遜石髓已忘緣

別史玉陽用韻

僊姝化去白雲多
下界猶疑響珮珂
宅傍榕城居
得地手攀琪
封我重過峯
頭共飽青精飯
露下時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八

共八

聞白字歌發明凌風理
歸棹瑤池回首渺烟波

趙鼎發黃觀雙忠祠用韻

由來節義驅千古
此道人人共有之
已信從容酬
素志肯將塵土污
清時同官臬骨終
歸腐異代英魂各自知
即此真機是真學
寢堂添得哭文詩

贈釋溪管徽君及孺人六十雙壽

阿翁六十貌如童
阿母相看壽亦同
鸞鏡合來知
永好鹿門棲
慶見高蹤
塵懸孤悅
聯秋色雲
擁笙歌度晚風
况是堦前有叢桂
芳樽不惜照顏紅

登西天目
蚤起登山去芒鞋
結束牢但令隻足
健不怕萬峯高

飲紫鎮山少微山庄

開未挾履上山巔
躡破煙霞別一天
疑似丹丘超
熱界恍如弱水
隔平泉何須
未往桃源路却
咲浮沉海藥船
能向箇中尋樂
趣一塵不到是
真仙

壽虞亭峯七十

京兆芳名世所傳
歸來又值古稀年
慣拋烏帽頭
龍溪先生集卷之十八
又廿八

無雪學煉金丹
杖尚煙十里野塘
蘭渚釣一簑
春兩剡溪船
虞卿莫謾驚
凡骨共到蓬萊
豈偶然

壽王白谿七十

王子丹成騎白鹿
紫蕭吹徹下歸來
尚方何意飛
鳧鳥長對南山
祝壽杯

壽高望梅六十

念年辭祿還初服
六十逢辰臥舊廬
蕉下藏身予
亦鹿池邊縱目
子非魚一枰自
試東山屐尊酒
時路社車况復
蟠桃有嘉會
隔離煙火混
樵漁

壽史東潭六十

解組歸來無外事每從谷口問桑麻三華琪對言
朝露七葉靈椿護晚霞笑看人情隨處好開尋物
態及春嘉莫嫌老去生涯拙屋角溪流鼓蕙系

春暮華補菴宅中賞牡丹舟用韻二首

何意名花侍彩筵一樽相對憶當年風迴石砌香
逾馥月射朱欄色更妍幻處只疑瓊作珮醉餘翻
訝錦為箋行窩到處今還我未許芳名洛下傳
一年一度接芳筵謬向花邊惜暮年移種華堂原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非九

綽約不憑舞袖亦婢娟臨風酌酒憐吳錦烈炬揮
毫亂蜀箋留取故籬殘菊在暫時忻賞敢云傳

洞庭山賦櫻桃

湖上看山已暮天朱櫻猶及供蔬筵本來色相終
誰假况復圓明體自全碧剎欲燃春而後火齊相
映玉燈前金庭此日疑丹粒入口應湏了夙緣

五七言絕句

宿山岩

峯頭千片石彷彿見羊群千載初平我重來卧白

雲

花源洞用韻

山人抱竒僻尋源路忽通倒翻銀海浪晴滴蕊珠
宮

陳同甫舟中填集次卓小僊韻

春風雙眼開落日孤帆去相對默無言悠悠渺雲
對

浮生杳如夢相逢口此心芳樽酬落日新月更分
明

龍谿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三十

和良知四咏

謗於感處問憧憧虛疑徒教證聖功但得無心如
尺蠖義文一派古今同

古來學易有宣尼讀罷章編更不迷兩畫乾坤無
一字紛紛看象轉增疑

鴛鴦傳譜不傳針萬古經綸只此心聞道具茨迷
聖解室中鳥跡若為尋

浮生役役了何時坤復之間好立基莫道仙家能
抱一儒門亦自有嬰兒

辛亥秋予借周順之江叔源訪月泉天池山

中出陽明先師手書荅良知二偈卷撫今懷

昔相對默然疊韻四絕聊識感遇之意云

四十年前峯學時分明舉似衆中知深山落木虛

堂夜交鉢于今付阿誰

衣鉢于今付阿誰良知處本無知會須薦取言

前句縵落絲毫即強為

十月霜風葉落時天然公案少人知行歌燕坐非

無事此子機關舉向誰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此子機關舉向誰謗佞痛痒覓靈知分明月在天

池上不着絲毫亦強為

經王立亭

立玉亭前月滿林冷冷澗水舊知音百年多少登

臨意一渡來尋一渡深

禮五祖次韻

為法傳衣亦法塵因衣付法幻中身山堂此日瞻

像可是當初白髮人

四祖祠同趙大洲官諭夜坐次呂巾石韻四

首

一派潺湲雨後新乾坤何意屬茲辰與君坐破溪

頭羽不謂前身與後身

華嶽枕邊千古夢瀛溪亭畔一般青卓傳已較此

兒子看取先天無字經

雙峯頂上紫烟浮四月溪邊碧對秋道人不作溪

山夢濯足瀟湘看水流

四面青山裁欲遍中流隙地未經栽祇緣行者傳

衣急待得山人帶雨開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遊東林寺次韻簡彭澤令外東武四首

池畔青蓮向晚開千年陶令此重來孤亭坐對水

壺淨不受人間半點埃

春溪踏遍夏忘歸試剪新荷製客衣出處無心都

見在不妨陶令掛冠遲

五月溪邊花正開道人幾度過溪來蓮莖只在空

林上不看清虛不染埃

何年海上鶴來歸又向空中一振衣蓮漏聲沉山

月波隔溪舞影故應遲

廬山次陽明先師韻二首

多病維摩卧法臺
凌虛丈室為誰開
解言佛子錢傳法
祇許文殊二度來

佛氏流傳明鏡臺
竹林無路若為開
道人曾翫薰梅頂
不為衣來為法來

五曲謁紫陽書院次韻二首

青山面面俯溪堂
雲氣長圍薜荔牆
此夕瞻依薦溪涼
室染月色自生光

學禁于公也等閒
遠簷依舊長琅玕
病夫亦咲肱

三折明月清溪共一看

天遊次馬師山韻二首

孤亭寄教萬峯間
黃竹歌殘香萼攀
自信仙緣終有分
飛來青鳥對溪間

坐斷天遊雲外峯
溪聲月色度秋風
為魚活潑潭常事
都入圓明一竅中

晚坐萬峯亭次韻

萬簇仙山疊晚臺
金鷄叫罷白雲開
紫芝香冷猶堪茹
千載王喬此復來

文湖樓中感懷

百歲論文祇自疑
謬云海內盡相知
休文去後春光冷
樓外鶯花只任飛

經三教峯

三教峯頭一駐驂
俯看塵世隔蒼烟
青牛白馬知何處
魚躍鳶飛只自然

遊石堂庵次白玉蟾舊韻

扁舟泊向九溪灣
青壁迢迢過石關
可是王猷餘興在
隔林啼鳥下秋山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西津白雲寺留別諸生

春深山閣白雲飛
花外鶯聲送客騑
千古舞雲傳勝事
西津童冠即東沂

送春二絕簡沈思畏時謙改歸

紛紛紅紫落還空
日麗高槐氣欲烘
時到朱明身合退
莫教造次怨東風

東風不管人間事
花落花開自歲年
萬物成虧忘

處了老懷何事不
翛然

出山劉南塘學諭偕兩司訓留燕于浴沂亭

口占二絕

浴沂亭畔浴沂人何處斯文此夜真滿座歌聲待
明月客懷又借一番春

客懷又借一番春春意無端祇在人惜使諸賢當
此日還依童冠採溪蘋

廬城留別諸友用巾石韻

叢篁拂露夕陽多鳳去無心柰爾何記取琅玕長
百尺他年還許釣銀河

贈竹丘用韻二首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廿五

西海叢篁幾萬竿誤隨風雨落人間春城何意未
雙鳳此日丹丘好共看

疎竹蕭蕭寒草閣一丘聊爾傍雲山乾坤莫道無
前輩仰止天峯只此間

荅石鼓峯

萬丈巖前一草亭平林秋色更分明天球自擊漲
誰領碧水丹山不世情

復久菴紀夢韻十首

如來原現宰官身還我堂堂躡繡紳悟後談玄備

是妄夢中說法未為真

歷劫生來一幻身無分帶索與垂紳香塗刀割俱
成妄夢裏容禪始是真

七十年來金粟身翠屏為障錦為紳無端夢裡虛
交媾名利相霞總未真

已分虛空屬我身一絲不掛豈論紳更須打破虛
空相信手拈來法法真

大患由來貴有身辱加微繆寵加紳紛紛得失何
時了若解無身到處真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廿六

洞中仙子水雲身荷作衣裳葦作紳不用拘拘憐
造物鼠肝蟲臂任吾真

色身法身無兩身浪將劣狗等朝紳南華有箇無
生頌離假由來即是真

一念輪迴一度身或投鬼物或儒紳世人欲斷輪
迴切當念無生即返真

血肉團中清淨身雲裳玉鳥毳霞紳學人欲識真
頭面不落莊嚴當體真

顏氏坐忘寧有身紛紛未學強書紳可憐千古派

流意祇有簞瓢一個真

次夕菴中秋洗心亭玩月讀三首

攜群孤亭生事幽深林月色正宜秋美人勞贈君
為報惆悵臨風感四愁

黠黠秋懷鬱不開江城露冷角聲哀正憐孺子憂
時晚忽見橋邊黃石來

秋半清光正滿陂阿翁曾此賦新詩梧桐露冷荷
衣薄無復春風含瑟時

八山居士閉關雲門之麓玉芝上人往扣以
龍龕集卷之六

偈相酬答時龍谿道人偕浮峯子叔學生訪
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

數語呈八山與玉芝共然之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能

忘見三界縱橫奈爾何
禪家但願空諸有孔氏單傳只屢空儒佛同歸軌

此子翠屏山色自穹窿
謬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

延但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塵空不惹埃水竹岩峯都
見在恁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即成波佛即魔却嘆山僧亦
籠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從來萬法由心造人若空時法亦空解取高山住
平地却於何處認穹窿

自己家珍不用尋法門非古亦非今不於了處知
分別管取全收大地金

杖頭點到降公臺臺上風光絕黑埃一自公翁賦
龍龕集卷之十八

歸去至今猿鶴咲空來
五七言古風

秋日登釣臺次陽明先師韻二首
臺上多清風登臨屬吾旅况逢秋氣肅歷歷千峯

起叢桂襲明霞芬芳未座裡邀哉羊裘翁躬耕事
胼胝朝披半菘煙夕弄一竿水浩氣凌萬乘紛紛

宜有此升輿空復嘆故人愧知已真隱匪遠俗吾
心聊已已巢父亦何心千載一尔矣

平生志遠遊未須悲逆旅歸來但秋半淅淅金風

起童冠自追隨鼓柁清江裏出處豈殊調可
禹朕登高採靈藥冥棲沃神水青山寐無言至
云在此無古亦無今忘物亦忘已呼吸造化根綿
綿詎容已微哉兩字訣如是而已矣

南燕書院與諸生論學感懷次巾石韻

師昔臨泠水流風被南譙君持歲寒操不隨萬象
凋劉雲開精廬朋來千里遙所志在上古邈哉舜
與堯堯舜詎云古吾儕詎云今今古繞一瞬神感
歸吾心吾心本自靜弗為欲所侵師門兩字訣為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八 廿九
我受全針學慮非學慮致虛以立本如水濬其源
沛然成滾滾靜虛亦非禪盎然出天稟虛實動靜
間萬化以為準

次白石羊兄青原論學韻

宓姬握靈詮千聖啓心法易簡配乾坤同派本無
着洙泗絕遺響紛紛淆異說肯哉靜觀翁授我兩
字訣譬彼轉戶樞恒轉恒不輟乾坤縕闔此樞
原自活闔開生往來一念自昭徹念中本無念已
發即未發妄念斯為失克念斯謂得此念無動靜

往來同日月動靜亦強名乾坤偶對列日月其
精匪疑將空裂無處亦無方有之即成感寄語同
心入切莫生分別

予讀淵明詩惕然有驚于心因取借陰名其
齋用陶韻酬同志諸公期於交相勗云

入聖良有階為功貴前稼辟彼雜習飛羽成自返
翥往聖忽已沒流先易來去道術紛多門平生軫
長慮吾黨二三子虜質皆相如願言鶩高且進
勿停住寶所睇非遙導師儻知處一契本來心雙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八 卅

忘泯欣懼

疊嶂樓月下陪初泉劉侯謙集

樓前今夜月天意為誰明松影忽到地山光低向
人孔周千古夢絃誦萬家聲吏道本玄理朋來無
俗情幽蘭滋露馥谷鳥感時鳴永言務明德母為
塵所縈

詠慈懿篇

放舟五湖曲遇子胥江湄相別十餘年一見我心
夷浮沉各相慰衷情慘似淚示我慈懿篇索我壯

靈辭群彥溢珠玉燦然光陸離于焉發潛曠因之
屬遐思予聞尹氏母燁燁垂光儀彥明匪楛養千
載真吾師達士貴知化榮瘁諒有時貧也詎云傷
餘形長獨怡十月霜風急飄飄吹客衣勉攝務曠
德紛紛徒爾為

贈天池山中法侶

世僧名湛峯一僧名鉢泉虛舟泛寐海玉封團蒼
烟卓錫天池上共證真空禪青蓮出於泥石鷲鳴
寐天池影落空翠湖光浮素玄我來值秋晚雲榻
時留連烹茶煮石笋談道披霞笈真空原不空萬
法同自然流光倏云邁玄髮悲華顛青鸞渺何許
且結區中緣

復初書院會集同志次東廓丈原韻二首

咄哉下里曲陽春和應寡鍾期去不還誰是知音
者千里孰云遙毫釐辨真假邁冀瀆吐棘凌晨策
吾馬

策馬欲何之抗志在雲表長風掃重陰熾然白日
皎虛堂開清讌喬林集黃鳥緬懷復初君高閣鑿

聲晚

用韻壽王一山

君年六十強古稀試數流光今日始欲將健翮矯
南溟肯把神珠混泥泚中年待隱金馬門翻眎華
紳如缺礙憶余朽拙若有聞歸向山陰扣玄旨
傳兩字本天成瑩如玉子直如矢混沌初開瀾氣
凝莫向東風問紅紫神驥奔騰自絕塵倏忽行空
幾千里

再用韻論學一首

天根寂寂從何起直須感處觀無始媿心繞動面
生丹哀心乍觸潏溢泚瑤巖衝開捷有神莫把真
金棄如屣寐中起感感歸寐千聖傳來舊宗旨路
頭差別較些兒擇術從教慎函矢世鮮中行道益
孤媚俗紛紛亂朱紫夫君自是儒中英好向毫釐
辨千里

襲封行并引

襲封行為吾師嗣子仲時承襲封爵而作也
吾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在

人心荷蒙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旂常向為忌者所阻身後錫典盡行禡奪天下所共冤通者

新天子紹統興滅繼絕孽孽求治元宰泊諸執事

仰承德意南北臺省江湘撫按百口一詞交

章論列以暴其冤得

賜俞允遵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莫

不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固

龍苑先生集

卷之十八

四三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錄往勸來亦見功德入人之

深愈久而不能忘也曩者仲時謁選北行予嘗

有言致贈大畧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

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終篇尚綱

之云惓惓於君子小人間然的然之辨而歸諸

一淡之一言蓋惡文之看而思及其質質其道之

本乎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華之習務功利而

忘忠信孔子身任傳道之責乃志於從先進而

求之於野其曰忠信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

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所謂尚綱云者其諸從

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自漢

而下世教益衰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蓋千

百年於茲矣吾師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

而忠信之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

回之良知之說做於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

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幾遍海內信

者益衆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

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有志於學馴

龍苑先生集

卷之十八

四十四

其所至知其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無疑也此

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聲色易於移人口體耳

目一溺於所好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向者謁

選之行尚以世味淡習為懼况今承襲圭封衣

麟腰玉所接者貂璫貴游所習者紛華盛麗聲

色之移人尤甚貴不期侈一有所溺別人心變

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之在力吾子其務不

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毋嫌逆耳之言毋泥從欲

之好反諸獨知之良去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

謂間然者以無忘尚綱之意淡薄冲素專過於野無寧過於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傑然如翹之在楚一毫不為世類之所溺是謂善於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子之憂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豈徒不失望於海內之同志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苦心忠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思之為之歌曰

鳳闕新恩甚露濃
貂冠重襲舊時封
伯禽合致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八

四十五

東方昨召病應酬
南國功憶昔真人駕箕尾
四十年來只如此
取上誰憐築室心
山中徒抱存孤義
悠悠天壤屬何人
嬰曰傳來今幾春
霍霍強覆寒櫛
鼓駕馬寧辭峻坂
輪浮雲作雨
幾更變一朝日出浮雲散
有如種火開重光
又似枯爻發新幹
元功鬱積人共究
百道封章啓天眷
玉帶春圍麟繡全
金書畫剖龍文
半須臾上殿拜分符

天子親呼是某孤
邊臣盡效雲臺蹟
壯士都懷

原缺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門人

陸光宅與中甫編輯
周汝登繼元甫校閱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泰脉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渺矣胡察脉而真見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改移風淳上有軒農之主下皆倉扁之臣宜其願攝參於玄化蒸蒸乎翊斯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九

乙

世而咸春太和既降札厲相循異端泉岐蛙噪蠶鼓使愚者懵懵其莫之知者又沉醉沒溺於怪隱之妄斯道之不絕也爰乎若千鈞之繫於一綸於是孔氏則誅亂賊矣孟氏則詎揚墨矣韓退之氏則闢佛老矣二程晦翁尤峻開崇衛而悉力以芟刈乎荆榛彼數聖賢之於道孰不謂其瘵良心於既死續正派於將湮而詎知先覺不作淫邪漸熾大中至正之短日以坱塞而淵淪卓哉先生英穎絕倫解脫株局頓悟本真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

於蒼旻嗟嗟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先陳之胡先生再發其旨而舉世賢輩咸嘗以為異聞蓋以功利之害深入於吾人淪肌浹髓良知蔽昏僻之病脉者容色體膚起居飲食雖無變常度而岐黃倉扁獨遠望而憂呻彼不惟諱之不吐也反忌良醫之憂之過至如詆詈而相噴嗟嗟先生高目而視洞照厥因喫緊反覆寧拂衆議而不忍斯世之批塵故畿嘗以為孔氏誅亂賊孟氏詎楊墨韓與程朱相繼闢佛老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遏絕功利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九

二

砭劑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旨昭昭可觀而議者乃以先生為異端玄寂既不覺其所見之霄壤至徒以文章事業觀先生者又何異乎井鮒而望北海之津嗚呼先生往矣功利之障日盛月新安得解良知之旨者揭之以醫斯世之沉痾庶幾三五復作直與之壽域而同臻畿甸雖嚮學長而無聞間有論說祇取咲於效顰惟傾仰止以斯文肅庇院宇致妥靈神聞風而起竇賴我多士之彬

祭聶雙江文

先生之才鞭駕一世風雷出入若不可羈先生之志凌邁千古宇宙俛仰若靡所遺及聞良知之訓至虛而善應以證以悟若有副于心期才不徒雄而出之有本志不徒尚而培之有基萬有生于無萬感起于寐千聖之絕學允在于茲一念之靈萬物皆備不離動息飲食直造乎皇義自變動周流之義不明學者務典要而忘通變滯器泥象日蹈于支離况手以知解為見性以對筭為經世以恣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九

三

情為同好惡以黨伐為公是非吾黨學術之弊一至于此誠師門之罪戾安得不為先生之所嗤先生居貞履坦堅志達才浩蕩廓清革渙淳漓自宰守而歷臚仕涉歷四十年酬世馭物不出乎有無寂感之機行雖卧疾于家而望重朝野斯世望為儀羽斯人藉為齋龜天不憖遺胡爾長逝豈惟斯人之戚抑亦命數之奇所賴致虛歸寂之旨通幽明而無間吾人服膺而弗墜庶不為于多岐同祖落學脉如綫抒懷一奠聊以塞

祭蘇東坡文

我思古人兮衷情好修沒身兢兢兮師友是求
慶超然兮行相為謀要歸于顯道兮靡入于幽
聖學之晦兮降自程周二生我明翁兮千聖之儔
靈秘斯聞兮鑰起關抽斯世斯人兮期共升于大
猷惟先生之獨往兮不墮于悠悠方史氏之在告
兮始謁翁于慶州翳言傳而目擊兮嗟雅志之風
凋深研六籍兮百氏旁蒐兩忘為程兮無欲為周
洎道遙之歌竟兮志彌苦而益道南雍禮樂兮宮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四

采綱繆歲展青原之席兮屢泛錢塘之舟匪出處
之有間兮惟斯道之是憂守師說而不渝兮不隨
世而沉浮予久儀令德兮幸朝夕之與遊仁義之
光兮忠信之隙邪氣自泯兮放心自收如跋之滯
杖兮如領之在裘拜先生之嘉惠兮予安以購尚
曰壽而疾兮胡一康之靡瘳悼日西邁兮嘆逝東
派有得孰證兮有思孰紬載車無輔兮扛鼎無伴
慨頭顱之將老兮悵駒隙之行休倘朝聞之可異
兮競畧刻于琳球宿草可待兮祭酒無由寄閭闔

而陳詞兮淚千古于茲丘

祭戚南玄文

嗚呼痛哉吾南玄兄而遽止于是乎夫秋重陽予
與緒山訪兄于南譙時兄以哭子之故得轉食疾
幾殞復蘇曰食飯一盂不能對衆飯食予謂轉食
疾生於憂哀鬱積非藥石所能療能自覺疾當自
愈因與論哀和之旨及七情所傷之因兄首領之
意稍舒而情未釋予與諸友羣聚南譙講院兄時
雖強入會而氣漸微矣五日抑情而別後念之不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五

終忘訊之醫工以為不能對衆飯食此為危證益
憂之不能忘冬盡有友從全林來傳兄病且愈且
喜且疑今年仲春初忽兄差人過浙予書數字附
以仲子可業別簡乃知病已亟勢不可為予與妻
孥相對涕洟徬徨亟遣慶童往候全淑隨擬促裝
趨兄面訣以馮無窮之懷不意慶童未至而兄即
世矣嗚呼痛哉自予之獲交幾三十年大道並驅
之志遠業相成之心出于肺腑均于骨肉其間遂
順好醜出處得失之變何異輪雲而此心此志未

嘗一日不相應也海內同志孰不知之追惟兩歲
之歲忝允同榜予以陽明先生在越圖告南還以
年兄出宰歸安與越隣壤余嘗與王溪扁舟過若
溪期兄出會兄泥于時忌意向雖切而形迹稍存
余以脚踏兩家船戲之兄即愀然愧悔出頭擔簪
與學育才能聲大起每公事過越必謀數日之會
而情益親及余壬辰就廷試兄時亦以行取補吏
科乃僦居密邇出則並馬燕則共席寢則聯床日
以聚友講學為事每大會中有所商訂或有所指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九

七

陳兄以余能道其師說必謬屬于予從而贊之以
起人信心闔閭鼓舞一時同志多賴以興起兄好
善一念出于天性而才足以達之凡都下士友有
未納交于兄者必以為悔凡朝廷有大建議必咨
于兄兄亦毅然以經世為已任時西北多警衆議
以為非兄不可任事雖未及試而意有所屬矣兄
復以仕途易于埋沒乃先後與余圖入山為數年
合併之計後余起告南補兄時亦起為都諫因九
廟火災陳言會疏進賢退不肖謬及于予以為可

備清班顧問不宜置之散秩疏中多指權貴人譬
者蓋衆相比翕構票旨揭為偽學同黨兄遂以此
落職而予亦乞歸兄嘗致書于予自謂以此相累
偽學之名雖非清朝所宜有但觀前朝當此者何
人復以此相勉于玄就澹如也嗚呼余與兄相與
之迹章章若是海內同志孰不信之兄既入山聚
友講學之志益切每歲必期余一往南譙與諸同
志為旬日之處或相期出遊東南與礫谷緒山念
蒼荆川鹿園一庵石山諸君為浹旬之會遠或遣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九

七

价馳書論學以證交修凡士友往來除嶺者必迂
途造兄之廬以考德問業為事四方學者無有遠
邇皆知兄為箇中人也兄身雖退而道望益彰才
名益盛忌而毀者亦益衆遂一蹶不復振世嘗為
兄氣魄未化機權未息世緣未忘此在兄冷煖當
自知人不諒兄好善之志經世之才而區區以此
求備于兄譬之採玉者不于其丈尺之瑜而索其
微瑕以相掩亦已過矣兄未第時嘗見先師于南
都及官歸安復拜于越先師嘗有良知白目

訓凡平生學問以此為的高明精瑩得力處未知
何如若夫披雲霧以圖光復不屑以晦霾自污則
兄之所有信亦同志所共信于兄者也充兄之才
與志而完其所終予吾道豈小小補哉而今則已
矣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我之思與生我並
義亦重矣予與兄之心事同于白日人無不知而
信之若夫終身之相期微言隱義之相證語默夫
就之相勉千百年上下之相望惟予與兄所自知
自信而人或未之盡悉也予性本疎拙本無所開
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可以保終當不使兄抱身後無涯之感感也然則
兄之神亦可以自慰矣哀哀南玄子後何言
祭唐荆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
其正大義也建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于人實係
于天方兄之在山入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
也跋前疐後或以為變其守若騏驥之困于糾纏
兄之在世入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香消
膏燼或以為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
龍翁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中道舍我而遊予然孤立無與共究夫此學之全
粵自辱交於兄思六形同心往返離合者餘二十年
時唱而和或什一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道
遙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陟危巖或
潛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屐或泛五湖之船
或聯袂而並出或枕肱而交眠或兄為文子為持
筆或子乘馬兄為執鞭或橫經而拊義或觀象而
窺躔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
予有小悟兄為之證或兄有孤憤予為之宣或探
龍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罔象示以攝生之觀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
合內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
神竒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
異施惟予與兄半意周旋兄為詩文偉然名世謂
予可學每啓其端而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
謂予論學頗有微長得于宗彜之傳每予啓口輒
俛首而聽疑神而思若超乎象帝之先嘗戲謂予
獨少止面四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
渠之勇不得專美于前嗟予荆川子不見兄兩集

于詳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之吾日兄之神在吾
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
閉于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犧鱗青黃不願為材
兄於精神亦大潑撒幸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
于造物之迪遭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于無
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在不隨
萬物而化遷日吳月虧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
逃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說而又何惜乎荆川嗚呼
荆川已矣垂甫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于一
龍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荆川子漢
何言
祭羅念庵文
惟兄精純昭曠之學堅凝果毅之志宏博充裕之
才瑩睿和平之氣學洞千古而退然不以自多志
勵萬夫而歎然不以自是器任天下之重藏而若
虛才應天下之變歛而未試古所謂完德君子兄
非其人耶兄感異夢而生幼而神靈恥為嬰兒之
憊長聞良知之訓信而不惑知聖人可學而至攬

危科陟清班眇然不以為榮甘林泉樂枯瘠脫然
若無所累起列青宮之贊人謂道可大行油油然
溥無期必入犯丹宸之怒人謂禍且不測坦坦然
漠無顧忌悟性宗而耽靜默或嘗其為禪究神埋
而精攝養或疑其為玄乃兄一意聖修終始緝熙
學未嘗雜而志未嘗貳文章辭翰傑然名家世方
羨其多能顧以小技自視等為三昧之游戲舜愛
取舍惟義之裁皎然不縉于欲身之進退世之污
隆尤嚴于出處之際粵自陽明夫子道倡天南化
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十一

鋒之滓絮酒辨香臨風陳詞兄如有靈尚翼于冥
冥之中俾後死者不迷于所之庶斯文賴以未墜
祭季彭山文
嗚呼聖學湮晦降自周程天啓明翁覺我後人公
聞風而崛起首事于稽山之陰嗣後行踪睽合仕
路浮沉及遷謫于潮也得從事于南征曰大道其
不遠惟寡慾以養心察良知之獨炯見天性之孔
神重日乾而夕惕若履履多淵水慨任重而道遠
爰遐覽而幽尋速遭蹶以林卧益鉤極于精深抱
遺經而終始塞岐路之紛紜吾人方特為龜蔡歎
天意之可謀年八十而觀化公于向道之志不可
為不伸獨吾人之靡依無從面命而耳聆幸獲親
其遺編取近辟以相箴夫盡滌其偏蔽時雅志于
平生敬服膺而勿墮敢忘臨訣之懇勤知靈爽之
不昧聽斯語于冥冥
祭岳父張菱塘文
嗚呼大人之於畿豈尋常翁塔之情已哉惟予早
歲庭催桑梓藉大人之息主蘋蘩解襪佩得以爰

善成名而箕裘之弗墜迫予中年室稀蘭玉藉大人之息調琴瑟廣衾裯得以曠和繁育而宗祧之有祀今予且逾耆矣大人之息先我以棄幃而予亦盡厥塵念甘肥邀以幸世乃者外孫應吉偶於萬曆己卯叨薦順天之鄉試其為老懷之喜不言可知而幽冥之中諒在所怡愉而深慰嗚呼膝下鮮胤嗣何以繁桂樹之陰室中無士女何以溥葛藟之惠反本而溯源則敬戒之訓蓋有自來而夫人之恩德實與天壤而俱埒此雖百簡不且罄其

龍巖先生集 卷之九

十四

祭何阮溪文

惟公忠允之德昭曠之懷弘毅之志詳練之才世德象賢發祥有自異兆萬生長克岐嶷弱冠奮庸筮仕刑曹仰叩帝閣直聲囂囂爰遷臬司祥刑惟允游陟藩宣惟國之屏德溥中州施及隴蜀澤流江漢望隆貴

撫綏鄒魯弭茲大懟始或遭讒終以令譽量移京兆通掌邦刑法守弗踰朝野稱平帝眷方隆公思隱退懇疏乞歸二疏之繼雲門之麓鑑湖之涯風興雪悼酒思騷懷朝為典刑鄉為著蔡胡不憖遺遽邇云邁驛走與公先後師門此志相應臭味所同顧茲姻婭世德作求攀喬倚玉情關戚休靈輻載道祖奠式陳臨風一慟用寫哀忱

祭張內山文

龍巖先生集 卷之九

十五

嗚呼生前事業應世無窮身後聲名蓋棺始定惟前性敏以格才達而弘通乎大方勤乎小物孝悌稱於宗黨恩禮洽於朋交知時則履醜瓊壺稽古則廟堂曩鼎惟邦之彥為家之禎追惟韋席蔽珍連及金閨通籍入依禁苑典司綸綍之光榮出巖春曹協贊文明之化理三湘校士全楚絃歌六詔提兵百蠻震疊大道難容致招尤而速毀聞情自得務養晦以俟時開綠野之裴堂試青山之謝屐琴書寄傲泉石尋盟視履雖殊事功可紀考祥有

待名實相符金殿呈標共羨麒麟之子玉堂侍彩
世傳菽水之歡已分行樂於百年詎意興哀於一
夕玉樓夢醒萬里歌殘走也道誼通家淵源世德
既辱斷金之好更叨倚王之緣天不慙遺人將焉
贖感茲隣遂之悲肅此辨香之敬憑棺以勤執紼
而趨書室陳辭寫九泉之孤憤臨風絮酒寄千古
之遐思嗚呼哀哉

祭韓近溪文

嗚呼惟公之德顯靜若彖惟公之貌古朴而豐心
龍翁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十六

無外好精神內融怡情蘿薜澹泊冲容幼不茹葷
年邁彌篤韜光素一匪以徵福克勤克儉古行古
心篤生令子天道明徵既發賢科允為良牧展也
大夫澤流於越法嚴無濫政飭不苛三年有成八
邑絃歌黃鐘太呂疇撫成之知侯之自仰翁之著
瞻雲繫念迎翁祿養公餘舞綵蒼生屬望僉曰遐
齡宜享純嘏胡天不籲遽奪其枯嗚呼謂翁未貴
有子思貽謂翁未壽浸浸髦期種德發祥積善餘
慶事垂不朽名孰與競走等受侯福祉輿情周報

扶觀西征追奠祖道古人之祭河海後先或源或
委罔敢弗虔燕山蒼蒼浙水湯湯尊靈有知昭格
不忘

祭陳壯澗文

惟公忠信篤厚君子之特謙和周慎制行不慝肉
宜于家有訓有則外同于俗無戾無數思以獮狐
有第五倫之風義以睦隣有晏平仲之德子姓振
振蘭芬玉立雪舟兩亭談詩載奕正宜永年以盡
桑梓之歡胡為遺疾而興薤歌之感走也與公女
薄奠椒漿用伸哀憶

祭貢玄畧文

嗟嗟道不同不相為謀心相知者千里而相求子
於玄畧所謂道同而心知者非其儔耶玄畧天性
穎異習聞烈祖南野公之忠義承西園公過庭之
訓自幼有志於學粵自嘉靖丙申丁酉之歲予與
南野文莊公同官留都玄畧偕其鄉戚補之周順
之俞允升吳從本梅純甫吳伯南張士儀沈思畏

諸友先後謁予官邸周旋於驚峯天界之間日有所見而朋類日親其所得淺深未知如何如要之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則確然可以自信也水西之有會玄畧實開其基宣歙間士類斌斌興起者無慮數百輩多玄畧有以啓之居然山中教授師也凡予赴東南青原白麻冲玄復古諸會所玄畧未嘗不相從隨其所開相與辨析朋類有疑而阻者若有所傷務委曲開諭以釋其疑其有信而悅者不啻口出益為縱更以堅其信古云自吾得某而龍巖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十六

暗不開以其無對故曰獨以其未發謂之中以其中節謂之和其實一也戒懼慎獨全其天而已良知虛明如天故曰知崇致知功夫萬厚如地故曰禮早寂滅之學無意虛無之學無情聖人之學在誠意誠意者真情也種種舉揚皆足以發師說之精華見豹全體匪直窺班常鼎一嚮可以識味同志中如吾玄畧能幾人哉予與玄畧此生以性命相期方圖合併相證了此末後一着而今已矣嗚呼痛哉人生如幻其誰不知知幻即離死何足悲惟其所期者遠故所感者深千里赴吊有懷依依俎敬亭之白雲酌南湖之明月臨風愴悽有不能忘情於一慟耳 祭陸與中文

嗚呼吾與中之年而遂心於是乎哉嗚呼吾與中之學而遂止於是乎哉稟英銳之夙根承父兄之家學充其志毅然足以任重究其才燁然足以應變識足以祛衆幻見足以破羣疑藏器待用同善於人所謂豪傑之士非耶粵自哲人既萎吾道

孤求助四方晚得交於與中歸依承籍平生心事
靡幾得有所托與中卓然自信知予之深採縱闔
關一切默為體會不疑其所行也構天心書屋啟
尊師闡萃東南志友數十輩儲廩授餐孳居樂聚
風動一時析六經同異之旨闡三教顯密之機意
之所在不言而喻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于斯道
斃而後已詎謂遽心於是而已乎與中嘗以修悟
之說求正於予予曰靈知在人本然完具一念自
反即悟本心無待於修無始以來習氣乘之汨於

龍龜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廿

嗜欲不可不加澄滌之功繞得見性當下無心癩
病俱忘修所以徵悟也與中聞之若無逆於心將
以真修為寔悟不徒才志識見之安而蔽用之智
同善之仁超乎生死之外為出世大豪傑固予與
中相期之本願也迺者遭室人之變外侮內竄奔
潰四出氣有所激神亦受困且誤于庸醫呼吸之
聞奄然長逝嗚呼痛哉與中之貌在吾目言在吾
耳志在吾心而今不可復作已雖言之而孰聽之
雖倡之而孰和之嗚呼痛哉雖然道無生死無業

東與中則既有聞矣夕死何憾願子終寡於同志
之助無以究其所托幽明之中相與考證更當何
如也嗚呼臨風悲慟千古一日嗟嗟與中子復何
言

祭胡東洲文

嗚呼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嘉靖甲寅歲子開
講新安之斗山東洲隨哀北面執禮為締交之始
東洲頽如冰玉動止間默與之語恍然若有所悟
又嗟然若有所失昔人行脚四方求法罷東洲非

龍龜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廿一

其人耶嗣是每歲即過越聚處決旬而返因得交
于麟陽趙君授以館舍携家為久處之計此生益
以性命相許因謂子曰棲之受業於先生實劉師
符玄老人啟之將以廣教也老人年一百餘歲得
回谷之旨發明內要延命之術後遇習虛子受淨
明忠孝性宗當應代補充之任舊有傳法弟子二
十五人為出世之學蓬首垢面不復與世情相通
晚年受記東洲為二十六弟子論以世出世法其
以流通世教不絕世緣東洲既授紫雲洞譜秘傳

以妻子托於浮梁東川操君往來吳越江廣與四方同志相切劘以年所學東洲雖得所傳役後於世法未得專心究竟去年春復僦居於越聚慶月餘復還浮梁與操君共結勝緣秋初偕近溪羅君携其二子同往嶺南赴凝齋公之約首春弟子朱生平翌忽來報訃云東洲九月廿一日已仙遊矣嗚呼痛哉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予與東洲有世外心期卒然舍我而去在東洲知有落慶不復三途業障所纏而予則終冥同志之助也東洲之

龍峯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廿一

祭朱母安人文

人生為婦有不為母為母已難况于其祖五代依依厥德斯博若夫所配有從與迥不能一者事之難兼蓋稟不齊勢使之然嗟嗟安人幼開姆訓體素涵柔曰嬪于朱君子好述以雍以肅婦道聿修遭家不造君子云祖拮据盤桓其苦若荼庶幾有立用撫諸孤厥后克昌門祚聿興以似以續迄于成名不惟有子若孫繩繩安人綏履祺壽而康牙帔鳳冠優優北堂無疾而逝含德之光卜兆有期靈輶載還望若斧首白旆翩翩是為令終終歲克

龍峯先生全集

卷之十九

廿二

臨風一酌靈其歎焉

全走也詎分蘭蕙情兼玉倚款在陳詞莫酬薦正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門人

張元益叔學

王鍾瑞慎

南橋閣

狀誌表傳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

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君行狀

君諱德洪字洪甫初名寬避先世諱以字行姓

錢氏吳越武肅王十九代孫嘗讀易靈緒山中

明人稱為緒山先生父諱蒙三歲瞽目號心漁

龍谿先生集卷之二十

十一

一翁在冢鄧巷被面祿始僦莫氏以居母馬孺人

夢天以祥雲覆列綺繪款款若聯空中呼認太

乙字遂驚寤君生太乙天之吉星也意為傳說

列星之兆云君自幼端嚴若成人不作嬰兒之

態外舅陳善鑑心漁翁曰奇哉是兒貌莊質

粹有儒者氣象五女有弱息願與為姻遂許聘

是為朱孺人十五出就里師心漁翁曰吾未五

十筋力億矣百歲淡然惟儒為席上珍吾所嗜

也君慨然有繼述意惟朱子集群儒大成仰思

中國

俯誦夢寐嘗若見之性好博覽而不長於記讀

未成誦雖千百弗措也一日誦讀有得晝夜忘

寢食遂構危疾已而悔之銘其牖曰學貴精不

貴博自是功以序進首取學庸覃思四月意有

所得徐取傳註或問證之六經四子以次而授

隨物觀理充廣知識積久俟其貫通自信以為

朱氏之學在是矣正德己卯補邑庠弟子舉業

日有聲屈其頃輩時友人鄭思敬領批主司屬

意以為必中及下第嘆曰命之不可必也如是

龍谿先生集卷之三

十一

遂輕進取專心以學問為事讀傳習錄與兩學

未契疑之及陽明夫子平宸濠歸越始決意師

事焉夫子還越君相率諸友范引年晉州鄭寅

徐珊吳仁柴鳳等數十人闢龍泉中天閣請夫

子升座開講君首以兩學請正夫子曰知乃德

性之知是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

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受授只是指點得一微

字中庸不睹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

明得一微字象聞之躍然有悟如大夢之得醒

君實倡之也。君篤信夫子之學，心漁翁惠爾，固得所師矣。恐妨試事，奈何？對曰：男聞教以來，心漸開朗，科第逼予，則有之。入試，胡慮哉！次年嘉靖壬午，果中式。追惟夫子還越，惟予與君二人最先及門。戴王臺巾，服小中衣，睢睢相依。咸指以為異言異服，共誚之。予二人毅然弗顧也。壬午癸未以來，四方從學者始衆。時薛中離、鄒東廓、王心齋、歐陽南野、黃洛村、何善山、魏水洲、葉湖諸君，咸集館下。凡有來學者，夫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會下，條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於師，以要其成。衆中稱為教授師。丙戌，予與君同舉南宮不就。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三

門人論學無善無惡之心，身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四句為教法，君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予謂夫子立教隨時，未可執定。身用顯微，只是一路。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無知之知，物即無物之物。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而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君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予謂學須自証，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定師門教法，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丁亥秋，夫子將有兩廣之行，君謂予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蓋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端，四無之說為上根，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起躡等之病。故含蓄到今。今既已說破，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三

四

之見上根人亦無從接授德洪資性沉毅汝中
資性明朗故其悟入亦因其所近若能各舍所
見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
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辨正之論始歸于一夫子
赴兩廣予與君送至嚴灘夫子復申前說二人
正好互相為用弗失吾宗因舉有心是實相無
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無心是實相為問君擬
議未及答予曰前所舉是即本跡證功夫後所
舉是用功夫合本跡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夫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

五

子篋爾笑曰可哉此是究極之說汝輩既已見
得正好更相切劘默默保任弗輕漏泄也二人
唯唯而別過江右東廓南野獅泉洛村善山藥
湖諸同志二三百人候于南浦請益夫子云軍
旅匆匆從何處說起我此意畜之已久不欲輕
言以待諸君自悟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談
談法時吾雖出山德洪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
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累粮往浙相與聚處
當自有得待予歸未晚也夫子既平思田核鎮

南安待命時戊子冬予與君方治裝北行途聞
青龍之變往迎喪至廣信謀師服君謂寬也父
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哀以從
訃告四方同門以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
而未知其止猶不聞也夫子雖歿其心在宇宙
其言在簡編百世以俟聖人知其不可易也馳
書心漁翁具陳父生師教願為服喪翁曰吾貧
冀祿養時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及
歸越喪事時權貴忌師德業之盛盡革身後錫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

六

典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行將不
利於衛子內虹外侮並作君與予意在保孤寧
家為急遂不忍離相與築室於場妥綏靈藥約
同志數人輪守夫子廬室以備不虞暇則與四
方同志往來聚會以廣師門教旨時薛中離以
行人會葬恐同門離散因夫子有天真卜築之
期相與捐貲聚材構天真精舍設夫子像於中
堂予二人選為居守四方同志士友之來於浙
者得有所瞻禮壬辰始與君北行終試事觀政

吏曹部中同年數十人日以五經約會予東甬
坐廳膝日出遊歌詠笑談不知守部之困也時
臺諫部院諸同志以吾二人頗有所聞議舉月
會商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為序君與予
告眾曰同志為道而未頃以齒序為宜眾曰然
至今相會以齒予二人倡之也未幾君以親老
便養乞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中學規進諸生
諭曰古之學者必先辨志詞章篆刺之習藝焉
而已同門友聞人銓督學南畿君圖刻陽明文
龍巖先生集卷之三

丞林文選春與君善私謂曰君一往見乃公可
得也君嘆曰吾豈往見得官者哉循例轉陝西
司員外郎時武定侯郭勛逮事
先帝於藩邸加封嗣國公怙寵恣驕勢傾中外遠
上夜遊西山召不往給事中高時勅其不領勅下
錦衣獄密
旨尋諭都指揮孫綱去刑具而收蓋
先帝之意止欲薄示以法不欲寘之死也已而自
都察院解送刑部勳戚貂璫逮獄者四百人舉
龍巖先生集卷之三

上蓋怒再收錦衣獄

旨云既有旨着去刑具而收如何又敢違

旨即與不領勅者同罪一勅罪也

上心以處重為謹而群議以從輕為嫌可謂究矣

時堂官憐君無辜鞠曰爾特署司事耳問官何

在答曰問官亦某一人蓋思保全寮屬不欲嫁

禍以自勉也是冬嚴水拆地積雪盈園君身異

三木自分必死獨念親倚廬無緣面訣免飛焚

焚徧照園字乃自嘆曰吾在柙中四肢且不能

龍溪先生集卷之十

九

保思親數千里外不亦幻乎洒然一空軒聲徹

旦日與斛山楊侍郎白樓趙都督讀書談道趙

請曰霸隸受書獄中願從子受易於是晨夕講

易吉凶悔吝之像曠如也與斛山辯無善無惡

之旨人之心躰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

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至善之躰本來

虛寂惡固非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著困學錄

生知者不見困學知者不受困困而學之致發

以遂其志也學則為下矣助既先

曰臣罪當誅親老乞賜骸骨癸卯

詔革冠帶歸農蓋君之學得諸生死真境中蓋覺

自信獄中嘗寄子書曰上天為我設此法象本

來真性不容絲毫樹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

力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哉

削則已盡矣

九廟成

詔復冠帶闕任聽用先是馬孺人卒於蘇君痛未

瘳中壽哀毀成疾茲釋獄生還拜膝下恍若隔

龍溪先生集卷之十

十一

世人君與二弟晨夕在侍委曲承惟以順親之

心心漁翁臨訣時問長兄何在君偶出亟歸翁

曰鬼在吾喜言已即逝君嘗嘆曰使親知我易

使親忘我難吾父子之間庶幾其忘矣君既釋

獄予亦以言官論薦致忤時宰罷歸山中聚處

者二十餘年心迹合併益得以究極所聞會歸

于一竊念吾人所志雖同資性稍異各有所得

力處亦各有受病處予嘗謂君所造大槩已堅

懇凝定中間形迹未盡脫化未可全道功行未

脩或者徹底透露處尚有可商量在君謂徹底未盡透露此正向米功行之未脩耳功行若脩更無可商量矣先師云眼前利根之人不易得學者未肯實用克己功夫未免在意見上轉遂謂本軀可以徑造而得乃於隨時實用功處往往疎畧而不精流入於禪寂而不自覺甚者恣行無忌猶自信以為本軀自然此吾黨立言之過不可以不察也予謂君指點學者之病大槩了了未可執以為定見司馬君實功行非不修說者以為未聞道吾人所學貴在得悟若悟門不開無以徵學一切修行祇益虛妄耳此非言思所能及姑默識之以俟日後之証可也君嘗與季彭山書曰兄與龍谿往復辨論未免各執所見非所以相取也良知是千古靈竅此處信得及徹上徹下何所不通龍谿之見伶俐直截泥功夫於生滅者聞龍谿之言自當省發是龍谿於吾黨學問頭腦大有功力也但於見上徹覺有着處開口論說千轉萬折不出己意便覺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於人言尚有漏落耳觀此君於予言大段已無逆於心者見之教敢不自勉夫子互相取益之言庶幾不至辜負耳
積宗朝給事中岑用賓御史尹校交章薦起以為潛心理學可充輔導用之以表儀
朝著足以贊盛世文明之化當事者泥於朝著表儀之說難以授職優養老臣清朝盛典進階
朝川大夫致仕然以退為進固非君之願也今
上初即位奉例復進階一級君七十作願閒踈馳
告四方古人七十曰老而傳少壯則思盡其職
以敬業也衰疲則思安其身以全養也故七十
在朝則致其仕在家則傳諸子孫皆因時會以
順人心雖不專事養生而長生之道未嘗不在
其中譬之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免舜耄期亦倦
於勤非有所強也自是不復遠遊相期東南同
志每歲春秋時祭會於天真因為湖上浹旬遊
處共証交修蓋君取友之志未嘗以老而衰也
君善攝養去冬始覺少衰今年九月念同志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會忽戒僕束裝西渡寓表忠觀謝絕有司以養為事飲食言笑如常十月廿六日猶衣冠風興翌日丑時跌坐氣息忽微奄然逝矣嗚呼痛哉君篤教悃誠厚於倫理處家庭上下寧過於厚不派於薄居常無墮容雖盛夏必衣冠而坐與門人處以意相授有疑義時啟其挽以待其自悟不欲盡發也待子弟嚴而有禮有過則微示之向使人之意自消生平不親債殖逮歸田三十年未嘗以私請入公門人有完負則挺身為之伸雪不以嫌為避尤篤於孝友與二弟周甫克甫雖各爨同居二十餘年產舍至今未嘗拆二弟雖老事之若父母亦不知其為兄也君善識人大司馬胡梅林方尹姚君曰必為當今明將勸其讀先師奏疏公移乙卯倭奴焚掠鄉居君作團練鄉兵議以贊成之首薦門下士今都督戚繼光總兵梁守愚卒賴其力以成大功梅林謝君曰始疑公儒門不閑將畧乃知善將將也先是陽明夫子年譜三絕未就念菴遺稿

假之登懷王山四月而譜成復與子洎念菴城而梓之期於傳信而已同志見示云是譜叙學問處詳叙其事功處似畧何也君曰德業一也舉盛德必云大業舉崇德必云廣業舉進德必云修業非可以詳畧論也古云以至道治身以緒餘士直治天下國家別而言之猶二之也尚有奇逆奇論非常情耳目所及者疑於語怪未及纂入夫力亂與神女之所有何獨至於怪而無之但非常道恐滋世人之惑故罕言耳有言行逸稿一編藏而未行蓋將有待也自奔喪卒葬以至出仕歸田無一日而忘師教也念先世功德恐致湮沒銳意表章恢復遺墓建葺祠宇置祭田修祀事每歲仲秋大會台抗蕪越族屬二十餘支合祭表忠觀後寢以證譜系聯宗誼載在吳越世家無一日而忘親恩也君自開學以來無一息不在於道切切以取友論學為事時江浙宣歙楚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同志士友咸設臯比以待子亦隨處

次論說大要發明師教辨析諸方論學同異之
旨使歸于一時海內主盟道術惟吾夫子與甘
泉翁夫子主良知甘泉主天理或問二教同異
君曰汝無求二教之同異求自得焉已矣言良
知則實致其知言天理則實造其理所謂自得
也心一也以其自然之明覺而言謂之良知以
其自然之條理而言謂之天理良知天理豈容
有二先輩假此以示人乃話柄耳若夫致與躬
認之功迺直煩簡毫釐之概存乎悟者之自得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十五

非可以口舌爭也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
者閤然指為異學夫變動周流虛以遠變無思
無為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
絕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為變動感通之旨遂
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
以主持世教為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
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
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
譬之東晉南宋之君不能為王徧守一隅甘將

中原讓歸夷狄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之計
者群然目以為迂亦可哀已此皆君憂道苦心
不得已而有言者也君嘗紀夫子之學有三變
其始也泛濫於詞章已而出入二氏及居夷動
忍豁然而悟乃始一意於聖人之學其立教之
法亦三變貴陽以來倡為知行合一之說知行
二字皆從功夫而言良知乃所以為行不行不
足謂之知也滁陽以來則恒教人靜坐道喪教
衰人不知所養狂奔外馳欲反其性情而無從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十六

入不得已而教之靜坐亦以補小學一段功夫
蓋權法也江西以來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雖昏
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固無間於動
靜也觀於夫子之學與教吾黨可以自考矣君
子應樂既扶觀還姬將以是年閏十二月初三
日莖膝歸山玉屏峯下乃述君履歷生卒歲月
并其世系子姓之槩乞狀于予念予與君數十
年交與之情異形同心知君莫如予義不容辭
按先世吳越武肅王六世孫會稽郡王名景驥

者尚宋賢穉大長公主南渡時賜第台州五世
孫璋以父弘祖公守紹興因贅餘姚王氏遂家
焉是為姚之一世祖也四世祖上元尹伯英入
皇朝與從子古訓並以徵辟甲科顯曾祖師摯祖
習父即心漁翁母馬孺人君生于弘治丙辰十
二月二十二日卒于萬曆甲戌十月二十七日
享年七十有九配朱氏嘉靖戊午先君卒于二
長應度邑庠生早卒娶蔡氏成者經歷五臣女
次即應樂舉人娶王氏陽明夫子繼子錦衣千
戶正憲女繼娶趙氏二女長遠同知史鵬孫舉
人銓次遠御史鄭寅子庠生安元側室任氏出
孫男六人元府庠生娶任氏人宗邑庠生娶丁
氏人案娶楊氏人官人寧孫女二長遠侍
郎龔輝孫庠生微次遠知府嚴中子庠生用明
曾孫一曾孫女二君負尚友之志卓然已有所
聞矣雖經濟之業未及驟見平生於此學孜孜
力肩發明師門宗教以同於人所謂任重道遠
克而後已者非耶君嘗謂曰古之人得志澤加

龍光先生集

卷之五

十七

於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見為見龍之見在田
之龍不以位而以德吾人講明正學以待將來
為王者所取法文明之徵也其志微矣惟有道
君子幸惠一言以誌之使得信今而傳後好德
之懷憂道之念義兼之矣謹狀
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
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鹿園萬公行
狀
君諱表字民望號鹿園君生有異質慧穎過人
性至孝及長好學不倦習舉子業尚理致不為
浮詞鄉士人多推之早歲喪父晨夕受訓于母
雖動履微過必深自省惕惟恐傷母之心年十
七襲父職素有大志不與時上下居常讀書學
古恂恂一儒生也耻事紛逐嘗出舍于教場之
側晝則騎射夜則誦讀經史及孫吳兵法留心
時務其射法得同官指揮暹黑漢之傳黑漢先
胡人相傳以胡射名于中國君師而學焉盡得
其術時寧波守寇君天叔嚴飭不阿于人見君

龍光先生集

卷之六

十八

英采不凡嘆曰君鳳鳥也豈終于枳棘者也嘗
讀孔明益靜澹泊之語以相期勉君拜而受焉
歸以揭諸座右終身誦之君之自立蓋有自也
正德己卯中浙江武舉庚辰中會試第十八名
論將之策有曰將係于相天下未嘗無將特患
無相耳學士石公瑤奇之薦為第一眾以其激
切時事乃更定焉是年秋視衛募冬授以都指
揮浙江把總辛巳署都指揮僉事督運君以母
老乞迎養載之舟中以便朝夕時運事艱難君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十九

周旋其間曲盡經畧凡軍士利害得失以身任
之嘗乘小舟携布衾角巾微服以次追督每止
宿諸糧船中夜則秉火談饋料理諸事舳舻聯
絡而進上官服其能有所建白可否必咨訪于
君而後決先是運軍貸負世家每船未抵灣逼
於勢必先償私負而後及于官君嚴法禁之款
行奏免衆皆讐復其稽覈錢糧別立紀籍以便
查檢不恃文案吏胥不得緣以為奸通州又兩
淪溷官途車泥日不能進數里且有覆陷之患

乃冒雨經度地形請於戶兵二部通州西首有
裏路一帶直抵東直門路頗平夷惟五里屯車
路口二處淤泥挑肩修墊不過用千夫之力三
日可辦待有餘力摘撥軍修墊大王庄等處以
達朝陽門兩路並進運始無滯相沿遂為遠利
歲大歉兩淮千里無煙人食草根木皮餓殍徧
郊野君建議請於漕運欵候題准始發賑君曰
人命旦夕不能待候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二十

命而發將無噍類矣舊制非奉
昔擅糞運米者罪抵死君慨然曰予忍以一身易
萬姓之命乎即先以兩督運米糞賤之派民存
活者數萬計人咸為危當事者廉君舍身任事
竟得減免一夕昏暈氣絕詰旦始甦謂家人曰
予夢天神詔予曰汝先世皆壽促上帝憐汝舍
身救人益汝壽若干年其事若幻然君一念精
誠所感不可誣也嘉靖乙酉推浙江掌印都指
揮介靖自持分別賢不肖一出至公定海指揮
某者以才能見拔嘗齎數百金求謁謝候月餘

知不可溷乃已鎮守中官為其親故請托君正
色拒之時鎮守之權方重或為君慮君曰吾不
為一官去留以屈其法也其庶幾不阿皆此類
也丁亥以病在告時君苦病羸食減神憊有道
人為君療治盡徹所御豐稠厚味室中唯設一
床藉以薦藁日夕量進蔬粥屏絕親交往來閱
月病良已益信澹泊有益于人也巳丑推南京
大教場坐營董營事時營伍凋廢兵多病苦派
亡君徧換病卒煮粥和藥以濟之又為立法使

龍齋先生集

卷之二十

十一

軍士自相保恤有把總一二人恃魏國之勢作
威虐眾不循法制君痛懲之無所忌魏國聲言
欲窘辱君君以禮自防卒亦不能中也後反遂
為相知居常寄處僧寺中蕭然有遺世之志晝
夜唯設一几整衾而坐未嘗就枕曰母為隋氣
所勝也辛卯復告病歸杭壬辰推江西掌印都
指揮辭病不赴母王恭人病劇君侍湯藥晝夜
不解帶禱于北斗願以身代癸未居母喪哀慟
數暈絕家人勸以節哀則愈痛哭不勝曰母死

何以身為也是年冬陞漕運叅將時河道淺涸
朝廷特設都御史以理之至侵漕職君乃條疏以
請論漕運二事原不相離正其職守之規君慮
漕河通塞不常復議為三路轉運之法先於衛
輝府置倉每年糧運以十分之二就中都運船
兌鳳陽等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
輸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海運雖為已棄之
策然訪之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
常由海至山東轉買而行其去天津不遠若以

龍齋先生集

卷之二十

十一

南京等總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厚與
碩值歲量運米四五萬石達于天津使通海運
舊路與原運漕河中復舊制明其疏濬之法使
三路並行以備不虞時運船艱阻君議處起糧
出凍之策每年八九月運船輳集灣中苦於擠
泊不惟起剝艱難且有火盜之患天津丁字沽
桃花口一帶俱堪起糧蓋由武清縣馬駒直達
京師為近其京糧車脚銀兩比之張家灣起米
進倉所費亦畧相當議將丁字沽一帶凍阻運

船通起京糧天津以南一帶凍阻運船通起通糧分撥通糧船隻脚價完貼京糧總不失京通兌改三三四六之數已而幫船火起致燬空船數百餘艘衆始服君之先見丙申推南京錦衣衛僉書壬寅復以病乞歸當事者惜君之才准令在任調治癸卯推廣西副總兵至臨江復以病乞歸丙午

詔起為左軍都督漕運總兵下車之日淮民拜舞于道私相慶曰此前好道舍命活民叅將萬侯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十

廿

也君申明法令禁賭博遊食之徒咸使務本開荒蕪之地以給之民皆樂業焉是年水患異常漂流船米軍士死者若干人君奏比照洪關遇災事例以諛幫官旗應給羨餘銀兩扣數折補其淹沒官軍照例應支俸糧并羨餘銀兩全給其家以示存恤軍旗既免賠贖之昔而且有賑恤之惠君之周慮皆此類也又議處折銀謂理財之道莫要於本折通融如豐年米賤則全運本色以充京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以存

國計凡本色至京計其沿途所費率四石而致一石及其支給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貴得而賤用甚可惜也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支其所儲本色候米貴之年支給不致取盈以病吾民公家所獲之利既倍而漕運之費亦省官師米價可平而軍士亦無缺糧之嘆故常平之法自古稱善今之本折實寓常平惟在調停損益而已君以和顏接下各總運屬守法奉職待之殷勤甚備其有特勢掎衆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十

廿

委輸浩穰祇為私橐者君一一繩之以法不率則奏易其久軍吏鼓舞懷畏漕政肅然且曰祖宗設立漕運原有深意天下運船萬艘計運米四百萬石每船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轉集京師非徒以裕國用固將以壯軍容戒不虞也百餘年來漸失初意名為總兵而實無兵可總况近年盜賊流劫所在而有不可不為之慮議欲於各船量制兵器統以什伍沿途操練以備非常時方為迂不知君為慮遠矣時

山東單縣妖賊謝漢惠金等作亂徐淮縣賊淮
 城火虜無兵君晝夜操習召募益徒敢死之士
 及盜賊為兵皆給免帖厚與撫恤擇其尤者以
 為之長嘗曰收錄此輩非惟增我之兵實所以
 滅敵之黨也尋遷南京中軍都督府僉書時代
 督漕者顧鎮遠侯寰君悉以漕政利弊與已之
 所款行者傾心告之南樞消暇無簿書之擾益
 得以潛心所學一時士大夫或究理道或商經
 濟或訂詩文或談玄宗各以所得相証君虛心
 樂與翕然風動庶成復以病乞歸優游湖山間
 蕭然物外不以冠裳形迹自累時與予閱
 本朝名臣奏議及十三省九邊圖考採其關於
 國艱切于時政事宜彙成一書名經濟錄且曰
 人生于世有一日之益然後可以享一日之養
 閑居無事庶幾以心代力消三時粥飯耳壬子
 春海寇初亂人心洶洶君雖在告憂懷激發慨
 然有澄清海甸之志深究亂所由起欲治其原
 時槐溪孫公宏軾為寧波守君備陳海上事宜

屢以書告言極忠懇繼聞黃岩失守寢食俱廢
 常中夜披衣步中庭長呼曰事漸大矣不覺煩
 憊是時賊首王五峯號聚倭夷眾猶以良賈目
 之未顯明其為賊君乃任海寇議大意欲明正
 王五峯之罪嚴禁通番以絕其黨或曰此議一
 出關君門戶事不小君曰吾世受國恩不論
 事權之法與否義當捐軀以報他何所顧也
 是歲巡撫王公忬問策于君忬然為之百計規畫
 誘致賊中黨與多設間諜以圖密擒之計曰兵
 法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若徒以兵革相向
 不治其本財殫力竭禍敗無涯矣因條十一事
 致之思質公論議不合事機屢失遂抑鬱成疾
 嘗嘆曰古人一言不售遂致疽背而死亦一念
 激憤所致耳我學道之人于此不能擺脫寧為
 我累乎每自解慰竟不能釋然癸丑夏海寇犯
 諸山賊眾悍官兵屢北抗城震驚時巡撫王
 公出巡海上左布政游公居敬強君出君慨然
 任其事乃單騎出城相度形勢以鼓人心既而

曰此輩羸敕之卒不可恃也急歸選募方僧
兵倉卒召集咸曰菩薩出世救人我輩寧一
死乎一日夜得二百人遂召督指揮吳懋宣將
以統之君送至月堂寺勞軍戒之曰夷賊狡猾
相繼而進慎毋輕敵懋宣是夜聞賊據民舍遂
率僧衆進焚其巢奮勇前驅斬其先鋒數人賊
稍遁遂乘勝追擊斬獲數十人餘黨奔竄山谷
間懋宣恃勝獨窮追為餘賊所殪賊亦隨遁城
中賴以獲安時有五峯謀士某者潛居內地巡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七

按趙公炳然獲奸細并其所與謀士書中稱蘭
谷先生不知其為誰因密示君君歸訪旬日得
其姓名即擒其人趙公駭然曰公智策何神也
君以陸戰屢失歆截之海上以為沿海下八山
人時常入海販鮮採樵習知水戰為賊所憚年
來困於生理俱歆為兵不然且將從賊亟頃召
募駕船給以火藥兵器分泊於陳錢馬磧大衝
等山要害之處遇有賊船經過併力截殺毋令
登岸內地始保無虞亦以所議不合而止甲寅

春復

詔起為南京都督僉書聞嘉興蕪松通泰諸路賊
報甚急嘆曰東南財賦之衝為 國家命脈所
係而殘破如此尚可澆泄為耶乃變產聚糧倡
集下八山水兵併僧兵合八百人以進時竹墟
屠公岫巡撫直隸君謂曰欲固留都根本先守
蕪州此要地也乃為指畫要害分兵截守復以
下八山水兵五百屬之軍門蒞往江陰駕領福
船出海截殺隨報海賊自嘉定大倉而來遂率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九

所隨僧兵往禦之猝與賊遇於婁門陽溼橋時
兵備諸將領皆微服潛入城君以孤軍在外誓
與賊死戰乃拒河以守分為三隊先發火器以
挫其先鋒一兵手戰慄不能灼火君拔劍碎其
背自往灼之衆乃奮力前進殪十數人俄而賊
夥分為四支紛遶衝突我兵衆寡不支遂奔潰
君方督戰在後被流矢中有渡河瀾水自分必
死幸而獲免二義兒力戰俱殞於敵遂累瘡力
疾趨留都至毘陵會荆川唐公順之談及時事

荆川曰忠誠如君貫乎日月世所難也時尚書張公經為總制乃作書以告終始主於截海之說君至督府病勢復作下血數斗幾暈絕右手足漸成痠痺伏枕三月猶日以地方為憂因陳固守京畿之策以告當路吉陽何公遷大洲趙公貞吉兩溪萬公恭聞君之議翕然是以語於總制張公乃強君以出君扶病就道與武庫郎中譚君綸兼程趨吳中募兵度地築臺置柵開濠設險為拒守之計至嘉興值大夥賊自平

龍谷先生集

卷之七

七

望來勢甚熾君曰此賊重載而還志懋財貨可要擊而破也遂親誌戰地布險設伏分立奇兵水陸並進期在必克張公堅執不從惟欲收兵閉門以待其去君不勝憤激變色而作曰若賊來惟欲閉門棄其四隣而不顧何用總制為也事皆掣肘不遂坐中忽昏暈絕去急進湯藥始甦自此語言蹇澁口吻涎涎臂足愈痺精神恍惚健忘方欲辭病復詔為提督漕運君以

特命不敢遽辭乃沿途倩醫調治赴任月餘值倭寇犯益城先期漕運巡撫鄭公曉出巡揚州料理通泰兵事君在淮鄭公行文欲調兵守廟灣君測曰此賊必赴雲梯關若守廟灣則緩急無及矣後賊果趨雲梯見有備尋遁去乙卯秋病勢轉劇上疏歷陳得病之由懇疏乞歸未幾復推為浙直海防總兵官言者謂君病久不堪任事始得以前

龍谷先生集

卷之七

七

旨歸山中君曰吾此歸已成廢人惟須靜養以卒舊業不復更以世事擾懷也未幾忽疾大作痰火上壅一夕而卒時丙辰正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為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君生平志於古人之學才長於經濟性素冲雅樂與方外人交嘗曰枯淡寂寞乃近於道一切世紛塵擾徒喪精神且增罪業無益也君官四十餘年終始以廉介自視不濫於利居無華飾衣無綺綺食無豐味每遇賓會盛饌繁樂則避而避之君屢病陳乞歸不受祿曰居官任事

猶懼不勝矧今間居可坐享耶雖君昔行達於
盈虧亦天性然也君兩為督府不為父母請贖
人或以為非君曰吾家世祿身為列侯計功稽
賜所負已多猶為不足耶逆推父母之心缺此
一贈知亦安也君性純孝痛父早亡事母如父
愛而能敬事姊恭養如母族弟襄家落矣君為
措居置產授貲娶室訓育其子終始保翼冀其
有成曰此吾祖宗支裔也君追念外家王氏之
德而憫其無嗣為之卜地西溪先隴之右立祠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世

以祀名為報本堂示不忘本之意云君居家不
事殺性惟食淨肉二子分授產百畝僅使足用
勿令羨餘雖寸帛尺絲必關白而後用以防其
侈心君於每歲之入約為四分一以供公賦一
以裕家用一以給賓交一以賑貧乏嘗欲於宅
後增建一樓已積米百餘石工料咸集術者以
方向為忌即盡以所積散給諸山行僧及親友
之貧者凡居官積俸未嘗蓄產業亦以助給施
之用甚至易衣脫家人蒸珥以繼之人或以為

瘕君曰財者世間流通之物譬如元氣周身凝
有壅滯即能生疾吾見世人之瘕耳君屢病乞
賜嘗居西溪之山九沙環抱君築室其間名九
沙草堂因自號九沙山人幅巾布袍混迹緇素
壘山力田以給饘粥歲釀酒鄉耆野老相與聚
樂鼓缶而歌意曠如也已亥歲大歉疫癘盛行
餓殍積野君見之惻然乃於招慶寺開堂施藥
以療之擇信行頭陀有幹濟者施米煮粥以次
分給君時攝衣策杖經理其間或以疫染阻君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世

君曰若輩獨非人乎苟可以利人可不辭也時
杭守希齋陳君仕賢聞而嘆曰是吾守土之責
胡獨以勞君乃相率僚屬捐捧出餼以贊助之
存活者千萬人遠近頓馬吾嘗遊伏牛山躋嶺
半忽見晚日初昇赤光閃爍恍惚中若有証悟
曰人心不當如是耶伏牛道場火坑鍊魔晝夜
不息君慨然曰吾人為習氣所膠反視此輩不
如欲望成道得手君嘗隱名姓住雲遊道人歲
除之宜興善權寺僧方擊牲盛會拒而不納不

得已處之隘室君籍草為牀與一僕拾薪糞糶以給後訶知為君惶懼乞哀君笑曰不足異也乃更為募級開初禪室仍令坐禪誦經寺僧化之皆戒殺崇禮禪教至今守之君又嚴善權乘興著感遇述懷諸詩時予與荆川過訪因出所作以示荆川曰諸作皆絕去言銓坐證玄理深得蕪州三昧亦豈有山靈之助乎予曰以此游戲則可若作印證又落詩魔矣君赴廣西途中以病陳乞候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三

廿三

命於臨江時念菴羅君洪先問疾于天王寺以其所得相證君謂曰兄夙發真心固應有此入處然此猶涉解悟未可遽以為得正好着力研窮必盡去此礙膺之物第一要絕口弗談性命第二要將一切世事俱着得破如夢幻一般觸處洞然頭頭明了譬之鑽木逢烟切莫住手到得煙消木盡即究竟法因微示旨歸念菴羅然自謂得所証也君極喜食楊梅西溪逸山麓植楊梅百餘本雖遠出數百里外及期必趨歸就食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二十

廿四

日啗千餘夥不厭或宦涉不得歸談及則口津津神若與往時注懷寄咏悠然有草鱸之興云君每與予出遊必多齋丸散膏劑諸藥餌灼其寶鑑宗鏡諸集經驗滋補諸方書及仙佛圖像偈讚諸卷附擔以行沿途施與每至郊廬聚落相聯乞求者至三二百人君皆忻然延接以次酬給不以為煩遇有貧厄焚苦間以錢帛雜施之其樂於施捨利濟人皆此類也然絕不喜與生徒會聚每逢東南會所見予眾中相爾答輒避處隱房衆或強見之終非所樂也以為此輩未曾發心為道不過以意氣形迹往來比挽牽扯門面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之磨刀片石縱使少有淬礪自家所損亦多矣待彼此挽緣到時偶一成就未為晚也予曰此意不講已數百年幾成絕學况成就人才非徒為人實以自為所謂教學相長若待其憤悱然後開口明道所謂法堂前草溼一丈非取友求益之初心矣余語君以良知之說君未以為然

君嘗與予論格致之旨以為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未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為情欲意見所蔽本跡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千態萬狀愈研愈精本跡之物始得呈露是謂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予曰君所說格物正是說了致知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証真修雜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明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十

廿五

明德在於親民明德即所謂致知親民即所謂格物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然吾兄所見已是說歸心上與後儒在物上求理者不同如此用功夫當歸一未湏屑屑在言向上求同異也君平生不信養生之說修短自有教如且暮必然昔人謂五情喜怒四躰安危古猶今也百年尚厭其多况久生乎吾不歎軀殼上復添一念也亦紀不喜人談說性命曰學者之事務在躬行夫子教人只是文行忠信至于命與

仁則罕言之纔涉言語勘到其精微極極切處總謂之魔不離文字見解而已海內士夫以君好與方外交遊嘗以火候藥物為問君曰心跡即是藥物格物即是火候一靈明徹底光透則火藥一矣時有兵憲來問慈悲解脫之說君答之曰於人無所不愛是為慈悲貪官汚吏之害人者殺然去之是為解脫二者惟君所行但看時節因緣一見之耳君于外方禪衲素所尊禮者為小違磨風自然二人余皆及見之違磨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十

廿六

嘗謂金鱗脫網離不得水予訝曰還有這箇在果能非騰變化何論離與不離乎一日自然顛躍放歌跳舞縱口罵人若狂若痴予戲曰好箇禪定頭陀已而忽收膝枯坐若木偶人復戲曰何任此散亂伎倆耶君聞之笑曰龍谿說舌吾于違磨表行於自然表智皆吾助道資糧也緒山嘗以收放心說示君君辨曰予謂求之未放之心使不馳於物無乃有以制之乎求是尋求之義苟求得其跡則千條萬緒紛然而馳者皆

此躰之呈見却無放與不放也不得其躰雖時
時存之猶放也以心制心是二之也循其所是
而去其所非是取舍之心未忘乃知識也非不
識不知也皆放也子謂性不可離又惡得而放
是矣而又云馳於物又誰馳也君遇應爾煩悶
或思慮耗竭即欲以他玩適事換境緣之以此
為滋養予曰此猶是移接之法若能當下回
弗令煩耗方是不轉換功夫君曰繞有回照
落漸法予曰若論頓法爾應思慮體瑩然煩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廿七

悶耗竭從何得來總有煩耗乃是習氣消化未
盡照破即了更無回換亦是頓法須是真悟真
修始得非言語所能繫泊也君嘗自謂色根名
根漸覺消脫無染予曰談何容易耶昔人謂因
情欲而正性命萬病之根惟色難拔君於色之
一事原在遊戲看這臭皮囊原不堪愛惜且置
若夫名之一事君以為無染處正恐落在好名
窠臼不可不察也時有誣毀君者君聞悄然久
之適傳薦君邸報見之微笑予從旁戲曰這是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廿八

恁麼根大抵豪傑漢多落此病以其要好之心
太勝故也君每與予料事自以為神眇志討不
能深慮苦思得其大較了了而止時有厭心或
并置之亦無成心以是為超脫嘗謂予志強善
思慮且橈圓無滯可以應變成務予亦不能自
知也君作詩本於性情和平婉切頗得陶常精
意荆川溪許之君亦自信其作文明達踈暢直
寫所見如江河順流而下意盡而辭止荆川嘗
曰鹿園為詩已得冲淡一路為文直達漸已脫
去俗套纏繞若夫躰裁奇崛險健雄怪與大紆
徐幽眇以虛為用之橈括更須有商量耳君請
練典故不為好奇喜新之論遇事必虛心經畫
究其立法之原嘗謂
祖宗舊制皆有深意存得舊法一分則養得一分
元氣若以聰明妄意更張則元氣索矣君四為
漕運泰總經歷三十四年於漕政猶為精達論
我
朝漕政歷代損益以來凡五變自海運廢而為轉

運粟而兌運又變而為長運其後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米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軍名為改兌始有定制而君嘗為淮徐臨德天津五處置倉正為轉運之計相傳以為五處要害之地皆設鎮守兵備萬一京師及中原有變可以屯兵其慮甚遠而今皆廢之非立法之初意矣若夫一切法制變更之由與夫隨時經畧之詳載諸通志議單可考覆也君在漕部院監司先後薦者無慮數十雖知君有詳畧大旨以君為蘆荻

龍溪先生集

卷之二十

廿九

冲雅優於經濟則未嘗不同也君常修砌常山石路八十餘里餘杭女兒橋路若干里蘓州楓橋若干里修佛氏造橋梁若干處君皆隨分自盡此心非以求福利也君所註述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居常與予證究斯義謂明德於天下是吾儒大願力舍此皆為小乘之法謂未業之中無聲無臭即虞廷道心之微戒慎恐懼是由人道以達於天之功精一之學也謂顏氏魯氏是頓漸二教謂集義養氣是孟氏盡

性致命之學大都取裁於心於聖賢說旨多有所發非苟然者他有灼艾諸集唐詩類選萬氏家藏諸方書行於世君平生勞心盡節夙夜思誠憂國濟人忠懇之志終始一節無間於出處卒之前半月聞倭寇之報猶欲集鄉兵為守境之計制竹銃火砲等器又圖截海數策欲告之當路不果其切齒東南忠憤一念至死猶不能忘嗚呼可謂忠矣君姓本畢萬之後漢唐以來家藏譜系屢遭兵燬無有存者祖禮四府君

龍溪先生集

卷之廿一

四十

元時世居鳳陽定遠縣東城鄉義門堡生義八府君其名字皆可考義八生斌舊名國珎生而頽長有文武才元季兵亂甲午首率義兵歸我太祖高皇帝為易今名克萬戶下滁城平河陽拔儀真剽平偽官姜萬戶定濠及泗洪武戊甲以功授武畧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向克復中原守永平改永平衛副千戶及進征沙漠力戰而化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即君之始祖也斌生鍾洪武九年授龍驤衛副千戶十七年甲子

受命將兵寧波駕弋船備倭丁卯移至東門邊
高麗日本諸島夷備禦有功

賜第於寧波郡學之東始家焉乙亥秋以老年

詔取赴京授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

生武以罪謫戍交趾死於兵無嗣弟文維襲永

樂丁酉倭夷入寇率舟師出海禦之戰於蓮花

洋獲巨艦擒首眾百五十人明年戊戌師次桃

渚射中龍目颯佐覆舟溺死文生全性度寬簡

以善存心念曾祖及考皆以王事死而大母洎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四十一

母皆守志貞固乃繪像表為四忠三節終世譜

以叙全生禧禧生齡椿字有年號慎菴即君之

父也器量寬厚與物無忤雅好儒術猶完心釋

典鄉人稱為萬福陀畧於世事家貧以文史自

娛晏如也君娶方氏故南直隸提學御史方公

諱之孫女側室王氏蕪州府學教授王君某之

孫女子二長謙甫寧波府學生王出娶兵部尚

書甬川張公邦奇之女次達甫襲寧波衛指揮

僉事方出娶禮部侍郎致齋黃公宗明之孫女

女二長達杭州衛指揮同知吳懋宣陣亡次達

學士北川吳公惠之孫寧波府學生師道長生

孫女二人次生孫男二人俱幼君交游半於海

內念菴剡川緒山及予三數人猶為相知予與

君居聯迹比臭味猶同君以病在告者數四燕

處湖山遊歷江墅與夫名區勝地道院僧廬凡

可寄跡游衍之處多與之俱其寢與食飲動息

言笑與夫逆順易險戚忻喧寂之途迹無不同

而情未嘗不相忘也故予自謂平生交與知君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四十二

為甚深雖微言細行幽居屑屨之迹察君為甚

哀君之隱志固有家人不及知而予獨與聞者

所謂相視莫逆者非耶謹次序歷官行事出處

與夫論學之槩表而著之君之學雖混迹方外

而實欲以賢聖為宗君之為政在濬日久故述

其漕政為獨詳若夫軍旅之事世或以為非君

所長大抵因人立事多掣肘不能自遂其大較

亦畧可見使其獨任專責發之以精誠而要其

所終當亦必有可觀者矣而必欲以區區狀貌

槩之則輕裘羽扇不任鞍馬獨非名將耶海內
名筆必有信予之言為之勒銘以傳者矣謹狀
誥封何母沈夫人行狀

沈夫人大司寇沅溪何公之配也古蕭長航里
人先籍姑蘓宋南渡有諱衡者始遷蕭二十七
傳而有湘潭令航南先生即夫人之父也夫人
生時先生夢緋袍神人授之女既覺異香馥馥
先生大奇之稍長端靚寡言笑其曾叔大父侍
御公及外大父魏文靖公僉謂航南先生曰此

龍駱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三

女後當大貴務甚相攸大司空石湖何先生遂
為仲嗣請婚即沅溪公也婚未踰月公領鄉薦
不及對公車而返夫人勞苦之且曰罷利則堅
入物美則價售何患弗第涖勵三年舉進士初
授刑部主事值

武皇帝南狩公毅然諫止之人懼禍不測夫人獨
曰臣子批鱗分也苟計禍福何齎此肉食者為
跡上卒受

廷杖然而直聲藉藉寓內矣則夫人成之云及公

歷刑部郎署尋食湖廣憲事一夕閔死因贖夫
人乘間進曰妾聞刑官多無後意為積冤所斬
君年四十矣即有賸而無嗣盍思所以行其澤
乎公頷之奉檄錄囚得從末減者千餘人湖湘
之間號無冤民踰年即舉子嘉靖丙午巡撫山
東殫妖賊枋國者嫉之逮擊至京人人為公危
夫人慰之曰噫媚事終直况

龍駱先生集

卷之三

四十四

上英斷必無他故果得白尋以應天府丞歷任至
刑部尚書夫人謂公曰君繼先大夫為正卿受
國恩至渥矣幸毋糜祿以虛若位昭令德公居
部五年甲飭邦政允孚

帝心為一代名臣多夫人內助力也時公年週卦
數幡然有止足之思夫人力贊其決家食三年
而公捐賔客又二十三年而夫人歿蓋萬曆九
年十月十一日也距生弘治甲寅仲春十一日
享年八十有七矣夫人醇夷簡淡居常默默不
欲以賢先人至璧畫大英引於正經則每每以
片言定性至孝事石湖公及唐孫郭三夫人謹

甘菟能出諸姒右故咸得躋心且恂恂以身下
諸姒即拂意恬不形色人尤難之先是夫人舉
女二碩不宜子則惓惓以多娶勸公時尚盛年
也及納媵綽有稷木風故和氣所鍾周舉子者
三俞舉女者一則余子婦也夫人咸煦而育之
不啻已出膏戒長君曰世祿之家多以驕侈敗
若父承先大夫之澤不廢學且儉素勉統綺習
故得至今日君勉之幸毋墮先人志業則孝矣
及公捐背即以家政付周惟淨室焚香祝諸郎

龍翁先生集

卷之十

四十五

揚勵以光宗祏而已平生無他嗜好晉封二品
夫人猶不欲裂一帛為衣自郎官登八座隨宦
者四十餘禩囊無寸錦蓋夫人性儉朴尤不恣
施予人有求者無弗應嘉靖丙寅歲大侵饑民
走死夫人出所儲廩之凡風券逋租悉行蠲貸
遠近賴以全活者無筭故歿之日人無少長咸
痛悼焉子三長景麟以廕授官前軍都督府經
歷先夫人卒娶嵩明州同知來公端蒙女仲景
憲國子生娶太學生吳公萬女季景丞國子生

娶舉人朱公奎女俱側室 封宜人周出也女
二長遠大中丞周公禕子庠生洽夫人出也次
即遠余季子已邗舉人應吉之婦側室俞出也
孫男七繼植娶湖廣按察司副使駱公問禮女
繼懋娶江浦三尹王公壯女繼勳聘宜興令郁
公言女繼楨聘按察司使沈公寅女繼國聘河
南按察司僉事黃公猷吉女繼紳聘舉人陳公
鶴女繼綬聘柳州府知府鄭公舜臣子一鷗女
孫七一遠禮部石侍郎朱公賡子廩生啟循二

龍翁先生集

卷之十

四十六

出繼夫人女周遠舉人馬公蘊子文雅三遠太
學生來公自明子一貫四許配廣西按察司僉
事來公經濟子宗孟五許配衛輝府同知祝公
敬子六許配湖廣按察司使胡公邦奇子純臣
七未字曾孫一曾孫女一夫人卒之二年仲嗣
憲將詣 闕請 卹典合葬謂親且知者莫如
余當為夫人狀不肖辱司寇公交雅有年凡內
外事類稔知之姑據見聞以據其梗槩如此願
文徵惠住者志之銘之以垂不朽云爾

謹狀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墓誌銘

嘉靖癸丑二月十七日南玄戚君以病卒於家
予聞訃既哭諸寢亟走全椒為文以哀之明年
甲寅春再往展墓尋經紀其家政諸孤汝學輩
持念菴羅達夫所述狀乞銘于予嗚呼銘豈待
於乞耶君之知予予之受知於君三十年于茲
吉凶同患之迹大道同軀之志無間死生雖微
羅君之狀與諸孤之請誌以銘之固所自盡也

龍聚先生集

卷之十

四十一

君諱賢字秀夫別號南玄晚更號南玄父永富
號思菴祖敏剛曾祖通高祖勝三先世居溧陽
本姓胡氏元末有初五者避亂江北始徙全椒
居焉即勝三之父而君始遷祖也世業農通弱
冠役京師見達官貴人屏足以嘆溪心慕之妻
鄒病難子聞儒家石經歷有女賢意得子且傳
其業因謀聘娶敏剛石所出也通九十二而卒
比葬有異人指其地謂思菴曰葬此十年官人
生且當以儒術鳴世逾年夜夢一兒從天門躍

下塞裳走抱覺而君生弘治壬子八月十五日

也思菴始生二子華珊皆業農晚生幼子明早
盲獨君穎異多慧而力弱不任耕傳聞祖上嘆
慕之說及異人之言輒慨憤誓必讀書為儒生
而思菴性不喜書每苦以重負時匿走隣叟家
誦讀是時全椒少文墨吏縣歌強佐書史君避
不就會擬學御史行縣投試補附學生明年正
德士申補增廣生君家貧不給於菴且刻志業
舉子父之得血疾母劉卒過哀痺臥者數年二

龍聚先生集

卷之十

四十二

十九始娶印氏是為印孺人嘉靖壬午補學生
乙酉中南畿鄉試丙戌會試三原馬公理賞其
文選舉進士初授浙江歸安縣有治聲庚寅丁
繼母羅氏憂壬辰服除補唐安縣知縣三月而
化行選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一時諫垣倚
以為重明年副安遠侯柳珣冊立 荆王是時
虜寇陝西總制尚書唐公龍與巡按御史上功
罪異狀

上特命君往按事進兵科右給事中

都給事中丙申在告戊戌丁繼母朱氏憂辛丑
服除補刑科都給事中未幾

人廟定君上進賢退不肯跡遂落職居家十二年
以卒君之在歸安也孜孜民隱且善於馭物湖
郡素稱豐腴凡部使至有司疑畏厨傳供億務
為華聘君酌廉餼少足備儀而止歲省費數千
金凡徭役有紀藉貧富以等無不均之歎見惡
輒鋤奸無所容然時時越法縱舍黠吏空手坐
曹中至不能具饘糜而山谷頑悍之民有十餘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

四十九

年名捕不能得涕泣而歸款於君之一言者善
操持下皆此類也君待士夫以禮而約已峻潔
人不敢縉溷時巡行屏斥驕衛民有小訟立與
辨釋市肆充溢過無所擾民益稱便君素有
心計善劑笑能察人之私盜未獲而覺無所藏匿
其毀廢蕭總管祠祛惑且燭奸人凡服其教慧
唐縣民愿而瘠君悉心撫字清訟省徭賑饑券
粟宗禮救黜淫祠興治如歸安而法更省便是
繁簡使財也君既選吏科逾年奉使三邊過慶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

五十

都慶都為唐越境唐未入聞之合官耆士廢凡
數百人悉出遮道挽留涕泣不忍別此其過也
復攀臥如前不為俵後十餘年御史蕭祥曜過
其地聞絃歌之聲詢其自知為君之遺教也乃
為詩刻石以紀君之善政有風流縣令今何在
猶聽閭閻鼓瑟聲之句云往者君去歸安邑副
使施儒為住公懷卷令去唐邑進士劉乾為住
嘉政錄民到于今誦之其勸陝西功罪畧支節
而存本實不矯不阿人充以為識大牀云君先
後在諫垣乙未春入覲官例行考察君念正統
以還例益嚴刻嘉靖間當事有所嫌怒輒假以
中傷陽明先生在兩廣時嘗具疏凡被斥受誣
許大臣各舉所知以請君然之以為進退人才
天下元氣所關心迹之間不可不辨乃上論秣
之疏
上覽奏諭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
之先是給事中葉洪劾汪家宰某被謫而叅議
常商臣王臣輩素為當事者嫌怒至是果皆被

黜即論抹如

旨又以汪兩倚自固者在內閣輔臣并上罪狀

上信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一言去兩大

臣餘黨亦稍稍放逐士路為之一清清河淤阻

復請如御史徐九臯議開范光湖月河以通運

餉辛丑 廷試進士

上以

皇太子漸長欲選舉庶吉士待用因委輔臣

命下而緣幸親進如市守已者反從外望又教養

龍鑿先生集卷之三

五十一

之法不從本實背書作課詭時諧俗徒事紛囂

非所以儲真才也乃上疏凡所選欲盡彼人望

不以甲第名為限仍擇仁賢為之師模不以資

品為序及

上用君之言諸大臣益叢怒比火災諸大臣應

詔自陳君異因此有所更置乃上疏自大臣以

下極言論列且舉海內才望問學之臣十數人

以為可以備清班顧問而不肯與焉其論列者

皆據權寵有勢力而舉者為尚書聞淵然決

天和都御史萬鑾侍郎呂柟太常卿魏校都給

事中魏良弼御史程啟充馬明衡主事程文德

恭議徐樾輩皆被廢與疎遠之人且予不肯諶

以談學取憎會疏俱失內指草

制答疏指為偽學小人黨同妄薦時君連者五人

君草疏回話悉推去之而直引以為已罪坐謫

山東布政司都事尋致仕去巡撫都御史曾公

銑與諸大臣言官累疏論薦謂君才可任安攘

至計而卒未之起予隨亦以病陳乞去位士風

龍鑿先生集卷之三

五十二

自是遂一變矣先是陽明先師為滁州太僕少

卿君嘗於諸生中旅見未信其學甲申歲有傳

先生論學諸書讀之有契於心及授歸安致狀

稟學先師答之曰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

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廢

動子以遠往之資加之篤志問學其於此道如

掃浮雲而觀白日何俟他求乎君自此益信此

學不從外得主先師之言為宗依未幾先生卒

于兩廣之役而鄉里中不違者遂誣先生在時

所為不法訟之巡按御史御史不能決君謂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無復可疑亦何事較量公但奉

朝廷追卹至意隆禮致祭厚恤其家小人觀望所係當自攝服御史如其言群議頓息時學禁方嚴士以講學為諱予嘗同石簾伯訪君於歸安君心向之而迹猶有所泥予諷曰學貴專一既已相信惟在出頭擔當共臻遠業若猶脚踏兩家船依違其間非所以望於豪傑也君改容謝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五十五

自是身任此學一切應感是非取裁於心不復牽於稱攬利害之迹政既宜民慨然以興學為務乃集邑中才俊文學數十輩於胡安定書院延同年唐子鎮主教事君時往參督之以為人心萬物皆備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措於意見殺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白日翳於重雲貞明之躰原無加損也聞之陽明先生說如是一時士習有所興起會中相繼多聞人君發之也君在京師講學者日衆每大

都聚會君多談難以起談端互相辨詰衆有論議不能相下至動氣求勝者君面折曰勝心未降所講何學或有談及二氏之學者君正色阻之以為吾儒之學主於經世本心明察不離倫物感應二氏雖窮極神化要之外於倫理無補於世古人謂看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良卦且道良背行庭是何義諸君不此之究反藉彼以為入路徒使端緒龐雜聞於正宗惑亦甚矣一日衆舉顏子喟然一嘆為問予偶荅曰此處何異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五十四

談禪誘是引誘之誘因舉黃葉止兒啼公案為證君勃然曰龍谿超悟為吾黨宗盟亦為是言耶何以示訓予竦然愧謝萬鹿園以清事入京會君於邸舍論學君戲曰鹿園名為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尚鹿園曰南宮為宗儒實未見性是痴秀才因大笑而別君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說為主執之甚堅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口津目笑隨攬喻物披露心膽衆有論說不一者時時譏以不肖之言為證不明不已壬辰癸巳

開海陽翁東涯陳碧洋林東甫貴溪徐波石漢
陵林東城閩王遵岩林巽峯乙未丙申間蜀中
趙大洲胡青岩江右教夢坡山東葛雙石關中
晉北谷輩皆以慕傑自命始或與君角勝久之
咸帖帖受繩束不能去若是者先後十數人君
於此十數人無間遠通離合考見惻誠以志相
應不幸罹禍與被厄者不遠千里資遣攝護惟
恐不及王蕤谷唐荆川嘗偕予往訪君於南譙
返至江浦白馬寺談及真性流行自然之旨先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五五

年白沙定山二先生與方外大虛嘗會宿於此
有老僧時以行者給侍頗能道其當時談議遊
從之槩若與此相發君曰古今人豈相遠哉後
之視今亦蹊然陳迹耳予病起再補南都武選
念菴以官僚北行繫艦真州單騎入全椒訪君
君與同渡至城南聚慶泮旬諄諄相與規切之
意冬遊記可考見也君自以平居工夫沉寂不
下未能入微未免礙世界嘗念庵荆川言謬
謂予悟性直截應用圓融以不及故觸衆懸

薦之于朝至於終其身而不悔而君之廉已
向義洞於知人予自以為不及方予之再告諭
例無復用世之想當事者承奉風旨指為

明朝首及之人復置黜籍予方惴然自艾而君
猶自咎以為相累也君嘗自病負意氣疾惡如
讐不能會忍以是嘗取怨速謗於人雖在守土
之吏有不自愛者每規切太嚴人反以為厲已
往往持私短君君不之恤然善者諒其無他終
始未嘗不以為可敬也君嘗聞尼庵為南譙精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五六

舍以居學徒每予至必群邑中士友子弟百十
輩相聚旬日其要在昭揭本心不致以世情凡
態自汚染君意廓如也壬子冬予與錢緒山再
往南譙時君已病猶強起赴會眾若不能堪君
言笑自若充君之志可謂孳孳而後已者矣
嗚呼痛哉君天性敏毅以呼吸善類為已任其
好善赴急蹈危犯難出於性成嘗謂善人者國
之楨六陽從地起拔茅連茹不論隱顯出處皆
已分所當自盡此豈世情謗謫相昵之情而已

我君於世故多先見曾石塘嘗為陝西總督建
議復套貽稿質之君君歷陳不可曾得書大省
悟而業已上後卒如其言海上自都御史朱公
純後君謂六七年内倭且大作宜亟為防禦人
多不以為然嘗歆城全椒以為南京外輔屢白
之當路以鄉論異同其議遂寢今之諸事視君
言何如也君居鄉十餘年同志士友過江上莫
不迂途就問決旬乃去湛甘泉翁鄒東廓歐南
野何善山裘魯江嘗先後官留都時時致城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 五十七

二三同志砥切濯磨妄意聯屬期於不墜賴君
同心過為匡翼以督予所不逮好醜得喪無不
與俱大業日遠嗷嗷馬仆而復興至於斃而不
暇恤也君所志既遠才足以副其所期自作縣
以來不惟居官處家孜孜勤學雖出使臨邊往
來途寓未嘗不以講學為事予嘗入楚覽黃鶴
諸勝與予遊者數十輩問所從來則曰君使荆
時所興起也其在陝西也遡渭南躡西華延訪
同志南元善趙景仁輩關中學者一時感興風
之所及遠矣蓋自聞學三十餘年人徒見其隨
在效能瓌偉昭曠燁然自見以為才之所致而
不知學問之功固隨在有以成之也予與荆川
嘗追憶東南同志之友自君之外如林東城萬
鹿園皆予所謂莫逆者也君雄於氣魄擔荷世
畧與善類均其休戚若已有之彼若有所不逮
至於和厚沖穎津津然向往以求致於道則在
東城鹿園亦各有以自立而今皆相繼以逝吾
人後死者又將何以自委耶嗚呼哀哉君處家

嚴於禮外內整整待諸子未嘗借以詞色馭佃
僕恩而不縱思庵公性難事有過輒泣諫以彌
縫之幼弟盲廢多方營娶使之有後既死分田
廬以贍孤寡其篤於倫理類如此思庵卒於君
歸之七年以君貴 封唐縣知縣劉贈孺人印
亦如今封思庵所聞異人之言與君所期至是
悉應印孺人先君十三年卒年四十有二君以
孺人共貧賤蓄於偕老誓不復娶孺人賢而善
理往來講學士友與邑之子弟常不絕迹於庭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

五十九

近饋遠齋豐儉以度一不以煩於君生五子汝
學汝業汝行汝所汝基孫三儒傑俊汝業汝所
汝基皆縣學生女四適太學生表恂縣學生魯
煇滁州衛指揮韓志荆縣學生張煒汝行汝所
未及婚先後夭君於汝所之天痛尤甚荆川以
書勸之謂君之一身關係不小切願自愛無若
子夏之見訶於曾子也竟得疾以逝易箒之前
數日沐浴更衣拜祠堂書遺訓以授諸子猶作
書答王在菴及巡按御史成井居論學喪葬諸

儀皆絕筆所自裁定其地在縣東南新川綿山
起印孺人之柩稍遷向下而合葬焉乾山共向
葬期為癸丑四月十日而封樹高下則太僕少
卿呂中石所更定者君去歸安邑士民思之不
置後十二年君已致仕尚書蔣公瑤推本邑人
之情始樹碑記績以終其事君既卒寧國守劉
初泉率徽宣諸士設位會哭於陳公之祠周都
峰張石川胡青岩顧日岩則先後哭君之墓同
志士友過江上又莫不迂途往吊及在遠遣祭

龍谿先生全集

卷之十

六十

提學御史周如斗以君入鄉賢復祠于南譙書
院是非至是益定矣哭而為之銘銘曰嗚呼先
師有言心如白日陰晴晦明終古不易騎以浮
雲意欲為室是披是盪貞明以一君服斯訓以
恂以慄如馬服領罔俾駛逸煦育善類躬以為
率六陽從地 以彙征吉君負意氣風鼓川溢
嗟予同心孰為君匹良知為宗匪虛匪實予以
致之俾藏于密邇往之資擔荷孔力逆順好醜
永矢勿卹君昔薦我我則何德我今銘君君宜

愧色

奉政大夫真定府同知松泉胡公墓誌銘

予求友四方往來激水之墟蘭之先輩多聞人以道學節義名其後輩往往法之胡氏蘭之望族石川子者善道居鄉予得而友之石川之兄為松泉君聞其敦行和親宗黨所共稱于時方顯宦業未之識也一日松泉君之子欽方介石川之子欽周持狀謁予湖上草堂再拜乞銘以誌諸幽予未識松泉君而交于石川子况其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二

六十一

行履卓卓有不誣者受而誌之按狀君諱澤家秉仁號松泉祖良驥曾祖穰十世祖校勸公以下咸仕宋為經筵長官子姓義不仕元名夫宋祠曰忠孝世派出若雲居仁厚里自唐歷宋著為大姓至有廟食爵封者父賓竹翁瑾妣唐氏君生而凝重簡峻貌確手恭不習而能十七嘗夢校勸公授以忠孝傳芳圖書遂毅然以古直自持弱冠試補學官弟子文高伏人而行潔禮莊同進尤嚴之嘉靖乙酉領鄉薦三上春官

第以賓竹翁命欲速見官政授郃武通判丁外

內艱先後補長沙建昌陞景州知州當事薦其賢欲以刑部員外郎推之辭不受隨陞真定府同知復擬山西僉事不俟命下致政而歸君孝友純篤出于天性事親必協諸義故賓竹翁多善行與弟石川子自相師友懇款特至怡怡以古誼相規勸其交于入也不忘又要取人之善不以賤而忽其言使其位尊而行鄙亦必速之而忘其為尊居賓竹翁喪及妣喪哀毀逾禮知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二

六十二

州考最例得地封為當事所阻伏 闕疏陳致血誠竟得贈賓竹翁如其官唐為宜人榮親之願始遂亦異數也石川子出繼君白于賓竹翁議四分其家石川子辭不受松泉君與其弟拒弗納遂增益為義贍之產一時稱兄弟之善者莫加焉燹之後族屬散落君輔賓竹翁營墓葺祠而聯以宗法族始有統君平居無情容媚色輕財好施急人之難少保文襄公嘗忤旨人惡波及多散去君獨不避周旋其間僚友忌其名

能有毀之者弗較卒之事白其人反以獲罪又
代雪焉其存心尚義類如此君為政篤于愛民
在邵武釐正倉規歲省民以萬計檄理水口水
口故多利權君嚴制商牙以廉靜處之盜政大
舉在長沙茶陵聚寇七砦勢相翼煽諸司懼不
敢逼君臨其境先撫以恩信不用命者計擒之
境遂安其在建昌總理統事白罷水次歲省數
萬辨異獄數十士民建祠尸祝之君居官剛直
自負耻于承迎故久不遷巡撫首舉滯滯擢知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十三

景州景故多水盜饑謹之患君悉心料理築土
堤千餘丈以護城築教樓二十四以禦寇設保
甲援應等法以弭盜嘗於凶歲籍富戶育窮民
以給使令賴以全活者萬計蝗為災令富者因
地納蝗貧者捕蝗以易米至得蝗七百餘石秋
遂大穰人以為二法未之前聞也其善政多于
三郡時三郡皆輔佐長吏景得以專用其才無
所撓阻故耳其在真定白雁馬地租銀歲七萬
餘兩辨分役夫銀歲省數萬於他府權宜運餉

開河運木歲省陸運銀五六萬兩白令山西巨
商代採皇木買至三十餘萬而民不知擾又著
均徭里甲邊夫鄉兵城操馬兵盛甲援兵等議
奏為定令畿內取則焉自景至真定撫按薦疏
凡二十餘上然君廉介特立不能與時俯仰自
歷州郡二十餘年嘗懷退志家居無餘財至告
粟于兄弟意超如也君志在榮親既得馳封歸
志益力一毫無復冀望是豈以利祿動其心者
哉君天性質直近道平生無一事不可對人言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十四

者戒諸子以孝弟謙和嫁諸女無華飾卒無侍
妾君常掃室靜坐角巾野服率家人灌園種秫
自號為明農逸老未嘗見不能辨也君生於楓
山先生之鄉嘗及其門又與凌亭岩同舉于鄉
入國學值甬川張文敏公為大司成甬川亭岩
固楓山高第也又得松溪程公一時相與砥礪
益得以究其所學而在家庭又與石川子及鄉
諸同志相與刮磨輔翼學益精詣君居官雖有
善政要皆幹局之良而其意則遠矣君心事如

青天白日襟懷光霽一切世情習態未嘗泥于其中節義凜然期以盎然出之漸幾于道尤謹於義利之辨一日謂家人曰吾將行矣聞者訝之旬日果遭微疾遠醫藥易贊之日悉撒所御物更衣瞑目而坐適有客未言朝政之大者復張目曰何幸及聞此也身後之事一無所囑衆請之曰吾負三罪以見先人蓋君嘗欲在家聚闢義田營先墓而志未竟故云有泣下者止之曰無亂吾真遂逝君于死生之際怡然順化殆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五

庶幾朝聞者非耶君卒於嘉靖辛酉三月二十三日距生之年為弘治丙辰七月二十三日壽六十有六配潘氏南陽府推潘士之女孫先三十一卒贈軍人繼徐氏海州判徐旦之女封宜人子五欽中娶唐汀女欽娶漳州府判陸休仁女欽方邑庠生娶貢士凌瀚女即亭岩也欽孚邑庠生年二十三歲而夭娶青城縣丞趙馨孫女今守節欽建娶新城縣簿董餘芳女女二長適潘昭子子崖早世次適布政章橋子

謀孫男三宗顏娶給事中童道女宗岳宗岳幼孫女四未字所著有存素稿應酬拙稿雜著感遇錄珠恩私慶錄及歸休事舉議處事宜凡若干卷藏于家是歲十二月六日下葬于三峰巷左岩婆塢之岡菴固宋廬墓所也銘曰人之裋身惟孝與弟所尤嚴者出處義利曷云恒化生死之際視履而考庶幾無愧哲人之鄉惟籍斯系孝子之廬惟定之比式銘其幽用徵來世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六

文林郎項城縣知縣補之戚君墓誌銘
吾友補之行足以肅其言言足以彰其志志欲以聖人之學為己任而未見其止其命也夫君姓戚氏諱袞號竹坡先世祥符人宋南渡祖伯乙徙居宣城家焉伯乙兄弟皆舉進士世遠無徵四世祖諱遜入國朝由國子生歷官至交趾右布政使遜生某某生祭祭生瑤即君之父也瑤號畧溪循古敦行信義字于鄉人配孺人金氏生三子伯元邑庠生仲亨季即君君生資

穎達達個儻不群於從伯兄業舉補郡產生蓋
 遂情於易鑰啓終分暢而有緒凡遇試以藝最
 諸生知名一時君不務脩飾篤于倫理胡方岡
 公為郡守特禮重君期以公輔之器蓋不專以
 藝重也東廓鄒先生斷廣德時君常往從之遊
 歸未有得嘉靖壬辰以選貢入監時南野歐先
 生為司業以良知之學開講南雍君得師事之
 始慨然一志于學求友于鄉得貢玄畧氏已而
 求友于四方累糧卒業于東廓南野二先生之
 龍駱先生全集 卷之三 六十一

學變動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
 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辨也君初歸自南雍亦
 既自謂有所得矣往來出入就正于師友者凡
 七八年始知意氣不可以為志聞識不可以為
 知格式不可以為守志益定業益精故君子之
 學以不欺良知為主臆以求自慊為實際銷融
 習見期于盎然出之而後已宣州未知講學居
 與玄畧輩傳述師說以倡于鄉鄉之士人信君
 之為人日益興起今水西之會合六邑之士相
 信而從者不下三數百人講學之風聞于四方
 實君啓之也君務學皇皇若不及欲與人同歸
 于善見人之過惟恐其不能改間有規切率寓
 意于言外使自得之故在金陵講學之久君之
 所造日進高明而同輩相與遊從亦依然與俱
 進而不能舍也嘉靖壬寅將謁選有小就為阻
 者君曰順時安分盡吾心而已奚擇焉春岡劉
 中丞君故人也謂曰子將貼選必告我君弗以
 聞也授海鹽縣丞居官以止學守已勤職以愛

民與化為已任凡有大政及大疑必精思熟究
得其要領密啓於令而行之令亦服其誠款相
信而不疑嘗承委監法寬肩負之禁絕私販之
途且勸諭招徠以為緝盜之本雪冤獄表節行
勸助救荒開倉賑乏解紙入京常例一無所得
羨餘悉歸之官隨在盡心以示其慈惠勵貞白
不以自委且自污也丙午陞項城知縣任專權
一益得以行其安養之志其政以正風俗為先
明利弊以昭興革別善惡以陳勸阻辨邪正以
示向方清飛隱之弊以均徭役嚴奢縱之禁以
節財用嘗曰此治標法也乃立鄉約以興民行
立社學擇師以教其子弟起古項精舍與士夫
諸生時為期會以明所學一切鈎距棍警之巧
非特其所耻而不為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
而為之然者至于止開塞孫家渡之議復禁麻
土產之微剪除戚縣積逋之盜戮馬琥之奸釋
高瑾之寃其功德尤表表著明者也在項三年
政成君以疾乞致仕當道慰留再三君去意益

龍光先集

卷之十

七十九

決不待報而行士民沿途乞留擁送抵家應泣
不能辭去雖古循吏得民之淚何以加此歸家
乃日與諸同志講明舊學以畢初志而遂不復
起矣天之不祐善人有如此豈非命哉君天性
孝友事母寢疾兩月餘躬事湯藥晝夜未嘗解
帶喪盡其哀執父喪如母哀有甚焉以嘗受業
伯兄終以父師之禮兄弟共財爨者三十餘年
待諸姪有恩不廢教養憚為國子生慎刑部郎
中皆有所成立君居官數年常祿之外一毫無
所緇不足則出舊資以助費或議其矯君曰吾
心所自安非有所強也君臨民未嘗有狂言暴
怒民有麗于法者多方反覆以情求之不得已
而用刑猶有怛焉如傷之色蓋仁愛之惻然也
嘗曰我做官上下相孚只是箇不自欺又曰做
官有三不要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名嘗
著動靜知行中和臆說於師說多有所發明即
此言行可謂不負於所志矣

龍光先集

卷之十

七十

竹莊處士朱公安人徐氏合葬墓誌銘

山陰處士竹莊朱公泰州守東武君公歸之父配徐安人邑儒存古先生輜之女東武君之母也處士卒於正德辛巳七月五日從其祖素菴府君之兆葬承務鄉朱鶴山之陽安人之終在嘉靖癸亥二月二日相距四十有三年卜以明年正月十有一日將啓壙而合瘞焉東武君以處士指毅父音容日遠而潤聞潛行又非他人所與知委諸文人恐不足以傳信乃叔淚狀其槩乞言于余以圖不朽余非其人也願予與東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七十一

武君為生平道交諸子又從余遊義不可辭按狀處士諱廷瓚字良罷世家朱尉里宋有尚主者塋柩舍今有駙馬塚子孫仍從葬云五世祖省元仲英元季徙郡城祖素菴和遷今東武里父毅菴魁母倪氏公生而穎異好讀書通諸子史及古文詞博涉陰陽律曆算數之學能通其微善為詩根諸性情不屑屑音響格調而與宗工程法有暗合者又喜談古人忠孝大節圖諸書孔明李令伯像書出師陳情二表居常玩以

見志有莊在朱鶴山之麓種竹千餘本別號竹莊居士與同志結社會飲耕讀歌咏其間以自娛鄉人皆稱曰隱君子長者云余嘗覽史傳所紀載大抵多詭情以釣奇至償金不辨認牛不問諸如此類史家以為奇而列之長者予以為在率其性之所安而已正不必然如處士未嘗有意負奇節儼高名而處心訪行孝友懇誠往往常過於厚鄉之人有能傳其事者處士慷慨好義能壯人之急事毅菴公總攝家政及服勤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七十二

公家事無大小悉以身任之不為私圖第廷瑞出為叔雷後力贊毅菴均割所置產以益之母病藥餌必親嘗以進衣不解帶旬月無隋容聞內之事一以屬諸安人而時維持之不以分責其弟與婦督訓東武君為舉業諭之曰讀書在為善士不墜家聲若徒區區一第之榮非所望也辛巳夏代毅菴綱運之南京往來冒暑毒疢數日遂不起此皆鄉人所謂過厚然處士存心夷坦未嘗矯而行之亦未嘗以此自多也方

處士倉卒遭變家務結諸孤焚焚安人矢志
勵節拮据補輯上下周旋世業賴以不廢安人
天資淑慧習母訓祖通判蒙菴公殊鍾愛之及
笄歸處士姑倪孺人素多病內事悉以委安人
菴菴公治家嚴安人時時善事顏色飲食脩隨
不出其手不敢進事姑疾尤謹左右省侍惟恐
失其意倪晚年病膈溢至出其溷穢無難色東
武君領鄉薦南宮屢試下第歸必慰之曰得失
有命君子惟安命以待時憂無益也貧不能事
龍巖先生全集 卷之十 七

朴越俗館金銀為髻安人獨緇髻非慶賀不衣
綺繡家祭聞殺猪聲遂斷食肉月朔望必晨起
焚香以祈福祐卒之前一日猶拜起如常儀明
日言咲自若及晚寢喉中微有聲登然逝矣古
所謂無疾而終善人之報也處士生於成化己
亥正月二十日年四十三安人與處士同歲生
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五終長適半子男二長
即公節泰州知州娶陸氏繼葉氏次公策娶陸
氏女三適祝銀童鳴王偵孫男六應邑洋生慶
辛酉舉人庶邑產生度席厦孫女二適郡產生
劉國彥湖波巡檢沈翰曾孫男三敬循敬修敬
復曾孫女四誌而為之銘
銘曰公德長者而壽不盈安人壽考而德與并
修短有數非人之能天命所佑惟德之均養其
和平以啓我後人以播其英以成其名勒諸珉
石以告諸冥
池州丁栢軒雙墓誌
翁姓丁氏號栢軒晚號醒翁天性敦裕與人不

欺居家寬而有制少攻書藝以禮法自繩檢及
壯事生理平物估用資俯仰不為操切盈縮之
許中歲有字能任家政遂脫羈釋累意度超然
喜植花卉水拳石悠然有千里之興性尤愛
栢在亭以栢園之扁其亭曰栢軒因以自號晚
年遊齊山得古剌醒翁岩三字塔然若有契于
心復號醒翁不復以世事為念長子果勤于幹
蠱覺草協心季子旦幼稟異質習文史有尚友
之志翁尤愛之嘗曰種田不如種子有子何慮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七十五

無田翁性行慈和家範甚肅尤敬賢愛客交友
詢翰積盈几席終日咲歌亭中布素清閒翛然
若方外人翁之所自得可知矣配王孺人孝敬
慈敏得之天成事舅姑甚謹撫下和輯絕無勵
聲暴色訓子姓以禮徵差跌嚴責不少寬假佐
翁之慈成翁之逸族屬咸贊孺人之賢而稱翁
為福人也曾祖泰通山儒學教諭妣華氏祖瑄
妣桂氏父倫妣楊氏子男五長即果娶葛氏見
王氏是胡氏旦張氏晟舒氏女四孫男十結華

稷伊雙龍契蓋丙其二幼孫女十翁生成化壬
寅六月十一日卒于嘉靖辛酉六月二十九日
孺人生于成化丙午六月十四日卒于嘉靖乙
丑二月十三日余往來九華常得接翁顏色知
翁為善人繫念不忘是年乙丑十月吉將與孺
人合葬于郡東南十都山之陽子山午向因且
之請為誌其畧納諸壙中庶後有考徵焉

梅嶺周君墓誌銘

君諱鳳更名廷通字時亨梅嶺其號也予與朝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七十六

陽薛中離先生聚學天真同門友巡按冷塘周
君主浙闈試事噪邑周子震與薦時嘉靖丁酉
也周子年少而資慧志邁冷塘異其資且嘉其
志遣受學于天真聞予與中離之教津津焉若
有所得意欲晦養以待請命於君君許遂止北
行儻山中之廬而卒業焉後予出遊天台過剡
溪震隨君迂于溪口後數乘輿棹發剡溪每見
君意氣言貌有加于昔謂予曰山人每聞震見
傳述諸公教言驗諸身心若有所契朝夕惴惴

愧未之能誦也使愚父子得為君子路上人終身布衣蔬食無憾矣嗚呼山人可以為難也已嘉靖乙卯君卒於寢卜兆不協權厝家山之後延至癸亥得地于游謙鄉之三瑞山穴乾向吳始克襄事既葬震乃枚淚纂述君狀遣子夢秀乞銘予于嗚呼予識君素矣况其子之言有足徵也君自幼篤茂莊慎規模不同流俗君父諱峯號恒齋君嘗過庭恒齋嘉嘆曰興吾周氏者殆此兒也恒齋臨終以幼子為慮君逆其志請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七

曰兄飽必不使弟獨饑目始瞑君年未及壯父母俱不祿心苦匱乏日夜經營從勞瘁艱辛中樹植貲產一毫損眾利己之事未嘗敢為家日以裕時出其餘貲以賑貧困鄉人多德之其待弟尤加撫育以翼其成恐負臨終之囑也處家庭和而能肅遇端人正士必加禮容歲時賓祭必虔必饒不敢有怠心中年思一官以光榮先緒乃從事臬司大宰白川周公時為浙憲副廉君勤恪甚加器重雖至顯達每過浙必召君思

遇之不忘君之素履固自有以見重也他如邵

原生之酬還鬻子之醜救族人之難好義類如

此君從姪昂為文學有聲君命震從之遊學漸

有植謂君曰震業日有所就光榮一節可繼志

也君遂絕意進取以例冠帶震果以鄉薦仕籍

漸通且篤志于學足以慰君之心矣嘗觀世之

人急急求榮顯惟恐不至君自視漠然遂其子

向學之願此豈小小自期者可得而擬氣度豁

豁容止恂恂事若棧會而不戾于眾氣若慨激

而不傷于和處眾而不流犯難而不攝庶幾乎

君子路上人也父即恒齋母戴氏生母楊氏祖

克溫曾祖澤榮高祖用彰六世祖安二七世祖

儒學提舉承祖其先居河南扈駕南渡始居杭

之油竹橋承祖父誠一官教諭始居于剡世有

隱德以至于今殆餘慶也娶王氏生震側室安

氏生霖霞霽孫三長即夢秀邑庠生次夢稷夢

科孫女二皆幼震授宿松令廉能不阿政承天

教授以講學育才為己任君之遺訓也

龍谿先生集

卷之十

七

銘曰丘園閒閒厥德靡疋葆光歛葦弗究其
有子善承彩絜施舒豈必躬試而始為奇瑞麓
之陽刻曲之湄于焉考德君子人與

宣德郎六安州同知蜀南諸君墓誌銘

蜀南諸君以六安州同知致仕之九年為萬曆辛
巳春秋六十有四十二月廿七日以天年即世
明年壬午十二月卜兆於鳳凰堂之原其孤萬
邦持太僕卿朱君狀來乞銘時余年八十有五
矣一切應爾文久以老謝而蜀南君於吾鄉為
耆德余固歆焯勤以垂之遠而無繇者惡得辭
按狀君諱大絳字成甫以安葬蜀山之南故號
蜀南云系出越大夫諸稽郢之後藉山陰丑以
儒顯五世祖諱炳炳生稠稠生宏宏生誠齋公
宗弼配王氏舉三子公即誠齋公之長君也生
而穎異習經生業人大期之會王太君寢疾躬
湯藥者數禩及仲弟病弱視之如太君者又數
禩而學坐是廢夫無何太君以夙疾終哀毀踰
常不茹葷不入私壺者三年會全堂弟南明公

憂歸語及太君輒涕南明公亦為之動容因勸

之圖斗粟為榮親地遂奉例奏名嘉靖乙丑選

授東莞少尹討賊有偉績擢倅東平理運通能

聲藉藉為督撫真定梁公所器重尋同知六安

公嘆曰余始仕為親也願以仕故違吾父雖初

志之謂何遂浩然南歸比抵家誠齋公勉之曰

孺子薄仕即凡一袍一粟皆 國恩爾爾忘家

古之道也若父即暮齒晨昏有若弟在亟就官

慎毋以親為念公承命趨六安適礦賊竊護公

奉檄討平之伐載士民碑中英山有宋堞者為

鉅賊朱飛所陷公立辯其誣後宋以七十金為

公壽嚴卻之宋益感泣迄今尸祝不絕居六安

甫一稔有百姓若無緣不遇諸青天之謠及誠

齋公以病聞力請去者民詣臺省留行者有青

天白日甘棠遺愛之語然而公之去概大張矣

即臺省慰留至再而祈請彌切迺許致仕夫今

之博青紫者即襦職猶遲回干進况上官方嚮

用未已乎蓋公性孝友其廢學也為親其莖佳

也為親其致官歸田也為親意厥維難哉故誠
齋公歿毀頓幾滅性居常念二尊人未嘗一日
置其處二弟也以恩仲弟蚤世撫遺孤若已子
比公仕凡一切租俸悉付營之弗問盈縮屋家
以儉朴率諸子自束髮迄白首衣不純帛而至
期親族則毫無所恠每遇清明日城壕有僵尸
則屬傭人瘞之歲以為常山中有陳姓者負公
父陳謀出妻以償公往諭之仍納券且為渠償
它逋其好義樂施類如此平生無他嗜自致政

龍光集卷之十

八十一

歸惟種魚蒔花結全志會談豐年而已君子曰
古之大雅何以加諸公生於正德戊寅正月十
二日配錢氏生子三長萬邦郡庠生娶黃君大
顯女次萬國太學生娶寧化知縣錢君滔孫女
季萬有先娶舉人張君鰲化女繼娶錢君駮之
女孫男七臣克聘太學生陳君木女臣舜聘威
縣令徐君毅孫女臣迪聘陸君瑚女臣蓋尚幼
皆邦出臣恪尚幼團出臣明聘劍州目表君汝
昭女臣俞尚幼皆有出孫女四一許聘工部主

事葉君雲初男故芬一許聘太學生朱君朝經
男即太僕卿朱公南雍孫也俱國出二尚幼一
邦出一有出公扁其齋居曰日日豐年在植心
田余觀庭前王樹森然逸膝蓋必有以鉅儒顯
者則心田所致云

銘曰古重孝廉維國之幹厥德不渝叔世豈見
顯允別駕其代孔多淵淵洪澤奚庸甲科南海
之濱珍彼奸宄須句築隄安瀾順軌六莖之莖
塋臂當車謀猷式固民是用甦知足不辱投綬

龍光集卷之十

八十二

返里茶灶筆床稽山鑑水高風奕奕銘彼玄廬
行者憑式流芳訂訃
壽官松軒黃君墓誌銘
徽休黃子鍾膏客遊越久交于予稱相知也至
是以前父翁松軒君狀來請銘而余數往來新
安間士儒冠而會於講所者亦稍能道松軒之
世君蓋長者也余故不辭為次而銘之按狀君
黃姓諱玉璽字世傳別號松軒休南商山人也
其先東晉時名元集者自江夏來守新安遂居

新安九四遷而止今居其先以進士科及儒行
顯者頗盛而秋巖公名桂者特以孝聞桂生浩
浩生德闡德闡生崇大俱以隱高崇大娶吳氏
生子三仲即君君始儒繼以多故中廢然性孝
友不習而成故執親喪崇廟祀壟墓一如儀禮
植其弟王潤於什一出已私有慕秋巖公之訓
至築室以依其居一若其生存也勇公役怯私
圖重道義恥勢利故捐金滿若干膺上獎懸扁
盈室而已無尺寸之獲既識士人於逆旅中厚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甚及士人成進士守徽歎一見君而不可得代
且去始一餞于郊守嘆曰君固高士哉乃獨使
吾於故人義寥寥也其後年既高益自重每飲
射他守必以賓屬君君亦不赴會

今上官高年守段公委君以服君始應曰國典也
野民何敢辭乃受之噫君真長者矣逾年病且
革諸子屢更醫請語曰吾耄年得正命而終幸
矣他復何望此殆近於達生者語畢而卒是為
隆慶己巳十月二十六日距生成化丁未十一

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三配孺人程氏有婦道甚
宜君先君卒為嘉靖癸亥五月十二日距生成
化己巳七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九子男三並卓
慎有父風曰鑿曰鑿者並娶吳鑿鑿早世鍾娶
程女二並遠程孫七倫佩伊俊儼傑佺孫女三
並遠程大抵程吳二姓出涪溪臨溪中澤與黃
並世族也曾孫五志毅志高志達志學志遠女
四噫亦盛矣君之祥也鍾將以是年十月二十
日合君與母奕長嶺挽塘考妣墓下故有是請
龍巖先生集卷之十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銘曰公志博雅詎譎謫耶築室依祖不志遠耶
捐金赴公室盈扁耶故人為守而僅祖于郊又
末俗之所罕耶我銘其歲傳之孫子永不諠耶
沈母崔孺人墓誌銘

宣城沈君思畏携其子懋學訪予稽山草堂一
日出友人周子順之所為其孺人崔氏狀乞銘
于予予讀狀而異之嘆曰婦人乃知學乎孺人
歸沈君纔三月即脫所飾簪珥勸君從學時歐
陽南野文莊公講學南都沈君往從之遊及歸

孺人問歐陽公所講大義可得聞乎君以居常孝弟不欺此心為對孺人憬然若有省曰若是則婦人亦可學也自是裋身應務凡門內交承一以此為主以不欺心為課程或中夜偕沈君披衣起坐若有意于懾心之為者久之益若有省噫此士人所難也使孺人不為女子可以語于經綸之義不然亦當為博雅敦行人無疑也君雖大族然賢故貧君又倜儻不事藏蓄凡中饋井臼事皆孺人所自持拮据補緝晨夕勤事

龍峯先生集

卷之三

八十五

以為常事舅姑以禮縫紉酒漿糝臠滷滷之具必以先之前後自給姑與母王氏嘗相繼構危疾孺人默禱于天祈以身代皆刲股和羹以進姑性好施食飲服飾覺意有所屬輒先意問遺以悅其心雖頻轉施了無恡情姑時不悻必跪而請罪謹事沈君中櫛衾悅之役必親以奉雖已受封貴不以為勞相敬相與三十年未嘗見有戲言忤色其教女也愛不廢嚴其教二子也嚴過於君不事姑息必擇君同志端良者以

為之師里巷誣囂諸劇戲事禁不與狎長子懋敬少時偶從輕薄子遊召跪終日自懟為之不食備述育養期望之意以誘督之懋學性多傲過為懲責孺人憐之脫所服戒指授之曰敬不可長毋忘爾父之訓繼以泣下自是二子漸馴飭謙畏知所向往二子業舉夜率篝燈績紡以助其勤語以節勞逸惜精神至教以讀書貴從容玩味勿令過苦則又老師所不及也孺人勤于女事雖在宦邸不廢紡織人不請績事召老

龍峯先生集

卷之三

八十六

姪教之績遂以成俗尤勸君慎于刑獄多所平反君以優徒獲鹿有枉獄數年不白勸君禱于神徵之夢卜竟得白君用刑或過嚴輒命敬學等擊柳以止之君以御史徙湖廣僉事予嘗訪君斲黃館于邸第孺人晨夕視饌必躬調以進以為事師之禮當如是也聞予與君談說理道每竊聽記以商于君其好學如此沈君再徙廣西參議孺人謂君素剛直不諧于衆且太孺人在堂廣西道險遠非雨宜往也君曰吾志也遂

致其事以歸孺人篤于倫理伯子懋恭少從宦
邸孺人撫字教育均于已子人不見其爲兄之
子也長爲之娶數歲未育俗疑以床不宜子即
以已床易之曰此床宜子已而果育伯兄女早
孤孺人撫成擇婿而歸之歲時饋遺若已出嘗
於隙地見火光家僮以爲竇藏欲撲視呵止之
曰昔人以無故之得爲不祥吾所願一家平康
他非所願也孺人性慈惠宗黨有貧不能婚葬
者多方以求其濟饑歲則勸君發倉賑貸聽其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七

自償里有喪婦管氏甚貧誓守節孺人迎食
之以成其志以是宗黨皆曰孺人有德于我鄉
人皆曰孺人有惠于我孺人資性冲淡寡嗜好
嚴靜自持就之色温而氣淳非大禮慶未嘗衣
華飾侍兒警御未嘗見有袒衣傾立之態嘗曰
墻壁屋柱皆有鬼神緩歌欺人安能自欺孺人
未嘗讀書然性敏慧好古每取列傳及裨官小
說令兒輩誦說大旨見古人壯節懿行則擊手
詫嘆以爲烈士當如是若自恨其不得爲而陰

以縱吏鬼輩然者嘗割鷄不忍遂斷肉食沈君
間叩以所聞文莊公之言述答不遺一字以爲
一生所愛用在此豈忘之耶孺人深靖簡約內
範肅然其事舅姑孝而能故事夫慎而有禮待
子姓嚴而知訓施于宗黨鄉鄰惠而不失其節
而又率其所安持之以恒久充有近于儒者性
情之肯古所謂士行非耶沈君生平力學自勵
以古聖賢爲期從師問道不憚遠涉數歷中外
二十餘年能以文學飾吏治不緇於習染中牟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八

見幾勇退尤人所難雖其學問之功有以自致
而孺人協相之助不可誣也孺人病寒疾轉痢
臥床雖久而神爽不亂病且革既冥長女侍浴
忽甦問爲浴者誰女以婢對則怒女曰婢入時
帶尚未解乃喜頃之遂逝雖古易簣之事何以
加此噫難哉孺人生子二長懋毅國子生娶常
氏次即懋學邑庠生娶王氏女四長適建平庠
生王應禎次適邑人奉祠孫賢次適邑人楊德
嘉次許聘郡庠生梅武孫男四應祖華祖孝祖

順相孫女二長許聘屠次幼未聘孺人卒于嘉
靖庚申八月初五日丑時距生年癸酉二月十
七日郊時卜以是年十二月九日葬于建平周
公冲乙山辛向

銘曰婦德在哉兮雖美勿沽曷以銘之兮予識
其夫也志學兮迪茲師模曰不欺心兮為三
字符不欺斯誠兮天與為徒婦人合志兮德豈
云孤莊慎惠和兮內治允孚同心勸狀兮匪諛
匪誣嗟哉孺人兮今也則亡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八九

王鄴婦鄭氏墓誌銘

余隱几金波園中涇邑友人沈生一楠賈俞子
允升蕭子以孟杜子惟誠諸友簡以吳子從本
翟子仲平傳狀請銘於予曰鄭氏王鄴婦者王
子鉦之妻一楠外祖母氏也其死鄴著聞于鄉
筑筑一婦人非得大人有德者一言誌之無以
表見於世願予年踰八十有心戒不復為應酬
文一楠再三泣請予哀其情鄴義之事聞於世
風且念諸友之意許之為之言曰嗚呼死豈易

言哉士嘗學問談說理道顧利害夫觀利害則
何能以死能談理道則何以不死婦人女子非
有談說之素利害之計彼其爾托者謂何一旦

殉志以死其視士君子厥惟難哉予讀鄴婦傳
狀益益悲之鄴婦歸玉門僅百八日而鉦以義
赴家難卒鄴泣血仆地顛沛濱於死者屢時有
娠從婢勸以自寬母令王官人不祀少甦越二
百日而舉一女適邑人沈九思即一楠母也履
夕號慟飲泣縞素足不踰限所居處輒涕成痕

龍巖先生集

卷之十

九

卒喪其明鉦既葬朔辰忌且哀慟悲咽行道酸
之女能言教以烹飪織紡及笄擇攸遣配沈子
教以恭順無違闈儀密嚴子姪以歲時接見止
於閭外雖婚猶不得侍食衣弗歸首弗鬣居常
感感無懼容曰未七人何以禮哉人有巧計以
貧苦無聊勸令改鄴婦以死誓曰我夫死我待
死而已白首益堅奉姑俞氏孝謹俞哀疾嘗藥
烹餌身任其勞寢不解衣至已疾婚姪欲為迎
監弗受藥頻感曰速死從地下幸矣生死久暫

四十餘年矢志一致况當逆境艱苦倍嘗百折
不變不為巧計之所撓尤士人所難也軀初蒸
其屢欲附祖壙改葬王家渡及落棺棺且朽羅
入抱髀骨太慟殞絕竟以此卒於此益信良知
在人學不慮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無剩
欠也士人泥理道嗜利害或有假借錄歸其
間節婦譽燕所托精白一念之先弗渝信乎良
知之在天下千古一日未嘗忘也大夫祝君扁
曰完節通學諸生以節行舉於監司亦以見好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九十一

德之同也其行實載在邑乘某年月日合葬于
某山之陰嗚呼古稱從一而終誠然哉

銘曰節婦懿行乎故國俗金石匪堅至性爾篤
終始云云能用其死表為安風有愧男子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在菴王公墓
表

三衢西安在菴王君名璣字在叔先系皆以純
德世其家父封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
歸文暉生三子君為季初穎慧淳篤漸漸若成

人始生時仲父無嗣求為子比有識即懇求歸
不忍背所生純孝之心出於天性有如此十歲
就小學以長師授周易大義三十一始補郡文
學雖習業舉子志存尚友聞有道白沙之學者
心竊慕之嘉靖乙酉鄉舉業已中式限數不及
錄名巡按洛陽潘公例行給賞謀於督學五溪
萬公聚業萬松書院以考其成萬為陽明先師
門人與聞師說即渡江稟學先師一見喜其惻
質龐厚無他腸外朴內炯心授記焉時余始識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九十二

君遂定交相與卒業丁亥先師起赴兩廣道衢
君與藥君惠王君脩易林君文瓊鄭君禮輩候

于江許復來印可臨別以詩示之有云仗鉞非
吾事傳經愧爾師意蓋有在也戊子舉於鄉北

上途遇廣西陳大綸言自師軍門來遂與計偕
己丑舉進士時都下同志大倡良知之學君中

離薛君南野歐陽君既同年念菴羅君松溪程
君雙華柯君及陳君葦晨夕聚會究明師旨庚
寅

詔選科道君名在選中授兵科給事中辛卯迎養
二親時遇

郊祀得推恩賜封壬辰余與緒山錢君赴就
廷試諸君相處益密且衆至六七十人每會輿馬
塞途至不能行乃分處為四會而江右同志居
多每期會余未嘗不與衆謬信謂余得師門晚
年宗說凡有疑義必歸重於余若為折衷者舊
會仍以翰林科道部屬官資為序余請曰會以
明學官資非所行於同志蓋齒叙為宜君倡言

龍巖先生集

卷之廿

九十三

以為然至今守以為例衆中有舉致良知與肅
認天理同異為問者君謂心一也以其自昭明
覺而言謂之良知以其天然條理而言謂之天
理認得天理即是良知致得良知即為天理一
也余曰是則然矣致與肅認終當有辨謂之肅
認猶涉商量致則簡易直截更無截礙處毫釐
之間存乎默識非可以意解測也癸巳補山東
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等處政務之暇即進諸
生論學齊魯之士彬彬向風一時同官若蓮蓬

葉君石雲沈君遵岩王君時相討論宗要以政
為學維遷江西布政司叅議與藩臬為會同仁
祠若今少師存齋徐公時為督學契厚尤漢省
下水洲魏君瑤湖王君春江裘君輩咸在會中
而東廊鄒君師泉劉君念菴羅君輩往來聚處
慶吉饒信之間多士雲集師門之學益若有所
諒明辛丑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天津二親
憚於遠行乃携二僕單車就道地稱繁劇職無
郵傳方

龍巖先生集

卷之二十

九十四

九廟大工役起轉輸勞悴成疾且聞僉事公恙思
一見面乃連踪亡休銓司以年勞當還未即覆
允而外艱計聞矣甫旬奔喪還衢哀毀逾禮屬
大工告成
詔賜內府花銀十兩洎終喪太宜人張亦卒六載
廬居冲養孟遠乃申衢麓講會以引掖後進為
已任凡湖望次日則附郡之士至每季仲月則
展邑鄰郡之士至人心翕然興起龍丘潑江徐
天民徐用檢力任此學倡聚同類即命二子念

備念聖師天民時常遣赴澱江之會其勇於好
善有如此庚戌春起復補任徐州兵備秋陞福
建布政司叅政時江址淮濟之墟人民逃移田
里荒廢

廷議欲設才望重臣撫治之遂晉君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招撫營田使領勅赴任不次驟更要
職蓋公論也君勸課巡行悉心招徠自開府抵
癸丑凡再暮流民復業者衆事漸就緒而河水
連溢亟以異災聞于

龍光先生集

卷之辛

九十一

朝時言官論列裁革添設重臣回籍聽候蓋有陰
主之者矣六月南還舟中染疾徐宜先卒于途
君歸一意欽藏脩方外士靜處潭山收精葆和
更號六陽山人余常出赴懷玉青原白鹿復古
諸會往來衡麓君出迎講舍戲謂余曰孔氏轍
環亟於行教子心亦良苦吾人年近七十獨不
聞堯舜耄期亦有倦勤之慮乎余惕然曰非君
愛我孰聞斯言但余之友四方志在取善求
益若專以行教為事而忘自淑計亦疏矣且師

門晚年微旨幸有所聞恐致中絕亦思得一二
法器轉相傳授以衍此一脉如綫之傳此余之
苦心也未識同心能相諒否君撫然亦若不以
為迂此豈世人情好可得而喻也哉君素康強
無善攝養癸亥春忽患微瘧至五月八日加瀉
瀉又五日終於正寢十有二日也君容貌魁碩
舉動詳慎言不出口恂恂然有如儒生而以禮
自防皎皎然有如處女沉篤淳懿氣毅而溫縱
不聞學知其必為君子無疑也君敦重倫族自

龍光先生集

卷之辛

九十二

家食時留心祠堂族譜墓舍祭田歷官後始漸
為之俸餘產利半以供祖塋祠享之用在諫垣
論跡侃直以不附時宰外補歷任藩臬在在有
能聲然君志在力行古道不以幹局為良也君
三十九舉於鄉四十仕於朝剔歷中外二十餘
年得迄初服在林下優游十年所造益熟世慮
淡如也嘗自謂平生無過人惟出處自覺分明
不曾少有降志辱身處人亦信以為然君平生
唯講學一事以忠信為本致良知為的聖賢為

期出處夷險恒無間然至與未至則存乎自信
非人所知也其卓行大節與夫經濟履歷之詳
及世系生卒子姓婚姻具載友人陸慎中氏狀
中可按而知余獨取其不可泯之學表之墓石
以終始尚友之志庶後之覽者知所考鏡云

半洲劉公墓表

予友半洲公既沒之若干年其孫侍御君墓以
心源萬君狀屬同年孺東徐君徵言於予復緘
書與幣馳數千里申前請曰先祖苦心勵行志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

九

於性命之學沉鬱不及表見不肖罪也矧先人
及陽明先師門景久辱在同門相知敢求性命
之文以表之望門下推一躄之愛廣錫類之孝
特賜揮擲俾得勒珉墓側曰某有道之筆表某
先人之兆不惟臺葦得道不孝之罪行道者其
將有所式矣予不肖愧非有道之言願與公同
事夫子相知最深又重以侍御君之委其敢以
以文辭所以信今而傳後固將有所待也按狀
公諱敬夫字敬道別號半洲始生之夕父一

翁夢張南軒至其家因以翁名七歲就家塾每

所授書夜則默誦不遺翁異之進日記誦末學

也所貴了悟耳公唯唯而退嗣後日所記誦夜

必就翁解之欣然若有所領時年九歲先是母

李氏早世公追慕不及見每向隅泣不自勝翁

亦歔歔淚下慰之曰兒早失恃幸我在且繼母

可事古稱大孝必曰虞舜以善事繼母故也兒

能盡心焉汝母亦慰於泉下矣公心領之日夜

事繼母曾氏如已出唯諾問侍纖鉅弗違人知

龍龜先生集

卷之十

九

公孝之純不知其有所受之也十四就試弟子
員督學以邊豆之事命題公末云此為敬子云
爾俎豆聖人所嘗聞焉督學奇之置第一一洲
翁又不得志於有司歲庚午始舉於鄉歷官二
十餘年兩至以清儉名公博聞強記淬勵不倦
補緝經理勤於家政使翁無內顧之憂晨昏之
助蓋有賴云翁篤於倫理葺大小宗祠新廂祖
墓八九世恩澤周於宗黨賑貧恤孤悉公營助
之凡相知者咸服翁之有子也公性姿靜默慎

於交遊自劉兩峯石峯易台山劉獅泉三五君
湖山諸君子外罕所接與時陽明先師倡學處
臺公與諸君子往從之聽講餘月始而信而
疑終而卒業焉語同志曰吾前所信者信人也
非自信也中所疑者非疑人也自信也終而信
者乃自信也信故疑疑故信予謂學莫貴於善
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公可謂善學矣先
師家居四方從者雲集公往浙二三年聽講之
暇日夜坐小樓證悟所聞予相與聚處有交脩

龍谷先生集

卷之十

九

之助焉公嘆曰良知即是獨知時此師門宗旨
予曰獨知無有不良良知者善知也可欲之謂
善有諸已方謂之信信者信良知也公頷之曰
良知是知非予激之曰良知無是無非未達
予曰是非者善惡之幾分別之端知是非非所
謂規矩也忘規矩而得其巧雖有分別而不起
分別之想所謂悟也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此性
命之根無為之靈跡師門密旨也公將信而復
疑待其自悟不以相強也辛卯應試後偶染疾

召醫視之暨云症由積勞未可旦夕愈也翁驚
曰吾見有三勞前勞記聞中勞家後後勞講學
暨言弗誣次年果卒予謂記聞家役則誠勞矣
若夫講學有德養身逸之道也何勞之有頽子
雖竭才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不幸而短命氣數
使然非講學之過也公卒年四十有二平生學
力在庭闈本於孝悌慎於言行嘗舉蒸蒸之義
問於先師師曰舜惟以孝和諧父母兄弟引咎
自懲不正其奸所以能致底祿蓋父子兄弟不

龍谷先生集

卷之十

一

責善貴善則離非順德也若曰不至大為奸惡
則非其旨矣公得所印可益若自信常愛一出
言不忘父母一舉身不忘父母之語曰此即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夫子之所未能而學也可以
觀其深矣配張氏痛公之歿悲哀悽愴誓不給
闕闕三年竟以憂終鄉稱烈婦云長子震龍令
封刑部主事能紹公志訓育諸孤侍御卷臺即
其孫也深信良知之學期以自奮世之有道能
文足為表著者豈無其人君獨憐憫屬意於予

思以續承家學其淵源之所自其陋尚可知
夫要之君子有諸中而不可掩者徵諸子孫亦
無俟於人言而後傳也

鄉貢士陸君與中傳畧

君諱光宅字與中雲臺其別號也生而類異孝
友儻有才畧任俠不羈性頗縱逸不屑屑于
檢繩伯兄五臺君仲台石君憂之一夕率以謁
予金波園謂予曰吾弟受業於先生之門未敢
言學但得稍事修飭不致傷生為幸多矣予笑

龍光先生集

卷之二十

百一

曰有是我留慶決旬服從約奕不脫吳中風度
而與則超豁時時諭以節情繕性滌垢拔俗之
意與中惕然若有兩省舜歸數時復來卒業見
其行李蕭然布衾敝服所隨二蒼頭一切務為
澹朴氣歛神翕歛然若不勝者訝之與中黜然
自失曰宅不肯不聞先生之教幾於虛此生矣
予嘆曰若與中可謂善愛也已五臺君聞之喜
曰吾弟懲艾若此豈惟藉以保命全生於此學
亦將有望也嗣是往來加密而憶日親嘗問焉

學之要予曰學莫先於立志莫切於辨志志者
氣之帥也一生幹當行持惟隨志所轉只如與
中未聞學以先是一樣人及今聞學以後另是
一樣人志為之帥也志有大小志狹於形骸
所見惟目前難難終日營營無超然之興若夫
擔負世界以天地為心以萬物為命尚友千古
不安於近功小慧如神龍變化不可羈繫方是
大志不可以不辨也與中遍交海內英賢而獨
心向于予所從最久予亦淡以晚年得友於與

龍光先生集

卷之二十

百二

中為慰相視莫逆也與中謂予曰夫子嘗稱顏
子好學今也則無然則曾子子思而下所學果
何事耶予曰難言也會子子思諸賢雖皆用心
於內與師賜殊科猶有門戶可守徑路可循有
可用力處顏子則啓乎不扃之牖由乎無轍之
途庶乎屢空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無所
用力也然此非有幻冥玄秘之術功夫只在目
前夫子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
子只是循循博約之訓竭才無可歇手處一毫

不肯自欺故能不遠而復有用力處然後有無
可用力處非可躐等而致也與中所志遠已且
真若有見於天地萬物一統之仁相信益篤乃
闢天心精舍啓尊師閣群集東南同志士友百
數人儲廩授餐晨夕完明師門宗說顯證默悟
燁然有風動之機與中復以其餘力究心內典
若有所得請質於予師門所謂良知即佛氏所
謂覺其間頓漸之說有念無念不盡有為不住
無為種種同異於師門何所當也願扣家義子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百三

笑曰彼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前所舉顏氏之
學已盡其義夫子克已歸仁之旨克已者修已
也一日而成乃是頓教非以效言也有念為邪
無念為正四勿諸根互用是從一念攝歸無念
即所謂履空也循循欲罷而不能即不盡有為
也修無念不以無念為證修空不以空為證即
不住無為也纔滯言詮即落窠臼為仁由己須
從一念入微實致其知從心悟入不從見解意
識揣摩始為自得耳與中憮然若有所悟因自

號覺菴云陸唐相宣公之後世居嘉興後徙華
亭石牌涇會割縣為平湖其子孫遂為平湖人
泐舉浙江鄉試第一累官南京光祿寺卿贈副
都御史生呆刑部主事累贈大理寺卿與中之
父也與中孝友出于天性事大理公及母淑人
沈與中後司務公及母談感得其歡與中以經
濟自許尤留意邊徼事宜間出所見擘畫中覈
聽者服其才隆慶庚午領順天府鄉薦其後侍
大理公喪踰年而屬春官當計借天下士法不

龍溪先生集

卷之三

百四

得以期喪罷試有司勸駕終不赴督府以隆孝
違禁存其家與中自視歎然也與中好施予家
有餘皆類振人之阨而自食脫粟肉不重味衣
布素雖敝弗易也家不殺生雖昆蟲微物無故
不忍傷之大理公創義田以周宗族與中贊佐
居多嘗關義塾群族里子弟為延師訓之舉族
婚喪者咸待以成禮其好義樂施類此予方次
叙其所學表孔穎一脉宗傳以成其初志凡先
世源流與日履曲節細行及妻孥之派有誌其

墓者為之慕述無俟予言也子基仁執狀來請傳故據生平所與交往相成之槩書以貽之狀載與中卒於萬曆庚辰六月廿三日距生嘉靖乙未九月五日享年四十有六疾革執基仁手曰生死事吾了之吾今見世樂世界也書無極太極四字而沒說者謂與中之學以仁為本而悟徹性宗故至沒不亂云

周生可學小傳

周生名可學予友人有之長子也辛甫二十二

龍卷全集

卷之五

十五

歲生於嘉靖辛丑六月廿一日午時卒於壬戌正月十九亥時卒之日有之方赴試南宮不得與可學一見而訣且憐其早違傷悼無已乃述短狀以予為通家乞一言以慰死者之情用徵將來按狀生字子道伯父司諫君順之所命也資性溫粹靜默寡嗜好侍父母唯唯無抗容侍伯父處親友敬而有禮與二弟同學友愛怡怡宗黨以孝弟稱娶李氏四年未嘗見有嫉情忤色視身甚謹未嘗一踐非禮之地鄉人皆嚴之

文藝學識斐然可觀司諫君嘗示以身心之學疑神俯聽憬然若有契于中者嘗語同學曰人生如寄不必畏死惟潔身速化乃為善耳謂母曰我等好學之人皆上天所降生非凡流可比又語妻曰我家忠臣孝子俱有但少一節婦耳因指列女傳訓之聞者皆異其言且以為奇一日忽溲身沐髮入房與妻相揖若永訣之狀乃先就寢忽起坐曰喉有痰疾呼二弟至相顧不復有言及母與妻至已逝矣即其所履無一不與所言相爾事固有兆以為之先非人謀可得而與耶夫大化流行于天地間倏聚倏散不可得而齊自元會觀之百年亦旦暮耳生既早達可無怛化後死者反屑屑過而傷悼在此無益之慟亦見其惑也已可學與弟可教同胞而生譬之一樹抽為兩枝一枝先萎生氣專有所鍾所獲必厚此固物理之足徵者焉知非造化默為消息以致之耶然則有之亦可以自解而免於西河之過矣因立小傳以畀之

龍卷全集

卷之五

百六

丁母慈節傳

丁母者餘姚丁行母岑孺人也少寡誓志節可尚矣孝遇寇救子亡軀其慈可哀也稱慈節者旌德也母少歸丁時二十三而夫亡長子任方二齡行孕未滿月哀傷踰節其姑曰吾兒喪恃爾為養爾不自愛如遺孤何母強節哀勉俯仰未幾姑二少子繼亡姑亦亡母抱二子泣曰吾值丁氏運數之奇若此吾何以自值乃茹飢服寒治麻泉為食飭備中外孀居凜凜丁岑故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百七

巨族咸教且憚過母廬必式有疑事者皆未變成于是母之節大著于鄉族教子能言即迺古訓時陽明夫子講學于越祖母太夫人屬姑孫故熟聞夫子講學遊其門者俱成大儒于時指二子曰爾長無望雷貴易門閣得與聞王門學成一儒者足矣二子及長倍費使求王門入室高第故行首事予自是遍交四方同志咸爭以子弟矩師之任又早世子弟師任者咸師行于是行之學日孳葵抗越之間歲乙卯倭夷入

寇殺入如艾草行率妻子隣屬背負其母奔山谷賊追逼行乃使其屬俱遺財帛匿母于叢棘

中而自出與賊言曰爾所欲者財帛耳殺人無

益也今財帛俱在惟爾所欲賊取財帛并縛其

叔陳而去母見行就縛遂出身呼救賊斷其背

仆地行乃吞泣與賊曰吾背中有奇策必見爾

主而後言賊乃引見賊主延之上坐行曰有叔

在遂坐叔而侍側賊肅容問計曰吾有上計度

將軍不能行無已言其次請問次計行曰將軍

肆屠戮致人命于烟燼豈其本心哉不道多羅

財物以歸耀鄉族耳賊曰然曰今財帛盈室矣

如不早去征兵四面來集安得出虎口以歸享

其所得乎賊乃前席請計將安出行曰多得不

如早歸尋間道而出曰何為間道曰來路即歸

路也賊大喜即欲與同去行曰吾與將軍去必

行吾上策但吾母孀居苦節棄死于道不得歸

殮與父合葬吾心裂矣又安能與將軍畫計策

耶雙淚迸下賊黨亦不覺垂淚曰吾得盈載而

耶雙淚迸下賊黨亦不覺垂淚曰吾得盈載而

龍溪先生集

卷之十

百八

歸足矣又何上策之求耶遂併其叔遣回將出門有一賊馳刀及身行曰吾領將軍令非逃也遂與還見賊主曰出門遍地皆兵吾將安之乃携賊主手須親送吾賊送出門及涯目其渡溪拱手而別於是行得歸葬其母縣貳愚丘羅鈇聞其事任母狀以旌之君子曰母之篤志于慈愛天性也身殉子死出身呼號忘其子之匿也必身殞氣絕而後其愛始息行臨危暇豫因事制變以誠孝感賊致賊流涕誰謂賊無人心哉

龍卷其集

卷之二十

百九

卒能需血出穴歸殮其母合父葬以終成母志且併出隣族子女與叔非其平時學力無欺其能臨難不奪如此哉母壽六十有三死不為天豈天將忍此以旌其教耶作慈節傳

亡室純懿張氏安人哀辭

嗚呼痛哉夫婦人道大倫乾坤法象萬化之宗易家人之繇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內外各正則恩義篤家道昌然而女貞則利婦順則吉閨門之始其所重尤有在於內也安人少予三歲

成婚時安人年十五聚首五十餘年中間遠順好醜得失枯榮利害凶吉色色種種其變如奕其紛如絲其候忽如雲至不可窮詰自今思之何異昨夢賴安人與予同心日夜經營彌縫補葺使變者寧絲者理候忽者定優游容與以至於有今日又何異夢之得醒也嗚呼痛哉予性踈慵不善理家安人纖於治生拮据綢繆終歲勤動料理盈縮身任其勞而貽予以逸節費佐急豐約有等家政漸裕不致盡敗渙散安人成之也予少病羸不任勞役安人隱憂于心晨夕慎護葆蓄精神惟恐有傷幾微節宣依依款款不惟外人不及知予與安人亦若相忘而不自知者使予氣躰漸充無疾無咎不致未老而哀安人相之也安人不惟裕吾之家保吾之身而其大端尤在於廣嗣續輔德業以成貞順之化予弱躰畏遠屋室安人慮不測欲圖得子以副終身之望早年即為置妾理膏飾容舍已均惠密調隱攝惟恐不當予之心識者謂有膠木

龍卷其集

卷之二十

百九

下之德予自聞陽明夫子良知之教無日不講學無日不與四方同志相往來聚處安人既胎予以逸得以專志於學贈遺聯屬觀省慰勞不致獨學寡聞以負師訓識者謂有鷄鳴雜佩之風嗚呼安人所見者大其所德於予者深矣安人終身行實仲弟叔學已為叙次其槩得有所考鏡所逸潛德隱行耻事表暴非惟外人不及知雖兄弟至親亦有不得而盡知者迄今不為一言以章純懿使之泯泯無聞於後所不忍也

龍谷先生集

卷之二十

百十一

安人成婚十年不孕及為置妾又七八年無就館之期安人憂苦幾成鬱疾予偶授異人口訣得其綱緼生化之機萬物異類與人皆然施有度受有期綱緼有候頃賴黃婆入室調和通諭始中肯綮予歸密語安人欣然任之如法鍊習十餘年間連舉八九子或墮或傷成而長者三人即禎兒與今斌吉是也人謂安人未嘗有子安人笑曰淺哉見螽斯百男后妃一身豈能自致惟其溥惠於衆故衆妻之子皆其所生一絲

之愛原未嘗有彼此之間也始予職方在告園年陳見吾讓者為紹興司理相友善時司歲計者疏請變廢產以實公儲司理董其事為擇處廢寺上田百餘畝價可數百金帖以遺予謀諸友人咸謂不求而得於義無害可受之以語安人訝曰君平生所講何學無故受人自業將以遺子孫雖不求而得非惟心有所不安恐亦非子孫之利也予悚然愧服遂歸帖謝絕之凡予有獵心之萌安人每委曲諫諭類如此以為妻

龍谷先生集

卷之二十

百十二

子相信外人始相信未嘗假借以遞吾過家人得朋之助功行尤密非偶然也安人素知予淡于慾故能割床第之愛益相忘而無所忌素知予志有所在故能諒其心不泥其迹益相信而無所疑是雖交相成之道抑亦可以為難矣譬之地道承天海嶽所生之物皆地之功海嶽不得而有焉乾雖健行非坤道代以有終乾之德亦不能以獨成也予性資夷曠平居少憂滯出則朋交樂聚俛仰訢合有舞雩童冠之興入則

妻孥洽比熙熙愉愉有琴瑟靜好之權一切外
境忻戚若無足以當情者然非安人為之周旋
縱更其間或未免內顧之慮與水火睽華之嫌
求其廓然坦蕩相忘相信終始相成其可得乎
安人資稟凝重寡言咲動止有恒雖衆務糾紛
隨宜靜治未嘗見有匆遽之色凌戾之容嚴於
內外之辨男僕成童者非奉呼役不許入內門
僻隱處非女奴相隨不由至老以為常充不司
於話宗親隣黨遠近無不信之如女師然予常
謂先師遇朔望弦晦及忌辰必齋久厭腥膩時
食淡味可以助養脾元故安人中年以後亦持
是齋固非以求福利也嗚呼安人非直有近道
之資徵諸日歷幽室之行可質神明家人所謂
言有物而行有恒庶幾無愧焉使安人不為女
子可以與於儒者心性之學不然亦為敦行君
子無疑也安人嫡母鄭夫人為督學鄭遜齋公
之女沉靜有女德能通五經女史安人自幼受
詩易為之講解頗通大旨蓋有自也中年好佛

龜谷先生集

卷之十

百一

履事觀音大士掃靜室持普門品及金剛經
昏誦禮出入必禱寤寐精神時相感通若有得
於圓通觀法者嘗問予夫子良知之教與佛教
同異予謂良知性之靈心之覺躬佛是覺義即
心為佛致良知即是開佛知見同異未暇論也
問觀音能度一切苦厄有諸予謂此事全憑念
力一念覺時即是見佛苦厄頓消所謂自性自
度也問因果報應予謂一念善因終成善果一
念惡因終成惡果其應如響止惡修善不昧因
果便是大修行人一念萬年無有生滅即無輪
迴知生則知死矣又問六如之法予謂人在世
間四大假合而成如夢境如幻相如水泡如
日中影草頭露如空裏雷倏忽無常終歸變滅
所謂有為法也惟無為本覺真性萬劫常存無
有變滅大修行人住如是觀借假修真即有為
而證無為此世出世究竟法也安人俛而思恍
然若有所悟常謂無非無儀婦人之分凡與諸
為人言惟及勤儉衣食生理人道之常見人有

龜谷先生集

卷之十

百一

能心綺語即面赤含章內閣未嘗以所得枯出
 示人故人莫得而窺之耳予所過安人遺行皆
 本諸平時耳目所觀記其所紀經品大旨亦皆
 隨機開諭之說學術毫釐未之詳及穉葉可以
 止蹄美丸可以解鬪求其有益於得斯已矣非
 以佞佛也幽明雖隔此心之靈未常不相往來
 少有溢美之言安人且將嘆我於地下矣嗚呼
 痛哉安人臨訣之言已能不爲生死所怖予猶
 不免介然於懷者夫婦之倫本原於性子於世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原缺

龍谿全集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王畿撰畿字汝中號龍谿山陰人嘉靖壬辰進
 士官至兵部武選司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傳畿
 傳王守仁良知之學而漸失其本旨如謂虛寂微
 密是千聖相傳之秘從此悟入乃範圍三教之宗
 又謂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是不止陽儒而陰
 釋矣故史稱其褻以禪機亦不自諱史又載畿嘗
 言學當致知見性而已應事有小過不足累故在
 官不免干請以不謹斥蓋王學末流之恣肆實自
 畿始明史雖收入儒林傳而稱士之浮誕不逞者
 率自名龍谿弟子云云深著其弊蓋有由也是集
 爲其子應斌應吉所編凡語錄八卷書序禠著記
 說共九卷詩一卷祭文誌狀表傳二卷其門人蕭
 良翰刊之丁賓又爲重鐫而益以大象義述一卷
 傳志祭文一卷